



三國演義



周振甫敍訂

開明書店印行

0-301

43576-7 (1971)

1246 ²⁴ ₅

3-00192

6075

潔本小說

三國演

周振甫敘訂

義 上冊



目錄

導	言	一
第一	黃巾發難	一
第二	董卓專權	八
第三	諸鎮起義	一五
第四	江河鼎沸	二六
第五	連環巧計	三三
第六	曹操興師	四三
第七	濮陽縱火	五二
第八	漢帝蒙塵	五九
第九	政歸曹氏	六六
第十	孫郎建業	七一
第十一	射戟轅門	七七
第十二	下邳鏖兵	八四
第十三	許田打圍	九三
第十四	青梅煮酒	九六

第十五	打鼓罵曹	一〇五
第十六	土山三約	一〇〇
第十七	解圍白馬	一〇六
第十八	古城聚會	一一三
第十九	坐領江東	一二六
第二十	袁曹爭鋒	一三一
第二十一	計決漳河	一四二
第二十二	南漳遇隱	一五〇
第二十三	三顧草廬	一五九
第二十四	二度火攻	一六七
第二十五	長坂救主	一七九
第二十六	舌戰羣儒	一八五
第二十七	計會羣英	一九七
第二十八	苦肉密計	二〇五
第二十九	火燒赤壁	二一四
第三十	智定荊襄	二三三
第三十一	三氣周瑜	二五〇
第三十二	西涼慶戰	二四八

第三十三	計取西川	二六八
第三十四	截江奪主	二六七
第三十五	雒城喪師	二七二
第三十六	力征益州	二六五
第三十七	西平張魯	二六六
第三十八	智破曹軍	三〇七
第三十九	計定漢中	三二七
第四十	水淹七軍	三二六
第四十一	白衣搖櫓	三三六
第四十二	曹丕篡漢	三四九
第四十三	先主伐吳	三五六
第四十四	連營被火	三六八
第四十五	白帝託孤	三七五
第四十六	策定攻心	三七九
第四十七	七擒七縱	三八九
第四十八	智取三城	四〇二
第四十九	彈琴退敵	四一七
第五十	款維獻書	四三六

第五十一	智襲陳倉	四三一
第五十二	本町伏弩	四三七
第五十三	本牛流馬	四四六
第五十四	身藏軍務	四四九
第五十五	政歸司馬	四六七
第五十六	稱兵攻魏	四七七
第五十七	三國政變	四八七
第五十八	分兵入蜀	四九九
第五十九	二士爭功	五〇五
第六十	代魏亡吳	五一六

導言

一

三國志演義是一部最通俗最有興趣的歷史小說。在五百年來，牠不但普及於一般民衆，便是素來鄙夷小說的士大夫階級，也很受到牠的影響。像隨園詩話裏所稱說，崔萬陵進士有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的詩一類的事，便是一個很有力的明證了。

自從清朝以滿人入主中華，三國志演義便被翻譯了當作軍事政治學的教科書讀，他們從這裏得到許多關於軍事的知識，像嘉慶時毅公額勒登保的兵法便是從三國志演義裏學來的。據小說考證拾遺裏說：「滿洲自認爲劉備，而以蒙古爲關羽」，借以羈縻蒙古。倘這話是可信的，那三國志演義的力量竟影響到政治上去。

三國志演義在過去的力量固然很大，但到現在爲止，牠似乎是依舊保持着牠的最通俗最有興趣而比較醇正的歷史小說的地位，牠所包含的故事依舊是婦孺皆知的被傳誦着。牠依舊不失爲少年學生的課外讀物。然而牠的本身是瓊瑜互見的，並且篇幅也太多。爲節省讀者的精力計，也有刪節的必要。現在讓我們先來追溯牠的來源，再來指出牠的瑕疵，使我們對牠有清楚的認識，然後再來商確我們刪節的標準吧！

二

三國本來是漢族活動很激烈的時代，有各色各樣的人物在那裏鉤心鬪角，造成了驚心動魄的事實供後

人來傳述。據廿二史考證裏說，裴松之注陳壽的三國志引用了四百多種書，可見後人關於三國歷史的著作的豐富了。自從晉陳壽撰三國志六十五篇，劉宋文帝又使裴松之鳩集傳記來作注，於是裴注三國志便成了定本，其他各家的傳記大都隱沒亡佚了。這部裴注三國志就成了現在三國志演義中的藍本。我們祇要顧名思義，便可知是三國志的演義了。

演義到底是演義和歷史不同，不但體例的變異，就是取材也是不同的。我們可說三國志是撰集魏蜀吳三國的史料而成，裴注更是採集裴氏所得的關於三國史料而成的。但三國志演義便不是這樣，牠一方是採取裴注三國志來加以想像和擴大，同時另一方面又採取了民間傳說中的三國故事，二者混合起來便成了現在的三國志演義了。關於民間傳說中的三國故事，在現在流傳下來的，據我們所知道的就祇有三國志平話了。

三國志平話是元朝至正間新安虞氏所刊的五種平話本中的一種。在這書裏除了極少極少的一部份是根據三國志以外，差不多十分之七八是俚俗的想像。我們祇要看牠開頭和末尾的荒唐的神怪的敘述，便可以知道這是一部包藏民間傳說的三國故事而不是歷史的三國志了。平話的開首卻是敘的漢光武時有一個秀才司馬仲相，他因讀書看到秦始皇焚書坑儒和虐待百姓的事，便憤怒地埋怨天公不該教始皇做君，因此玉皇便派人請他到了報冤殿，叫他判斷陰間的冤孽。於是有韓信彭越英布三人相繼來告狀，說他們替劉邦平定了漢朝的天下，劉邦反把他們殺害，仲相便又傳了劉邦和呂雉來，他們把罪名互相推諉，於是又傳了徹通來對證，才明白了這件案子。天公便降旨教三人平分漢朝的天下，韓信佔中原，曹操彭越佔西川，做英布佔東吳，做孫權，漢高祖和呂后則降生許昌，做獻帝和伏后，又叫蒯通做諸葛亮，仲相做併吞三國的司馬仲達。至於牠的結束卻說晉王滅了蜀漢，走了漢帝外孫劉淵，後來劉淵起來滅了晉國，替漢帝復讎。像這種

荒誕不經的傳說，無疑的是一般民衆憤恨漢高祖的殺戮功臣，和蜀漢被滅的不平，因而附會到三國的故事上去的。

至於平話中所講到三國故事的本身，也是荒誕無稽的傳說多而歷史的意味少。其中的人名、地名除了最重要的幾個外，其他差不多都是寫的別字。文辭也枝離不通。總計全部上中下三卷不過五萬七千左右字，僅占三國演義十分之一的篇幅。平話本雖然是荒誕不經，別字連篇，但也有許多故事是被修改放大在演義裏，像桃園三結義、三戰呂布虎牢關、孔明設壇祭風等等都被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加以巧妙的擴大和修飾。除此以外，差不多全是根據了三國志注而寫作的。這就三國志演義的源流上追溯。現在當再略述三國志演義本身的演化。

三

三國志演義是大約在元明間的文人羅本字貫中所撰述。據金華蔣大器（庸愚子）的序裏說，他是東原人，但在別本的三國志演義上有題着廬陵羅本的或武林羅貫中的，所以他的籍貫還在疑莫能定的時代；至於他的生平更不易考了。羅氏三國志演義的最早刻本是有弘治甲寅（公元一四九四年）庸愚子和嘉靖壬午（公元一五二二年）關中修顛子（關西張尙德）的二序的一本。這個刻本分二十四卷，每卷十節，共二百四十節。每節用七字來做標目。到了萬曆辛卯（公元一五九一年）金陵周曰校把二十四卷併合成十二卷，又補上元泉水王希堯繪白下魏少峯刻的插圖，而周曰校又加以音釋，這是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到了萬曆壬辰（公元一五九二年）余氏雙峯堂刊本又加進了批評，又在正文中間加進了詩歌，這是新刻按鑑全像批評三國志傳。後來的明建陽吳觀明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卻是不分卷的，把二百四十節合併爲一百二十回，一回便有二目，但這二目是參差不對的。到了清初，茂苑毛宗崗再加以潤

飾和批評，他把齟齬不通的文字改正了，參差不對的回目改成對偶了。把余本中加入的「鄙俚可笑」的詩刪了，代以唐宋名人的作品；把捏造三國名人所做的七言律詩刪了，加入了三國時人的名作。這是關於文字方面的。他又刪去了一二他認為不合理的事，像諸葛亮欲燒魏延於上方谷，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未決之類，又辨正了他所認為不對的事，像昭烈聞雷失筋馬騰入京遇害等等，又增補了他所認為不可缺的逸事，像關公秉燭達旦，管寧割席分坐等等。這是關於事的方面。此外他又刪去了舊評而易以自己的新評，這便成了現在通行的第一才子書三國志演義了。

四

三國志演義因為歷史的悠遠和讀者的普遍，所以牠所包含的故事已經像常識般的普及於一般的民衆了。在過去牠會給與許多人以智慧和常識，養成許多人的寫作力量。但在現在依然是一部最有趣味的歷史小說，受一般人的歡迎。在愛讀小說的青年中，無疑地是被接受的一種課外讀物。不過牠內部依舊包含許多矛盾的不合理的繁冗的辭句，為愛惜讀者的精力為免使青年受到不良的影響計，實有刪節的需要。現在且來討論牠的不合理和我刪節的標準。

關於文字這方面的

(1) 套語 章回小說每段的開首都用「卻說」，回末有都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像這一類的套語已成了爛調，實在是一無意味。況且像這類的詞句，都是作者的口氣，在敘事的小說中作者時常出現，實在有破壞文字的調洽的弊病。所以現在把這一類的套語都刪去。

(2) 議論 敘述文中忽然插入了一段議論，實在不是敘述文的正格。最好是把事實如實地寫出來讓讀者自己去判斷，或把自己的判斷隱藏在故事的敘述裏，使讀者能夠體味出來。所以關於本書中作者主觀的

空洞的議論都一律刪去，像第一回開首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第三十九回的「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之人不及也」等類似的議論。

(3) 附注 附注在文體上沒有多大妨礙，本可以不刪。有許多重要的附注，簡直也是不可刪的。像第一回寫曹操攻打黃巾，便把操的家世和他的少年時代用附注式似的繫在下面，像這種當然是不可以刪的。但有些本不重要的人，也要在他名下附注，那不但使人感到繁瑣，也有損文體潔淨的美。像第二回寫到董太后時，便附注：「董太后乃靈帝之母，解濟亭侯劉婁之妻也。初因桓帝無子，迎立解濟亭侯之子，是為靈帝。靈帝入繼大統，遂迎養母氏於宮中，尊為太后。」其實像董太后這種在本書中一無地位的人，又何必用附注，所以關於像這一類的附注我也刪去。

(4) 重覆 三國志演義因為是章回小說，所以回末所敘的事，每於次一回的開首覆敘。這種重覆我們在聽說書的時候總是同樣遇到。說書先生在每天說到將收束的時候，他總不肯把他所說的告一段落，總是說另一節事的開端做結束，這樣好吸引聽者繼續聽下去，不致中斷。章回小說每回的起訖，好像就是從這裏演化而來的。其實在小說中實在無重覆的必要，反而成了文字上的贅疣，所以都刪去。像一百〇三回末段的魏延脚步急，竟將主燈撲滅。孔明棄劍而歎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魏延惶恐伏地請罪。姜維忿怒，拔劍欲殺魏延。和一百〇四回開端的姜維見魏延踏滅了燈，心中憤怒，拔劍欲殺之。孔明止之曰：「此吾命當絕，非文長之過也。」維乃收劍等類似的覆述，和一回中一段和一段間同樣的重覆語都刪去。

(5) 回目 因為三國志演義裏包含許多神怪的不合情理的故事，與歷史小說的體例不大合，還有其他冗事都要刪去，所以原有的回目已不適用，也得全部刪去了。

(6) 詩文 三國志演義裏的詩文，可以分和本書有關的和沒有關的二類：有關係的詩文大都是書中人

物的作品，像曹操的短歌行，諸葛亮的出師表等等；沒有關係的詩文，大都是後人的作品，像書中很多的後人有詩贊曰，和四十六回中的大霧垂江賦等等。關於這種詩文，一般的讀者大都不喜看，況且是粗淺的居多，即有有價值的名作，高明的讀者當早已見過，無插入的必要，所以除了極少數和故事本身的進展有關係的保存外，其他都刪去了。

關於故事本身的

(7) 神怪 歷史小說雖不必嚴格地按照歷史的事實去描寫，但離事實太遠的神怪的故事總不該闖入的。所以像三國志演義中第一回的張角得道，第二回的黃巾作法，第九回董卓被誅前的妖異等等都加以刪去或節省。

(8) 論證 敘事文中本來也可以敘論辨的事，像第二十一回煮酒論英雄和四十三回的舌戰羣儒便是。但有時候論辨的人引了許多證據，這些證據在普通的讀者或不能夠完全了解，而了解的又覺到牠的淺薄，像第三回盧植說的「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於桐宮，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造惡三千餘條，故霍光告太廟而廢之。」和六十回王累說的「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武關，爲秦所困」等等類似的論證，既沒有多大意義，又不是重要的部份，所以大都刪去。

(9) 違情 小說中的故事除了神怪一類以外，總要不背乎人情。像三國志演義中第一回說劉備是「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和十九回中的劉安邂逅劉備，便殺妻以款待他等等不合情理的故事都刪去。

(10) 失實 三國志演義裏也有些不對的事實，像七五回中孫權說要北取徐州，呂蒙對今操遠在河北，未暇東顧，徐州守兵無多，往自可克云云。這是本於三國志呂蒙傳的「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

東顧徐士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但呂蒙和孫權談話時已距曹操破諸袁八九年了，可見這段事的不對了。（見陔餘叢考）。又如借荊州之說，據廿二史劄記卷七的考證，便知是不對的。他如把諸葛亮寫成了一個險詐的道士式的人物，把周瑜寫成了陰險的小人，這些都是和事實相去太遠，也都加以刪節，希望能夠稍稍恢復一點他們的真面目。

(11) 類似 三國志演義 中講戰爭的非常多，除了幾個重要的以外，其他不重要的都寫得大同小異，類似的地方很多。這些類似的敘述實在不會引起讀者的興味的，像第一回中講劉備第二次的戰敗黃巾這一類的用兵後來到處皆可遇到，故與此相近的類似的故事也都刪去。

(12) 繁冗 三國志演義 的作者似乎對於剪裁的技巧不大高明，他祇是愛博搜羅了很多的故事，而缺乏精密的剔擇。像他寫黃巾的起沒和羣雄的角逐，有許多無關緊要的事都搜羅在內。又每敘一事，往往觀點不定。正在寫曹操一方面，忽而又另寫劉備一方面，忽而又寫獻帝一方面了。像這樣的觀點不定，差不多每回都是這樣，祇要看一回中「卻說」的多，便可知道了一個卻說就差不多是一個觀點。固然重要的事要從各方面去寫，敘一事有多個觀點並不為害，但對於一點不重要的事，也都要從各方面去寫，那便要成爲繁冗了。關於這些部分，也都略加刪節。

關於刪節的部分，不免要加幾個字來說明或連接，此外都一存舊文。祇有四十五回寫劉備到周瑜營中，周瑜要謀害他的一段，和三國志注及通鑑都不合，我因爲要稍稍恢復周瑜風流儒雅的面目，便依了三國志注把他改了，這是一個例外。至於新定的節目大都用四個字，那也不過取便從俗，並沒有其他意義。

至於這部三國志演義的刪節工作，開明裏本是請徐調孚先生擔任的。在徐先生開始工作之間，我忽找到一部商務小學生文庫中陳友琴先生刪節的三國志演義，我便介紹牠給徐先生，還夾雜我一些刪節的意見。

徐先生因而把這部工作很誠懇地讓給我做，這實在使我感到異樣的不安和慚愧。我當時看陳先生的節本實在刪得太少了，和我的標準相去太遠，便另定刪節的目標，想把牠和三國志注及三國志平話對看了，然後再事刪節。可惜懶慢的我終於沒有完成這步工作。

參考書目

毛氏評點本第一才子書繡像三國演義

古佚小說叢刊本三國志平話

亞東本三國演義

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三國志演義的演化

趙翼廿二史劄記三國志之部

第一 黃巾發難

東漢靈帝時，宦官張讓、趙忠、封、誦、段珪、曹節、侯覽、蹇碩、程璜、夏惲、郭勝，十人朋比爲奸，號爲「十常侍」。帝尊信張讓，呼爲「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時鉅鹿郡有兄弟三人：一名張角，一名張寶，一名張梁。那張角本是個不第秀才，假託入山採藥，遇一老人，碧眼童顏，手執藜杖，喚角至一洞中，以天書三卷授之，因號爲太平道人。中平元年正月內，疫氣流行，張角散施符水，爲人治病，自稱大賢良師。角有徒弟五百餘人，雲游四方，皆能書符念咒。次後徒衆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稱爲將軍，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又云：「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令人各以白土書「甲子」二字於家中大門上。青幽徐冀荆楊兗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角遣其黨馬元義、暗齋金帛，結交中涓，封謂以爲內應。角與三弟商議曰：「至難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勢取天下，誠爲可惜。」遂一面私造黃旗，約期舉事；一面使弟子唐州馳書報封謂。唐州乃逕赴省中告變。帝召大將軍何進調兵擒馬元義，斬之；次收封謂等一千人下獄。

張角聞知事露，星夜舉兵，自稱天公將軍，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申言於衆曰：「今漢運將終，大聖人出，汝等皆宜順天從正，以樂太平。」四方百姓，裹黃巾，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賊勢浩大，官軍望風而靡。何進奏帝火速降詔，令各處備禦討賊立功；一面遣中郎將盧植、皇甫嵩、朱雋各引精兵，分三路討之。

張角一軍前犯幽州界分。幽州太守劉焉，當時聞得賊兵將至，召校尉鄒靖計議。靖曰：「賊兵衆，我兵寡，明公宜作速招軍應敵。」劉焉然其說，隨即出榜，招募義兵。榜文行到涿縣，引出涿縣中一個英雄。

那人不甚好讀書，性寬和，寡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傑，生得身長八尺，兩耳下垂，面如冠玉，脣若塗脂。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姓劉，名備，字玄德。昔劉勝之子劉貞，漢武時封涿鹿亭侯，後坐酬金失侯，因此遺這一枝在涿縣。玄德祖劉雄，父劉弘，弘曾舉孝廉，亦嘗作吏，早喪。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貧，販履織蓆爲業。家住本縣樓桑村。其家之東南，有一大桑樹，高五丈餘，遙望之，重重如車蓋。玄德幼時，與鄉中小兒戲於樹下，曰：「我爲天子，當乘此車蓋。」年十五歲，母使游學，嘗師事鄭玄，盧植與公孫瓚等爲友。及劉焉發榜招軍時，玄德年已二十八歲矣。當日見了榜文，慨然長歎。隨後一人厲聲言曰：「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何故長歎？」玄德回視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頰虎鬚，聲若巨雷，勢如奔馬。玄德見其形貌異常，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張，名飛，字翼德。世居涿郡，頗有莊田，賣酒屠豬，專好結交天下豪傑。適纔見公看榜而歎，故此相問。」玄德曰：「我本漢室宗親，姓劉，名備。今聞黃巾倡亂，有志欲破賊安民，恨力不能，故長歎耳。」飛曰：「吾頗有資財，當召募鄉勇，與公同舉大事，如何？」玄德甚喜，遂與同入村店中飲酒。

正飲間，見一大漢，推着一輛車子，到店門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喚酒保：「快斟酒來喫，我待趕入城去投軍。」玄德看其人，身長九尺，鬚長二尺，面如重棗，脣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關，名羽，字壽長。後改雲長，河東解良人也。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被吾殺了，逃難江湖，五年矣。今聞此處招軍破賊，特來應募。」玄德遂以己志告之。雲長大喜，同到張飛莊上，共議大事。飛曰：「吾莊後有一桃園，花開正盛，明日當於園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結爲兄弟，協力同心，然後可圖大事。」玄德、雲長、齊聲應曰：「如此甚好！」

次日，於桃園中，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等項，三人焚香，再拜而說誓曰：『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爲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誓畢，拜玄德爲兄，關羽次之，張飛爲弟。祭罷天地，復宰牛設酒，聚鄉中勇士，得三百餘人，就桃園中痛飲一醉。

來日收拾軍器，但恨無馬匹可乘。正思慮間，人報：『有兩個客人，引一夥伴，趕一羣馬，投莊上來。』玄德曰：『此天佑我也！』三人出莊迎接。原來二客乃中山大商，一名張世平，一名蘇雙，每年往北販馬，近因寇發而回。玄德請二人到莊，置酒款待，訴說欲討賊安民之意。二客大喜，願將良馬五十匹相送，又贈金銀五百兩，鑛鐵一千斤，以資器用。玄德謝別二客，便命良匠打造雙股劍，雲長造青龍偃月刀，又名冷豔劍，重八十二斤。張飛造丈八點鋼矛，各置全身鎧甲，共聚鄉勇五百餘人，來見鄒靖。鄒靖引見太守劉焉。三人參見畢，各通姓名。玄德說起宗派，劉焉大喜，遂認玄德爲姪。

不數日，人報黃巾賊將程遠志統兵五萬來犯涿郡。劉焉令鄒靖引玄德等三人統兵五百，前去破敵。玄德等欣然領軍前進，直至大興山下，與賊相見。賊衆皆披髮，以黃巾抹額。當下兩軍相對，玄德出馬，左有雲長，右有翼德，揚鞭大罵：『反國逆賊，何不早降！』程遠志大怒，遣副將鄧茂出戰。張飛挺丈八蛇矛直出，手起處，刺入鄧茂心窩，翻身落馬。程遠志見折了鄧茂，拍馬舞刀，直取張飛。雲長舞動大刀，縱馬飛迎。程遠志見了，早喫一驚，措手不及，被雲長刀起處，揮爲兩段。玄德揮軍追趕，投降者不計其數，大勝而回。劉焉親自迎接，賞勞軍士。

玄德時聞中郎將盧植與賊首張角戰於廣宗，以昔曾師事盧植，欲往助之。遂與關羽引本部五百人投廣宗來。至盧植軍中，入帳施禮，具道來意。盧植大喜，留在帳前聽調。

時張角賊衆十五萬，植兵五萬，相拒於廣宗，未見勝負。植謂玄德曰：『我今圍賊在此，賊弟張梁、張寶，在潁川』

與皇甫嵩朱雋對壘。汝可引本部人馬，我更助汝一千官軍，前去潁川打探消息，約期剿捕。」玄德領命，引軍星夜投潁川來。

時皇甫嵩朱雋領軍拒賊，賊戰不利，退入長社，依草結營。嵩與雋計曰：「賊依草結營，當用火攻之。」遂令軍士每人束草一把，暗埋伏。其夜大風忽起，二更以後，一齊縱火。嵩與雋各引兵攻戰，賊寨火焰張天，賊衆驚慌，馬不及鞍，人不及甲，四散奔走。殺到天明，張梁、張寶引敗殘軍士，奪路而走。忽見一彪軍馬，盡打紅旗，當頭來到，截住去路。爲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鬚，官拜騎都尉，沛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

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爲中常侍曹騰之養子，故冒姓曹。曹嵩生操，小字阿瞞，一名吉利。操幼時，好游獵，喜歌舞，有權謀，多機變。操有叔父，見操游蕩無度，嘗怒之，言於曹嵩。嵩責操，操忽心生一計，見叔父來，詐倒地，作中風之狀。叔父驚告嵩，嵩急視之，操故無恙。嵩曰：「叔言汝中風，今已愈乎？」操曰：「兒自來無此病，因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信其言。後叔父但言操過嵩並不聽。因此，操得恣意放蕩。

時人有橋玄者，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陽何顛見操言：「漢室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汝南許劭有知人之名。操往見之，問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問，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聞言大喜。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都尉。初到任，卽設五色棒十餘條於縣之四門。有犯禁者，不避豪貴，皆責之。中常侍蹇碩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拿住，就棒責之。由是，內外莫敢犯者，聲名頗張。後爲頓丘令。因黃巾起，拜爲騎都尉，引馬步軍五千，前來潁川助戰。正值張梁、張寶敗走，曹操攔住，大殺一陣，斬首萬餘級，奪得旗旛金鼓馬匹極多。張梁、張寶死戰得脫。操見過皇甫嵩、朱雋，隨卽引兵追襲張梁、張寶去了。

玄德引關張來潁川，聽得喊殺之聲，又望見火光燭天，急引兵來時，賊已敗散。玄德見皇甫嵩、朱雋，具道盧植之意。嵩曰：『張梁、張寶勢窮力乏，必投廣宗，去依張角。』玄德即可星夜往勦。玄德領命，遂引兵復回。到得半路，只見一簇軍馬，護送一輛檻車，車中之囚，乃盧植也。玄德大驚，滾鞍下馬，問其緣故。植曰：『我圍張角，將次可破。朝廷差黃門左豐前來打探，問我索取賄賂。我答曰：『軍糧尚缺，安有餘錢奉承天使？』左豐挾恨，回奏朝廷，說我高壘不戰，惰慢軍心。因此朝廷震怒，遣中郎將董卓來代將我兵，取我回京問罪。』張飛聽罷，大怒，要斬護送軍人，以救盧植。玄德急止之曰：『朝廷自有公論，汝豈可造次？』軍士簇擁盧植去了。關公曰：『盧中郎已被逮，別人領兵，我等去無所依，不如且回涿郡。』玄德從其言，遂引軍北行。

行無二日，忽聞山後喊聲大震。玄德引關張縱馬上高岡望之，見漢軍大敗，後面漫山寨野，黃巾蓋地而來，旗上大書『天公將軍』。玄德曰：『此張角也，可速戰。』三人飛馬引軍而出。張角正殺敗董卓，乘勢趕來，忽遇三人衝殺，角軍大亂，敗走五十餘里。三人救了董卓回寨。卓問三人現居何職。玄德曰：『白身。』卓甚輕之，不爲禮。玄德出，張飛大怒曰：『我等親赴血戰，救了這廝，他卻如此無禮！若不殺之，難消我氣。』便要提刀入帳來殺董卓。玄德與關公急止之曰：『他是朝廷命官，豈可擅殺？』飛曰：『若不殺這廝，反要在他部下聽令，其實不甘。』二兄便要住在此，我自投別處去也。』玄德曰：『我三人義同生死，豈可相離？不若都投別處去便了。』飛曰：『若如此，稍解吾恨。』於是三人連夜引軍來投朱雋，雋待之甚厚，合兵一處，進討張寶。

時朱雋圍張寶於陽城，一面差人打探皇甫嵩消息。探子回報，且說：『皇甫嵩大獲勝捷，朝廷以董卓屢敗，命嵩代之。嵩到時，張角已死。』張梁統其衆，與我軍相拒，被皇甫嵩連勝七陣，斬張梁於曲陽，發張角之棺，戮尸梟首，送往京師，餘衆俱降。朝廷加皇甫嵩爲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皇甫嵩又表奏盧植有功無罪，朝廷復盧植原官。曹操亦以有功，除濟南相，即日將班師赴任。』朱雋聽說，催促軍馬，悉力攻打陽城。賊勢危急，賊將嚴政刺殺張寶。

獻首投降。朱雋遂平數郡，上表獻捷。

時又有黃巾餘黨三人——趙弘、韓忠、孫仲——聚衆數萬，望風燒劫，稱與張角報仇，朝廷命朱雋即以得勝之師討之。雋奉詔率軍前進。時賊黨韓忠據宛城，雋引兵攻之，忠引軍棄城而奔。雋與玄德關張率三軍掩殺，射死韓忠，餘皆四散奔走。正追趕間，趙弘孫仲引賊衆到，與雋交戰。雋見弘勢大，引軍暫退。弘乘勢復奪宛城。雋離十里下寨，方欲攻打，忽見正東一彪人馬到來，爲首一將，生得廣額闊面，虎體熊腰，吳郡富春人也，姓孫，名堅，字文臺，乃孫武子之後。年十七歲，與父至錢塘，見海賊十餘人，劫取商人財物，於岸上分贓。堅謂父曰：『此賊可擒也。』遂奮力提刀上岸，揚聲大叫，東西指揮，如喚人狀。賊以爲官兵至，盡棄財物奔走。堅趕上，殺一賊。由是郡縣知名，薦爲校尉。後會稽妖賊許昌造反，自稱陽明皇帝，聚衆數萬，堅與郡司馬招募勇士千餘人，會合州郡破之，斬許昌并其子許韶，刺史臧旻上表奏其功，除堅爲鹽瀆丞。又除盱眙丞、下邳丞。今見黃巾寇起，聚集鄉中少年及諸商旅并淮泗精兵一千五百餘人前來接應。

朱雋大喜，便令堅攻打南門，玄德打北門，朱雋打西門，留東門與賊走。孫堅首先登城，斬賊二十餘人，賊衆奔潰。趙弘飛馬突圍，直取孫堅，堅從城上飛身奪弘，刺弘下馬，卻騎弘馬，飛身往來殺賊。孫仲引賊突出北門，正迎玄德，無心戀戰，只待奔逃。玄德張弓一箭，正中孫仲，翻身落馬。朱雋大軍隨後掩殺，斬首數萬級，降者不可勝計。南陽一路十數郡皆平。雋班師回京，詔封爲車騎將軍，河南尹。雋表奏孫堅劉備等功，堅除別郡司馬上任去。

玄德除授中山府安喜縣尉，尅日起任。玄德將兵散回鄉里，止帶親隨二十餘人，與關張來安喜縣中到任。署縣事一月，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到任之後，與關張食則同桌，寢則同床。如玄德在稠人廣坐，關張侍立終日不倦。

到縣未及數月，朝廷降詔，凡有軍功爲長吏者當沙汰。玄德疑在遣中，適督郵行部至縣，玄德出郭迎接，見督郵施禮。督郵坐於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關張二公大怒，及到館驛，督郵南面高坐，玄德侍立階下。良久，督郵問曰：「劉縣尉是何出身？」玄德曰：「備乃中山靖王之後，自涿郡剿戮黃巾，大小三十餘戰，頗有微功，因得除今職。」督郵大喝曰：「汝詐稱皇親，虛報功績，目今朝廷降詔，正要沙汰這等濫官污吏！」玄德喏喏連聲而退，歸到縣中，與縣吏商議。吏曰：「督郵作威，無非要賄賂耳。」玄德曰：「我與民秋毫無犯，那得財物與他？」次日督郵先提縣吏去，勒令指稱縣尉害民。玄德幾番自往求免，俱被門役阻住，不肯放參。

張飛飲了數盃悶酒，乘馬從館驛前過，見五六十老人，皆在門前痛哭。飛問其故，衆老人答曰：「督郵逼勒縣吏，欲害劉公，我等皆來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門人趕打！」張飛大怒，睜圓環眼，咬碎鋼牙，滾鞍下馬，逕入館驛，把門人那裏阻擋得住，直奔後堂，見督郵正坐廳上，將縣吏綁倒在地，飛大喝：「害民賊，認得我麼？」督郵未及開言，早被張飛揪住頭髮，扯出館驛，直到縣前馬樁上縛住，攀下柳條，去督郵兩腿上着力鞭打，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玄德正納悶間，聽得縣前喧鬧，問左右答曰：「張將軍綁一人在縣前痛打。」玄德忙去觀之，見綁縛者乃督郵也。玄德驚問其故，飛曰：「此等害民賊，不打死等甚！」督郵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終是仁慈的人，急喝張飛住手。傍邊轉過關公來曰：「兄長建許多大功，僅得縣尉，今反被督郵侮辱，吾思荆棘叢中，非棲鸞鳳之所，不如殺督郵，棄官歸鄉，別圖遠大之計。」玄德乃取印綬，掛於督郵之頸，責之曰：「據汝害民，本當殺卻，今姑饒汝命，吾繳還印綬，從此去矣。」督郵歸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相府，差人捕捉。玄德關張三人，往代州投劉恢，後公孫瓚又表陳玄德功，薦爲別部司馬，守平原縣令。玄德在平原，頗有錢糧軍馬，重整舊日氣象。

第一 董卓專權

中平六年夏四月，靈帝病篤，召大將軍何進入宮，商議後事。那何進出身屠家，因妹入宮爲貴人，生皇子辨，遂立爲皇后。進由是得權重任。帝又寵幸王美人，生了皇子協。何后嫉妒，鸞殺王美人。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中。董太后嘗勸帝立皇子協爲太子。帝亦偏愛，協欲立之。當時病篤，中常侍蹇碩奏曰：『若欲立協，必先誅何進，以絕後患。』帝然其說，因宣進入宮。進至宮門，司馬潘隱謂進曰：『不可入宮，蹇碩欲謀殺公。』進大驚，急歸私宅，召諸大臣，欲盡誅宦官。座上一人挺身出曰：『宦官之勢，起自沖質之時，朝廷滋蔓極廣，安能盡誅？倘機不密，必有滅族之禍，請細詳之。』進視之，乃典軍校尉曹操也。進叱曰：『汝小輩，安知朝廷大事！』正躊躇間，潘隱至，言『帝已崩。今蹇碩與十常侍商議，祕不發喪。矯詔宣何國舅入宮，欲絕後患，册立皇子協爲帝。』

說未了，使命至，宣進速入，以定後事。操曰：『今日之計，先宜正君位，然後圖賊。』進曰：『誰敢與吾正君討賊？』一人挺身出曰：『願備精兵五千，斬關入內，册立新君，盡誅閹豎，掃清朝廷，以安天下。』進視之，乃司徒袁逢之子袁隗之姪，名紹，字本初。見爲司隸校尉。何進大喜，遂點御林軍五千，紹全身披掛。何進引何顯荀、攸、鄭泰等大

臣三十餘員，相繼而入，就靈帝柩前扶立太子辨，卽皇帝位。

百官呼拜已畢，袁紹入宮收蹇碩，碩慌走入御園花陰下，爲中常侍郭勝所殺。碩所領禁軍，皆盡投順。紹謂何進曰：『中官結黨，今日可乘勢盡誅之。』張讓等知事急，慌入告何后曰：『始初設謀陷害大將軍者，止蹇碩一人，並不干臣等事。今大將軍聽袁紹之言，欲盡誅臣等，乞娘娘憐憫。』何太后曰：『汝等勿憂，我當保汝。』傳旨

宣何進入。太后密謂曰：『我與汝出身寒微，非張讓等，焉能享此富貴？今蹇碩不仁，既已伏誅，汝何聽信人言，欲盡誅宦官耶？』何進聽罷，出謂衆官曰：『蹇碩設謀害我，可族滅其家，其餘不必妄加殘害。』袁紹曰：『若不斬草除根，必爲喪身之本。』進曰：『吾意已決，汝勿多言。』衆官皆退。

後何進又入白后，欲誅中涓。何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先帝新棄天下，爾欲誅殺舊臣，非重宗廟也。』進本是沒決斷之人，聽太后言，唯唯而出。袁紹迎問曰：『大事若何？』進曰：『太后不允，如之奈何？』紹曰：『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來京，盡誅閹豎。此時事急，不容太后不從。』進曰：『此計大妙！』便發檄至各鎮，召赴京師。

前將軍董卓鄉侯西涼刺史董卓，先爲破黃巾無功，朝廷將治其罪，因賄賂幸免；後又結託朝貴，遂任顯官，統西州大軍二十萬，常有不臣之心。是時得詔大喜，點起軍馬，陸續便行，使其壻中郎將牛輔守住陝西，自己卻帶李傕郭汜張濟樊稠等提兵望洛陽進發。

進使人迎董卓於滎池，卓按兵不動。張讓等知外兵到，共議曰：『此何進之謀也？我等不先下手，皆滅族矣。』乃先伏刀斧手五十人於長樂宮嘉德門內，入告太后曰：『今大將軍矯詔召外兵至京師，欲滅臣等，望娘娘垂憐賜救。』太后曰：『汝等可詣大將軍府謝罪。』讓曰：『若到相府骨肉盡粉矣。望娘娘宣大將軍入宮，諭止之。如其不從，臣等只就娘娘前請死。』太后乃降詔宣進。

進得詔便行，主簿陳琳諫曰：『太后此詔，必是常侍之謀，切不可去，去必有禍。』進曰：『太后詔我，有何禍事？』袁紹曰：『今謀已泄，事已露，將軍尙欲入宮耶？』曹操曰：『先召十常侍出，然後可入。』進笑曰：『此小兒之見也。吾掌天下之權，十常侍敢待如何？』紹曰：『公如必欲去，我等引甲士護從，以防不測。』於是袁紹曹操各選

精兵五百，命袁紹之弟袁術領之。袁術全身披掛，引兵布列青瑣門外。紹與操帶劍護送何進至長樂宮前。黃門傳懿旨云：『太后特宣大將軍，餘人不許輒入。』將袁紹、曹操等都阻止宮門外。何進昂然直入，至嘉德殿門，讓段珪迎出，左右圍住，進大驚，讓厲聲責進曰：『汝本屠沽小輩，我等薦之天子，以致榮貴，不思報効，欲相謀害，汝言我等甚濁，其清者誰？』進慌急，欲尋出路，宮門盡閉，伏甲齊出，將何進砍爲兩段。

袁紹久不見進出，乃於宮門外大呼曰：『請將軍上車！』讓等將何進首級從牆上擲出，宣諭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其餘脅從，盡皆赦宥。』袁紹厲聲大叫：『閹宦謀殺大臣，誅惡黨者，前來助戰！』何進部將吳匡，便於青瑣門外放起火來。袁術引兵突入宮庭，但見閹宦不論大小，盡皆殺之。袁紹、曹操斬關入內。趙忠、程曠、夏惲、郭勝四個，被趕至翠花樓，剝爲肉泥。宮中火焰冲天。張讓、段珪、曹節、侯覽將太后及太子并陳留王劫去內省，從後道走北宮。時盧植棄官未去，見宮中事變，擐甲持戈，立於閣下。遙見段珪擁逼何後過來，植大呼曰：『段珪逆賊，安敢劫太后！』段珪回身便走。太后從窗中跳出，植急救得免。紹復令軍士分頭來殺，十常侍家屬不分大小，盡皆誅絕，多有無鬚者，誤被殺死。曹操一面救滅宮中之火，請何太后權攝大事，遣兵追襲張讓等，尋覓少帝。

張讓、段珪劫擁少帝及陳留王，冒烟突火，連夜奔至北邙山。約三更時分，後面喊聲大舉，人馬趕至；當前河南中部掾吏閔貢大呼：『逆賊休走！』張讓見事急，遂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未知虛實，不敢高聲，伏於河邊亂草之內，軍馬四散去趕，不知帝之所在。

帝與王伏至四更，露水又下，腹中飢餓，相抱而哭；又怕人知覺，吞聲草莽之中。陳留王曰：『此間不可久戀，須別尋活路。』於是二人以衣相結，爬上岸邊。滿地荆棘，黑暗之中，不見行路。行至五更，足痛不能行，山岡邊見一草堆，帝與王臥於草堆之中。草堆前面是一所莊院，明晨，莊主見二人臥於草畔，問曰：『二少年誰家之子？』帝

不敢應。陳留王指帝曰：『此是當今皇帝，遭十常侍之亂，逃難到此，吾乃皇弟陳留王也。』莊主大驚，再拜曰：『臣先朝司徒崔烈之弟崔毅也。因見十常侍賣官嫉賢，故隱於此。』遂扶帝入莊，跪進酒食。

闕貢趕上段珪，擎住，問天子何在。珪言已在半路相失，不知何往。貢遂殺段珪，懸頭於馬項下，分兵四散尋覓。自己卻獨乘一馬，隨路追尋。偶至崔毅莊，毅見首級，問之，貢說詳細。崔毅引貢見帝，君臣痛哭。貢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陛下還都。』崔毅莊上止有瘦馬一匹，備與帝乘。貢與陳留王共乘一馬，離莊而行。不到三里，司徒王允、太尉楊彪、左軍校尉淳于瓊、右軍校尉趙萌、後軍校尉鮑信、中軍校尉袁紹一行人衆，數百人馬，接着車駕。君臣皆哭。先使人將段珪首級，往京師號令，另換好馬與帝及陳留王騎坐。簇帝還京。

車駕行不到數里，忽見旌旗蔽日，塵土遮天，一枝人馬到來。百官失色，帝亦大驚。袁紹驟馬出問何人。繡旗影裏，一將飛出，厲聲問：『天子何在？』帝戰慄不能言。陳留王勒馬向前叱曰：『來者何人？』答曰：『西涼刺史董卓也。』陳留王曰：『汝來保駕耶？』董卓曰：『特來保駕。』陳留王曰：『既來保駕，天子在此，何不下馬？』董卓大驚，慌忙下馬，拜於道左。陳留王以言撫慰董卓，自初至終，並無失語。卓暗奇之，已懷廢立之意。

是日還宮，見何太后，俱各痛哭。檢點宮中，不見了傳國玉璽。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帶鐵甲馬軍入城，橫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宮庭，略無忌憚。後軍校尉鮑信，來見袁紹，言董卓必有異心，可速除之。紹曰：『朝廷新定，未可輕動。』鮑信見王允，亦言其事。允曰：『且容商議。』信自引本部軍兵，投泰山去了。

董卓招誘何進兄弟部下之兵，盡歸掌握，私謂李儒曰：『吾欲廢帝立陳留王，何如？』李儒曰：『今朝廷無主，不就此時行事，遲則有變矣。來日於溫明園中，召集百官，諭以廢立，有不從者斬之，則威權之行，正在今日。』卓喜，次日大排筵會，遍請公卿。公卿皆懼董卓，誰敢不到。卓待百官到了，然後徐徐到園門下馬，帶劍入席。酒行數

巡，卓教停酒止樂，乃厲聲曰：『吾有一言，衆官靜聽。』衆官側耳。卓曰：『天子爲萬民之主，無威儀不可以奉宗廟社稷。今上懦弱，不若陳留王聰明好學，可承大位。吾欲廢帝立陳留王，諸大臣以爲如何？』諸官聽罷，不敢出聲。座上一人推案直出，立於筵前大呼：『不可！不可！汝是何人，敢發大語？天子乃先帝嫡子，初無過失，何得妄議廢立？汝欲爲篡逆耶？』卓視之，乃荊州刺史丁原也。卓怒叱曰：『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遂掣佩劍欲斬丁原。時李儒見丁原背後一人，生得器宇軒昂，威風凜凜，手執方天畫戟，怒目而視。李儒急進曰：『今日飲宴之處，不可談國政。來日向都堂公論未遲。』於是百官皆散。卓按劍立於園門，忽見一人躍馬持戟於園門外往來馳驟。卓問李儒：『此何人也？』儒曰：『此丁原義兒，姓呂，名布，字奉先者也。主公且須避之。』卓乃入園潛避。

次日，人報丁原引軍城外搦戰。卓怒，引軍同李儒出迎。兩陣對圓，只見呂布頂束髮金冠，披百花戰袍，擐唐猊鎧甲，繫獅蠻寶帶，縱馬挺戟，隨丁建陽出到陣前。建陽指卓罵曰：『國家不幸，閣宦弄權，以致萬民塗炭。爾無尺寸之功，焉敢妄言廢立，欲亂朝廷？』董卓未及回言，呂布飛馬直殺過來。董卓慌走，建陽率軍掩殺。卓兵大敗，退三十餘里下寨，聚衆商議。卓曰：『吾觀呂布非常人也。吾若得此人，何慮天下哉？』帳前一人出曰：『主公勿憂。某與呂布同鄉，知其勇而無謀，見利忘義。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呂布拱手來降，可乎？』卓大喜，觀其人，乃虎賁中郎將李肅也。卓曰：『汝將何以說之？』肅曰：『某聞主公有名馬一匹，號曰「赤兔」，日行千里，須得此馬，再用金珠以利結其心。某更進說詞，呂布必反丁原，來投主公矣。』卓問李儒曰：『此言可乎？』儒曰：『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馬？』卓欣然與之，更與黃金一千兩，明珠數十顆，玉帶一條。

李肅齎了禮物，投呂布寨來。伏路軍人圍住，肅曰：『可速報呂將軍，有故人來見。』軍人報知，布命入見。肅見布曰：『賢弟別來無恙？』布揖曰：『久不相見，今居何處？』肅曰：『見任虎賁中郎將之職。聞賢弟匡扶社稷，不勝之喜。有良馬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名曰「赤兔」，特獻與賢弟，以助虎威。』布便令牽過來看。

果然那馬渾身上下火炭般赤，無半根雜毛；從頭至尾，長一丈；從蹄至項，高八尺，嘶喊咆哮，有騰空入海之狀。布見了此馬大喜，謝肅曰：「兄賜此良駒，將何以爲報？」肅曰：「某爲義氣而來，豈望報乎？」布置酒相待。酒酣，肅曰：「肅與賢弟少得相見，令尊卻嘗會來？」布曰：「兄醉矣。先父棄世多年，安得與兄相會？」肅大笑曰：「非也，某說今日丁刺史耳。」布惶恐曰：「某在丁建陽處，亦出於無奈。」肅曰：「賢弟有擎天駕海之才，四海孰不欽敬。功名富貴，如探囊取物，何言無奈，而在人之下乎？」布曰：「恨不逢其主耳。」肅笑曰：「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見機不早，悔之晚矣。」布曰：「兄在朝廷，觀何人爲世之英雄？」肅曰：「某遍觀羣臣，皆不如董卓。董卓爲人敬賢禮士，賞罰分明，終成大業。」布曰：「某欲從之，恨無門路。」肅取金珠玉帶，列於布前，布驚曰：「何爲有此？」肅令叱退左右，告布曰：「此是董公久慕大名，特令某將此奉獻。赤兔馬亦董公所贈也。」布曰：「董公如此見愛，某將何以報之？」肅曰：「如某之不才，尚爲虎賁中郎將，公若到彼，貴不可言。」布曰：「恨無涓埃之功，以爲進見之禮。」肅曰：「功在翻手之間，公不肯爲耳。」布沉吟良久曰：「吾欲殺丁原，引軍歸董卓，何如？」肅曰：「賢弟若能如此，真莫大之功也！但事不宜遲，在於速決。」布與肅約於明日來降，肅別去。

是夜二更時分，布提刀逕入丁原帳中。原正秉燭觀書，見布至，曰：「吾兄來有何事故？」布曰：「吾堂堂丈夫，安肯爲汝子乎？」原曰：「奉先何故變心？」布向前一刀，砍下丁原首級，大呼：「左右！丁原不仁，吾已殺之。肯從吾者在此，不從者自去！」軍士散去大半。

次日，布持丁原首級，往見李肅。肅遂引布見卓，卓大喜，置酒相待。卓先下拜曰：「卓今得將軍，如旱苗之得甘雨也。」布納卓坐而拜之曰：「公若不棄布，請拜爲義父。」卓以金甲錦袍賜布，暢飲而散。卓自是威勢越大，自領前將軍事，封弟董卓爲左將軍，鄴侯，封呂布爲騎都尉，中郎將都亭侯。李儒勸卓早定廢立之計。卓乃於省中設宴，會集公卿，令呂布將甲士千餘，衛侍左右。是日，太傅袁隗與百官皆到。酒行數巡，卓按劍曰：「今上闇弱，不

可以奉宗廟；吾將依伊尹霍光故事，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帝，有不從者斬！羣臣惶怖莫敢對。中軍校尉袁紹挺身出曰：「今上卽位未幾，並無失德，汝欲廢嫡立庶，非反而何？」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利否？」袁紹亦拔劍曰：「汝劍利，吾劍未嘗不利！」

董卓大怒，欲殺袁紹，李儒止之曰：「事未可定，不可妄殺。」袁紹手提寶刀，辭別百官而出，懸節東門，奔冀州去了。卓謂太傅袁隗曰：「汝姪無禮，吾看汝面，姑恕之，廢立之事若何？」隗曰：「太尉所見是也。」卓曰：「敢有阻大議者，以軍法從事。」羣臣震恐，皆云：「一聽尊命。」宴罷，卓問侍中周毖、校尉伍瓊曰：「袁紹此去若何？」周毖曰：「袁紹忿忿而去，若購之急，勢必爲變。且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偏於天下，倘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此而起，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爲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伍瓊曰：「袁紹好謀無斷，不足爲慮，誠不若加之一郡守，以收民心。」卓從之，卽日差人拜紹爲渤海太守。

九月朔，請帝陞嘉德殿大會文武。卓拔劍在手，對衆曰：「天子闇弱，不足以君天下。今有策文一道，爲宣讀。」乃命李儒讀策，讀畢，卓叱左右扶帝下殿，解其璽授北面長跪，稱臣聽命。又呼太后去服候敕，帝后皆號哭，羣臣無不悲慘。階上一大臣憤怒，高叫曰：「賊臣董卓，敢爲欺天之謀，吾當以頸血濺之！」揮手中象簡，直擊董卓。大怒，喝武士擎下，乃尙書丁管也。卓命牽出斬之，管罵不絕口，至死神色不變。

卓請陳留王登殿，羣臣朝賀畢，卓命扶何太后并弘農王及帝妃唐氏於永安宮閒住，封鎖宮門，禁羣臣無得擅入。可憐少帝四月登基，至九月卽被廢。卓所立陳留王協，表字伯和，靈帝中子，卽獻帝也。時年九歲。故元初平，董卓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威福莫比。又命李儒帶武士十人，擯死太后，絞死唐妃，以鳩酒灌殺少帝，還報董卓。卓命葬於城外，自此每夜入宮，姦淫宮女，夜宿龍牀，嘗引軍出城，行到陽城地方，時當二月，村民社賽，男女皆集。卓命軍士圍住，盡皆殺之，掠婦女財物，裝載車上，懸頭千餘顆於車下，連軫還都，揚言殺賊大勝。而回於城門下焚燒人頭，以婦女財物分散衆軍。

第三 諸鎮起義

董卓又想收攬人才，表曹操爲驍騎校尉。操不受，逃奔譙郡。路經中牟縣，爲守關軍士所獲，擒見縣令。操言：『我是客商，覆姓皇甫。』縣令熟視曹操，沉吟半晌，乃曰：『吾前在洛陽求官時，曾認得汝是曹操，如何隱諱？且把來監下，明日解去京師請賞。』把關軍士賜以酒食而去。至夜分，縣令喚親隨人暗地取出曹操，直至後院中，審究問曰：『我聞丞相待汝不薄，何故逃亡？』操曰：『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汝既挈住我，便當解去請賞，何必多問！』縣令屏退左右，謂操曰：『汝休小覷我，我非俗吏，奈未遇其主耳。』操曰：『吾祖宗世食漢祿，吾安肯屈身事卓乎？』縣令曰：『孟德此行，將欲何往？』操曰：『吾將歸鄉里，發矯詔，召天下諸侯與兵共誅董卓，吾之願也。』縣令聞言，乃親釋其縛，扶之上坐，再拜曰：『公眞天下忠義之士也。』曹操亦拜，問縣令姓名。縣令曰：『吾姓陳，名宮，字公臺。老母妻子皆在東郡。今感公忠義，願棄一官，從公而逃。』操甚喜，是夜陳宮收拾盤費，與曹操更衣易服，各背劍一口，乘馬投故鄉來。

行了三日，至成臯地方，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處，謂宮曰：『此間有一人姓呂，名伯奢，是吾父結義弟兄，就往問家中消息，覓一宿，如何？』宮曰：『最好。』二人至莊前下馬，入見伯奢。奢曰：『我聞朝廷徧行文書，捉汝甚急，汝父已避陳留去了。汝如何得至此？』操告以前事曰：『若非陳縣令，已粉骨碎身矣。』伯奢拜陳宮曰：『小姪若非使君曹氏滅門矣，使君寬懷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說罷，即起身入內，良久乃出，謂陳宮曰：『老夫家無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來相待。』言訖，匆匆上驢而去。

操與宮坐久，忽聞莊後有磨刀之聲。操曰：『呂伯奢非吾至親，此去可疑，當竊聽之。』二人潛步入草堂後，但聞人語曰：『縛而殺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獲。』遂與宮拔劍直入，不問男女，皆殺之，一連殺死八口。搜至廚下，卻見縛一豬欲殺。宮曰：『孟德心多，誤殺好人矣！』急出莊上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見怕奢驢鞍前轡懸酒二瓶，手攜果菜而來，叫曰：『賢姪與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可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豬相款，賢姪使君，何惜一宿，速請轉騎。』操不顧，策馬便行，行不數步，忽拔劍復回，叫伯奢曰：『此來者何人？』伯奢回頭看時，操揮劍砍伯奢於驢下。宮大驚曰：『適纔誤耳，今何爲也？』操曰：『伯奢到家，見殺死多人，安肯于休？若率衆來追，必遭其禍矣。』宮曰：『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陳宮默然。當夜行數里，月明中敲開客店門投宿，喂飽了馬，曹操先睡。陳宮尋思：『我將謂曹操是好人，棄官跟他，原來是個狠心之人，今日留之，必爲後患。』便欲拔劍來殺曹操，忽轉念曰：『我爲國家跟他到此，殺之不義，不若棄而他往。』插劍上馬，不等天明，自投東郡去了。

操覺不見陳宮，尋思：『此人見我說了這兩句，疑我不仁，棄我而去，吾當急行，不可久留。』遂連夜到陳留，尋見父親，備說前事，欲散家資，招募義兵。父言：『資少恐不成事。此間有孝廉衛弘，疎財仗義，其家巨富，若得相助，事可圖矣。』操置酒張筵，拜請衛弘到家，告曰：『今漢室無主，董卓專權，欺君害民，天下切齒。操欲力扶社稷，恨力不足，公乃忠義之士，敢求相助。』衛弘曰：『吾有是心久矣，恨未遇英雄耳。既孟德有大志，願將家資相助。』操大喜，於是先發矯詔，馳報各道，然後召集義兵，豎起招兵白旗一面，上書『忠義』二字。不數日間，應募之士如雨，駢集。

一日，有一個陽平衛國人姓樂，名進，字文謙，來投曹操。又有一個山陽鉅鹿人姓李，名典，字曼成，也來投曹操。操皆留爲帳前吏。又有沛國譙人夏侯惇，字元讓，乃夏侯嬰之後，自小習鎗棒，年十四從師學武，有人辱罵其師，

惇殺之，逃於外方，聞知曹操起兵，與其族弟夏侯淵，兩個各引壯士千人來會。此二人本操之弟兄，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過房與曹家，因此是同族。不數日，曹氏兄弟曹仁、曹洪，各引兵千餘來助。曹仁字子孝，曹洪字子廉，二人兵馬熟嫻，武藝精通，操大喜，於村中調練軍馬，衛弘盡出家財，置辦衣甲旗旛。四方送糧食者，不計其數。時袁紹得操矯詔，乃聚麾下文武，引兵三萬，離渤海來與曹操會盟。操作檄文以達諸郡，各鎮諸侯皆起兵相應。

第一鎮後將軍南陽太守袁術，第二鎮冀州刺史韓馥，第三鎮豫州刺史孔仲，第四鎮兗州刺史劉岱，第五鎮河內太守王匡，第六鎮陳留太守張邈，第七鎮東郡太守喬瑁，第八鎮山陽太守袁遺，第九鎮濟北相鮑信，第十鎮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鎮廣陵太守張超，第十二鎮徐州刺史陶謙，第十三鎮西涼太守馬騰，第十四鎮北平太守公孫瓚，第十五鎮上黨太守張楊，第十六鎮烏程侯長沙太守孫堅，第十七鎮祁鄉侯渤海太守袁紹。諸路軍馬多少不等——有三萬者，有一二萬者——各領文官武將，投洛陽來。

北平太守公孫瓚，統領精兵一萬五千，路經德州平原縣。正行之間，遙見桑樹叢中，一面黃旗，數騎來迎。瓚視之，乃劉玄德也。瓚問曰：「賢弟何故在此？」玄德曰：「舊日蒙兄保備爲平原縣令，今聞大軍過此，特來奉候，就請兄長入城歇馬。」瓚指關張而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此關羽、張飛，備結義兄弟也。」瓚曰：「乃同破黃巾賊者乎？」玄德曰：「皆此二人之力。」瓚曰：「今居何職？」玄德答曰：「關羽爲馬弓手，張飛爲步弓手。」瓚歎曰：「如此可謂埋沒英雄，今董卓作亂，天下諸侯共往誅之，賢弟可棄此卑官，一同討賊，力扶漢室，若何？」玄德曰：「願往。」張飛曰：「當時若容我殺了此賊，免有今日之事。」雲長曰：「事已至此，卽當收拾前去。」玄

德關張引數騎跟公孫瓚來。曹操接著衆諸侯亦陸續皆至，各自安營下寨，連接三百餘里。

操乃宰牛殺馬，大會諸侯，商議進兵之策。太守王匡曰：『今奉大義，必立盟主，衆聽約束，然後進兵。』操曰：『袁本初四世三公，門多故吏，漢朝名相之裔，可爲盟主。』紹再三推辭。衆皆曰：『非本初不可。』紹方應允。次日築台三層，遍列五方旗幟，上建白旄黃鉞，兵符將印，請紹登壇。紹整衣佩劍慨然而上，焚香再拜，讀盟辭畢，歃血。衆因其辭氣慷慨，皆涕泗橫流，歃血已罷，下壇。衆扶紹升帳而坐，兩行依爵位年齒分列坐定。操行酒數巡，言曰：『今日既立盟主，各聽調遣，同扶國家，勿以強弱計較。』袁紹曰：『紹雖不才，既承公等推爲盟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國有常刑，軍有紀律，各宜遵守，勿得違犯。』衆皆曰：『惟命是聽。』紹曰：『吾弟袁術總督糧草，應付諸營，無使有缺，更須一人爲先鋒，直抵汜水關挑戰，餘各據險要，以爲接應。』

長沙太守孫堅出曰：『堅願爲前部。』紹曰：『文臺勇烈，可當此任。』堅遂引本部人馬殺奔汜水關來。守關將士差流星馬往洛陽丞相府告急。董卓自專大權之後，每日飲宴，李儒接得告急文書，逕來稟卓。卓大驚，聚衆商議。溫侯呂布挺身出曰：『父親不慮關外諸侯，布視之如草芥，願提虎狼之師，盡斬其首懸於都門。』卓大喜曰：『吾有奉先高枕無憂矣。』言未絕，呂布背後一人高聲出曰：『割雞焉用牛刀？』不勞溫侯親往，吾斬衆諸侯首級，如探囊取物耳。』卓視之，其人身長九尺，虎體狼腰，豹頭猿臂，關西人也，姓華名雄。卓聞言大喜，加爲驍騎校尉，撥馬步軍五萬，同李肅、胡軫、趙岑，星夜赴關迎敵。

孫堅引四將直至關前。那四將：第一個，右北平士垠人，姓程，名普，字復謀，使一條鐵脊蛇矛；第二個，姓黃，名蓋，字公覆，零陵人也，使鐵鞭；第三個，姓韓，名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使一口大刀；第四個，姓祖，名茂，字大榮，吳郡富春人也，使雙刀。孫堅披爛銀鎧，裹赤幘，橫古錠刀，騎花鬃馬，指關上而罵曰：『助惡匹夫，何不早降！』華雄副

將胡軫引兵五千出關迎戰。程普飛馬挺矛，直取胡軫。鬪不數合，程普刺中胡軫咽喉，死於馬下。堅揮軍直殺至關前，關上矢石如雨。孫堅引兵回至梁東屯住，使人於袁紹處報捷，就於袁術處催糧，或說術曰：『孫堅乃江東猛虎，若打破洛陽，殺了董卓，正是除狼而得虎也。今不與糧，彼軍必散。』術聽之，不發糧草。孫堅軍缺食，軍中自亂，細作報上關來。李肅爲華雄謀曰：『今夜我引一軍從小路下關，襲孫堅寨後，將軍攻其前寨，堅可擒矣。』雄從之，傳令軍士飽餐，乘夜下關。

是夜月白風清，到堅寨時已是半夜，鼓譟直進。堅慌忙披掛上馬，正遇華雄兩馬相交，鬪不數合，後面李肅軍到，竟令軍放起火來。軍亂竄，衆將各自混戰，止有祖茂跟定孫堅突圍而走。背後華雄追來，堅取箭連放兩箭，皆被華雄躲過。再放第三箭時，因用力太猛，拽折了鵠畫弓，只得棄弓，縱馬而奔。祖茂曰：『主公頭上赤幘射日，爲賊所認識，可脫幘與某戴之。』堅就脫幘換祖茂盔分兩路而走。華雄只望赤幘者追趕，堅乃從小路得脫。祖茂被華雄追急，將赤幘掛於人家燒不盡的庭柱上，卻入樹林潛躲。華雄軍於月下遙見赤幘，四面圍定，不敢近前，用箭射之，方知是計，遂向前取了赤幘。祖茂於林後殺出，揮雙刀欲劈華雄。雄大喝一聲，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殺至天明，雄方引軍上關。程普、黃蓋、韓當都來尋見孫堅，再收拾軍馬屯黎。堅爲折了祖茂，傷感不已，星夜遣人報知袁紹。紹大驚曰：『不意孫文臺敗於華雄之手。』便聚衆諸侯商議。衆人都到，只有公孫瓚後至。紹請入帳列坐。紹曰：『前日鮑將軍之弟不遵調遣，擅自進兵，殺身喪命，折了許多軍士。今者孫文臺又敗於華雄，挫我銳氣，爲之奈何？』諸侯並皆不語。紹舉目遍視，見公孫瓚背後立着三人，容貌異常，都在那裏冷笑。紹問曰：『公孫太守背後何人？』瓚呼玄德出曰：『此吾自幼同舍兄弟，平原人劉備是也。』曹操曰：『莫非破黃巾 劉玄德乎？』瓚曰：『然。』卽令劉玄德拜見。瓚將玄德功勞，並其出身細說一遍。紹曰：『既是漢室宗派，取坐來。』命坐。備遜謝。紹曰：『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玄德乃坐於末位。關張叉手侍立於後。

忽探子報來：『華雄引鐵騎下關，用長竿挑着孫太守赤幘，來寨前大罵搦戰。』紹曰：『誰敢去戰？』袁術背後轉出驍將俞涉曰：『小將願往。』紹喜，便着俞涉出馬。即時報來：『俞涉與華雄不三合，被華雄斬了。』衆大驚。太守韓馥曰：『吾有上將潘鳳，可斬華雄。』紹急令出戰。潘鳳手提大斧上馬，去不多時，飛馬來報：『潘鳳又被華雄斬了。』衆皆失色。紹曰：『可惜！吾上將顏良、文醜，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懼華雄！』言未畢，階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獻於帳下！』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鬚長二尺，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聲如巨鐘，立於帳前。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羽也。』紹問現居何職，瓚曰：『跟隨劉玄德充馬弓手。』帳中袁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侯無大將耶！』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責之未遲。』袁紹曰：『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所笑。』操曰：『此人儀表不俗，華雄安知他是弓手？』關公曰：『如不勝，請斬某頭。』操教釀熱酒一杯，與關公飲了上馬。關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衆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衆皆失驚。正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

曹操大喜，只見玄德背後轉出張飛，高聲大叫：『俺哥哥斬了華雄，不就這裏殺入關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時！』袁術大怒，喝曰：『俺大臣尙自謙讓，量一縣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揚威，都與趕出帳去！』曹操曰：『得功者賞，何計貴賤乎？』袁術曰：『既然公等只重一縣令，我當告退。』操曰：『豈可因一言而誤大事耶？』命公孫瓚且帶玄德、關張回寨，衆官皆散。曹操暗使人齎牛酒撫慰三人。

華雄手下敗軍，報上關來。李肅慌忙寫告急文書，申聞董卓。卓急聚李儒、呂布等商議。儒曰：『今失了上將華雄，賊勢浩大。袁紹爲盟主，紹、叔袁、隗現爲太傅，尙或裏應外合，深爲不便，可先除之。請丞相親領大軍，分撥剿滅。』

卓然其說，喚李惟郭汜，領兵五百圍住太傅袁隗家，不分老幼，盡皆誅絕。先將袁隗首級去關前號令。卓遂起兵二十萬，分爲兩路而來。一路先令李惟郭汜引兵五萬，把住汜水關，不要廝殺。卓自將十五萬同李儒呂布樊稠張濟等守虎牢關。這關離洛陽五十里。軍馬到關，卓令呂布領三萬大軍去關前紮住大寨。卓自在關上屯住。

流星馬探聽得，報入袁紹。大寨裏來。紹聚衆商議。操曰：「董卓屯兵虎牢關，截俺諸侯中路，今可勒兵一半迎敵。」紹乃分王匡喬瑁鮑信袁遺孔融張楊陶謙公孫瓚八路諸侯，往虎牢關迎敵。操引軍往來救應。八路諸侯各自起兵。河內太守王匡引兵先到。呂布帶鐵騎三千飛奔來迎。王匡將軍馬列成陣勢，勒馬向旗下看時，見呂布出陣，頭帶三叉束髮紫金冠，體挂西川紅錦百花袍，身披獸面吞頭連環鎧，腰繫勒甲玲瓏獅蠻帶，弓箭隨身，手持畫戟，坐下嘶風赤兔馬。果然是人中呂布，馬中赤兔。王匡回頭問曰：「誰敢出戰？」後面一將縱馬挺鎗而出。匡視之，乃河內名將方悅。兩馬相交，無五合，被呂布一戟刺於馬下，挺戟直衝過來。匡軍大敗，四散奔走。布東西衝殺，如入無人之境。幸得喬瑁袁遺兩軍皆至，來救王匡。呂布方退。三路諸侯各折了些人馬，退三十里下寨。隨後五路軍馬都至，一處商議。言呂布英雄，無人可敵。正慮間，小校報來，呂布搦戰。八路諸侯一齊上馬，軍分八隊，佈在高崗，遙望呂布一簇軍馬，繡旗招颭，先來衝陣。上黨太守張楊部將穆順出馬挺鎗迎戰，被呂布手起一戟，刺於馬下。衆大驚。北海太守孔融部將武安國使鐵鎗飛馬而出。呂布揮戟拍馬來迎。戰到十餘合，一戟砍斷安國手腕，棄鎗於地而走。八路軍兵齊出，救了武安國。呂布退回去了。

衆諸侯回寨商議。曹操曰：「呂布英雄無敵，可會八路諸侯共議良策。若擒了呂布，董卓易誅。」正議間，呂布復引兵搦戰。八路諸侯齊出。公孫瓚揮擲親戰呂布。戰不數合，瓚敗走。呂布縱赤兔馬趕來。那馬日行千里，飛走如風。看看趕上，布舉畫戟望瓚後心便刺。傍邊一將圓睜環眼，倒豎虎鬚，挺丈八蛇矛，飛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張飛在此！」呂布見了，棄了公孫瓚，便戰張飛。飛抖擻精神，酣戰呂布。連至二十餘合，不分勝負。雲長

見了，把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來夾攻呂布。三匹馬丁字兒廝殺。戰到三十合，戰不倒呂布。劉玄德掣雙股劍，驟黃鬃馬，斜刺裏也來助戰。這三個圍住呂布，轉燈兒般廝殺。八路人馬，都看得呆了。呂布架隔遮攔，不定，看者玄德面上，虛刺一戟，玄德急閃。呂布蕩開陣角，倒拖畫戟，飛馬便回。三個那裏肯捨，拍馬趕來，八路軍兵，喊聲大震，一齊掩殺。呂布軍馬，望關上奔走。玄德、關張，隨後趕來。三人直趕呂布到關下，看見關上面風飄動，青羅傘蓋，張飛大叫：「此必董卓追呂布有甚強處，不如先拿董賊，便是斬草除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關上矢石如雨，不得進而回。

八路諸侯，同請玄德、關張、黃忠，使人去袁紹寨中報捷。紹移檄孫堅，令其進兵。堅引程普、黃蓋，至袁術寨中相見。堅以杖畫地曰：「董卓與我，本無縫隙。今我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來決死戰者，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而將軍卻聽讒言，不發糧草，致堅敗績，將軍何安？」術惶恐無言，命斬進讒之人，以謝孫堅。

董卓問計於李儒。儒曰：「溫侯新敗，兵無戰心，不若引兵回洛陽，遷帝於長安，方可無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實不悟。」遂引呂布星夜回洛陽，聚文武於朝堂，商議遷都。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來諫。卓大怒曰：「我始初聽你兩個保用袁紹，今紹已反，是汝等一黨！」叱武士推出都門斬首。遂下令遷都限來日便行。李儒曰：「今錢糧缺少，洛陽富戶極多，可藉沒入官，但是袁紹等門下殺其宗黨，而抄其家貲，必得巨萬。」卓卽差鐵騎五千，徧行捉拿洛陽富戶，共數千家，插旗頭上，大書「反臣逆黨」，盡斬於城外，取其金寶、李傕、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又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卓臨行，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並放火燒宗廟宮府。南北兩宮，火燄相接。洛陽宮庭盡爲焦土。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后妃陵寢，取其金寶。軍士乘勢掘官民墳塚，殆盡。董卓裝載金珠緞疋好物數千餘。

車，劫了天子並后妃等，竟望長安去了。

卓將趙岑，見卓已棄洛陽而去，便獻了汜水關。孫堅驅兵先入，玄德關張殺入虎牢關，諸侯各引軍入。

孫堅飛奔洛陽，遙見火燄冲天，黑烟鋪地，二三百里，並無雞犬人烟；先發兵救滅了火，令衆諸侯各於荒地上屯住軍馬。曹操來見袁紹曰：『今董卓西去，正可乘勢追襲，本初按兵不動，何也？』紹曰：『諸侯疲困，進恐無益。』操曰：『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公何疑而不進？』衆諸侯皆言：『不可輕動。』操大怒曰：『豎子不足與謀！』遂自引兵萬餘，領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李典、樂進、星夜來趕董卓。

董卓行至滎陽地方，太守徐榮出接。李儒曰：『丞相新棄洛陽，防有追兵，可教徐榮伏軍滎陽城外山塢之旁；若有兵追來，可竟放過，待我這裏殺敗，然後截住掩殺，令後來者不敢復追。』卓從其計，又令呂布引精兵斷後。布正行間，曹操一軍趕上。呂布大笑曰：『不出李儒所料也！』將軍馬攏開，曹操出馬，大叫：『逆賊劫遷天子，流徙百姓，將欲何往？』呂布罵曰：『背主懦夫，何得妄言！』夏侯惇挺鎗躍馬，直取呂布，戰不數合，李儒引一軍從左邊殺來，操急令夏侯淵迎敵。右邊喊聲又起，郭汜引軍殺到，操急令曹仁迎敵。三路軍馬，勢不可當。夏侯惇抵敵呂布不住，飛馬回陣。布引鐵騎掩殺，操軍大敗，回望滎陽而走。走至一荒山脚下，時約二更，月明如晝，方纔聚集殘兵。正欲埋鍋造飯，只聽得四圍喊聲，徐榮伏兵盡出。曹操慌忙策馬，奪路奔逃。正遇徐榮，轉身便走。榮搭上箭，射中操肩膊。操帶箭逃命，蹣跚過山坡。兩個軍士伏於草中，見操馬來，二鎗齊發，操馬中鎗而倒，操翻身落馬，被二卒擒住。只見一將飛馬而來，揮刀砍死兩個步軍，下馬救起曹操。操視之，乃曹洪也。操曰：『吾死於此矣，賢弟可速去！』洪曰：『公急上馬，洪願步行。』操曰：『賊兵趕上，汝將奈何？』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操曰：

『吾若再生，汝之力也。』操上馬，洪脫去衣甲，拖刀跟馬而走。約走至四更餘，只見前面一條大河，阻住去路，後面喊聲漸近。操曰：『命已至此，不得復活矣！』洪急扶操下馬，脫去袍鎧，負操渡水。纔過彼岸，追兵已到，隔水放箭，操帶水而走。比及天明，又走三十里餘，土崗下少歇，忽然喊聲起處，一彪人馬趕來，卻是徐榮從上流渡河來追。操正慌急間，只見夏侯惇、夏侯淵引十數騎飛至，大喝：『徐榮無傷吾主！』徐榮便奔夏侯惇、惇挺鎗來迎。交馬數合，惇刺徐榮於馬下，殺散餘兵。隨後曹仁、李典、樂進各引兵尋到，見了曹操，憂喜交集，聚集殘兵五百餘人，同回河內。

衆諸侯分屯洛陽。孫堅救滅宮中餘火，屯兵城內，設帳於建章殿基上。堅令軍士掃除宮殿瓦礫，凡董卓所掘陵寢，盡皆掩閉。於太廟基上，草創殿屋三間，請衆諸侯立列聖神位，宰太牢祀之。祭畢，皆散。堅歸寨中，是夜星月交輝，乃按劍露坐，忽有軍士來報曰：『衆人在殿南井中打水，撈起一婦人屍首。』堅便往看，見屍尙未爛，宮樣裝束，項下帶一錦囊，取開看時，內有硃紅小匣，用金鎖鎖着。啓視之，乃一玉璽，方圓四寸，上鐫五龍交紐，旁缺一角，以黃金鑲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堅得璽，乃問程普曰：『此傳國璽也。此玉是昔日卞和於荆山之下，見鳳凰棲於石上，載而進之，楚文王解之，果得玉。秦二十六年，令玉工琢爲璽，李斯篆此八字於其上。後來子嬰將玉璽獻於漢高祖，後至王莽篡逆，孝元皇太后將璽打王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金鑲之。光武得此寶於宜陽，傳位至今。近聞十常侍作亂，劫少帝出北郊，回宮失此寶。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處不可久留，宜速回江東，別圖大事。』堅曰：『汝言正合吾意。明日便當託疾辭歸。』商議已定，密諭軍士勿得洩漏。誰想數中一軍，是袁紹鄉人，欲假此爲進身之計，連夜偷出營寨，來報袁紹。紹與之賞賜，暗留軍中。次日，孫堅來辭袁紹曰：『堅抱小疾，欲歸長沙，特來別公。』紹笑曰：『吾知公疾乃害傳國璽耳。』堅失色曰：『此言何來？』

紹曰：『今與兵討賊，爲國除害。玉璽乃朝廷之寶，公既獲得，當對衆留於盟主處，俟誅了董卓，復歸朝廷，今匿之而去，意欲何爲？』堅曰：『玉璽何由在吾處？』紹曰：『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堅曰：『吾本無之，何強相逼？』衆曰：『作速取下，免自生禍。』堅指天爲誓曰：『吾若果得此寶，私自藏匿，異日不得善終，死於刀箭之下。』衆諸侯曰：『文臺如此說誓，想必無之。』紹喚軍士出曰：『打撈之時，有此人否？』堅大怒，拔所佩之劍，要斬那軍士。紹亦拔劍曰：『汝斬軍人，乃欺我也。』紹背後顏良、文醜皆拔劍出鞘。堅背後程普、黃蓋、韓當亦掣刀在手。衆諸侯一齊勸住。堅隨卽上馬，拔寨離洛陽而去。紹大怒，遂寫書一封，差心腹人連夜往荊州，送與刺史劉表，教就路上截住奪之。

次日，人報曹操追董卓，戰於滎陽，大敗而回。紹令人接至寨中，會衆置酒，與操解悶。飲宴間，操歎曰：『吾始與大義爲國除賊，諸公既仗義而來，操之初意，欲煩本初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固守成皋，據廩倉，塞轅轅，大谷，制其險要，公路率南陽之軍，駐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深溝高壘，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遲疑不進，大失天下之望，操竊恥之。』紹等無言可對。旣而席散，操見紹等各懷異心，料不能成事，自引軍投揚州去了。公孫瓚謂玄德關張曰：『袁紹無能爲也，久必有變。吾等且歸。』遂拔寨北行。至平原，令玄德爲平原相，自去守地養軍。兗州太守劉岱，問東郡太守喬瑁借糧，瑁推辭不與。岱引軍突入瑁營，殺死喬瑁，盡降其衆。袁紹見衆人各自分散，就領兵拔寨離洛陽，抄關東去了。

第四 江河鼎沸

荊州刺史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乃漢室宗親，幼好結納，與名士七人為友，時號「江夏八俊」。那七人：汝南陳翔，字仲麟；同郡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渤海范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同郡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劉表與此七人為友，有延平人 蒯良、蒯越，襄陽人 蔡瑁，為輔。當時看了袁紹書，隨令蒯越、蔡瑁引兵一萬來截孫堅。

堅軍方到，蒯越將陣擺開，當先出馬。孫堅問曰：「蒯英，度何故引兵截吾去路？」越曰：「汝既為漢臣，如何私匿傳國之寶，可速留下，放汝歸去！」堅大怒，命黃蓋出戰。蔡瑁舞刀來迎，鬪到數合，蓋揮鞭打瑁，正中護心鏡。瑁撥回馬走，孫堅乘勢殺過界口，山背後金鼓齊鳴，乃劉表親自引軍來到。孫堅就馬上施禮曰：「景升，何故信袁紹之書，相迫邯鄲？」表曰：「汝匿傳國璽，將欲反耶？」堅曰：「吾若有此物，死於刀箭之下。」表曰：「汝若要我聽信，將隨軍行李，任我搜看。」堅怒曰：「汝有何力，敢小覷我！」方欲交兵，劉表便退。堅縱馬趕去，兩山後伏兵齊出，背後蔡瑁、蒯越趕來，將孫堅困在垓心。虧得程普、黃蓋、韓當三將死救得脫，折兵大半，奪路引兵回江東。自此孫堅與劉表結怨。

袁紹屯兵河內，缺少糧草。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以資軍用。謀士逢紀說紹曰：「大丈夫縱橫天下，何待人送糧為食？冀州乃糧錢廣盛之地，將軍何不取之？」紹曰：「未有良策。」紀曰：「可暗使人馳書與公孫瓚，令進兵。」

取冀州，約以夾攻。瓚必興兵。韓馥無謀之輩，必請將軍領州事，就中取事，唾手可得。紹大喜，即發書到瓚處。瓚得書，見說共攻冀州，平分其地，大喜，即日興兵。紹卻使人密報韓馥，馥慌聚辛、諶、辛評、二謀士商議。諶曰：「公孫瓚將燕代之衆，長驅而來，其鋒不可當，兼有劉關、張助之難，以抵敵。今袁本初智勇過人，手下名將極多，將軍可請彼同治州事，彼必厚待將軍，無患公孫瓚矣。」韓馥即差別駕關、純去請袁紹。長史耿武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死。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引虎入羊羣也。」馥曰：「吾乃袁氏之故吏，才能又不如本初。古者擇賢者而讓之，諸君何嫉妒耶？」耿武歎曰：「冀州休矣！」於是棄職而去者三十餘人。獨耿武與關、純伏於城外，以待袁紹。數日後，紹引兵至，耿武關、純拔刀而出，欲刺殺紹。紹將顏良立斬耿武，文醜砍死關、純。紹入冀州，以馥爲奮威將軍，以田豐沮授許攸逢紀分掌州事，盡奪韓馥之權。馥懷悔無及，遂棄下家小，匹馬往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

公孫瓚知袁紹已據冀州，遣公弟孫越來見紹，欲分其地。紹曰：「可請汝兄自來，吾有商議。」越辭歸，行不到五十里，道旁閃出一彪軍馬，口稱：「我乃董卓相家將也！」亂箭射死公孫越。從人逃回見公孫瓚，報越已死。瓚大怒曰：「袁紹誘我起兵攻韓馥，他即就裏取事。今又詐董卓兵射死吾弟，此冤如何不報！」盡起本部兵，殺奔冀州來。

紹知瓚兵至，亦領軍出，二軍會於磐河之上。紹軍於磐河橋東，瓚軍於橋西。瓚立馬橋上，大呼曰：「背義之徒，何敢賣我？」紹亦策馬至橋邊，指瓚曰：「韓馥無才，願讓冀州於吾，與爾何干？」瓚曰：「昔日以汝爲忠義，推爲盟主，今之所爲，真狼心狗行之徒，有何面目立於世間？」袁紹大怒曰：「誰可擒之？」言未畢，文醜策馬挺鎗，直殺上橋。公孫瓚就橋邊與文醜交鋒，戰不到十餘合，瓚抵擋不住，敗陣而走。文醜乘勢追趕，瓚走入陣中。文醜飛

馬逕入中軍，往來衝突。瓚手下健將四員，一齊迎戰，被文醜一鎗，刺一將下馬，三將俱走。文醜直趕公孫瓚出陣，後瓚望山谷而逃。文醜驟馬厲聲大叫：「快下馬受降！」瓚弓箭盡落，頭盔墮地，披髮縱馬，奔轉山坡，其馬前失，瓚翻身落於坡下。文醜急捻鎗來刺，忽見草坡左側轉出一個少年將軍，飛馬挺鎗，直取文醜。公孫瓚爬上坡去，看那少年生得身長八尺，濃眉大眼，闊面重頤，威風凜凜，與文醜大戰五六十合，勝負未分。瓚部下救軍到，文醜撥回馬去了。那少年也不追趕。瓚忙下山坡，問那少年姓名，那少年欠身答曰：「某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本袁紹轄下之人。因見紹無忠君救民之心，故特棄彼而投麾下，不期於此處相見。」瓚大喜，遂同歸寨，整頓甲兵。

次日，瓚將軍馬分作左右兩隊，勢如羽翼。馬五千餘匹，大半皆是白馬。因公孫瓚曾與羌人戰，盡選白馬爲先鋒，號爲『白馬將軍』。羌人但見白馬便走，因此白馬極多。袁紹令顏良、文醜爲先鋒，各引弓弩手一千，亦分作左右兩隊。令在左者射公孫瓚右軍，在右者射公孫瓚左軍。再令麴義引八百弓手，步兵一萬五千，列於陣中。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於後接應。公孫瓚初得趙雲，不知心腹，令其另領一軍在後，遣大將嚴綱爲先鋒。瓚自領中軍，立馬橋上，傍豎大紅纛，金綫帥字旗於馬前。從辰時擂鼓，直至巳時，紹軍不進。麴義令弓手皆伏於遮箭牌下，只聽礮響發箭。嚴綱鼓譟呐喊，直取麴義。義軍見嚴綱兵來，都伏而不動。直到來得至近，一聲礮響，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網急待回，被麴義拍馬舞刀，砍於馬下。瓚軍大敗。左右兩軍欲來救應，都被顏良、文醜引弓弩手射住。紹軍並進，直殺到界橋邊。趙義馬到先斬執旗將，把繡旗砍倒。公孫瓚見砍倒繡旗，回馬下橋而走。趙義引軍直衝到後軍，正撞着趙雲挺鎗躍馬，直取趙義。戰不數合，一鎗刺趙義於馬下。趙雲一騎馬飛入紹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公孫瓚引軍殺回，紹軍大敗。

袁紹先使探馬看時，回報趨義斬將搴旗，追趕敗軍，因此不作準備，與田豐引着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弓箭手數十騎，乘馬出觀，呵呵大笑。『公孫瓚無能之輩！』正說之間，忽見趙雲衝到面前，弓箭手急待射時，雲連刺數人，衆軍皆走。後面瓚軍團圍團裹上來。田豐慌對紹曰：『主公且於空牆中躲避。』紹以兜鍪撲地大呼曰：『大丈夫願臨陣鬪死，豈可入牆而望活乎！』衆軍士齊心死戰，趙雲衝突不入。紹兵大隊掩至，顏良亦引軍來到，兩路并殺。趙雲保公孫瓚殺透重圍，回到界橋。紹驅兵大進，復趕過橋，落水死者不計其數。袁紹當先趕來，不到五里，只聽得山背後喊聲大起，閃出一彪人馬，爲首三員大將，乃是劉玄德、關雲長、張翼德，因在平原探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特來助戰。當下三匹馬，三般兵器，飛奔前來，直取袁紹。紹驚得魂飛天外，手中寶刀墜於馬下，忙撥馬而逃。衆人死救過橋。公孫瓚亦收軍歸寨。玄德關張動問畢，瓚曰：『若非玄德遠來救我，幾乎狼狽。』教與趙雲相見。玄德甚相敬愛，更有不捨之心。

袁紹輸了一陣，堅守不出。兩軍相拒月餘，有人來長安報知董卓。李儒對卓曰：『袁紹與公孫瓚，亦當今豪傑，今在磐河廝殺，宜假天子之詔，差人往和解之。』二人感德，必順太師矣。卓曰：『善。』次日便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琦、齋詔前去。二人來至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之外，再拜奉詔。次日二人至瓚營宣諭，瓚乃遣使致書於紹，互相講和，二人自回京復命。瓚即日班師，又表薦劉玄德爲平原相。玄德與趙雲分別，執手垂淚，不忍相離。雲歎曰：『某曩日誤認公孫瓚爲英雄，今觀所爲，亦袁紹等輩耳。』玄德曰：『公且屈身事之，相見有日。』洒淚而別。

袁術在許陽，聞袁紹新得冀州，遣使來求馬千匹。紹不與，術怒。自此兄弟不睦。遣使往荊州，問劉表借糧二十萬，表亦不與。術恨之，密遣人遺書於孫堅，使伐劉表。堅得書曰：『叵耐劉表，昔日斷吾歸路，今不乘時報恨，更待

何年？聚帳下程普、黃蓋、韓當等相議。程普曰：「袁術多詐，未可准信。」堅曰：「吾自欲報讎，豈望袁術之助乎？」便差黃蓋先來江邊，安排戰船，多裝軍器糧草，大船裝載戰馬，尅日興師。江中細作探知，來報劉表。表大驚，急聚文武將士商議。蒯良曰：「不必憂慮，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爲前驅，主公率荆襄之衆爲援，孫堅跨江涉湖而來，安能用武乎？」表然之，令黃祖設備，隨後便起大軍。

孫堅有四子，皆吳夫人所生：長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吳夫人之妹，卽爲孫堅次妻，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堅又過房俞氏一子，名詡，字公禮。堅有一弟名靜，字幼臺，堅隨行，靜引諸子列拜於馬前而諫曰：「今董卓專權，天子懦弱，海內大亂，各霸一方，江東稍寧，以一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願兄詳之。」堅曰：「弟勿多言，吾將縱橫天下，有讎豈可不報？」長子孫策曰：「如父親必欲往，兒願隨行。」堅許之，遂與策登舟，殺奔樊城。黃祖伏弓弩手於江邊，見船傍岸，亂箭俱發。堅令諸軍不可輕動，只伏於船中來往誘之。一連三日，船數十次傍岸，黃祖軍只顧放箭，箭已放盡。堅卻拔船上所得之箭，約十數萬。當日正值順風，堅令軍士一齊放箭，岸上支吾不住，只得退走。堅軍登岸，程普、黃蓋分兵兩路，直取黃祖營寨。背後韓當驅兵大進，三面夾攻，黃祖大敗，棄卻樊城，聚敗軍來見劉表，備言堅勢不可當。表慌請蒯良商議。良曰：「目今新敗，兵無戰心，只可深溝高壘，以避其鋒，卻潛令人求救於袁紹，此圍自可解也。」

劉表寫書，問誰敢突圍而出，健將呂公應聲願往。蒯良曰：「汝既敢去，可聽吾計，與汝軍馬五百，多帶能射者出陣去，卽奔峴山。他必引軍來趕，汝分一百人上山，尋石子準備，一百人執弓弩伏於林中。但有追兵到時，不可逕走，可盤旋曲折，引到埋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取勝，放起連珠號砲，城中便出接應。如無追兵，不可放砲，趨陣而去。今夜月不甚明，黃昏便可出城。」呂公領了計策，拴束軍馬，黃昏時分，密開東門，引兵出城。孫堅在帳中忽

聞喊聲，急引兵馬三十餘騎，出營來看。軍士報說：『有一彪人馬殺將出來，望峴山而去。』堅不會諸將，只引三十餘騎趕來。呂公已於山林叢雜去處，上下埋伏。堅馬快，單騎獨來，前軍不遠。堅大叫『休走！』呂公勒回馬來，戰孫堅。交馬只一合，呂公便走，閃入山路去。堅隨後趕入，卻不見呂公。堅方欲上山，忽然一聲鑼響，山上石子亂下，林中亂箭齊發。堅體中石箭，腦漿迸流，人馬皆死於峴山之內。壽止三十七歲。呂公截住三十騎，並皆殺盡，放起連珠號礮。城中黃祖、蒯越、蔡瑁，分頭引兵殺出江東諸軍大亂。黃蓋聽得喊聲震天，引水軍殺來，正迎着黃祖。戰不兩合，生擒黃祖。程普保着孫策，急待尋路，正遇呂公。程普縱馬向前，戰不到數合，一矛刺呂公於馬下。兩軍大戰，殺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自入城。孫策回到漢水，方知父親被亂箭射死，屍首已被劉表軍士扛抬入城去了。放聲大哭，衆軍俱號泣。策曰：『父屍在彼，安得回鄉？』黃蓋曰：『今活捉黃祖在此，得一人入城講和，將黃祖去換主公屍首。』言未畢，軍吏栢楷出曰：『某與劉表有舊，願入城爲使。』策許之。栢楷入城見劉表，具說其事。表曰：『文臺屍首，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可速放回黃祖，兩家各罷兵，再休侵犯。』栢楷拜謝欲行，階下蒯良出曰：『不可！不可！今孫堅已喪，其子皆幼，乘此虛弱之時，火速進軍，江東一鼓可得。若還屍罷兵，容其養成氣力，荆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祖在彼營中，安忍棄之？』良曰：『捨一無謀黃祖，而取江東，有何不可？』表曰：『我與黃祖心腹之交，捨之不義。』遂送栢楷回營，相約以孫堅尸換黃祖。

孫策迎接靈柩，罷戰回江東，葬父於曲阿之原。喪事已畢，引軍居江都，招賢納士，屈己待人，四方豪傑，漸漸投

第五 連環巧計

董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除卻一心腹之患也。』問：『其子年幾歲矣？』或答曰：『十七歲。』卓遂不以爲意，自此愈加驕橫，自號爲『尚父』。出入僭天子儀仗，封弟董旻爲左將軍，鄆侯姪董璜爲侍中，總領禁軍。董氏宗族，不問老幼，皆封列侯。離長安城三百五十里，別築鄠塢，役民夫三十五萬人築之，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長安，內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少年美女八百人實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積不知其數。舉家屬都住在內。卓往來長安，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候送於橫門外。卓嘗設帳於路，與公卿聚飲。一日，卓出橫門，百官皆送。卓留宴，適北地招安降卒數百人到。卓卽命於座前，或斷其手足，或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哀號之聲震天，百官戰慄失色。卓飲食談笑自若。又一日，卓於省臺大會百官，列坐兩行。酒至數巡，呂布逕入，向卓耳邊言不數句，卓笑曰：『原來如此。』命呂布於筵上揪司空張溫下堂。百官失色。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托張溫頭入獻。百官魂不附體。卓笑曰：『諸公勿驚。張溫結連袁術，欲圖害我。因使人寄書來，錯下在吾兒奉先處，故斬之。公等無故，不必驚畏。』衆官唯唯而散。

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後園，立於荼蘼架側，仰天垂淚。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歎。允潛步窺之，乃府中歌伎貂蟬也。其女自幼選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聽良久，喝曰：『賤人將有私情耶？』蟬驚跪曰：『賤妾安敢有私？』允曰：『無私何夜深長歎？』蟬曰：『容妾伸肺腑之言。』允曰：『汝勿隱匿，當實告我。』蟬曰：『妾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儂禮

相待，妾雖粉身碎骨，莫報萬一。近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又不敢問。今晚又見行坐不安，因此長歎，不想爲大人窺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允以杖擊地曰：「誰想漢天下卻在汝手中耶！隨我到書閣中來。」貂蟬跟允至閣中，允盡吐出婦妾，納貂蟬於坐，叩頭便拜。貂蟬驚伏於地曰：「大人何故如此？」允曰：「汝可憐漢天下生靈！」言訖，淚如泉湧。貂蟬曰：「適間賤妾會言，但有使命，萬死不辭。」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危，君臣有繫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賊臣董卓將欲篡位，朝中文武，無計可施。董卓有一義兒，姓呂，名布，驍勇異常，我觀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連環計，先將汝許嫁呂布，後獻與董卓。如於中取便，謀問他父子反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惡，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辭，望卽獻妾與彼，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洩漏，我滅門矣。」貂蟬曰：「大人勿憂，妾若不報大義，死於萬刃之下。」允拜謝。

次日將家藏明珠數顆，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頂，使人密送呂布。布大喜，親到王允宅致謝。允預備嘉餞，美饌，候呂布至，允出門迎迓，接入後堂，延之上坐。布曰：「呂布乃相府一將，司徒是朝廷大臣，何故錯敬？」允曰：「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有將軍耳。允非敬將軍之職，敬將軍之才也。」布大喜。允慇懃敬酒，口稱董太師并布之德，不絕。布大笑暢飲。允叱退左右，只留侍妾數人勸酒。酒至半酣，允曰：「喚孩兒來。」少頃，二青衣引貂蟬豔妝而出。布驚問何人。允曰：「小女貂蟬也。允蒙將軍錯愛，不異至親，故令其與將軍相見。」便命貂蟬與呂布把盞。貂蟬送酒與布，兩下眉來眼去。允佯醉曰：「孩兒，及將軍痛飲幾盃，吾一家全靠將軍哩。」布請貂蟬坐，貂蟬假意欲入。允曰：「將軍吾之至友，孩兒便坐何妨？」貂蟬便坐於允側。呂布目不轉睛的看。又飲數盃，允指蟬謂布曰：「吾欲將此女送與將軍爲妾，還肯納否？」布出席謝曰：「若得如此，布當效犬馬之報。」允曰：「早晚選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欣喜無限，頻以目視貂蟬。貂蟬亦以秋波送情。少頃席散，允曰：「本欲留將軍止宿，恐太師見疑。」布再三拜謝而去。

過了數日，允在朝堂見了董卓，趁呂布不在側，伏地拜請曰：「允欲屈太師車騎，到草舍赴宴，未審鈞意如何？」卓曰：「司徒見招，即當趨赴。」允拜謝歸家，水陸畢陳於前廳，正中設座，錦繡鋪地，內外各設幃幔。次日向午，董卓來到，允具朝服出迎，再拜起居。卓下車，左右持戟甲士百餘，簇護入堂，分列兩旁。允於堂下再拜，卓命扶上，賜坐於側。允曰：「太師盛德巍巍，伊周不能及也。」卓大喜，進酒作樂，允極其致敬。天晚酒酣，允請卓入後堂，卓叱退甲士，允捧觴稱賀曰：「允自幼頗習天文，夜觀乾象，漢家氣數已盡，太師功德，振於天下，若舜之受堯，禹之繼舜，正合天心人意。」卓曰：「安敢望此？」允曰：「自古『有道伐無道，無德讓有德』，豈過分乎？」卓笑曰：「若果天命歸我，司徒當爲元勳。」允拜謝堂中，點上畫燭，止留女使進酒供食。允曰：「教坊之樂，不足供奉，偶有家伎，敢使承應。」卓曰：「甚妙。」允教放下簾櫳，笙簧繚繞，簇擁貂蟬舞於簾外，舞罷，卓命近前。貂蟬轉入簾內，深深再拜。卓見貂蟬顏色美麗，便問：「此女何人？」允曰：「歌伎貂蟬也。」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蟬檀板低謳一曲。

卓稱賞不已。允命貂蟬把盞。卓擎盃問曰：「青春幾何？」貂蟬曰：「賤妾年方二八。」卓笑曰：「真神仙中人也。」允起曰：「允欲將此女獻上太師，未審肯容納否？」卓曰：「如此見惠，何以報德？」允曰：「此女得侍太師，其福不淺。」卓再三稱謝。允即命備氈車，先將貂蟬送到相府。卓亦起身告辭。允親送董卓直到相府，然後辭回。乘馬而行，不到半路，只見兩行紅燈照道，呂布騎馬執戟而來，正與王允撞見，便勒住馬，一把揪住衣襟，厲聲問曰：「司徒既以貂蟬許我，今又送與太師，何相戲耶？」允急止之曰：「此非說話處，且請到草舍去。」布同允到家，下馬入後堂，敘禮畢。允曰：「將軍何故怪老夫？」布曰：「有人報我，說你把氈車送貂蟬入相府，是何意故？」允曰：「將軍原來不知，昨日太師在朝堂中，對老夫說：『我有一事，明日要到你家。』允因此準備，等候太師。飲酒中間說：『我聞你有一女，名喚貂蟬，已許吾兒奉先。我恐你言未准，特來相求，并請一見。』老夫不敢有違，隨

引貂蟬出拜公公。太師曰：「今日良辰，吾即當取此女回去，配與奉先。」將軍試思，太師親臨，老夫焉敢推阻？布曰：「司徒少罪。布一時錯見，來日自當負荊。」允曰：「小女頗有妝奩，待過將軍府，我便當送至。」布謝去。

次日，呂布在府中打聽，絕不聞音耗。布逕入堂中，尋問諸侍妾。侍妾答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未起。」布大怒，潛入卓臥房後窺探。時貂蟬已起於窗下梳頭，忽見窗外池中見一人影，極長，大頭帶束髮冠，偷眼視之，正是呂布。貂蟬故蹙雙眉，做憂愁不樂之態，復以香羅頻拭眼淚。呂布窺視良久，乃出，少頃又入。卓已坐於中堂，見布來，問曰：「外面無事乎？」布曰：「無事。」侍立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竊望，見繡簾內一女子往來觀覷，微露半面，以目送情。布知是貂蟬，神魂飄蕩。卓見布如此光景，心中疑忌，曰：「奉先無事且退。」布快快而出。

董卓自納貂蟬後，爲色所迷，月餘不出理事。卓偶染小疾，貂蟬衣不解帶，曲意逢迎，卓心愈喜。呂布入內問安，正值卓睡。貂蟬於牀後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揮淚不止。布心如碎，卓朦朧雙目，見布注視牀後，目不轉睛，回身一看，見貂蟬立於牀後，卓大怒，叱布曰：「汝敢戲吾愛姬耶？」喚左右逐出。今後不許入堂。呂布怒恨而歸，路遇李儒，告知其故。儒急入見卓曰：「太師欲取天下，何故以小過見責溫侯？倘彼心變，大事去矣。」卓曰：「奈何？」儒曰：「來朝喚入，賜以金帛，好言慰之，自然無事。」卓依言。次日，使人喚布入堂，慰之曰：「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錯言傷汝，汝勿記心。」隨賜金十斤，帛二十四匹。布謝歸，然身雖在卓左右，心實繫念貂蟬。卓疾既愈，入朝議事。布執戟相隨，見卓與獻帝共談，便乘間提戟出內門，上馬逕投相府來，繫馬府前。提戟入後堂，尋見貂蟬。蟬曰：「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我。」布提戟逕往，立於亭下曲欄之旁。良久，見貂蟬分花拂柳而來，果然如月宮仙子，泣謂布曰：「我雖非王司徒親女，然待之如己出。自見將軍，許待箕帚，妾已生平願足；誰想太師起不良之心，將妾淫污，妾恨不即死，止因未與將軍一訣，故且忍辱偷生。今幸得見，妾願畢矣。此身已污，不得復事英雄，願死於君前，以明妾志。」言訖，手攀曲欄，望荷花池便跳。呂布慌忙抱住，泣曰：「我知汝心久

矣，只恨不能共語。」貂蟬手扯布曰：「妾今生不能與君爲妻，願相期於來世。」布曰：「我今生不能以汝爲妻，非英雄也。」蟬曰：「妾度日如年，願君憐而救之。」布曰：「我今偷空而來，恐老賊見疑，必當速去。」蟬牽其衣曰：「君如此懼怕老賊，妾身無見天日之期矣。」布立住曰：「容我徐圖良策。」語罷，提戟欲去。貂蟬曰：「妾在深閨，聞將軍之名如雷灌耳，以爲當世一人而已，誰想反受他人之制乎？」言訖，淚下如雨。布羞慚滿面，重復倚戟，回身攬抱貂蟬，用好言安慰。兩個偎偎倚倚，不忍相離。

董卓在殿上，回頭不見呂布，心中懷疑，連忙辭了獻帝，登車回府。見布馬繫於府前，問門吏，吏答曰：「溫侯入後堂去了。」卓叱退左右，逕入後堂中，尋覓不見，喚貂蟬，蟬亦不見，急問侍妾，侍妾曰：「貂蟬在後園看花。」卓尋入後園，正見呂布和貂蟬在鳳儀亭下共語，畫戟倚在一邊。卓怒，大喝一聲，布見卓至，大驚，回身便走。卓搶了畫戟，挺着趕來。呂布走得快，卓肥胖趕不上，擲戟刺布。布打戟落地，卓拾戟再趕，布已走遠。卓趕出園門，一人飛奔前來，與卓胸膛相撞，卓倒於地。那撞倒董卓的人，正是李儒。當下李儒扶起董卓，至書院中坐定。卓曰：「汝爲何來此？」儒曰：「儒適至府門，知太師怒入後園，尋問呂布，因急走來，正遇呂布奔出，云：『太師殺我！』儒慌趕入園中勸解，不意誤撞恩相，死罪，死罪。」卓曰：「叵耐逆賊戲吾愛姬，誓必殺之。」儒曰：「恩相差矣。昔楚襄王「絕纓」之會，不究戲愛姬之蔣雄，後爲秦兵所困，得其死力相救。今貂蟬不過一女子，而呂布乃太師心腹猛將也。太師若就此機會，以蟬賜布，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太師請自三思。」卓沉吟良久曰：「汝言亦是，我當賜之。」儒謝而出。

卓入後堂，喚貂蟬問曰：「汝何與呂布私通耶？」蟬泣曰：「妾在後園看花，呂布突至，妾方驚避，布曰：『我乃太師之子，何必相避？』提戟趕妾至鳳儀亭，妾見其心不良，恐爲所逼，欲投荷池自盡，卻被這廝抱住。正在生死

之間，得太師來，救了性命。董卓曰：『我今將汝賜與呂布，何如？』貂蟬大驚，哭曰：『妾身已事貴人，今忽欲下賜家奴，妾寧死不辱！』遂掣壁間寶劍，欲自刎。卓慌奪劍，擁抱曰：『吾戲汝。』貂蟬倒於卓懷，掩面大哭曰：『此必李儒之計也。』儒與布交厚，故設此計，卻不顧惜太師體面，而賤妾性命。妾當生噬其肉！』卓曰：『吾安忍捨汝耶？』蟬曰：『雖蒙太師憐愛，但恐此處不宜久居，必被呂布所害。』卓曰：『吾明日和你歸郿塢去，同受快樂，慎勿憂疑。』蟬方收淚拜謝。

次日，李儒入見曰：『今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卓曰：『布與我有父子之分，不便賜與。我只不究其罪，汝傳我意，以好言慰之可也。』儒曰：『太師不可爲婦人所惑。』卓變色曰：『汝之妻肯與呂布否？』貂蟬之事，再勿多言，言則必斬。』李儒出，仰天嘆曰：『吾等皆死於婦人之手矣！』

董卓卽日下令還郿塢，百官俱拜送。貂蟬在車上，遙見呂布於稠人之內，眼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如痛哭之狀。車已去遠，布緩轡於土崗之上，眼望車塵，歎惜痛恨。忽聞背後一人問曰：『溫侯何不從太師去，乃在此遙望而發歎？』布視之，乃司徒王允也。相見畢，允曰：『老夫日來因染微恙，閉門不出，故久未得與將軍一見。今日太師駕歸郿塢，只得扶病出送，卻喜得晤將軍，請問將軍爲何在此長歎？』布曰：『正爲公女耳。』允佯驚曰：『許多時尙未與將軍耶？』布曰：『老賊自寵幸久矣。』允佯大驚曰：『不信有此事！』布將前事一一告允，允仰面跌足，半晌不語。良久乃言曰：『不意太師作此禽獸之行。』因挽布手曰：『且到寒舍商議。』布隨允歸。允延入密室，置酒款待。布又將鳳儀亭相遇之事，細述一遍。允曰：『太師淫吾之女，奪將軍之妻，誠爲天下恥笑。非笑太師，笑允與將軍耳。然允老邁無能之輩，不足爲道；可惜將軍蓋世英雄，亦受此污辱也。』布怒氣冲天，拍案大叫。允急曰：『老夫失語，將軍息怒。』布曰：『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恥。』允急掩其口曰：『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間，豈能鬱鬱久居人下？』允曰：『以將軍之才，誠非董卓所可限制。』布曰：

「吾欲殺此老賊，奈是父子之情，恐惹後人議論。」允微笑曰：「將軍自姓呂，太師自姓董，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奮然曰：「非司徒言，布幾自誤。」允見其意已決，便說之曰：「將軍若扶漢室，乃忠臣也，青史傳名，流芳百世；將軍若助董卓，乃反臣也，載之史筆，遺臭萬年。」布避席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疑。」允曰：「但恐事或不成，反招大禍。」布拔帶刀，刺臂出血爲誓。允跪謝曰：「漢祀不斬，皆出將軍之賜也。切勿洩漏，臨期有計，自當相報。」布慨諾而去。

允卽請僕射士孫瑞、司隸校尉黃琬商議。瑞曰：「方今主上有疾新愈，可遣一能言之人往郿塢請卓議事，一面以天子密詔付呂布，使伏甲兵於朝門之內，引卓入誅之，此上策也。」琬曰：「何人敢去？」瑞曰：「呂布同郡騎都尉李肅，以董卓不遷其官，甚是懷怨。若令此人去，卓必不疑。」允曰：「善。」請呂布共議。布曰：「昔日勸吾殺丁建陽，亦此人也。今若不去，吾先斬之。」使人密請肅至。布曰：「昔日公說布使殺丁建陽而投董卓，今卓上欺天子，下虐生靈，罪與貫盈，人神共憤。公可傳天子詔往郿塢，宣卓入朝，伏兵誅之，力扶漢室，共作忠臣。尊意若何？」肅曰：「我亦欲除此賊久矣，恨無同心者耳。今將軍若此，是天賜也。」肅豈敢有二心？遂折箭爲誓。允曰：「公若能幹此事，何患不得顯官？」

次日，李肅引十數騎，前到郿塢。人報天子有詔，卓教喚入。李肅入拜。卓曰：「天子有何詔？」肅曰：「天子病體新痊，欲會文武於未央殿，議將禪位於太師，故有此詔。」卓曰：「王允之意若何？」肅曰：「王司徒已命人築一受禪臺，只等主公到來。」卓大喜，便命心腹將李傕、郭汜、張濟、樊稠四人，領飛熊軍三千守郿塢，自己卽日排駕回京。顧謂李肅曰：「吾爲帝，汝當爲執金吾。」肅拜謝稱臣。卓入辭其母。母時年九十餘矣，問曰：「吾兒何往？」卓曰：「現將往受漢禪，母親早晚爲太后也。」遂辭母而行。臨行謂貂蟬曰：「吾爲天子，當立汝爲貴妃。」貂蟬已明知就裏，假作歡喜拜謝。卓出塢，上車，前遮後擁，望長安來。既至城外，百官俱出迎接。只有李儒抱病在家，不

能出迎。卓進至相府，呂布入賀。卓曰：『吾登九五，汝當總督天下兵馬。』布拜謝，就帳前歇宿。

次日侵晨，董卓擺列儀仗，入朝。羣臣各具朝服，迎謁於道。李肅手執寶劍扶車而行。到北掖門，軍兵盡擋在門外，獨有御車二十餘人同入。董卓遙見王允等各執寶劍立於殿門，驚問肅曰：『持劍是何意？』肅不應。推車直入。王允大呼曰：『反賊至此，武士何在？』兩旁轉出百餘人，持戟挺槊刺之。卓鎧甲不入，傷膺墮車，大呼曰：『吾兒奉先何在？』呂布從車後厲聲出曰：『有詔討賊！』一戟直刺咽喉。李肅早割頭在手。呂布左手持戟，右手懷中取詔，大呼曰：『奉詔討賊！』董卓其餘不問，將吏皆呼萬歲。

當下呂布大呼曰：『助董卓爲虐者，皆李儒也，誰可擒之？』李肅應聲願往。忽聽朝門外發喊，人報李儒家奴已將李儒綁縛來獻。王允命縛赴市曹斬之。又將董卓尸首，號令通衢。卓尸肥胖，看尸軍士以火置其臍中爲燈，膏油滿地。百姓過者，莫不手擲其頭，足踐其尸。王允又命呂布同皇甫嵩、李肅領兵五萬至郿塢，抄藉董卓家產人口。

李傕、郭汜、張濟、樊稠、聞董卓已死，呂布將至，便引了飛熊軍，連夜奔涼州去了。呂布至郿塢，先取了貂蟬、皇甫嵩命將塢中所藏良家子女，盡行釋放。但係董卓親屬，不分老幼，悉皆誅戮。卓弟董旻與董璜皆斬首號令，收藉塢中所蓄黃金數十萬，白金數百萬，綺羅珠寶器皿糧食不計其數。回報王允，允乃大犒軍士，設宴於都堂，召集衆官，酌酒稱慶。

急報李傕、郭汜、張濟、樊稠逃居陝西，使人至長安上表求救。王允曰：『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天下，獨不赦此四人。』使者回報李傕、郭汜曰：『求救不得，各自逃生可也。』謀士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縛君矣。不如誘集陝人，并本部軍馬，殺入長安，與董卓報讎。事濟，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勝，走亦未遲。』

權等然其說，遂流言於西涼州曰：『王允將欲洗蕩此方之人矣。』行官皆驚惶，乃復揚言曰：『徒死無益，能從我反乎？』衆皆願從。於是聚衆十餘萬，分作四路，殺奔長安來。路逢董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引軍五千人，欲去與丈人報讎。李傕便與合兵，使爲前驅。四人陸續進發。王允聽知西涼兵來，與呂布商議。布曰：『司徒放心，量此鼠輩，何足數也。』遂引李肅將兵出敵。肅當先迎戰，正與牛輔相遇，大殺一陣。牛輔抵敵不過，敗陣而去。不想是夜二更，牛輔乘肅不備，竟來劫寨。肅軍亂竄，敗走三十餘里，折軍大半，來見呂布。布大怒曰：『如何挫吾銳氣！』遂斬李肅，懸頭軍門。

次日，呂布進兵與牛輔對敵。量牛輔如何敵得呂布，仍復大敗而走。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曰：『呂布饒勇，萬不能敵；不如瞞了李傕等四人，暗藏金珠，親隨三五人棄軍而去。』胡赤兒應允。是夜收拾金珠，棄營而走，隨行者三四人。將渡一河，赤兒欲謀取金珠，竟殺死牛輔，將頭來獻呂布。布問起情由，從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輔，奪其金寶。』布怒，即將赤兒誅殺。領軍前進，正迎着李傕軍馬。呂布不等他列陣，便挺戟躍馬，麾軍直衝過來。傕軍不能抵當，退走五十餘里，依山下寨，請郭汜、張濟、樊稠共議曰：『呂布雖勇，然而無謀，不足爲慮。我引軍守住谷口，每日誘他廝殺。郭將軍可領軍抄擊其後，效彭越、撓楚之法，鳴金進兵，擂鼓收兵。張濟、二公卻分兵兩路，逕取長安。彼首尾不能救應，必然大敗。』衆用其計。

呂布勒兵到山下，李傕引軍搦戰。布忿怒衝殺過去，傕退走上山。山上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忽報郭汜在陣後殺來，布急回戰。只聞鼓聲大震，汜軍已退。布方欲收軍，鑼聲響處，傕軍又來。未及對敵，背後郭汜又引軍殺到。及至呂布來時，卻又擂鼓收軍去了。激呂布怒氣填胸，一連如此幾日，欲戰不得，欲止不得。正在惱怒，忽然飛馬報來，說張濟、樊稠兩路軍馬，竟犯長安京城危急。布急領軍回，背後李傕、郭汜殺來。布無心戀戰，只顧奔走，折了

好些人馬。比及到長安城下，賊兵雲屯雨集，圍定城池，布軍與戰不利。軍士畏呂布暴厲，多有降賊者，布心甚憂。數日之後，董卓餘黨李蒙、王方在城中爲賊內應，偷開城門，四路賊軍遂一齊擁入。呂布左衝右突，攔擋不住，引數百騎往青瑣門外，呼王允曰：『勢急矣！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別圖良策。』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得安國家，吾之愿也。若不獲已，則允奉身以死，臨難苟免，吾不爲也。爲我謝關東諸公，努力以國家爲念。』呂布再三相勸，王允只是不肯去。不一時，各門火燄冲天，呂布只得棄卻家小，引百餘騎飛奔出關，投袁術去了。

李郭、催汜縱兵大掠。太常卿种拂、太僕魯膺、大鴻臚周免、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皆死於國難。賊兵圍繞內庭，至急。侍臣請天子上宣平門止亂。李催等望見黃蓋，約住軍士口，呼萬歲獻帝倚樓問曰：『卿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意欲何爲？』李催、郭汜仰面奏曰：『董太師乃陛下社稷之臣，無端被王允謀殺，臣等特來報讎，非造反。但見王允，臣便退去。』王允時在帝側，聞知此言，奏曰：『臣本爲社稷計，時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以誤國家。』臣請下見二賊。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門樓上跳下樓去，大呼曰：『王允在此！』李催、郭汜拔劍叱曰：『董太師何罪而見殺？』允曰：『董賊之罪，彌天巨地，不可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賀，汝獨不聞乎？』催汜曰：『太師有罪，我等何罪，不肯相赦？』王允大罵：『逆賊何必多言！我王允今日有死而已！』二賊手起，把王允殺於樓下。

衆賊殺了王允，一面又差人將王允宗族老幼，盡行殺害。士民無不下淚。當下李催、郭汜尋思曰：『既到這裏，不殺天子謀大事，更待何時？』便持劍大呼，殺入內來。張濟、樊稠諫曰：『不可。今日若便殺之，恐衆人不服，不如仍舊奉之爲主，賺諸侯入關，先去其羽翼，然後殺之，天下可圖也。』李郭二賊從其言，按住兵器。帝在樓上宣諭曰：『王允既誅，軍馬何故不退？』李催、郭汜曰：『臣等有功王室，未蒙賜爵，故不敢退軍。』帝曰：『卿欲封何爵？』李郭、張樊四人各自寫職銜獻上，勒要加此官品。帝只得從之，封李催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鉞。

郭汜爲後將軍，假節鉞，同秉朝政；樊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領兵屯弘農。其餘李蒙、王方等，各爲校尉，然後謝恩，領兵出城。又下令追尋董卓屍首，獲得些零碎皮骨，以香木雕成形體，安湊停當，大設祭祀。用王者衣衾棺槨，選擇吉日，遷葬郿塢。後李傕因樊稠不忠於己，誅之，將樊稠軍撥與張濟管領。張濟自回弘農去了。

第六 曹操興師

時青州黃巾又起，聚衆數十萬，頭目不等，劫掠良民。太僕朱雋保舉一人，可破羣賊。李傕郭汜問是何人。朱雋曰：『要破山東羣賊，非曹孟德不可。』李傕曰：『孟德今在何處？』雋曰：『見爲東郡太守，廣有軍兵。若命此人討賊，賊可尅日而破也。』李傕大喜，星夜草詔，差人齎往東郡，命曹操與濟北相鮑信一同破賊。操領了聖旨，會合鮑信，一同與兵擊賊於壽陽。鮑信殺入重地，爲賊所害。操追趕賊兵，直到濟北，降者數萬。操即用賊爲前驅，兵馬到處，無不降順。不過百餘日，招安到降兵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操擇精銳者號爲「青州兵」，其餘盡令歸農。操自此威名日重。捷書報到長安，朝廷加曹操爲鎮東將軍。

操在兗州招賢納士，有叔姪二人來投曹操。乃潁州潁陰人，姓荀，名彧，字文若，荀昆之子也。舊事袁紹，今棄紹投操。操與語大悅曰：『此吾之子房也。』遂以爲行軍司馬。其姪荀攸，字公達，海內名士，曾拜黃門侍郎，後棄官歸鄉，今與其叔同投曹操。操以爲行軍教授。荀彧曰：『某聞兗州有一賢士，今此人不知何在。』操問是誰。彧曰：『乃東郡東阿人，姓程，名昱，字仲德。』操曰：『吾亦聞名久矣。』遂遣人於鄉中尋問，訪得他在山中讀書。操拜請之。程昱來見曹操，大喜。昱謂荀彧曰：『某孤陋寡聞，不足當公之薦。公之鄉人姓郭，名嘉，字奉孝，乃當今賢士，何不羅而致之？』彧猛省曰：『吾幾忘卻。』遂啓操徵聘郭嘉到兗州，共論天下之事。郭嘉薦光武嫡派子孫，淮南成德人，姓劉，名曄，字子陽。曄卽聘曄至。曄又薦二人：一個是山陽昌邑人，姓滿，名寵，字伯寧；一個是武城人，姓呂，名虔，字子恪。曹操亦素知這兩個名譽，就聘爲軍中從事。滿寵、呂虔共薦一人，乃陳留平邱人，姓毛，名玝，字孝

先曹操亦聘爲從事。又有一將引軍數百人來投曹操。乃泰山鉅平人，姓于，名禁，字文則。操見其人弓馬熟嫻，武藝出衆，命爲點軍司馬。

一日夏候惇引一大漢來見，操問何人。惇曰：「此乃陳留人，姓名韋，勇力過人，舊跟張邈，與帳下人不和，手殺數十人，逃竄山中。惇出射獵，見韋逐虎過澗，因收於軍中。今特薦之於公。」操曰：「吾觀此人容貌魁梧，必有勇力。」惇曰：「他曾爲友報讎殺人，提頭直出鬧市，數百人不敢近。只今所使兩枝鐵戟，重八千斤，挾之上馬，運使如飛。」操卽令韋試之。韋挾戟驟馬，往來馳騁，忽見帳下大旗爲風所吹，岌岌欲倒，衆軍士挾持不定。韋下馬，喝退衆軍，一手執定旗桿立於風中，巍然不動。操曰：「此古之惡來也。」遂命爲帳前都尉，解身上錦襖及駿馬雕鞍賜之。

自是曹操作下文有謀臣，武有勇將，威鎮山東。乃遣泰山太守應劭，往琅琊郡取父曹嵩。嵩自陳留避難，隱居琅琊。當日接了書信，便與弟曹德及一家老小四十餘人，帶從者百餘人，車百餘輛，逕望兗州而來。道經徐州太守陶謙，字恭祖，爲人溫厚純篤，向欲結納曹操，正無其由。知操父經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大設筵宴，款待兩日。曹嵩要行，陶謙親送出郭，特差都尉張闔將部兵五百護送。

曹嵩率家小行到華費，時夏末秋初，大雨驟至，只得投一古寺歇宿。寺僧接入，嵩安頓家小，命張闔將軍馬屯於兩廊，衆軍衣裝都被雨打溼，同聲嗟怨。張闔喚手下頭目於靜處商議曰：「我們本是黃巾餘黨，勉強降順，陶謙未有好處，如今曹家輜重車輛無數，你們欲得富貴不難，只就今夜三更，大家砍將入去，把曹嵩一家殺了，取了財物，同往山中落草。此計如何？」衆皆應允。

是夜風雨未息，曹嵩正坐，忽聞四壁喊聲大舉。曹德提劍出看，就被擄死。曹嵩忙引一妾奔入方丈後，欲越牆而走。妾肥胖不能出，嵩慌急，與妾躲於廁中，被亂軍所殺。應劭死命逃脫，投袁紹去了。張闔殺盡曹嵩全家，取了

財物，放火燒寺，與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

當下應劭部下有逃命的軍士，報與曹操。操聞之，哭倒於地。衆人救起。操切齒曰：『陶謙縱兵殺吾父，此讎不共戴天！吾今悉起大軍，洗蕩徐州，方雪吾恨！』遂留荀彧、程昱領軍三萬，守鄆城、范縣、東阿三縣，其餘盡殺奔徐州來。夏侯惇于禁、典韋爲先鋒，操令但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戮，以雪父讎。當有九江太守邊讓，與陶謙交厚，聞知徐州有難，自引兵五千來救。操聞之大怒，使夏侯惇於路截殺之。

操大軍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陶謙在徐州，聞曹操起軍報讎，殺戮百姓，仰天慟哭曰：『我獲罪於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急聚衆官商議。曹豹曰：『曹兵既至，豈可束手待死？某願助使君破之。』陶謙只得引兵出迎，遠望曹軍如鋪霜湧雪，中軍豎起白旗二面，大書『報讎雪恨』四字。軍馬列成陣勢，曹操縱馬出陣，身穿縞素，揚鞭大罵。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欠身施禮曰：『謙本欲結好明公，故託張闔護送，不想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干陶謙之故，望明公察之。』操大罵曰：『老匹夫殺吾父，尙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夏侯惇應聲而出。陶謙慌走入城。夏侯惇趕來，曹豹挺鎗躍馬，前來迎敵。兩馬相交，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兩軍皆亂，各自收兵。陶謙入城，與衆計議曰：『曹兵勢大難敵，吾當自縛往操營，任其剖割，以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言未絕，一人進前而言曰：『府君久鎮徐州，人民感恩。今曹兵雖衆，未能即破我城。府君與百姓堅守勿出，某雖不才，願施小策，教曹操死無葬身之地。』衆人大驚，視之，乃東海胸縣人，姓糜，名竺，字子仲。時爲別駕從事。當日獻計曰：『某願請往北海郡，求孔融起兵救援，更得一人往青州田楷處求救。若二處兵馬齊來，操必退兵矣。』謙從之，遂寫書二封，問帳下誰人敢去青州求救。一人應聲願往。衆視之，乃廣陵人，姓陳，名登，字元龍。陶謙先打發陳元龍往青州去訖，然後命糜竺齎書赴北海，自己率衆守城，以備攻擊。

北海孔融，字文舉，魯國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孫，泰山都尉孔宙之子。自小聰明，年十歲時，往謁河南尹李膺。膺人難之，融曰：『我係李相通家。』及入見，膺問曰：『汝祖與吾祖何親？』融曰：『昔孔子曾問禮於老子，融與君豈非累世通家？』膺大奇之。少頃，大中大夫陳煒至，膺指融曰：『此奇童也。』煒曰：『小時聰明，大時未必聰明。』融卽應聲曰：『如君所言，幼時必聰明者。』煒等皆笑曰：『此子長成，必當代之偉器也。』自此得名。後爲中郎將，累遷北海太守，極好賓客。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之愿也。』在北海六年，甚得民心。

當日正與客坐，人報徐州糜竺至。融請入見，問其來意。竺出陶謙書言：『曹操攻圍急，望明公垂救。』融曰：『吾與陶恭祖交厚，子仲又親到此，如何不去？只是曹孟德與我無讎，當先遣人送書解和。如其不從，然後起兵。』竺曰：『曹操倚重兵威，決不肯和。』融教一面點兵，一面差人送書。正商議間，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羣寇數萬，殺奔前來。孔融大驚，急點本部人馬，出城與賊迎戰。管亥出馬曰：『吾知北海糧廣，可借一萬石，卽便退兵。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留。』孔融叱曰：『吾乃大漢之臣，守大漢之地，豈有糧米與賊耶？』管亥大怒，拍馬舞刀，直取孔融。融將宗寶挺鎗出馬，戰不數合，被管亥一刀，砍宗寶於馬下。孔融兵大亂，奔入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圍城，孔融心中鬱悶，糜竺懷愁，更不可言。

次日，孔融登城遙望，賊勢浩大，倍添憂惱。忽見城外一人挺鎗躍馬，殺入賊陣，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直到城下大叫：『開門！』孔融不識其人，不敢開門。賊衆趕到河邊，那人回身連搦十數人下馬，賊衆倒退，融急命開門引入。其人下馬棄鎗，逕到城上，拜見孔融。融問其姓名，對曰：『某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子義。老母重蒙恩顧，某昨自遼東回家省親，知賊寇城，老母說：『屢受府君深恩，汝當往救。』某故單馬而來。』孔融大喜。原來孔融與太史慈雖未識面，卻曉得他是個英雄，因他遠出，有老母住在離城二十里之外，融常使人遣以粟帛，母感孔融，故特使慈來救。

當下孔融重待太史慈，贈與衣甲鞍馬。慈曰：『某願借精兵一千，出城殺賊。』融曰：『君雖英雄，然賊勢甚盛，不可輕出。』慈曰：『老母感君厚德，特遣慈來，如不能解圍，慈亦無顏見母矣。願決一死戰。』融曰：『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若請得他來相救，此圍自解，只無人可使耳。』慈曰：『府君修書某當急往。』融喜，修書付慈。慈攔甲上馬，腰帶弓矢，手持鐵鎗，飽食嚴裝，城門開處，一騎飛出。近河賊將率衆來戰，慈連擄死數人，透圍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料必是請救兵的，便自引數百騎趕來，八面圍定。慈倚住鎗，拈弓搭箭，八面射之，無不應弦落馬，賊衆不敢來追。太史慈得脫，星夜投平原來見劉玄德，施禮罷，具言孔北海被圍求救之事，呈上書札。玄德看畢，問慈曰：『足下何人？』慈曰：『某太史慈，東海之鄙人也。與孔融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氣誼相投，有分憂共患之意。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告，危在旦夕。聞君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故特令某冒鋒突圍，前來求救。』玄德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乃同雲長翼德點精兵三千，往北海郡進發。

管亥望見救軍來到，親自引兵迎敵。因見玄德兵少，不以爲意。玄德與關張太史慈立馬陣前，管亥忿怒直出，太史慈卻待上前，雲長早出，直取管亥。兩馬相交，衆軍大喊，數十合之間，青龍刀起，劈管亥於馬下。太史慈、張飛、兩騎齊出，雙鎗並舉，殺入賊陣，玄德驅兵掩殺。城上孔融望見太史慈與關張趕殺賊衆，如虎入羊羣，縱橫莫當，便驅兵出城，兩下夾攻，大敗羣賊，降者無數，餘黨潰散。

孔融迎接玄德入城，敘禮畢，大設筵宴慶賀，又引糜竺來見玄德，具言張闔殺曹嵩之事。今曹操縱兵大掠，圍住徐州，特來求救。玄德曰：『陶恭祖乃仁人君子，不意受此無辜之冤。』孔融曰：『公乃漢室宗親，今曹操殘害百姓，倚強欺弱，何不與融同往救之？』玄德曰：『備非敢推辭，奈兵微將寡，恐難輕動。』孔融曰：『融之欲救陶恭祖，雖因舊誼，亦爲大義，公豈獨無仗義之心耶？』玄德曰：『既如此，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借三五百人馬，隨後便來。』融曰：『公切勿失信。』玄德曰：『公以備爲何如人也？』聖人云：『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劉備借得軍，或借不得軍，必然親至。」孔融應允，教糜竺先回徐州去報，融便收拾起程。

太史慈拜謝曰：「慈奉命前來相助，今幸無虞，有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有書來喚，不敢不去，容圖再見。」融以金帛相酬，慈不肯受而歸。其母見之，喜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遂遣慈往揚州去了。

玄德離北海來見公孫瓚，具說欲救徐州之事。瓚曰：「曹操與君無讎，何苦替人出力？」玄德曰：「備已許人，不敢失信。」瓚曰：「我借與君馬步軍二千。」玄德曰：「更望借趙子龍一行。」瓚許之。玄德遂與關、張引本部三千人爲前部，子龍引二千隨後，往徐州來。

時糜竺回報陶謙，言北海又請得劉玄德來助，陳元龍也回報青州田楷欣然領兵來救，陶謙心安。原來孔融田楷兩路軍馬，懼怕曹兵勢猛，遠遠依山下寨，未敢輕進。曹操見兩路軍到，亦分了軍勢，不敢向前攻城。

劉玄德軍到，見孔融，融曰：「曹兵勢大，操又善於用計，未可輕戰。且觀其動靜，然後進兵。」玄德曰：「但恐城中無糧，難以久持。備令雲長子龍領軍四千，在公部下相助，備與張飛殺奔曹營，逕投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融大喜，會合田楷爲犄角之勢，雲長子龍領兵兩邊接應。是日玄德張飛引一千人馬殺入曹兵寨邊。正行之間，寨內一聲鼓響，馬軍步軍如潮似浪，擁將出來，當頭一員大將，乃是由于禁，勒馬大叫：「何處狂徒往那裏去？」張飛見了，更不打話，直取于禁。兩馬相交，戰到數合，玄德掣雙股劍，麾兵大進，于禁敗走。張飛當前追殺，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見紅旗白字，大書「平原劉玄德」，陶謙急令開門。玄德入城，陶謙接着，共到府衙，禮畢，設宴相待。一壁勞軍，陶謙見玄德儀表軒昂，語言豁達，心中大喜，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讓與玄德。玄德愕然曰：「公何意也？」謙曰：「今天下擾亂，王綱不振，公乃漢室宗親，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年邁，無能，情願將徐州相讓，公勿推辭。謙當自寫表文，申奏朝廷。」玄德離席再拜曰：「劉備雖漢朝苗裔，功微德薄，爲平原相，猶恐不稱職，今爲大義，故來

相助；公出此言，莫非疑劉備有吞併之心耶？若舉此念，皇天不佑。」謙曰：「此老夫之實情也。」再三相讓，玄德那裏肯受。糜竺進曰：「今兵臨城下，且當商議退敵之策，待事平之日，再當相讓可也。」玄德曰：「備當遣書於曹操，勸令解和，操若不從，斷殺未遲。」於是傳檄二寨，且按兵不動，遣人齎書以達曹操。勸操撤徐州之兵，以救國難。

曹操看書，大罵：「劉備何人，敢以書來勸我！且中間有譏諷之意。」命斬來使，一面竭力攻城。郭嘉諫曰：「劉備遠來救援，先禮後兵，主公當用好言答之，以慢備心，然後進兵攻城，城可破也。」操從其言，款留來使，候發回書。正商議間，忽流星馬飛報：「禍事！」操問其故，報說呂布自遭李郭之亂，逃出武關，去投袁術。術怪呂布反覆不定，拒而不納，投袁紹，紹納之，與布共破張燕於常山。布自以爲得志，傲慢袁紹，手下將士，紹欲殺之，布乃去投張楊，楊納之。時龐舒在長安城中，私藏呂布妻小，送還呂布。李傕郭汜知之，遂斬龐舒，寫書與張楊，教殺呂布。布因棄張楊，去投張邈。恰好張邈弟張超，引陳宮來見張邈。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君以千里之衆，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曹操征東，兖州空虛，而呂布乃當世勇士，君與之共取兖州，伯業可圖也。」張邈大喜，便令呂布襲破兖州，隨據濮陽。止有鄆城、東阿、范縣三處，被荀彧程昱設計死守得全，其餘俱破。曹仁屢戰，皆不能勝，特此告急。操聞報，大驚曰：「兖州有失，使吾家可歸矣，不可不亟圖之！」郭嘉曰：「主公正好賣個人情，與劉備退軍去復兖州。」操然之，卽時答書與劉備，拔寨退兵。

來使回徐州，入城見陶謙，呈上書札，言曹兵已退。謙大喜，差人請孔融、田楷、雲長、子龍等赴城大會。飲宴既畢，謙延玄德於上座，拱手對衆曰：「老夫年邁，三子不才，不堪國家重任。劉公乃帝室之胄，德高才廣，可領徐州。老夫情願乞閒養病。」玄德曰：「孔文學令備來救徐州，爲義也；今無端據而有之，天下將以備爲無義人矣。」糜

竺曰：『今漢室凌遲，海宇顛覆，樹功立業，正在此時。徐州殷富，戶口百萬。劉使君領此，不可辭也。』玄德曰：『此事決不敢應命。』陳登曰：『陶府君多病，不能視事，明公勿辭。』玄德曰：『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近在壽春，何不以州讓之？』孔融曰：『袁公路塚中枯骨，何足挂齒。今日之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玄德堅執不肯，陶謙泣下曰：『君若捨我而去，我死不瞑目矣。』雲長曰：『既承陶公相讓，兄且權領州事。』張飛曰：『又不是我強要他的州郡，他好意相讓，何必苦苦推辭？』玄德曰：『汝等欲陷我於不義耶？』陶謙推讓再三，玄德只是不受。陶謙曰：『如玄德不肯從，此間近邑名曰小沛，足可屯軍，請玄德暫駐軍此邑，以保徐州，何如？』衆皆勸玄
德留小沛，玄德從之。陶謙勞軍已畢，趙雲辭去，玄德執手揮淚而別。孔融田楷亦各相別，引軍自回。玄德與關張引本部軍來至小沛，修葺城垣，撫諭居民。

第七 濮陽縱火

曹操回軍，曹仁接着，言呂布勢大，更有陳宮爲輔，兗州濮陽已失，其鄆城東阿范縣三處，賴荀彧程昱二人設計相連，死守城郭。操曰：『吾料呂布有勇無謀，不足慮也。』教且安營下寨，再作商議。呂布知曹操回兵，已過滕縣，召副將薛蘭李封曰：『吾欲用汝二人久矣，汝可引軍一萬，堅守兗州。』親自率兵前去破曹。二人應諾。陳宮急入見曰：『將軍棄兗州，欲何往乎？』布曰：『吾欲屯兵濮陽，以成鼎足之勢。』宮曰：『差矣。薛蘭必守兗州不住。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險，可伏精兵萬人在彼。曹兵聞失兗州，必然倍道而進，待其過半，一擊可擒也。』布曰：『吾屯濮陽，別有良謀，汝豈知之？』遂不用陳宮之言，而用薛蘭守兗州而行。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郭嘉曰：『且不可進，恐此處有伏兵。』曹操笑曰：『呂布無謀之輩，故教薛蘭守兗州，自往濮陽，安得此處有埋伏耶？』教曹仁領一軍圍兗州，自進兵濮陽，速攻呂布。陳宮聞曹兵至近，乃獻計曰：『今曹兵遠來疲困，利在速戰，不可養成氣力。』布曰：『吾匹馬縱橫天下，何愁曹操待其下寨，吾自擒之。』

曹操兵近濮陽，下住寨脚。次日引衆將出，陳兵於野。操立馬於門旗下，遙望呂布兵到，陣圓處，呂布當先出馬；兩邊排開八員健將：第一個雁門馬邑人，姓張，名遼，字文遠；第二個泰山華陰人，姓臧，名霸，字宣高。兩將又各引六員健將：郝萌、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布軍五萬，鼓聲大震。操指呂布而言曰：『吾與汝自來無讎，何得奪吾州郡？』布曰：『漢家城池，諸人有分，偏爾合得。』便叫臧霸出馬搦戰。曹軍內樂進出迎，兩馬相交，雙鎗齊舉，戰

到三十餘合，勝負不分。夏侯惇拍馬，便出助戰。呂布陣上，張遼截住廝殺。惱得呂布性起，挺戟驟馬，衝出陣來。夏侯惇樂進，皆走。呂布掩殺曹軍大敗，退三四十里。布自收軍。曹操輸了一陣，回寨與諸將商議。于禁曰：「某今日上山觀望，濮陽之西，呂布有一寨，約無多軍。今夜彼將謂我軍敗走，必不準備，可引兵擊之，若得寨，布軍必懼。此爲上策。」操從其言，帶曹洪、李典、毛玠、呂虔、于禁、典章六將，選馬步二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

黃昏至西寨，四面突入。寨兵不能抵擋，四散奔走。曹操奪了寨，將及四更，忽報高順軍到，殺將入來。曹操自引軍馬來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明，正西鼓聲大震，人報呂布自引救軍來了。操棄寨而走。背後高順、魏續、侯成趕來，當頭呂布親自引軍來到。于禁樂進，雙戰呂布，不住操望北而行。山後一彪軍出，左有張遼，右有臧霸，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走。忽又喊聲大震，一彪軍至，郝萌、曹性、成廉、宋憲四將攔住去路。衆將死戰，操當先衝陣。忽梆子響處，箭如驟雨射將來。操不能前進，無計可脫，大叫：「誰人救我！」馬軍隊裏一將踊出，乃典章也。手挺雙鐵戟，大叫：「主公勿憂！」飛身下馬，插住雙短戟，取戟十數枝，挾在手中，顧從人曰：「賊來十步，乃呼我！」遂放開脚步，冒箭前行。布軍數十騎追至，從人大叫曰：「十步矣！」章曰：「五步乃呼我！」從人又曰：「五步矣！」章乃飛戟刺之一戟，一人墜馬，並無虛發，立殺十數人。衆皆奔走。章復飛身上馬，挺一雙大鐵戟，衝殺入去。郝曹宋侯四將不能抵擋，各自逃去。典章殺散敵軍，救出曹操，衆將隨後也到，尋路歸寨。看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馬提戟趕來，大叫：「操賊休走！」此時人困馬乏，大家面面相覷，各欲逃生。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乃夏侯惇引軍來救援，截住呂布大戰。鬪到黃昏時分，大雨如注，各自引軍分散。操回寨，重賞典章，加爲領軍都尉。

呂布到寨，與陳宮商議。宮曰：「濮陽城中有富戶田氏，家僮千百，爲一郡之巨室，可令彼密使人往操寨中下

書言呂溫侯殘暴不仁，民心大怨，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高順在城內，可連夜進兵，我爲內應。操若來，誘之入城，四門放火，外設伏兵。曹操雖有經天緯地之才，到此安能得脫也！呂布從其計，密諭田氏使人逕到操寨。操因新敗，正在躊躇，忽報田氏人到，呈上密書云：『呂布已往黎陽，城中空虛，萬望速來，當爲內應。城上插白旗，大書「義」字，便是暗號。』操大喜曰：『天使吾得濮陽也！』重賞來人，一面收拾起兵，劉曄曰：『布雖無謀，陳宮多計，只恐其中有詐，不可不防。』明公欲去，當分三軍爲三隊，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可。』

操從其言，分軍三隊，來至濮陽城下。操先往觀之，見城上遍豎旗旛，西門角上，有一「義」字白旗，心中暗喜。是日午牌，城門開處，兩員將引軍出戰。前軍侯成，後軍高順。操即使典韋出馬，直取侯成，侯成抵敵不過，回馬望城中走。韋趕到弔橋邊，高順亦攔擋不住，都退入城中去了。內有數軍人乘勢混過陣來見操，說是田氏之使，呈上密書約云：『今夜初更時分，城上鳴鑼爲號，便可進兵。某當獻門。』操撥夏侯惇引軍在左，曹洪引軍在右，自己引夏侯淵、李典、樂進典、韋四將率兵入城。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操喝曰：『我自不往，誰肯向前！』遂當先領兵入城。

時約初更，月光未上，只聽得西門上吹竽聲，喊聲忽起，門上火把燎亂，城門大開，弔橋放落。曹操爭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見一人。操知是計，忙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聲炮響，四門烈火轟天而起，金鼓齊鳴，喊聲如江翻海湧。東巷內轉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夾攻掩殺。操走北門，道旁轉出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侯成攔住。典韋怒目咬牙，衝殺出去。高順、侯成，倒走出城。典韋殺到弔橋，回頭不見了曹操，翻身復殺入城來，門下撞着李典。典韋問：『主公何在？』典曰：『吾亦尋不見。』韋曰：『汝在城外催救兵，我入去尋主公。』李典去了。典韋殺入城中，尋覓不見，再殺出城河邊，撞着樂進曰：『主公何在？』韋曰：『我往復兩遭，尋覓不見。』進曰：『同殺入去救主。』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炮滾下，樂進馬不能入，典韋冒煙突火，又殺入去，到

曹操見典韋殺出去了，四下裏人馬截來，不得出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而來。操以手掩面加鞭，縱馬竟過。呂布從後拍馬趕來，將戟於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騎黃馬者是也。」呂布聽說，棄了曹操，縱馬向前追趕。曹操撥轉馬頭，望東門而走，正逢典韋擁護曹操，殺條血路，到城門邊，火焰甚盛，城上推下柴草，遍地是火。韋用戟撥開飛馬，冒烟突火先出，曹操隨後亦出。方到門道邊，城門上崩下一條火梁來，正打着曹操戰馬後膊，那馬撲地倒了。操用手托梁，推放地上，手臂鬚髮盡被燒傷。典韋回馬來救，恰好夏侯淵亦到。兩個同救起曹操，突火而出。操乘淵馬，典韋殺條大路而走。直混戰到天明，操方回寨。衆將拜伏問安，操仰面笑曰：「誤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嘉曰：「計可速發。」操曰：「今只將計就計。詐言我被火傷，火毒攻發，五更已經身死，布必引兵來攻。我伏兵於馬陵山中，候其兵半渡而擊之，布可擒矣。」嘉曰：「真良策也。」於是令軍士挂孝發喪，詐言操死。

早有人來漢陽告呂布，說曹操被火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布隨點起軍馬，殺奔馬陵山來，將到操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呂布死戰得脫，折了好些人馬，敗回漢陽，堅守不出。是年蝗蟲忽起，食盡禾稻。關東一境，每穀一斛，直錢五十貫，人民相食。曹操因軍中糧盡，引兵回鄆城暫住。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因此二處權且罷兵。

陶謙在徐州，時年已六十三歲，忽然染病，看看沈重，請糜竺、陳登議事。竺曰：「曹兵之去，止爲呂布襲兗州故也。今因歲荒，罷兵來春必至矣。府君兩番欲讓位與劉玄德，時府君尙強健，故玄德不肯受；今病已沈重，正可就此而與之，玄德不肯辭矣。」謙大喜，使人來小沛，請劉玄德商議軍務。玄德引關、張，帶數十騎到徐州。陶謙教

請入臥內。玄德問安畢，謙曰：「請玄德公來，不爲別事，止因老夫病已危篤，朝夕難保，萬望明公可憐漢家城池爲重，受取徐州牌印，老夫死亦瞑目矣。」玄德曰：「君有二子，何不傳之？」謙曰：「長子商，次子應，其才皆不堪此任。老夫死後，猶望明公教誨，切勿令掌州事。」玄德曰：「備一身安能當此大任？」謙曰：「某舉一人，可爲公輔。係北海人，姓孫，名乾，字公祐。此人可使爲從事。」又謂糜竺曰：「劉公當世人傑，汝當善事之。」玄德終是推託。陶謙以手指心而死。衆軍舉哀畢，卽捧牌印交送玄德，玄德固辭。次日，徐州百姓擁擠府前拜哭曰：「劉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關張二公亦再三相勸，玄德乃許權領徐州事，使孫乾、糜竺爲輔，陳登爲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出榜安民。一面安排喪事，玄德與大小軍士盡皆挂孝，大設祭奠，祭畢葬於黃河之源。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

操在鄆城知陶謙已死，劉玄德領徐州救，大怒曰：「我讎未報，汝不費半箭之功，坐得徐州，吾必先殺劉備，後戮謙屍，以雪先君之怨。」卽傳號令，越日起兵去打徐州。荀彧入諫曰：「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呂布乘虛寇之，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得，明公安所歸乎？不如東略陳地，使軍就食汝南、潁州，黃巾餘黨何儀、黃劭等，劫州掠郡，多有金帛糧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糧，以養三軍，朝廷喜，百姓悅，乃順天之事也。」操喜從之。乃留夏侯惇、曹仁守鄆城等處，自引兵先略陳地，次及汝潁。大破黃巾，擒黃劭，何儀勢孤，引數百騎奔走葛陵。正行走之間，山背後撞出一軍，爲頭一個壯士，身長八尺，腰大十圍，手提大刀，截住去路。何儀挺鎗出迎，只一合，被那壯士活挾過去。餘衆着忙，皆下馬受縛，被壯士盡驅入葛陵塢中。

時典韋追襲何儀到葛陵，壯士引軍迎住。典韋曰：「汝亦黃巾賊耶？」壯士曰：「黃巾數百騎盡被我擒到場內。」韋曰：「何不獻出？」壯士曰：「你若贏得手中寶刀，我便獻出。」韋大怒，挺雙戟向前來戰。兩個從辰至午，不分勝負，各自少歇。不一時，那壯士又出搦戰，典韋亦出直戰到黃昏，各因馬乏暫止。典韋手下軍士飛報曹操

操大驚，忙引衆將來看。

次日，壯士又出搦戰。操見其人威風凜凜，心中暗喜，分付典韋，今日且詐敗。韋領命出戰，戰到三十合，敗走回陣。壯士趕到陣門中，弓弩射回。操急引軍退五里，密使人掘下陷坑，暗伏鈎手。次日，再令典韋引百餘騎出。壯士笑曰：『敗將何敢復來！』便縱騎接戰。典韋略戰數合，便回馬走。壯士只願望前趕來，不隄防連人帶馬都落於陷坑之內，被鈎手縛來見曹操。操下帳叱退軍士，親解其縛，急取衣服之，命坐，問其鄉貫姓名。壯士曰：『我乃譙國譙縣人也。姓許，名褚，字仲康，向遭寇亂，聚宗族數百人，築堅壁於塢中，以禦之。一日寇至，吾令衆人多取石子準備，吾親自飛石擊之，無不中者，寇乃退去。又一日寇至塢中無糧，遂與賊和約以耕牛換米。米已送到，賊驅牛至塢外，牛皆奔走回還，被我雙手掣二牛尾，倒行百餘步，賊大驚，不敢取牛而走。因此保守此處無事。』操曰：『吾聞大名久矣，還肯降否？』褚曰：『固所願也。』遂招引宗族數百人俱降。操拜許褚爲都尉，賞勞甚厚。隨將何儀、黃劭、斬訖、汝穎悉平。

曹操班師，曹仁、夏侯惇接見，言近日細作報說，兖州薛蘭、李封軍士皆出擄掠，城邑空虛，可引得勝之兵攻之。一鼓可下。操遂引軍逕奔兖州。薛蘭、李封出其不意，只得引兵出城迎戰。許褚曰：『吾願取此二人，以爲贄見之禮。』操大喜，遂令出戰。李封使畫戟，向前來迎。交馬兩合，許褚斬李封於馬下。薛蘭急走回陣，弔橋邊李典攔住。薛蘭不敢回城，引軍投鉅野而去。被呂虔飛馬趕來，一箭射於馬下，軍皆潰散。曹操復得兖州。

程昱便請進兵取濮陽。操令典韋、許褚爲先鋒，夏侯惇、夏侯淵爲左軍，李典、樂進爲右軍，操自領中軍。于禁、呂虔爲後。合兵至濮陽，呂布欲自將出迎。陳宮諫曰：『不可出戰。待衆將聚會後方可。』呂布曰：『吾怕誰來？』遂不聽宮言，引兵出陣橫戟大罵。許褚使出鬪二十合，不分勝負。操曰：『呂布非一人可勝。』便差典韋助戰。兩將夾攻，左邊夏侯惇、夏侯淵，右邊李典、樂進齊到，六員將共攻呂布。布遮攔不住，撥馬回城。城上田氏見布敗回，急令

人拽起吊橋，布大叫『開門！』田氏曰：『吾已降曹將軍矣。』布大罵，引軍奔定陶而去。陳宮急開東門，保護呂布老小出城。操遂得濮陽，怨田氏舊日之罪。劉曄曰：『呂布乃猛虜也，今日困乏，不可少容。』操令劉曄等守濮陽，自己引軍趕至定陶。時呂布與張邈、張超盡在城中，高順、張遼、臧霸、侯成、巡海打糧未回。操軍至定陶，連日不戰，引軍退四十里下寨。正值濟郡麥熟，操即令軍割麥爲食，細作報知呂布，布引軍趕來。將近操寨，見左邊一望林木茂盛，恐有伏兵而回。操知布軍回去，乃謂諸人曰：『布疑林中有伏兵耳，可多插旌旗於林中，以疑之。』寨西一帶，長堤無水，可盡伏精兵。明日呂布必來燒林，堤中軍斷其後，布可擒矣。於是止留鼓手五十人於寨中，擂鼓將村中擄來男女在寨內喊，精兵多伏堤中。

次日呂布引大軍來，遙見林中有旗，驅兵大進，四面放火，竟無一人；欲投寨中，卻聞鼓聲大震。正是疑惑不定，忽然寨後一彪軍出，呂布縱馬趕來。炮響處，堤內伏兵盡出，夏侯惇、夏侯淵、許褚、典韋、李典、樂進、驟馬殺來。呂布料敵不過，落荒而走。從將成廉被樂進一箭射死。布軍三停去了二停，敗卒回報陳宮。宮曰：『空城難守，不若急去。』遂與高順保着呂布老小，棄定陶而走。曹操將得勝之兵，殺入城中，勢如劈竹。張超自刎，張邈投袁術去了。山東一境，盡被曹操所得，安民修城。

呂布正走，逢諸將皆回。陳宮亦已尋着。布曰：『吾軍雖少，尚可破曹。』陳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與爭；先尋取安身之地，那時再來未遲。』聞劉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布從其言，竟投徐州來。

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曰：『布乃當今英勇之士，可出迎之。』乃領衆出城三十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都到州衙廳上，講禮畢，坐下。布曰：『某自與王司徒計殺董卓之後，又遭郭汜之變，飄零關東，諸侯多不能相容。近因曹操不仁，侵犯徐州，蒙使君力救陶謙，布因襲兗州，以分其勢，不料反墮奸計，敗兵折將，今投使君，共圖大事，未審尊意如何？』玄德曰：『陶使君新逝，無人管領徐州，因令備權攝州事。今幸將軍至此，合當相讓。』遂將牌印送

與呂布。呂布卻待要接，只見玄德背後關張二人，各有怒色。布乃佯笑曰：「量呂布一勇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讓，陳宮曰：「強賓不壓主。」請使君勿疑。」玄德方止。遂設宴相待，收拾宅院安下。

次日，呂布回席請玄德，玄德乃與關張同往。飲酒至半酣，布請玄德入後堂，關張隨入。布令妻女出拜玄德。玄德再三謙讓。布曰：「賢弟不必推讓。」張飛聽了，瞋目大叱曰：「我哥哥是金枝玉葉，你是何等人，敢稱我哥哥爲賢弟！你來！我和你鬪三百合！」玄德連忙喝住，關公勸飛出。玄德與呂布陪話曰：「劣弟酒後狂言，兄勿見責。」布默然無語。須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門，張飛躍馬橫鎗而來，大叫：「呂布，我和你併三百合！」玄德卽令關公勸止。次日，呂布來辭玄德曰：「蒙使君不棄，但恐令弟輩不能相容，布當別投他處。」玄德曰：「將軍若去，某罪大矣。劣弟冒犯，另日當令陪話。近邑小沛，乃備昔日屯兵之處，將軍不嫌淺狹，權且歇馬，如何糧食軍需謹當應付。」呂布謝了玄德，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玄德自去埋怨張飛不題。

第八 漢帝蒙塵

曹操平了山東，表奏朝廷，加操爲建德將軍、費亭侯。其時李傕自爲大司馬，郭汜自爲大將軍，橫行無忌，朝廷無人敢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暗奏獻帝曰：『今曹操擁兵二十餘萬，謀臣武將數十員，若得此人扶持社稷，剿除奸黨，天下幸甚。』獻帝泣曰：『朕被二賊欺凌久矣，若得誅之，誠爲大幸。』彪奏曰：『臣有一計，先令二賊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清賊黨，以安朝廷。』獻帝曰：『計將安出？』彪曰：『聞郭汜之妻最妒，可令人於汜妻處用反間計，則二賊自相害矣。』帝乃書密詔付楊彪。彪卽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乘間告汜妻曰：『聞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倘司馬知之，必遭其害。夫人宜絕其往來爲妙。』汜妻訝曰：『怪見他經宿不歸，卻幹出如此無恥之事，非夫人言，妾不知也。當慎防之。』彪妻告歸，汜妻再三稱謝而別。

過了數日，郭汜又將往李傕府中飲宴。妻曰：『惟性不測，況今兩雄不並立，倘彼酒後置毒，妾將奈何？』汜不肯聽，妻再三勸住。至晚間，傕使人送酒筵至。汜妻乃暗置毒於中，方始獻入。汜便欲食。妻曰：『食自外來，豈可便食？』乃先與犬試之。犬立死。自此汜心懷疑。一日朝罷，李傕力邀郭汜赴家飲宴。至夜席散，汜醉而歸，偶然腹痛。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將糞汁灌之一吐方定。汜大怒曰：『吾與李傕共圖大事，今無端欲謀害我，我不先發，必遭毒手。』遂密整本部甲兵，欲攻李傕。早有人報知傕，傕亦大怒曰：『郭亞多安敢如此！』遂點本部甲兵，來殺郭汜。兩處合兵數萬，就在長安城下混戰，乘勢擄掠居民。傕姪李暹引兵圍住宮院，用車二乘，一乘載天子，一乘載伏皇后，使賈詡、左靈監押車駕，其餘宮人內侍，並皆步走。擁出後宰門，正遇郭汜兵到，亂箭齊發，射死宮

人不知其數。李傕隨後掩殺，郭汜兵退，車駕冒險出城，不由分說，竟擁到李傕營中。郭汜領兵入宮，盡搶擄嬪宮采女入營，放火燒宮殿。次日郭汜知李傕劫了天子，領軍來營前廝殺。帝后都受驚恐。

李傕乃移帝后車駕於郿塢，使姪李暹監之，斷絕內使，飲食不繼，侍臣皆有飢色。帝遣人問李傕取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李傕怒曰：『朝夕上飯，何又他求？』乃以腐肉朽糧與之，皆臭不可食。帝罵曰：『逆賊直如此相欺！』侍中楊彪急奏曰：『性殘暴，事勢至此，陛下且忍之，不可撓其鋒也。』帝乃低頭無語，淚盈龍袖。

忽左右報曰：『有一路軍馬，鎗刀映日，金鼓震天，前來救駕。』帝教打聽是誰，乃郭汜也。帝心轉憂。只聞塢外喊聲大起，原來李傕引兵出迎郭汜，鞭指郭汜而罵曰：『我待你不薄，你如何謀害我？』汜曰：『你乃反賊，如何不殺你？』李傕曰：『我保駕在此，何爲反賊？』汜曰：『此乃劫駕，何爲保駕？』汜曰：『不須多言，我兩個各不許用軍士，只自併轡贏贏的，便把皇帝取去罷了。』二人便就陣前廝殺，戰到十合，不分勝負。只見楊彪拍馬而來，大叫：『二位將軍少歇，老夫特邀衆官來與二位講和。』李傕、郭汜各自還營。

楊彪與朱雋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人，先詣郭汜營中勸和。郭汜竟將衆官盡行監下。衆官曰：『我等爲好而來，何乃如此相待？』汜曰：『李傕劫天子，偏我劫不得公卿。』楊彪曰：『一劫天子，一劫公卿，意欲何爲？』汜大怒，便拔劍欲殺。彪中郎將楊密力勸汜乃放了楊彪、朱雋，其餘都監在營中。彪謂雋曰：『爲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間耳！』言訖相抱而哭，昏絕於地。雋歸家成病而死。自此之後，李傕每日廝殺，一連五十餘日，死者不知其數。

李傕平日最喜左道妖邪之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於軍中。賈詡屢諫不聽。侍中楊琦密奏帝曰：『臣觀賈詡雖爲李傕腹心，然實未嘗忘君。陛下常與謀之。』正說之間，賈詡來到。帝屏退左右，泣諭詡曰：『卿能憐漢朝，救朕命乎？』詡拜伏於地曰：『固臣所願也。陛下且勿言，臣自圖之。』帝收淚而謝。少頃李傕來見，帶劍而入。帝面

如土色。催謂帝曰：『郭汜不臣，監禁公卿，欲劫陛下，非臣則駕被擄矣。』帝拱手稱謝，催乃出。

賈詡密諭羌人曰：『天子知汝等忠義，久戰勞苦，密詔使汝還郡，後當有重賞。』羌人本怨李催，不與爵賞，遂聽詡言，都引兵去。詡又密奏帝曰：『李催貪而無謀，今兵敗心怯，可以重爵餌之。』帝乃降詔，封催爲大司馬。催喜曰：『此女巫降神祈禱之力也。』遂重賞女巫，卻不賞軍將。騎都尉楊奉大怒，謂宋果曰：『吾等出生入死，身冒矢石，功反不及女巫耶？』宋果曰：『何不殺此賊，以救天子？』奉曰：『你於軍中放火爲號，吾當引兵外應。』二人約定是夜二更時分舉事，不料其事不密，有人報知李催。催大怒，令人擒宋果先殺之。楊奉引兵在外不見號火，李催自將兵出，恰遇楊奉，就寨中混戰到四更，奉不勝，引軍投西安去了。

李催自此軍勢漸衰，更兼郭汜常來攻擊，殺死者甚多。忽有人來報：『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到，欲與二公解和，聲言如不從者，引兵擊之。』催使賈個人情，先遣人赴張濟軍中許和。郭汜亦只得許諾。張濟上表請天子駕幸弘農。帝喜曰：『朕思東都久矣，今乘此得還，乃萬幸也。』詔封張濟爲驃騎將軍，濟進糧食酒肉，供給百官。汜放公卿出營，催收拾車駕東行，遣舊軍御林軍數百持戟護送。變與過新豐至霸陵，時值秋天，金風驟起，忽聞喊聲大作，數百軍兵來至橋上，攔住車駕，厲聲問曰：『來者何人？』侍中楊琦拍馬上橋曰：『聖駕過此，誰敢攔阻？』有二將出曰：『吾等奉郭將軍命，把守此橋，以防奸細。』既云車駕，須親聖帝，方可准信。』楊琦高揭珠簾，帝諭曰：『朕躬在此，卿何不退？』衆將皆呼萬歲，分於兩邊，駕乃得過。

二將回報郭汜曰：『駕已去矣。』汜曰：『我正欲哄過張濟，劫駕再入郿塢，爾如何擅自放了過去？』遂斬二將，起兵趕來。車駕正到華陰縣，背後喊聲震天，大叫：『車駕且休動。』帝泣告大臣曰：『方離狼窩，又逢虎口，如之奈何？』衆皆失色。賊軍漸近，只聽得一派鼓聲，山背後轉出一將，當先一面大旗，上書『大漢楊奉』四字，引軍千餘殺來。原來楊奉自爲李催所敗，便引軍屯終南山下，今聞駕至，特來保護。當下列開陣勢，汜將崔勇出馬，

大罵楊奉反賊。奉大怒，回顧陣中曰：「公明何在？」一將手執大斧，飛驟驍騾，直取崔勇。兩馬相交，只一合，斬崔勇於馬下。楊奉乘勢掩殺，汜軍大敗，退走二十餘里。奉乃收軍來見天子。帝慰諭曰：「卿救朕躬，其功不小。」奉頓首拜謝。帝曰：「適斬賊將者何人？」奉乃引此將拜於軍下曰：「此人河東楊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帝慰勞之。楊奉保駕至華陰，駐蹕。將軍段煨，具衣服飲膳上獻。是夜天子宿於楊奉營中。

郭汜敗了一陣，次日又點軍殺至營前來。徐晃當先出馬。郭汜大軍八面圍來，將天子、楊奉，困在垓心。正在危急之中，忽然東南上喊聲大震，一將引軍縱馬殺來。賊衆奔潰。徐晃乘勢攻擊，大敗汜軍。那人來見天子，乃國戚董承也。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免憂。臣與楊將軍誓斬二賊，以靖天下。」帝命早起東都。連夜駕起，前幸弘農。

郭汜引敗軍回，撞着李傕，言「楊奉、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若到山東，立脚得定，必然布告天下，令諸侯共伐我等。三族不能保矣。」傕曰：「今張濟兵據長安，未可輕動。我和你乘間合兵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平分天下，有何不可？」汜喜諾。二人合兵，於路劫掠，所過一空。楊奉、董承知賊兵遠來，遂勒兵回，與賊大戰於東澗。汜二人商議：「彼衆我寡，只可以混戰勝之。」於是李傕在左，郭汜在右，漫山遍野擁來。楊奉、董承兩邊死戰，剛保帝后車出。百官宮人，符冊典籍，一應御用之物，盡皆拋棄。郭汜引軍入弘農，劫掠承奉保駕走陝北。汜分兵趕來，承奉一面差人與汜講和，一面密傳聖旨往河東。急召故白波帥韓暹、李樂、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應。那李樂亦是嘯聚山林之賊，今不得已而召之。

三處軍聞天子赦罪賜官，如何不來，並拔本營軍士來與董承相會，一齊再取弘農。其時李傕、郭汜所到之處，劫掠百姓，老弱者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則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賊勢浩大。李樂軍到會於渭陽。郭汜令軍士將衣服物件拋棄於道。樂軍見衣服滿地，爭往取之。隊伍盡失。汜二軍四面混戰，樂軍大敗。楊奉、董承

遮攔不住，保駕北走，背後賊軍趕來。李樂曰：『事急矣！請天子上馬先行！』帝曰：『朕不可捨百官而去。』衆皆號泣相隨。胡才被亂軍所殺。承奉見賊追急，請天子棄車駕步行。至黃河岸邊，李樂等尋得一隻小舟，作渡船。時值天氣嚴寒，帝與后強扶到岸。邊岸又高，不得下船，後面追兵將至。楊奉曰：『可解馬韁繩接連，拴縛帝腰，放下船去。』人叢中國舅伏德，披白絹十數疋，至曰：『吾於亂軍中拾得此絹，可接連拽輦。』行軍校尉尙弘用絹包帝及后，令衆先挂帝往下放之，乃得下船。李樂仗劍立於船頭上，后兄伏德，負后下船中。岸上有不得下船者，爭扯船纜。李樂盡砍於水中。渡過帝后，再放船渡衆人。其爭渡者，皆被砍下手指，哭聲震天。

既渡彼岸，帝左右止剩得十餘人。楊奉尋得牛車一輛，載帝至大陽絕食，晚宿於瓦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粗糲不能下咽。次日詔封李樂爲征北將軍，韓暹爲征東將軍，起駕前行。有二大臣尋至，哭拜車前，乃太尉楊彪，太僕韓融也。帝后俱哭。韓融曰：『催汜二賊，頗信臣言，臣捨命去說二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韓融去了。李樂請帝入楊奉營暫歇。楊彪請帝都安邑縣，駕至安邑，苦無高房，帝后都居於茅屋中，又無門關閉，四邊插荆棘以爲屏蔽。帝與大臣議事於茅屋之下，諸將引兵於籬外鎮壓。李樂等專權，百官稍有觸犯，竟於帝前毆罵，故意送濁酒粗食與帝，帝勉強納之。李樂韓暹又連名保奏強徒部曲巫醫走卒二百餘名，並爲校尉御史等官。刻印不及，以錐畫之，全不成體統。

韓融曲說催汜二賊，從其言，乃放百官及宮人歸。是歲大荒，百姓皆食棗菜，餓殍遍野。河南太守張楊獻米肉，河東太守王邑獻絹帛，帝稍得寧。董承楊奉商議，一面差人修洛陽宮院，欲奉車駕還東郡。李樂不從。董承謂李樂曰：『洛陽本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地面，如何容得車駕？今奉駕還洛陽是正理。』李樂曰：『汝等奉駕去，我在此住。』承奉乃奉駕起程。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催郭汜一同劫駕。董承楊奉韓暹知其謀，連夜擺佈

軍士護送車駕前奔箕關。李樂聞知，不等催汜軍到，自引本部人馬前來追趕。四更左側，趕到箕山下，大叫：「車駕休行！李催郭汜在此！」嚇得獻帝心驚胆戰。山上火光遍起，楊奉曰：「此李樂也。」遂令徐晃出迎之。李樂親自出戰，兩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刀砍於馬下，殺散餘黨，保護車駕過箕關。太守張楊，具粟帛迎駕於軹道。帝封張楊爲大司馬，楊辭帝屯兵野王去了。帝入洛陽，見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蒿草，宮院中只有頽牆壞壁，命楊奉且蓋小宮居住。百官朝賀，皆立於荆棘之中。詔改興平爲建安元年。是歲又大荒，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爲食，盡去城中，剝樹皮掘草根食之。尙書郎以下，皆自出城樵採，多有死於頽牆壞壁之間者。

太尉楊彪奏帝曰：「前蒙降詔，未曾發遣，今曹操在山東，兵強將盛，可宣入朝，以輔王室。」帝曰：「朕前旣降詔，卿何必再奏？今卽差人前去便了。」彪領旨，卽差使命赴山東，宣召曹操。

帝在洛陽，百事未備，城郭崩倒，欲修未能。人報李催郭汜領兵將至，帝大驚，問楊奉曰：「山東之使未回，李郭之兵又至，爲之奈何？」楊奉韓暹曰：「臣願與賊決死戰，以保陛下。」董承曰：「城郭不堅，兵甲不多，戰如不勝，當復如何？不若且奉駕往山東避之。」帝從其言，卽日起駕望山東進發。百官無馬，皆隨駕步行。出了洛陽，行無一箭之地，但見塵頭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到來，帝后戰慄不能言。忽見一騎飛來，乃前差往山東之使命也，至車前拜啓曰：「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應詔前來。聞李催郭汜犯洛陽，先差夏侯惇爲先鋒，引上將十員，精兵五萬，前來保駕。」帝心方安。

少頃，夏侯惇引許褚典韋等，至駕前面，俱以軍禮見。帝慰諭方畢，忽報正東又有一路軍到。帝卽命夏侯惇往探之，回奏曰：「乃曹操步軍也。」須臾，曹洪李典樂進來見駕，通名畢，洪奏曰：「臣兄知賊兵將近，恐夏侯惇孤力難爲，故又差臣等倍道而來協助。」帝曰：「曹將軍真社稷臣也。」遂命護駕前行，探馬來報。李催郭汜領兵長驅而來。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惇乃與曹洪分爲兩翼，馬軍先出，步軍後隨，盡力攻擊。催汜賊兵大

敗，斬首萬餘。於是請帝還洛陽故宮。夏侯惇屯兵於城外。

次日，曹操引大隊人馬到來。安營畢，入城見帝，拜於殿階之下。帝賜平身，宣諭慰勞。操曰：「臣向蒙國恩，刻思圖報。今惟汜二賊，罪惡貫盈，臣有精兵二十餘萬，以順討逆，無不克捷。陛下善保龍體，以社稷爲重。」帝乃封操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

李傕、郭汜，知操遠來，議欲速戰。賈詡諫曰：「不可。操兵精將勇，不如降之，求免本身之罪。」傕怒曰：「你敢滅吾銳氣！」拔劍欲斬詡。衆將勸免。是夜，賈詡單馬走回鄉里去了。

次日，李傕軍馬來迎操兵。操先令許褚、曹仁、典韋領三百鐵騎，於陣中衝突三遭，方纔布陣。陣圓處，李傕、李暹、李別出馬。陣前未及開言，許褚飛馬過去，一刀先斬李暹。李別吃了一驚，倒撞下馬。褚亦斬之，雙挽人頭回陣。曹操撫許褚之背曰：「子真吾之樊噲也！」隨令夏侯惇領兵左出，曹仁領兵右出，操自領中軍衝陣，鼓響一聲，三軍齊進。賊軍抵敵不住，大敗而走。操親掣寶劍押陣，率衆連夜追殺，勦戮極多。降者不計其數。惟汜望西逃命，忙忙似喪家之狗，自知無處容身，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曹操回兵，仍屯於洛陽城外。楊奉、韓暹兩個商議：「今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權，如何容得我等？」乃入奏天子，只以追殺惟汜爲名，引本部軍屯於大梁去了。

第九 政歸曹氏

操以東郡殘破，入見帝，奏曰：「東都荒廢久矣，不可修葺；更兼轉運糧食艱辛，許都地近魯陽，城郭宮室，錢糧民物，足可備用。臣敢請駕幸許都，惟陛下從之。」帝不敢不從。羣臣皆懼操勢，亦莫敢有異議。遂擇日起駕。操引軍護行，百官皆從。行不到數程，前至一高陵，忽然賊聲大舉，楊奉、韓暹、領兵攔路。徐晃當先大叫：「曹操欲劫駕，何往？」操出馬視之，見徐晃威風凜凜，暗暗稱奇，便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刀斧相交，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操即鳴金收軍，召謀士議曰：「楊奉、韓暹，誠不足道。徐晃乃真良將也，吾不忍以力併之，當以計招之。」行軍從事滿寵曰：「主公勿慮。某向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作小卒，偷入其營，以言說之，管教他傾心來降。」操欣然遣之。

是夜滿寵扮作小卒，混入彼軍隊中，偷至徐晃帳前，只見晃秉燭被甲而坐。寵突至其前，揖曰：「故人別來無恙乎？」徐晃驚起，熟視之曰：「子非山陽滿伯寧耶？何以至此？」寵曰：「某現爲曹將軍從事。今日於陣前得見故人，欲進一言，故特冒死而來。」晃乃延之坐，問其來意。寵曰：「公之勇略，世所罕有，奈何屈身於楊、韓之徒？曹將軍當世英雄，其好賢禮士，天下所知也。今日陣前見公之勇，十分敬愛，故不忍以健將決死戰，特遣寵來奉邀。公何不棄暗投明，共成大業？」晃沉吟良久，乃喟然歎曰：「吾固知奉、暹非立業之人，奈從之久矣，不忍相捨。」寵曰：「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遇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非丈夫也。」晃起謝曰：「愿從公言。」寵曰：「何不就殺奉、暹而去，以爲進見之禮？」晃曰：「以臣弑主，大不義也。吾決不爲。」寵曰：「公真義士。」

也。」晃遂引帳下數十騎，連夜同滿寵來投曹操。

早有人報知楊奉大怒，自引千騎來追，大叫：「徐晃反賊休走！」正追趕間，忽然一聲礮響，山上山下，火把齊明，伏軍四出。曹操親自引軍，當先大喝：「我在此等候多時，休教走脫！」楊奉大驚，急待回軍，早被曹兵圍住。恰好韓暹引兵來救，兩軍混戰，楊奉走脫。曹操趁彼軍亂，乘勢攻擊，兩家軍士大半多降。楊奉韓暹勢孤，引敗兵投袁術去了。

曹操收軍回營，滿寵引徐晃入見，操大喜，厚待之。於是迎鑾駕到許都，蓋造宮室殿宇，立宗廟社稷省臺司院衙門，修城郭府庫，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功罰罪，並聽曹操處置。操自封大將軍武平侯，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司馬祭酒，劉曄爲司空掾，曹毛玠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催督錢糧，程昱爲東平相，范成董昭爲洛陽令，滿寵爲許都令，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皆爲將軍，呂虔李典樂進于禁徐晃皆爲校尉，許褚典韋皆爲都尉，其餘將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權皆歸於曹操。朝廷大務，先稟曹操，然後方奏天子。

劉玄德在徐州，聞帝幸許都，正欲上表慶賀，忽報天使至，出郭迎接入郡，詔封備爲征東將軍，宜城亭侯，領徐州牧。玄德拜受，恩命畢，設宴款待來使。使曰：「君侯得此恩命，實曹將軍於帝前保薦之力也。」玄德稱謝，使者乃取出曹操私書，遞與玄德，請圖呂布。玄德看罷曰：「此事尙容計議。」席散，安歇來使於館驛。玄德連夜與衆商議此事。張飛曰：「呂布本無義之人，殺之何礙？」玄德曰：「彼勢窮而來投我，我若殺之，亦是不義。」張飛曰：「好人難做。」玄德不從。

次日呂布來賀，玄德教請入見。布曰：「聞公受朝廷恩命，特來相賀。」玄德遜謝。只見張飛扯劍上廳，要殺呂布，玄德慌忙阻住。布大驚曰：「翼德何故只要殺我？」張飛叫曰：「曹操道你是無義之人，教我哥哥殺你！」玄

德連聲喝退，乃引呂布同入後堂，實告前因，就將曹操所送密書與呂布看。布看畢，泣曰：「此乃曹賊欲令我二人不和耳！」玄德曰：「兄勿憂。劉備誓不爲此不義之事。」呂布再三拜謝，備留布飲酒，至晚方回。關張曰：「兄長何故不殺呂布？」玄德曰：「此曹孟德恐我與呂布同謀伐之，故用此計，使我兩人自相吞併，彼卻於中取利。奈何爲所使乎？」關公點頭道：「張飛曰：『我只要殺此賊以絕後患。』」玄德曰：「此非大丈夫之所爲也。」次日，玄德送使命回京，就拜表謝恩，並回書與曹操，只言容緩圖之。

不久，玄德聞使命又至，出郭迎接，閱讀詔書，卻是要起兵討袁術。玄德領命，送使者先回。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計。」玄德曰：「雖是計，王命不可違也。」遂點軍馬，尅日起程。孫乾曰：「可先定守城之人。」玄德曰：「二弟之中，誰人可守？」關公曰：「弟愿守此城。」玄德曰：「吾早晚欲與你議事，豈可相離？」張飛曰：「小弟愿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得此城。你一者酒後剛強，鞭撻士卒；二者作事輕易，不從人諫，吾不放心。」張飛曰：「弟自今以後，不飲酒，不打軍士，諸般聽人勸諫，便是。」糜竺曰：「只恐口不應心。」飛怒曰：「吾跟哥哥多年，未嘗失信，你如何輕料我！」玄德曰：「弟言雖如此，吾終不放心，還請陳元龍輔之。早晚令其少飲酒，勿致失事。」陳登應諾。玄德吩咐了當，因統馬步軍三萬，離徐州望南陽進發。

張飛自送玄德起身後，一應雜事俱付陳元龍管理，軍機大務，自來參酌。一日，設宴請各官赴席。衆人坐定，張飛開言曰：「我兄臨去時，吩咐我少飲酒，恐致失事。衆官今日盡此一醉，明日都各戒酒，幫我守城。今日卻都要滿飲。」言罷，起身與衆官把盞。酒至曹豹面前，豹曰：「我從今戒不飲酒。」飛曰：「廝殺漢如何不飲酒？我要你吃一盞。」豹懼怕，只得飲了一盃。張飛把遍百官，自斟巨觥，連飲了十幾盃，不覺大醉，卻又起身與衆官把盃。先奉曹豹。豹曰：「某實不能飲矣。」飛曰：「你恰纔吃了，如今爲何推卻？」豹再三不飲，飛醉後使酒，便發怒曰：「你違我將令，該打一百！」便喝軍士擎下。陳元龍曰：「玄德公臨去時，吩咐你甚來？」飛曰：「你文官，只管文官事，」

休來管我！曹豹無奈，只得告求曰：『翼德公，看我女婿之面，且恕我罷。』飛曰：『你女婿是誰？』豹曰：『呂布是也。』飛大怒曰：『我本不欲打你，你把呂布來嚇我，我偏要打你！我打你，便是打呂布。』諸人勸不住，將曹豹鞭至五十衆人，苦苦告饒，方止。

席散，曹豹回去，深恨張飛，連夜差人齎書一封，逕投小沛見呂布，備說張飛無禮，且云：『玄德已往淮南，今夜可乘飛醉，引兵來襲徐州，不可錯此機會。』呂布見書，便請陳宮來議。宮曰：『小沛原非久局之地，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失此不取，悔之晚矣。』布從之，隨即披挂上馬，領五百騎先行，使陳宮引大軍繼進，高順亦隨後進發。小沛離徐州只四五十里，上馬便到呂布到城下時，恰纔四更，月色澄清，城上並不知覺。布到城門邊，叫曰：『劉使君有機密，使人至城下。』有曹豹軍報知曹豹，豹上城看之，便令軍士開門。呂布一聲暗號，衆軍齊入，喊聲大舉。張飛正醉臥府中，左右急忙搖醒，報說：『呂布賺開城門，殺將進來了！』張飛大怒，慌忙披挂，綽了丈八蛇矛，纔出府門，上得馬時，呂布軍馬已到，正與相迎。張飛此時酒猶未醒，不能力戰。呂布素知飛勇，亦不敢相逼。十八騎燕將，保着張飛，殺出東門，玄德家眷在府中，都不及顧了。

曹豹見張飛只十數人護從，又欺他醉，遂引百十人趕來。飛見豹大怒，拍馬來迎。戰了三合，曹豹敗走，飛趕到河邊，一鎗正刺中曹豹後心，連人帶馬，死於河中。飛於城外招呼士卒，出城者盡隨飛投淮南，直到盱眙來見玄德，具說曹豹與呂布裏應外合，夜襲徐州，衆皆失色。玄德歎曰：『得何足喜，失何足憂？』關公曰：『嫂嫂安在？』飛曰：『皆陷於城中矣。』玄德默然無語。關公頓足埋怨曰：『你當初要守城時，說甚來？』兄長吩咐你甚來？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如何是好？張飛聞言，惶恐無地，掣劍欲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劍擲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吾三人桃園結義，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雖失了

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況城池本非吾有；家眷雖被陷，呂布必不謀害，尙可設計救之。賢弟一時之誤，何至遽欲捐生耶！說罷大哭。關張俱感泣。

玄德乃引兵東取廣陵，被袁術劫寨，折兵大半。回來正遇呂布奉迎之使，呈上書劄，玄德大喜。關張曰：「呂布乃無義之人，不可信也。」玄德曰：「彼既以好情待我，奈何疑之？」遂來到徐州。布恐玄德疑惑，先令人送還家眷。甘糜二夫人見玄德，具說呂布令兵把定宅門，禁諸人不得入，又常使侍妾送物，未嘗有缺。玄德謂關張曰：「我知呂布必不害我家眷也。」乃入城謝呂布。張飛恨呂布不肯隨往，先奉二嫂往小沛去了。玄德入見呂布拜謝。呂布曰：「我非欲奪城，因令弟張飛在此特酒殺人，恐有失事，故來守之耳。」玄德曰：「備欲讓兄久矣。」布假意仍讓玄德。玄德力辭，還屯小沛住劄。關張心中不平。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命爭也。」呂布令人送糧米綴疋。自此兩家和好。

第十 孫郎建業

袁術大宴將士於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而回。術喚策至，策拜於堂下。問勞已畢，便令侍坐飲宴。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退居江南，禮賢下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瑄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於曲阿。自己卻投袁術。術甚愛之，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因使爲懷義校尉，引兵攻涇縣。太師祖郎得勝。術見策勇，復使攻陸康，今又得勝而回。

當日筵散，策歸營寨。見術席間相待之禮甚傲，心中鬱悶，乃步月於中庭。因思父孫堅如此英雄，我今淪落至此，不覺放聲大哭。忽見一人自外而入，大笑曰：「伯符何故如此？尊父在日，多曾用我。君若有不決之事，何不問我，乃自哭耶？」策視之，乃丹陽故漳人，姓朱，名治，字君理。孫堅舊從事官也。策收淚而延之坐，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父之志耳。」治曰：「君何不告袁公路，借兵往江東，假名救吳瑄，實圖大業，而乃久困於人之下乎？」正商議間，一人忽入曰：「公等所謀，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百人，暫助伯符一臂之力。」策視其人，乃袁術謀士汝南細陽人，姓呂，名範，字子衡。策大喜，延坐共議。呂範曰：「只怕袁公路不肯借兵。」策曰：「吾有亡父留下傳國玉璽，以爲質當。」範曰：「公路欲得此久矣，以此相質，必肯發兵。」三人計議已定。

次日，策入見袁術，哭拜曰：「父讎不能報，今母舅吳瑄，又爲揚州刺史劉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將被害。策敢借雄兵數千，渡江救難省親。恐明公不信，有亡父遺下玉璽，權爲質當。」術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璽，今日權留在此。我借兵三千，馬五百匹，與你平定之後，可速回來。你職位卑微，難掌大權。我

表你爲折衝校尉，殲寇將軍，尅日領兵便行。」策拜謝，遂引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將程普、黃蓋、韓當等，擇日起兵。行至歷陽，見一軍到，當先一人，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見了孫策，下馬便拜。策視其人，乃廬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原來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年，交情甚密，因結爲昆仲。策長瑜兩月，瑜以兄事策。瑜叔周尚，爲丹陽太守，今往省親，到此與策相遇，策見瑜大喜，訴以衷情。瑜曰：「某願施犬馬之力，共圖大事。」策喜曰：「吾得公瑾，大事諧矣。」便令與朱治、呂範等相見。瑜謂策曰：「吾兄欲濟大事，亦知江東有二張乎？」策曰：「何謂二張？」瑜曰：「一人乃彭城張昭，字子布；一人乃廣陵張紘，字子綱。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因避亂隱居於此。吾兄何不聘之？」策喜，即便令人齎禮往聘，俱辭不至。策乃親到其家，與語大悅，力聘之。二人許允，策遂拜張昭爲長史，兼撫軍中郎將；張紘爲參謀正議校尉，商議攻擊劉繇。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太尉劉寵之姪，兖州刺史劉岱之弟，舊爲揚州刺史，屯於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來曲阿。當下聞孫策兵至，急聚衆將商議。部將張英曰：「某領一軍屯於牛渚，縱有百萬之兵，亦不能近。」言未畢，帳下一人高叫曰：「某願爲前部先鋒。」衆視之，乃東萊黃縣人，太史慈也。慈自解了北海之圍，後便來見劉繇，繇留於帳下。當日聽得孫策來到，願爲前部先鋒。繇曰：「你年尚輕，未可爲大將，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不喜而退。

張英領兵至牛渚，積糧十萬於邸閣。孫策引兵到，張英出迎。兩軍會於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中太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張英急回軍，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原來那寨後放火的，乃是兩員健將：一人乃九江壽春人，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遭世亂，聚人在揚子江中，劫掠爲生。久聞孫策爲江東豪傑，能招賢納士，故特引其

黨三百餘人，前來相投。策大喜，用爲車前校尉，收得牛酒，鄧關糧食軍器，并降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

張英敗回，見劉繇，繇怒欲斬之。謀士竺融、薛禮勸免，使屯兵零陵城，拒敵。繇自領兵於神亭嶺，南下營。孫策於嶺北下營畢，遂披挂綽鎗上馬，引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等共十三騎，出寨上嶺，回顧衆將曰：『吾欲過嶺，探看劉繇寨柵。』諸將皆以爲不可。策不從，遂同上嶺。南望村林，皆有伏路。小軍飛報劉繇，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躍曰：『此時不捉孫策，更待何時？』遂不候劉繇將令，竟自披挂上馬，綽鎗出營，大叫曰：『有膽氣者，都跟我來！』諸將不動，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同行。衆將皆笑。

孫策看了半晌，方始回馬。正行過嶺，只聽得嶺上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來。策將十三騎一齊擺開，策橫鎗立馬於嶺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個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孫策。』策笑曰：『只我便是。你兩個一齊來併我一個，我不懼你，我若怕你，非孫伯符也。』慈曰：『你便衆人都來，我亦不怕。』縱馬橫鎗，直取孫策。策挺鎗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負。程普等暗稱奇。慈見孫策鎗法無半點兒現差漏，乃佯輸詐敗，引孫策趕來。慈卻不由舊路上嶺，竟轉過山背後。策趕到大喝曰：『走的，不算好漢。』慈心中自忖：『這廝有十二從人，我只一個，便活捉了他，也喫衆人奪去。再引一程，教這廝沒尋處，方好下手。』於是且戰且走。策那裏肯捨，一直趕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馬再戰，又到五十合。策一鎗擲去，慈閃過，挾住鎗。慈也一鎗擲去，策亦閃過，挾住鎗。兩個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來。馬不知走的那裏去了。兩個棄了鎗，揪住廝打，戰袍扯得粉碎。策手快掣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慈亦掣了策頭上的兜鍪。策把戟來刺慈，把兜鍪遮架。

忽然喊聲後起，乃劉繇接應軍到來，約有千餘。策正慌急，程普等十二騎亦衝到，策與繇方纔放手。繇於軍中討了一匹馬，取了鎗，上馬復來。孫策的馬，卻是程普收得，策亦取鎗上馬。劉繇一千餘軍，和程普等十二騎混戰，透迤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周瑜領軍來到。劉繇自引大軍殺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暴至，兩下各自收軍。

次日，孫策引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出迎，兩陣圓處，孫策把鎗挑太史慈的小戟於陣前，令軍士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已被刺死了！』太史慈亦將孫策兜盔挑於陣前，也令軍士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兩軍吶喊，這邊誇勝，那邊道強。太史慈出馬，要與孫策決個勝負，策遂欲出。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馬來。』程普大怒，挺鎗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要捉拿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人報周瑜領軍襲取曲阿，有廬江松滋人陳武、字子烈，接應周瑜入去。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速往秣陵，會薛禮、管融軍馬，急來接應。』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不趕收住人馬。長史張昭曰：『彼軍被周瑜襲取曲阿，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劫營。』孫策然之，當夜分軍五路，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敗，衆皆四分五落。太史慈獨力難當，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

孫策又得陳武爲輔。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怪，策甚敬愛之，拜爲校尉，使作先鋒，攻薛禮。武引十數騎突入陣去，斬首級五十餘顆，薛禮閉門不敢出。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管融去取牛渚。孫策大怒，自提大軍，竟奔牛渚。劉繇、管融二人出馬迎敵。孫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背後一人挺鎗出馬，乃部將于糜也。與策戰不三合，被策生擒過去，撥馬回陣。繇將樊能見捉了于糜，挺鎗來趕。那鎗剛拗到策後心，策陣上軍士大叫：『背後有人暗算！』策回頭，忽見樊能馬到，乃大喝一聲，聲如巨雷。樊能驚駭，倒翻身撞下馬來，破頭而死。策到門旗下，將于糜丟下，已被挾死。一霎時挾死一將，喝死一將，自此人皆呼孫策爲『小霸王』。當日劉

繇兵大敗，人馬大半降策。策斬首級萬餘。劉繇與笮融走豫章，投劉表去了。孫策還兵復破秣陵，張英、薛禮均戰死。策乃安輯居民，移兵至涇縣，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瑜令三面攻縣，只留東門放走。離城二十五里，三路各伏一軍。太史慈到那裏，人困馬乏，必然被擒。

當夜孫策命陳武短衣持刀，首先爬上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火起，上馬投東門走，背後孫策引軍趕來。太史慈正走，後軍趕至三十里，卻不趕了。太史慈走了五十里，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裏絆馬索齊來，將馬絆翻了，生擒太史慈，解投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衣之，請入寨中，謂曰：『我知子義真丈夫也。劉繇蠢輩，不能用爲大將，以致此敗。』慈見策待之甚厚，遂請降。策執慈手笑曰：『神亭相戰之時，若公獲我，還相害否？』慈笑曰：『未可知也。』策大笑，請入帳，邀之上坐，設宴款待。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某欲自往收拾餘衆，以助明公，不識能相信否？』策起謝曰：『此誠策所願也。今與公約，明日日中望公來還。』慈應諾而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矣。』策曰：『子義乃信義之士，必不背我。』衆皆未信。

次日，立竿於營門，以候日影。恰將日中，太史慈引一千餘衆到寨。孫策大喜，衆皆服策之知人。於是孫策聚數萬之衆，下江東，安民恤衆，投者無數。江東之民，皆呼策爲孫郎。但聞孫郎兵至，皆喪膽而走。及策軍到，並不許一人擄掠，雞犬不驚，人民皆悅。齋牛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權聲遍野。其劉繇舊軍願從軍者聽從，不願爲軍者給賞歸農。江南之民，無不仰頌。由是兵勢大盛。策乃迎母叔諸弟俱歸曲阿，使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策領兵南取吳郡，擊破嚴白虎、白虎奔餘杭，於路劫掠，被土人凌操領鄉人殺敗，望會稽而走。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使爲從征校尉。遂同引兵渡江，復大敗之。連夜趕到會稽，會稽太守王朗引兵救白虎，策復大破之。王朗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孫策乘勢取了城池，安定人民。不隔一日，只見一人將着嚴白虎首級來孫策軍前投獻。策視

其人，身長八尺，面方口闊。問其姓名，乃會稽餘姚人，姓董，名襲，字元代。策喜，命爲別部司馬。自是東路皆平。

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殺至。時值更深，不及抵敵，泰抱權上馬，用刀來砍。泰赤體步行，提刀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鎗，直取周泰，被泰扯住鎗，拖下馬來，奪了鎗馬，殺條血路，救出孫權。餘賊遠遁。周泰身被十二鎗，金鎗發脹，命在須臾。策聞之大驚，帳下董襲曰：『某曾與海寇相持，身遭數鎗，得會稽一個賢郡吏虞翻，薦一醫者，半月而愈。』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曰：『此賢士也，我當用之。』乃令張昭與董襲同往聘請虞翻，至，策優禮相待，拜爲功曹。因言及求醫之意。翻曰：『此人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真當世之神醫也。當引之來見。』不一日引至。策見其人，童顏鶴髮，飄然有出世之姿，乃待爲上賓。請視周泰瘡。陀曰：『此易事耳。』投之以藥，一月而愈。策大喜，厚謝華陀，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平。孫策分撥將士，把守各處隘口，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結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

第十一 射戟轅門

袁術暗有稱帝之心，乃回書推託不還，急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勳、紀靈、橋蕤，上將雷薄、陳蘭等三十餘人，商議曰：『孫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東地面，乃不思報本，而反來索壘，殊爲無禮。當以何策圖之？』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糧廣，未可圖他。今當先伐劉備，以報前日無故相攻之恨，然後圖取孫策。未遲。』某獻一計，使備卽日就擒。袁術曰：『計將安出？』大將曰：『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恐其助備。今當令人送與糧食，以結其心，使其按兵不動，則劉備可擒。先擒劉備，後圖呂布，徐州可得也。』術喜，便具粟二十萬斛，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呂布甚喜，重待韓胤。胤回告袁術，術遂遣紀靈爲大將，雷薄、陳蘭爲副將，統兵數萬進攻小沛。

玄德聞知此言，聚衆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於呂布。』張飛曰：『那廝如何肯來！』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與呂布。

呂布看了書，與陳宮計議曰：『袁術送糧致書，蓋欲使我不救玄德也。今玄德又來求救，吾想玄德屯軍小沛，未必遂能爲我害。若袁術併了玄德，則北連泰山諸將以圖我，我不能安枕矣。不若救玄德。』遂點兵起程。

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東南，割下營寨。晝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震明天地。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只得勉強出縣，布陣安營。忽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割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

入致書於呂布，責其無信。布笑曰：『我有一計，使袁劉兩家都不怨我。』乃發使往紀靈劉備寨中，請二人飲宴。玄德聞布相請，即便欲往。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異心。』玄德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遂上馬而行。關張隨往。到呂布寨中，入見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異日得志，不可相忘。』玄德稱謝。布請玄德坐。關張按劍立於背後。人報紀靈到，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來會議，勿得生疑。』玄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

紀靈下馬入寨，卻見玄德在帳上坐，大驚，抽身便回，左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一把扯回，如提童稚。靈曰：『將軍欲殺紀靈耶？』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兒乎？』布曰：『亦非也。』靈曰：『然則爲何？』布曰：『玄德與布乃兄弟也，今爲將軍所困，故來救之。』靈曰：『若此則殺靈也。』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吾今爲兩家解之。』靈曰：『請問解之之法。』布曰：『我有一法，從天所決。』乃拉靈入帳，與玄德相見。二人各懷疑忌。布乃居中坐，使靈居左，備居右，且教設宴行酒。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玄德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罷得？』張飛大怒，拔劍在手，叱曰：『吾雖兵少，覬汝輩如兒戲耳。你比百萬黃巾，何如？你敢傷我哥哥！』關公急止之曰：『且看呂將軍如何主意。那時各回營寨，斷殺未遲。』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鬪，須不教你廝殺。』這邊紀靈不允，那邊張飛只要廝殺。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戟來。』布提畫戟在手，紀靈、玄德、盡皆失色。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廝殺，盡在天命。』令左右接過畫戟，去轅門外遠遠插定，乃回顧紀靈、玄德曰：『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若射一箭中戟小枝，你兩家罷兵。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安排廝殺。有不從吾言者，併力拒之。』紀靈私付：『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安能便中？且落得應允，待其不中，那時憑吾廝殺。』便一口許諾。玄德自無不允。布都教坐，再各飲一杯酒。酒畢，布教取弓箭來。玄德暗祝曰：『只願他射得中便好。』只見呂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滿弓，叫一聲：『着！』

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將校，齊聲喝采。

呂布呵呵大笑，擲弓於地，執紀靈玄德之手曰：『此天令你兩家罷兵也！』喝教軍士斟酒來，各飲一大觥。玄德暗稱慚愧。紀靈默然半晌，告布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奈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自作書覆之便了。』酒又數巡，紀靈求書先回。布謂玄德曰：『非我則公危矣。』玄德拜謝，與關張回。次日，三處軍馬都散。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和之事，呈上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吾許多糧米，反以此兒戲之事，偏護劉備，吾當自提重兵，親征劉備，兼討呂布。』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呂布勇力過人，兼有徐州之地，若布與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布妻嚴氏有一女，年已及笄，主公有一子，可令人求親於布。布若嫁女於主公，必殺劉備，此乃一疏不問親之計也。』袁術從之。即日遣韓胤爲媒，齎禮物往徐州求親。胤到徐州見布，稱說：『主公仰慕將軍，欲求令愛爲兒婦，永結秦晉之好。』布入謀於妻嚴氏。原來呂布有二妻一妾，先娶嚴氏爲正妻，後娶貂蟬爲妾，及居小沛時，又娶曹豹之女爲次妻。曹氏先亡，無出，貂蟬亦無所出，惟嚴氏生一女，布最鍾愛。當下嚴氏謂布曰：『吾聞袁公路久鎮淮南，兵多糧廣，早晚將爲天子。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后妃之望。』只不知他有幾子？布曰：『止有一子。』妻曰：『既如此，即當許之。縱不爲皇后，吾徐州亦無憂矣。』布意遂決，厚款韓胤，許了親事。

玄德在小沛，忽聞呂布來攻，大驚，慌忙領兵出迎。兩陣圓處，玄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兵到此？』布指罵曰：『我轅門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缺馬，令人四下收買，安敢奪兄馬匹？』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我好馬一百五十四，尙自抵賴！』張飛挺鎗出馬曰：『是我奪了你好馬，你今待怎麼？』布罵曰：『環眼賊！你累次褻視我！』飛曰：『我奪你馬，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說了！』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

飛亦挺鎗來迎。兩個酣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玄德恐有疏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呂布分軍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責之曰：『都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如今馬匹在何處？』飛曰：『都寄在各寺院內。』玄德隨令人出城，至呂布營中說情，願送還馬匹，兩相罷兵。布欲從之。陳宮曰：『今不殺劉備，久後必爲所害。』布聽之不從，所請攻城愈急。

玄德與糜竺、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走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此爲上策。』玄德曰：『誰可當先破圍而出？』飛曰：『小弟情願死戰。』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自居於中，保護老小。當夜三更，乘着月明，出北門而走。正遇宋憲、魏續被翼德一陣殺退，得出重圍。後面張遼趕來，關公敵住。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來趕，隨即入城安民，令高順守小沛，自己仍回徐州去了。

玄德前奔許都，到城外下寨，先使孫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追逼，特來相投。操曰：『玄德與吾兄弟也。』便請入城相見。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自帶孫乾、糜竺入見操，操待以上賓之禮。玄德備訴呂布之事。操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誅之。』玄德稱謝。操設宴相待，至晚送出。次日，即表薦劉備領豫州牧，以兵三千糧萬斛，送與玄德，使往豫州到任，進兵屯小沛，招集原散之兵，攻呂布。

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操正欲起兵，自往征呂布，忽流星馬報說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爲流矢所中而死。濟姪張繡統其衆，用賈詡爲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欲與兵犯闕奪駕。操大怒，欲興兵討之，又恐呂布來攻許都，乃問計於荀彧。彧曰：『此易事耳。呂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明公可遣使往徐州，加官賜賞，令與玄德解和。布喜，則不思遠圖矣。』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齎官誥併和解書往徐州去訖。一面起兵十五萬，親討張繡，分軍三路而行，以夏侯惇爲先鋒，軍馬至清水下寨。

賈詡勸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可與敵，不如舉衆投降。』張繡從之，使賈詡至操寨通款。操見詡應對如流，甚愛之，欲用爲謀士。詡曰：『某昔從李傕，得罪天下，今從張繡，言聽計從，不忍棄之。』乃辭去。次日引繡來見操，操待之甚厚，引兵入宛城屯劄，餘軍分屯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繡每日設宴請操。後操忽移居城外，張繡家人密報繡，謂操納張濟妻鄒氏於寨中，繡怒曰：『曹操辱我太甚！』便請賈詡商議。詡曰：『此事不可洩漏，來日等操出帳議事，如此如此……』

次日操坐帳中，張繡入告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中軍。』操許之，繡乃移屯其軍，分爲四寨，刻期舉事。因畏操之宿衛典韋勇猛，急切難近，乃與偏將胡車兒商議。那胡車兒力能負五百斤，日行七百里，亦異人也。當下獻計於繡曰：『典韋之可畏者，雙鐵戟耳。主公明日可請他來吃酒，使盡醉而歸。那時某便瀾入他跟來，軍士數內偷入帳房，先盜其戟，此人不足畏矣。』繡甚喜，預先準備弓箭甲兵，告示各寨。至期，令賈詡致意請典韋到寨，殷勤待酒。至晚醉歸，胡車兒雜在衆人隊裏，直入大寨。是夜曹操於帳中，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操使人觀之，回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

時近二更，忽聞寨內吶喊，報說草車上火起，操曰：『軍人失火，勿得驚動。』須臾，四下裏火起，操始着忙，急喚典韋。韋方醉臥，睡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便跳起身來，卻尋不見了雙戟。時敵兵已到轅門，韋急掣步卒腰刀在手，只見門首無數軍馬，各挺長鎗，搶入寨來。韋奮力向前，砍死二十餘人。軍馬方退，步軍又到，兩邊鎗如葦列，韋身無片甲，上下被數十鎗，兀自死戰。刀砍缺不堪用，韋卽棄刀，雙手提着兩個軍人迎敵，擊死者八九人。羣賊不敢近，只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驟雨，韋猶死拒寨門。爭奈寨後賊軍已入，韋背上又中一鎗，乃大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死了半晌，還無一人敢近前門而入者。

曹操賴典韋當任寨門，乃得從寨後上馬逃奔，只有曹安民步隨。操右臂中了一箭，馬亦中了三箭。虧得那馬是大宛良馬，熬得痛走得快。剛剛走到清水河邊，賊兵追至，安民被砍爲肉泥。操急驟馬衝波過河，纔上得岸。賊兵一箭射來，正中馬眼，那馬撲地倒了。操長子曹昂，即以己所乘之馬奉操。操上馬急奔。曹昂卻被亂箭射死。操乃走脫路，逢諸將，收集殘兵。時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劫掠民家，平虜校尉于禁，即將本部軍於路剿殺，安撫鄉民。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於地，言于禁造反，趕殺青州軍馬。操大驚，須臾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都到。操言于禁造反，可整兵迎之。

于禁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住陣角，鑿塹安營。或告之曰：『青州軍言將軍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辨，乃先立營寨耶？』于禁曰：『今賊追兵在後，不時卽至，若不先準備，何以拒敵？分辨小事，退敵大事。』安營方畢，張繡軍兩路殺至。于禁身先出寨迎敵。繡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追殺百餘里。繡勢窮力孤，引敗兵投劉表去了。

曹操收軍點將，于禁入見，備言青州之兵，肆行劫掠，大失民望，某故殺之。操曰：『不告我，先下寨，何也？』禁以前言對。操曰：『將軍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堅壘，任勞任怨，使反敗爲勝，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茲！』乃賜以金器一副，封益壽亭侯，賞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又設祭典祭章。操親自哭而奠之，願謂諸將曰：『吾折長子，愛姪俱無，深痛，獨號泣典韋也。』衆皆感歎。次日下令班師。時王則齋詔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讀詔書，封布爲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又出操私書。王則在呂布面前，極道曹公相敬之意。布大喜，遂與袁術絕婚。將韓胤用枷釘了，遣陳登齋謝表，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謝恩。且答書於操，欲求實授徐州牧。

操知布絕婚袁術，大喜，遂斬韓胤於市。曹陳登密諫操曰：『呂布豺狼也，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公父子莫能究其情，公當與吾謀之。』登曰：『丞相若有舉動，某當爲』

內應。操喜，表贈陳珪治中二千石，登爲廣陵太守。登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登點頭允諾，回徐州見呂布，布問之，登言父贈祿，某爲太守。布大怒曰：『汝不爲吾求徐州牧，而乃自求爵祿！汝父教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終無一獲，而汝父子俱各顯貴，吾爲汝父子所賣耳！』遂拔劍欲斬之。

登大笑曰：『將軍何其不明之甚也！』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言養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笑曰：『不如吾卿言，吾待溫侯如養鷹耳，狐兔未息，不敢先飽，饑則爲用，飽則颺去。』某問：『誰爲狐兔？』曹公曰：『淮南袁術，江東孫策，冀州袁紹，荊襄劉表，益州劉璋，漢中張魯，皆狐兔也。』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也！』

曹操引軍回許都，人報段煨殺了李傕，伍習殺了郭汜，將頭來獻。段煨併將李傕合族老小二百餘口活解入許都，操令分於各門處斬，傳首號令，人民稱快。天子陞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宴，封段煨爲盪寇將軍，伍習爲殄虜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

第十一 下邳鏖兵

陳宮一日帶領數騎在小沛地面圍獵解悶，忽見官道上，一騎驛馬，飛奔前去。宮疑之，棄了圍場，引從騎從小路趕上，問曰：『汝是何處使命？』那使者知是呂布部下人，慌不能答。陳宮令搜其身，得玄德回答曹操密書一封。宮即連人與書，拿見呂布。布問其故，來使曰：『曹丞相差我往劉豫州處下書，今得回書，不知書中所言何事。』布乃拆書細看。書略曰：

奉明命欲圖呂布，敢不夙夜用心。但備兵微將少，不敢輕動。丞相若與大師，備當爲前驅。謹嚴兵整甲，專待鈞命。

呂布見了，大驚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者斬首，先使陳宮、臧霸、結連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豨，東取山東兗州諸郡。令高順、張遼、取沛城，攻玄德。令宋憲、魏續，西取汝潁。布自總中軍爲三路救應。

高順等引兵出徐州，將至小沛，有人報知玄德。玄德急與衆商議。孫乾曰：『可速告急於曹操。』玄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塔下一人出曰：『某願往。』視之，乃玄德同鄉人，姓簡，名雍，字憲和，現爲玄德幕賓。玄德即修書付簡雍，使星夜赴許都求援。一面整頓守城器具。玄德自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飛守東門，令糜竺與其弟糜芳守護中軍。原來糜竺有一妹，嫁與玄德爲次妻。玄德與他兄弟有郎舅之親，故令其守中軍保護。妻小高順軍至，玄德在敵樓上問曰：『吾與奉先無隙，何故引兵至此？』順曰：『你結連曹操欲害吾主，今事已露，何不就縛！』言訖，便麾軍攻城。玄德閉門不出。

簡雍至許都見曹操，具言前事。操即聚衆謀士議曰：『吾欲攻呂布，不憂袁紹掣肘，只恐劉表張繡議其後耳。』荀攸曰：『二人新破，未敢輕動。呂布驍勇，若更結連袁術，縱橫淮泗，急難圖矣。』郭嘉曰：『今可乘其初叛，衆心未附，疾往擊之。』操從其言，即命夏侯惇與夏侯淵、呂虔、李典領兵五萬先行，自統大軍陸續進發。簡雍隨行。早有探馬報知高順，順飛報呂布，布先令侯成、郝萌、曹性引二百餘騎接應高順，使離沛城三十里去迎曹軍，自引大軍隨後接應。

玄德在小沛城中見高順退去，知是曹家兵至，乃只留孫乾守城，糜竺、糜芳守家，自己卻與關張二公提兵盡出城外，分頭下寨接應曹軍。

夏侯惇引兵前進，正與高順軍相遇，便挺鎗出馬搦戰。高順迎敵，兩馬相交，戰有四五十合，高順抵敵不住，敗下陣來。惇縱馬追趕，順遶陣而走。惇不捨，亦遶陣追之。陣上曹性看見，暗地拈弓搭箭，覷得親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聲，急用手拔箭，不想連眼珠拔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也！』遂納於口內啖之，仍復挺鎗縱馬直取曹性。性不及提防，早被一鎗搦透面門，死於馬下。兩邊軍士見者，無不駭然。夏侯惇既殺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從背後趕來，糜軍齊上，曹兵大敗。夏侯淵救護其兄而走。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軍回擊玄德，恰好呂布大兵亦至。布與張遼、高順分兵三路來攻玄德，關張三寨。

關張各出迎戰，玄德引兵兩路接應。呂布分軍從背後殺來，關張兩軍皆潰。玄德引數十騎奔回沛城。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下吊橋。呂布隨後也到。城上欲待放箭，又恐射了玄德，被呂布乘勢殺入城門，把門將士抵敵不住，都四散奔避。呂布招軍入城，玄德見勢已急，到家不及，只得棄了妻小，穿城而過，走出西門，匹馬逃難。

呂布趕到玄德家中，糜竺出迎，告布曰：『吾聞大丈夫不廢人之妻子，今與將軍爭天下者，曹公耳。玄德常念韓門射戟之恩，不敢背將軍也。今不得已而投曹公，惟將軍憐之。』布曰：『吾與玄德舊交，豈忍害他妻子？』便令糜竺引玄德妻小，去徐州安置。布自引軍投山東兗州境上，留高順張遼守小沛。此時孫乾已逃出城外，關張二人亦各自收得人馬，往山中住劄。

玄德匹馬逃難，正行間，背後一人趕至，視之乃孫乾也。玄德曰：『吾今兩弟不知存亡，妻小失散，爲之奈何？』孫乾曰：『不若且投曹操，以圖後計。』玄德依言，尋小路投許都。途次絕糧，嘗往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飲食。一日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一彪大軍已到。玄德知是曹操之軍，同孫乾徑至中軍旗下，與曹操相見，且說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事。操亦爲之下淚。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入寨，備言夏侯惇損其一目，臥病未痊。操臨臥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一面使人打探呂布現在何處，探馬回報云：『呂布與陳宮、臧霸、結連、泰山、賊寇，共攻兗州諸郡。』操即令曹仁引三千兵打沛城。操親提大軍，與玄德來戰呂布。

前至山東，路近蕭關，正遇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豸領兵三萬餘，攔住去路。操令許褚迎戰，四將一齊出馬。許褚奮力死戰，四將抵敵不住，各自敗走。操乘勢掩殺，追至蕭關，探馬飛報呂布。時布已回徐州，欲同陳登往救小沛，令陳珪守徐州。陳登臨行，珪謂之曰：『昔曹公曾言東方事盡付與汝。今布將敗，可便圖之。』登曰：『外面之事，兒自爲之。倘布敗回，父親便請糜竺一同守城，休放布入，兒自有脫身之計。』珪曰：『布妻小在此，心腹頗多，爲之奈何？』登曰：『兒亦有計了。』乃入見呂布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力攻，我當先思退步，可將錢糧移於下邳。倘徐州被圍，下邳有糧可救。主公盍早爲計。』布曰：『元龍之言甚善，吾當并妻小移去。』遂令宋憲、魏續保護妻小與錢糧移屯下邳。一面自引軍與陳登往救蕭關。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到關探曹兵虛實，主公方

可行。」布許之。

登乃先到關上。陳宮等接見。登曰：「溫侯深怪公等不肯向前，要來責罰。」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吾等緊守關隘，可勸主公深保沛城，乃爲上策。」陳登唯唯。至晚上關而望，見曹兵直逼關下，乃乘夜連寫三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次日辭了陳宮，飛馬來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留下陳宮守把，將軍可於黃昏時殺去救應。」布曰：「非公則此關休矣。」便教陳登飛騎先至關，約陳宮爲內應，舉火爲號。登徑往報宮曰：「曹兵已抄小路到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宜急回。」宮遂引衆棄關而走。登就關上放起火來。呂布乘黑殺至，陳宮軍和呂布軍在黑暗裏自相掩殺。

曹操望見號火，一齊殺到，乘勢攻擊。孫觀等各自四散逃避去了。呂布直殺到天明，方知是計，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得城邊，叫門時，忽城上亂箭射下。糜竺在敵樓上喝曰：「汝奪吾主城池，今當仍還吾主，汝不得復入此城也。」布大怒曰：「陳珪何在？」竺曰：「吾已殺之矣。」布回顧宮曰：「陳登安在？」宮曰：「將軍尙執迷而問此佞賊乎？」布令徧尋軍中，卻只不見。宮勸布急投小沛，布從之。行至半路，只見一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布問之，答曰：「陳登來報說主公被圍，令某等急來救解。」宮曰：「此又佞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殺此賊！」急驅馬至小沛，只見城上盡插曹兵旗號。原來曹操已令曹仁襲了城池，引軍守把。呂布於城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指布罵曰：「吾乃漢臣，安肯事汝反賊耶？」布大怒，正待攻城，忽聽背後喊聲大起，一隊人馬來到。當先一將，乃是張飛。高順出馬迎敵，不能取勝。布親自接戰。正鬪間，陣外喊聲復起，曹操親統大軍衝殺前來。呂布料難抵敵，引軍東走。曹兵隨後追趕。呂布走得人困馬乏，忽又閃出一彪軍攔住去路。爲首一將，立馬橫刀，大喝：「呂布休走！關雲長在此！」呂布慌忙接戰。背後張飛趕來，布無心戀戰，與陳宮等殺開條路，徑奔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

關張相見，各洒淚言失散之事。雲長曰：『我在海州路上住劄，探得消息，故來至此。』張飛曰：『弟在芒碭山住了這幾時，今日幸得相遇。』兩個敘話畢，一同引兵來見玄德，哭拜於地。玄德悲喜交集，引二人見曹操，便隨操入徐州。糜竺接見，具言家屬無恙。玄德甚喜。陳珪父子亦來參拜曹操。操設一大宴，犒勞諸將。操自居中，使陳珪居左，玄德居右。其餘將士，各依次坐。宴罷，操嘉陳珪父子之功，加封十縣之祿，授登為伏波將軍。

曹操得了徐州，心中大喜，商議起兵攻下邳。程昱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若逼之太急，必死戰而投袁術矣。布與術合，其勢難攻。今可使能事者守住淮南徑路，內防呂布，外擋袁術。況今山東尚有臧霸孫觀之徒，未曾歸順，防之亦不可忽也。』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其淮南徑路請玄德當之。』玄德曰：『丞相將令，安敢有違。』次日，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引軍往守淮南徑路。曹操自引兵攻下邳。

呂布在下邳，自恃糧食足備，且有泗水之險，安心坐守，可保無虞。陳宮曰：『今操兵方來，可乘其寨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者。』布曰：『吾方屢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而後擊之，皆落泗水矣。』遂不聽陳宮之言。

過數日，曹兵下寨已定。操統衆將至城下，大叫呂布答話。布上城而立。操謂布曰：『聞奉先又欲結婚袁術，吾故領兵至此。夫術有反逆大罪，而公有討董卓之功，今何自棄其前功而從逆賊耶！倘城池一破，悔之晚矣。若早來降，共扶王室，當不失封侯之位。』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議。』陳宮在布側大罵曹操奸賊一箭射中其麾蓋。操指宮恨曰：『吾誓殺汝。』遂引兵攻城。宮謂布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可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操若攻將軍宮，引兵擊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於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鼓而破。此乃犄角之勢也。』布曰：『公言極是。』遂歸府收拾戎裝。時方冬寒，分付從人多帶綿衣。

布妻嚴氏聞之，出問曰：『君欲何往？』布告以陳宮之謀。嚴氏曰：『君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倘一旦有變，

妾豈得爲將軍之妻乎？」布躊躇未決，三日不出。宮入見曰：「操軍四面圍城，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宮曰：「近聞操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將軍可引精兵往斷其糧道。此計大妙。」布然其言，復入內對嚴氏，說知此事。嚴氏泣曰：「將軍若出，陳宮、高順、安能堅守城池？倘有差失，悔無及矣。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幸賴龐舒私藏妾身，再得與將軍相聚，孰知今又棄妾而去乎？將軍前程萬里，請勿以妾爲念。」言罷痛哭。布聞言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布曰：「汝無憂慮，吾有畫戟，赤兔馬，誰敢近我！」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詐也。操多詭計，吾未敢動。」宮出歎曰：「吾等死無葬身之地矣！」

布於是終日不出，只同嚴氏貂蟬飲酒解悶。

曹操攻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太守張楊出兵東市，欲救呂布，部將楊醜殺之，欲將頭獻丞相，卻被張楊心腹將眭固所殺，反投大城去了。」操聞報，卽遣史渙追眭固，因聚衆將計議。郭嘉曰：「某有一計，下邳城可立破，勝於十萬師。」荀彧曰：「莫非決沂泗之水乎？」嘉笑曰：「正是此意。」操大喜，卽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坐視水淹下邳。下邳一城，只剩得東門無水，其餘各門，都被水淹。衆軍飛報呂布曰：「吾有赤兔馬，渡水如平地，又何懼哉！」乃日與妻妾痛飲美酒。因酒色過傷，形容銷減。一日取鏡自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始當戒之。」遂下令城中，但有飲酒者皆斬。

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人盜去，欲獻與玄德。侯成知覺，追殺後槽人，將馬奪回。諸將與侯成作賀。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與諸將會飲，恐呂布見罪，乃先以酒五瓶詣布府。稟曰：「託將軍虎威，追得失馬，衆將皆來作賀，釀得些酒，未敢擅飲，特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吾方禁酒，汝卻釀酒會飲，莫非同謀伐我乎？」命推出斬之。宋

憲魏續等諸將俱入告饒。布曰：『故犯吾令，理合斬首。今看衆將面，且打一百！』衆將又哀告，打了五十背花，然後放歸。衆將無不喪氣。

宋憲、魏續至侯成家來探視，侯成泣曰：『非公等則吾死矣！』憲曰：『布只戀妻子，視吾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下，水邊濠邊，吾等死無日矣！』憲曰：『布無仁無義，我等棄之而走，何如？』續曰：『非丈夫也。不若擒布獻曹公。』侯成曰：『我因追馬受責，而布所倚恃者，赤兔馬也。汝二人果能獻門擒布，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三人商量，是夜侯成暗至馬院，盜了那匹赤兔馬，飛奔東門來。魏續便開門放出，卻佯作追趕之狀。侯成到曹操寨，馬匹備言宋憲、魏續插白旗爲號，準備獻門。曹操聞此信，便押榜數十張，射入城去。

次日平明，城外喊聲震地。呂布大驚，提戟上城，各門點視，責罵魏續走透侯成，失了戰馬，欲待治罪。城下曹兵望見城上白旗，竭力攻城，布只得親自抵敵。從平明直打到日中，曹兵稍退。布少憩門樓，不覺睡着在椅上。宋憲趕退左右，先盜其畫戟，便與魏續一齊動手，將呂布繩纏索綁，緊緊縛住。布從睡夢中驚醒，急喚左右，卻都被二人殺散，把白旗一招，曹兵齊至城下。魏續大叫：『已生擒呂布矣！』夏侯淵尙未信。宋憲在城上擲下呂布畫戟來，大開城門，曹兵一擁而入。高順、張遼在西門，水圍難出，爲曹兵所擒。陳宮奔至南門，爲徐晃所獲。曹操入城，即傳令退了所決之水，出榜安民。一面與玄德同坐白門樓上，關張侍立於側，提過擒獲一千人來。

呂布雖然長大，卻被繩索細作一團。布叫曰：『縛太急，乞緩之。』操曰：『縛虎不得不急。』布見侯成、魏續、宋憲皆立於側，乃謂之曰：『我待諸將不薄，汝等何忍背反？』憲曰：『聽妻妾言，不聽將計，何謂不薄？』布默然須臾，衆擁高順至。操問曰：『汝有何言？』順不答。操怒，命斬之。徐晃解陳宮至。操曰：『公臺別來無恙？』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汝。』操曰：『吾心不正，公又奈何？獨事呂布。』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詭詐奸險。』操曰：『公自謂足智多謀，今竟何如？』宮顧呂布曰：『恨此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操曰：『今日之事當如』

何？」宮大聲曰：「今日有死而已！」操曰：「公如是，奈公之老母妻子何？」宮曰：「吾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於明公耳。吾身既被擒，請即就戮，並無挂念。」操有留戀之意。宮徑步下樓，左右牽之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宮並不回顧。操謂從者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怠慢者斬。」宮聞言亦不開口，伸頸就刑。衆皆下淚。操以棺柩盛其尸，葬於許都。

操方送宮下樓時，布告玄德曰：「公爲坐上客，布爲階下囚，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玄德點頭。及操上樓來，布叫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布今已服矣，公爲大將，布副之，天下不難定也。」操回顧玄德曰：「何如？」玄德答曰：「公不見丁建陽董卓之事乎？」布曰：「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操令牽下樓縊之。布回顧玄德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忽一人大叫曰：『呂布匹夫死則死耳，何懼之有！』衆視之，乃刀斧手擁張遼至。操令將呂布縊死，然後梟首。

時武士擁張遼至。操指遼曰：「這人好生面善。」遼曰：「濮陽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卻？」操笑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可惜當日火不大，不曾燒死你這國賊。」操大怒曰：「敗將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遼全無懼色，引頸待殺。曹操背後玄德攀住臂膊。雲長跪於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當留用。」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願以性命保之。」操擲劍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乃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遼感其意，遂降。操拜遼爲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招安臧霸。霸聞呂布已死，張遼已降，遂亦引本部軍投降。操厚賞之。臧霸又招安孫觀、吳敦、尹禮來降。操封臧霸爲瑯琊相，孫觀等亦各加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將呂布妻女載回許都。大犒三軍，拔寨班師。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爲牧操曰：「劉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來未遲。」百姓叩謝。操喚車騎將軍車胄權領徐州。操軍回許昌，封賞出征人員，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

次日，獻帝設朝，操表奏玄德軍功，引玄德見帝。玄德具朝服拜於丹墀。帝宣上殿問曰：『卿祖何人？』玄德奏曰：『臣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帝教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排世譜，則玄德乃帝之叔也。帝大喜，請入偏殿，敍叔姪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事都不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叔，朕有助矣。』遂拜玄德爲左將軍，宜城亭侯，設宴款待畢，玄德謝恩出朝。自此人皆稱爲劉皇叔。

第十三 許田打圍

曹操既執國政，謀士程昱說操曰：『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時行王霸之事？』操曰：『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輕動。吾當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於是揀選良馬，名鷹俊犬，弓矢俱備，先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出郊，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正當借田獵以講武。』帝不敢不從，隨即上逍遙馬，帶寶雕弓，金鈇箭，排鑾駕出城。玄德與關張各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手擣兵器，引數十騎隨駕出許昌。曹操騎爪黃飛電馬，引十萬之衆，與天子獵於許田。軍士排開圍場，週廣二百餘里。操與天子並馬而行，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之心腹將校。文武百官，遠遠侍從，誰敢近前。

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劉玄德起居道旁。帝曰：『朕今欲看皇叔射獵。』玄德領馬上馬，忽草中趕起一兔。玄德射之，一箭正中那兔。帝喝采，轉過土坡，忽見荆棘中趕出一隻大鹿。帝連射三箭不中，顧謂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寶雕弓，金鈇箭，扣滿一射，正中鹿背，倒於草中。羣臣將校，見了金鈇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踴躍向帝呼萬歲。曹操縱馬直出，遮於天子之前，以迎受之。衆皆失色。玄德背後雲長大怒，剔起臥蠶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便出，要斬曹操。玄德見了，慌忙搖手送目。關公見兄如此，便不敢動。玄德欠身向操稱賀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回馬向天子稱賀，竟不獻還寶雕弓，親自懸帶。

圍場已罷，宴於許田。宴畢，駕回許都。衆人各自歸歇。雲長問玄德曰：『操賊欺君罔上，我欲殺之，爲國除害，兄何止我？』玄德曰：『投鼠忌器。』操與帝相離，只一馬頭，其心腹之人，週迴擁侍。吾弟若逞一時之怒，輕有舉動，

倘事不成，有傷天子，罪反坐我等矣。」雲長曰：「今日不殺此賊，後必爲禍。」玄德曰：「且宜祕之，不可輕言。」

獻帝回宮，泣謂伏皇后曰：「朕自卽位以來，奸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權汜之亂，常人未受之苦，吾與汝當之。後得曹操以爲社稷之臣，不意專國弄權，擅作威福，朕每見之，背若芒刺。今日在圍場上，身迎呼賀，無禮已極，早晚必有異謀，吾夫婦不知死所也。」伏皇后曰：「滿朝公卿，俱食漢祿，竟無一人能救國難乎？」言未畢，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帝后休憂，吾舉一人可除國害。」帝視之，乃伏皇后之父伏完也。帝掩淚問曰：「皇丈亦知操賊之專橫乎？」完曰：「許田射鹿之事，誰不見之，但滿朝之中，非操宗族，則其門下，若非國戚，誰肯盡忠討賊？老臣無權，難行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託也。」帝曰：「董國舅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事泄，爲禍不淺。」帝曰：「然則奈何？」完曰：「臣有一計，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玉帶一條，密賜董承，卻於帶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詔，可以晝夜畫策，神鬼不覺矣。」

帝然之，伏完辭出。帝乃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暗令伏皇后縫於玉帶紫錦襯內，卻自穿錦袍，自繫此帶，令內史宣董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夜來與后說霸河之苦，念國舅之功，故特宣入慰勞。」承頓首謝。帝引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內。帝焚香禮畢，引承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帝曰：「吾高祖皇帝起身何地？如何創業？」承大驚曰：「陛下戲臣耳。聖祖之事，何爲不知？」高祖帝起自泗上亭長，提三尺劍，斬蛇起業，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遂有天下，立萬世之基業。」帝曰：「祖宗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豈不可歎！」因指左右二輔之像曰：「此二人非留侯張良，鄧侯蕭何耶？」承曰：「然也。高祖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力。」帝回顧左右較遠，乃密謂承曰：「卿亦當如此二人立於朕側。」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卿西都救駕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爲賜。」因指所着袍帶曰：「卿當衣朕此袍，繫朕此帶，常在朕左右也。」承頓首謝。帝解

袍帶賜承，密語曰：『卿歸可細視之，勿負朕意。』承會意，穿袍繫帶，辭帝下閣。

早有人報知曹操曰：『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操卽入朝來看，董承出閣，纔過宮門，恰遇操來，急無躲避處，只得立於路側施禮。操問曰：『國舅何來？』承曰：『適蒙天子宣召，賜以錦袍玉帶。』操問曰：『何故見賜？』承曰：『因念某舊日西都救駕之功，故有此賜。』操曰：『解帶我看。』承心知衣帶中必有密詔，恐操看破，遲延不解。操叱左右急解下來，看了半晌，笑曰：『果然是條好玉帶，再脫下錦袍來借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袍獻上。操親自以手提起，對日影中細細詳看，看畢，自己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如何？』左右稱美。操謂承曰：『國舅卽以此袍帶轉賜與吾，如何？』承告曰：『君恩所賜，不敢轉贈，容某別製奉獻。』操曰：『國舅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承驚曰：『某焉敢！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公受君賜，吾何相奪，聊爲戲耳。』遂脫袍帶還承。

承辭操回家，至夜獨坐書院中，將袍仔細反覆看了，並無一物。承思曰：『天子賜我袍帶，命我細觀，必非無意，今不見其蹤跡，何也？』隨又取玉帶檢看，見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爲襯，縫綴端整，亦並無一物。承心疑，放於桌上，反覆尋之，良久，倦甚，正欲伏几而寢，忽然燈花落於帶上，燒着背襯，承驚拭之，已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急取刀拆開視之，乃天子手書血字密詔也。詔曰：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爲先，尊卑之殊，君臣爲重。近日操賊弄權，欺壓君父，結連黨伍，敗壞朝綱，勅賞封罰，不由朕主。朕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大臣，朕之至戚，當念高帝創業之艱難，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奸黨，復安社稷，祖宗幸甚。破指洒血，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負朕意。建安四年

春三月詔。

董承覽畢，涕淚交流，一夜寢不能寐。晨起復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乃放詔於几上。沈思滅操之

計。忖量未定，隱几而臥。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知子服與董承交厚，不敢攔阻。竟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子服疑之。默取看畢，藏於袖中，呼承曰：『國舅好自在，虧你如何睡得着！』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慌亂。子服曰：『汝欲殺曹公，吾當出首。』承泣告曰：『若兄如此，漢室休矣。』子服曰：『吾戲耳。吾祖宗世食漢祿，豈無忠心？願助兄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兄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於密室同立義狀，各捨三族，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書名畫字。子服亦即書名畫字。書畢，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可與同謀。』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心腹，必能與我同事。』正商議間，家僮入報種輯、吳碩來探。承曰：『此天助我也。』教子服暫避於屏後，承接二人入書院，坐定茶畢，輯曰：『許田射獵之事，君亦懷恨乎？』承曰：『雖懷恨，無可奈何。』碩曰：『吾誓殺此賊，恨無助我者耳。』輯曰：『爲國除害，雖死無怨。』王子服從屏後出曰：『汝二人欲殺曹丞相，我當出首。董國舅便是證見。』種輯怒曰：『忠臣不怕死，吾等死作漢鬼，強似你阿附國賊。』承笑曰：『吾等正爲此事，欲見二公。』王侍郎之言，乃戲耳。』便於袖中取出詔來，與二人看。二人讀詔，揮淚不止。承遂請書名。子服曰：『二公在此，少待。』吾去請吳子蘭來。』子服去不多時，即同子蘭至，與衆相見，亦書名畢。承邀於後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見。』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東華門外，親見他錦袍玉帶而出，何敢推病耶？吾非無事而來，奈何拒我！』門吏入報，備言騰怒。承起曰：『諸公少待，暫容承出。』隨即出廳，延接禮畢，坐定。騰曰：『騰入覲，將還故來相辭，何見拒也？』承曰：『賤軀暴疾，有失迎候，罪甚。』騰曰：『面帶春色，未見病容。』承無言可答。騰拂袖便起，嗟歎下階曰：『皆非救國之人也。』承感其言，挽留之，問曰：『公謂何人非救國之人？』騰曰：『許田射獵之事，吾尙氣滿胸膛，公乃國之至戚，猶自帶於酒色，而不思討賊，安得爲皇家救難扶災之人乎？』承恐其詐，伴驚曰：『曹丞相乃國之大臣，朝廷所倚賴，公何出此言？』騰大怒曰：『汝尙以曹賊爲好人耶？』承曰：『耳目

甚近，請公低聲。」騰曰：「貪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論大事！」說罷，又欲起身。承曰：「公且息怒。某請公看一物。」遂邀騰入書院，取詔示之。騰讀畢，毛髮倒豎，咬齒嚼唇，滿口流血，謂承曰：「公若有舉動，吾即統西涼兵爲外應。」承請騰與諸公相見，取出義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歃血爲盟曰：「吾等誓死不負所約！」指坐上五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諧矣。」承曰：「忠義之士不可多得。若所與非人，則反相害矣。」騰教取鴛行鷺序簿來檢看。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議？」衆皆問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何不求之？」承曰：「此人雖係皇叔，今正依附曹操，安肯行此事耶？」騰曰：「吾觀前日圍場之中，曹操迎受衆賀之時，雲長在玄德背後，挺刀欲殺操，玄德以目視之而止。玄德非不欲圖操，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公試求之，當必應允。」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當從容商議。」衆皆散去。

次日黑夜裏，董承懷詔，徑往玄德公館中來。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請入小閣而坐。關張侍立於側。玄德曰：「國舅夤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恐操見疑，故黑夜相見。」玄德命取酒相待。承曰：「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殺曹操，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失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見，某獨見之。」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僭越，故不覺發怒耳。」承掩面而哭曰：「朝廷臣子，若盡如雲長，何憂不**太平**哉？」玄德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乃佯言曰：「曹丞相治國，爲何憂不**太平**？」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胆以相告，公何詐也？」玄德曰：「恐國舅有詐，故相試耳。」於是董承取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義狀出示，上止有六位：一車騎將軍董承，二工部侍郎王子服，三長水校尉種輯，四議郎吳碩，五昭信將軍吳子蘭，六西涼太守馬騰。玄德曰：「公既奉詔討賊，備敢不效犬馬之勞。」承拜謝，便請書名。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押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尙容再請三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玄德曰：「切宜緩緩施行，不可輕洩。」共議到五更，相別去了。

第十四 青梅煮酒

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親自澆灌，以爲韜晦之計。關、張二人曰：『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學小人之事，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二人乃不復言。一日，關、張不在，玄德正在後園澆菜，許褚、張遼引數十人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使君便行。』玄德驚問曰：『有甚緊事？』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相請。』玄德只得隨二人來相府見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嚇得玄德面如土色。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遣耳。』操曰：『適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會。』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盤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挂，操與玄德凭欄觀之。操曰：『龍之爲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請試指言之。』玄德曰：『備肉眼安識英雄？』操曰：『休得過謙。』玄德曰：『備叨恩庇，得仕於朝，天下英雄，實有未知。』操曰：『既不識其面，亦聞其名。』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謂英雄。』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極多，可謂英雄。』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稱八駿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爲英雄。』操曰：『劉表虛名無實，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劉季玉，可入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孫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劉季玉，可』

爲英雄乎？」操曰：「劉璋雖係宗室，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爲英雄！」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掛齒！」玄德曰：「舍此之外，備實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概，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誰能當之？」操以手指玄德，復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玄德聞言，吃了一驚，手中所執匙筯，不覺落於地下。時正值天雨將至，雷聲大作，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筯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聖人迅雷風烈必變，安得不畏？」將聞言失筯緣故，輕輕掩飾過了。操遂不疑玄德。

天雨方住，見兩個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刀，突至亭前，左右攔擋不住。操視之，乃關、張二人也。原來二人從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德被許褚、張遼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聞說在後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卻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按劍而立。操問二人何來。雲長曰：「聽知丞相和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一笑。」操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項莊項伯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與「二樊噲」壓驚。關、張拜謝，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

雲長曰：「險些驚殺我兩個。」玄德以落筯事說與關、張。關、張問是何意。玄德曰：「吾之學圃，正欲使操知我無大志，不意操竟指我爲英雄，我故失驚落筯。又恐操生疑，故借懼雷以掩飾之耳。」關、張曰：「兄真高見！」

操次日又請玄德。正飲間，人報滿寵去探聽袁紹，而回。操召入問之。寵曰：「公孫瓚已被袁紹破了。」玄德急問曰：「願聞其詳。」寵曰：「瓚與紹戰不利，築城圍圈，圈上建樓高十丈，名曰易京樓，積粟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有被紹圍者，衆請救之。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望人救，不肯死戰矣。』遂不肯救。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之者。瓚勢孤，使人持書赴許都求救。不意中途爲紹軍所獲，瓚又遺書張燕，暗約舉火爲號，裏應外合。下書人又被袁紹擒住，卻來城外放火誘敵。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退守城中，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放起火來。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縊。全家都被火焚了。今袁紹得了瓚軍，聲勢甚盛。紹弟袁

術在淮南驕奢過度，不恤軍民，衆皆背反。術使人歸帝號於袁紹，紹欲取玉璽。術約親自送至。見今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乞丞相作急圖之。」

玄德聞公孫瓚已死，追念昔日薦己之恩，不勝傷感；又不知趙子龍如何下落，放心不下。因暗想曰：「我不就此時尋個脫身之計，更待何時……」遂起身對操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路截擊，術可擒矣。」操笑曰：「來日奏帝，即便起兵。」

次日，玄德面奏君。操令玄德總督五萬人馬，又差朱靈路昭二人同行。玄德辭帝，帝泣送之。玄德到寓，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挂了將軍印，催促便行。董承趕出十里長亭來送。玄德曰：「國舅寧耐。某此行必有以報命。」承曰：「公宜留意，勿負帝心。」二人分別。關張在馬上問曰：「兄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玄德曰：「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大海，鳥上青霄，不受籠網之羈絆也。」因命關張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

時郭嘉程昱考較錢糧方回，知曹操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諫曰：「丞相何故令劉備督軍？」操曰：「欲截袁術耳。」程昱曰：「昔劉備爲豫州牧時，某等請殺之，丞相不聽。今日又與之兵，此放龍入海，縱虎歸山也。後欲治之，其可得乎？」郭嘉曰：「丞相縱不殺備，亦不當使之去。古人云：『一日縱敵，萬世之患。』望丞相察之。」操然其言，遂令許褚將兵五百前往，務要追玄德轉來。許褚應諾而去。

玄德正行之間，只見後面塵頭驟起，謂關張曰：「此必曹兵追至也。」遂下了營寨，令關張各執軍器，立於兩邊。許褚至，見嚴兵整甲，乃下馬入營，見玄德。玄德曰：「公來此何幹？」褚曰：「奉丞相命，特請將軍回去，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過君，又蒙丞相鈞語，今別無他議。公可速回，爲我稟覆丞相。」許褚尋思：「丞相與他一向交好，今番又不曾教我來廝殺，只得將他言語回覆，另候裁奪便了。」遂辭了玄德，領兵而

回見曹操，備述玄德之言。操猶豫未決。程昱郭嘉曰：『備不肯回兵，可知其心變。』操曰：『我有朱靈路昭二人在彼，料玄德未必敢變心，況我既遣之，何可復悔？』遂不復追玄德。

時馬騰見玄德已去，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宴畢，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玄德回家探視老小，一面差人探聽袁術。探子回報：『袁術奢侈太過，雷薄陳蘭皆投嵩山去了。術勢甚衰，乃作書讓帝號於袁紹，紹命人召術。術乃收拾人馬，宮禁御用之物，先到徐州來。』玄德知袁術將至，乃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着先鋒紀靈至。張飛更不打話，直取紀靈。鬪無十合，張飛大喝一聲，刺紀靈於馬下。敗軍奔走。袁術自引軍來鬪。玄德分兵三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居中。——與術相見，在門旗下責罵曰：『汝反逆不道，吾今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受降，免你罪犯。』袁術罵曰：『織席編履小輩，安敢輕我！』麾兵趕來。玄德暫退，讓左右兩路軍殺出，殺得術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嵩山雷薄陳蘭，劫去錢糧草料。欲回壽春，又被羣盜所襲，只得住於江亭。止有一千餘衆，皆老弱之輩。時當盛暑，糧食盡絕，只剩麥三十斛，分派軍士。家人無食，多有餓死者。術嫌飯粗，不能下咽，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得蜜水？』術坐於牀上，大叫一聲，倒於地下，吐血斗餘而死。時建安四年六月也。

袁術已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被徐璆盡殺之。璆奪得玉璽，赴許都獻於曹操。操大喜，封徐璆爲高陵太守。此時玉璆歸操。

時玄德知袁術已喪，寫表申奏朝廷，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回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一面親自出城，招諭流散人民復業。

朱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操怒，欲斬二人。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亦無奈何。』操乃赦之。

或又曰：『可寫書與車胄就內圖之。』操從其計，暗使人來見車胄，傳曹操鈞旨。胄隨即請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今劉備出城招民，不日將還，將軍可命軍士伏於壘城邊，只作接他，待馬來，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胄從之。陳登回見父陳珪，備言其事。珪命登先往報知玄德，登領父命，飛馬去報正迎着關張，報說如此如此。

張飛聽得，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伏壘城邊待我，去必有失。我有一計，立殺車胄。乘夜扮作曹軍到徐州，引車胄出迎，襲而殺之。』飛然其言。那部下軍原有曹操旗號，衣甲都同。當夜三更，到城邊叫門。城上問是誰，眾應是曹丞相差來張文遠的人馬，報知車胄。胄急請陳登議曰：『若不迎接，誠有疑若出迎之，又恐有詐。』胄乃上城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待明早相見。』城下答應：『只恐劉備知道，疾快開門。』車胄猶豫未定，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只得披挂上馬，引一千軍出城，跑過吊橋，大叫：『文遠何在？』火光中只見雲長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叫曰：『匹夫安敢懷詐，欲殺吾兄！』車胄大驚，戰未數合，遮攔不住，撥馬便回到吊橋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車胄繞城而走。雲長趕來，手起一刀，砍於馬下，割下首級，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眾等無罪投降免死。』諸軍倒戈投降，軍民皆安。雲長將胄頭去迎玄德，具言車胄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曹操若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弟與張飛迎之。』玄德懍懍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飛已將車胄全家殺盡。玄德曰：『殺了曹操心腹之人，如何肯休？』陳登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虎踞冀青幽并諸郡，帶甲百萬，文官武將極多，今何不寫書遣人到彼求救？』玄德曰：『紹向與我未通往來，今又新破其弟，安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人，與袁紹三世通家，若得其一書致紹，紹必來相助。』玄德問何人。登曰：『此人乃公平日所折節敬禮者，何故忘之？』玄德猛省曰：『莫非鄭康成先生乎？』登笑曰：『然也。』原來鄭康成名玄，好學多才，嘗受業於馬融。融每當講學，必設絳帳，前聚生徒，後陳聲妓，侍女環列左右。玄聽講三年，目不邪

視，融甚奇之。及學成而歸，融歎曰：『得我學之祕者，惟鄭玄一人耳！』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詩。一婢嘗忤玄意，玄命長跪階前。一婢戲謂之曰：『胡爲乎泥中？』此婢應聲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其風雅如此。桓帝朝，玄官尚書。後因十常侍之亂，棄官歸田，居於徐州。玄德在涿郡時，已曾師事之。及爲徐州牧，時造廬請教，敬禮特甚。

當下玄德想出此人，大喜，便同陳登親至鄭玄家中，求其作書。玄慨然依允，寫書一封，付與玄德。玄德便差孫乾星夜齎往，袁紹處投遞。紹覽畢，自付曰：『玄德攻滅吾弟，本不當相助，但重以鄭尚書之命，不得不往救之。』遂聚文武官，商議興兵伐曹操。先令孫乾回報鄭玄，並約玄德，准備接應。一面令審配逢紀爲統軍，田豐荀諝許攸爲謀士，顏良文醜爲將軍，起馬軍一十五萬，步兵一十五萬，共精兵三十萬，望黎陽進發。

曹操聞報，自引大軍二十萬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自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自八月守至十月，袁紹心懷疑惑，不思進兵。操乃喚呂布，手下將臧霸，把守青徐于禁，李典屯兵河上。曹仁總督大軍，屯於官渡。操自引一軍，竟回許都。

第十五 打鼓罵曹

曹操在許都，遣劉曄往說張繡。繡至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詡乃留曄於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繡請劉曄相見。曄盛稱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怨，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繡大喜，即同賈詡等赴許都投降。繡見操拜於階下，操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於心。」遂封繡爲揚武將軍，封賈詡爲執金吾使。操卽命繡作書招安劉表。賈詡進曰：「劉景升好結納名流，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說之，方可降耳。」操問荀攸曰：「誰人可去？」攸曰：「孔文舉可當其任。」操然之。攸出見孔融曰：「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行人之選。公可當此任否？」融曰：「吾友禰衡，字正平，其才十倍於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可備行人而已。我當薦之天子。」於是遂上表奏帝。

帝覽表，以付曹操。操遂使人召衡至。禮畢，操不命坐。禰衡仰天歎曰：「天地雖闊，何無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人？」衡曰：「願聞。」操曰：「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機深智遠，雖蕭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及也。呂虔、滿寵，爲從事于禁、徐晃，爲先鋒。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間福將。安得無人？」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詔，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版築牆，徐晃可使屠猪殺狗。夏侯惇稱爲「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爲「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

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爲堯舜，下可以配德於孔顏。豈與俗子共論乎！時止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我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宴享，可令禰衡充此職。』衡不推辭，應聲而去。遼曰：『此人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謂我不能容物，彼自以爲能，故令爲鼓吏以辱之。』

來日，操於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搥鼓。舊吏云：『搥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爲『漁陽三搥』，音節殊妙，淵淵有金石聲。坐客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着褲，顏色不變。

操叱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乃謂無禮！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耳！』操曰：『汝爲清白，誰爲汗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名士，用爲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耶？』

時孔融在坐，恐操殺衡，乃從容進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操指衡而言曰：『令汝往荊州爲使，如劉表來降，便用汝作公卿。』衡不肯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二人扶挾而行，卻教手下文武，整酒於東門外送之。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起身。』

衡至下馬入見，衆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何爲而哭？』衡曰：『行於死柩之中，如何不哭？』衆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瞞之黨，安得無頭？』衆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輩，何足汗刀。』衡曰：『吾乃鼠雀，尙有人性，汝等只可謂之螺蟲。』衆恨而散。衡至荊州，見劉表，畢雖頌德，實譏諷。表不喜，令去江夏。見黃祖，或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操

不殺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殺之，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衆皆稱善。

人報黃祖斬了禰衡，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禰衡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爲土木偶人耶！』遂斬之。衡至死罵不絕口。』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於鸚鵡洲邊。曹操知禰衡受害，笑曰：『腐儒舌劍，反自殺矣！』

董承自劉玄德去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一日，步入後堂，忽見家奴秦慶童同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將慶童鎖於冷房。慶童懷恨，夤夜將鐵鎖扭斷，跳牆而出，逕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操喚入密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吳子蘭、種輯、吳碩、馬騰五人，在家主府中商議機密，必然是謀丞相。家主將出白絹一段，不知寫着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爲誓，我也曾見。』曹操藏匿慶童於府中，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了，也不追尋。

次日曹操詐患頭風，召吉平用藥。平自思曰：『此賊合休！』暗藏毒藥入府。操臥於牀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教取藥罐，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已暗下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意遲延不服。平曰：『乖執服之，少汗即愈。』操起曰：『汝既讀儒書，必知禮義。』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爲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平曰：『藥以治病，何用人嘗？』平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操推藥潑地，磚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已將吉平執下。操曰：『吾豈有疾，特試汝耳。汝果有害我之心。』遂喚二十個精壯獄卒，執平至後園拷問。操坐於亭上，將平縛倒於地。吉平面不改容，略無懼怯。操笑曰：『量汝是個醫人，安

敢下毒害我，必有人唆使你來。你說出那人，我便饒你。」平斥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皆欲殺汝，豈獨我乎？」操再三磨問，平怒曰：「我自欲殺汝，安有人使我來？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打到兩個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階。操恐打死，無可對證，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傳令次日設宴，請衆大臣飲酒。惟董承託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只得俱至。操於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爲樂，我有一人，可爲衆官醒酒。」——教二十個獄卒——「與吾牽來！」

須臾只見一長枷釘着吉平，拖至階下。操曰：「衆官不知，此人連結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於地，以水噴面。吉平甦醒，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同謀者先有六人，與汝共七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覷，如坐鍼氈。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

衆官席散，操只留王子服等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只得留待。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並未商議甚事。」操曰：「白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隱諱。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避了衆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奸，被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皆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將四人拏住監禁。

次日帶領衆人徑投董承家探病。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不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承愕然。操曰：「國舅知吉平事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措無地。須臾，二十獄卒推吉平至階下。吉平大罵：「曹操逆賊！」操指謂承曰：「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吾已拏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因問平曰：「誰使汝來藥我？可速招出！」

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削。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爲誓，誓殺國賊！』操教取刀來，就階下截去其九指曰：『一發截了，教你爲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罵賊。』操令割其舌。平曰：『且勿動手，吾今熬刑不過，只得供招，可釋吾縛。』操曰：『釋之何礙？』遂命解其縛。平起身望闕拜曰：『臣不能爲國家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階而死。操令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大怒曰：『逃奴在此，卽當誅之！』操曰：『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誰敢誅之？』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尙抵賴乎？』卽喚左右拏下，命從人直入董承臥房內，搜出衣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輩安敢如此！』遂命將董承全家良賤，盡皆監禁，休教走脫一個。操回府以詔狀示衆，謀士商議要廢獻帝，更立新君。程昱諫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號令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也。今諸侯未平，遽行廢立之事，必起兵端矣。』操乃止。只將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門處斬。死者共七百餘人。城中官民見者，無不下淚。

曹操既殺了董承等衆人，怒氣未消，遂帶劍入宮，來弑董貴妃。貴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懷孕五月。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私論董承之事，至今尙無音耗。忽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大驚失色。操曰：『董承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矣。』操大聲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戰慄曰：『朕實不知。』操曰：『忘了破指修詔耶？』帝不能答。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見憐。』操曰：『若非天敗，吾已被害，豈得復留此女爲吾後患？』伏后告曰：『貶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操曰：『欲留此逆種，爲母報仇乎？』董妃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操令取白練至面前，帝泣謂妃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淚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猶作兒女態耶？』叱武士牽出，勒死於宮門之外。

操諭監宮官曰：『今後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輒入宮門者，斬。守禦不嚴，與同罪。』又撥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統領，以爲防察。

操謂程昱曰：『今董承等雖誅，尙有馬騰、劉備亦在其數，不可不除。』遂議東征劉備，起二十萬大軍，分兵五路下徐州。

第十六 土山三約

細作探知，報入徐州。玄德與孫乾計議曰：『此必求救於袁紹，方可解危。』於是玄德修書一封，遣孫乾至河北。乾乃先見田豐，具言其事，求其引進。豐即引孫乾入見紹，呈上書信。只見紹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豐曰：『主公何出此言？』紹曰：『吾生五子，惟最幼者極快吾意。今患疥瘡，命已垂絕，吾有何心更論他事乎？』豐曰：『今曹操東征劉玄德，許昌空虛，若以義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萬民。此不易得之機會也，惟明公裁之。』紹曰：『吾亦知此最好，奈我心中恍惚，恐有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五子中惟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吾命休矣。』遂決意不肯發兵，乃謂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其故。倘有不如意，可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田豐以杖擊地曰：『遭此難遇之時，乃以嬰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長歎而出。

孫乾見紹不肯發兵，只得星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事。玄德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張飛曰：『兄長勿憂。曹兵遠來，必然困乏，乘其初至，先去劫寨，可破曹操。』玄德曰：『素以汝爲一勇夫耳，今獻此策，亦中兵法。』乃從其言，分兵劫寨。

是夜月色微明，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進發，突入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大起，喊聲齊舉。飛知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處軍馬殺來。張飛左冲右突，前遮後當，所領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見事勢已急，盡皆投降去了。飛正殺

間，逢着徐晃大戰一陣，後面樂進趕到。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數十騎跟定。欲還小沛，去路已斷；欲投徐州，下邳又恐曹軍截住，尋思無路，只得望芒碭山而去。

玄德引軍劫寨，將近寨門，喊聲大震，後面衝出一軍，先截去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走，夏侯淵又從後趕來。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急欲奔還小沛，早望見小沛城中火起，只得棄了小沛，欲投徐州。下邳及見曹軍漫山塞野，截住去路。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相投。』今不若暫往依棲別作良圖，遂望青州路而走，正逢李典攔住。玄德匹馬落荒望北而逃，李典攔將從騎去了。

玄德匹馬投青州，日行三百里，奔至青州城下，叫門。門吏問了姓名，來報刺史。刺史乃袁紹長子袁譚。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來，即便開門相迎，接入公廨，細問其故。玄德備言兵敗相投之意。譚乃留玄德於館驛中住下，發書報父袁紹，一面差本州人馬護送玄德至平原界口。袁紹親自引衆出鄆郡三十里迎接玄德，玄德拜謝，紹忙答禮曰：『昨爲小兒抱病，有失救援，於心快快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想之思。』玄德曰：『孤窮劉備，久欲投於門下，奈機緣未遇，今爲曹操所攻，妻子俱陷，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慚，逕來相投，望乞收錄，誓當圖報。』紹大喜，相待甚厚，同居冀州。

曹操當夜取了小沛，隨即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城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曹操大軍入城，安民已畢，隨喚衆謀士議取下邳。荀彧曰：『雲長保護玄德妻小，死守此城，若不速取，恐爲袁紹所竊。』操曰：『吾素愛雲長武藝人材，欲得之以爲己用，不若令人說之使降。』郭嘉曰：『雲長義氣深重，必不肯降。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帳下一人出曰：『某與關公有一面之交，願往說之。』衆視之，乃張遼也。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

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使此人進退無路，然後用文遠說之，彼必歸丞相矣。」操聽其謀，即令徐州降兵數十，逕投下邳來降關公。關公以爲舊兵，留而不疑。

次日，夏侯惇爲先鋒，領兵五千人來搦戰。關公不出，惇即使人於城下辱罵。關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戰。約戰十餘合，惇撥回馬走。關公趕來，惇且戰且走。關公約趕二十里，恐下邳有失，提兵便回。只聽得一聲礮響，左有徐晃，右有許褚，兩隊軍截住去路。關公奪路而走，兩邊伏兵排下硬弩百張，箭如飛蝗。關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交戰。關公奮力殺退二人，引軍欲回下邳。夏侯惇又截住廝殺。戰至日晚，無路可歸。只得得到一座土山，引兵屯於山頭。權且少歇。曹兵團圍將土山圍住。關公於山上遙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卻是那詐降兵卒偷開城門，曹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只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

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中驚惶，連夜幾番衝下山來，皆被亂箭射回。捱到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張遼也。關公迎謂曰：「文遠欲來相敵耶？」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見。」遂棄刀下馬，與關公敘禮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關某乎？」遼曰：「不然。昔日蒙兄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兄？」公曰：「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遼曰：「玄德不知存亡，翼德未知生死。昨夜曹公已破下邳，軍民盡無傷害，差人護衛玄德家眷，不許驚擾。如此相待，弟特來報兄。」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卽下山迎戰。」張遼大笑曰：「兄此言豈不爲天下笑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爲天下笑？」遼曰：「兄今卽死，其罪有三。」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卽戰死，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賴，卻使君依託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藝超羣，兼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爲義？其罪三也。」兄

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

公沈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如何？」遼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卻打聽劉使君音信，如在何處，即往投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公曰：「兄言三便，吾有三約。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甯受三罪而死。」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不肯降。望文遠急急回報。」

張遼應諾，遂上馬，回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當漢相，漢即吾也。此可從之。」遼又言：「二夫人欲請皇叔俸給，並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更加倍與之。至於嚴禁內外，乃是家法，又何疑焉？」遼又曰：「但知玄德信息，雖遠必往。」操搖首曰：「然則吾養雲長，何用此事卻難從？」遼曰：「豈不聞豫讓衆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服也？」操曰：「文遠之言甚當，吾願從此三事。」

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關公。關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二嫂，告知其事，然後投降。」張遼再回，以此言報曹操。操即傳令退軍，至十里，荀彧曰：「不可，恐有詐。」操曰：「雲長義士，必不失信。」遂引軍退。關公引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竟到府中來見二嫂。

甘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拜於階下曰：「使二嫂受驚，某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將若何？」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土山，張遼勸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約。曹操已皆允從，故特退兵，放我入城。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二夫人問那三事。關公將上項

三事備述一遍，甘人夫曰：『昨日曹軍入城，我等皆以爲必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叔叔既已領諾，何必問我二人，只恐日後曹操不容叔叔去尋皇叔。』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自有主張。』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

關公辭退，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操慌忙答禮。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相見，足慰平生之望。』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此時恐不及拜辭，伏乞見原。』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亡矣。公且寬心，尙容緝聽。』

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次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操見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關公分一宅爲兩院，內門撥老軍十人把守。關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獻帝，帝命爲偏將軍，公謝恩歸宅。

操次日設大宴，會衆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上座；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公。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卻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安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曰：『叔叔自便。』關公方敢退回。操聞之，又歎服關公不已。

一日，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卽度其身，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關公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罩之。操笑曰：『雲長，何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袍乃劉皇叔所賜，某穿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操歎曰：『真義士也！』然口雖稱羨，心實不悅。

一日，關公在府，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於地，不知何故，請將軍速入。」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問二嫂爲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覺來與糜夫人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是以相哭。」關公曰：「夢寐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請勿憂愁。」正說間，適曹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公辭二嫂，往見操。操見公有淚容，問其故。公曰：「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相勸。公醉，自綽其髯而言曰：「生不能報國家，而背其兄，徒爲人也。」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恐其斷也。」操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護髯。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髯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常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眞美髯公也。」因此人皆呼爲美髯公。忽一日，操請關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而瘦？」關公曰：「賤軀頗重，馬不能載，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馬來，須臾牽至，那馬身如火炭，狀甚雄偉。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操曰：「然也。」遂并鞍轡送與關公。關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嘗下拜，今吾贈馬，乃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畜耶？」關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矣。」操愕然而悔，關公辭去。

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會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必要立功以報曹公，然後去耳。」遼曰：「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回見曹操，具以實告。操歎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荀彧曰：「彼言立功方去，若不教彼立功，未必便去。」操然之。

第十七 解圍白馬

玄德在袁紹處，旦夕煩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憂？」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賊，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紹曰：「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豐諫曰：「前操攻徐州，許都空虛，不及此時進兵，今徐州已破，操兵方銳，未可輕敵。不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紹曰：「待我思之。」因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德曰：「曹操欺君之賊，明公若不討之，恐失大義於天下。」紹曰：「玄德言甚善。」遂欲興兵。田豐又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利。」紹大怒，欲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中。沮授見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家財，與之訣曰：「吾隨軍而去，勝則威無不加，敗則一身不保矣！」衆皆下淚送之。

紹遣大將顏良，先鋒白馬，沮授諫曰：「顏良性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大軍進發至黎陽，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曹操急議興兵抵敵。關公聞知，遂入相府見操曰：「聞丞相起兵，某願爲前部。」操曰：「未敢煩將軍，早晚有事，當來相請。」關公乃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路又連接劉延告急文書，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靠土山劄住，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駭然，回顧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今可與顏良一戰。」

宋憲領諸綽槍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見宋憲馬至，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我同伴，願去報讎。」操許之。續上馬持矛，徑出陣

前，大罵顏良。良更不打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操曰：『今誰敢當之？』徐晃應聲而出，與顏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慄然。曹操收軍，良亦引軍退去。

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某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劉備若在，必投袁紹。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紹必疑劉備而殺之矣。備既死，雲長又安往乎？』操大喜，遂差人去請關公。關公即入辭二嫂。二嫂曰：『叔今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關公領諾而出，提青龍刀，上赤兔馬，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

操敘說顏良連誅二將，勇不可當，特請雲長商議。關公曰：『容某觀之。』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土山觀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旗幟鮮明，鎗刀森布，嚴整有威，乃謂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公曰：『以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操又指曰：『糜蓋之下，綉袍金甲，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一望，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操曰：『未可輕視。』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可忽也。』

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山來，鳳目圓睜，鬚眉直豎，直衝彼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徑奔顏良。顏良正在糜蓋下，見關公衝來，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下。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首級，拴於馬項之下，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河北兵將大驚，不戰自亂。曹軍乘勢攻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奪極多。關公縱馬上山，衆將盡皆稱賀。公獻首級於操前。操曰：『將軍真神人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表奏朝廷，封雲長爲漢壽亭侯，鑄印送關公。忽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操乃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然後自領兵迎之，傳下將令。

以後軍爲前軍，以前軍爲後軍；糧草先行，軍兵在後。呂虔曰：『糧草在先，軍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搶掠，故令在前。』虔曰：『倘遇敵軍劫去，如之奈何？』操曰：『且待敵軍到時，卻又理會。』虔心疑未決。操令糧食輜重，沿河壅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發喊，急教人看時，報說：『河北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四散奔走。後軍又遠，將如之何？』操以鞭指南阜曰：『此可暫避。』人馬急奔土阜。操令軍士皆解衣卸甲，少歇，盡放其馬。文醜軍掄至，衆將曰：『賊至矣，可急收馬匹，退回白馬。』荀攸急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故反退？』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不復言。

文醜軍既得糧草車仗，又來搶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雜亂。曹操卻令軍將一齊下土阜擊之，文醜軍大亂。曹兵圍裏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遏不住，只得撥馬回走。操在土阜上指曰：『文醜爲河北名將，誰可擒之？』張遼、徐晃、飛馬齊出，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槍，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簪纓射去。遼奮力再趕，坐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那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回馬復來，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廝殺。只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料敵不過，撥馬而回。文醜沿河趕來，忽見十餘騎，旗號翻翻，一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乃關雲長也。大喝：『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不三合。文醜心怯，撥馬遶河而走。關公馬快，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砍了文醜，大驅人馬掩殺。河北軍大半落水，糧草馬匹仍被曹操奪回。

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前面，哨馬探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玄德慌忙驟馬來看，隔河望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旗上寫着『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玄德暗謝天地曰：『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欲待招呼相見，被曹兵大隊擁來，只得收兵回去。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郭圖審配入見袁紹說：『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備伴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

敢如此！少頃，玄德至，紹令推出斬之。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罪？」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忌備，今知備在明公處，恐備助公，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公知必怒，此借公之手以殺劉備也。願明公思之。」袁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喝退左右，請玄德上帳而坐。」玄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彼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讎，若何？」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也。」玄德修下書劄，未有人送去。紹令退軍武陽，連營數十里，接兵不動。操乃使夏侯惇領兵守住官渡隘口，自己班師回許都，大宴衆官，賀雲長之功。因謂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衆皆歎服。

關公回家，忽報有故人相訪。及請入，卻不相識。關公問曰：「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驚，急退左右，問曰：「先生來此，必有所爲。」震出書一緘，遞與關公。公視之，乃玄德書也。其略云：

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圖富貴而背舊盟乎？」震曰：「玄德望公甚切，公既不肯背舊盟，宜速往見。」關公曰：「人生天地間，無終始者，非君子也。吾來時明白，去時不可不明白。吾今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容某辭卻曹操，奉二嫂來相見。」震曰：「倘曹操不允，爲之奈何？」公曰：「吾寧死，豈肯留於此？」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劉使君懸望。」

震得書，自回關公入內，告知二嫂，隨卽至相府，拜辭曹操。操知來意，乃懸迴避牌於門。關公快快而回，命舊日跟隨人役收拾車馬，早晚伺候，分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分毫不可帶去。次日再往相府辭謝，門首

又挂迴避牌。關公一連去了數次，皆不得見，乃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事，遼亦託疾不出。關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我去志已決，豈可復留？」即寫書一封，辭謝曹操。

寫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置庫中，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請二夫人上車。關公上赤兔馬，手提青龍刀，率領舊日跟隨人役，護送車仗，逕出北門。門吏擋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退避。關公既出門，謂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得驚動二位夫人。」從者推車望官道進發。

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呈書，操即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忽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人，皆望北行。」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屋，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丞相所撥人役，皆不帶去，只帶原跟從人及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衆將愕然，一將挺身出曰：「某願將鐵騎三千，去生擒關某，與丞相！」衆視之，乃將軍蔡陽也。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遂叱退蔡陽，不令去。因謂張遼曰：「雲長封金挂印，賄財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想他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個人情。汝可先去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爲後日記念。」張遼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

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因欲護送車仗，不敢縱馬，按轡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行！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關公教車仗從人，只管望大路緊行，自己勒住赤兔馬，按定青龍刀，問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遼曰：「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相送，特先使我請住台駕，別無他意。」關公曰：「便是。」

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遂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數十騎，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排開。關公見衆人手中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太遠？』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某前曾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去。累次造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挂印，納還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資相送。』一將便從馬上託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將士。』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關公曰：『區區微勞，何足掛齒。』操笑曰：『雲長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錦袍一領，略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橋。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馬，用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異日更得相會。』遂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數十餘人，安得不疑？吾言既出，不可追也。』曹操自引衆將回城，於路歎想雲長不已。

第十八 古城聚會

關公正行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雲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乃孫乾也。乾曰：「自與將軍別後，某在汝南劉辟龔都處，曾被遣往河北，結好袁紹，請玄德同謀破曹之計。不想河北將士各相妒忌，田豐被囚獄中，沮授黜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爭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了，恐將軍不知，反到袁紹處，或爲所害，特遣某於路迎接將來，幸於此得見將軍，可速往汝南與皇叔相會。」關公教孫乾拜見夫人，依言不投河北去，徑取汝南來。正行之間，忽見山背後擁出百餘人，爲首那人頭裹黃巾，身穿戰袍者曰：「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也，來者快留下馬匹車仗，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無知狂賊，汝既從張角爲盜，亦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否？」黃巾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雲長，卻未識其面，汝何人也？」公乃停刀立馬，解開鬚囊，出長髯令視之。其人滾鞍下馬，關公問其姓名，告曰：「某姓裴，名元紹，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不想卻遇將軍。」公謂元紹曰：「汝不識吾面，何以知吾名？」元紹曰：「離此三十里有一臥牛山，山上有一關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爲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某說將軍盛名，恨無門路相見。」關公曰：「綠林中非豪傑托足之處，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勿自陷其身。」元紹拜謝。

正說話間，遙望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周倉也。」關公乃立馬待之。果見一人，黑面長身，持槍乘馬，引衆而至，見了關公，驚喜曰：「此關將軍也！」疾忙下馬，俯伏道旁曰：「周倉參拜。」關公曰：「壯士何處曾識關

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寶時，曾識尊顏；恨失身賊黨，不得相隨。今日幸得拜見，願將軍不棄，收爲步卒，早晚執鞭隨鐙，死亦甘心！」公見其意甚誠，乃謂曰：「汝若隨我，汝手下人伴若何？」倉曰：「願從則俱從，不願從者聽之可也。」於是衆人皆曰：「願從。」關公乃下馬至軍前，稟問二嫂。甘夫人曰：「叔叔自離許都，於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難，未嘗要軍馬相隨，今何獨容周倉之衆耶？我輩女流淺見，叔自斟酌。」公曰：「嫂嫂之言是也。」遂謂周倉曰：「非關某寡情，奈二夫人不從，汝等且回山中待我尋見兄長，必來相招。」周倉頓首告曰：「倉乃一粗莽之夫，失身爲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豈忍復錯過？若以衆人相隨爲不便，可令其盡跟裴元紹去，倉隻身步行，跟隨將軍，雖萬里不辭也。」關公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一二人相從，無妨於事。」公乃令周倉撥人伴隨裴元紹去。元紹曰：「我亦願隨關將軍。」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且當權時統領。我隨關將軍去，但有住劄處，便來取你。」元紹快怏而別。

周倉跟着關公向南進發，行了數日，遙見一座山城。公問土人：「此何處也？」土人曰：「此名古城。數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逐去，佔住古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今聚有三五千人馬，四遠無人敢敵。」關公喜曰：「吾弟自徐州失散，一向不知下落，誰想卻在此！」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教來迎接二嫂。

張飛在芒碭山中，住了月餘，因出外探聽玄德消息，偶過古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飛怒，因就逐去縣官，奪了縣印，佔住城池，權且安身。當日孫乾領關公命，入城見飛，施禮畢，具言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請將軍出迎。張飛聽罷，更不回言，隨即披挂持矛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城門。孫乾驚訝，又不敢問，只得隨出城來。關公望見張飛到來，喜不自勝，付刀與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只見張飛圓睜環眼，倒豎虎鬚，吼聲如雷，揮矛向關公便搦。關公大驚，連忙閃過，便叫：「賢弟何故如此？豈忘了桃園結義耶？」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

見關公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背了兄長，降了曹操，封侯賜爵，今又來賺我！我今與你併個死活！』關公曰：『你原來不知，我也難說。現放着二位嫂嫂在此，賢弟請自問。』二夫人聽着，揭簾而呼曰：『三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住着，且看我殺了負義的人，然後請嫂嫂入城。』甘夫人曰：『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故暫時棲身曹氏。今知你哥哥在汝南，特不避險阻，送我們到此。三叔休錯見了。』糜夫人曰：『二叔向在許都，原出於無奈。』飛曰：『嫂嫂休要被他們瞞過了。忠臣甯死而不辱，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關公曰：『賢弟休屈了我。』孫乾曰：『雲長特來尋將軍。』飛喝曰：『如何你也胡說！他那裏有好心，必是來捉我。』關公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飛把手指曰：『兀的不是軍馬來也！』

關公回顧，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風吹旗號，正是曹軍。張飛大怒曰：『今還敢支吾麼？』挺丈八蛇矛，便擲將來。關公急止之曰：『賢弟且住。你看我斬此來將，以表我真心。』飛曰：『你果有真心，我這三通鼓罷，便要你斬來將。』關公應諾，須臾，曹軍至。爲首一將，乃是蔡陽，挺刀縱馬大喝曰：『你原來逃在此，吾奉丞相命，特來拿你。』關公更不打話，舉刀便砍。張飛親自擂鼓，只見一通鼓未盡，關公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衆軍士俱走。關公活捉執認旗小卒過來，問取來由。小卒告說：『蔡陽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丞相不肯，因差他往汝南攻劉辟。不想在這裏遇着將軍。』關公聞言，教去張飛前告說其事。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小卒，小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飛方纔信。

正說間，忽城中軍士來報：『城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張飛心中疑慮，便轉出南門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之，乃糜竺糜芳也。飛亦下馬相見。竺曰：『自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於河北，又聞簡雍亦投河北去了，只不知將軍在此。昨於路上遇見一夥客人說：「有一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我兄弟度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

相容。飛曰：『雲長兄與孫乾送二嫂方到，已知哥哥下落。』糜大喜，同來見關公，并參見二夫人。飛遂迎請二嫂入城，至衙中坐定，二夫人訴說關公歷過之事，張飛方纔大哭參拜雲長。二糜亦俱傷感。張飛亦自訴別後之事，一面設宴賀喜。

次日，張飛欲與關公同至河北。關公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與孫乾同往袁紹處尋見兄長，來此相會。賢弟可堅守此城。』飛曰：『兄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關公曰：『不妨。我到彼當見機而變。』遂喚周倉問曰：『臥牛山裴元紹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約有四百。』關公曰：『我今抄近路去尋長兄，汝可往臥牛山招此一枝人馬，從大路上接來。』倉領命而去。關公與孫乾只帶二十餘騎投河北來。將至界首，乾曰：『將軍未可輕入，只在此間暫歇，待某先入見皇叔，別作商議。』關公依言，先打發孫乾去了。遙望前村，有一所莊院，便與從人到彼投宿。莊內一老翁攜杖而出，與關公施禮，公具以實告。老翁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大名，幸得瞻謁。』遂命二子出見，款留關公，并從人俱留於莊內。

孫乾匹馬入冀州，見玄德具言前事。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可暗請來同議。』少頃，簡雍至，與孫乾相見畢，共議脫身之計。雍曰：『主公明日見袁紹，只說要往荊州說劉表共破曹操，便可乘機而去。』玄德曰：『此計大妙，但公能隨我去否？』雍曰：『某亦自有脫身之計。』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袁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荊襄九郡，兵精糧足，宜與相約共攻曹操。』紹曰：『吾嘗遣使約之，奈彼不肯相從。』玄德曰：『此人是備同宗，備往說之，必無推阻。』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命玄德行。紹又曰：『近聞關雲長已離了曹操，欲來河北，吾當殺之以洩顏良文醜之恨。』玄德曰：『明公前欲用之，吾故召之。今何又欲殺之耶？且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雲長乃一虎也。失二鹿而得一虎，何恨之有？』紹笑曰：『吾故愛之，故戲言耳。公可再使人召之，令其速來。』玄德曰：『即遣孫乾往召之可也。』紹大喜，從之。玄德出，簡雍進曰：『玄德此去，必不回矣。某願與偕往，一則同

說劉表，二則監住玄德。紹然其言，便命簡雍與玄德同行。郭圖諫紹曰：『劉備前去說劉辟，未見成事，今又使與簡雍同往荊州，必不返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見識。』郭圖嗟呀而出。

玄德先命孫乾出城，回報關公；一面與簡雍辭了袁紹，上馬出城。行至界首，孫乾接着，同往關定莊上。關公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止。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玄德問其姓名。關公曰：『此人與弟同姓，有二子：長子關甯，學文；次子關平，學武。』關定曰：『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隨關將軍，未識肯容納否？』玄德曰：『年幾何矣？』定曰：『十八歲矣。』玄德曰：『既蒙長者厚意，吾弟尚未有子，今即以賢郎爲子，若何？』關定大喜，便命關平拜關公爲父，呼玄德爲伯父。玄德恐袁紹追之急，收拾起行。關平隨着關公，一齊起身。關定送了一程自回。

關公教取路往臥牛山來。正行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關公引他見了玄德，問其何故受傷。倉曰：『某未至臥牛山之前，先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刺死裴元紹，盡數招降人伴，佔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人伴時，止有這幾個過來，餘者俱懼怕，不敢擅離。倉大怒，與那將交戰，被他連勝數次，身中三鎗，因此來報主公。』玄德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姓名。』於是關公縱馬當先，玄德在後，逕投臥牛山來。周倉在山下叫罵，只見那將全副披挂，持鎗驟馬，引衆下山。玄德早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那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旁。原來果然是趙子龍。玄德、關公俱下馬相見，問其何由至此。雲曰：『雲自別使君，不想公孫瓚不聽人言，以致兵敗自焚。袁紹屢次招雲，雲想紹亦非用人之人，因此未往。後欲至徐州投使君，又聞徐州失守，雲長已歸曹操，使君又在袁紹處。雲幾番欲來相投，只恐袁紹見怪，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前偶過此處，適遇裴元紹下山來欲奪吾馬，雲因殺之，借此安身。近聞翼德在古城，欲往投之，未知真實，今幸得遇使君。』

玄德大喜，訴說從前之事。關公亦訴前事。玄德曰：「吾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今幸得相遇。」雲曰：「雲奔走四方，擇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隨，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恨矣。」當日就燒燬山寨，率領衆人，盡隨玄德，前赴古城。張飛、糜竺、糜芳迎接入城，各相拜訴。二夫人具言雲長之事，玄德感歎不已。於是殺牛宰馬，先拜謝天地，然後徧勞諸軍。玄德見兄弟重聚，將佐無缺，又新得了趙雲，關公又得了關平、周倉二人，歡喜無限，連飲數日。

時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關平周倉部領馬步軍校共四五百人。玄德欲棄了古城去守汝南，恰好劉辟龔都差人來請，於是遂起軍往汝南駐劄，招軍買馬，徐圖征進。

第十九 坐領江東

袁紹見玄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曰：『劉備不足慮，曹操乃勁敵也，不可不除。』劉表雖據荊州，不足爲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臣武士極多，可使人結之，共攻曹操。紹從其言，即修書遣陳震爲使，來會孫策。

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建定四年，襲取廬江，敗劉勳，使虞翻馳檄豫章。豫章太守華歆投降。自此聲勢大振，乃遣張紘往許昌，上表獻捷。曹操知孫策強盛，歎曰：『獅兒難與爭鋒也。』遂以曹仁之女許配孫策幼弟孫匡。兩家結婚，留張紘在許昌。孫策求爲大司馬，曹操不許，策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於是吳郡太守許貢，乃暗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其略曰：

孫策饒勇，與項籍相似。朝廷宜外示榮寵，召還京師，不可使居外鎮，以爲後患。

使者齎書渡江，被防江將士所獲，解赴孫策處。策觀書大怒，斬其使，遣人假意請許貢議事。貢至，策出書示之，叱曰：『汝欲送我於死地耶！』令武士絞殺之。貢家族皆逃散，有家客三人，欲爲許貢報仇，恨無其便。一日，孫策引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趕起一大鹿，策縱馬上山逐之。正趕之間，只見樹林之內有三個人，持鎗帶弓而立。策勒馬問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轡欲行，一人拈鎗望策左腿便刺。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刃忽墜，止存劍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中孫策面頰。孫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那二人舉鎗向孫策亂搗，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爲主人報仇。』策別無器械，

只弓以拒之，且拒且走。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鎗，馬亦帶傷。正危急之時，程普引數人至。孫策大叫『殺賊！』程普引衆齊上，將許貢家客砍爲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面，被傷至重，乃以刀割袍裹其傷處，救回。吳會養病，策以傷甚昏絕，須臾甦醒，自歎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召張昭等諸人及弟孫權，至臥榻前，囑付曰：『天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大可有爲。子布等幸善相吾弟。』乃取印綬與孫權曰：『若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奪，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善自圖之！』

權大哭，拜受印綬。策母曰：『兒天年已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望母朝夕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忘。』母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當復如何？』策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任。倘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恨周瑜不在此，不得面囑之也。又喚諸弟囑曰：『吾死之後，汝等並輔仲謀宗族中敢有生異心者，衆共誅之。骨肉爲逆，不得入祖墳安葬。』諸弟泣受命。又喚妻喬夫人謂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汝須孝養尊姑，早晚汝妹入見，可囑其轉致周郎，盡心輔佐吾弟，休負我平日相知之雅。』言訖，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

孫策既死，孫權哭倒於牀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宜一面治喪事，一面理軍國大事。』權乃收淚。張昭令孫靜理會喪事，請孫權出堂，受衆文武謁賀。孫權生得方頤大口，碧眼紫髯。當時承孫策遺命，掌江東之事。經理未定，人報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原來周瑜守禦巴丘，聞知孫策中箭被傷，因此回來問候。將至吳郡，聞策已亡，故星夜來奔喪。當下周瑜哭拜於孫策靈柩之前，吳太夫人出，以遺囑之語告瑜。瑜伏於地曰：『敢不効犬馬之力，繼以死之。』

少頃，孫權入。周瑜拜見，畢權曰：『願公無忘先兄遺命。』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報知己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爲今之計，須求高明遠見之人爲輔，然後

江東可定也。」權曰：「先兄遺言，內事託子布，外事全賴公瑾。」瑜曰：「子布賢達之士，足當大任。瑜不才，恐負倚託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權問何人。瑜曰：「姓魯，名肅，字子敬，臨淮東川人也。此人胸懷韜略，腹隱機謀。早年喪父，事母至孝。其家極富，嘗散財以濟貧乏。瑜爲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因乏糧，聞魯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因往求助。肅即指一困相贈。其慷慨如此。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祖母亡，喪葬東城。其友劉子揚欲約彼往巢，潮投鄭寶，肅尙躊躇未往。今主公可速召之。」權大喜，即命周瑜往聘之。瑜奉命親往，見肅敘禮畢，具道孫權相慕之意。肅曰：「近劉子揚約某往巢，潮某將就之。」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納奇錄異，世所罕有。足下不須他計，只同我往投東吳爲是。」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

肅又薦一人見孫權。此人博學多才，事母至孝，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瑯琊南陽人也。權拜之爲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順曹操，然後乘便圖之。權依言，乃遣陳震回，以書絕袁紹。

曹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義舉；若其不克，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遇之。」操然其說，乃即奏封孫權爲將軍，兼領會稽太守，即令張紘爲會稽都尉，齎印往江東。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即命與張昭同理政事。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此人姓顧，名雍，字元嘆，乃中郎蔡邕之徒。其爲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權以爲丞，行太守事。自是孫權威震江東，深得民心。

第二十一 袁曹爭鋒

陳震回見袁紹，具說：『孫策已亡，孫權繼立。曹操封之爲將軍，結爲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七十餘萬，復來攻取許昌。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起軍七萬，前往迎敵，留荀彧守許都。紹兵臨發，田豐從獄中上書諫曰：『今且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興大兵，恐有不利。』逢紀譖曰：『主公與仁義之師，田豐何得出此不祥之語？』紹因怒，欲斬田豐。衆官告免。紹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正其罪。』遂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下定寨柵。沮授曰：『我軍雖衆，而猛勇不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日月，則彼軍不戰自敗矣。』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回日必斬之。汝安敢又如此！』——叱左右將沮授鎖禁軍中。——『待我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治罪。』於是下令，將大軍七十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連絡九十餘里。

細作探知虛實，報至官渡。曹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衆謀士商議。荀攸曰：『紹軍雖多，不足懼也。我軍俱精銳之士，無不一以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草不敷，事可憂矣。』操曰：『所言正合吾意。』遂傳令軍將鼓譟而進。紹軍來迎，兩邊排成陣勢。審配撥弩手一萬，伏於兩翼；弓箭手五千，伏於門旗內，約礮響齊發。三通鼓罷，袁紹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左右排列着張郃、高覽、韓猛、淳于瓊等諸將。旌旗節鉞，甚是嚴整。曹陣上門旗開處，曹操出馬，許褚、張遼、徐晃、李典等，各持兵器，前後擁衛。曹操以鞭指袁紹曰：『吾於天子之前，保奏你爲大將軍，今何故謀反？』紹怒曰：『汝託名漢相，實爲漢賊，罪惡彌天，甚於莽卓，乃反誣人造反耶！』操曰：『吾

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賊。」操怒，使張遼出戰。張郃躍馬來迎。二將鬪了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見了，暗暗稱奇。許褚揮刀縱馬，直出助戰。高覽挺鎗接住。四員將捉對兒廝殺。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三千軍，齊衝彼陣。審配見曹軍來衝陣，便令放起號砲。兩下萬弩並發，中軍內弓箭手一齊擁出陣前亂射。曹軍如何抵敵，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至官渡。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曰：「今可撥兵十萬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十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若棄此而去，吾得此隘口，許昌可破矣。」紹從之。於各寨內選精壯軍人，用鐵鍬土擔，齊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曹營內見袁軍堆築土山，欲待出去衝突，被審配弓箭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餘座，上立高檣，分撥弓箭手於其上射箭。曹軍大懼，皆頂着遮箭牌守禦。土山上一聲梆子響處，箭下如雨。曹軍皆蒙楯伏地，袁軍吶喊而笑。曹操見軍慌亂，集衆謀士問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操令曄進車式，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內，正對着土山上雲梯。候弓箭手射箭時，營內一齊拽動石車，礮石飛空，往上亂打人無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袁軍皆號其車爲「霹靂車」。由是袁軍不敢登高射箭。審配又獻一計，令軍人用鐵鍬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爲「掘子車」。曹兵望見袁軍於山後掘土坑，報知曹操。操又問計於劉曄。曄曰：「此袁軍不能攻明而攻暗，發掘伏道，欲從地下透營而入耳。」操曰：「何以禦之？」曄曰：「可遠營掘長塹，則彼伏道無用也。」操連夜差軍掘塹。袁軍掘伏道到塹邊，果不能入，空費軍力。

曹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軍力漸乏，糧草不繼，意欲棄官渡退回許昌，遲疑未決，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荀彧以書報之。略謂：「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效力死守。紹軍約退三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袁軍細作，解見

徐晃問其軍中虛實。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荀攸曰：『韓猛匹夫之勇耳，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從半路擊之，斷其糧草，紹軍自亂。』操曰：『誰人可往？』攸曰：『卽遣徐晃可也。』操遂差徐晃將帶史渙，並所部兵先出，後使張遼、許褚引兵救應。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解赴紹寨。正走之間，山谷內徐晃、史渙引軍截住去路。韓猛飛馬來戰，徐晃接住廝殺，史渙便殺散人夫，放火焚燒糧車。韓猛抵當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袁紹軍中望見西北上火起，正驚疑間，敗軍報來：『糧草被劫。』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正遇徐晃、燒糧而回。恰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軍到，兩下夾攻，殺散袁軍，四將合兵一處，回官渡寨中。曹操大喜，重加賞勞，又分軍於寨前結營，爲犄角之勢。

韓猛敗軍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衆官勸免。審配曰：『行軍以糧食爲重，不可不用心提防。烏巢乃屯糧之處，必得重兵守之。』袁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郡監督糧草，休教缺乏。』審配領命而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陸元進、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引二萬人馬，守烏巢。那淳于瓊性剛好酒，軍士多畏之。既至烏巢，終日與諸將聚飲。

時曹操軍糧告竭，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作速措辦糧草。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者齋書而往，行不上三十里，被袁軍捉住，縛見謀士許攸。那許攸字子遠，少時曾與曹操爲友，此時卻在袁紹處爲謀士。當下搜得使者所齋曹操催糧書信，逕來見紹曰：『曹操屯軍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空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則許昌可拔，而曹操可擒也。今操糧草已盡，正可乘此機會，兩路擊之。』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計也。』攸曰：『今若不取，後將反受其害。』正話間，忽有使者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書中先說運糧事，後言許攸在冀州時，嘗濫受民間財物，且縱令子姪輩多科稅錢糧入己，今已收其子姪下獄矣。紹見書怒曰：『濫行匹夫，尙有面』

目於吾前獻計耶！汝與曹操有舊，想今亦受他賄賂，爲他作奸細，啜賺吾軍耳！本當斬首，今權且寄頭在項，可速退出，今後不許相見！」許攸出，仰天歎曰：「忠言逆耳。」豎子不足與謀！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何顏復見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劍自刎。左右奪劍勸曰：「公何輕生至此？袁紹不納直言，後必爲曹操所擒，公既與曹公有舊，何不棄暗投明？」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於是許攸暗步出營，逕投曹操。

伏路軍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與我通報，說南陽許攸來見。」軍士忙報入寨中，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說許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遙見許攸，撫掌歡笑，攜手共入。操先拜於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不能擇主，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來，吾事濟矣。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攸曰：「吾曾教袁紹以輕騎乘虛襲許都，首尾相攻。」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言，吾事敗矣。」攸曰：「公今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曰：「吾以誠相投，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遠勿噴，尙容實訴。」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遂附耳低言曰：「軍中止有此月之糧。」攸大聲曰：「休瞞我，糧已盡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此書何人所寫？」操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之事相告。操執其手曰：「子遠既念舊交而來，願卽有以教我。」攸曰：「明公以孤軍抗大敵，而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衆，不戰自破。明公還肯聽否？」操喜曰：「願聞良策。」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烏巢，今撥淳于瓊守把，瓊嗜酒無備，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蔣奇領兵到彼護糧，乘間燒其糧草，輜重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矣。」操大喜，重待許攸，留於寨中。

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準備往烏巢劫糧。張遼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恐許攸有

詐。』操曰：『不然。許攸此來，天敗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久持，若不用許攸之計，是坐而待困也。彼若有詐，安肯留我寨中？且吾亦欲劫寨久矣。今劫糧之舉，計在必行。君請勿疑。』遼曰：『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操笑曰：『吾已籌之熟矣。』便教荀攸、賈詡、曹洪同許攸守大寨，夏侯惇、夏侯淵領一軍伏於左，曹仁、李典領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引諸將居中，共五千人馬，打着袁軍旗號，軍士皆束草負薪，人銜枚，馬勒口，黃昏時分，望烏巢進發。是夜星光滿天。

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是何處軍馬。操使人應曰：『蔣奇奉命往烏巢護糧。』袁軍見是自家旗號，遂不疑惑。凡過數處，皆詐稱蔣奇之兵，並無阻礙。及到烏巢，四更已盡，操教軍士將束草週圍舉火，衆將校鼓譟直入。時淳于瓊方與衆將飲了酒，醉臥帳中，聞鼓譟之聲，連忙跳起，問：『何故喧鬧？』言未畢，早被撓鉤拖翻。陸元進、趙叡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說：『賊兵在後，請分軍拒之。』操大喝曰：『諸將只顧奮力向前，待賊至背後，方可回戰。』於是衆軍將無不爭先掩殺。一霎時，火燄四起，煙迷太空。陸、趙二將驅兵來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皆被曹軍所殺。糧草盡行燒絕。淳于瓊被擒，見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

袁紹在帳下，聞報正北上火光滿天，知是烏巢有失，急出帳召文武各官商議，遣兵往救。張郃曰：『某與高覽同往救之。』郭圖曰：『不可。曹軍劫糧，曹操必然親往，操既自出，寨必虛空，可縱兵先擊曹操之寨。操聞之，必速還，此孫臑「圍魏救韓」之計也。』張郃曰：『非也。曹操多謀，外出必爲內備，以防不虞。今若攻操營而不拔，瓊等見獲，吾屬皆被擒矣。』郭圖曰：『曹操只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再三請劫曹營。紹乃遣張郃、高覽引軍五千，往官渡擊曹營，遣蔣奇領兵一萬，往救烏巢。

時曹操殺散淳于瓊部卒，盡奪其衣甲旗幟，偽作淳于瓊部下敗軍回寨，至山僻小路，正遇蔣奇軍馬。奇軍問之，稱是烏巢敗軍奔回。奇遂不疑，驅馬逕過。張遼許褚忽至，大喝「蔣奇休走！」奇措手不及，被張遼斬於馬下，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報云：「蔣奇已自殺殺烏巢兵了。」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巢，只添兵往官渡。

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洪，一齊衝出。三下攻擊，袁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又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袁紹收得烏巢殘軍馬歸寨，見淳于瓊耳鼻皆無，手足盡落。紹問：「如何失了烏巢？」敗軍告說：「淳于瓊醉臥，因此不能抵敵。」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證對是非，先於袁紹前譖曰：「張郃高覽見主公兵敗，心中必喜。」紹曰：「何出此言？」圖曰：「二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擊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損折士卒。」紹大怒，遂遣使急召二人歸寨問罪。郭圖先使人報二人云：「主公將殺汝矣。」及紹使至高覽問曰：「主公喚我等爲何？」使者曰：「不知何故。」覽遂拔劍斬來使。郃大驚，覽曰：「袁紹聽信讒言，必爲曹操所擒，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操。」郃曰：「吾亦有此心久矣。」於是二人領本部兵馬，往曹操寨中投降。夏侯惇曰：「張高二人來降，未知虛實。」操曰：「吾以恩遇之，雖有異心，亦可變矣。」遂開營門，命二人入。二人倒戈卸甲，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至有敗。今二將軍肯來相投，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遂封張郃爲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爲偏將軍，東萊侯。

二人大喜，請爲先鋒。操從之，卽令張郃高覽領兵往劫紹寨。當夜三更時分，出軍三路劫寨。混戰到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荀攸獻計曰：「今可揚言調撥人馬，一路取酸棗，攻鄴郡；一路取黎陽，斷袁兵歸路。袁紹聞之，必然驚惶，分兵拒我，我乘其兵動時擊之，紹可破也。」操用其計，使大小三軍四遠揚言。紹軍聞此信，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袁尙分兵五萬救

鄴郡，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曹操探知袁紹兵動，便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袁軍俱無鬪志，四散奔走，遂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長子袁譚後隨。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紹急渡河，盡棄圖書車仗金帛，止引隨行八百餘騎而去。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下之物，所殺八萬餘人，血流盈溝。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操獲全勝，將所得金寶緞疋，給賞軍士。於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遂命盡焚之，更不再問。

時沮授因被囚禁，急走不脫，爲曹軍所擒獲，見曹操。操素與授相識，授見操，大呼曰：『授不降也！』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言，君何尚執迷耶？吾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因厚待之，留於軍中。授乃於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乃殺之。授至死神色不變。操嘆曰：『吾誤殺忠義之士也！』命厚禮殮殮，爲建墳安葬於黃河渡口，題其墓曰：『忠烈沮君之墓。』

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前事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衆。衆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處有哭聲，遂私往聽之。卻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伴亡親之苦，各各捶胸大哭，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見之耶！』

次日上馬，正行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因諂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固不出吾之所料！」』袁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我，我必殺之！』遂命使者齎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

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來見豐曰：『與別駕賀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重矣。』豐笑曰：『吾今死矣！』獄吏問曰：『人皆爲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獄吏不信，忽使者齎劍至，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豐曰：『吾固知必死也。』獄吏皆流淚。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本無足惜！』乃自刎於獄中。

田豐既死，聞者皆爲歎惜。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紹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甫，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出，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因此留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爲後嗣，紹乃與審配逢紀辛評郭圖四人商議。原來審配逢紀二人向輔袁尚，郭辛二人向輔袁譚，四人各爲其主。當下袁紹謂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可不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爲人性剛好殺，次子熙爲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郭圖曰：『三子之中，譚爲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目今軍威稍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之事，毋容多議。』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曹操。在倉亭中，操十面埋伏之計，死戰得脫。袁熙高幹皆被箭傷，軍馬死亡殆盡。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歎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至此！此天喪吾也！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犯境，令袁熙仍回幽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暫掌軍事。

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忽荀彧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衆，聞丞相提軍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禦之。』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

玄德與關、張、趙雲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面，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軍分三隊：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爲上賓，汝何背義亡恩？』玄德曰：『汝託名漢相，實爲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遂於馬上朗讀衣帶詔。操大怒，教許褚出戰。玄德背後趙雲挺鎗出馬，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喊聲大振，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曹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得勝回營。次日，又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忽報龔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忽又報夏侯惇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前後受敵，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

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現今被圍。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都，也被圍住了。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玄德不敢出戰。候至天明，教軍士飽餐，步軍先起，馬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某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條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雲力戰，背後于禁、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軍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亦至。

訴說『夏侯惇軍勢甚銳，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趕來，幸得雲長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不知雲長今在何處？』劉辟曰：『將軍且行，卻再理會。』行到數里，一棒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麾動，一軍從山塢內擁出，爲首大將，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耶？事勢至此，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之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然自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雲戰三十餘合，撥馬敗走。雲乘勢衝殺，郃被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相攻，殺退張郃，各出隘口，佔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原來張飛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奮力殺退夏侯淵，迤邐趕去，卻被樂進引軍圍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蹤而去，殺退樂進，與飛同回見玄德。

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家小先行。玄德與關張趙雲在後，且戰且走，操見玄德去遠，收軍不趕。玄德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奔。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權且安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歎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身無立錐，誠恐有誤。諸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衆皆掩面而哭。雲長曰：『兄长差矣。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勝負兵家之常，何可自墮其志？』孫乾曰：『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荊州不遠，劉景升坐鎮九州，兵強糧足，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願先往說之，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

玄德大喜，便令孫乾星夜往荊州。到郡入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從玄德，何故至此？』乾曰：『劉使君天下英雄，雖兵微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明公與使君同爲漢室之胄，今使

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譖言曰：『不可背親而向疎，荊州劉將軍禮賢下士，士歸之如水之投車，河況同宗乎？』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白，唯明公命之。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今肯惠顧，實爲幸甚。』蔡瑁譖曰：『不可。劉備先從呂布，後事曹操，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爲人。今若納之，曹操必加兵於我，枉動干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忠心爲國，非曹操、袁紹、呂布等比。前此相從，不得已也。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誼切同宗，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讒而妬賢如此耶？』劉表聞言，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慚恨而出。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一面親自出郭三十里迎接玄德待表，執禮甚恭，表亦相見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遂與玄德等同入荊州，分撥院宅居住。

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便欲引兵攻之。程昱曰：『袁紹未除，而遽攻荆襄，倘袁紹從北而起，勝負未可知矣。不如還兵許都，養軍蓄銳，待來年春暖，然後引兵先破袁紹，後取荆襄，南北之利，一舉可收也。』操然其言，遂提兵回許都。至建安八年，春正月，操復商議興兵，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留曹仁、荀彧守許都，親統大軍前赴官渡屯紮，以待時機。

第二十一 計決漳河

袁紹聞曹操復來，受了一驚，舊病復發，吐血數斗，昏倒在地。劉夫人慌救入臥內，病勢漸危。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直至袁紹榻前，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劉夫人曰：「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審配便就榻前寫了遺囑。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而死。

袁紹既死，審配等主持喪事。立袁尚爲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使報喪。此時袁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尚立，便與郭圖辛評商議曰：「我爲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尚乃繼母所生，反承大爵，心實不甘。」圖曰：「主公可勒兵城外，只做請顯甫審配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使人去請袁尚。尚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不如乘勢攻之。」袁尚依言，便披挂上馬，引兵五萬出城。袁譚見袁尚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即披挂上馬，與尚交鋒。尚見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死父親，篡奪爵位，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袁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掩殺。譚引敗軍奔平原。尚收兵還。

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璧爲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璧出罵陣，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死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曠斬岑璧於馬下。譚兵又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進兵，追至平原。譚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城攻打。譚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城中糧少，彼軍方銳，勢不相敵。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尚必還救。將軍引兵夾擊之，尚可擒矣。若操擊破尚軍，我因而斂其軍，實以拒操。操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我可以仍據冀北，以圖進取也。」譚從其言，問曰：「何人可爲使？」圖曰：「幸

評之弟辛毗，字佐治，見爲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爲使。譚卽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譚修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毗星夜齋書往見曹操。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求之意，呈上書信。操看畢大喜，卽日督軍進取冀州。

袁尙知曹軍渡河，急急引軍還鄴。譚候操軍至，率衆見操，請攻取冀州。操曰：『方今糧草不接，搬運勞苦，我由濟河退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然後進兵。』令譚且居平原，操引軍退屯黎陽。

袁尙與審配商議：『今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運糧道，令沮授之子沮鵠守邯鄲，遙爲聲援。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袁譚。先絕袁譚，然後破曹。』袁尙大喜，留審配與陳琳守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爲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尙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今番必得冀州矣。』正說間，適許攸自許昌來，聞尙兵攻來，入見操曰：『丞相坐守於此，豈欲待天雷擊殺二袁乎？』操笑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楷引軍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安在？』許褚應聲而出，縱馬直取尹楷。楷措手不及，被許褚一刀斬於馬下。餘衆奔潰，操盡招降之，卽勒兵取邯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大敗，遼從後追趕。兩馬相離不遠，遼急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掩殺，衆皆奔散。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遠城築起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審配設計堅守，法令甚嚴。東門守將馮禮，因酒醉有誤，巡警配痛責之。馮禮懷恨，潛地出城降操。操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操便命馮禮引三百壯士，夤夜掘地道而入。

審配自馮禮出降之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當夜在突門閣上，望見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開門。門閉，馮禮及五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退軍於洹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袁尚攻平原，聞曹操已破尹楷沮鵠，大軍圍困冀州，乃掣兵回救。出盜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冀水，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爲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得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爲號。』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並婦人出降，彼必不爲備，我卽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配從其論。

次日，城上豎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投降；後必有兵出也。』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乘馬，張麾蓋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攜幼，手持白旗而出。百姓纔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城中兵，只得復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弔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中操盔，險透其頂。衆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引衆將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尚大敗。尚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操卽日進兵攻打西山，尚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滏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並起，伏兵齊出，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勢窮力極，只得遣豫州刺史陰夔至操營請降。操佯許之，卻連夜使張遼徐晃去劫寨。尚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望中山而逃。

操回軍攻冀州，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滄之？』操然其計，先差軍於城外掘河塹，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塹，卻掘得甚淺。配暗笑曰：『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河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用哉？』遂不爲備。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並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挑袁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

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審配之姪審榮，素與辛毗相厚，見辛毗家屬被害，心中懷忿，乃密寫獻門之書，拴於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獻操。操先下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審榮大開西門，放曹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徐晃生擒審配，綁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切齒，以鞭鞭配首曰：「賊殺才今日死矣。」配大罵辛毗：「賊徒引曹操破我冀州，我恨不殺汝也。」徐晃解配見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此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怒曰：「小兒不行，乃至於此！」操曰：「昨孤至城下，何城中弩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戮之，以雪此恨。」配曰：「吾生爲袁氏臣，死爲袁氏鬼，不似汝輩之讒諂阿諛之賊，可速斬我！」操教牽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我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頸就刃。

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衆將請曹操入城，操方欲起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操視之，乃陳琳也。操謂之曰：「汝前爲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赦之，乃命爲從事。

曹操統領衆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操大笑。衆將聞言，俱懷不平。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設祭再拜，哭而甚哀，願謂衆官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如昨，而

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爲流涕也！衆皆歎息。操以金帛糧草賜紹妻劉氏，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一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

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

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尚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戰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衆，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遂棄平原，走保南皮。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斬之。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逃避，休被我軍士擒獲。」百姓皆垂淚而去。

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反說我有異心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慌，使辛評見操約降。操曰：「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昏絕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鎗聽令。

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

徧地。操見未獲全勝，乘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竟被曹洪殺於陣中。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人馬俱陷。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封爲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爲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敢有哭者斬。頭挂北門外。人布冠袁衣，哭於頭下。左右拿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今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受戮無恨。」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則吾安敢正眼觀此地哉？」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爲上賓，以爲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等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

袁尚、袁熙知曹兵將至，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時操進兵助樂進、李典、張燕，攻破并州，高幹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送曹操。封琰爲列侯。并州既定，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曰：「袁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許都，我救應不及，爲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爲上。」郭嘉曰：「諸公所言錯矣。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劉表坐說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操曰：「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但見黃沙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臥病車中。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

見此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精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須得識路徑者爲引導耳。』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也。』操從其言，封田疇爲靖北將軍，作鄉導官爲前驅。張遼爲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尚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操謂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衆皆降。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

操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爲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侯爵。』操義之，乃拜疇爲議郎，操撫慰單于等人，收得駿馬萬匹，卽日回兵。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糧，殺馬爲食，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曾諫者，因謂衆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爲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廡，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衆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少，吾欲託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死親筆書此，囑曰：「丞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操拆書視之，點頭嗟歎，諸人皆不知其意。』次日，夏侯惇引衆人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爲後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諸將皆不肯信。

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當日知袁熙、袁尚來投，遂

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心；今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鬪。不如賺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康曰：『只怕曹操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爲我助。』恭曰：『今可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留二袁如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康從之，使人去探消息。

袁熙袁尚，至遼東，二人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商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不即相見。不一日，細作回報：『曹公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尙見牀榻上無衲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瞋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尙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二袁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到易州，來見曹操。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回兵。』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衆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所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爲襄平侯，左將軍。衆官問曰：『何爲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書略曰：

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相自鬪，其勢然也。

衆將踴躍稱善。操引衆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十有一年，多立奇勳。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使張燕守北寨。自將所得袁紹之兵，共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郭嘉爲貞侯，養其子奕於府中。復聚衆謀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彧曰：『大軍方北征而回，未可復動。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

第二十二 南漳遇隱

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表謂備曰：『賢弟久居此間，恐廢武事。襄陽屬邑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紮，何如？』玄德領諾，次日謝別劉表，引本部軍馬逕往新野。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劉禪，乳名阿斗。

此時曹操正統兵北征，玄德乃往荊州，說劉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荆襄之衆，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豈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歎。玄德曰：『兄長何故長歎？』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玄德再欲問時，蔡夫人出立屏後，劉表乃垂頭不語，須臾席散，玄德自歸新野。

至是年冬，聞曹操自柳城回，玄德甚歎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荊州相會。玄德隨使而往。劉表接着，敘禮畢，請入後堂飲宴，因謂玄德曰：『近聞曹操提兵回許都，勢日強盛，必有併吞荆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爲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酒酣，表忽潸然下淚。玄德問其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與賢弟，未得其便。』玄德曰：『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爲人最賢而柔懦不足立大事，後妻蔡氏所生少子琮，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溺愛而』

立少子也。』表默然。玄德自知語失，遂起身如廁。因見己身髀肉復生，亦不覺潸然流淚。少頃復入席。表見玄德有淚容，怪問之。玄德長歎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騎，髀裏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曰：『吾聞賢弟在許昌，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而獨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以曹操之權力，猶不敢居吾弟之先，何慮功業不建乎？』玄德乘着酒興，失口答曰：『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表聞言默然。玄德自知失語，託醉辭歸。

一日，玄德自荊州歸，與從者相失，迤邐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沈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上，口吹短笛而來。玄德歎曰：『吾不如也。』遂立馬觀之。牧童亦停牛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玄德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何以知吾姓字？』牧童曰：『我本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日，曾多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兩耳下垂，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玄德曰：『汝師何人也？』牧童曰：『吾師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潁川人也。道號水鏡先生。』玄德曰：『汝師與誰爲友？』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爲友。』玄德曰：『龐德公乃龐統何人？』童子曰：『叔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少俺師父五歲。一日，吾師父在樹上採桑，適龐統來相訪，坐於樹下，共相議論，終日不倦。吾師甚愛龐統，呼之爲弟。』玄德曰：『汝師今居何處？』牧童遙指曰：『前面林中，便是莊院。』玄德曰：『吾正是劉玄德，汝可引吾去拜見你師父。』童子便引玄德行二里餘，到莊前下馬，入至中門，忽聞琴聲甚美。玄德教童子且休通報，側耳聽之，琴聲忽住而不彈。一人笑而出曰：『琴韻清幽，音中忽起高抗之調，必有英雄竊聽。』童子指謂玄德曰：『此卽吾師水鏡先生也。』玄德視其人，松形鶴骨，器宇不凡，慌忙進前施禮。小童曰：『此劉玄德也。』水鏡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外盛栽松竹，橫琴於石牀之上，清氣飄然。水鏡問曰：『明公何來？』玄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欣幸。』水鏡問玄德曰：『吾久聞明公大』

名何故至今猶落魄不偶耶？」玄德曰：「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鏡曰：「不然，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張、趙雲之流，竭忠相輔，頗賴其力。」水鏡曰：「關、張、趙雲皆萬人敵，惜無善用之之人。若孫乾、糜竺輩，乃白面書生，非經綸濟世之才也。」玄德曰：「備亦嘗側身以求山谷之遺賢，奈未遇其人何？」水鏡曰：「豈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無人？」玄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水鏡曰：「今天下之奇才，盡在於此，公當往求之。」玄德急問曰：「奇才安在？果係何人？」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撫掌大笑曰：「好好！玄德再問時，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於此暫宿一宵，明日當言之。』即命小童具飲饌相待，馬牽入後院喂養。玄德飲膳畢，即宿於草堂之側。」

玄德因思水鏡之言，寢不成寐。約至更深，忽聽一人叩門而入。水鏡曰：「元直何來？」玄德起牀密聽之，聞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蓋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也。故遺書別之，而來至此。」水鏡曰：「公懷王佐之才，宜擇人而事，奈何輕身往見景升乎？且英雄豪傑，只在眼前，公自不識耳。」其人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聞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龍、鳳雛，即欲出見，又恐造次，候至天曉，玄德求見水鏡，問曰：「昨夜來者是誰？」水鏡曰：「此吾友也。」玄德求與相見，水鏡曰：「此人欲往投明主，已到他處去了。」玄德請問其姓名。水鏡笑曰：「好好！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人？』水鏡亦只笑曰：『好好！』玄德拜請水鏡出山相助，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閒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公宜訪之。』正談論間，忽聞莊外人喊馬嘶，小童來報：『有一將軍，引數百人到莊來也。』玄德大驚，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下馬入見曰：『某夜來回縣，尋不見主公，連夜跟問到此。主公可作速回縣，只恐有人來縣中廝殺。』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來行不數里，一彪人馬來到，視之，乃雲長翼德也，相見大喜。」

玄德回馬入城，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縑烏履，長歌而來。玄德聞歌中有欲投明主之語，暗思：「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乎？」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答曰：「某乃潁上人，姓單名福。久聞使君納士招賢，欲來投託，未敢輒造，故行歌於市，以動尊聽耳。」玄德大喜，待爲上賓。福曰：「吾自潁上來，此間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之仁德及人也。」玄德拜單福爲軍師，調練本部人馬。

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荊州之意，特差曹仁、李典領兵三萬屯樊城，虎視荆襄，就探看虛實。曹仁聽說劉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遂大起本部之兵，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野。

單福謂玄德曰：「曹仁屯兵樊城，必起大軍來戰。」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可乘間襲之。」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大喜，預先準備已定。忽報馬報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了。」單福曰：「果不出吾之料。」遂請玄德出軍迎敵。兩陣對圓，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住，遂各罷兵歸寨。

李典回見曹仁，言：「彼軍精銳，不可輕敵，不如回樊城。」曹仁大怒曰：「汝未出軍前，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衆將苦告方免。乃調李典領後軍，仁自引兵爲前部。次日鳴鼓進軍，布成一箇陣勢，使人問玄德曰：「識吾陣否？」單福便上高處觀望，畢謂玄德曰：「此「八門金鎖陣」也。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傷；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只是中間通欠主持。如從東南角上生門擊入，往正西景門而出，其陣必亂。」玄德傳令，教軍士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雲得令，挺鎗躍馬，引兵逕投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追趕，卻突出西門，又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玄德麾軍衝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

追趕，收軍自回。

曹仁輸了一陣。方信李典之言；因復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陣竟爲所破。』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去劫寨，如得勝，再作計議；如不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多疑，何以用兵？』遂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爲前隊，使李典爲後應，當夜二更劫寨。

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只見寨中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不及收兵，回寨急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纔欲尋船渡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乃張飛也。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淹死水中。曹仁渡過河西，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只見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已取樊城多時矣！』衆驚視之，乃關雲長也。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追殺過來，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爲軍師，設謀定計。

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相待，只見一人侍立於側。玄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寇封，本羅喉寇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故依於此。』玄德愛之，欲嗣爲義子。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寇封拜玄德爲父，改名劉封。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爲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生亂。』玄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不悅。玄德與單福計議，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衆自回新野。

曹仁與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具言損將折兵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但不知誰爲劉備

畫策。曹仁言是單福之計。操曰：「單福何人也？」程昱笑曰：「此非單福也。此人幼好學擊劍，中平末年嘗爲人報讎殺人，披髮塗面而走，爲吏所獲。問其姓名不答，吏乃縛於車上，擊鼓行於市，令市人識之。雖有識者不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節向學，遍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此人乃潁川徐庶，字元直。單福乃其託名耳。」操曰：「徐庶之才，比君如何？」昱曰：「十倍於昱。」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備，羽翼成矣，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安得彼來歸？」昱曰：「徐庶爲人至孝，幼喪其父，止有老母在堂。現今其弟徐康已亡，老母無人侍養。丞相可使人賺其母至許昌，令作書召其子，則徐庶必至矣。」操大喜，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取至。操厚待之，因謂之曰：「聞令嗣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背叛朝廷，正猶美玉落於污泥之中，誠爲可惜。今煩老母作書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賞。」遂命左右捧過文房四寶，令徐母作書。徐母曰：「劉備何如人也？」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義，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徐母厲聲曰：「汝何虛誑之甚也？吾久聞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屈身下士，恭己待人，仁聲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眞當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汝雖託名漢相，實爲漢賊，乃反以玄德爲逆臣，欲使吾兒背明投暗，豈不自恥乎？」言訖，便取石硯打曹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出，將斬之。程昱急止之，入諫。操曰：「徐母觸忤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而成徐母之德。徐母旣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讎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且留得徐母在，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操然其言，遂不殺徐母，送於別室養之。

程昱日往問候，詐言曾與徐庶結爲兄弟，待徐母如親母，時常餽送物件，必具手啓。徐母因亦作手啓答之。程昱賺得徐母筆跡，乃做其字體，詐修家書一封，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新野縣，尋問單福行幕。軍士引見徐庶。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附達。」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悽間，不期曹丞相使人賺至許昌，言汝背反，下我於繯，賴程昱等救免。若得汝來降，能免我死。如書到日，可念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然後徐圖歸耕故園，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望救援，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泉湧，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川徐庶，字元直；爲因逃難，更名單福。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及與論事，方知是無用之人，故作書別之。夤夜至司馬水鏡莊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因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庶故作狂歌於市，以動使君。幸蒙不棄，卽賜重用。爭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計，賺至許昌囚禁，將欲加害。老母手書來喚，庶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報使君，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力。今當告歸容圖後會。」玄德聞言大哭曰：「子母乃天性之親，元直無以備爲念。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或者再得奉教。」徐庶便拜謝欲行。玄德曰：「乞再聚一宵，來日餞行。」孫乾密謂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盡知我軍中虛實。今若使歸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見元直不去，必斬其母。元直知母死，必爲母報讎，力攻曹操也。」玄德曰：「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絕其子母之道，不義也。吾寧死，不爲不仁不義之事。」衆皆感歎。玄德請徐庶飲酒。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玄德曰：「備聞公將去，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旦。

諸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玄德與徐庶並馬出城，至長亭，下馬相辭。玄德舉盃謂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聚，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爲老母故也。縱使曹操相逼，庶亦終身不設一謀。」玄德曰：「先生既去，劉備亦將遠遁山林矣。」庶曰：「某所以與使君共圖霸王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使君宜別求高賢輔佐，共圖大業，何便灰心如此？」玄德曰：「天下高賢，無有出先生右者。」庶曰：「某樗櫟庸材，何敢當此重疊。」臨別

又願謂諸將曰：『願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切勿效庶之無始終也。』諸將無不傷感。

玄德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庶就此告別。』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會卻在何日！』說罷，淚如雨下。庶亦涕泣而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匆匆而去。玄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凝淚而望，卻被一樹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衆問何故。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

正望間，忽見徐庶拍馬而回。玄德曰：『元直復回，莫非無去意乎？』遂欣然拍馬向前迎問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馬謂玄德曰：『某因心緒如麻，忘卻一語。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玄德曰：『敢煩元直爲備請來相見。』庶曰：『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親往求之。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得張良也。』玄德曰：『此人比先生才德如何？』庶曰：『以某比之，譬猶騫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耳。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玄德喜曰：『願聞此人姓名。』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乃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爲泰山郡丞，早卒。亮從其叔玄，與荊州劉景升有舊，因往依之。遂家於襄陽。後玄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嘗好爲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岸名臥龍岡，因自號爲臥龍先生。此人乃絕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愁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水鏡先生曾爲備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莫非伏龍鳳雛乎？』庶曰：『鳳雛乃襄陽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玄德踴躍曰：『今日方知伏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言，備有眼如盲。』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玄德策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似醉方醒，如夢初覺，引衆將回至新野，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

徐庶趨程赴許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流落江湖，偶至新野，遂與玄德交厚。老母在此，幸蒙慈愛，不勝愧感。」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令堂，吾亦得聽清誨矣。」庶拜謝而出，急往見其母，泣拜於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於新野事劉豫州，因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爲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況又漢室之胄，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僞書，更不祥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汝玷辱祖宗，空生於天地間耳！」罵得徐庶拜伏於地，不敢仰視。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少頃，家人出報曰：「老夫人自縊於梁間。」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絕。

徐庶見母已死，哭絕於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齎禮弔問，又親往祭奠。徐庶葬母柩於許昌之南原，居喪守墓。凡曹操所賜，庶俱不受。時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姑待春暖，方可長驅大進。」操從之，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準備南征。

第二十三 三顧草廬

玄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忽人報門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莫非孔明否？」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傯，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玄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徽曰：「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爲操所囚，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母必死矣。」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玄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爲密友。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衆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玄德曰：「何潁川之多賢乎？」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徽笑曰：「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雲長問那二人，徽曰：「可比與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衆皆愕然。徽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言罷飄然而去。玄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并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且耕且歌。

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玄德曰：「臥龍先生住何處？」

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臥龍岡也。岡前疎林內草廬中，卽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臥龍岡，果然清景異常。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你祇說劉備來訪。』童子曰：『先生今早少出。』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咐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觀之不已。

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

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不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妝。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草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玄德立馬聽之。歌罷，又有一人擊桌而歌。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桌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龍何幹？』玄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我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吾乃潁川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玄德又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

道。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

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臥龍岡來，到莊前下馬，叩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玄德正看間，忽聞吟詠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而歌。

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因昨徐元直稱薦，敬至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爲萬幸。」那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孔明乃二家兄。」玄德曰：「臥龍今在家否？」均曰：「昨爲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矣。」玄德曰：「何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游於江河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那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玄德曰：「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略，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卻來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數日之內，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懇慫之意。」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墨，拂展雲箋，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均送出玄德，再三懇慫致意而別。

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矮帽遮頭，狐裘蔽體，騎着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玄德聞歌曰：「此真臥龍矣。」滾鞍下

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玄德曰：『曾見令婿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看他。』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大，回望臥龍岡，慍快不已。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年。乃令卜者揲蓍，選擇吉期，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臥龍岡謁孔明。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玄德關公曰：『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況吾欲見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爲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飛應諾。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離草廬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正遇諸葛均，玄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三人來到莊前叩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晝寢未醒。』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報。』吩咐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

玄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階下。半晌，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此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下，他竟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雲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望堂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朝裏壁睡着。童子欲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了一個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報？』遂轉入後堂。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前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賤名於文几，未審得入覽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性成，屢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二人敘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

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民愛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有誤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教誨。』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於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為念，開備愚魯而賜教。』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唯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為萬幸。』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他竟能克紹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之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治，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為將軍謀者也。唯將軍圖之。』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挂於中堂。

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佔天時，南讓孫權佔地利，將軍可佔人和。先取荊州爲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觀青天，但荊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孔明曰：『劉表衰弱，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賤，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誨。』孔明曰：『亮久樂耕鋤，懶於應世，不能奉命。』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溼。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玄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隱。』

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大事。孔明曰：『曹操於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

建安八年十一月，孫權引兵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將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黃祖部將甘甯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方十五歲，奮力往奪父屍而歸。權見風色不利，收軍還東吳。

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張昭二人至，謂曰：『吾本吳人，幼亡父母，與弟吳瑋徙居越中，後嫁與孫氏，生四子，不幸策早喪，今將江東基業付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囑權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師傳之禮，不可怠慢。吾妹與我共嫁汝，則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後，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當恩養，擇

佳婿以嫁之。』言訖遂終。孫權哀哭，具喪葬之禮。

來年春，孫權商議欲伐黃祖。張昭曰：『居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仇雪恨，何待期年？』權猶豫未決。適北平都尉呂蒙入見，告權曰：『某把龍湫水口，忽有黃祖部將甘甯來降。某細詢之，甯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頗通書史，有氣力，好遊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腰懸銅鈴，人聽鈴聲，盡皆避之。又嘗以西川錦作帆幔，時人皆稱爲『錦帆賊』。後悔前非，改行從善，引衆投劉表。見表不能成事，即欲來投東吳，卻被黃祖留住。在夏口，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甯之力，救回夏口，乃待甯甚薄。都督蘇飛屢薦甯於祖，祖曰：『寧乃劫江之賊，豈可重用？』甯因此懷恨，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饌邀甯到家，謂之曰：『吾薦公數次，奈主公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當保公爲鄂縣長，自作去就之計。』甯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救黃祖殺凌操之事，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恨，況各爲其主，又何恨焉？甯欣然引衆渡江，來見主公，乞鈞旨定奪。』孫權大喜曰：『吾得興霸，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甯入見，參拜已畢，權曰：『興霸來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請無懷疑。』遂命周瑜爲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爲前部先鋒，董襲與甘甯爲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征討黃祖。細作探知，報至江夏。黃祖急聚衆商議，令蘇飛爲大將，陳就、鄧龍爲先鋒，盡起江夏之兵迎敵。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艤艫截住沔口，艤艫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將大索繫定艤艫於水面上。東吳兵至，艤艫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面。

甘甯謂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兵五十人，——二十八撐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不避矢石，直至艤艫傍邊，砍斷大索，艤艫遂橫。甘甯飛上艤艫，將鄧龍砍死。陳就棄船而走，呂蒙見了，跳下小船，自舉檣棹，直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當胸一刀砍翻。比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東吳諸將一齊上岸，勢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兩馬相

交戰不數合，被璋生擒過去，逕至船中來見孫權。權命左右以檻車囚之，待活捉黃祖，一并誅戮。催動三軍，不分晝夜，攻打夏口。黃祖知把守不住，遂棄江夏，望荊州而走。甘肅料得黃祖必走荊州，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祖帶數十騎突出東門，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肅攔住。祖於馬上謂肅曰：『我向日不曾輕待汝，今何相逼耶？』肅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績，汝乃以劫江賊待我，今日尙有何說？』黃祖自知難免，撥馬而走。甘肅衝開士卒，直趕將來，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又有數騎趕來，肅視之，乃程普也。肅恐普來爭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祖中箭翻身落馬，肅梟其首級，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回見孫權。獻首級。權命以木匣盛貯，送回江東，祭獻於亡父靈前，重賞三軍。陸甘肅爲都尉，商議欲分兵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東。』劉表知我破黃祖，必來報仇。我以逸待勞，必敗劉表。表敗而後乘勢攻之，荊襄可得也。』權從其言，遂棄江夏，班師回江東。

蘇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肅求救。肅曰：『飛卽不言，吾豈忘之？』大軍既至吳會，權命將蘇飛、梟首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甘肅乃入見權，頓首哭告曰：『某向日若不得蘇飛，則骨填溝壑矣，安能效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罪當誅，某念其昔日之恩情，願納還官爵，以贖飛罪。』權曰：『彼既有恩於君，吾爲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何？』肅曰：『飛得免誅戮，感恩無地，豈肯走乎？若飛去，肅願將首級獻於階下。』權乃赦蘇飛，止將黃祖首級祭獻。祭畢設宴，大會文武慶功。正飲酒間，忽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拔劍在手，直取甘肅。肅忙舉坐椅以迎之。權驚視其人，乃凌統也。因甘肅在江夏時射死他父親凌操，今日相見，故欲報讎。權連忙勸住，謂統曰：『與霸射死卿父，彼時各爲其主，不容不盡力。今旣爲一家人，豈可復理舊讎？萬事皆看吾面。』凌統叩頭大哭曰：『不共戴天之讎，豈容不報？』權與衆官再三勸之，凌統只是怒目而視。甘肅卽日命甘肅領兵五千，戰船一百隻，往夏口鎮守，以避凌統。肅拜謝，領兵自往夏口去了。權又加封凌統爲丞烈都尉，統只得含淚而止。東吳自此廣造戰船，分兵把守江岸，又命孫靜引一枝軍守吳會，孫權自領大軍屯柴桑，周瑜日於鄱陽湖教練水軍，以備攻戰。

第二十四 二度火攻

玄德差人打探江東消息，回報東吳已攻殺黃祖。現今屯兵柴桑。玄德便請孔明計議。正話間，忽劉表差人來請玄德赴荊州議事。孔明曰：『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商議報讎之策也。某當與主公同往，相機而行，自有良策。』玄德從之，留雲長守新野，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荊州來。玄德在馬上謂孔明曰：『今見景升當若何對答？』孔明曰：『他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歸新野，整頓軍馬。』玄德依言，來到荊州館驛安下，留張飛屯兵城外。玄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禮畢，表曰：『今江夏失守，黃祖遇害，故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玄德曰：『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致此禍。今若興兵南征，倘曹操北來，又將奈何？』表曰：『吾今年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助我。我死之後，弟便爲荊州之主也。』玄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備安敢當此重任？』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曰：『容徐思良策。』遂辭出，回至館驛。孔明曰：『景升欲以荊州付主公，奈何卻之？』玄德曰：『景升待我，恩禮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奪之？』孔明歎曰：『真仁慈之主也。』正商論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憐而救之。』玄德曰：『此賢姪家事耳，奈何問我？』孔明微笑，玄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與聞。』少時，玄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來日我使孔明回拜賢姪，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計相告。』琦謝而去。

次日，玄德只推腹痛，乃挽孔明代往回拜劉琦。孔明允諾，來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琦不見容於繼母，幸先生一言相救。』孔明曰：『亮客寄於此，豈敢與人骨肉之事，倘有洩漏，爲害不淺。』

說罷，起身告辭。琦曰：『既承光顧，安敢慢別？』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飲。飲酒之間，琦又曰：『繼母不見容，乞先生一言救我。』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謀也。』言訖，又欲辭去。琦曰：『先生不言則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復坐。琦曰：『琦有一古書，請先生一觀。』乃引孔明登一小樓。孔明曰：『書在何處？』琦泣拜曰：『繼母不見容，琦命在旦夕，先生忍無一言相救乎？』孔明作色而起，便欲下樓，只見樓梯已撤去。琦告曰：『琦欲求教良策，先生恐有泄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賜教矣。』孔明曰：『疎不問親，亮何能爲公子謀？』琦曰：『先生終不肯教琦乎？琦命固不保矣，請即死於先生之前。』乃掣劍欲自刎。孔明止之曰：『已有良計。』琦拜曰：『願即賜教。』孔明曰：『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今黃祖新亡，江夏乏人守禦，公子何不上言，乞屯兵守江夏，則可以避禍矣。』琦再拜謝教，乃令人取梯送孔明下樓。孔明辭別，回見玄德，具言其事。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劉表猶豫未決，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須公子自往。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備願當之。』表曰：『近聞曹操於鄴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南征之意，不可不防。』玄德曰：『備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新野。劉表令劉琦引軍三千往江夏鎮守。

曹操罷三公之職，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爲東曹掾，崔琰爲西曹掾，司馬懿爲文學掾。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穎川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主簿司馬朗之弟也。自是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議南征。夏侯惇進曰：『近聞劉備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爲後患，可早圖之。』操卽命夏侯惇爲都督，于禁、李典、夏侯蘭、韓浩爲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以窺新野。荀彧諫曰：『劉備英雄，今更兼諸葛亮爲軍師，不可輕敵。』惇曰：『劉備鼠輩耳，吾必擒之。』徐庶曰：『將軍勿輕視劉玄德。今玄德得諸葛亮爲輔，如虎生翼矣。』操曰：『諸葛亮何人

也。』庶曰：『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計，真當世之奇士，非可小覷。』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螢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夏侯惇曰：『元直之言謬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懼哉？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將首級獻於丞相。』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心。』惇奮然辭曹操，引軍登程。

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關張二人不悅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待之太過，又未見他真實效驗。』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兩弟勿復多言。』關張見說，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犂牛尾至，玄德取尾親自結帽。孔明入見，正色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吾聊假此以忘憂耳。』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衆，不過數千人，萬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敵。』玄德遂招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陣法，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殺往新野來了。張飛聞之，謂雲長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敵便了。』正說之間，玄德召二人入，謂曰：『夏侯惇引兵到來，如何迎敵？』張飛曰：『哥哥何不使「水」去？』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可推調？』關張出，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衆將聽令。張飛謂雲長曰：『且聽令去，看他如何調度。』

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可引一千軍往豫山埋伏，等彼軍至，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擊，就焚其糧草。翼德可引一千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燒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

博望坡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於樊城取回趙雲，令爲前部，不要贏，只要輸。」主公自引一軍爲後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雲長曰：「我等皆出迎敵，未審軍師卻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此城。」張飛大笑曰：「我們都去廝殺，你卻在家裏坐地，好自在！」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二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雲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卻來問他未遲。」二人去了。衆將皆未知孔明韜略，今雖聽令，卻都疑惑不定。孔明謂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主公便棄營而走。但見火起，卽回軍掩殺。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命孫乾簡雍準備慶喜筵席，安排「功勞簿」伺候。」派撥已畢，玄德亦疑惑不定。

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盡護糧車而行。時當秋月，商颯徐起。人馬趨行之間，望見前面塵頭忽起。惇便將人馬擺開，問鄉導官曰：「此間是何處？」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是羅川口。」惇令于禁李典押住陣腳，親自出馬陣前。遙望軍馬來到，惇忽然大笑。衆問：「將軍爲何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誇諸葛亮爲天人，今觀其用兵，乃以此等軍馬爲前部，與吾對敵，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鬪耳。吾於丞相前誇口，要活捉劉備諸葛亮，今必應吾言矣。」遂自縱馬向前。趙雲出馬，惇罵曰：「汝等隨劉備如孤魂隨鬼耳！」雲大怒，縱馬來戰，兩馬相交，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夏侯惇從後追趕，雲約走十餘里，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惇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懼哉！」遂不聽浩言，直趕至博望坡。一聲砲響，玄德自引軍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笑謂韓浩曰：「此卽埋伏之兵也。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乃催軍前進。玄德、趙雲退後便走。

時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晝風既起，夜風愈大。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都

有蘆葦。典謂禁曰：『欺敵者必敗。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倘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當往前爲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後軍。』李典便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發，那裏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奔來，便問何故。禁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宜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卽回馬令軍馬勿進。言未已，只聽背後喊聲震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着，隨後兩邊蘆葦亦着一霎時，四方八面，盡皆是火。又值風大火勢愈猛。曹家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趙雲回軍趕殺，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

李典見勢頭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中一軍攔住。當先大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混戰，奪路而走。于禁見糧草車輛，都被火燒，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蘭韓浩來救糧草，正遇張飛戰不數合，張飛一鎗刺夏侯蘭於馬下。韓浩奪路走脫，直殺到天明，卻纔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惇收拾殘軍，自回許昌。

孔明收軍，關張二人相謂曰：『孔明真英傑也！』行不數里，見糜竺糜芳引軍簇擁着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關張下馬，拜伏於車前。須臾，玄德趙雲劉封關平等皆至，收聚衆軍，把所獲糧草輜重，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孔明回至縣中，謂玄德曰：『夏侯惇雖敗去，曹操必自引大軍來。』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居，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可乘此機會，取彼荊州爲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備受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曰：『吾甯死不忍作負義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議。』

夏侯惇敗回許昌，自縛見曹操，伏地請死。操釋之。惇曰：『惇遭諸葛亮詭計，用火攻破我軍。』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賞二人。惇曰：『劉備如此猖獗，真』

腹心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慮者，劉備孫權耳。餘皆不足介意。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便傳令起大兵五十萬，令曹仁、曹洪爲第一隊，張遼、張郃爲第二隊，夏侯淵、夏侯惇爲第三隊，于禁、李典爲第四隊。操自領諸將爲第五隊。每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爲折衝將軍，引兵三千爲先鋒。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

大中大夫孔融諫曰：「劉備、劉表，皆漢室宗親，不可輕伐。孫權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險，亦不易取。今丞相與此無義之師，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劉備、劉表、孫權，皆逆命之臣，豈容不討？」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諫者，必斬。孔融出府，仰天歎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敗乎？」時御史大夫鄧、盧家客聞此言，報知鄧、盧。常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又與禰衡相善。衡贊融曰：『仲尼不死，融贊衡曰：『顏回復生。』向者禰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幼，時方在家，對坐弈棋。左右急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將斬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言未已，廷尉又至，盡收融家小并二字，皆斬之，號令融屍於市，兆、脂習伏屍而哭。操聞之，大怒，欲殺之。荀彧曰：「彧聞脂習常諫融曰：『公剛直太過，乃取禍之道。』今融死而來哭，乃義人也，不可殺。」操乃止。習收融父子屍首，皆葬之。曹操既殺孔融，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許昌。

荊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託孤。玄德引關、張至荊州見劉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託孤於賢弟。我子無才，恐不能承父業。我死之後，賢弟可自領荊州。」玄德泣拜曰：「備當竭力以輔賢姪，安敢有他意乎？」正說間，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回新野。劉表病中聞此信，喫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爲荊州之主。蔡夫人聞之大怒，關上內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時劉琦在江夏，知父

病危，來荊州探病。方到外門，蔡瑁、張允當住曰：『公子奉父命鎮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離職守，倘東吳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見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將轉增，非孝也。宜速回。』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上馬仍回江夏。劉表病勢危篤，望劉琦不來，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數聲而死。

劉表既死，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商議，假寫遺囑，令次子劉琮爲荊州之主，然後舉哀報喪，竟不計告劉琦與玄德。

玄德在新野，忽聞荊州已故，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不來報喪，竟立劉琮爲主，已將荊襄九郡，獻與曹操。正憂悶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孔明曰：『主公且放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門張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幼男女，願從者，卽於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救濟百姓，差糜竺、糜竺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

一面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軍去白河上流頭埋伏；『各帶布袋，多裝沙土，遏住白河之水；至來日三更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淹之，卻順水殺將下來接應。』又喚張飛引一千軍去博陵渡口埋伏；『此處水勢最慢，曹軍被淹，必從此逃難，可便乘勢殺來接應。』又喚趙雲：『引軍三千，分爲四隊，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其三隊分伏西南、北、三門，卻先於城內人家屋上，多藏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曹軍入城，必安歇民房。來日黃昏後，必有大風，但看風起，便令西南、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勢大作，卻於城外吶喊助威，只留東門放他出走。汝卻於東門外從後擊之，天明會合關張二將收軍回樊城。』再令糜芳、劉封二人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鷓尾坡前屯住；『一見曹軍到，紅旗軍走在左，青旗軍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卻去分頭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殺敗兵，然後卻來白河上流頭接應。』孔明

分撥已定，乃與玄德登高瞭望，只候捷音。

曹仁曹洪引軍十萬爲前隊，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浩浩蕩蕩，殺奔新野來。是日午刻時分，來到鵝尾坡，望見坡前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許褚催軍向前，劉封糜芳分爲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許褚勒馬，教『且休進，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處住下。』許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仁。曹仁曰：『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我當催軍繼至。』許褚復回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不見一人。時日已墜西，許褚方欲前進，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抬頭看時，只見山頂上一簇旗，旗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許褚大怒，引軍尋路上山。山上播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又聞山後喊聲大振，欲尋路廝殺，天色已晚。曹仁領兵到教，且奪新野城歇馬。軍士至城下時，只見四門大開，曹兵突入，並無阻當。城中亦不見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曹洪曰：『此是勢孤計窮，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我軍權且在城安歇，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走了，都已飢餓，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

初更已後，狂風大作。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此必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接連幾次飛報，西南北三門皆火起。曹仁急令衆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曹仁引衆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聞說東門無火，急急奔出東門，軍士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混戰。敗軍各逃性命，誰肯回身廝殺。正奔走間，糜芳引一軍至，又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在四更時分，人困馬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至白河，卻喜得河水不甚深，人馬都下河喫水，人相喧嚷，馬盡嘶鳴。

雲長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黃昏時分望見新野火起。至四更，忽聽得下流頭人語馬嘶，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流衝去。曹軍人馬俱溺於水中，死者極多。曹仁引衆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喊聲大起，一軍攔路。當先大將乃張飛也，大叫『曹賊快來納命』。截住曹仁混殺。忽遇許褚，便與交鋒。許褚不敢戀戰，奪路走脫。張飛趕來，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劉封、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遂一齊渡河，盡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將船筏放火燒毀。

曹仁收拾殘軍，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見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動三軍，漫山塞野，盡至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一齊去取樊城。劉曄曰：『丞相初至襄陽，必須先買民心。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逕進，二縣爲盡粉矣。不如先使人招降劉備。』即不降，亦可見我愛民之心。若其來降，則荊州之地可不戰而定也。』操從其言，便問：『誰可爲使？』劉曄曰：『徐庶與劉備至厚，今現在軍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復來。』曄曰：『他若不來，貽笑於人矣。丞相勿疑。』操乃召徐庶至，謂曰：『我今欲踏平樊城，奈憐衆百姓之命，公何往說劉備，如肯來降，免罪賜爵。若更執迷，軍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忠義，故特使公往願勿相負。』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見，共訴舊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乃假買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進，樊城恐不可守，宜速作行計。』玄德欲留徐庶。庶謝曰：『某若不還，恐惹人笑。今老母已喪，抱恨終天。身雖在彼，誓不爲設一謀。公有臥龍輔佐，何愁大業不成。庶請辭。』玄德不敢強留。

徐庶辭回，見了曹操，言玄德並無降意。操大怒，即日進兵。玄德問計於孔明。孔明曰：『可速棄樊城，取襄陽暫歇。』玄德曰：『奈百姓相隨已久，安忍棄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先使

雲長往江岸整頓船隻，令孫乾簡雍在城中聲揚曰：『今曹兵將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願隨者便同過江。』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扶老攜幼，將男帶女，滾滾渡河。兩岸哭聲不絕。玄德於船上望見，大慟曰：『爲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聞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顧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方纔上馬，行至襄陽東門，只見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布鹿角。玄德勒馬大叫曰：『劉琮賢姪，吾但欲救百姓，並無他念，可快開門！』劉琮聞玄德至，懼而不出。

蔡瑁、張允，逕至敵樓上，叱軍士亂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敵樓而哭。城中忽有一將，引數百人，逕上城樓，大呼：『蔡瑁、張允，賣國之賊！劉使君乃仁德之人，今爲救民而來投，何得相拒？』衆觀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棗，乃襄陽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長。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將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張飛便躍馬欲入，玄德急止之曰：『休驚百姓！』魏延只管招呼玄德軍馬入城。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大喝：『魏延無名小卒，安敢造亂！識得我大將文聘麼？』魏延大怒，挺鎗躍馬，便來交戰。兩下軍兵在城邊混殺，喊聲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孔明曰：『江陵乃荊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爲家。』玄德曰：『正合吾心！』於是引着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魏延與文聘交戰，從已至未，手下兵卒皆已折盡。延乃撥馬而逃，卻尋不見玄德，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

玄德同行軍民十餘萬，大小車數千輛。挑擔背負者不計其數。路過劉表之墓，玄德率衆將拜於墓前，哭告曰：『辱弟備無德無才，負兄寄託之重，罪在備一身，與百姓無干。望兄英靈垂救荆襄之民！』言甚悲切，軍民無不

下淚。忽哨馬報說：『曹操大軍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趕來也。』衆將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擁民衆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爲上。』玄德泣曰：『舉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百姓聞玄德此言，莫不傷感。

孔明謂玄德曰：『追兵不久卽至，可遣雲長往江夏求救於公子劉琦，教他速起兵乘船會於江陵。』玄德從之，卽修書令雲長同孫乾領五百軍往江夏求救，令張飛斷後，趙雲保護老小，其餘俱管顧百姓而行。每日只走十餘里便歇。

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陽，召劉琮相見。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王威密告琮曰：『將軍旣降，玄德又走，曹操必懈弛無備。願將軍奮整奇兵，設於險處擊之，操可獲矣。獲操則威震天下，中原雖廣，可傳檄而定。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以其言告蔡瑁。瑁叱王威曰：『汝不知天命，安敢妄言！』威怒罵曰：『賣國之徒，吾恨不生啖汝肉！』瑁欲殺之。蒯越勸止。瑁遂與張允同至樊城，拜見曹操。瑁等辭色甚是諂佞。操問：『荊州軍馬錢糧，今有多少？』瑁曰：『馬軍五萬，步軍十五萬，水軍八萬，共二十八萬。錢糧大半在江陵，其餘各處，亦足供給一載。』操曰：『戰船多少？原是何人領管？』瑁曰：『大小戰船共七千餘隻，原是瑁等二人掌管。』操遂加瑁爲鎮南侯，水軍大都督，張允爲助順侯，水軍副都督。二人大喜拜謝。操又曰：『劉景升旣死，其子降順，吾當表奏天子，使永爲荊州之主。』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張允乃諂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更教都督水軍乎？』操笑曰：『吾豈不識人？只因吾所領北地之衆，不習水戰，故且權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後，別有理會。』

蔡瑁、張允歸見劉琮，具言曹操許保奏將軍永鎮荊襄。琮大喜；次日與母蔡夫人齎捧印綬兵符，親自渡江拜

迎曹操。操撫慰畢，即引隨征軍將，進屯襄陽城外。蔡瑁、張允，令襄陽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用好言撫諭，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撫慰曰：『吾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也。』遂封蒯越爲江陵太守，樊城侯。而以劉琮爲青州刺史，便教起程。

琮聞命大驚，辭曰：『琮不願爲官，願守父母鄉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隨朝爲官，免在荆襄被人圖害。』琮再三推辭，曹操不准。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將王威相隨，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操喚于禁囑付曰：『你可引輕騎追劉琮母子殺之，以絕後患。』于禁得令，領衆趕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來殺汝母子，可早納下首級。』蔡夫人抱劉琮而大哭。于禁喝令軍士下手。王威忿怒，奮力相鬪，竟被衆軍所殺。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于禁回報曹操，操重賞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妻小，卻不知去向。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隱避矣。操深恨之。

襄陽既定，荀攸進言曰：『江陵乃荆襄重地，錢糧極廣。劉備若據此地，急難動搖。』操曰：『孤豈忘之？』隨命於襄陽諸將中，選一員引軍開道。諸將中卻獨不見文聘。操使人尋問，方纔來見。操曰：『汝來何遲？』對曰：『爲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心實悲慚，無顏早見耳。』言訖，欷歔流涕。操曰：『真忠臣也。』封江夏太守，賜爵關內侯，便教引軍開道。探馬報說：『劉備帶領百姓，日行止十數里，計程只有三百餘里。』操教各部下精選五千鐵騎，星夜前進，限一日一夜趕上劉備。大軍陸續隨後而進。

第二十五 長坂救主

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挨着往江陵進發。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回音，不知若何。」玄德曰：「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見公親至，事必諧矣。」孔明允諾，便同劉封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同行，到了當陽縣的景山，玄德便教「就山紮住。」

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至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曹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軍至，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尙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慚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

張飛保着玄德，且戰且走，奔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玄德方纔歇馬，看手下隨行人止有百餘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一干人，皆不知下落。玄德大哭曰：「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甯不悲乎！」正悽惶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踉蹌而來，口言「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玄德叱曰：「子龍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張飛曰：「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或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玄德曰：「子龍從我於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糜芳曰：「我親見他投西北去了。」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鎗刺死。」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文醜之事乎？子龍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龍必不棄我也。」張飛那裏肯聽，引二十餘騎至長坂橋。見橋東有一帶樹木，飛生一計，教所從二十餘

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騁，沖起塵土，以爲疑兵。飛卻親自橫矛立馬於橋上，向西而望。

趙雲自四更時分，與曹軍廝殺，往來衝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雲自思曰：「主人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託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死戰，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回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拋棄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趙雲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轉過山坡，被一將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奮鬪不得，故臥在此。」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又着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說罷，拍馬望長坂坡而去。

忽一人大叫：「趙將軍那裏去？」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跳足，相隨一夥百姓婦女，投南而走。」雲見說，也不顧軍士急縱馬望南趕去。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攜而走。雲大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下馬插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与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糜夫人与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至此。」正言間，百姓發喊，又撞出一枝軍來。趙雲拔鎗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着一人，乃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大刀，引着千餘騎，乃曹仁部將淳于導，拿住糜竺，正要解去獻功。趙雲大喝一聲，挺鎗縱馬，直取淳于導。導抵敵不住，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雲請甘夫人上馬，殺開條大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雲曰：「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因此落後，何言反耶？」

飛曰：『若非簡雍先來報信，我今見你，怎肯干休也！』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謂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待我仍往尋糜夫人与小主人去。』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

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鎗，背着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鎗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曹操有寶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令夏侯恩佩之。那青釭劍砍鐵如泥，鋒利無比。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着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不想撞着趙雲，被他一鎗刺死，奪了那口劍，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雲插劍提鎗，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兒，左腿上着了鎗，行走不得，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壞土牆，糜夫人抱着阿斗，坐於牆下枯井之傍啼哭。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軍，阿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雲曰：『夫人受難，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軍豈可無馬？此子全賴將軍保護，妾已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爲累也。』雲曰：『喊聲將近，追兵已至，請夫人速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誤。』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只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爲之奈何？』糜夫人乃棄阿斗於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

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掩訖，解開勒甲縵，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綽鎗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至，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死，殺散衆軍，衝開一條路。正走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旗號分開，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

鎗便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背後忽有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截住去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顛，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下降將。趙雲力戰四將，曹軍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釭劍亂砍，手起處，衣甲透過，血如湧泉。殺退衆軍將，直透重圍。

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我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致之。』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脫此難。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槌二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染征袍。正行間，山坡下又衝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繇、鍾繇兄弟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趙雲挺鎗便刺。鍾繇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鍾繇持戟趕來，馬尾相啣，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鎗隔過畫戟，右手拔出青釭劍砍去，帶盔連腦砍去一半，鍾繇落馬而死。餘衆奔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聲大震。原來文聘收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衆人憩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雲喘息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只得推土牆而掩之，懷抱公子，身突重圍。賴主公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會不見動靜，想是不能保也。』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着未醒。雲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爲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趙雲忙向地下

抱起阿斗，泣拜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

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綽蛇矛，立馬橋上；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不敢近前。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怒目橫矛，立馬於橋上，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紮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急上馬，從陣後來。張飛圓睜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旄鉞旌旗來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飛乃厲聲大喝曰：『我乃燕人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我向會聞雲長言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輕敵。』言未已，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概，頗有退心。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脚移動，乃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卻是何故？』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倒撞於馬下。操便回馬而走。於是諸軍衆將一齊望西逃奔。一時棄甲落盔者，不計其數。人如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

曹操懼張飛之威，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奔逃。張遼許褚趕上，扯住轡環。曹操倉皇失措。張遼曰：『丞相休驚料張飛一人何足深懼，今急回兵殺去，劉備可擒也。』曹操方纔神色稍定，乃令張遼許褚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拆斷橋梁而去矣。』操曰：『彼斷橋而去，乃心怯也。』遂傳令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浮橋，只今夜就要過。李典曰：『此恐是諸葛亮之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詐謀？』遂傳下號令，火速進兵。

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釜中之魚，甯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矣。衆將可努力向前。』衆將領命，一個個奮威追趕。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當頭那

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得軍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曹操一見雲長，即勒住馬回顧衆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傳令大軍速退。

雲長追趕十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嫂如何不見？」玄德訴說當陽之事。雲長歎曰：「曩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玄德曰：「我於此時亦「投鼠忌器」耳。」正說之間，忽見江南岸戰鼓大鳴，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玄德大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立於船頭上大呼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視之，乃劉琦也。琦過船哭拜曰：「聞叔父困於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船中訴說情由，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乘風唿哨而至。劉琦驚曰：「江夏之兵，小姪已盡起至此矣。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之軍，卽江東之軍也，如之奈何？」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孔明也。背後立着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問其何故卻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我，料曹操必來追趕，主公必不從江陵來，必斜取漢津矣，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我竟往夏口，盡起軍前來相助。」玄德大悅，合爲一處，商議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險，頗有錢糧，可以久守。請主公且往夏口屯住。公子自回江夏，整頓戰船，收拾軍器，爲犄角之勢，可以抵當曹操。若共歸江夏，則勢反孤矣。」劉琦曰：「軍師之言甚善，但愚意欲請叔父暫至江夏，整理軍馬停當，再回夏口不遲。」玄德曰：「賢姪之言亦是。」遂留下雲長，引五千軍守夏口。玄德、孔明、劉琦，共投江夏。

江東孫權屯兵柴桑郡，聞曹操大兵至襄陽，劉琮已降，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乃集衆謀士商議禦守之策。魯肅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吾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劉備新敗，肅請奉命往江夏弔喪，因說劉備使撫劉表衆將，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備若喜而從命，則大事可定矣。」權喜從其言，卽遣魯肅齋禮往江夏弔喪。

第二十六 舌戰羣儒

玄德至江夏與孔明劉琦共議良策。孔明曰：「曹操勢大，急難抗敵，不如往投東吳孫權，以爲應援。使南北相持，吾等於中取利，有何不可？」玄德曰：「江東人物極多，必有遠謀，安肯相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萬之衆，虎踞江漢，江東安得不使人來探聽虛實？」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風，直至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若南軍勝，共誅曹操，以取荊州之地；若北軍勝，則我乘勢以取江南可也。」玄德曰：「此論甚高，但如何得江東人到？」正說間，忽報江東孫權差魯肅來弔喪，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濟矣！」遂問劉琦曰：「往日孫策亡時，襄陽曾遣人去弔喪否？」琦曰：「江東與我家有殺父之讎，安得通慶弔之禮？」孔明曰：「然則魯肅之來，非爲弔喪，乃來探聽軍情也。」遂謂玄德曰：「魯肅至，若問曹操動靜，主公只推不知，再三問時，主公只說可問諸葛亮。」計議已定，使人迎接魯肅。

肅入城弔喪，收過物禮，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禮畢，邀入後堂飲酒。肅曰：「久聞皇叔大名，無緣拜會，今幸得見，實爲欣慰。近聞皇叔與曹操會戰，必知彼虛實，敢問操軍約有幾何？」玄德曰：「備兵微將寡，一聞操至，卽走，竟不知彼虛實。」魯肅曰：「聞皇叔用諸葛亮之謀，兩場火燒得曹操魂亡膽落，何言不知耶？」玄德曰：「除非問孔明，便知其詳。」肅曰：「孔明安在？願求一見。」玄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肅見孔明禮畢，問曰：「向慕先生才德，未得拜晤，今幸得遇，願聞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計，亮已盡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肅曰：「皇叔今將止於此乎？」孔明曰：「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將往投之。」肅曰：「吳臣糧少兵微，不能自保，

焉能容人？孔明曰：『吳臣處雖不足久居，今且暫依之，別有良圖。』肅曰：『孫將軍虎踞六郡，兵精糧足，又極敬賢禮士，江東英雄多歸附之，今爲君計，莫若遣心腹往結東吳，以共圖大事。』孔明曰：『劉使君與孫將軍自來無舊，恐虛費詞說，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肅曰：『先生令兄現爲江東參謀，日望與先生相見，肅不才願與公同見孫將軍，共議大事。』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師，頃刻不可相離，安可去也？』肅堅請孔明同去。玄德佯不許。孔明曰：『事急矣，請奉命一行。』玄德方纔許諾。魯肅遂別了玄德、劉琦，與孔明登舟，望柴桑郡來。

二人在舟中共議。魯肅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孔明曰：『不須子敬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及船到岸，肅請孔明於館驛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聞魯肅回急召入問曰：『子敬往江夏，探察虛實如何？』肅曰：『已知其略，尙容徐稟。』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操昨遣使齋文至此，孤先發遣來使，現今會衆商議未定。』肅接檄文觀看，其略曰：

孤近承帝命，奉詔伐罪，旄麾指南，劉琮束手，荊陽之民，望風歸順。今統雄兵百萬，上將千員，欲與將軍會獵於江夏，共伐劉備，同分土地，永結盟好，幸勿觀望，速賜回音。

魯肅看畢曰：『主公尊意若何？』權曰：『未有定論。』張昭曰：『曹操擁百萬之衆，借天子之名，以征西方，拒之不順，且主公大勢可以絕操者，長江也。今操既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勢不可敵，以愚之計，不如納降爲萬安之策。』衆謀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孫權沈吟不語。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東吳、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孫權低頭不語。

須臾，權起更衣，魯肅隨於權後。權知肅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纔衆人所言，深誤將軍。衆人皆可降曹操，惟將軍不可降曹操。』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不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南面稱孤哉？衆人之意，

各自爲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定大計。」權歎曰：「諸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見相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但操新得袁紹之衆，近又得荊州之兵，恐勢大難以抵敵。」肅曰：「肅至江夏，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主公可問之，便知虛實。」權曰：「臥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來日聚文武於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肅領命而去。

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曰：「今見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笑曰：「亮自見機而變，決不有誤。」肅乃引孔明至幕下。早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峨冠博帶，整衣端坐。孔明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張昭等見孔明丰神飄灑，器宇軒昂，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爲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見？」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

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爲生靈興利除害，剿滅亂賊。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即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爲拂高天之雲翳，仰日月之光耀，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

初也。管仲、樂毅，米如是不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

孔明聽罷，啞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譬如人染沈疴，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爲難矣。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危羸已極之時也。野新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至於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寡不敵衆，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皇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爲天下笑耳。」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

座上忽一人抗聲問曰：「今曹公兵屯百萬，將列千員，龍驤虎視，平吞江夏，公以爲何如？」孔明視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紹蟻聚之兵，劫劉表烏合之衆，雖數百萬不足懼也。」虞翻冷笑曰：「軍敗於當陽，計窮於夏口，區區求救於人，而猶言不懼，此真大言欺人也。」孔明曰：「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安能敵百萬殘暴之衆，退守夏口，所以待時也。今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顧天下恥笑，由此論之，劉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虞翻不能對。

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游說東吳耶？」孔明視之，乃步騭也。孔明曰：「步騭以蘇秦張儀爲辯士，不知蘇秦張儀亦豪傑也。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凌弱，懼刀避

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僞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秦張儀乎？」步騭默然無語。

忽一人問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視其人，乃薛綜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問？」綜曰：「公言差矣。漢歷傳至今，天數將然。今曹操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與爭，正如以卵擊石，安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間，以忠孝爲立身之本。公既爲漢臣，則見有不臣之人，當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不思報效，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乃以天數歸之，真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薛綜滿面羞慚，不能對答。

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卻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屨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陸績也。孔明笑曰：「公非袁術座間懷橘之陸郎乎？請安坐聽吾一言。」曹操既爲曹相國之後，則世爲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凌君父，是不惟無君，亦且蔑祖，不惟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劉豫州堂堂皇帝胄，當今皇帝，按譜賜爵，何云無可稽者？且高祖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織席販屨，又何足爲辱乎？公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陸績語塞。

座上又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強詞奪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孔明視之，乃嚴陵也。孔明曰：「尋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興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釣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弇之輩，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區於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嚴陵低頭喪氣，而不能對。

忽又一人大聲曰：「公好爲大言，未必真有實學，恐適爲儒者所笑耳。」孔明視其人，乃汝南程德樞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且如揚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

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日賦萬言，亦何取哉！程德樞不能對。

衆人見孔明對答如流，盡皆失色。時座上張溫駱統二人又欲問難。忽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當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大軍臨境，不思退敵之策，乃徒鬪口耶？』衆視其人，乃零陵人，姓黃名蓋，字公覆，現爲東吳糧官。當時黃蓋謂孔明曰：『愚聞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言。何不將金石之論，爲我主言之，乃與衆人辯論也？』孔明曰：『諸君不知世務，互相問難，不容不答耳。』於是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至中門，正遇諸葛瑾，孔明施禮。瑾曰：『賢弟既到江東，如何不來見我？』孔明曰：『弟既事劉豫州，理宜先公後私。公事未畢，不敢及私。望兄見諒。』瑾曰：『賢弟見過吳侯，卻來敘話。』說罷，自去。魯肅曰：『適間所囑，不可有誤。』孔明點頭應諾，引至堂上，孫權降階而迎，優禮相待。施禮畢，賜孔明坐。衆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於孔明之側，只看他講話。

孔明致玄德之意畢，偷眼看孫權，碧眼紫鬚，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說。等他問時，用言激之便了。』獻茶已畢，孫權曰：『多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孔明曰：『劉豫州兵微將寡，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與曹操相持？』權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馬步水軍，約有一百餘萬。』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非詐也。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平了袁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萬，今又得荊州之軍二三十萬，以此計之，不下一百五十萬。亮以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魯肅在旁聞言失色，以目視孔明，孔明只做不見。

權曰：『曹操部下戰將，還有多少？』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能征慣戰之將，何止一二人？』權曰：『今曹操平了荊楚，復有遠圖乎？』孔明曰：『卽今沿江下寨，準備戰船，不欲圖江東，待取何地？』權曰：『若彼有吞併』

之意，戰與不戰，請足下爲我一決。」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將軍不肯聽從。」權曰：「願聞高論。」孔明曰：「向者宇內大亂，故將軍起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除大難，略已平矣；近又新破荊州，威震海內，縱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逃遁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其不能，何不從衆謀士之論，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權未及答。孔明又曰：「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疑貳之見，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誠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降操？」孔明曰：「昔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又安能屈處人下乎？」孫權聽了孔明此言，不覺勃然變色，拂衣而起，退入後堂。衆皆哂笑而散。

魯肅責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寬洪大度，不卽面責。先生之言，藐視吾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我自有破曹之計，彼不問我，我故不言。」魯肅曰：「果有良策，肅當請主公求教。」孔明曰：「吾視曹操百萬之衆，如羣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爲齏粉矣。」肅聞言，便入後堂，見孫權，權怒氣未息，顧謂肅曰：「孔明欺吾太甚！」肅曰：「臣亦以此責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回嗔作喜曰：「原來孔明有良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便同魯肅重復出堂，再請孔明敘話。權見孔明謝曰：「適來冒瀆威嚴，幸勿見罪。」孔明亦謝曰：「亮言語冒犯，望乞恕罪。」權邀孔明入後堂，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呂布、劉表、袁紹、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數雄已滅，獨豫州與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孔明曰：「豫州雖新敗，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憊，近追豫州，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士民附操者，迫於勢耳，非本心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唯將軍裁之。」權大悅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吾意已決，更無他疑。即日商議起兵，共滅曹操。」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

張昭知孫權欲興兵，遂與衆議曰：「中了孔明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曹操向日兵微將寡，尙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擁百萬之衆南征，豈可輕敵？若聽諸葛亮之言，妄動甲兵，此所謂負薪救火也。」孫權只低頭不語。顧雍曰：「劉備因爲曹操所敗，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爲其所用乎？願聽子布之言。」孫權沈吟未決。張昭等出，魯肅入見曰：「適張子布等又勸主公休動兵，力主降議，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爲自謀之計耳。願主公勿聽也。」孫權尙在沈吟。肅曰：「主公若遲疑，必爲衆人誤矣。」權曰：「卿且暫退，容我三思。」肅乃退出。時武將或有要戰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孫權退入內宅，寢食不安，猶豫不決。吳國太見權如此，問曰：「何事在心，寢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於江漢，有下江南之意，問諸文武，或欲降者，或欲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衆，欲待降來，又恐曹操不容，因此猶豫不決。」吳國太曰：「汝何不記吾姐臨終之語乎？我姊遺言云：『伯符臨終有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今何不請公瑾問之？」權大喜，卽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

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大軍至漢上，便星夜回柴桑郡議軍機事。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魯肅與瑜最厚，先來接着，將前項事細述一番。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自有主張。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魯肅上馬去了。周瑜方纔息歇，忽報張昭顧雍張紘步騫四人來相探，瑜接入堂中坐定，敘寒溫畢。張昭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瑜曰：「未知也。」昭曰：「曹操擁衆百萬，屯於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雖有相吞之意，尙未露其形。昭等勸主公且降之，庶免江東之禍。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彼因自欲雪憤，特下說詞以激主公。子敬卻執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顧雍等曰：「所

議皆同。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請回。明早見主公，自有定議。』昭等辭去。

少頃，又報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瑜迎入，各問慰訖。程普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瑜曰：『未知也。』普曰：『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大小數百戰，方纔戰得六郡城池。今主公聽謀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恥可惜之事。吾等寧死不辱，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興兵。吾等願效死戰。』瑜曰：『將軍等所見皆同否？』黃蓋忿然而起，以手拍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衆人皆曰：『吾等皆不願降。』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投降將軍等請回。』瑜見主公自有定議，程普等別去。

又未幾，諸葛瑾、呂範等一班兒文官相候。瑜迎入，講禮畢。諸葛瑾曰：『舍弟諸葛亮自漢上來，言劉豫州欲結東吳，共伐曹操，文武商議未定。因舍弟爲使，瑾不敢多言，專候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周瑜笑曰：『瑜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瑾等辭退。

忽又報呂蒙、甘寧等一班兒來見。瑜請入，亦敘談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論。瑜曰：『不必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衆乃辭去。周瑜冷笑不止。

至晚，人報魯子敬引孔明來拜。瑜出中門迎入，敘禮畢，分賓主而坐。肅先問瑜曰：『今曹操驅衆南侵，和與戰二策，主公不能決，一聽於將軍，將軍之意若何？』瑜曰：『曹操以天子爲名，其師不可拒，且其勢大，未可輕敵。戰則必敗，降則易安。吾意已決。來日見主公，便當遣使納降。』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已歷三世，豈可一旦棄於他人？伯符遺言，外事付託將軍，今正欲仗將軍保全國家，爲泰山之靠，奈何亦從懦夫之議耶？』瑜曰：『江東六郡，生靈無限，若羅兵革之禍，必有歸怨於我，故決計請降耳。』肅曰：『不然。以將軍之英雄，東吳之險固，操必未便能得志也。』二人互相爭辨，孔明只袖手冷笑。瑜曰：『先生何故哂笑？』孔明曰：『亮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務耳。』肅曰：『先生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主意欲降操，甚爲合理。』瑜曰：『孔

明乃識時務之士，必與吾有同心。」肅曰：「孔明，你也如何說此？」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天下莫敢當，向只有呂布、袁紹、袁術、劉表，敢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無人矣。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強與爭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將軍決計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魯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

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擔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介之使，扁舟送兩個人到江上。操若得此兩人，百萬之衆，皆卸甲捲旗而退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兩人，如大木飄一葉，太倉減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時，即聞操於漳河新造一臺，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曹曾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臺，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今雖引百萬之衆，虎視江南，其實爲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操得二女，稱心滿意，必班師矣。此范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爲之？」

瑜曰：「操欲得二喬，有何證據？」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嘗命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爲天子，誓取二喬。」瑜曰：「此賦公能記否？」孔明曰：「吾愛其文華美，嘗竊記之。」瑜曰：「試請一誦。」孔明即時誦銅雀臺賦。周瑜聽到：「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二句，便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單于屢侵疆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今何惜民間二女乎？」瑜曰：「公有所不知。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小喬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狀曰：「亮實不知，失口亂言，死罪死罪。」瑜曰：「吾與老賊誓不兩立。」孔明曰：「事須三思，免致後悔。」瑜曰：「吾承伯符寄託，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適來所言，故相試耳。吾自離鄱陽湖，便有北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

一臂之力，同破操賊。孔明曰：『若蒙不棄，願效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瑜曰：『來日入見主公，便議起兵。』孔明與魯肅辭出，相別而去。

次日清晨，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等三十餘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鏘鏘，分班侍立。少頃，周瑜入見，禮畢，孫權問慰罷。瑜曰：『近聞曹操引兵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權即取檄文與周瑜看。瑜看畢，笑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相侮耶！』權曰：『君之意若何？』瑜曰：『主公曾與衆文武商議否？』權曰：『連日議此事，有勸我降者，有勸我戰者，吾意未定，故請公瑾一決。』瑜曰：『誰勸主公降？』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意。』瑜即問張昭曰：『願聞先生所以主降之意。』昭曰：『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爲名，近又得荊州威勢愈大。吾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操鱗艦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進，何可當之？不如且降，更圖後計。』瑜曰：『此迂儒之論也。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忍一旦廢棄？』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實爲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餘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耶！且操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爲其後患，而操久於南征，一忌也；北軍不熟水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衡，二忌也；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藁草，三忌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爲將軍破之。』

權矍然起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所懼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卿言當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授我也。』瑜曰：『臣爲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權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此劍賜周郎，即封瑜爲大都督，程普爲副都督，魯肅爲贊軍校尉，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即以此劍誅之。瑜受了劍，對衆言曰：『吾奉主公之命，』

率衆破曹。諸將官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聽令。如遲誤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言罷，辭了孫權，起身出府。衆文武各無言而散。

周瑜回到下處，便請孔明議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孫將軍心向未穩，不可以決策也。」瑜曰：「何謂心不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衆之意，將軍以軍數開解，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瑜曰：「先生之論甚善。」乃復入見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撥軍馬，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多，寡不敵衆耳，他無所疑。」瑜笑曰：「瑜特爲此，特來開解主公。主公因見操檄文，言水陸大軍百萬，故懷疑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較之，彼將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衆，亦只七八萬耳，尙多懷疑未服。夫以久疲之卒，狐疑之衆，其數雖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破之。願主公勿以爲慮。」權撫瑜背曰：「公瑾此言，足釋吾疑。子布無謀，深失孤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心耳。卿可與子敬程普，即日選軍前進。孤當續發人馬，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前軍倘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親與曹賊決戰，更無他疑。」周瑜謝出。

次日，平明，瑜赴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官武將聽令。原來程普年長於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樂。是日，乃託病不出，令長子程咨自代。瑜令衆將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於董卓，囚天子於許昌，屯暴兵於境上。今奉命討之，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不得擾民，賞勞罰罪，並不徇縱。」令畢，卽差韓當、黃蓋爲前部先鋒，領本部戰船，卽日起行。前至三江口，下寨，別聽將令。蔣欽、周泰爲第二隊，凌統、潘璋爲第三隊，太史慈、呂蒙爲第四隊，陸遜、董襲爲第五隊，呂範、朱治爲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部官軍，水陸並進。尅期取齊，調撥已畢，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爲將，今能如此，真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瑜亦遜謝。

第二十七 計會羣英

玄德分付劉琦守江夏，自領衆將引兵往夏口。遙望江南岸旗旛隱隱，戈戟重重，料是東吳已動兵矣。乃盡移江夏之兵，至樊口屯紮。玄德聚衆曰：『孔明一去東吳，杳無音信，不知事體如何？誰人可去探聽虛實回報？』糜竺曰：『竺願往。』玄德乃備羊酒禮物，令糜竺至東吳，以犒軍爲名，探聽虛實。竺領命，駕小舟順流而下，逕至周瑜大寨前。軍士入報，周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相敬之意，獻上酒禮。瑜受訖，設宴款待。糜竺曰：『孔明在此已久，今願與同回。』瑜曰：『孔明方與我同謀破曹，豈可便去？吾亦欲見劉豫州，共議良策，奈身統大軍，不可暫離。若豫州肯枉駕來臨，深慰所望。』竺應諾，拜辭而出。回見玄德，具言周瑜欲請主公到彼面會，別有商議。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與從者二十餘人，飛棹赴江東。

玄德觀看江東鱗艦戰艦，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齊，心中甚喜。軍士飛報周瑜：『劉豫州來了。』瑜出寨迎接。玄德引左右二十餘人，直到中軍帳，敘禮畢。瑜請玄德上坐。玄德曰：『將軍名傳天下，備不才何煩將軍重禮？』乃分賓主而坐。周瑜設宴相待。玄德問曰：『今拒曹操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玄德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玄德欲呼魯肅等共會話。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玄德辭歸，心甚愧喜。

周瑜送了玄德，回至寨中，忽報曹操遣使送書至。瑜喚入。使者呈上書看時，封面上判云：『漢大丞相付周都

督開拆。瑜大怒，更不開看，將書扯碎，擲於地上，喝斬來使。肅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瑜曰：「斬使以示威。」遂斬使者，將首級付從人持回。隨令甘寧爲先鋒，韓當爲左翼，蔣欽爲右翼，瑜自部領諸將接應。來日四更造飯，五更開船，鳴鼓吶喊而進。

曹操知周瑜毀書斬使，大怒，便喚蔡瑁、張允等一班荆州降將爲前部。曹自爲後軍，催督戰船，到三江口。早見東吳船隻蔽江而來，爲首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呼曰：「吾乃甘寧也！誰敢來與我決戰？」蔡瑁令弟蔡璠前進，兩船將近，甘寧拈弓搭箭，望蔡璠射來，應弦而倒。寧遂驅船大進，萬弩齊發，曹軍不能抵當。右邊蔣欽、左邊韓當，直衝入曹軍隊中。曹軍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習水戰，大江面上，戰船一擺，早立腳不住。甘寧等三路戰船，縱橫水面。周瑜又催船助戰，曹軍中箭着礮者，不計其數。從巳時直殺到未時，周瑜雖得利，只恐寡不敵衆，遂下令鳴金收住船隻。

曹軍敗回，操登早寨，再整軍士，喚蔡瑁、張允責之曰：「東吳兵少，反爲所敗，是汝等不用心耳！」蔡瑁曰：「荆州水軍久不操練，青徐之軍，又素不習水戰，故爾致敗。今當先立水寨，令青徐軍在中，荆州軍在外，每日教習精熟，方可用之。」操曰：「汝旣爲水軍都督，可以便宜從事，何必稟我？」於是張、蔡二人，自去訓練水軍。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以大船居於外，爲城郭，小船居於內，可通往來。至晚點上燈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紅。早寨三百餘里，煙火不絕。

周瑜得勝回寨，犒賞三軍，一面差人到吳侯處報捷。當夜瑜登高觀望，只見西邊火光接天。左右告曰：「此皆北軍燈火之元也。」瑜亦心驚。

次日，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乃命收拾樓船一隻，帶着鼓樂，隨行健將數員，各帶強弓硬弩，一齊上船，迤邐前進。至操寨邊，瑜命下了碇石，樓船上鼓樂齊奏。瑜暗窺他水寨，大驚曰：「此深得水軍之妙也！」問：「水軍都督是誰？」左右曰：「蔡瑁、張允。」瑜思曰：「二人久居江東，暗習水戰，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然後可以破曹。」正窺看間，早有曹軍飛報曹操，說周瑜偷看吾寨。曹命縱船擒捉。瑜見水寨中旗號動，急救收起碇石，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檣棹，望江面上如飛而去。比及曹寨中船出時，周瑜的樓船已離了十數里遠，追之不及，回報曹操。操問衆將曰：「昨日輸了一陣，挫動銳氣，今又被他深窺吾寨，吾當作何計破之？」言未畢，忽帳下一人出曰：「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曹操大喜，視之，乃九江人，姓蔣，名幹，字子翼，見爲帳下幕賓。操問曰：「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幹曰：「丞相放心，幹到江左，必要成功。」操問：「要將何物去？」幹曰：「只消一童隨往，二僕駕舟，其餘不用。」操甚喜，置酒與蔣幹送行。幹葛巾布袍，駕一隻小舟，徑到周瑜寨中，命傳報：「故人蔣幹相訪。」

周瑜正在帳中議事，聞幹至，笑謂諸將曰：「說客至矣。」遂與衆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衆將應命而去。瑜整衣冠，引從者數百，皆錦衣花帽，前後簇擁而出。蔣幹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來。瑜拜迎之。幹曰：「公瑾別來無恙？」瑜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愕然曰：「吾久別足下，特來敘舊，奈何疑我作說客也？」瑜笑曰：「吾雖不及師曠之聰，聞絃歌而知雅意。」幹曰：「足下待故人如此，便請告退。」瑜笑而挽其臂曰：「吾但恐兄爲曹氏作說客耳，既無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帳，設禮畢，坐定，卽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

須臾，文官武將，各穿錦衣，帳下偏裨將校，都披銀鎧，分兩行而入。瑜都教相見畢，就列於兩旁而坐，大張筵席，奏軍中得勝之樂，輪換行酒。瑜告衆官曰：「此吾同窗契友也。雖從江北到此，卻不是曹家說客。公等勿疑。」遂

解佩劍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劍作監酒。今日宴飲，但敘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即斬之。』太史慈應諾，按劍坐於席上。蔣幹驚愕，不敢多言。周瑜曰：『吾自領軍以來，滴酒不飲，今日見了故人，又無疑忌，當飲一醉。』說罷，大笑暢飲。座上饒籌交錯，飲至半酣，瑜攜幹手，同步出帳外。左右軍士，皆全裝貫帶，待戈執戟而立。瑜曰：『吾之軍士，頗雄壯否？』幹曰：『真熊虎之士也。』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糧草堆如山積。瑜曰：『吾之糧草，頗足備否？』幹曰：『兵精糧足，名不虛傳。』瑜佯醉，大笑曰：『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不曾望有今日。』幹曰：『以吾兄高才，實不爲過。』瑜執幹手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行，計必從，禍福共之。前使蘇秦張儀陸賈酈生復出口似懸河，舌如利刃，安能動我心哉？』言罷大笑。蔣幹面如土色。

瑜復攜幹入帳，會諸將再飲。因指諸將曰：『此皆江東之英傑，今日此會，可名「羣英會」。』飲至天晚，點上燈燭，瑜自起舞劍作歌。歌罷，滿座歡笑。至夜深，幹辭曰：『不勝酒力矣。』瑜命撤席，諸將辭出。瑜曰：『久不與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於是佯作大醉之狀，攜幹入帳共寢。瑜和衣臥倒，嘔吐狼藉。蔣幹如何睡得着，伏枕聽時，軍中鼓打二更，起視殘燈尙明，看周瑜時，鼻息如雷。幹見帳內桌上堆着一卷文書，乃起牀偷視之，卻都是往來書信。內有一封，上寫「蔡瑁張允僅封」。幹大驚，暗讀之。書略曰：

某等降曹，非圖仕祿，迫於勢耳。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但得其便，即將操賊之首，獻於麾下。早晚入到，便有關報。幸勿見疑。先此敬覆。

幹思曰：『原來蔡瑁張允結連東吳……』遂將書暗藏於衣內，再欲檢看他書時，牀上周瑜翻身，幹急滅燈就寢。瑜口內含糊曰：『子翼，我數日之內，教你看曹賊之首。』幹勉強應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曹賊之首……』及幹聞之，瑜又睡着。幹伏於牀上，將近四更，只聽得有入入帳，喚曰：『都督醒否？』周瑜夢中做

忽覺之狀，故問那人曰：『牀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同寢，何故忘卻？』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嘗飲醉，昨日醉後失事，不知可曾說甚言語？』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聲』，便喚『子翼』。蔣幹只妝睡着，瑜潛出帳，幹竊聽之，只聞有人在外曰：『張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後面言語頗低，聽不真實。』

少頃，瑜入帳，又喚『子翼』。蔣幹只是不應，蒙頭假睡。瑜亦解衣就寢，幹尋思：『周瑜是個精細人，天明尋書不見，必然害我……』睡至五更，幹起喚周瑜，瑜卻睡着，幹戴上巾幘，潛步出帳，喚了小童，徑出轅門。軍士問：『先生那裏去？』幹曰：『吾在此恐誤都督事，權且告別。』軍士亦不阻當。幹下船，飛棹回見曹操，操問：『子翼幹事若何？』幹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動也。』操怒曰：『事又不濟，反爲所笑。』幹曰：『雖不能說周瑜，卻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幹取出書信，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操大怒曰：『二賊如此無禮耶！』即使喚蔡瑁、張允到帳下，操曰：『我欲使汝二人進兵。』瑁曰：『軍尚未曾練熟，不可輕進。』操怒曰：『軍若練熟，吾首級獻於周郎矣。』蔡、張二人不知其意，驚慌不能回答。操喝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頭帳下。操方省悟曰：『吾中計矣！』

衆將見殺了張、蔡二人，入問其故。操雖心中計，卻不肯認錯，乃謂衆將曰：『二人怠慢軍法，吾故斬之。』衆皆嗟呀不已。操於衆將內選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以代蔡、張二人之職。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剷除，吾無憂矣。』

次日，聚衆將於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即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爲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爲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爲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卻。』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

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起造。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飲了數杯，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卻來回報。」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爲幔，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吾別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只不可教公瑾得知。」肅允諾，卻不解其意，回報周瑜，果然不提借船之事，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

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並布幔束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卻不見孔明動靜。第二日亦只不動。至第三日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肅曰：「何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徑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孔明促舟而進，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呐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於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

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呐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

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弔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呐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卻不甚便。』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爲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魯肅拜服。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於船上取之，可得十萬餘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歎曰：『孔明神機妙算，我不如也！』

少頃，孔明入寨見周瑜。瑜下帳迎之，稱羨曰：『先生神算，使人敬服。』孔明曰：『詭譎小計，何足爲奇？』瑜邀孔明入帳共飲。瑜曰：『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瑜未有奇計，願先生教我。』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計？』瑜曰：『某昨觀曹操水寨，極其嚴整，有法，非等閒可攻。思得一計，不知可否？』先生幸爲我一決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寫於手內，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筆硯來，先自暗寫了，卻送與孔明。孔明亦暗寫了兩個，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觀看，皆大笑。原來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瑜曰：『既我兩人所見相同，更無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兩家公事，豈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然必不爲備。今都督儘行之可也。』飲罷分散，諸將皆不知其事。

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稱是蔡瑁之弟蔡和、蔡中，特來投降。瑜喚入二人，哭拜曰：

『吾兄無罪，被操賊所殺。吾一人欲報兄仇，特來投降。望賜收錄，願爲前部。』瑜大喜，重賞二人，卽命與甘寧引軍爲前部。二人拜謝，以爲中計。瑜密喚甘寧吩咐曰：『此二人不帶家眷，非真投降，乃曹操使來爲奸細者。吾今欲將計就計，教他通報消息。汝可懇懇相待，就裏提防。至出兵之日，先要殺他兩個祭旗。汝切須小心，不可有誤。』甘寧領命而去。魯肅入見周瑜曰：『蔡中蔡和之降，多應是詐，不可收用。』瑜叱曰：『彼因曹操殺其兄，欲報仇而來降，何詐之有？你若如此多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肅默然而退，乃往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肅曰：『孔明何故哂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識公瑾用計耳。大江隔遠，細作極難往來。操使蔡中蔡和詐降，竊探我軍中事，公瑾將計就計，正要他通報消息。兵不厭詐，公瑾之謀是也。』肅方纔省悟。

第二十八 苦肉密計

周瑜夜坐帳中，忽見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瑜曰：「公覆夜至，必有良謀見教。」蓋曰：「彼衆我寡，不宜久持，何不用火攻之？」瑜曰：「誰教公獻此計？」蓋曰：「某出自己意，非他人之所教也。」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詐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無一人爲我詐降計耳。」蓋曰：「某願行此計。」瑜曰：「不受些苦，彼如何肯信？」蓋曰：「某受孫氏厚恩，雖肝腦塗地，亦無怨悔。」瑜拜而謝之曰：「君若肯行此苦肉計，則江東之萬幸也。」蓋曰：「某死亦無怨。」遂謝而出。

次日，周瑜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孔明亦在座。周瑜曰：「操引百萬之衆，連絡三百餘里，非一日可破。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準備禦敵。」言未訖，黃蓋進曰：「莫說三個月，便支三十個月糧草，也不濟事。若是這個月破的便破，若是這個月破不破的，只可依張子布之言，棄甲倒戈，北面而降之耳。」周瑜勃然變色，大怒曰：「吾奉主公之命，督兵破曹，敢有再言降者，必斬。今兩軍相敵之際，汝敢出此言，慢我軍心，不斬汝首，難以服衆。」喝左右將黃蓋斬訖報來。黃蓋亦怒曰：「吾自隨破虜將軍，縱橫東南，已歷三世，那有你來！」瑜大怒，喝令速斬。甘寧進前告曰：「公覆乃東吳舊臣，望寬恕之。」瑜喝曰：「汝何敢多言，亂吾法度！」先叱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衆官皆跪告曰：「黃蓋固當誅，但於軍不利，望都督寬恕，權且記罪，破曹之後，斬亦未遲。」瑜怒未息。衆官苦苦告求，瑜曰：「若不看衆官面皮，決須斬首，今且免死。」命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以正其罪。衆官又告免。瑜推翻案桌，叱退衆官，喝教行杖。將黃蓋剝了衣服，拖翻在地，打了五十脊杖。衆官又復苦苦求免。瑜躍起指蓋曰：「汝敢

小覷我耶！且記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罰！恨聲不絕而入帳中。

衆官扶起黃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扶歸本寨，昏絕幾次。動問之人，無不下淚。魯肅也往看問了，來至孔明船中，謂孔明曰：『今日公瑾怒責公覆，我等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顏苦諫。先生是客，何故袖手旁觀，不發一語？』孔明笑曰：『子敬欺我。』肅曰：『肅與先生渡江以來，未嘗一事相欺，今何出此言？』孔明曰：『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乃其計耶？如何要我勸他？』肅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計，何能瞞過曹操？今必令黃公覆去詐降，卻將蔡中蔡和報知其事矣。子敬見公瑾時，切勿言亮先知其事，只說亮也埋怨都督便了。』肅辭去，入帳見周瑜，瑜邀入帳後。肅曰：『今日何故痛責黃公覆？』瑜曰：『諸將怨否？』肅曰：『多有心中不安者。』瑜曰：『孔明之意若何？』肅曰：『他也埋怨都督忒情薄。』瑜笑曰：『今番須瞞過他也。』肅曰：『何謂也？』瑜曰：『今日痛打黃蓋，乃計也。吾欲令他詐降，先須用苦肉計，瞞過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以取勝。』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卻不敢明言。

黃蓋臥於帳中，諸將皆來動問。蓋不言語，但長吁而已。忽報參謀闕澤來問，蓋令請入臥內，叱退左右。闕澤曰：『將軍莫非與都督有仇？』蓋曰：『非也。』澤曰：『然則公之受責，莫非苦肉計乎？』蓋曰：『何以知之？』澤曰：『某觀公瑾舉動，已料着八九分。』蓋曰：『某受吳侯三世厚恩，無以爲報，故獻此計，以破曹操。吾雖受苦，亦無所恨。吾遍觀軍中，無一人可爲心腹者。惟公素有忠義之心，敢以心腹相告。』澤曰：『公之告我，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蓋曰：『實有此意。未知肯否？』闕澤欣然領諾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立功建業，不幾與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軀報主，澤又何惜微生？』黃蓋滾下床來，拜而謝之。澤曰：『事不可緩，即今便行。』蓋曰：『書已修下了。』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漁翁，駕小舟望北岸而行。

是夜寒星滿天，三更時候，早到曹軍水寨。巡江軍士拏住，連夜報知曹操。操曰：『莫非是奸細麼？』軍士曰：『只一漁翁，自稱是東吳參謀闕澤，有機密事來見。』操便教引將入來。軍士引闕澤至，只見帳上燈燭輝煌，曹操憑几危坐，問曰：『汝既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澤曰：『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覆，汝又錯尋思了也。』操曰：『吾與東吳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今被周瑜於衆將之前，無端毒打，不勝忿恨，因欲投降丞相，爲報讎之計，特謀之於我。我與公覆情同骨肉，徑來爲獻密書，未知丞相肯容納否？』操曰：『書在何處？』闕澤取書呈上。操拆書，就燈下觀看書略曰：

蓋受孫氏厚恩，本不當懷二心。然以今日事勢論之，用江東六郡之卒，當中國百萬之師，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論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偏懷淺戇，自負其能，輒欲以卵敵石，衆之擅作威福，無罪受刑，有功不賞。蓋係舊臣，無端爲所摧辱，心實恨之。伏聞丞相，誠心待物，虛懷納士，蓋願率衆歸降，以圖建功雪恥。糧草軍仗，隨船獻納。泣血拜白，萬勿見疑。

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降書，就中取事，卻敢來戲侮我耶！』便教左右推出斬之。左右將闕澤簇下。澤面不改容，仰天大笑。操教牽回，叱曰：『吾已識破奸計，汝何故哂笑？』澤曰：『吾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操曰：『何不識人？』澤曰：『殺便殺，何必多問？』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深知奸僞之道。汝這條計，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澤曰：『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好計？』操曰：『我說出你那破綻，教你死而無怨，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時？如今你有何理說？』闕澤聽罷，大笑曰：『虧汝不惶恐，敢自誇熟讀兵書，還不及早收兵回去，儻若交戰，必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不識機謀，不明道理，豈非無學？』操曰：『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澤曰：『汝無待賢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操曰：『汝若說得有理，我自自然敬服。』澤曰：『豈

不聞「背主作竊，不可定期」儻今約定日期，急切下不得手，這裏反來接應，事必泄漏。但可覷便而行，豈可預期相訂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殺好人，真無學之輩也！」操聞言，改容下席而謝曰：「某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挂懷。」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之望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某等非爲爵祿而來，實應天順人耳。」操取酒待之。

少頃有人入帳，於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之，顏色頗喜。關澤暗思：「此必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爲真實也。」操曰：「煩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定，先通消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事恐泄漏。」澤再三推辭良久，乃曰：「若去則不可久停，便當行矣。」操賜以金帛，澤不受，辭別出營，再駕扁舟，重回江東，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舌矣。」澤曰：「吾今去甘寧寨中探蔡中蔡和消息。」蓋曰：「甚善。」澤至寧寨，寧接入。澤曰：「將軍昨爲救黃公覆，被周公瑾所辱，吾甚不平。」寧笑而不答。正話間，蔡中蔡和至。澤以目送甘寧，寧會意，乃曰：「周公瑾只自恃其能，全不以我等爲念。我今被辱，羞見江東諸人。」說罷，咬牙切齒，拍案大叫。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寧仰頭不言，長歎數聲。

蔡中蔡和見澤寧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澤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耶？」蔡和曰：「莫非欲背吳投曹耶？」關澤失色，甘寧拔劍而起曰：「吾事已爲窺破，不可不殺之，以滅口。」蔡和蔡中慌曰：「二公勿憂，吾亦當以心腹之事相告。」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二人乃曹公使來詐降者。二公若有歸順之心，吾當引進。」寧曰：「汝言果真乎？」二人齊聲曰：「安敢相欺？」寧佯喜曰：「若如此，是天使其便也。」二蔡曰：「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吾已報知丞相矣。」澤曰：「吾已爲黃公覆獻書丞相，今特來見與霸，相約同降耳。」寧曰：「大丈夫既遇明主，自當傾心相投。」於是四人共飲，同論心事。二蔡即時寫書，

密報曹操，說甘寧與某同爲內應。關澤另自修書，遣人密報曹操。書中具言黃蓋欲來，未得其便；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即是也。

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不定，聚衆謀士商議曰：『江左 甘寧，被周瑜所辱，願爲內應；黃蓋受責，令關澤來納降；俱未可深信。誰敢直入周瑜寨中，探聽實信？』蔣幹進曰：『某前日空往東吳，未得成功，深懷慚愧。今願捨身再往，務得實信，回報丞相。』操大喜，即時令蔣幹上船，幹駕小舟，逕到江南水寨邊，使人傳報。

周瑜聽得幹又到，大喜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囑付魯肅：『請龐士元來，爲我如此如此。』原來襄陽 龐統字士元，因避亂寓居江東 魯肅會薦之於周瑜，統未及往見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破曹當用何策？』統密謂肅曰：『欲破曹兵，須用火攻，但大江面上，一船着火，餘船四散，除非獻「連環計」，教他釘作一處，然後功可成也。』肅以告瑜，瑜深服其論，因謂肅曰：『爲我行此計者，非龐士元不可。』肅曰：『只怕曹操狡猾，如何去得？』周瑜沈吟未決，正尋思沒個機會，忽報蔣幹又來。瑜大喜，一面分付龐統用計，一面坐於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繫纜，乃入寨見周瑜，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蔣幹笑曰：『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吾降，除非海枯石爛，前番吾念舊日交情，請你痛飲一醉，與你同榻，你卻盜吾私書，不辭而去，歸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吾事不成。今日無故又來，必不懷好意！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本待送你過去，爭奈吾一二日間，便要破曹賊，待留你在軍中，又必有泄漏。』便叫『左右，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江未遲。』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去了。

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撥兩個軍人伏侍。幹於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露

滿天，獨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尋去，見山巖畔有草屋數椽，內射燈光。幹往窺之，只見一人掛劍燈前，誦孫吳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出迎，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幹喜曰：『久聞大名，今何僻居此地？』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物，吾故隱居於此。公乃何人？』幹曰：『吾蔣幹也。』統乃邀入草庵，共坐談心。幹曰：『以公之才，何往不利？如肯歸曹，幹當引進。』統曰：『吾亦欲離江東久矣。公既有引進之心，即今便當一行。如遲則周瑜聞之，必將見害。』於是與幹連夜下山，至江邊尋着原來船隻，飛棹投江北。既至操寨，幹先入見，備述前事。

操聞鳳雛先生來，親自出帳迎入，分賓主坐定，問曰：『周瑜年幼，恃才欺衆，不用良謀。操久聞先生大名，今得惠顧，乞不吝教誨。』統曰：『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今願一觀軍容。』操叫備馬，先邀統同觀旱寨。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統曰：『傍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退進曲折，雖孫吳再生，積直復出，亦不過此矣。』操曰：『先生勿得過譽，尚望指教。』於是又與同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有艨艟戰艦，列爲城郭，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序。統笑曰：『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虛傳。』因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尅期必亡。』操大喜，回寨，請入帳中置酒共飲，同說兵機。統高談雄辯，應答如流。操深敬服，慇懃相待。統伴醉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良醫醫之。』時操軍因不服水土，俱生嘔吐之疾，多有死者。操正慮此事，忽聞統言，如何不問。統曰：『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但可惜不全。』操再三請問。統曰：『某有一策，使大小水軍並無疾病，安穩成功。』操大喜，請問妙策。統曰：『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北兵不慣乘舟，受此顛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爲一排，或五十爲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闊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曹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東吳耶？』統曰：『愚淺之見，丞相自裁之。』操即時傳令，喚軍中鐵匠，連夜打造連環大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喜悅。

龐統又謂操曰：『某觀江左豪傑，多有怨周瑜者。某憑三寸舌，爲丞相說之，使皆來降。周瑜孤立無援，必爲丞相所擒。瑜既破，則劉備無所用矣。』操曰：『先生果能成大功，操請奏聞天子，封爲三公之列。』統曰：『某非爲富貴，但欲救萬民耳。』丞相渡江，慎勿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忍殺戮人民？』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操曰：『先生家屬，見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矣。』操命寫榜，僉押付統。統拜謝曰：『別後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操然之。

統拜別至江邊，正欲下船，忽見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闕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瞞曹操，也須瞞我不得！』嚇得龐統魂飛魄散，急回視其人，原來卻是徐庶。統見是故人，心下放定，回顧左右無人，乃曰：『你若說破我計，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也！』庶笑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何？』統曰：『元直真欲破我計耶？』庶曰：『吾感劉皇叔厚恩，未嘗忘報。曹操送死吾母，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今安肯破兄良策？只是我亦隨軍在此，兵敗之後，玉石不分，豈能免難？君當教我脫身之術，我即緘口遠避矣。』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遠識，諒此有何難哉？』庶曰：『願先生賜教。』統去徐庶耳邊，略說數句，庶大喜，拜謝龐統，別卻徐庶下船，自回江東。

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次日，寨中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說：『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馬騰謀反，殺奔許都來。』操大驚，急聚衆謀士商議曰：『吾引兵南征，心中所憂者，韓遂馬騰耳。軍中謠言，雖未辨虛實，然不可不防。』言未畢，徐庶進曰：『庶蒙丞相收錄，恨無寸功報效。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緊急，再行告報。』操喜曰：『若得元直去，吾無憂矣。散關之上，亦有軍兵。公統領之。目下撥三千馬步軍，命臧霸爲先鋒，星夜前去，不可稽遲。』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

曹操在帳中，水軍都督毛玠于禁詣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配搭連鎖停當。旌旗戰具，一一齊備。請丞相調遣，尅日進兵。』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令。水旱二軍，俱分五色旗號。水軍中央黃旗，毛玠于禁，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呂虔，左軍青旗文聘，右軍白旗呂通，馬步前軍紅旗徐晃，後軍皂旗李典，左軍青旗樂進，右軍白旗夏侯淵。水陸路都接應使，夏侯惇，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許褚，張遼。其餘驍將，各依隊伍，令畢，水軍寨中發擂三通，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各船拽起風帆，衝波激浪，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鎗使刀，前後左右，各軍旗旛不雜。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於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心中大喜，以爲必勝之法。教且收住帆幔，各依次序回寨。操升帳，謂衆謀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鳳雛妙計？鐵索連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防。』操大笑曰：『程仲德雖有遠慮，卻還有見不到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吾早已隄備矣。』諸將皆拜伏曰：『丞相高見，衆人不及。』

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遙望曹操調練水軍，探事人報知周瑜。瑜往山頂觀之，遙望江北大水面纒纒戰船，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顧謂衆將曰：『江北戰船，如蘆草之密，操又多謀，當用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狂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聲，往後便倒。諸將急忙救回帳中。

魯肅見周瑜臥病，心中憂悶，來見孔明，言周瑜猝病之事。孔明曰：『公以爲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

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醫。」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即請孔明前去看病。肅先入見周瑜。瑜以被蒙頭而臥。肅曰：「都督病勢若何？」周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適來去望孔明，言能醫都督之病，見在帳外，煩來醫治，如何？」瑜命請入，教左右扶起，坐於牀上。孔明曰：「連日不晤君顏，何期貴體不安？」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乎？」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痊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瑜曰：「願先生賜教。」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寫畢，遞與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索以實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將用何藥治之？」事在危急，望即賜教。」孔明曰：「亮雖不才，曾研究天文，近細察星象，知日內必有東南風，約在十一月二十日甲子至二十二日丙寅之間。俟東南風起時，亮亦須歸整軍隊，以相接應。便此告辭。」瑜聞言大喜，矍然而起，便送孔明出寨。

第二十九 火燒赤壁

周瑜歸寨，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調兵出；一面關報孫權接應。黃蓋已自準備大船二十隻，船頭密布大釘，船內裝載蘆草乾柴，灌以魚油，上鋪硫黃，燄硝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單，庶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號令。甘寧闕澤窩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周圍盡是東吳軍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瑜即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櫓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有違誤，即按軍法。」衆兵將得令，一個個磨拳擦掌，準備斷殺。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瑜謂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明必不謬談。」將近三更時分，忽聽風聲響，旗旛轉動。瑜出帳看時，旗帶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

瑜便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寧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岸而走：「只打北軍旗號，直取烏林地，面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爲號，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我有用處。」第二喚太史慈吩咐：「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淝接應之兵，就逼曹兵放火爲號。只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這兩隊兵最遠先發。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寧焚燒曹操寨柵。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直接彝陵界首。只看烏林起火，以兵應之。第五喚黃蓋領三千兵，直取漢陽。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看白旗接應。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黃蓋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

令黃蓋安排火船，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一面撥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隻。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艙上督戰，徐盛丁奉爲左右護衛，只留魯肅共鬪澤及衆謀士守寨。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甚相敬服。

時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爲先鋒，直抵蘄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爲後應。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礮，南屏山舉旗號，各各準備停當，只等黃昏舉動。

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忽見一隊船到，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聽消息。玄德請上敵樓坐定，說：『東南風起多時，孔明至今未回，吾心甚憂。』小校遙詣樊口港上：『一帆風送扁舟來到，必軍師也。』玄德與劉琦下樓迎接，須臾船到，孔明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

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謂趙雲曰：『子龍可帶三千軍馬，渡江徑取烏林小路，揀樹林蘆葦處埋伏。今夜四更以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等他軍馬過，就半中間放起火來。雖然不殺他盡絕，也殺他一半。』雲曰：『烏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南郡，一條取荊州。不知向那條路來？』孔明曰：『南郡勢迫，曹操不敢往，必來荊州。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雲領計去了。又喚張飛曰：『翼德可領三千兵渡江，截斷彝陵這條路，去葫蘆谷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彝陵，必望北彝陵去。來日雨過，必然來埋鍋造飯，只看烟起，便就山邊放起火來。雖然不捉得曹操，翼德這場功勞也不小。』飛領計去了。又喚糜竺糜芳劉封三人，各駕船隻，遶江剿擒敗軍，奪取器械。三人領計去了。孔明起身，謂公子劉琦曰：『武昌一望之地，最爲緊要。公子便請回，率領所部之兵，陳於岸口。操一敗』

必有逃走者，就而擒之，卻不可輕離城郭。」劉琦便辭玄德孔明去了。孔明謂玄德曰：「主公可於樊口屯兵，憑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

時雲長在側，孔明全然不睬。雲長忍耐不住，乃高聲曰：「關某自隨兄長征戰許多年來，未嘗落後。今日逢大敵，軍師卻不委用，此是何意？」孔明笑曰：「雲長勿怪。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緊要的隘口，怎奈有些障礙處，不敢教去。」雲長曰：「有何障礙，願即見諭。」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當有以報之。今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雲長曰：「軍師好心，多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某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報過他了。今日撞見，豈肯輕放？」孔明曰：「倘若放了時，卻如何？」雲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如此，立下軍令。」雲長便與了軍令狀。雲長曰：「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過如何？」孔明曰：「我亦與你軍令狀。」雲長大喜。孔明曰：「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來。」雲長曰：「曹操望見烟，知有埋伏，如何肯來？」孔明笑曰：「豈不聞兵法虛虛實實之論，操雖能用兵，只此可以瞞過他也。他見烟起，將謂虛張聲勢，必然投這條路來。將軍休得容情。」雲長領了將令，引關平周倉並五百校刀手，投華容道埋伏去了。

玄德曰：「吾弟義氣深重，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孔明曰：「亮知操賊未合身亡，留這人情，教雲長做了，亦是美事。」玄德曰：「先生神算，世所罕及。」孔明遂與玄德往樊口，看周瑜用兵，留孫乾簡雍守城。

曹操在大寨中，與衆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甚緊，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隄防。」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爲怪？」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說有黃蓋密

書曹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周瑜差蓋巡哨，已有方便。好歹殺江東名將，獻首來降。只在今晚三更，船上插青龍牙旗者，卽糧船也。』操大喜，遂與衆將來到水寨中大船上，觀望黃蓋船到。

天色向晚，周瑜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倒，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願借你首級。』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闕澤甘寧亦曾與謀。』瑜曰：『此乃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不及。瑜令捉至江邊，早懸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心，手提利刀，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

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湧。操在中軍遙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操迎風大笑，自以爲得志，忽一軍指說：『江南隱隱一簇帆幔，使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內中有大旗，大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來船漸近，程昱觀望良久，謂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船中，船必穩重。今觀來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操省悟，便問：『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頗熟，願請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在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住。』衆軍齊喝：『快下了篷。』言未絕，弓弦響處，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船上大亂，各自奔回。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烟焰障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隔江砲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

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烟火。黃蓋跳在小船上，背後數人駕舟，冒烟突火，來尋曹操。操見勢急，方欲跳上岸，

忽張遼駕一隻小船，扶操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乃催船速進，手提利刃，高聲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張遼拈弓搭箭，颯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此時風聲正大，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得弓弦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

時韓當冒烟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道：『後梢舵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細聽，但聞高叫：『公義救我！』當曰：『此黃公覆也！』急教救起。見黃蓋負箭着傷，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韓當急爲脫去溼衣，用刀剜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原來黃蓋深知水性，故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

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着鎗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計其數。

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就草上放起火來。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放十數處火，接應甘寧。潘璋、董襲，分頭放火，吶喊四下裏，鼓聲大震。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內走，看前面無一處不着。正走之間，毛玠救得文聘，引十數騎到。操令軍尋路。張遼指道：『只有烏林地面空闊可走。』操徑奔烏林。

正走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賊休走！』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操催軍馬向前，留張遼斷後，抵敵呂蒙。卻見前面火把又起，從山谷中擁出一軍，大叫：『凌統在此！』曹操肝膽皆裂。忽刺斜裏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彼此混戰一場，一路望北而走。忽見一隊軍馬，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張顛，有三千北地軍馬，列寨在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轉動，恰好接着曹操。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

留着護身。操得這枝生力軍馬，心中稍安。馬延、張顛二將飛騎前行，不到十里，喊聲起處，一彪軍出，爲首一將，大呼曰：『吾乃東吳甘興霸也！』馬延正欲交鋒，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張顛挺鎗來迎，寧大喝一聲，顛措手不及，被寧手起一刀，翻身落馬。後軍飛報曹操。

操此時只望合淝有兵救應，不想孫權在合淝路口，望見江中火光，知是我軍得勝，便教陸遜舉火爲號。太史慈見了，與陸遜合兵一處，衝殺將來。操只得望彝陵而走。路上撞見張郃，操令斷後。縱馬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漸遠，操心方定，問曰：『此是何處？』左右曰：『此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見樹木叢雜，山川險峻，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別人，單笑周瑜無謀，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時，預先在這裏伏下一軍，如之奈何？』說猶未了，兩邊鼓聲震動，火光冲天而起，驚得曹操幾乎墜馬。刺斜裏一彪軍殺出，大叫：『我趙子龍奉軍師將令，在此等候多時了！』操教徐晃、張郃雙敵趙雲，自己冒烟突火而去。子龍不來追趕，只顧搶奪旗幟。曹操得脫。

天色微明，黑雲罩地，東南風尚不息，忽然大雨傾盆，溼透衣甲。操與軍士冒雨而行，諸軍皆有飢色。操令軍士往村落中劫掠糧食，尋覓火種。方欲造飯，後面一軍趕到。操心甚慌，原來卻是李典、許褚保護着衆謀士來到。操大喜，令軍馬且行，問：『前面是那裏地面？』人報：『一邊是南彝陵大路，一邊是北彝陵山路。』操問：『那裏投南郡江陵去近？』軍士稟曰：『取南彝陵過葫蘆口去最便。』操教走南彝陵。行至葫蘆口，軍皆飢餒，行走不上馬，亦困乏，多有倒於路者。操教前面暫歇。馬上有帶得鑊鍋的，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割馬肉燒喫。盡皆脫去溼衣，於風頭吹晒。馬皆摘鞍野放，咽咬草根。操坐於疎林之下，仰面大笑。衆官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諸葛亮，引惹出趙子龍來，又折了許多人馬，如今爲何又笑？』操曰：『吾笑諸葛亮、周瑜畢竟智謀不足。若是我用兵時，就這個去處，也埋伏一彪軍馬，以逸待勞，我等縱然脫得性命，也不免重傷矣。彼見不到』

此，我是以笑之。」正說間，前軍後軍一齊發喊。操大驚，棄甲上馬。衆軍多有不及收馬者。早見四下火光布合山口，一軍擺開，爲首乃燕人張翼，德橫矛立馬，大叫：「操賊走那裏去！」諸軍衆將見了張飛，盡皆膽寒。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張遼、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操先撥馬走脫，諸將各自脫身。張飛從後趕來。操迺遁奔逃，追兵漸遠，回顧衆將多已帶傷。

正行間，軍士稟曰：「前面有兩條路，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士曰：「大路稍平，卻遠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道，卻近五十餘里。只是地窄路險，坑坎難行。」操令人上山觀望，報曰：「小路山邊有數處烟起，大路並無動靜。」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諸將曰：「烽烟起處，必有軍馬，何故反走這條路？」操曰：「豈不聞兵書有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葛亮多謀，故使人於山僻燒烟，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他卻伏兵於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計！」諸將皆曰：「丞相妙算，人所不及。」遂勒兵走華容道。此時人皆飢倒，馬盡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着鎗者勉強而走。衣甲溼透，個個不全。軍器旗旛紛紛不整。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趕得慌，只騎得禿馬，鞍轡衣服盡皆拋棄。正值隆冬遇寒之時，其苦何可勝言。操見前軍停馬不進，問是何故。回報曰：「前面山僻路小，因早晨下雨，坑塹內積水不流，泥陷馬蹄，不能前進。」操大怒，叱曰：「軍旅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傳下號令，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強壯者擔土束柴，搬草運蘆，填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違令者，斬衆軍只得都下馬，就路旁砍伐竹木，填塞山路。操恐後軍來趕，令張遼、許褚、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但遲慢者便斬之。操喝令人馬沿棧而行，死者不可勝數。號哭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生死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斬！」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了險峻路，稍平坦。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全無衣甲袍鎧整齊者。

操催速行，衆將曰：「馬盡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趕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揚鞭大

笑。衆將問：『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以吾觀之，到底是無能之輩。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皆束手受縛矣。』言未畢，一聲礮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爲首大將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覷。操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怕，馬力已乏，安能復戰？』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義素著。丞相舊日有恩於彼，今只親自告之，可脫此難。』操從其說，卽縱馬向前，欠身謂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爲重。』雲長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然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危，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操曰：『大丈夫以信義爲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之事乎？』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如何不動心？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越發心中不忍。於是把馬頭勒回，謂衆將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曹操已與衆將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軍皆下馬，哭拜於地。雲長愈加不忍，正猶豫間，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歎一聲，並皆放去。

曹操既脫華容道之難，行至谷口，回顧所隨軍兵，止有二十七騎。比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齊明，一簇人馬攔路，操大驚曰：『吾命休矣！』只見一羣哨馬衝到，方認得是曹仁軍馬。操纔安心，曹仁接着，言：『雖知兵敗，不敢遠離，只得在附近迎接。』操曰：『幾與汝不相見也！』於是引衆入南郡安歇。隨後張遼也到，說雲長之德。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操皆令將息。曹仁置酒與操解悶，衆謀士俱在座。操忽仰天大慟，衆謀士曰：『丞相於虎窟中逃難之時，全無懼怯，今到城中，人已得食，馬已得料，正須整頓軍馬復讎，何反痛哭？』操曰：『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決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捶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衆謀士皆默然自慚。

次日，操喚曹仁曰：『吾今暫回許都，收拾軍馬，必來報仇。汝可保全南郡。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急則開之。依計而行，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仁曰：『合淝、襄陽，誰可保守？』操曰：『荊州託汝管領，襄陽吾已撥夏侯惇守把。合淝最爲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爲主將，樂進、李典爲副將，保守此地。但有緩急，飛報將來。』操分撥已定，遂上馬引衆奔回許昌。荊州原降文武各官，依舊帶回許昌調用。曹仁自遣曹洪據守彝陵南郡，以防周瑜。

關雲長放了曹操，引軍自回。此時諸路軍馬，皆得馬匹器械錢糧，已回夏口。獨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空身回見玄德。孔明正與玄德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坐席，執杯相迎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除普天下之大害。合宜遠接慶賀。』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故爾不樂？』回顧左右曰：『汝等緣何不先報？』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華容道上來？』雲長曰：『是從那裏來。關某無能，因此被他走脫。』孔明曰：『拏得甚將士來？』雲長曰：『皆不曾拏。』孔明曰：『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但既有軍令狀在此，不得不按軍法。』遂叱武士推出斬之。玄德曰：『昔吾三人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雖犯法，不忍違卻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孔明方纔饒了。

第三十 智定荆襄

周瑜收軍點將，各各敘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皆發付渡江。大槁三軍，遂進兵攻取南郡。前隊臨江下寨，前後分五營，周瑜居中，與衆商議征進之策。甘寧曰：『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爲犄角之勢。某願以精兵三千，徑取彝陵，都督然後可取南郡。』瑜服其論，先教甘寧引三千兵攻打彝陵。

早有細作報知曹仁，仁與陳矯商議。矯曰：『彝陵有失，南郡亦不可守矣。宜速救之。』仁遂令曹純與牛金暗地引兵救曹洪。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令洪出城誘敵。甘寧引兵至彝陵，洪出與甘寧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洪敗走。寧奪了彝陵，至黃昏時，曹純牛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彝陵。

探馬飛報周瑜，說甘寧困於彝陵城中，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當衝要之處，若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來襲，奈何？』呂蒙曰：『甘興霸乃江東大將，豈可不救？』瑜曰：『吾欲自往救之，但留何人在此代當吾任？』蒙曰：『留凌公績當之。蒙爲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奏凱歌。』瑜曰：『未知凌公績肯暫代吾任否？』凌統曰：『若十日爲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勝其任矣。』瑜大喜，遂留兵萬餘，付與凌統，即日大兵投彝陵來。蒙謂瑜曰：『彝陵南僻小路，取南郡極便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以斷其路。彼軍若敗，必走此路。馬不能行，必棄馬而走，吾可得其馬也。』瑜從之，差軍去訖。大兵將至彝陵，瑜問：『誰可突圍而入，以救甘寧？』周泰願往，即時綽刀縱馬，直殺入曹軍之中，徑到城下。甘寧望見周泰，自出城迎之。泰言：『都督自提兵至。』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準備內應。

吳兵至，曹兵迎之。比及交鋒，甘寧、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四下掩殺。曹洪、曹純、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卻被亂柴塞道，馬不能行，盡皆棄馬而走。吳兵得馬五百餘匹。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正遇曹仁軍來救。兩軍接着混戰一場。天色已晚，各自收兵。曹仁、河城中與衆商議。曹洪曰：『目今失了彝陵，勢已危急，何不拆丞相遺計觀之，以解此危？』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飯，平明大小軍馬盡皆棄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軍分三門而出。

周瑜救出甘寧，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臺觀看。只見女牆邊虛插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瑜暗忖：曹仁必先準備走路，遂下將臺號令，分佈兩軍爲左右翼。如前軍得勝，只顧向前追趕，直待鳴金，方許退步。命程普督後軍，瑜親自引軍取城。對陣鼓聲響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使韓當出馬，與曹洪交鋒。戰到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接戰。周泰縱馬相迎，鬪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周瑜、兩翼軍殺出，曹軍大敗。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韓當、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瑜見城門大開，城上又無人，遂令衆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加騎，直入甕城。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算如神！』一聲梆子響，兩邊弓弩齊發，勢如驟雨。爭先入城的都攔入陷坑內。周瑜急勒馬回時，被一弩箭，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馬。牛金從城中殺出來，捉周瑜。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吳兵自相殘踏，落堽坑者無數。程普急收軍時，曹洪、曹仁分兵兩路殺回。吳兵大敗，幸得凌統引一軍從斜裏殺來，敵住曹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普收敗軍回寨。

丁、徐二將救得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拔出箭頭，將金瘡藥敷掩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醫者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沖激，其瘡復發。』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三日後，牛金引

軍來搦戰，程普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戰。程普恐瑜生氣，不敢報知。等三日，牛金直至寨門外叫罵，聲聲只道要捉周瑜。程普與衆商議，欲暫且退兵，回見吳侯，卻再理會。

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兵常來寨前叫罵，卻不見衆將來稟。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擂鼓吶喊，前來搦戰。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喚衆將入帳問曰：『何處鼓噪吶喊？』衆將曰：『軍中教演士卒。』瑜怒曰：『何欺我也！吾已知曹兵常來寨前辱罵，程德謀既同掌兵權，何故坐視？』遂命人請程普入帳問之。普曰：『吾見公瑾病瘡，醫者言勿觸怒，故曹兵搦戰，不敢報知。』瑜曰：『公等不戰，主意若何？』普曰：『衆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待公箭瘡平復，再作區處。』瑜聽罷，於牀上奮然躍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也！豈可爲我一人而廢國家大事乎？』言訖，卽披甲上馬，諸軍衆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營前，望見曹兵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必橫天，再不敢正觀我兵！』罵猶未絕，瑜從羣騎內突然出曰：『曹仁匹夫，見周郎否？』曹軍看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衆將曰：『可大罵之！』衆軍厲聲大罵。周瑜大怒，使潘璋出戰，未及交鋒，周瑜忽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於馬下。曹兵衝來，衆將向前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

程普問曰：『都督貴體若何？』瑜密謂普曰：『此吾之計也。』普曰：『計將安出？』瑜曰：『吾身本無甚痛楚，吾所以爲此者，欲令曹兵知我病危，必然欺敵，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吾卻於四下埋伏以應之，則曹仁可一鼓而擒也。』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衆軍大驚，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挂孝。

曹仁在城中與衆商議，言周瑜怒氣沖發，金瘡崩裂，以致口中噴血，墜於馬下，不久必亡。正論間，忽報「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曹仁忙喚入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陣前金瘡碎裂，歸寨卽死。今衆將皆已挂孝舉哀。我等皆受程普之辱，故特歸降，便報此事。」曹仁大喜，隨卽商議今夜便去劫寨，奪周瑜之屍，斬其首級，送赴許都。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誤。」曹仁遂令牛金爲先鋒，自爲中軍，曹洪、曹純爲合後，只令陳矯領些少軍士守城，其餘軍兵盡起。初更後，出城投周瑜大寨，來到寨門，不見一人，但見虛插旗鎗而已。情知中計，急忙退軍。四下礮聲齊發，東邊韓當、蔣欽殺來，西邊周泰、潘璋殺來，南邊徐盛、丁奉殺來，北邊陳武、呂蒙殺來。曹兵大敗，三路軍皆被衝散，首尾不能相救。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正遇曹洪，遂引敗殘軍馬一同奔走。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聲鼓響，凌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截殺一陣。曹仁引軍刺斜而走，又遇甘寧大殺一陣。曹仁不敢回南郡，徑投襄陽大路而去。吳軍趕了一程，自回。

周瑜程普收住衆軍，徑到南郡城下，見旌旗布滿，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周瑜大怒，便命攻城。城上亂箭射下，瑜命且回軍商議。使甘寧引數千軍馬，徑取荊州。凌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然後卻再取南郡未遲。正分撥間，忽然探馬急來報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卻教張飛襲了荊州。」又一探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齎兵符，詐稱曹仁求救，誘惇引兵出，卻教雲長襲取了襄陽。」二處城池，全不費力，皆屬劉玄德矣。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他挈住陳矯兵符，自然盡屬之矣。」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半晌方甦。衆將再三勸解，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去圖現成，豈不可恨！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定要奪還東吳。」正說間，忽孫權遣使至，瑜令請入，使曰：「主公圍合淝，累戰不捷，特令都督收回大軍，且撥兵赴合淝相助。」周瑜只得班師回柴桑養病，令程普部領戰船士卒，來合淝聽孫權調用。

劉玄德自得荊州，南郡，襄陽，心中大喜，商議久遠之計。忽見一人上廳獻策，視之，乃伊籍也。玄德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荊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賢士何在？』籍曰：『荆襄馬氏兄弟五人，並有才名。幼者名諤，字幼常，其最賢者，眉間有白毛，名良，字季常。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玄德遂命請之。馬良至，玄德優禮相待，請問保守荆襄之策。良曰：『荆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可令公子劉琦於此養病，招諭舊人以守之，就表奏公子爲荊州刺史，以安民心。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錢糧，以爲根本。此久遠之計也。』玄德大喜，遂問：『四郡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後襄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爲後。』玄德遂用馬良爲從事，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替雲長回荊州，便調兵取零陵。差張飛爲先鋒，趙雲合後，孔明、玄德爲中軍，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糜竺、劉封守江陵。

玄德進軍，擊敗零陵，零陵太守劉度便出城投降。於是使趙雲取了桂陽，張飛取了武陵，玄德親自去安民，畢馳書報雲長。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長沙尙未取，如兄長不以弟爲不才，教關某幹這件功勞甚好。』玄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荊州，令雲長來取長沙。

雲長既至，入見玄德、孔明。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軍去。今長沙太守韓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乃南陽人，姓黃，名忠，字漢升，是劉表帳下中郎將，與劉表之姪劉磐共守長沙。後事韓玄，雖今年近六旬，卻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雲長去必須多帶軍馬。』雲長曰：『軍師何故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一老卒，何足道哉！關某不須用三千軍，只消本部下五百名校刀手，決走斬黃忠、韓玄之首，獻來麾下。』玄德苦擋，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謂玄德曰：『雲長輕敵黃忠，只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玄德從之，隨後引兵望長沙進發。

長沙太守韓玄，平生性急，輕於殺戮，衆皆惡之。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將黃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憂慮。憑某這口刀，這張弓，一千個來，一千個死！』原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百中，言未畢，塔下一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將軍出戰，只就某手中定活捉關某。』韓玄視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玄大喜，遂令楊齡引軍一千，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楊齡挺鎗出馬，立於陣前罵戰。雲長大怒，更不打話，飛馬舞刀，直取楊齡。齡挺鎗來迎，不三合，雲長手起刀落，砍楊齡於馬下。追殺敗兵，直至城下。

韓玄聞之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玄自來城上觀看，忠提刀縱馬，引五百騎兵飛過吊橋。雲長見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忠曰：『既知我名，焉敢犯我境。』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言罷，兩馬交鋒，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韓玄恐黃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正暗忖：『老將黃忠，名不虛傳，鬪一百合，全無破綻。來日必用拖刀計，背砍贏之。』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坐在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騎殺過吊橋，再與雲長交馬。又鬪五六十合，勝負不分。兩軍齊聲喝采，鼓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方欲用刀砍去，忽聽得腦後一聲響，急回頭看時，見黃忠被戰馬前失，掀在地下。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猛喝曰：『我且饒汝性命，快換馬來廝殺。』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吊橋邊射之。』玄以自己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忠拜謝而退，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他又不忍殺害我，我又安忍射他？』若不射，又恐違了將命。是夜躊躇未定。

次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忠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黃忠不下，十分焦躁，抖擻威風，與忠交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便射，帶住刀，把弓虛拽弦響。雲長急閃，卻不見箭。雲長又趕，忠又虛拽。雲長急閃，又無箭，只道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吊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

纓根上。前面軍齊聲喊起，雲長喫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能，今日只射盔纓，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雲長領兵而退。

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便喝左右捉下黃忠。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我！汝前日不力戰，必有私心。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與關通。今日兩番虛拽弓弦，第三箭卻正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不斬汝，必爲後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衆將欲告，玄曰：『但告免黃忠者，便是同情！』剛推到門外，恰欲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死刀手，救起黃忠，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韓玄殘暴不仁，輕賢慢士，當衆共殛之，願隨我者便來！』衆視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乃義陽人魏延也。自襄陽趕劉玄德不着，來投韓玄。玄怪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故屈沈於此。當日救下黃忠，教百姓同殺韓玄，相臂一呼，相從者數百餘人。黃忠攔當不住，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爲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雲長大喜，遂入城安撫已畢，請黃忠相見。忠託病不出，雲長卽使人去請玄德孔明。

玄德至，雲長接入廳上，具言黃忠之事。玄德乃親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玄德驚問孔明曰：『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玄德曰：『若斬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軍師恕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歹取汝首級。』魏延喏諾連聲而退。黃忠薦劉表姪劉磐——見在攸縣閒居——玄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玄德班師回荊州，改油江口爲公安。自此錢糧廣盛，賢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屯於隘口。

第三十一 三氣周瑜

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令凌統守漢陽郡。二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淝縣來。原來孫權自從赤壁慶兵之後，久在合淝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聞程普兵到，孫權大喜，親自出營勞軍。人報魯子敬先至，權乃下馬立待之。肅慌忙滾鞍下馬施禮。衆將見權如此待肅，皆大驚異。權請肅上馬，並轡而行，密謂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未也。」權曰：「然則何如而後爲顯耶？」肅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使肅名書竹帛，始爲顯矣。」權撫掌大笑，回至帳中，大設飲宴，犒勞慶兵將士，商議破合淝之策。

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權拆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甚！汝聞程普軍來，故意使人搦戰，來日吾不用新軍赴敵，看我大戰一場，傳令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淝進發。辰時左右，軍馬行至半塗，曹兵已到，兩邊布成陣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挂出馬，左宋謙，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兩邊護衛。三通鼓罷，曹軍陣中門旗兩開，三員將全裝貫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邊李典，右邊樂進。張遼縱馬當先，專搦孫權決戰。權綽鎗欲自戰，陣門中一將挺鎗驟馬早出，乃太史慈也。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曹陣上李典謂樂進曰：「對面金盜者，孫權也。汝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讎。」說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刺斜裏徑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宋謙、賈華，急將畫戟遮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只將戟幹望馬頭上打。樂進回馬，宋謙、綽軍士手中鎗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裏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墜馬，棄卻張遼，望

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遼望見孫權，驟馬趕來，看看趕上，斜刺裏撞出一軍，爲首大將乃程普也。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合淝。

程普保孫權歸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因見折了宋謙，放聲大哭。少頃，太史慈入帳，言「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弟兄。後槽被責懷怨，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爲號，刺殺張遼，以報宋謙之讎。某請引兵爲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混入合淝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曰：「張遼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史慈堅執要行。權因傷感宋謙之死，急要報仇，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爲外應。

戈定乃太史慈鄉人。當日雜在軍中，隨入合淝城，尋見養馬後槽，兩個商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必來接應。你如何用事？」後槽曰：「此間離軍中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叫反。城中兵亂，就真刺殺張遼，餘軍自走也。」戈定曰：「此計大妙！」

是夜張遼得勝回城，賞勞三軍，傳令不許解甲宿睡。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遁，將軍何不卸甲安息？」遼曰：「非也。爲將之道，勿以勝爲喜，勿以敗爲憂。倘吳兵度我無備，乘虛攻擊，何以應之？今夜防備，當比每夜更加謹慎。」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叫反，報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校十數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聲甚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先斬！」無移時，李典擒戈定，並後槽至。遼詢得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放起一把火，衆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

太史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挺鎗縱馬衝入城上，一聲砲響，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背後李典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孫權爲太史慈身帶重傷，愈加

傷感。張昭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潤州。比及屯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言訖而亡，年四十一歲。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享於府中。

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淝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商議。忽報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並料理葬事。』玄德曰：『誰可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卽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

玄德自劉琦故後，接着甘夫人又沒了，因此晝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閒談，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爲荊州之故。亮只在屏風後潛聽，但有甚說話，主公都應承了。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玄德教請呂範入，禮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衡來，必有所諭。』範曰：『範近聞皇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知尊意如何？』玄德曰：『中年喪妻，大不幸也。骨肉未寒，安忍便議親？』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樑，豈可中道而廢人倫？吾主吳侯有一妹，美而賢，堪奉箕帚。若兩家共結秦晉之好，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此事家國兩便，請皇叔勿疑。但我國吳太夫人甚愛幼女，不肯遠嫁，必求皇叔到東吳就婚。』玄德曰：『此事吳侯知否？』範曰：『不先稟吳侯，如何敢造次來說？』玄德曰：『吾年已半百，鬚鬢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今皇叔名聞四海，正所謂淑女配君子，豈以年齡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回報。』是日設宴相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回見吳侯。面許已定，擇日便去就親。』玄德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孔明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能出諸葛亮之料。』

乎略用小謀，使周瑜半籌不展；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荆州萬無一失。玄德懷疑未決，孔明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言語，與呂範回到江南，來見孫權。權曰：『吾願將小妹招贅玄德，並無異心。』孫乾拜謝，回荆州見玄德言吳侯專候主公去結婚，玄德懷疑不敢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條計策，非子龍不可行也。』遂喚趙雲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吳，當領此三個錦囊，囊中有三條妙計，依次而行。』即將三個錦囊與雲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往東吳納了聘，一切完備。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玄德與趙雲、孫乾取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離了荆州，前往南徐進發。荆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快快不安，到南徐州船已傍岸。雲曰：『軍師吩咐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當先開第一個錦囊來看。』於是開囊看了計策，便喚五百隨行軍士，一一吩咐如此如此。衆軍領命而去，又教玄德先往見喬國老。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居於南徐。玄德牽羊擔酒，先往拜見，說呂範爲媒，娶夫人之事。隨行五百軍士，俱披紅挂綵，入南郡買辦物件，傳說玄德入贅東吳，城中人盡知其事。孫權知玄德已到，教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

喬國老既見玄德，便入見吳國太賀喜。國太問：『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令愛已許劉玄德爲夫人，今玄德已到，何故相瞞？』國太驚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女婿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菓品，準備成親。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國太吃了一驚，少頃，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捶胸大哭。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吩咐你甚麼話來？』孫權失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爲你母親事當稟命於我，你招劉玄德爲婿，如何瞞我女兒？須是我的！』權吃了一驚，問曰：『那裏得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滿城百姓，那一個不知？你到瞞』

我』喬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權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取荊州，故將此爲名，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把荊州來換；若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國太大怒罵周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卻將我女兒爲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我女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怎的說親？須誤了我女兒一世，你們好做作。』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荊州，也被天下恥笑。此事如何行得？』說得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住口的罵周瑜。喬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真個招他爲婿，免得出醜。』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豪傑，若招得這個女婿，也不辱了令妹。』國太曰：『我不曾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孫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出外喚呂範、吩咐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於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將他拏下。』權遂喚賈華、吩咐預先準備，只看國太舉動。

喬國老辭吳國太歸，使人去報玄德，言來日吳侯國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意。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此會多凶少吉，雲自引五百軍保護。』

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裏坐定。孫權引一班謀士隨後都到，卻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玄德內披細鎧，外穿錦袍，從人背劍緊隨，上馬投甘露寺來。趙雲全裝貫帶，引五百軍隨行。來到寺前下馬，先見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凡，心中有畏懼之意。二人敘禮畢，遂入方丈見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謂喬國老曰：『真吾婿也。』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真可慶也。』玄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於玄德之側。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以酒。趙雲謂玄德曰：『卻纔某

於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知國太。玄德乃跪告於國太席前，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國太曰：『何出此言？』玄德曰：『廊下暗伏刀斧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權：『今日玄德既爲我婿，卽我之兒女也。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賈華。國太喚賈華責罵。華默然無言。國太喝令斬之。玄德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利。備難久居膝下矣。』喬國老也相勸。國太方叱退賈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更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祝曰：『若劉備得勾回荆州，成王霸之業，一劍揮石爲兩段。如死於此地，劍剝石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濺，砍石爲兩段。孫權在後面看見，問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不能爲國家剿除賊黨，心常自恨。今蒙國太招爲女婿，此平生之際遇也。恰纔問天買卦，如破曹興漢，砍得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劍謂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卻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荆州，與旺東吳，砍石爲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至今有十字紋，恨石尙存。

二人棄劍相攜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辭曰：『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至今甘露寺碑上云：『天下第一江山。』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行於江面上，如行平地。玄德歎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也。』孫權聞言自思曰：『劉備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玄德聞言，撩衣一躍，躍上馬背，飛走下山，復馳騁而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至今此處名爲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玄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早早畢姻，免生別事。』次日，玄德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茶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

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玄德寬心。吾爲公告國太，令作護持。」玄德拜謝自回。喬國老入見國太，言玄德恐人謀害，急急要回。國太大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卽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畢姻。玄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休留在館驛中，免得生事。玄德大喜。數日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玄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玄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鎗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立於兩旁，不覺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爲樂，故爾如此。」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甚心寒，可命暫去。」管家婆稟覆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客不安，今且去之。」孫夫人笑曰：「廝殺半生，尙懼兵器乎？」命盡撤去，令侍婢解劍伏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兩情歡洽。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以買其心，先教孫乾回荊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

孫權又修整東府，廣栽花木，盛設器用，請玄德與妹居住。又增女樂數十餘人，並金玉錦綺玩好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喜不自勝。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全不想回荊州。

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終日無事，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雲猛省：「孔明吩咐三個錦囊與我，教我初到南徐，開第一個；住到年終，開第二個；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個。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家。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女色，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看計而行？」遂拆開視之，原來如此神策。卽日徑到府堂，要見玄德。侍婢報曰：「趙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問之。雲佯作失驚之狀，曰：「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荊州耶？」玄德曰：「有甚事如此驚怪？」雲曰：「今早孔明使人來報，說曹操欲報赤壁塵，兵之恨起，精兵五十萬，殺奔荊州，甚是危急，請主公便回。」玄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雲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教主公回。不如休說今晚便好起程，遲則誤事。」玄德曰：「你且暫退，我自道理。」雲故意催逼數番而出。玄德入見孫夫人，暗暗垂淚。孫夫人曰：「丈夫何故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蕩異鄉，生不能侍奉二親，

又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歲且在邇，使備悒快不已。」孫夫人曰：「你休瞞我。我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荊州危急，你欲還鄉，故推此意。」玄德跪而告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相瞞。備欲不去，使荊州有失，被天下人恥笑，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夫人曰：「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當相隨。」玄德曰：「夫人之心，雖則如此，爭奈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言畢，淚如雨下。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妾當苦告母親，必放妾與君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時，吳侯必然阻撓。」孫夫人沈吟良久，乃曰：「妾與君正旦拜賀時，推稱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又跪而謝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泄漏。」兩個商議已定，玄德密喚趙雲吩咐：「正旦日，你先引軍士出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雲領諾。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旦，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玄德與孫夫人拜國太。孫夫人曰：「夫主想父母宗祖墳墓，俱在涿郡，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告母親得知。」國太曰：「此孝道也，豈有不從？汝雖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見爲婦之禮。」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只瞞着孫權，夫人乘車，止帶隨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騎跟隨出城，與趙雲相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趨程而行。當日孫權大醉，左右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比及衆官探得玄德夫人逃遁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

次日，孫權聞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分晝夜，務要趕上。掣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將案上玉硯摔爲粉碎。程普曰：「主公公有沖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焉敢違我令！」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既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並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蔣欽、周泰領命，隨後引一千軍趕來。

玄德加鞭縱轡，趨程而行。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慌忙起行。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玄德慌問趙雲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彪軍馬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大叫曰：『劉備早下馬受縛！吾奉周瑜督將令，守候多時。』原來周瑜恐玄德遁走，先使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要衝之處，割營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遙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盛、丁奉瞭望得玄德一行人到，各綽兵器截住去路。

玄德驚慌，勒馬問謂趙雲曰：『前有攔截之兵，後有追趕之兵，前後無路，如之奈何？』雲曰：『主公休慌。軍師有三條妙計，多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個，並皆應驗。今尚有第三個在此，吩咐遇危難之時，方可拆看。今日危急，當拆觀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玄德。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實對我說。』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爲夫人計，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荆州耳。奪了荆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爲香餌而釣備也。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憐備。昨聞吳侯將欲加害，故託荆州有難，以圖歸計。幸得夫人不棄，同至於此。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我爲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了兵器，聲喏於車前曰：『安敢造反。爲奉周瑜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候劉備。』孫夫人大怒曰：『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曾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丈夫。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荆州去。今你兩個於山脚去處，引着軍馬攔截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徐盛、丁奉，喏喏連聲，口稱『不敢。請夫人息怒。這不干我等之事，乃是周瑜督的將令。』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不怕我周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把周瑜大罵一場，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拗。』

又見趙雲十分怒氣，只得把兵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

恰纔行不得五六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徐盛丁奉備言其事。陳武、潘璋二將曰：『你放他過去，差了我二人奉吳侯旨意，特來追捉他回去。』於是四將合兵一處，趨程趕來。玄德正行間，忽聽的背後喊聲大起。玄德又告孫夫人曰：『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後。』玄德先引三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擺開，專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叉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公之令，請夫人、玄德回。』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夥匹夫，離間我兄妹，不睦我已嫁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我奉母親慈旨，令我夫婦回荊州，便是我哥哥來，也須依禮而行。你二人倚仗兵威，欲待殺害我耶？』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自尋思：『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更兼國太作主，吳侯乃大孝之人，怎敢違逆母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個人情。』軍中又不見玄德，但見趙雲怒目睜眉，只待斷殺。因此四將睹睹連聲而退，孫夫人令推車而行。

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四人猶豫未定，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視之，乃蔣欽、周泰。二將問曰：『你等曾見劉備否？』四人曰：『早晨過去，已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拏下？』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教先殺他妹，後殺劉備。違者立斬。』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曰：『他終是些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將軍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掉快船追趕。我四人在岸上追趕，無問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他言語。』於是徐盛、丁奉、飛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個領兵沿江趕來。

玄德一行人馬，離柴桑較遠，來到劉郎浦，心纔稍寬。沿着江岸尋渡，一望江水瀾漫，並無船隻。玄德俯首沈吟。趙雲曰：『主公在虎口中逃出，今已近本界，我料軍師必有調度，何用憂疑？』玄德聽罷，驀然想起在吳繁華之

事，不覺淒然淚下。

玄德令趙雲望前哨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沖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見軍馬蓋地而來，歎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聲漸近，正慌急間，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着拖篷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掉過對岸，再作區處？』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只見船艙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亮在此等候多時。』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荊州水軍。玄德大喜，不移時，四將趕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吾已算定多時矣。汝等回去傳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岸上亂箭射來，船已開的遠了。蔣欽等四將，只好呆看。

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趕上，孔明教掉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軍馬登程。周瑜趕到江邊，亦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止有爲首軍官騎馬。周瑜當先，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裏？』軍士答曰：『前面是黃州界首。』望見玄德軍馬不遠，瑜令併力追襲，正趕之間，一聲鼓響，山谷內一陣刀手擁出，爲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也。周瑜急撥馬便走，正奔走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吳兵大敗。周瑜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吾計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倒於船上，衆將急救，卻早不省人事。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臺成，乃大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臺，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二橋相通，十門萬戶，金碧交輝。是日曹操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玉帶珠履，憑高而坐，文武侍立臺下，操欲觀武官比試弓箭，乃使近侍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挂於垂楊

枝上，下設一箭塚，以百步爲界，分武官爲兩隊。曹氏宗族俱穿紅，其餘將士俱穿綠。各帶雕弓長箭，跨鞍勒馬，聽候指揮。操傳令曰：『有能射中箭塚紅心者，即以錦袍賜之。如射不中，罰水一杯。』

號令方下，紅袍隊中一個少年將軍驟馬而出。衆視之，乃曹休也。休飛馬往來，奔馳三次，扣上箭，拽滿弓，一箭射去，正中紅心。金鼓齊鳴，衆皆喝采。曹操於臺上望見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方欲使人取錦袍與曹休，只見綠袍隊中一騎飛出，叫曰：『丞相錦袍，合讓俺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攙越。』操視其人，乃文聘也。衆官曰：『且看文仲業射法。』文聘拈弓縱馬一箭，亦中紅心。衆皆喝采，金鼓亂鳴。聘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厲聲曰：『文烈先射，汝何得爭奪看我與你兩個解箭。』拽滿弓，一箭射去，也中紅心。衆人齊聲喝采，視其人乃曹洪也。洪方欲取袍，只見綠袍隊裏又一將出，揚弓叫曰：『你三人射法，何足爲奇！看我射來！』衆視之，乃張郃也。郃飛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裏。衆人都道：『好射法！』郃曰：『錦袍須該是我的。』言未畢，紅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大叫曰：『汝翻身背射，何足稱異！看我奪射紅心！』衆視之，乃夏侯淵也。淵驟馬至界口，扭回身一箭射去，正中四箭當中。金鼓齊鳴。淵按弓勒馬，大叫曰：『此箭可奪得錦袍麼？』只見綠袍隊裏一將應聲而出，大叫：『且留下錦袍與我徐晃！』淵曰：『汝更有何射法，可奪我袍？』晃曰：『汝奪射紅心不足爲異。看我單取錦袍！』拈弓搭箭，遙望柳條射去，恰好射斷柳條，錦袍墮地。徐晃飛取錦袍，披於身上，驟馬至臺前聲喏曰：『謝丞相袍。』曹操與衆官無不稱羨。晃纔勒馬要回，猛然隊裏躍出一個綠袍將軍，大呼曰：『你將錦袍那裏去！早早留下與我。』衆視之，乃許褚也。晃曰：『袍已在此，汝何敢強奪！』褚更不回答，竟飛馬來奪袍。兩馬相近，徐晃便把弓打許褚。褚一手接住弓，把徐晃拖離鞍轡。晃急棄了弓，翻身下馬，褚亦下馬，兩個揪住廝打。操急使人解開，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碎。操令二人都上臺，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各有相鬪之意。操笑曰：『孤特視公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哉！』便教諸將盡都上臺，各賜蜀錦一匹。

諸將各各稱謝。操命各依位次而坐。樂聲競奏，水陸並進。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酬交錯。

操顧謂衆文官曰：『武將既以騎射爲樂，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高臺，可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衆官皆躬身而言曰：『願從鈞命。』時有王朗、鍾繇、王粲、陳琳一班文官，進獻詩章。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巍巍，合當受命之意。曹操逐一覽畢，笑曰：『諸公佳作，過譽甚矣。孤本愚陋，始舉孝廉，後值天下大亂，築稻舍於譙東五十里，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徵孤爲點軍校尉，遂更其意，專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平生願足矣。念自討董卓，剿黃巾以來，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又復何望哉！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見孤權重，妄相忖度，疑孤有異心，此大謬也。孤常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衆，歸就所封武侯之國，實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爲人所害。孤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諸公必無知孤意者。』衆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

曹操連飲數杯，不覺沈醉。喚左右捧過筆硯，亦欲作銅雀臺詩。剛纔下筆，忽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爲荆州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備矣。』操聞之，手腳慌亂，投筆於地。程昱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失驚？』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生平未嘗得水，今得荆州，是因龍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動心哉？』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知。』昱曰：『孫權本忌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故令華歆爲使，表薦劉備，乃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操點頭曰：『是也。』昱曰：『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併吞，丞相乘間圖之一鼓而二敵俱破。』操大喜，遂問其計。程昱曰：『東吳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表奏周瑜爲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爲讎敵矣。我乘其相併而圖之，不亦善乎？』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遂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當日筵散，操卽引文

武同許昌，表奏周瑜爲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封華歆爲大理寺卿，留在許都，使命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職訖。周瑜既領南郡，愈思報讎，思得一計，令魯肅往荊州一行。

魯肅到了荊州，入見劉備，諸葛亮禮畢曰：「吳侯甚是稱讚皇叔盛德，遂與諸將商議，願起兵替皇叔去收川，取了西川，卻換荊州，以西川權當嫁資。但軍馬經過，卻望應些錢糧。」孔明聽了，忙點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曰：「此皆子敬之力。」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即當遠接犒勞。」魯肅暗喜，宴罷辭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瑜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德又問如何，孔明曰：「此乃「假途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實取荊州。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擊下，殺入城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只顧準備窩弓，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鯨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氣。」便喚趙雲聽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布擺。」玄德大喜。

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一節，準備出城勞軍。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便教魯肅稟報吳侯，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箭瘡已漸平愈，身軀無事，使甘寧爲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爲第二，凌統呂蒙爲後隊。水陸大兵五萬，望荊州而來。周瑜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爲孔明中計。前軍至夏口，周瑜問：「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人報：「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糜竺曰：「主公皆準備安排下了。」瑜曰：「皇叔何在？」竺曰：「在荊州城門外相等，與都督把盞。」瑜曰：「今爲汝家之事，出兵遠征，勞軍之禮，休得輕易。」糜竺領了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荊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的回報：「荊州城上插兩面白旗，並不見一人之影。」瑜心疑，教把船傍岸，親自上岸，乘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班軍官，引親隨精兵三千人，逕望荊州來。既至城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軍士叫門。城上問是誰人，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言未畢，忽一聲梆子響。

城上軍一齊都豎起鎗刀，敵樓上趙雲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爲何？』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汝豈猶未知耶？』雲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與劉璋，皆漢室宗親，安忍背義而取西川？若汝東吳，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周瑜聞之，勒馬便回，只見一人打着令字旗，於馬前報說：『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歸殺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虜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瑜馬上大叫一聲：『箭瘡復裂，墜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我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爲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讎哉？今足下興兵遠征，倘操乘虛而至，江南盡粉矣。亮不忍坐視，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歎一聲，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衆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長歎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壽三十六歲。

周瑜停喪於巴丘，衆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權聞瑜死，放聲大哭，拆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既遺書薦子敬，孤敢不從之。』卽日便命魯肅爲都督，總統軍馬，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

孔明在荊州，聞周瑜已死，謂玄德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亮當弔喪，往江東走一遭，就尋賢士佐助主公。』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不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巴丘弔喪。於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爲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明逕到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讀祭文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慟不已。衆將相謂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爲感傷，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皂縑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卻又來弔孝，明欺東吳無人耶？』孔明急視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孔明亦大笑。兩人攜手登舟，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來荊州共扶玄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統允諾而別。孔明自回荊州。

魯肅送周瑜靈柩至蕪湖，孫權接著，哭祭於前，命厚葬於本鄉。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厚恤之。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於管樂，樞機可並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見在江南，何不重用？權聞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其名久矣。今既來此，可卽請來相見。』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施禮畢。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乃問曰：『公平生所學，以何爲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如何？』統笑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乃謂統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時，卻來相請。』統長

歎一聲而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主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奈吳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歎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操去也。」肅曰：「此明珠暗投矣。可往荊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玄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求肅書，逕往荊州來見玄德。

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門吏傳報江南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見。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即取出魯肅書並孔明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耒陽縣，缺一縣宰，屈公任之。如後有缺，即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勉強相辭而去。統到耒陽縣，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爲樂。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玄德，言龐統將耒陽縣事盡廢。玄德怒曰：「豈儒焉敢亂吾法度！」遂喚張飛吩咐引從人去荊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去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獨不見縣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至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不起。」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衣冠不整，扶醉而出。飛怒曰：「吾兄以汝爲人，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然齋

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所廢之事何在？曹操、孫權，吾視之若掌上觀文，量此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下席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統乃將出魯肅薦書。飛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飛顧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具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

玄德看畢，正在嗟嘆，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玄德曰：『近治未陽縣，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學，勝亮十倍。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書，卻未見先生之書。』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矣大賢。』隨卽令張飛往未陽縣敬請龐統來荊州。玄德下階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卽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爲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教練軍士，聽候征伐。

第三十二回 西涼鏖戰

曹操在許昌，聞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爲謀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遂聚謀士商議南征，恐馬騰來襲許都。荀攸曰：『以愚所見，不若降詔，加馬騰爲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操大喜，即日遣人齎詔至西涼，召馬騰率軍至。操設伏襲殺之。騰姪馬岱因引兵在後，扮作客商，連夜逃去。

馬超奉父騰命，鎮守西涼州。正遣人赴許昌探聽消息，忽見一人踉蹌而入，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也。超驚問，岱曰：『叔父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衆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都，卽封汝爲西涼侯。』超拜伏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兄弟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韓遂扶起曰：『吾與汝父結爲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興兵，吾當相助。』馬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推出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那八部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八將隨着韓遂，合馬超手下龐德、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奔長安來。

長安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郭堅固，壕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能攻破。龐德進計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不甚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飢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如此……長安唾手可得。』馬超曰：『此計大妙。』卽時差『令』字旛傳於各部，盡教退軍。馬超親

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退去。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去，只恐有計，令人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城門，放人出入。至第五日，人報馬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鍾繇仍復閉城堅守。

鍾繇弟鍾進，守把西門，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城邊轉出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鍾進措手不及，被龐德一刀斬於馬下，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

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不敢復議南征，遂喚曹洪徐晃吩咐：『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洪性躁，誠恐誤事。』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便隨後接應。』

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領軍來關下，把曹操三代毀罵。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關，斬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斬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流來罵。曹洪只要廝殺。徐晃苦苦擋住。至第九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臥。曹洪便教備馬，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洪迎迓追趕。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草，聞曹洪下關廝殺，大驚，急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引軍殺至。曹洪徐晃急回走時，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出，左是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陣。曹洪抵擋不住，折軍大半，撞出重圍，奔到關上。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直追過潼關，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德上關。

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草，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矣。』操大怒，喝斬曹洪，眾官告免。曹洪服罪而

退。操進兵直叩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立起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

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出馬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個個英雄。又見馬超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朱，腰細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鎧，手執長鎗，立馬陣前；上首龐德，下首馬岱。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讎，吾當活捉生啖汝肉！』

說罷，挺鎗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鬪得八九合，于禁敗退。張郃出迎，戰二十合亦敗走。李通出迎，超奮威交戰，數合之中，一鎗刺李通於馬下。超把鎗望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將佐皆抵擋不住。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卽扯旗角包頭而逃。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操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來，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超從後使鎗搠來，操遶樹而走。超一鎗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出一將，大叫：『勿傷吾主。』曹操在此，一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命逃脫。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撥馬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曹操回寨，卻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會多折軍馬。操入帳歎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遂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叫軍士堅守，如亂動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盡使長鎗，當選弓弩迎之。』操曰：『戰與不戰，皆』

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鎗，安能便刺？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皆私相議曰：「丞相自來征戰，一身當先，今敗於馬超，何如此之弱也？」過了幾日，細作來報：「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乃是羌人部落。」操聞知大喜，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卻對汝等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又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諸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見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準備。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先截賊歸路，丞相逕發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教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靈同去逕襲河西，伏於山谷之中，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領兵渡渭河。早有細作報知馬超。

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準備船筏，欲渡河北，必來逼吾之後也。吾當引一軍渡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卻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卻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

曹操整兵已畢，分三停軍，前渡渭河。比及人馬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按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眾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劍指約休鬧。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離不得百餘步，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爭欲上船逃命。船小將翻

褚掣刀亂砍，傍船手盡折，倒於水中，急將船望下水掉去。許褚立於梢上，忙用木篙撐之。操伏在許褚腳邊。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遼河射之，矢如雨急。許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馬超箭不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篙撐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

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涼兵見之，都回身爭取牛馬，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方到北岸，便把船筏鑿沈。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被重鎧，箭皆嵌在甲上。衆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問安。操大笑曰：『我今日幾爲小賊所困。』褚曰：『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有知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少頃，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爲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明日必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準備了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爲寨腳。

馬超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練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岸。曹仁引軍夾河立寨，將糧草車輛穿連，以爲屏障。馬超聞知，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着火種，與韓遂引軍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操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曹操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荀攸曰：『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馬超又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軍馬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當九月盡，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人來見丞相，欲陳說方略。』操請入見。其人形貌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名子伯。

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營久矣，今何不乘時築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賜教？』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風起之後，驅兵士運土澆水，比及天明，土城已就。』操大悟，厚賞子伯。子伯不受而去。是夜北風大作，操盡驅兵士擔土澆水，爲無盛水之具，作縑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沙水凍緊，土城已築完。細作報知，馬超超領兵觀之，大驚，疑有神助。

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操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隨後。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乘馬挺鎗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不成，今夜天使築就，汝何不早降？』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見操背後一人睜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超疑是許褚，乃揚鞭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大叫曰：『吾卽譙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軍中皆稱褚爲虎侯。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與死戰。』即使人下戰書，說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卽批次日誓殺虎癡。

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德爲左翼，馬岱爲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鎗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癡快出！』曹操在門旗下回顧衆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言未絕，許褚拍馬舞刀而出。馬超挺鎗接戰，鬪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前。又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兩軍大駭。兩個又鬪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鎗望褚心窩刺來。褚棄刀將鎗挾住。兩個在馬上奪鎗，許褚力大，一聲響，拗斷鎗桿，各拿半節在馬上亂打。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來攻。龐德、馬岱見操將齊出，麾兩翼鐵騎，橫衝直撞，濶殺將來。操兵

大亂許褚臂中兩箭。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河邊，操兵折傷大半。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癡也！』

曹操料馬超可以破計，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一日，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厲聲曰：『吾寧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千餘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排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撇了夏侯淵，直取曹操。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大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家且各罷兵。捱過冬天，到春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決。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秋爲使，直往操寨下書，言割地請和之事。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去。賈詡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僞許之，然後用反間計，令韓、馬相疑，則一鼓可破也。』操撫掌大喜曰：『天下高見，多有相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

馬超得書，謂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奸雄難測，倘不準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晃，分頭隄備，以防其詐。』韓遂依計而行。早有人報知曹操。操顧賈詡曰：『吾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合向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衆將出營，左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央。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出陣觀看。操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諸軍皆

有懼色。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丞相謹請韓將軍會話。』韓遂卽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將軍今年妙齡幾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說罷大笑。相談有一個時辰，方回馬而別，各自歸寨。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超慌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

曹操回寨，謂賈詡曰：『公知吾陣前對語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尙未足間二人。某有一策，令韓馬自相讎殺。』操問其計。賈詡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遂，故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看。若看見上面要緊之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其機密事，二行改抹，正合着單騎會話之疑。疑則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使互相離間，超可圖矣。』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封，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愈疑，逕來韓遂處索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遂曰：『原書如此，不知何故。』超曰：『豈有以草稿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道了詳細，先改抹了。』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稿誤封來了。』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細之人，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在陣前賺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一鎗刺殺便了。』超曰：『若如此，方見叔父真心。』兩人約定。

次日，韓遂引候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裏。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將軍請丞

相攀話。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雖數步，洪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切莫有誤。」言訖便回馬。超聽得大怒，挺鎗驟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疑，我無歹心。」馬超那裏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勇武，常有欺凌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讓？以某愚見，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遂曰：「吾與馬騰結爲兄弟，安忍背之？」楊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乃寫密書，遣楊秋逕來操寨，說投降之事。操大喜，許封韓遂爲西涼侯，楊秋爲西涼太守，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爲號，共謀馬超。

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言其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五將各懸刀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決。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令龐德馬岱爲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與韓遂密語，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超大怒，揮劍直入，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衆皆大驚。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剝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早被砍落。五將揮刀齊出，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溺殺超。獨揮寶劍，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流。砍翻馬玩，剝倒梁輿，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去。帳後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動。超連忙上馬。龐德馬岱亦至，互相混戰。超領軍馬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截於渭橋之上。天色微明，只見李堪引一軍從橋下過，超挺鎗縱馬逐之。李堪拖鎗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來，禁開弓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卻射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住劊，操兵前後大至。虎衛將當先，亂箭夾射馬超。超以鎗撥之，矢皆紛紛落地。超令從騎往來衝殺，爭奈曹兵圍裹堅厚，不能衝出。超於橋上大喝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衝突，卻被暗弩射倒坐下馬。馬超墮於地上，操軍逼殺正在危急，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乃龐德馬岱。

也。二人救了馬超將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令諸將：『無分晝夜，務要趕倒馬超。如得首級者，千金賞，萬戶侯。生獲者，封大將軍。』衆將得令，各要爭功，迤邐追襲。馬超顧不得人困馬乏，只顧奔走。從騎漸漸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三十餘騎，與龐德、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曹操親自追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安。衆將畢集，韓遂已無左手，做了殘廢之人。操教就於長安歇馬，授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下令班師回許都。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巡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之心。今丞相若不乘勢勦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操曰：『吾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爲孤保之。』阜領諾，又保薦韋康爲涼州刺史，同領兵屯冀城，以防馬超。阜臨行，請於操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爲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阜辭而去。

衆將皆問曰：『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守，而河西不準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爲甬道，築冰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準備。吾乃巧用反間，蓄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衆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衆，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今皆來聚一處，其衆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一舉可滅，吾故喜也。』衆將拜曰：『丞相神謀，衆不及也。』操曰：『亦賴汝衆文武之力。』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舉馮翊高陵人，姓張，名既，字德容，爲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變，駕出郭迎接，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漢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

第三十三 計取西川

這消息報入漢中，早驚動了漢寧太守張魯。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川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張衡死，張魯行之。魯在漢中，自號爲『師君』。其來學道者皆號爲『鬼卒』。爲首者號爲『祭酒』。領衆多者號爲『治頭大祭酒』。務以誠信爲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卽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己過，當面陳首，然後爲之祈禱。主祈禱之事者，號爲『監令祭酒』。祈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爲『三官手書』。一通存於山頂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奏地，一通洗於水以申水官。如此之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爲謝，又蓋義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境內有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國家以爲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爲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進貢而已。

當年聞操破西涼之衆，威震天下，乃聚衆商議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爲漢寧王，督兵拒曹操，諸君以爲何如？』閻圃曰：『漢川之民，戶口十萬餘衆，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兵，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爲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早有細作報入川中。

益州劉璋，字季玉，卽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焉官至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州太史趙懿等，共保璋爲益州牧。璋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讎。璋使龐羲爲巴西太守，以拒張魯。時龐羲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中大憂，急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璋視之，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鑿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爲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爲進獻之物，遣張松爲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

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卻纔引入。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曰：『爲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爲太平耶？』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句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

左右責松曰：『汝爲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速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忽而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中原豈有諂佞者乎？』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爲丞相門下掌庫主簿。此人博學能言，見識過人。松知修是個舌辨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

賓主而坐，快談良久，甚相敬重。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操曰：『言語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尚容一襜衡，何不納張松？』操曰：『襜衡文章，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辨才無礙，且博聞強記，世所罕有。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盛，教他回去傳說。吾即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修領命。

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颯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瑜，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操大怒曰：『豎儒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既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未息，荀攸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

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縣與曹操，誰想如此慢人。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人所笑。吾聞荆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逕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有主見。』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荆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爲首一員大將，輕妝軟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松下馬答禮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爲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馳驅，特命趙

雲聊奉酒食。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遂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爲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洒掃驛庭，以待歇宿。』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講禮敘坐，須臾排上酒筵，二人殷勤相勸，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一宵。

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德引着伏龍、鳳雛，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松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敘渴仰之思，實爲萬幸。』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敘禮，分賓主依次而坐，設宴款待。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

松辭去，玄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敘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言罷，潸然淚下。張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曰：『松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玄德曰：『固知如此，尚未有安跡之所。』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衆，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松曰：『某非賣主求榮，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於操，何期逆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明公先取西川爲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爲內應，未知鈞意若何？』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唾罵。』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著鞭在先。今若不取，爲他人所取，悔之晚矣。』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

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玄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闊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二人必爲相助。如二人到荊州時，可以心事共議。」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厚報。」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乎？」說罷作別。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

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古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慢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又何疑焉？」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二人撫掌大笑。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爲使，可往荊州。」二人應允。

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爲言。彼已有取川之心。」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璋曰：「何計？」松曰：「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爲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爲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卽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爲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爲援。

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西閬中巴人，姓黃，名權，字公衡，現爲劉璋府下主簿。璋問曰：「玄德與我同宗，吾故結之爲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克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

雲黃忠魏延爲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安肯伏低做小？若以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今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有累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過，必與劉備同謀，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言，遣法正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言，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癰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患。况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休矣。」璋叱曰：「再休亂言！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法正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拆封視之，書請玄德卽日興師剿滅張魯，永爲唇齒，自有重酬。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玄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法正謝曰：「蜀中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歎息。嘗思鶴鷄尚存一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玉係備同宗，不忍相圖。」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語乎？將軍欲取某當效死。」玄德拱手謝曰：「尙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玄德獨坐沈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玄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如何？」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爲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操曹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

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爲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而行。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荊州。』孔明應允。於是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

玄德令黃忠爲前部，魏延爲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爲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玄德，說劉益州令某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即下令準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張松曰：『黃權此言，疎聞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汝可逆吾。』權叩首流血，近前口啣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個。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寧人，姓李，名恢，叩首諫曰：『竊聞「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爲主公効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乃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

玄德前軍已到墊沮。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玄德皆用好言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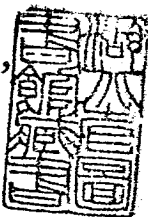
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法正乃祕而不言。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敘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飲宴畢，各回寨中安歇。璋謂衆官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他爲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矣。』乃脫所穿綠袍，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時部下將佐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喜。劉備柔中有剛，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璋笑曰：『汝等皆多慮。吾兄豈有二心哉？』衆皆嗟歎而退。

玄德歸到寨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玄德曰：『季玉真誠實人也。』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瓚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吉凶未可保也。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於壁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爲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玄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爲也。』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爲自己，乃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是，張魯與蜀有殺母之讎，必來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驅馳士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爲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爲他人所算。不若乘此天與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爲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玄德只

是不從。

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中，彼此細敘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為樂，願舞劍為戲。」龐統便喚衆武士入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直視堂上，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目視劉封，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瓚冷苞，鄧賢，各掣劍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急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不乘劍者立斬？」劉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侍衛者盡去佩劍。衆皆紛紛下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曰：「弟兄同宗骨血，共議大事，並無二心。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勿爲此。」統嗟歎而退。

劉璋歸寨，劉瓚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衆將曰：「雖玄德無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璋曰：「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玄德歡敘。忽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領諾，即日領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璋初時不從，後因衆將苦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



開明書店印行

潔本

紅樓夢

茅盾敘訂

共六九〇頁
五元二角

水滸

宋雲彬敘訂
共五二二頁
三元九角

三國演義

周振甫敘訂
共五四〇頁
定價四元



售缺已久

重版出售

作為中等學生國文科課外讀物的文藝書籍不但要估量它的文藝價值，同時還要估量它的教育價值。有許多書，因為有一些不適宜於青年的部分，從教育的觀點看來，是應該排斥到學校的門外頭去的。然而青年不看這種好書究竟是一種精神上的損失。為此，我們就打算出版潔本的舊小說。「紅樓夢」等具有普遍性的作品，經過專家訂定，把其中不適宜於青年的部分逐一刪去，使成為並不缺乏教育價值的東西，又由訂定者撰作序文，對於各書的本身既有公允的批評，對於閱讀方法又作詳細的指導。讀者閱讀這種本子，在理解與欣賞上自然比較閱讀他種本子便當得多了。

(上列各書均照定價折三計算)

開明書店發行開明史叢刊

中國文學史大綱

容肇祖著

本書是從追溯文學的起源始，直敘至新文學運動為止的一部首尾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取材注重每一時代的新興文學，說明它的來源和流變。並敘述各時代的重要作家，間或徵引他們的代表作品。可說是引導讀者對中國文學史作了一個明白清楚的鳥瞰。

中國文學史新編

張長弓著

本書就現代的文學觀念下尋繹學畫前代的史料，以見其史的流變。在編製方法上，則以時代為綱，文體作風派別為子目。簡而得體，疏而不漏。編製勻稱，對於新舊材料的去取，絕無輕重之弊。論斷公允，沒有偏見，只用具體事實來證明文學的演變。

中國文學史簡編

陸侃如著

這是本簡括的中國文學史，取材審慎，態度嚴正。書中對於古代書籍的真偽和一書產生的時與地等，都有周詳的述說。又自中國文學的起源起，到現代的新興文學止，關於每一時代，也有極扼要的概述。研究文學者應人手一編。用作高中教本尤為適宜。

中國文學概說

隋樹森譯

本書分六章：語學、文學、詩學、文章學、戲曲小說學、評論學。各部分的論述都極得要領，尤其是二、五、六三章，精彩處更多。讀後能使人對中國文學得一輪廓。本書出版之後，被譽為初學者的明燈，在日本不到四月就重版，是這類書中的名著。

宋詞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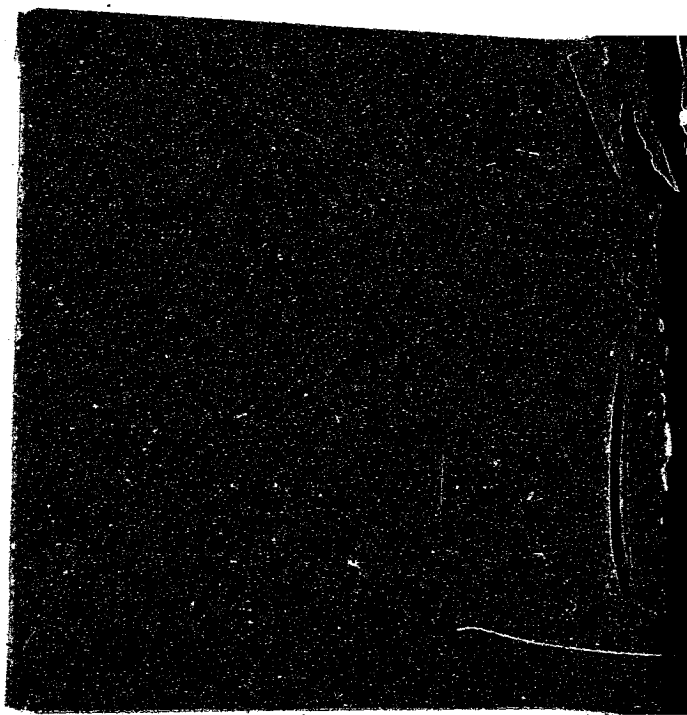
薛礪若著

本書根據宋詞演進的自然趨勢和大作家的影響，時代的轉變，把宋詞分做六期。每一期裏，舉出代表作家詳細敘述，稱引他們的代表作品，指出他們獨創的風格和影響，追溯他們以前的和後繼的一般作家。並就詞裏反映出來的時代背景分別加以敘說。

元人雜劇序說

隋樹森譯

青木正兒是日本有名的「漢學家」，更是被那中國曲學的泰斗。本書敘述元劇的源流與派別，偏重於作品的介紹與批評。本書原著印成後，又有也是園書藏大批元劇的發現，故譯成後由徐調孚先生加以增補，原書謬誤處亦由徐先生添注校語，加以說明。



255 725





三國演義



周振甫敍訂

開明書店印行

42577

~~0302~~

3 00193



第三十四 截江奪主

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權曰：『此計大妙。』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耶？』衆驚視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只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因叱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尚自不足，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孫權諾諾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正沈吟間，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荆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叫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荆州來換阿斗。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爲商人，分作五船，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荆州水路而來。

船泊江邊，善自入荆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動問。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

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準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兒阿斗載在車中，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上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

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餞行！』視之，乃趙雲也。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趕來。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排列於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攬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鎗，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鎗亂刺。趙雲棄鎗，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劍』在手，分開鎗擲，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艙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喏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有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覷。』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卻欲抱將去，是何道理！』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若不留小主人，總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扯，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梢挾住舵，只顧放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駛出十餘隻船來，船上麾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

嫂留下姪兒去！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來油江夾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

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報，再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爲臣下之道。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

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見阿斗已奪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

孫夫人回吳，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讎，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讎。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議，拒敵曹操。

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於此，以爲萬世之業。孫權覽書大哭，謂衆官曰：「張子綱勸我遷居秣陵，吾如何不從？」卽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跌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不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尙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曉夜併工，刻期告竣。

曹操在許都威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櫛風沐雨，三十餘年，蕩掃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
你道那「九錫」？

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鉅鬯圭瓚。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上表請尊操爲魏公，加九錫。荀彧歎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爲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與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彧會其意，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其子荀惲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諡曰敬侯。

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排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旁。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一彪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爲首馬上人，碧眼紫髯，衆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我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

是夜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卻被吳兵劫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中心鬱悶，閒看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

以準備。夾濡須水口爲塢，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日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操啓視之，書略曰：

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仁人之所爲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去。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

書背後又批兩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孫權亦收軍歸秣陵。

第三十五 雒城喪師

玄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與兵犯濡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荊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爲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會同破曹操，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斛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卻另作商議。』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

劉璋看畢，問楊懷爲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爲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曰：『劉備梟雄，久留於蜀而不遣，是縱虎入室矣。今更助之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翼？』衆視其人，乃零陵蒸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書遣使報玄德，仍令楊懷高沛緊守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爲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卒效勞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使者逃回成都。

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爲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逕襲成都，此爲上計。楊懷高沛，乃蜀

中名將，各伏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爲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卻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荊州，徐圖進取；此爲下計。若沈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

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疾不遲，可以行之。」於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衆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只道是真心，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卻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於地，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略曰：

松昨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松當爲內應，萬勿自誤！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具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於市。

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各關去訖。

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將聞報，商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隄防之；若彼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前來

送行。玄德令軍馬寢定。龐統吩咐魏延黃忠：「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個也休放回。」二將得令而去。

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刃，帶二百軍兵，牽羊送酒，直至軍前。見並無準備，心中暗喜，以爲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酒相送。」遂進酒勸玄德。玄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二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聞人退避。」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二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鬪，劉封關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統便喝斬二人。玄德還猶未決，統曰：「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黃忠魏延早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個。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玄德曰：「楊懷高沛離間吾兄弟，又藏利刃行刺，故行誅戮，你等無罪，不必驚疑。」衆皆拜謝。龐統曰：「吾今即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衆皆應允。

是夜二百人先行，大軍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即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蜀軍皆降。玄德各加重賞，遂即分兵前後把守。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乎？」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汝言何不合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

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割下兩個大寨。玄德聚衆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柵？』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玄德曰：『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必有重賞。』黃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

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了將令，你如何敢攔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爲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豈不誤了主公大事？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吾老，敢與我比武藝麼？』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玄德急止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解勸，休得爭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今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爲頭功。』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中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爲後應。』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

黃忠歸寨，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卻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說：『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吩咐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軍士得令，都飽餐一頓，馬摘鈴，人啣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卻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少歇，排擲金鼓旗旛鎗刀器械。

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早已準備了。一聲炮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

撇了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亂。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叫：『魏延快下馬受降！』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延掀將下來。鄧賢馬奔到，挺鎗來刺魏延。鎗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

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旛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喝道：『寨子吾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鉤齊舉，把冷苞活捉了。原來卻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個正着，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

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又謂衆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黃忠安下寨腳，逕來見玄德，說魏延違了軍令，可斬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玄德重賞黃忠，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旣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璋任與某爲生死之交，若肯放某回去，當即招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回雒城。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負我。』

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璋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劉璋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衆商議。長子劉循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旣吾兒肯去，當遣誰人爲輔？』一人出曰：『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爲副將？』吳懿保吳蘭

雷同二人爲副將，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瓚張任接着，具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大急，前面寨佔山脚，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各帶鐵鋤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吳懿從其計。即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準備決水器械。

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玄德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何如？』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爲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遠。』玄德大喜，即時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

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不答，逕登堂仰臥床上。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稍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統聞之，愈疑，命左右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陞階視之。其人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蒙，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髡髮鉗爲徒隸，因此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蒙從何而來。蒙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蒙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黃忠魏延在彼。』蒙曰：『爲將之道，豈可不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玄德大悟，即拜彭蒙爲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來到，互相通報。』

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逸，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走間，撞着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管待彭羸，商議進軍。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法正曰：『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卻取雒城西門。兩條路俱可進兵。』龐統謂玄德曰：『統令魏延爲先鋒，取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玄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

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軍先行。玄德與龐統約定，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掀將下來。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會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玄德見龐統去了，心中甚覺不快，快而行。

雒城中吳懿、劉瓚，聽知折了冷苞，遂與衆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爲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

龐統迤邐前進，抬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名？」數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礮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當日張任射死龐統，漢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還，奈山路逼窄，廝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慌。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從其言，當先開路，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同等也。後面張任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核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等後軍自亂，二將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瓛引兵殺出，卻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劉瓛、吳蘭、雷同等當先趕來。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蜀兵得勝，迤邐追趕。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廝殺，只自顧奔走。將近涪關，張任一軍追趕至緊，幸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截住，殺退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

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遙爲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諸葛亮軍師來商議攻川之計。」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緊守城池。玄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荊州請軍師去。」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荊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

孔明在荊州，與雲長等正坐間，人報關平到。須臾，關平入，呈上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孔明大哭，衆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荊州？』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吾已知其意了。』乃將玄德書與衆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荊州託在吾身上，教吾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交關平齋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之。』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擊着印曰：『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荊州危矣。吾有八個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荊州。』雲長問那八個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拒孫權。』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荊州。

一面親自統兵入川。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爲頭功。又撥一校兵，教趙雲爲先鋒，沂江而上，會於雒城。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現爲書記。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州豪傑甚多，不可輕敵。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誤。』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據住城郭，不豎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即踏平城郭，老幼不留。』

那軍士奉命到城下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

嚴顏大怒罵：「匹夫怎敢無禮！吾將軍豈降賊者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士割下耳鼻，卻放回寨。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目，披挂上馬，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又被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個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

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飛指而恨曰：「吾拏住你這老匹夫，親自食你肉！」到晚又空回。第二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原來這座城子是個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張飛在寨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

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卻只教三五十個軍士，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張飛眉頭一皺，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着十數個小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內，入山中探聽。當日諸軍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這幾日打探得有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山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個去處，何不早來說？」衆應曰：「這幾日卻纔哨探得出。」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二更造飯，趁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銜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便滿寨告報。

探事的軍，聽得這個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大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即時傳令，教軍士準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軍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

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餘騎將，下馬伏於林中。

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發。嚴顏看得分曉，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在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響，一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走！我等的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爲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頰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張飛。四下裏鑼聲大震，衆軍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十合，張飛賣個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擡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縱，生擒過來，擲於地下。衆軍向前，用索綁縛住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料道嚴顏擊鼓爲號，張飛卻教鳴金爲號，金響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

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休殺百姓，出榜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飛怒曰：『咬牙大吐曰：』大軍到此，爲何不降，而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將軍。』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敢砍便砍，何怒也？』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階叱退左右，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嚴顏感其恩義，乃降。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爲前部所到之處，盡喚出拜降。』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爲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望風歸順，並不會廝殺一場。

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玄德、教都會聚雒城。玄德與衆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車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我軍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

不出，彼軍懈怠，不做準備，今日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玄德從之，教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發。張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焰騰空，蜀兵奔走，連夜直趕到雒城，城中兵接應入去。玄德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接兵不出，攻到第四日，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兵行走。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一二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黃忠、魏延自己卻引軍出南門，轉西門，迎敵玄德。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擂鼓助喊。

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內軍馬突出。張任逕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看追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軍突出。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正撞着張任，便就交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

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沂江而來，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玄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軍阻擋，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一路並不曾費分毫之力。』遂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卽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嚴顏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瓚又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魏黃二將敗陣投東去了。張飛聽得，便請玄德分兵二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

左，玄德在右，殺奔前來。吳懿劉瓚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魏延，卻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得將本部馬軍前來投降。玄德准其降，收兵進城。

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吶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遶城而走。張飛儘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不得。正沒奈何，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

張飛趙雲回寨中，見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孔明驚問曰：「如何得先到？」玄德具述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玄德大喜，親解其縛。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瓚，張任，劉瓚不緊，張任乃蜀郡人，極有膽略，不可輕敵。」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問：「城東這座橋名爲何橋？」吳懿曰：「金雁橋。」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邊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離金雁橋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葦葦，可以埋伏。魏延引一千鎗手伏於左，單驍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單砍坐下馬殺散彼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雲伏於金雁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卻勒兵於橋北，遙爲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卻好中計。」調遣已定，軍師自去誘敵。

第三十六 力征益州

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瓛守城，自與卓膺爲前後二隊。——任爲前隊，膺爲後隊。——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過金雁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巾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簇捧，遙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衆，聞吾之名，望風而逃。今汝何人，敢不投降？」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鎗一招，大小軍校聚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金雁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軍在右，衝殺將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拆斷了，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排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邊河而走。

走不到五七里，早到蘆葦叢雜處。魏延一軍從蘆中忽起，都用長鎗亂戳。黃忠一軍伏在蘆葦裏，用長刀只剝馬蹄。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張任方欲退步，張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一發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膺，張飛解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卽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速殺我！」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

玄德感歎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雁橋側，以表其忠。次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降將爲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瓛在城上大罵。嚴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翻劉瓛。

開門投降。玄德軍馬入雒城，劉循開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殺劉瓛者，乃武陽人張翼也。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惟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魏爲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卽勒兵回成都取齊。」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

馬超自兵敗入羌，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取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惟冀州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韋康見救兵不來，與衆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哭諫曰：「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康曰：「事勢至此，不降何待？」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投降馬超，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降，非真心也。」將韋康等四十餘人盡斬之，不留一人。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爲參軍。阜薦梁寬趙衢二人，超盡用爲軍官。楊阜告馬超曰：「阜妻死於臨洮，乞告兩個月假歸葬其妻，便回。」馬超從之。

楊阜過歷城，來見撫彝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當日楊阜入姜敘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忘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語罷，淚流出血。敘母聞言，喚姜敘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與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敘曰：「馬超英勇，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趙衢，兄若肯與兵，二人必爲內應。」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爲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敘乃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見隨馬超爲裨將。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

氏曰：『吾今日與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韋康之讎。想吾子趙月見隨馬超，今若與兵，超必先殺我子，奈何？』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惜，何況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敘、楊阜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衆。

馬超聞姜敘、楊阜會尹奉、趙昂舉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令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殺奔歷城來。姜敘、楊阜引兵出，兩陣圓處，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大罵曰：『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超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鬪間，斜刺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馬超。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到得冀城，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梁寬、趙衢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並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個，剝將下來。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下馬來。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大，不敢戀戰，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見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大開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至姜敘宅，拏出老母，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殺之。尹奉、趙昂全家老幼，亦盡被馬超所殺。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

一日，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面一軍擺開，爲首的是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兄弟七人，皆被馬超殺死。阜身中五鎗，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只有龐德、馬岱五七騎，隨後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各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操封阜爲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無顏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

馬超與龐德馬岱商議，逕往漢中投張魯。張魯大喜，以爲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招超爲壻。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遭慘禍，皆超之貽害也。主公豈可以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壻之議。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有殺楊柏之意。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爲唇齒，西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松大喜，即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更以十二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閭圃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讎，今事急求救，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臥病不能行，留於漢中。張魯令楊柏監軍，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

玄德軍馬在雒城。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綿竹守將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孔明在帳中教鳴金收軍。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峪，出奇兵以勝之。』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峪，猛然省悟，急待回時，前面魏延引兵擺開，孔明自在山頂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吾龐士元報讎矣。』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軍士不曾傷害一人。孔明引李嚴見玄德，玄德待之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與某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即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讚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柏馬岱領兵攻打葭萌關，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

急遣之。遂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直赴葭萌關。

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提鎗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
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衆。玄德歎曰：「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
出戰，當先避其銳氣。」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

馬超見張飛軍到，把鎗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紮住，關上軍馬，絡續下來。張飛挺鎗出
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屢世公侯，豈識村野匹夫！」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並舉，約
戰百餘合，不分勝負。玄德觀之，歎曰：「真虎將也。」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張飛回到陣中，略歇馬
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超又出，兩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挂下關，直至陣
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鬪百餘合，兩個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二將分開，各回本陣。

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
叫：「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前，大
叫曰：「張飛，你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問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
勝你不得，誓不回寨！」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
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銅鎗在手，扭
回身，覷着張飛，便打將來。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隄防，比及銅鎗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
馬時，馬超卻又趕來。張飛帶住馬，拈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卻閃過。兩將各自回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以仁
義待人，不施詭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馬超聞言，親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

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

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住綿竹，我星夜來此，可使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 張魯，意欲自立爲漢寧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讎，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爲漢寧王。」令其撤回馬超兵，待其來撤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乾、齋金珠從小路逕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陳言方便。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爲漢寧王？」楊松曰：「他是大漢皇叔，正合保奏。」張魯大喜，便差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

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張魯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曰：「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爲蜀主，與父報讎，不肯臣於漢中。」張魯聞之，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一汝既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防馬超兵變。」魯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疎虞，如之奈何？」孔明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 兪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恢曰：「吾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

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往說馬超歸降，若何？」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我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恢與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

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名姓。馬超曰：「吾知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汝欲，即欲爲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爲何？」恢曰：「特來作說客。」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通，便請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讎，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公既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超大慚，盡吐退。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讎，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楊柏入，一劍斬之，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

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時孫乾已回，玄德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陵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上管待馬超喫酒，未曾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玄德大喜，是日盡歡。

次日，馬超、馬岱引兵到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

先攻城矣！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衆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尙有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加於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衆人聞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黃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劉璋擋住，忽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

次日人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傍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劉璋，具說玄德寬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齋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

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衆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二人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荊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玉遠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公安。任歇即日起身。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顏爲前將軍，法正爲蜀郡太守，董和爲掌軍中郎將，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義爲營中司馬，劉巴爲左將軍，黃權爲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叢、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孟達等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擢用。諸葛亮爲軍師，關雲長爲盪寇

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爲征遠將軍，新亭侯趙雲爲鎮遠將軍，黃忠爲征西將軍，魏延爲揚武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琬、伊籍及舊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員，盡皆陞賞。遣使齎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十萬，蜀錦一千疋，賜與雲長。其餘官將，給賞有差。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軍民大悅。

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心定，不宜奪之爲私賞也。』玄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道，於斯著矣。』法正拜服。自此軍民安靖。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法正爲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明曰：『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爲之輔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法正聞之，亦自斂戢。

孫權要取荊州，魯肅獻計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即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荊州便了。』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即行之。』肅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爲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荊州，叩見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書畢，謂來人曰：『既子敬相請，我明日便來赴會，汝可先回。』使者辭去。

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魯肅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若不往，道吾怯矣。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雲長曰：『吾於千鎗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藺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渾池會上，觀秦國君臣如無物，況吾曾學萬人敵者乎？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準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紅旗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準備。

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馬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礮爲號，準備廝殺。如無軍來，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颭，顯出一個大『關』字來。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個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魯肅驚疑，接入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杯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

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叔，占據荊州，約於取西川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荊州未還，得毋失信乎？』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來索地耶？』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計窮力竭，將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託，足以圖後功，而皇叔愆德，驕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貪而背義，恐爲天下所恥笑。惟君侯察之。』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卽君侯也，何得推

託乎？」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吾赴宴，莫提起荊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另作商議。」魯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寧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魯肅，恐魯肅被傷，遂不敢動。雲長到船邊，卻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似呆，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

第三十七 西平張魯

曹操在許，與設學校，延禮文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人，議欲尊曹操爲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荀攸知之，憂憤成疾，臥病十餘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

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不爾，願垂恩相捨。』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

左右或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爲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圖之。』帝曰：『昔董承爲事不密，反遭大禍，今又恐泄漏，朕與汝皆休矣。』后曰：『且夕如坐針氈，似此爲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乃即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爲魏王，早晚必行篡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賊心腹，無可託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即請行。』乃修書付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逕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衆，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二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卻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內外夾攻，庶可有濟。』順曰：『皇丈可作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討賊救主。』伏完

即取紙寫書付順。順乃藏於頭髻內，辭完回宮。

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候。穆順回遇曹操，操問：「那裏去來？」順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操曰：「召得醫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操喝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手倒戴其帽，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書中言語，欲結連孫劉爲外應，操大怒，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鄒慮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外殿見鄒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璽綬人索取玉璽而出。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頃，尙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在，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髻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跣足，二甲士推擁而出。

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甲士擁后而去，帝捶胸大慟。見鄒慮在側，帝曰：「鄒公！天下寧有是事耶！」哭倒在地。鄒慮命左右扶帝入宮。華歆拏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就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爲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册立曹操女曹貴人爲正宮皇后。羣下莫敢有言。

此時曹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看操。操方被酒而臥，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疏，現充內侍。主公醉臥堂上，不敢放入。』曹操聞之，歎曰：『許褚真忠臣也。』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

卽興師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衛、商議退敵之策。衛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紮下十餘個寨，柵迎敵曹兵。兄在漢寧，多撥糧草應付。』張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卽日起程。軍馬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聞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夏侯淵、張郃，急得上馬，四下裏大兵擁入，曹兵大敗，退見曹操。操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遠行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衆官告免。操次日自引兵爲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恐有伏兵，卽引軍回寨。謂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許褚曰：『兵已至此，主公不可憚勞。』

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暗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盡起。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真實，不可追趕。』楊昂曰：『公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紮住。

夏侯淵一軍抄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楊昂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開門納之。曹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收，楊昂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昂殺條大路，奔回南鄭。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個占了寨棚。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下來攻，四邊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着張郃兩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奔回去了。曹操遂得陽平關，並諸寨。張衛、楊任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守關不住。

張魯慌聚文武商議。閻圃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圃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主公。後馬超往西川，龐德臥病不會行。見今蒙主公恩養，何不令此人去？」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乃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此人，汝等須皆與緩鬪，使其力乏，然後擒之。」張郃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曹操心中大喜，與衆將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詡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譖龐德於張魯，便可圖矣。」操曰：「何由得人入南鄭？」詡曰：「來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卻於夤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卻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士，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心甲一付，令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路上等候。

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兵，遠去埋伏，卻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德卻奪了曹操寨棚。見寨中糧草極多，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

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隄備，只得上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卽喚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逕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某送金甲爲信，更有密書呈上。」松大喜，看了密書中語，謂細作曰：「上覆魏公，但請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賣此一陣。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閻圃苦諫，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

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褚詐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龐德尋思：「拏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鈎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曹操親扶上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爲實。

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礮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廩，府庫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不定。衛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府庫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殺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鄭。見魯封閉府藏，心甚憐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投降。張魯欲降，張衛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爲內應，操得書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出敵，與許褚交鋒，被褚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而待斃矣。某守城主公當親與決一死戰。」魯從之。閻圃諫魯休出，魯不聽，遂引軍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背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開。張魯無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拜。操大喜，念其封倉庫之心，優禮相待，封魯爲鎮南將軍。閻圃等皆封列侯。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大賞士卒。惟有楊松賣主求榮，卽命斬之。

於市曹示衆。

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尙未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可速進兵攻之，勢必瓦解。知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也。』曹操歎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劉曄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若少遲緩，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守關隘，不可犯矣。』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動。

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合淝，懼孫權也。今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遣舌辯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淝，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爲使？』伊籍曰：『某願往。』玄德大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先到荊州，知會雲長，然後入吳。到秣陵，來見孫權，先通了姓名。權召籍入籍，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何爲？』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爲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所有荊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今合淝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主若取了東川，卽還荊州全土。』權曰：『汝且歸館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出，權問計於衆謀士。楊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故爲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操在漢中，乘勢取合淝，亦是上計。』權從之，發付伊籍回蜀去訖。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寧回，又去餘杭取凌統回。不一日，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見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淝，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攻合淝。』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寧爲先鋒，蔣欽潘璋爲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爲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

軍馬渡江，取和州，逕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守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麾蓋權回寨。問衆將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豎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淝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我軍初到，士氣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權從之。

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寧手執鐵練，冒矢石而上。朱光令弓弩手齊射，甘寧撥開箭林，一練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衆多降，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報皖城已失。遼即回兵歸合淝。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犒三軍，重賞呂蒙、甘寧諸將，設宴慶功。呂蒙遜甘寧上坐，盛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起甘寧殺父之讎，又見呂蒙誇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左右所佩之劍，立於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寧知其意，推開席桌起身，兩手取兩枝戟，挾定，縱步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畢，舞起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至筵前，衆見權至，方各放下軍器。權曰：『吾常言二人休念舊讎，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孫權再三勸止。至次日起兵進取合淝，三軍盡發。

孫權令呂蒙、甘寧爲前隊，自與凌統居中。其餘諸將陸續進發，望合淝殺來。呂蒙、甘寧前隊兵進，正與樂進相迎。甘寧出馬與樂進交鋒，戰不數合，樂進詐敗而走。甘寧招呼呂蒙一齊引軍趕去。孫權在第二隊，聽得前軍得勝，催兵行至逍遙津北，忽聞連珠礮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典一軍殺來。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時，張遼兵已到。凌統手下止有三百餘騎，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言未畢，張遼引二千餘騎當先殺至。凌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折丈餘，並無一片板。孫權驚得手足

無措。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約馬退後，再放馬向前，跳過橋去。』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然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飛過橋南。

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凌統、谷利抵住張遼。甘寧、呂蒙引軍回救，卻被樂進從後追來，李典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凌統所領三百餘人，盡被殺死。統身中數鎗，殺到橋邊，橋已折斷，遼河而逃。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棹舟接之，乃得渡回。呂蒙、甘寧皆死命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衆將保護孫權回營。權乃重賞凌統、谷利，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進，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

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與兵進攻，恐合淝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悌星夜往漢中，報知曹操，求請救兵。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巖等隘口。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塢來。

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淝。孫權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權乃問帳下曰：『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千人足矣。』甘寧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何必三千？』凌統大怒，兩個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權曰：『曹軍大勢不可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曹兵便與交戰。凌統領兵，引着三千人馬，離濡須塢塵頭起處，曹兵早到。先鋒張遼與凌統交鋒，鬪五十合，不分勝負。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

甘寧見凌統回，即告權曰：『寧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孫權從之，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寧，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寧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

斟酒。自喫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衆人聞言，面面相覷。甘寧見衆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我爲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衆人見甘寧作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甘寧將酒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鵝翎一百根，插於盔上爲號，都披甲上馬，飛奔曹操寨邊，拔開鹿角，大喊一聲，殺入寨中，逕奔中軍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穿連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甘寧只將百騎，左衝右突，曹兵驚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相擾亂。那甘寧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着就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甘寧從寨之南門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甘寧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

甘寧引百騎到寨，下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歡聲大震。孫權自來迎接。甘寧下馬拜伏。權扶起，攜寧手曰：『將軍此去，足使老賊驚駭，非孤相捨，正欲觀卿膽耳。』卽賜絹千匹，利刀百口，寧拜受訖，遂分賞百人。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以相敵也。』

次日，張遼引兵搦戰。凌統見甘寧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遼。』權許之。統遂領兵五千，雖濡須。權自引甘寧臨陣觀戰。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提刀，出至陣前。張遼使樂進出迎，兩個鬪到五十合，未分勝敗。曹操聞知，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見二將酣鬪，乃令曹休暗放冷箭。曹休便閃在張遼背後，開弓一箭，正中凌統坐下馬。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翻在地。樂進連忙持鎗來刺。鎗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兩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鳴金罷戰。凌統回寨中拜謝孫權。權曰：『放箭救你者，甘寧也。』凌統乃頓首拜寧曰：『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與甘寧結與生死之交，再不爲惡。

曹操見樂進中箭，令自到帳中調治。次日，分兵五路來襲濡須。操自領中路；左一路張遼，二路李典；右一路徐

晃，二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殺奔江邊來。時董襲、徐盛二將在船上，見五路軍馬來到，諸軍各有懼色。徐盛曰：『食君之祿，忠臣之事，何懼哉！』遂引猛士數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殺入李典軍中去了。董襲在船上，令衆軍擂鼓，吶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脚艦逃命。董襲仗劍大喝曰：『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立斬下船士軍十餘人。須臾風急，船覆，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

陳武聽得江邊廝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廝殺，便麾軍殺入接應。卻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彼此不能相救。

周泰從軍中殺出，到江邊不見了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問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曰：『主公被圍甚急！』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可隨泰殺出！』於是泰在前，權在後，奮力衝突。泰到江邊，回顧又不見孫權，乃復翻身殺入圍中，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孫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鎗，箭透重鎧，救得孫權。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權曰：『吾虧周泰三番衝殺，得脫重圍，但徐盛在垓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去救。』遂輪鎗復翻身殺入重圍之中，救出徐盛。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將下船。

陳武與龐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德趕到峪口，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樹株抓住袍袖，不能迎敵。爲龐德所殺。曹操見孫權走脫了，自策馬驅兵，趕到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間，忽對江一軍船到，爲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婿陸遜，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曹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而回。——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孫權知陳武已亡，董襲又沉江而死，哀痛至切，令人入水中

尋見董襲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又感周泰救護之功，設宴款之。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曰：「卿兩番相救，不惜性命，被鎗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言罷，令周泰解衣與衆將示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剗，盤根遍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具言戰鬥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是日周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爲顯耀。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爲上。」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權先撤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回覆，權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大兵上船回秣陵。

操留曹仁張遼屯合淝，班師回許昌。文武衆官皆議立曹操爲魏王。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爲王。獻帝即令鍾繇草詔，冊立曹操爲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鑾儀出警入蹕，於鄴郡蓋魏王宮，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曹芳，因征張繡時死於宛城。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曰彰，三曰植，四曰熊。於是黜了夫人，而立卞氏爲魏王妃。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章，操欲立之爲後嗣。長子曹丕恐不得立，乃問計於中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送行，曹植乃稱述功德，發言成章，惟曹丕辭，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丕又使人買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操曰：「何所思？」詡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爲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異果，栽植後苑。

第三十八 智破曹軍

曹操聞劉備起兵，令曹洪領兵到漢中，令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親自進兵拒敵。時張飛自與雷同把守巴西，馬超兵至下辦，令吳蘭爲先鋒，領兵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牙將任夔曰：「賊兵初至，若不先挫其銳氣，何顏見孟起乎？」於是驟馬挺鎗，搦曹洪戰。洪自提刀躍馬而出，交馬二合，斬夔於馬下，乘勢掩殺。吳蘭大敗，回見馬超。超責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輕敵致敗？」吳蘭曰：「任夔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超曰：「可緊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成都，聽候行止。曹洪見馬超連日不出，恐有詐謀，引軍退回南鄭。張郃來見曹洪，問曰：「將軍既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馬超不出，恐有別謀，故不敢輕進。」張郃大笑曰：「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若得巴西，蜀郡易耳。」洪曰：「巴西守將張飛，非比等閒，不可輕敵。」張郃曰：「人皆怕張飛，吾視之如小兒耳，此去必擒之。」洪曰：「倘有疎處，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洪勒了文狀。

張郃部兵三萬，向分三寨，各傍山險：一名岩渠寨，一名蒙頭寨，一名蕩石寨。當日張郃於三寨中，各分軍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守寨。早有探馬報到巴西，說張郃引兵來了。張飛急喚雷同商議。同曰：「閬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相助，郃可擒矣。」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同去訖。飛自引兵一萬，離閬中三十里，與張郃兵相遇。兩軍排開，張飛出馬，單搦張郃。郃挺鎗縱馬而出，戰到三十餘合，郃後軍忽然喊起，原來望見山背後有蜀兵旗旛，故此擾亂。張郃不敢戀戰，撥馬回走。張飛從後掩殺。前面雷同又引兵殺出，兩下夾攻，郃兵大敗。張飛雷同連夜追襲，直趕到岩渠山。張郃仍舊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擂木礮石，堅守不戰。張飛離岩渠十里下

寨，次日引兵搦戰，卻在山上大吹大擂飲酒，並不下山。張飛今軍士大罵，卻只不出。飛只得還營。

次日雷同又去山下搦戰，卻又不出。雷同驅軍士上山，山上擂木礮石打將下來。雷同急退，蕩石、蒙頭，兩寨兵出，殺敗雷同。次日，張飛又去搦戰，張郃又不出。飛使軍人百般穢罵，郃在山上亦罵。張飛尋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飛就在山前紮住大寨，每日飲酒，飲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玄德差人犒軍，見張飛終日飲酒，使者回報。玄德大驚，忙來問孔明。孔明笑曰：「原來如此。軍前恐無好酒，成都佳釀極多，可將五十甕作三車裝，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玄德曰：「吾弟自來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酒與他？」孔明笑曰：「主公與翼德做了許多年兄弟，還不知其爲人耶？翼德自來剛強，然前於收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勇夫所爲也。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酒醉之後，便坐山前辱罵，倘若無人，此非貪盃，乃敗張郃之計耳。」玄德曰：「雖然如此，未可託大。可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魏延領命，解酒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分付魏延。雷同各引一枝人馬，爲左右翼，只看軍中紅旗起，便各進兵，教將酒擺列帳下，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有細作報上山來，張郃自來山頂觀望，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爲戲。郃曰：「張飛欺我，太甚！」傳令今夜下山劫飛寨，令蒙頭蕩石二寨，皆出爲左右援。

當夜張郃乘着月色微明，引軍從山側而下，逕到寨前。遙望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張郃當先大喊一聲，山前擂鼓爲助，直殺入中軍。但見張飛端坐不動。張郃驟馬到面前，一鎗刺到，卻是一個草人。急勒馬回時，帳後連珠礮起。一將當先攔住去路，睜圓環眼，聲如巨雷，乃張飛也。挺矛躍馬，直取張郃。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合，張郃只盼兩寨來救，誰知兩寨救兵已被魏延雷同兩將殺退，就勢奪了二寨。張郃不見救兵，正沒奈何，又見山上火起，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張郃三寨俱失，只得奔瓦口關去了。張飛大獲勝捷，報入成都，玄德大喜。方知翼德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下山。

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軍已折了二萬，遣人問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聽吾言，強要進兵，失了緊要隘口，卻又來求救！」遂不肯發兵，使人督催張郃出戰。郃心慌，只得定計，分兩軍來關口前山僻埋伏。分付曰：「我詐敗，張飛必然趕來，汝等就截其歸路。」當日張郃引兵前進，正遇雷同。戰不數合，張郃敗走，雷同趕來，兩出齊出，截斷回路。張郃復回，刺雷同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飛，飛自來與張郃挑戰。郃又詐敗，張飛不趕。郃又回戰，不數合，又敗走。張飛知是計，收軍回寨，與魏延商議曰：「張郃用埋伏計，殺了雷同，又要賺吾，何不將計就計？」魏延曰：「如何？」飛曰：「我明日先引一軍前往，汝卻引精兵於後，待伏兵出，汝可分兵擊之。用車十餘乘，各藏柴草，塞住小路，放火燒之。吾乘勢擒張郃，與雷同報讎。」魏延領計。

次日，張飛引兵前進。張郃兵又至，與張飛交鋒。戰到十合，郃又詐敗。張飛引馬步軍趕來，郃且戰且走。引張飛過山峪口，郃將後軍爲前，復紮住營，與飛又戰。指望兩彪伏兵出，要圍困張飛。不想伏兵卻被魏延精兵到，趕入峪口，將軍輛截住山路，放火燒車，山谷草木皆着，烟迷其徑，兵不得出。張飛只顧引軍衝突，張郃大敗，死命殺開一條路，走上瓦口關，收聚殘兵，堅守不出。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隘不下。飛見不濟事，把軍退二十里，卻和魏延引數十騎，自來兩邊哨探小路。忽見男女數人，各背小包，於山僻路攀籐附葛而走。飛於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奪瓦口關，只在這幾個百姓身上。」便喚軍士分付：「休要驚恐他，好生喚那幾個百姓來。」軍士連忙喚到馬前，飛用好言以安其心，問其何來。百姓告曰：「某等皆漢中居民，今欲還鄉，聽知大軍廝殺，塞閉漢中官道，今過蒼溪，從梓潼山檜劍川入漢中，還家去。」飛曰：「這條路取瓦口關，遠近若何？」百姓曰：「從梓潼山小路，卻是瓦口關背後。」飛大喜，帶百姓入寨中，與了酒食，分付魏延引兵扣關攻打。我親自引輕騎出梓潼山攻關後，便令百姓引路，選輕騎五百，從小路而進。

張郃爲救軍不到，心中正悶。人報「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郃披挂上馬，卻待下山，忽說「關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來。」郃自領兵來迎。旗開處，早見張飛。郃大驚，急往小路而走。馬不堪行，後面張飛追趕甚急。郃棄馬上山，尋徑而逃，方得走脫。隨行只有十餘人，步行入南鄭。見曹洪，洪見張郃只剩下十餘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狀要去，今日折盡大兵，尙不自死，還來做甚？」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行軍司馬郭淮諫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張郃雖然有罪，乃魏王所深愛者，也不可便誅。可再與五千兵，選取葭萌關，牽動其各處之兵，漢中自安矣。如不成功，二罪俱罰。」曹洪從之，又與兵五千，教張郃取葭萌關。郃領命而去。

葭萌關守將孟達、霍峻，知張郃兵來，霍峻只要堅守，孟達定要迎敵。引軍下關與張郃交鋒，大敗而回。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玄德聞知，請軍師商議。孔明聚衆將於堂上，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關中取翼德，方可退張郃也。」法正曰：「今翼德屯兵瓦口，鎮守關中，亦是緊要之地，不可取回。可帳中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笑曰：「張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閒可及。除非翼德，無人可當。」忽一人厲聲而出曰：「軍師何輕視衆人耶？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獻於麾下。」衆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孔明曰：「漢升雖勇，爭奈年老，恐非張郃對手。」忠聽了，白鬚倒豎而言曰：「某雖老，兩手尙開三石之弓，渾身還有千斤之力，豈不足敵張郃匹夫耶？」孔明曰：「將軍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忠趨步下堂，取架上大刀，輪動如飛，壁上硬弓，連拽折兩張。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爲副將？」忠曰：「老將嚴顏，可同我去。但有疎虞，先納下這白頭。」玄德大喜，即時令嚴顏、黃忠，去與張郃交戰。趙雲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關，軍師休爲兒戲。若葭萌一失，益州危矣。何故以二老將當此大敵乎？」孔明曰：「汝以二人老邁，不能成事，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等各各哂笑而退。

黃忠嚴顏到關上，孟達、霍峻見了，心中亦笑。孔明欠調度：「是這般緊要去處，如何只教兩個老的來！」黃忠

謂嚴顏曰：『你見諸人動靜麼？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建奇功，以服衆心。』嚴顏曰：『願聽將軍之令。』兩個商議定了，黃忠引軍下關，與張郃對陣。張郃出馬，見了黃忠，笑曰：『你許大年紀，猶不識羞，尙欲出陣耶？』忠怒曰：『豎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寶刀卻不老。』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二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忽然背後喊聲起，原來是嚴顏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連夜趕去，張郃敗退八九十里。黃忠、嚴顏收兵入寨，俱各按兵不動。

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又欲見罪。郭淮曰：『張郃被迫，必投西蜀；今可遣將助之，就如監臨，使不生外心。』曹洪從之，卽遣夏侯惇之姪夏侯尚，並降將韓玄之弟韓浩，二人引五千兵前來助戰。二將卽時起行，到張郃寨中，問及軍情。郃言：『老將黃忠，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相助，不可輕敵。』韓浩曰：『我在長沙，知此老賊利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害吾親兄，今既相遇，必當報讎。』遂與夏侯尚引新軍離寨前進。原來黃忠連日哨探，已知路徑。嚴顏曰：『此山有山名天蕩山，山中乃是曹操屯糧積草之地。若取得那個去處，斷其糧草，漢中可得也。』忠曰：『將軍之言，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如此。』嚴顏依計，自領一枝軍去了。

黃忠聽知夏侯尚、韓浩來，遂引軍馬出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拍馬挺鎗，來取黃忠。夏侯尚便出來攻黃忠，力戰二將，各鬪十餘合。黃忠敗走。二將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尚、韓浩趕來，忠又出陣戰數合，又敗走。二將又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喚張郃守後寨。郃來前寨諫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詭計。』夏侯尚叱張郃曰：『你如此膽怯，可知屢次戰敗，今再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張郃羞赧而退。

次日，二將又戰，黃忠又敗退二十里；二將迤邐趕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望風而走，連敗數陣，直退在關上。二

將扣關下寨，黃忠堅守不出。孟達暗暗發書，申報玄德，說：「黃忠連輸數陣，見今退在關上。」玄德慌問孔明，孔明曰：「此乃老將驕兵之計也。」趙雲等不信。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忠與封相見，問劉封曰：「小將軍來助戰何意？」封曰：「父親得知將軍數敗，故差某來。」忠笑曰：「此老夫驕兵之計也。看今夜一陣，可盡復諸營，奪其糧食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屯輜重耳。今夜留霍峻守關，孟將軍可與我搬糧草奪馬匹。小將軍看我破敵。」是夜二更，引五千軍開關直下。原來夏侯尚、韓浩二將，連日見關上不出，盡皆懈怠，被黃忠破寨直入，人不及甲，馬不及鞍，二將各自逃命而走。軍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連奪三寨，寨中丟下軍器馬鞍無數。盡教孟達搬運入關。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劉封曰：「軍士力困，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忠策馬先進，士卒皆努力向前。張郃軍兵反被自家敗兵衝動，都屯紮不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寨柵，直奔至漢水傍。

張郃尋見夏侯尚、韓浩，議曰：「此天蕩山，乃糧草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糧之地，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倘若疏失，是無漢中也。當思所以保之。」夏侯尚曰：「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慮。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我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於是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來，見夏侯德，具言前事。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路。」郃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忽聽山前金鼓大震，人報：「黃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賊不諳兵法，只恃勇耳！」郃曰：「黃忠有謀，非止勇也。」德曰：「川兵遠涉而來，連日疲困，更兼深入戰境，此無謀也。」郃曰：「亦不可輕敵，且宜堅守。」韓浩曰：「願借精兵三千擊之，當無不克。」德遂分兵與浩下山，黃忠整兵來迎。劉封諫曰：「日已西沈矣，軍皆遠來勞困，且宜暫息。」忠笑曰：「不然，此天賜奇功，不取早逆天也。」言畢，鼓譟大進。韓浩引兵來戰，黃忠揮刀直取浩，只一合，斬浩於馬下。蜀兵大喊，殺上山來。張郃、夏侯尚急引軍來迎。忽聽山後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紅。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正

遇老將嚴顏，手起刀落，斬夏侯德於馬下。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引兵埋伏於山僻處，只聽黃忠軍到，卻來放火，柴草堆上一齊點着，烈焰飛騰，照耀山峪。嚴顏既斬夏侯德，從山後殺來，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天蕩山，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了。

黃忠嚴顏守住天蕩山，捷音飛報成都。玄德聞之，聚衆將慶喜。法正曰：「昔曹操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夏，乃留夏侯淵、張郃二將屯守，而自引大軍北還，此失計也。今張郃新敗，天蕩失守，主公若乘此時，舉大兵親往征之，漢中可定也。既定漢中，然後練兵積粟，觀釁伺隙，進可討賊，退可自守。此天與之時，不可失。」玄德孔明皆深然之。遂傳令趙雲張飛爲先鋒，玄德與孔明親自引兵十萬，擇日圖漢中，傳檄各處，嚴加隄備。

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召黃忠嚴顏到寨，厚賞之。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惟軍師獨知將軍之能。今果立奇功，但今漢中定軍山，乃南鄭保障，糧草積聚之所，若得定軍山，陽平一路，無足憂矣。將軍還敢取定軍山否？」黃忠慨然應諾，便要領兵前去。孔明急止之曰：「老將軍雖然英勇，然夏侯淵非張郃之比也。淵深通韜略，善曉兵機，曹操倚之爲西涼藩蔽，先曾屯兵長安，拒馬孟起，今又屯兵漢中，操不託他人，而獨託淵者，以淵有將才也。今將軍雖勝張郃，未卜能勝夏侯淵。吾欲酌量着一人去荊州，替回關將軍來，方可敵之。」忠奮然答曰：「昔廉頗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趙界，何況黃忠未及七十乎？軍師言吾老，吾今並不用副將，只將本部兵三千人馬，立斬夏侯淵首級，納於麾下。」孔明再三不容，黃忠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將軍要去，吾教法正助你。凡事計議而行，吾隨後撥人馬來接應。」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着言語激他，雖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須撥人馬前去接應。」乃喚趙雲將一枝人馬，從小路出奇兵接應黃忠。若忠勝不必出戰，若忠有失，即去救應。又遣劉封、孟達領三千兵於山中險要去處，多立旌旗，以壯我兵之聲勢，令敵人驚疑。三人各自領兵去了。又差人往下辦授計於馬超。

令他如此而行。又差嚴顏往巴西閬中守隘，替張飛魏延來同取漢中。

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說：「天蕩山已失，折了夏侯德、韓浩。今聞劉備親自引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猛將前來策應。」夏侯淵便差人報知曹操。洪星夜前到許昌，稟知曹操，操大驚，急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長史劉曄進曰：「漢中若失，中原震動。大王休辭勞苦，必須親自征討。」操自悔曰：「恨當時不用卿言，以致如此！」忙傳令旨，起兵四十萬親征。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曹操兵分三路而進：前部先鋒夏侯惇、操自領中軍，使曹休押後。三軍陸續起行，操騎白馬金鞍，玉帶錦衣，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蓋，左右金瓜銀鉞，鎗棒戈矛，打日月龍鳳旌旗，護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分爲五隊，每隊五千。按青黃赤白黑五色旗，旛甲馬並依本色。光輝燦爛，極其雄壯。

不一日，軍至南鄭。曹洪接着，備言張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勝負乃兵家常事耳。」洪曰：「目今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大王兵至，固守未曾出戰。」操曰：「若不出戰，是示懦也。」便差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

夏侯淵拜受了使命，乃與張郃商議曰：「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以討劉備。吾與汝久守此地，豈能建立功業？來日吾出戰，務要生擒黃忠。」張郃曰：「黃忠謀勇兼備，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輕敵。此間山路險峻，只宜堅守。」淵曰：「若他人建了功勞，吾與汝有何面目見魏王？耶汝只守山，吾去出戰。」遂下令曰：「誰敢出哨誘敵？」夏侯尚曰：「吾願往。」淵曰：「汝去出哨，與黃忠交戰，只宜輸不宜贏。吾有妙計，如此如此。」尚受令，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前行。

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累次挑戰，夏侯淵堅守不出；欲要進攻，恐又山路危險，難以料敵，只得據守。是日，忽報山上曹兵下來搦戰，黃忠恰待引軍出迎，牙將陳式曰：『將軍休動，某願當先。』忠大喜，遂令陳式引軍一千出山口列陣。夏侯引兵至，遂與交鋒，不數合，尚詐敗而走。式趕去，行到半路，被兩山擡木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正欲回時，背後夏侯淵引兵衝出，陳式不能抵當，被夏侯淵生擒回寨，部卒多降。有敗軍逃得性命，回報黃忠，說陳式被擒，忠慌與法正商議。正曰：『淵爲人輕躁，恃勇少謀，可激勸士卒，拔寨前進，步步爲營，誘淵來戰而擒之。此乃反客爲主之法。』忠用其謀，將應有之物盡賞三軍，歡聲滿谷，願效死戰。黃忠卽日拔寨而進，步步爲營，每營住數日，又進。淵聞知，欲出戰。張郃曰：『此乃反客爲主之計，不可出戰，戰則有失。』淵不從，令夏侯引數千兵出戰，直到黃忠寨前，忠上馬提刀出迎，與夏侯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歸寨。餘皆敗走，回報夏侯淵。淵急使人到黃忠寨，言願將陳式來換夏侯。忠約定來日軍前相換。

次日，兩軍皆到山谷闊處，布成陣勢。黃忠、夏侯淵各立馬於本陣門旗之下。黃忠帶着夏侯，夏侯淵帶着陳式，各不與袍鏡，只穿蔽體薄衣。一聲鼓響，陳式、夏侯各望本陣奔回。夏侯比及到陣門時，被黃忠一箭射中後心，尚帶箭而回。淵大怒，驟馬逕取黃忠。忠正要激淵廝殺，兩將交馬，戰到三十餘合，曹營內忽然鳴金收兵。淵慌撥馬而回，被忠乘勢殺了一陣。淵回陣，問押陣官：『爲何鳴金？』答曰：『某見山凹中有蜀兵旗旛數處，恐是伏兵，故急招將軍回。』淵信其說，遂堅守不出。黃忠逼到定軍山下，與法正商議。正以手指曰：『定軍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險道。此山上足可下視定軍山之虛實。將軍若取得此山，定軍山只在掌中也。』忠仰見山頭稍平，山上有些少人馬。晝夜二更，忠引軍十鳴金擊鼓，直殺上山頂。此山有夏侯淵部將杜襲把守，只有數百餘人。當時見黃忠大隊擁上，只得棄山而走。忠得了山頂，正與定軍山相對。法正曰：『將軍可守在半山，某居山頂，待夏侯淵兵至，吾舉白旗爲號，將軍卻按兵勿動，待他倦怠無備，吾卻舉起紅旗，將軍便下山擊之，以逸待

勞，必當取勝。」忠大喜，從其計。

杜襲引兵逃回，見夏侯淵，說黃忠奪了對山。淵大怒曰：「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不出戰。」張郃諫曰：「此乃法正之謀也。將軍不可出戰，只宜堅守。」淵曰：「占了吾對山，觀吾虛實，此何不出戰？」郃苦諫不聽。淵分軍圍住對山，大罵挑戰。法正在山上舉起白旗，任從夏侯淵百般辱罵。黃忠祇不出戰。午時以後，法正見曹兵倦怠，銳氣已墮，多下馬坐息，乃將紅旗招展，鼓角齊鳴，喊聲大震。黃忠一馬當先，馳下山來，猶如天崩地塌之勢。夏侯淵措手不及，被黃忠趕到麾蓋之下，大喝一聲，猶如雷吼。淵未及相迎，黃忠寶刀已落，連頭帶肩，砍爲兩段。曹兵大潰，各自逃生。黃忠乘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兵來迎。忠與陳式兩下夾攻，混殺一陣，張郃敗走。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當住去路，爲首一員大將，大叫：「常山趙子龍在此！」張郃大驚，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只見前面一枝兵來迎，乃杜襲也。襲曰：「今定軍山已被劉封孟達奪了。」郃大驚，遂與杜襲引敗兵到漢水紮營。一面令人飛報曹操。操聞淵死，放聲大哭，深恨黃忠，遂親統大軍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讎。令徐晃作先鋒，行到漢水，張郃、杜襲接着曹操。二將曰：「今定軍山已失，可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積，然後進兵。」曹操依允。

第三十九 計定漢中

黃忠斬了夏侯淵首級，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玄德大喜，加忠爲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忽牙將張著來報說：「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來與夏侯淵報讎。目今張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移於漢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不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燒其糧草，奪其輜重，則操之銳氣挫矣。」黃忠曰：「老夫願當此任。」孔明曰：「操非夏侯淵可比，不可輕敵。」玄德曰：「夏侯淵雖是總帥，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斬夏侯淵十倍也。」忠奮然曰：「吾願往斬之。」孔明曰：「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校兵去，凡事計議而行，看誰立功。」忠應允便行。孔明就令張著爲副將同去。

雲謂忠曰：「今操引十五萬衆，分屯十營，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將軍當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雲曰：「等我先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雲曰：「我與你都一般爲主公出力，何必計較？我二人拈鬪拈着的先去。」忠依允。當時黃忠拈着先去。雲曰：「既將軍先去，某當相助。可約定時刻，如將軍依時而還，某按兵不動；若將軍過時而不還，某卽引軍來接應。」忠曰：「公言是也。」於是二人約定午時爲期。雲回寨，謂部將張翼曰：「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若午時不回，我當往助。吾營前臨漢水，地勢危險，我若去時，汝可謹守寨柵，不可輕動。」張翼應諾。

黃忠回到寨中，謂副將張著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喪膽。吾明日領命去劫糧草，只留五百軍守營。你可助

吾當夜三更，盡皆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北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張著依令，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張著在後，偷過漢水，直到北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積如山。有些少軍士看守，見忠兵到，盡棄而走。黃忠教軍馬一齊下馬，取柴堆於米糧之上。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一處。曹操聞知，急令徐晃接應。晃領兵前進，將黃忠困在垓心。張著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擋出，攔住去路，爲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著圍住。

趙雲在營中，看看等到午時，不見忠回，急忙披挂上馬，引三千軍向前接應。臨行，謂張翼曰：「汝可堅守營寨，兩壁廂多設弓弩，以爲準備。」翼連聲應諾。雲挺鎗驟馬直殺往前去。迎頭一將攔住，乃文聘部將慕容烈也，拍馬舞刀來迎。趙雲被雲手起一鎗刺死。曹兵敗走。雲直殺入重圍，又一枝兵截住，爲首乃魏將焦炳。雲喝問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殺盡矣。」雲大怒，驟馬一鎗，又刺死焦炳。殺散餘兵，直至北山之下，見張郃、徐晃兩人圍住黃忠，軍士被困多時。雲大喊一聲，挺鎗驟馬，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鎗渾身上下，若舞梨花，遍體紛紛，如飄瑞雪。張郃、徐晃心驚膽戰，不敢迎敵。雲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操於高處望見，驚問衆將曰：「此將何人也？」有識者告曰：「此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當陽長坡英雄尚在。」急傳令曰：「所到之處，不許輕敵。」

趙雲救了黃忠，殺透重圍，有軍士指曰：「東南上圍的，必是副將張著。」雲不回本寨，遂望東南殺來。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互相傳說，盡皆逃竄。雲又救了張著。曹操見雲東衝西突，所向無前，莫敢迎敵。——救了黃忠，又救了張著，——奮然大怒，自領左右將士來趕趙雲。雲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着，望見後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即謂雲曰：「追兵漸近，可令軍士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雲喝

曰：『休閉寨門！汝豈不知吾昔在當陽長坂時，單鎗匹馬，觀曹兵八十三萬，如草芥！今有軍有將，又何懼哉！』遂撥弓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將營內旗鎗盡皆倒偃，金鼓不鳴，雲匹馬單鎗立於營門之外。

張郃、徐晃領兵追至蜀寨，天色已暮，見寨中偃旗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鎗立於營外，寨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曹操親到，急催督衆軍向前。衆軍聽令，大喊一聲，殺奔營前，見趙雲全然不動，曹兵翻身就回。趙雲把鎗一招，壕中弓弩齊發。時天色昏黑，正不知蜀兵多少。操先撥馬回走，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趕來。曹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其數。趙雲、黃忠、張著各引兵一枝，追殺甚急。操正奔走間，忽劉封、孟達率二枝兵，從米倉山路殺來，放火燒糧草。操棄了北山糧草，忙回南鄭。徐晃、張郃紮脚不住，亦棄本寨而走。趙雲占了曹寨，黃忠奪了糧草，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大獲勝捷。差人去報玄德，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漢水，問趙雲的部卒曰：『子龍如何廝殺？』軍士將子龍救黃忠拒漢水之事細述一遍。玄德大喜，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欣然謂孔明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於是玄德號子龍爲虎威將軍，大勞將士歡宴至晚，忽報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來取漢水。玄德笑曰：『操此來無能爲也，我料必得漢水矣。』遂率兵於漢水之西以迎之。曹操命徐晃爲先鋒，前來決戰。帳前一人出曰：『某深知地理，願助徐將軍同去破蜀，操視之，乃巴西巖渠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見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命王平爲副先鋒，相助徐晃。操屯兵於定軍山北。徐晃、王平引軍至漢水，晃令前軍渡水列陣。平曰：『軍若渡水，儻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韓信背水爲陣，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也。』平曰：『不然，昔者韓信料敵人無謀而用此計，今將軍能料趙雲、黃忠之意否？』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卽過河來戰蜀兵。

黃忠趙雲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應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謂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雲然之，各引一軍據住寨柵。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直至申時，蜀兵不動。晃盡教弓弩手向前，望蜀營射去。黃忠謂趙雲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軍必將退也，可乘時擊之。」言未已，忽報曹兵後隊果然退動。於是蜀營鼓聲大震，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兩下夾攻，徐晃大敗。軍士逼入漢水，死者無數。晃死戰得脫，回營責王平曰：「汝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來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曾諫公休去，公不肯聽，以致此。」晃大怒，欲殺王平。平當夜引本部軍營中放起火來，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王平渡漢水來投趙雲。雲引見玄德，王平盡言漢水地理。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漢中無疑矣。」遂命王平爲偏將軍領鄉導使。

徐晃逃回見操，說王平反去投劉備矣。操大怒，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柵。孔明請玄德親渡漢水，背水結營。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下來戰書。孔明批來曰：決戰。

次日，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於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旌旗，播鼓三通，命徐晃出馬來戰。劉封出迎。交鋒之時，玄德先走入陣，封敵晃不住，撥馬便走。操下令：「捉得劉備，便爲西川之主。」大軍齊吶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皆爭取。操急鳴金收軍。時孔明號旗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追趕。操傳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魏延張飛得嚴顏代守關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操心驚，望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孔明曰：「今操退守陽平關，其勢已孤，先生將何策以退之？」孔明曰：「亮已算定了。」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令黃忠、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四路軍將各引鄉導官軍去了。

曹操自陽平關親自提兵來與蜀兵決戰，玄德引軍出迎。兩陣對圓，玄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履小兒，常使假子拒敵，吾若喚黃鬚兒來，汝假子爲肉泥矣！」劉封大怒，挺鎗驟馬，逕取曹操。操令徐晃來迎，封詐敗而走。操引兵追趕，蜀兵營中四下炮響，鼓角齊鳴。操恐有伏兵，急教退軍。曹兵自相踐踏死者極多，奔回陽平關。方纔歇定，蜀兵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吶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操大懼，棄關而走。蜀兵從後追襲，操正走之間，前面張飛引一枝兵截住，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黃忠又引兵從褒州殺來。操大敗，諸將保護曹操，奪路而走。方逃至斜谷界口，前面塵頭忽起，二枝兵到。操曰：「此軍若是伏兵，吾休矣！」及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彰字子文，少善騎射，膂力過人，能手格猛獸。操嘗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弓馬，此匹夫之勇，何足貴乎？」彰曰：「大丈夫當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驅數十萬衆，縱橫天下，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爲將。」操問：「爲將何如？」彰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信。」操大笑。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臨行戒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戒。」彰到代北，身先戰陣，直殺至桑乾，北方皆平。因聞操在陽平關，故來助戰。

操見彰至，大喜曰：「我黃鬚兒來，破劉備必矣！」遂勒兵復回於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玄德言曹彰到，玄德問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曰：「某願往。」孟達又說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大敗而回。孟達引兵前進，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原來馬超、吳蘭兩軍殺來，曹兵驚動。孟達引兵來攻，馬超士卒蓄銳日久，到此耀武揚威，勢不可當。曹兵敗走。曹彰正遇吳蘭，兩個交鋒不數合，曹彰一戟刺吳蘭於馬下。三軍混戰，操收兵於斜谷界口紮住。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恥笑，心中猶豫不決。適庖官進雞湯，操見碗中有雞肋，因而有感於懷。正沈吟間，夏侯惇入帳，稟請夜間口號。操隨口曰：「雞肋雞肋！」惇傳令衆官都稱「雞

肋』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有人報知夏侯惇，大驚，遂請楊修至帳中問曰：『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故先收拾行裝，免待臨行慌亂。』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於是寨中諸將，無不準備歸計。

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睡，遂手提鋼斧，遶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準備行裝。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主簿楊德祖先知大王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對。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亂我軍心？』喝刀斧手推出斬之。將首級號令於轅門外。

原來楊修爲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曹嘗造花園一所，造成操往觀之，不置褒貶，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其意。修曰：『門』內添『活』字，乃『闊』字也。丞相嫌園門闊耳。』於是再築牆圍。改造停當，又請操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左右曰：『楊修也。』操雖稱美，心甚忌之。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置之案頭。修入見之，竟取匙與衆分食。詎操問其故。修答曰：『盒上明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命乎？』操雖喜笑，而心惡之。

操恐人暗中謀害己身，常吩咐左右：『吾夢中好殺人，凡吾睡裏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晝寢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慌取覆蓋。操躍起拔劍斬之，復上牀睡。半晌而起，佯驚問：『何人殺吾近侍？』衆以實對。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爲操果夢中殺人。惟修知其意，臨葬時指而歎曰：『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操聞而愈惡之。

操第三子曹植，愛修之才，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操與衆商議，欲立植爲世子。曹不知之，密請朝歌長吳質入內府商議，因恐有人知覺，乃用大簾藏吳質於中，只說是絹匹在內，載入府中。修知其事，逕來告操。操令人於不府門伺察之，不慌告吳質。質曰：『無憂也。明日用大簾裝絹，再入以惑之。』不如其言，以大簾載絹入。使者搜看

篋中果絹也。回報曹操。操因疑修譖害曹丕，愈惡之。

操欲試曹丕，曹植之才幹。一日，令各出鄴城門，卻密使人吩咐門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門吏阻之，不得退。植聞知，問於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當者，竟斬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門，門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誰敢阻當！』立斬之。於是曹操以植爲能。後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修又嘗爲曹植作答教十餘條，但操有問，植即依條答之。操每以軍國之事問植，植對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後曹丕暗買植左右，偷答教來告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時已有殺修之心。今乃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修死年三十四歲。

曹操既殺楊修，伴怒夏侯惇，亦欲斬之。衆官告免。操乃叱夏侯惇，下令來日進兵。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軍相迎，爲首大將乃魏延也。操招魏延歸降，延大罵。操令龐德出戰，二將正鬪間，曹寨內火起。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操拔劍在手曰：『諸將退後者，斬！衆將努力向前，魏延詐敗而走。操方麾軍回戰，馬超自立馬於高阜處，看兩軍爭戰。忽一彪軍撞至面前，大叫：『魏延在此！』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弓綽刀，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刺斜裏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視之，乃龐德也。德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行。馬超已退。操帶傷歸寨，原來被魏延射中人中，折卻門牙兩個。急令醫士調治。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回厚葬。就令班師，卻教龐德斷後。操臥於氈車之中，左右虎賁軍護衛而行。忽報斜谷山上兩邊火起，伏兵趕來。曹兵人人驚恐。操令軍士急行，曉夜奔走無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

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等，攻取民庸諸郡。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安民已定，大賞三軍，人心大悅。於是衆將皆有推尊玄德爲帝之心，未敢逕啓，卻來稟告諸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奪了。』隨引

法正等入見玄德曰：『今曹操專權，百姓無主；主公仁義著於天下，今已撫有兩川之地，可以應天順人，卽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事不宜遲，便請擇吉。』玄德大驚曰：『軍師之言，善矣。』劉備雖爲漢之宗室，乃臣子也；若爲此事，是反漢矣。』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捨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龍附鳳，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難守義，恐失衆人之望，願主公熟思之。』玄德曰：『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再商議長策。』諸將齊言曰：『主公若只推卻，衆心解矣。』孔明曰：『主公平生以義爲本，未肯便稱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暫爲漢中王。』玄德曰：『汝等雖欲尊吾爲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也。』孔明曰：『今宜從權，不可拘執常理。』張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爲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莫說漢中王，就稱皇帝，有何不可！』玄德叱曰：『汝勿多言！』孔明曰：『主公宜從權變，先進位漢中王，然後表奏天子，未爲遲也。』玄德再三推辭不過，只得依允。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於沔陽，方圓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羣臣皆依次序排列。許靖正請玄德登壇，進冠冕，授訖，山南而坐，受文武官員拜賀爲漢中王。子劉禪立爲王世子，封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尙書令，諸葛亮爲軍師，總理軍國重事，封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爲五虎大將，魏延爲漢中太守。其餘各擬功勳定爵。玄德旣爲漢中王，遂修表一道，差人齎赴許都。

表到許都，曹操在鄴郡，聞知玄德自立漢中王，大怒曰：『織蓆小兒，安敢如此！吾誓滅之！』卽時傳令，盡起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決雌雄。一人出班諫曰：『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親勞車駕遠征，臣有一計，不須張弓隻箭，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其衰力盡，只須一將往征之，便可成功。』操視其人，乃司馬懿也。操喜問曰：『仲達有何高見？』懿曰：『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而又乘間竊取回去，劉備又占據荊州不還，彼此俱有切齒之恨，今可差一舌辯之士齎書往說孫權，使與兵取荊州，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荊州。那時大王與兵去取漢川，令

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爲使，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

權知滿寵到，遂與謀士商議。張昭進曰：「魏與吳本無讎，前因聽孔明之說詞，致兩家連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伯寧來必有講和之意，可以禮接之。」權依其言，令衆謀士接滿寵入城相見，禮畢，權以賓禮待寵。寵呈上操書曰：「吳魏自來無讎，皆因劉備之故，致生罅隙。魏士差某到此，約將軍攻取荊州，魏王以兵臨漢川，首尾夾擊。破劉之後，共分疆土，誓不相侵。」孫權覽書畢，設筵款待了滿寵，送回許都，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商議取荊州之策。步騭曰：「今曹仁見屯兵於襄陽樊城，又無長江之險，早路可取荊州，如何不取，卻令主公動兵？只此便見其心。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令曹仁早路先起兵取荊州，雲長必掣荊州之兵而取樊城。若雲長一動，主公可遣一將，暗取荊州，一舉可得矣。」權從其議，即時遣使過江，上書曹操，陳說此事。操大喜，發付使者先回，隨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爲參謀官，商議動兵；一面馳檄東吳，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荊州。

第四十 水淹七軍

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庭，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舍亭郵，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細作人探聽得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即飛報入蜀。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然吳中謀士極多，必教操令曹仁先與兵矣。」漢中王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敵軍膽寒，自然瓦解矣。」漢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馬費詩爲使，齎捧誥命投荊州來。

雲長出郭，迎接入城。至公廳禮畢，雲長問曰：「漢中王封我何爵？」詩曰：「五虎大將之首。」雲長問那「五虎將」？詩曰：「關、張、趙、馬、黃是也。」雲長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龍久隨吾兄，即吾弟也，位與吾相並可也。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爲伍！」遂不肯受印。詩笑曰：「將軍差矣。昔蕭何曹參與高祖同舉大事，最爲親近，而韓信乃楚之亡將也，然信立爲王，居蕭曹之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雖有「五虎將」之封，而與將軍有兄弟之義，視同一體。將軍即漢中王，漢中王即將軍也。豈與諸人等哉？將軍受漢中王厚恩，當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願將軍熟思之。」雲長大悟，乃再拜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誤大事。」即拜受印綬。費詩方出王旨，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領命，即時便差傅士仁糜芳二人爲先鋒，先引一軍於荊州城外屯紮，一面設宴城中，款待費詩。

飲至二更，忽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即披挂上馬，出城看時，乃是傅士仁糜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礮，滿營

撼動，把軍器糧草，皆盡燒燬。雲長引兵救撲，至四更方纔火滅。雲長入城，召傅士仁、糜芳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不曾出師，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火礮打死本部軍人，如此誤事，要你二人何用！』叱令斬之。費詩告曰：『未曾出師，先斬大將，於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長怒氣不息，叱二人曰：『吾不看費司馬之面，必斬汝二人之首。』乃喚武士各杖四十，摘去先鋒印綬，罰糜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且曰：『吾若得勝回來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罰。』二人滿面羞慚，喏喏而去。雲長便令廖化爲先鋒，關平爲副將，自總中軍。馬良、伊籍爲參軍，一同征進。先是有胡華之子胡班，到荊州來投降關公，公念其舊日相救之情，甚愛之，令隨費詩入川，見漢中王受爵。費詩辭別關公，帶了胡班，自回蜀中去了。

雲長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曹仁正在城中，忽報雲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參謀滿寵諫曰：『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守，乃爲上策。』驍將夏侯存曰：『此書生之言耳，豈不聞「水來土掩，將至兵迎」？我軍以逸待勞，自可取勝。』曹仁從其言，令滿寵守樊城，自領兵來迎雲長。

雲長知曹兵來，喚關平、廖化二將受計而往，與曹兵兩陣對圓。廖化出馬搦戰，翟元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撥馬便走，翟元從後追殺，荊州兵退二十里。次日，又來搦戰，夏侯存、翟元一齊出迎，荊州兵又敗。又追殺二十餘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前軍速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曹仁知是中計，先掣一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前面繡旗招颭，雲長勒馬橫刀，攔住去路。曹仁膽戰心驚，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來。雲長不趕，須臾，夏侯存軍至，見了雲長，大怒，便與雲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砍死。翟元便走，被關平趕上，一刀斬之。乘勢追殺，曹兵大半死於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雲長得了襄陽，賞軍撫民。

隨軍司馬王甫曰：『將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雖然喪膽，然以愚意論之，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併荆

州之意，倘率兵逕取荊州，如之奈何？雲長曰：『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調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臺用五十軍守之。儻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烟爲號。吾當親往擊之。』王甫曰：『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荊州。』雲長曰：『吾已差治中潘濬守之，有何慮焉？』甫曰：『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可差軍前都督糧料官趙雲代之。趙雲爲人忠誠廉直，若用此人，萬無一失。』雲長曰：『吾素知潘濬爲人，今既差定，不必更改。趙雲現掌糧料，亦是重事，汝勿多疑，只與我築烽火臺去。』王甫快快拜辭而行。雲長令關平準備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

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星夜至長安，將書呈上曹操，言：『雲長破了襄陽，現圍樊城甚急，望撥大將前來救援。』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汝可去解樊城之圍。』其人應聲而出，衆視之，乃于禁也。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衆人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關某，獻於麾下。』操視之，乃龐德也。操大喜曰：『關某威震華夏，未逢對手，今遇令名，真勁敵也。』遂加于禁爲征南將軍，加龐德爲征西都先鋒，大起七軍，前往樊城。

這七軍皆北方強壯之士，兩員領軍將校：一名董衡，一名董超。當日引各頭目參拜于禁。董衡曰：『今將軍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厄，期在必勝，乃用龐德爲先鋒，豈不誤事？』禁驚問其故。衡曰：『龐德原係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投魏，今其故主在蜀，職居「五虎上將」，況其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爲官，今使他爲先鋒，是潑油救火也。將軍何不啓報魏王，別換一人去？』禁聞此語，遂連夜入府啓知曹操。操省悟，卽喚龐德至階下，令納下先鋒印。龐德曰：『某正欲與大王出力，何故不肯見用？』操曰：『孤本無猜疑，但今馬超現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孤縱不疑，奈衆口何？』龐德聞之，免冠頓首，流血滿面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大王，每感厚

恩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大王何疑於德也？德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兄恨德入骨髓，誓不相見，恩已斷矣。故主馬超有勇無謀，兵敗地亡，孤身入川，今與德各事其主，舊義已絕。德感大王恩遇，安敢萌異志？惟大王察之。操乃扶起龐德，撫慰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心耳。卿可努力建功，卿不負孤，孤亦必不負卿也。』

德拜謝回家，令匠人造一木櫬。次日，請諸友赴席，列櫬於堂。衆親友見之皆驚，問曰：『將軍出師，何用此不祥之物？』德舉杯謂親友曰：『吾受魏王重恩，誓以死報。今去樊城，與關某決戰，我若不能殺彼，必爲彼所殺，卽不爲彼所殺，我亦當自殺。故先備此櫬，以示無空回之理。』衆皆嗟嘆。德喚其妻李氏與其子龐會出，謂其妻曰：『吾今爲先鋒，義當効死疆場。我若死，汝好生看養吾兒。吾兒有異相，長大必當與吾報讎也。』妻子痛哭送別。德令扶櫬而行。臨行謂部將曰：『吾今去與關某死戰，我若被關某所殺，汝等急取吾屍置此櫬中。我若殺了關某，吾亦卽取其首置在櫬內，回獻魏王。』部將五百人皆曰：『將軍如此忠勇，某等敢不竭力相助。』於是引軍前進。有人將此言報知曹操。操喜曰：『龐德忠勇如此，孤無憂焉。』賈詡曰：『龐德恃血氣之勇，欲與關某決死戰，臣竊慮之。』操然其言，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關某智勇雙全，切不可輕敵。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龐德聞令，謂衆將曰：『大王何重視關某也？吾料此去當挫關某三十年之聲價。』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德奮然趨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擊鼓。

關公正坐席下，忽探馬飛報：『曹操差于禁爲將，領七枝精壯兵到來。前部先鋒龐德，軍前抬一木櫬，口出不遜之言，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兵離城止三十里矣。』關公聞言勃然變色，羣鬚飄動，大怒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畏服。龐德豎子，何敢藐視吾耶？』關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斬此匹夫，以雪吾恨。平曰：『父親不可』

以泰山之重，與頑石爭高下。辱子願代父去戰龐德。關公曰：「汝試一往，吾隨後便來接應。」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兵來迎龐德。兩陣對圓，魏營一面皂旗上大書「南安龐德」四個白字。龐德青袍銀鎧，鋼刀白馬，立於陣前；背後五百軍兵緊隨，士卒數人肩抬木榧而出。關平大罵龐德：「背主之賊！」龐德問部卒曰：「此何人也？」或答曰：「此關某義子關平也。」德叫曰：「吾奉魏王旨，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汝父來！」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敗，兩家各歇。

早有人報知關公。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自己親來迎敵龐德。關平接着，言與龐德交戰，不分勝負。關公隨即橫刀出馬，大叫曰：「關雲長在此，龐德，何不早來受死！」鼓聲響處，龐德出馬曰：「吾奉魏王旨，特來取汝首。汝不信，備榧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投降。」關公大罵曰：「量汝一匹夫，亦何能爲！可惜我青龍刀斬汝鼠賊！」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輪刀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得癡呆了。魏軍恐龐德有失，急令鳴金收軍。關平恐父年老，亦急鳴金。二軍各退。龐德歸寨對衆曰：「人言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正言間，于禁至，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軍避之？」德奮然曰：「魏王命將軍爲大將，何太弱也？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誓不退避。」禁不敢阻而回。

關公回寨，謂關平曰：「龐德刀法慣熟，真吾敵手。」平曰：「俗云：『初生之犢不懼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西羌一小卒耳，倘有疎虞，非所以重伯父之託也。」關公曰：「吾不殺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兵前進。龐德亦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更不打話，出馬交鋒。鬥至五十餘合，龐德撥回馬頭，拖刀而走。關公從後追趕。關平恐有疎失，亦隨後趕去。關公口中大罵：「龐賊欲使拖刀計，吾豈懼汝！」

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卻把刀就鞍韉挂住，偷拽雕弓，搭上箭，射將來。關平眼快，見龐德拽弓大叫：「賊將休！」

放冷箭！關公睜眼看時，弓弦響處，箭早到來；躲閃不及，正中左臂。關平馬到，救父回營。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德恐後軍有失，急勒馬回。原來于禁見龐德射中關公，恐他成了大功，滅禁威風，故鳴金收軍。龐德回馬，問何故鳴金。于禁曰：『魏王有戒，關公智勇雙全，他雖中箭，只恐有詐，故鳴金收軍。』德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禁曰：『緊行無好步，當緩圖之。』龐德不知于禁之意，只懊悔不已。

關公回營，拔了箭頭，幸得箭射不深，用金瘡藥敷之。關公痛恨龐德，謂衆將曰：『吾誓報此一箭之讎。』衆將對曰：『將軍且待安息幾日，然後與戰未遲。』次日，人報龐德引軍搦戰。關公就要出戰，衆將勸住龐德，令小軍毀罵。關平把住隘口，吩咐衆將休報知關公。龐德搦戰十餘日，無人出迎，乃與于禁商議曰：『眼見關某箭瘡舉發，不能動止，不若乘此機會，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可救樊城之圍。』于禁恐龐德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龐德累欲動兵，于禁只不允，乃移七軍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自領兵截斷大路，令龐德屯兵於谷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

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甚是喜悅。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未知其謀，即報知關公。公遂上馬，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見樊城城上旗號不整，軍士慌亂。城北十里山谷之內，屯着軍馬，又見襄江水勢甚急，看了半晌，喚鄉導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對曰：『峽口川也。』關公喜曰：『于禁必爲我擒矣。』公回本寨。時值八月秋天，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平問曰：『陸地相持，何用水具？』公曰：『非汝所知也。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而聚于峽口川險隘之處，方今秋雨連綿，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淹樊城。峽口川之兵，皆爲魚鱉矣。』關平拜服。

魏軍屯於鬻口川，連日大雨不止，督軍成何來見于禁曰：『大軍屯於川口，地勢甚低，雖有土山，離營稍近，即今秋雨連綿，軍十艱辛。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高阜處，又於漢水口預備戰筏，倘江水泛漲，我軍危矣。宜早爲計。』于禁叱曰：『匹夫惑吾軍心，耶？再有多言者，斬之。』成何羞慚而退，卻來見龐德，說此事。德曰：『汝所見甚當，于將軍不肯移兵，吾明日自移軍屯於他處。』

計議方定，是夜風雨大作。龐德坐在帳中，只聽得萬馬爭奔，征聲震地。德大驚，急出帳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竄，隨波逐浪者，不計其數。平地水深丈餘，于禁、龐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比及平明，關公及衆將皆搖旗鼓譟乘大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十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關公令盡去衣甲，拘收入船，然後來擒龐德。

時龐德並二董及成何與步卒五百人皆無衣甲，立在堤上。見關公來，龐德全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關公將船四面圍定，軍士一齊放箭射死魏兵大半。董衡、董超見勢已危，乃告龐德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如投降。』龐德大怒曰：『吾受魏王厚恩，豈肯屈節於人！』遂親斬董衡、董超於前，厲聲曰：『再說降者，以此二人爲例。』於是衆皆奮力禦敵。自平明戰至日中，勇力倍增。關公催四面急攻，矢石如雨。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德回顧成何曰：『吾聞一勇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今日乃我死日也。汝可努力死戰。』成何依令向前，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衆軍皆降，只有龐德一人力戰。正遇荊州數十人，駕小船近隄來。德提刀飛身一躍，早上小船，立殺十餘人，餘皆棄船赴水而逃。龐德一手提刀，一手使短棹，欲向樊城而走。只見王流頭一將撐大筏而至，將小船撞翻，龐德落於水中。船上那將跳下水去，生擒龐德上船。衆視之，擒龐德者乃周倉也。倉素知水性，又在荊州住了數年，愈加慣熟，更兼力大，因此擒了龐德。于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中，其會水者料無去路，亦俱投降。

關公回到高阜去處，升帳而坐。羣刀手押過于禁來。禁拜伏於地，乞哀請命。關公曰：「汝怎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憐憫，誓以死報。」公綽髯笑曰：「吾殺汝猶殺狗彘耳，空污刀斧。」令人縛送荊州大牢內監候。待吾回，別作區處。」發落去訖。關公又令押過龐德。德睜眉怒目，立而不跪。關公曰：「汝兄現在漢中，汝故主馬超亦在蜀中爲大將，汝如何不早降？」德大怒曰：「吾寧死於刀下，豈降汝耶？」罵不絕口。公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德引頸受刑。關公憐而葬之。於是乘水勢未退，復上戰船，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

樊城周圍，白浪滔天，水勢益甚；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塞不住。曹軍衆將，無不喪膽，慌忙來告曹仁。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救，可趁敵軍未至，乘舟夜走，雖然失城，尚可全身。」正商議，方欲備船出走，滿寵諫曰：「不可。山水驟至，豈能長存不旬日，即當自退。關公雖未攻城，已遣別將往郟下。其所以不敢輕進者，慮吾軍襲其後也。今若棄城而去，黃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願將軍固守此城，以爲保障。」仁拱手稱謝曰：「非伯寧之教，幾誤大事。」乃騎白馬上城，聚衆將發誓曰：「吾受魏王命，保守此城，但有言棄城而走者，斬！」諸將皆曰：「某等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上設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漸退。關公自擒魏將于禁等，威震天下，無不驚駭。忽次子關興來寨內省親，公就令興齎諸官立功文書去成都，見漢中王，各求陞遷，與拜辭父親，逕投成都去訖。

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郟下。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揚鞭，指而問曰：「汝等鼠輩，不早來降，更待何時？」正言間，曹仁在敵樓上，見關公身上只披掩心甲，斜袒着綠袍，乃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齊放箭。公急勒馬回時，右臂上中一弩箭，翻身落馬。曹仁見關公落馬，即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陣殺回，救關公歸寨，拔出臂箭。原來箭頭有毒，毒已入骨，右臂青腫不能運動。關平慌與衆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

不如暫回荊州調理。於是與衆將入帳見關公。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衆對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衆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卽當長驅大進，逕到許都，勦滅操賊，以安漢室。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耶？」平等默然而退。

衆將見公不肯退兵，瘡又不痊，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日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前。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方巾闊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來醫治。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陀曰：「然。」平大喜，卽與衆將同引華陀入帳見關公。時關公本是臂疼，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弈棋，聞有醫者至，卽召入禮畢，賜坐茶罷，陀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括去骨上箭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方可無事。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環？」令設酒席相待。

公飲數杯酒畢，一面仍與馬良弈棋，伸臂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任汝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陀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括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須臾，血流盈盆，陀括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起，謂衆將曰：「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矣。先生真神醫也。」陀曰：「某爲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

關公箭瘡旣愈，設席款謝華陀。陀曰：「君侯箭瘡雖治，然須愛護，切勿怒氣傷觸。過百日後，平復如舊矣。」關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望報乎？」堅辭不受，留藥一帖，以敷瘡口，辭別而去。

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德，威名大震。華夏皆驚。探馬報到許都，曹操大驚，聚文武商議曰：『某素知雲長智勇蓋世，今據荊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龐德被斬，魏兵挫銳，倘彼率兵直至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遷都以避之。』司馬懿諫曰：『不可。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戰之故，於國家大計，本無所損。今孫劉失好，雲長得志，孫權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令孫權暗起兵躡雲長之後，許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危自解矣。』主簿蔣濟曰：『仲達之言是也。今可即發使往東吳，不必遷都動衆。』操依允，遂不遷都。因歎謂諸將曰：『于禁從孤三十年，何斯臨危反不如龐德也！』令一面遣使致書東吳，一面必得一大將以當雲長之銳。言未畢，階下一將應聲而出曰：『某願往。』操視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撥精兵五萬，令徐晃爲將，呂建副之，尅日起兵，前到楊陵陂駐劄，看東南有應然後進征。

第四十一 白衣搖櫓

孫權接得曹操書信，覽畢，欣然應允，即修書發付使者先回。忽報呂蒙乘小舟自陸口來，有事面稟。權召入問之。蒙曰：『今雲長提兵圍樊城，可乘其遠出，襲取荊州。』權曰：『卿可速爲孤圖之。孤當隨後起兵也。』呂蒙辭了孫權，回至陸口。早有哨馬報說：『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處各有烽火臺。』又聞荊州軍馬整肅，預有準備。蒙大驚曰：『若如此，急難圖也。我一時在吳侯面前勸取荊州，今卻如何處置？』尋思無計，乃託病不出，使人回報孫權。權聞呂蒙患病，心甚快快。陸遜進言曰：『呂子明之病，乃詐耳，非眞病也。』權曰：『伯言既知其詐，可往視之。』

陸遜領命，是夜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果然面無病色。遜曰：『某奉吳侯命，敬探子明貴恙。』蒙曰：『賤軀偶病，何勞探問？』遜曰：『吳侯以重任付公，公不乘時而動，空懷鬱結，何也？』蒙目視陸遜，良久不語。遜又曰：『愚有小方，能治將軍之疾，未審可用否？』蒙乃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早賜教。』遜笑曰：『子明之疾，不過因荊州兵馬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備耳。予有一計，令沿江守吏不能舉火，荊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蒙驚謝曰：『伯言之語，如見我肺腑，願聞良策。』陸遜曰：『雲長倚恃英雄，自料無敵，所慮者惟將軍耳。將軍乘此機會，託疾辭職，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使他人卑辭讚美，關公以驕其心，彼必盡撤荊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荊州無備，用一旅之師，別出奇計以襲之，則荊州在掌握之中矣。』蒙大喜曰：『眞良策也。』

由是呂蒙託病不起，上書辭職。陸遜回見孫權，具言前計。孫權乃召呂蒙還建業養病。蒙至，入見權。權問曰：

陸口之任，昔周公瑾薦魯子敬以自代，後子敬又薦卿自代，今卿亦須薦一才望兼隆者代卿爲妙。」蒙曰：「若用望重之人，雲長必然防備。陸遜意思深長，而未有遠名，非雲長所忌，若即用以代臣之任，必有所濟。」權大喜，即日拜陸遜爲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守陸口。遜謝曰：「某年幼無學，恐不堪大任。」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得推辭。」遜乃拜受印綬，連夜往陸口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即修書一封，具名馬異、錦、酒禮等物，遣使齎赴樊城見關公。

時公正將息箭瘡，按兵不動。忽報「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遜爲將，代呂蒙守陸口。今遜差人齎書具禮，特來拜見。」關公召入指來使而言曰：「仲謀見識短淺，用此孺子爲將。」來使伏地告曰：「陸將軍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求兩家和好，幸乞笑留。」公拆書視之，書詞極其卑謹。關公覽畢，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禮物，發付使者回去。使者回見陸遜曰：「關公欣喜，無復有憂江東之意。」遜大喜，密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荊州大半兵赴樊城聽調，只待箭瘡痊可，便欲進兵。遜察知備細，即差人星夜報知孫權。孫權召呂蒙商議曰：「今雲長果撤荊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設計襲取荊州。」遂拜呂蒙爲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蒙拜謝，點兵三萬，快船八十餘隻，選會水者扮作客商，皆穿白衣，在船上搖櫓，卻將精兵伏於艙艙船中。次調韓當、周泰、蔣欽、朱然、潘璋、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皆隨吳侯爲合後救應。一面遣使致書曹操，令進兵以襲雲長之後；一面先傳報陸遜，然後發白衣人駕快船往潯陽江去。晝夜趨行，直抵北岸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盤問時，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風，到此一避。」隨將財物送與守臺軍士，軍士信之，遂任其停泊江邊。

約至二更，艙中精兵齊出，將烽火臺上官軍縛倒，暗號一聲，八十餘船精兵俱起，將緊要去處墩臺之軍，盡行捉入船中，不會走了一個。於是長驅大進，逕取荊州，無人知覺。將至荊州，呂蒙將沿江墩臺所獲官軍，用好言

撫慰，各各重賞，令賺開城門，縱火爲號。衆軍領命，呂蒙便教前導。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吏認得是荊州之兵，開了城門。衆軍一聲喊起，就城門裏放起號火。吳兵齊入，襲了荊州。呂蒙便傳令軍中：『如有妄殺一人，妄取民間一物者，定按軍法。』原任官吏，並依舊職。將關公家屬另養別宅，不許閒人攪擾。一面遣人申報孫權。

一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右執下問之，乃蒙之鄉人也。蒙曰：『汝雖係我同鄉，但吾號令已出，汝故犯之，當按軍法。』其人泣告曰：『某恐雨溼官鎧，故取遮蓋，非爲私用。』乞將軍念同鄉之情。蒙曰：『吾固知汝爲覆官鎧，然終是不應取民間之物。』叱左右推下斬之。梟首傳示，畢然後收具屍首，泣而葬之。自是三軍震肅。

不一日，孫權領衆至。呂蒙出郭迎接，入衙。權慰勞畢，仍命潘濬爲治中，掌荊州事，監內放出于禁，遣歸曹操。安民賞軍，設宴慶賀。權謂呂蒙曰：『今荊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處如何收復？』言未畢，忽一人出曰：『不須張弓隻箭，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衆視之，乃虞翻也。權曰：『仲翔有何良策，可使傅士仁歸降？』翻曰：『某自幼與士仁交厚，今則以利害說之，彼必歸降。』權大喜，遂令虞翻領五百軍，逕奔公安來。

傅士仁聽知荊州有失，急令閉城堅守。虞翻至，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拴於箭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獻與傅士仁。士仁拆書視之，乃招降之意。覽畢，想起關公去日恨吾之意，不如早降，即令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各訴舊情。翻說吳侯寬洪大度，禮賢下士。士仁大喜，即同虞翻齎印綬來荊州投降。孫權大悅，仍令去守公安。呂蒙密謂權曰：『今雲長未獲，留士仁於公安，久必有變。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歸降。』權乃召傅士仁，謂曰：『糜芳與卿交厚，卿可招來歸降，孤自當有重賞。』傅士仁慨然領諾，遂引十餘騎，逕投南郡，招安糜芳。

糜芳聞荊州有失，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士仁曰：『吾非不忠，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東吳，將軍亦不如早降。』芳曰：『吾等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之？』士仁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儻一日得勝而回，必無輕恕。公細察之。』芳曰：『吾兄弟久事漢中王，豈可一朝相背？』正猶豫間，忽報關公遣使至，接入廳上。使者曰：『關公軍中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石，令二將軍星夜去解。軍前交割。如遲立斬。』芳大驚，願謂傅士仁曰：『今荊州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士仁厲聲曰：『不必多疑。』遂拔劍斬來使於堂上。芳驚曰：『公如何？』士仁曰：『關公此意，正要斬我二人。我等安可束手受死？公今不早降東吳，必被關公所殺。』正說間，忽報呂蒙引兵殺至城下。芳大驚，乃同傅士仁出城投降。蒙大喜，引見孫權，重賞二人，安民已畢，大犒三軍。

時曹操在許都，正與衆謀士議荊州之事，忽報東吳遣使奉書至。操召入，使者呈上書信。操拆視之，書中具言吳兵將襲荊州，求操夾攻雲長，且囑勿洩漏，使雲長有備也。操與衆謀士商議，主簿董昭曰：『今樊城被困，引頸望救，不如令人將書射入樊城，以寬軍心。且使關公知東吳將襲荊州，彼恐荊州有失，必速退兵，卻令徐晃乘勢掩殺，可護全功。』操從其謀，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戰，一面親統大兵，逕往雒陽之南陽，陸坡駐紮，以救曹仁。

徐晃正坐帳中，忽報魏王使至。晃接入問之，使曰：『今魏王引兵，已過雒陽，令將軍急戰關公，以解樊城之困。』正說間，探馬報說：『關平屯兵在偃城，廖化屯兵在四冢，前後一十二個寨柵，連絡不絕。』晃即差副將徐商、呂建，假着徐晃旗號，前赴偃城與關公交戰。晃卻自引精兵五百，循河水去襲偃城之後。

關平聞徐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兵迎敵。兩陣對圓，關平出馬，與徐商交戰，只三合，商大敗而走；呂建出戰，五六合亦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忽報城中火起。平知中計，急勒馬回救。偃城正遇一彪軍擺開，徐晃立馬在門旗下高叫曰：『關平賢姪，好不知死！汝荊州已被東吳奪了，猶然在此狂爲！』平大怒，縱馬輪刀，直取徐晃，不三四合，三軍吶喊，偃城中火光大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逕奔四冢寨來。廖化接着化曰：『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平曰：『此必詛言也。軍士再言者斬之。』

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打。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營豈得安寧？此間皆靠河水，賊兵不敢到此。吾與汝同去救第一屯。』廖化喚部將吩咐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即便舉火。』部將曰：『四冢寨鹿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慮賊兵？』於是關平、廖化盡起四冢寨精兵，奔至第一屯住紮。關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謂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將軍可分兵一半前去，某當謹守本寨。』

是夜關平引一枝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速退時，左邊徐商，右邊呂建，兩下夾攻。平大敗回營，魏兵乘勢追殺前來，四面圍住。關平、廖化支持不住，棄了第一屯，逕投四冢寨來。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只見皆是魏兵旗號。關平等退兵，忙奔樊城大路而走。前面一軍攔住，爲首大將乃是徐晃也。平化二人奮力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來見關公曰：『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又兼曹操自引大軍分三路來救樊城，多有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關公喝曰：『此敵人詛言，以亂我軍心耳。東吳呂蒙病危，孺子陸遜代之，不足爲慮。』

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令備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公曰：『徐晃與我有舊，深知其能，若彼不退，吾先斬之，以驚魏將。』遂披挂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軍見之，無不驚懼。公勒馬問曰：『徐公明安在？』魏營門旗開處，徐晃出馬，欠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鬚髮已蒼白矣。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

謝不忘。今君侯英風震於華夏，使故人聞之不勝歎羨。茲幸得一見，深慰渴懷。」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數窮吾兒耶？」晃回顧衆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雲長首級者，重賞千金！」公驚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廢公。」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公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雖武藝絕倫，終是右臂少力。關平恐公有失，火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忽聞四下裏喊聲大震。原來是樊城曹仁聞曹操救兵至，引軍殺出城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荊州兵大亂，關公上馬，引衆將急奔襄江，上流頭背後魏兵追至。關公急渡過襄江，望襄陽而奔。忽流星馬到，報說：「荊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陷。」關公大驚，不敢奔襄陽，提兵投公安來。探馬又報：「公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關公大怒，忽催糧人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糜芳都降東吳去了。」

關公聞言，怒氣沖塞，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公顧謂司馬王甫曰：「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因問：「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探馬答曰：「呂蒙使水手盡穿白衣，扮作客商渡江，將精兵伏於艤艫之中，先擒了守臺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嘆曰：「吾中奸賊之謀矣！有何面目見兄長耶？」管糧都督趙累曰：「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一面從旱路去取荊州。」關公依言，差馬良、伊籍、齋文三道，星夜赴成都求救。一面引兵來取荊州，自領前隊先行，留廖化關平斷後。

樊城圍解，曹仁引衆將來見曹操，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操重賞三軍，親至四家寨，周圍閱視，顧謂諸將曰：「荊州兵圍塹鹿角數重，徐公明深入其中，竟獲全功，孤用兵三十餘年，未敢長驅逕入敵圍。公明真膽識兼優者也。」衆皆歎服。操班師還於摩陂駐紮。徐晃兵至，操親出寨迎之。見晃軍皆按隊伍而行，並無差亂。操大喜曰：「徐將軍真有周亞夫之風矣！」遂封徐晃爲平南將軍，同夏侯尚守襄陽，以遏關公之師。

操因荊州未定，就屯兵於糜陂，以候消息。

關公在荊州路上，進退無路，謂趙累曰：「目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如之奈何？」累曰：「昔呂蒙在陸口時，嘗致書君侯，兩家約好，共誅操賊，今卻助曹而襲我，是背盟也。君侯暫駐軍於此，可差人遺書呂蒙責之，看彼如何對答。」關公從其言，遂修書遣使赴荊州來。

呂蒙在荊州，傳下號令，凡荊州諸郡，有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給與糧米；有患病者，遣醫治療。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郭迎接入城，以賓禮相待。使者呈書與蒙，蒙看畢，謂來使曰：「蒙昔日與關將軍結好，乃一己之私見，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遂設宴款待，送歸館驛安歇。於是隨征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附家書者，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使者辭別呂蒙，蒙親送出城。使者回見關公，具道呂蒙之語，並說荊州城中，君侯寶眷並諸將家屬，俱各無恙。供給不缺。公大怒曰：「此奸賊之計也！我生不能殺此賊，死必殺之，以雪我恨！」喝退使者。使者出寨，眾將皆來探問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呂蒙極其恩恤，並將書信傳送各將。各將欣喜，皆無戰心。

關公率兵取荊州，軍行之次，將士多有逃回荊州者。關公愈加恨怒，遂催軍前進。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蔣欽也，勒馬挺鎗大叫曰：「雲長何不早降！」關公罵曰：「吾乃漢將，豈降賊乎！」拍馬舞刀直取蔣欽。不三合，欽敗走。關公提刀追殺二十餘里，喊聲忽起，左邊山谷中，韓當領兵衝出；右邊山谷中，周泰引軍衝出。蔣欽回馬復戰。三路夾攻關公，急撤軍回走，行無數里，只見南山岡上人煙聚集，一面白旗招颭，上寫「荊州土人」四字，衆人都叫本處人速速投降。關公大怒，欲上岡殺之。忽山內左右兩軍撞出，左邊丁奉，右邊徐盛，並

合蔣欽等三路軍馬，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垓心。手下將士，漸漸消疎。比及殺到黃昏，關公遙望西山之上，皆是荊州士兵，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喊聲不住。軍心盡變，皆應聲而去。關公止喝不住。部從止有二百餘人，殺至三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關平、廖化分爲兩路兵，殺入重圍，救出關公。關平告曰：『軍心亂矣，必得城池暫屯，以待援兵。』麥城雖小，足可屯紮。關公從之，催促殘軍前至麥城，分兵緊守四門，聚將士商議。

趙累曰：『此處相近上庸，現有劉封、孟達在彼把守，可速差人往求救兵。若得這枝軍馬接濟，以待川兵大至，軍心自安矣。』正議間，忽報吳兵已至，將城四面圍定。公問曰：『誰敢突圍而出，往上庸求救？』廖化曰：『某願往。』關平曰：『我願送汝出重圍。』關公即修書付廖化，藏於身畔，飽食上馬，開門出城，正遇吳將丁奉截住，被關平奮力衝殺，奉敗走。廖化乘勢殺出重圍，投上庸去了。關平入城，堅守不出。

劉封、孟達自取上庸太守申耽率衆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爲副將軍，與孟達同守上庸。當日探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封令請入問之。化曰：『關公兵敗，見困於麥城，被圍至急。蜀中援兵不能旦夕即至，特令某突圍而出，來此求救。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此危。儻然遲延，公必陷矣。』封曰：『將軍且歇，容某計議。』化乃至館驛安歇，俟候發兵。

劉封謂孟達曰：『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東吳兵精將勇，且荊州九郡俱已屬彼，止有麥城，乃彈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屯於摩陂，量我等山城之衆，安能敵得兩家之強兵，不可輕敵。』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乎？』達笑曰：『將軍以關公爲叔，恐關公未必以將軍爲姪也。某聞漢中王初嗣將軍之時，關公即不悅。後漢中王登位之後，欲立後嗣，問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漢中王遂遣人至荊州問關公。關公以將軍乃螟蛉之子，不可僭立，勸漢中王遠置將軍於上庸山城之地，以杜

後患。此事人人知之，將軍豈反不知耶？何今日猶沾沾以叔姪之義，而欲冒險輕動乎？」封曰：「君言雖是，但以何詞卻之？」達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興兵，恐失所守。」封從其言。

次日請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化大驚，以首叩地曰：「若如此，則關公休矣！」達曰：「我今卽往，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將軍速回，靜候蜀兵至可也。」化大慟告求，劉封孟達皆拂袖而入。廖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

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卻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甚是苦楚。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復如何？」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按兵不動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卽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準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

關公自與關平、趙累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到，爲首大將朱然，驟馬挺鎗叫曰：「雲長，休走，趁早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大起，潘璋驟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

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說趙雲已死於亂軍中矣。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決口，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

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鉤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至天明，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聚衆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盟好，何相棄耶？公平昔自以爲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爲伍耶！我今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回顧衆將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如何？」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致使今日反爲所逼，幾欲遷都以避其鋒。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卽除，恐貽後患。」孫權沈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也。關公亡年五十八歲。

關公既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卽賜馬忠騎坐，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

王甫在麥城中，忽報吳兵在城下，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墮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於是麥城亦屬東吳。

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收荊襄之地，賞犒三軍，設宴大會諸將慶功。呂蒙以疾辭，乃以蒙爲南郡太守，涪陵侯封爵未下，會蒙病卒。命其子呂霸襲爵。時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讎，恐東吳難與敵也。」權聞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

何？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荊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讎，必與操約和。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爲上策。』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

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讎，故將首級獻與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卻於中乘便而圖事耳。』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刻一沉香木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痛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卻觀其勝負，蜀勝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操大喜，從其計，遂召吳使入，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遂設牲醴祭祀，刻沉香木爲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贈爲荊王，差官守墓，卽遣吳使回江東去訖。

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一日，孔明辭玄德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上，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已遇害，故特來密報軍師。』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公何瞞我？』孔明視之，乃玄德也。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玄德曰：『吾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玄德卽召入問之。二人具說荊州有失，關公兵敗求救，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荊州廖化至。玄德卽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

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荆襄之急。』玄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遂一面差人赴關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

未及天明，一連幾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爲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衆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殿。孔明勸曰：『主上勿憂，自古道：「生死有命，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主上且宜保養尊體，徐圖報仇。』』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桃園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言未畢，只見關興號慟而來。玄德見了，大叫一聲，又哭絕於地。衆官救醒，一日哭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只是痛哭，淚溼衣襟，斑斑成血。孔明與衆官再三勸解。玄德曰：『孤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孔明曰：『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與曹操，操以王侯禮祭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操知其謀，故以厚禮葬關公，令主上歸怨於吳也。』玄德曰：『吾今卽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孔明諫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吳，各懷謫計，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可也。』衆官又再三勸諫，玄德方纔進膳。傳旨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掛孝。漢中王親出南門招魂祭奠，號哭終日。

曹操在洛陽患病，頭腦疼痛不可忍，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衆官皆憂。華歆入奏曰：『大王知有神醫華陀否？』操曰：『卽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是也。』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術。』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醫術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效者，以麻肺湯飲之，令病者如醉死，卻用尖刀剖開其腹，以藥湯洗其臟腑，病人略無疼痛，洗畢，然後以藥線縫。

口用藥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卽平復矣。其神妙如此。現居金城，離此不遠。大王何不召之？」操卽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令診脈視疾。陀曰：「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腦袋安可破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讎耳！」呼左右拏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吉平無異！」急令追拷。華陀死於獄中。

曹操自殺華陀之後，病勢愈重，又憂吳蜀之事，覺氣沖上焦，目不見物。召曹洪、陳羣、賈詡、司馬懿等，同至臥榻前，囑以後事。曹洪等頓首曰：「大王善保玉體，不日定當霍然。」操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羣雄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曾剿除。孤今病危，不能再與卿等相敘，特以家事相託。孤長子曹昂、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今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爲人虛華少誠實，嗜酒放縱，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曹丕，篤厚恭謹，可繼我業。卿等宜輔佐之。」曹洪等涕泣領命而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又命諸妾多居於銅雀臺中，每日設祭，必令女伎奏樂上食。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爲人所發掘故也。囑畢，長歎一聲，淚如雨下，須臾氣絕而死。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

第四十二 曹丕篡漢

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輓赴鄴郡來。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輓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挂孝，聚哭於殿上。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世子息哀，且議大事。」衆視之，乃中庶子司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動，當早立嗣王，以安衆心。何但哭泣耶？」羣臣曰：「世子宜嗣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可造次而行？」兵部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私立，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割下袍袖，厲聲曰：「卽今日便請世子嗣位。衆官有異議者，以此袍爲例！」百官悚懼，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衆皆大驚，須臾華歆入。衆問其來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動，何不早請世子嗣位？」衆官曰：「正因不及候詔命，方議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爲王。」歆曰：「吾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衆皆踴躍稱賀。歆于懷中取出詔命開讀，原來華歆諂事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帝只得聽從，故下詔卽封曹丕爲魏王丞相冀州牧。

丕卽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封賈詡爲太尉，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諡曹操曰武王，葬於鄴郡高陵。令于禁董治陵事。禁奉命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圖畫關雲長水淹七軍擒獲于禁之事。畫雲長儼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原來曹不以于禁兵敗被擒，不能死節，旣降敵而復歸心，鄙其爲人，故先令人圖畫陵屋粉壁，故意使之往見，以愧之。嘗下于禁見此畫像，又羞又惱，氣憤成病，不久而死。

曹不自繼位之後，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成都。漢中王聞之，大驚，即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繼位，逼威天子，更甚於操。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讎；次討中原，以除亂賊。」言未畢，廖化出班哭拜於地曰：「關公父子遇害，實劉封孟達之罪，乞誅此二賊。」玄德便欲遣人擒之。孔明諫曰：「不可，且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可陞此二人爲郡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玄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

孟達慌請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直已死，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害爲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達大喜，急問何計。耽曰：「吾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不必重用，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達猛然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先主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即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受命，率兵來擒孟達。

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爲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尙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取襄陽，單搦孟達廝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丕大喜，遂加孟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尚、徐晃已先在襄陽，正將收取上庸諸部。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即修書一封，使人齎赴蜀寨，招降劉封。劉封覽書大怒曰：「此賊誤吾叔姪之義，又聞吾父子之親，使吾爲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

碎來書，斬其使。次日，引軍前來搦戰。

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孟達曰：『汝死已臨頭，還自執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敗走。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見城上已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颺，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諫阻故耳。』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讒賊所阻！』命左右推出斬之。漢中王既斬劉封，後聞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中心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動。

魏王 曹丕，自卽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塋。鄉中父老，揚塵遮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事。人報大將軍夏侯惇病危，不卽還鄴。時惇已卒，不爲挂孝，以厚禮殯葬。是歲八月間，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商議，報稱種種瑞徵，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於魏王。遂同華歆、王朗、辛毗、賈詡、劉曄、劉廙、陳矯、陳羣、桓楷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入內殿，來奏漢帝，請禪位於魏王 曹丕，未果。

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憂懼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請陛下設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爲此亂逆之事耶！』言未畢，只見曹洪、曹

休帶劍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祚爾！」言罷，痛哭入宮。左右侍者皆歔歔流涕。

曹洪曹休力請獻帝出殿。帝被逼不過，只得更衣出前殿。華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議，免遭大禍。」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歆曰：「陛下若不從衆議，恐且夕蕭牆禍起，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弑朕耶？」歆厲聲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報本，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早發一言。」帝戰慄不能答。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泣謂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魏王必不負陛下。陛下可急降詔，以安衆心。」帝只得令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齎捧詔，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

曹丕大喜，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雖然詔璽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之謗。」丕從之，令王朗作表，自稱德薄，請別求大賢以嗣天位。帝覽表，心甚驚疑，謂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華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時，三辭而詔不許，然後受之。今陛下可再降詔，魏王自當允從。」帝不得已，又令桓楷草詔，遣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至魏王宮。

曹丕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終恐天下後世，不免篡竊之名也。」詡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齎回璽綬，卻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便可以釋羣疑，而絕衆議矣。」丕大喜，即令張音齎回璽綬，仍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問羣臣曰：「魏王又讓，其意若何？」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受禪臺」，聚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子孫孫，必蒙

魏恩矣。』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臺，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不受之。臺下羣臣跪聽。讀冊已畢，魏王曹丕即受禪位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國號大魏。丕即傳旨，大赦天下。諡父曹操爲太祖武皇帝。華歆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漢帝既禪天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劉氏於何地？』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丕降旨封帝爲山陽公，即日便行。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爲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宜。詔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羣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不謂羣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羣臣皆呼萬歲。乃封華歆爲司徒，封王朗爲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賞。遂自許昌幸洛陽，大建宮室。

早有人到成都，報說曹丕自立爲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且傳言漢帝已遇害。漢中王聞知，痛哭終日，下令百官挂孝，遙望設祭，上尊諡曰『孝感皇帝』。玄德因此憂慮，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孔明與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商議，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欲尊漢中皇爲帝。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中王卽皇帝位。漢中王覽表，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爲不忠不義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漢自立，主上乃漢室苗裔，理合繼統，以延漢祀。』漢中王勃然變色曰：『孤豈效逆賊所爲？』拂袖而起，入於後宮。衆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衆官入朝，請漢中王出衆，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曹丕所弑，主上不卽帝位，與師討逆，不得爲忠義也。今天下無不欲主上爲君，爲孝感皇帝，雪恨若不從臣等所議，是失民望矣。』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並未有德澤以布於民。今一旦自立爲帝，與篡竊何異？』孔明苦勸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乃設一計，謂衆官曰：『如此如此。』於是孔明託病不出。漢中王聞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臥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

推病重，瞑目不答。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歎曰：「臣自出茅廬，得遇大王，相隨至今，言聽計從，今幸大王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目今曹丕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爲帝，滅魏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肯，衆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難保，臣安得不憂乎？」漢中王曰：「吾非推恩，恐天下人議論耳。」孔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正言順，有何可議？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漢中王曰：「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遲。」

孔明聽罷，從場上躍然而起，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衆官皆入，拜伏於地曰：「主上既允，便請擇日以行大禮。」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青衣侯向舉、陽泉侯劉豹、別駕趙祚、治中楊洪、議曹杜瓊，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郎秦宓等衆也。漢中王驚曰：「陷孤於不義，皆卿等也。」孔明曰：「主上既允所請，便可築臺擇吉，恭行大禮。」即時送漢中王還宮，一面令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諸事齊備，多官整設，鑾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

讀罷祭文，孔明率衆官恭上玉璽。漢中王受了，捧於壇上，再三推讓曰：「備無才德，請擇有才德者受之。」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况是大漢宗派，宜即正位。已祭告天神，復何讓焉？」文武各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立妃吳氏爲皇后，長子劉禪爲太子，封次子劉永爲魯王，劉理爲梁王，封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躍。

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爲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權所害，若不報讎，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攻伐東吳，生擒逆賊，以雪此恨。」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也。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今曹丕篡漢，神人共怒，陛

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則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若舍魏以伐吳兵勢一交豈能驟解願陛下察之。」先主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讎啖其肉而滅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雲曰：「漢賊之讎公也兄弟之讎私也願以天下爲重。」先主答曰：「朕不爲弟報讎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爲貴？」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且發使往五谿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關中遷張飛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兼關中牧使命齋詔而去。

第四十三 先主伐吳

張飛在閬中，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旦夕號泣，血溼衣襟。諸將以酒勸解，酒醉怒氣愈加。帳上帳下但有犯者，即鞭撻之；多有鞭死者。每日望南切齒，睜目怒恨，放聲痛哭，不已。忽報使至，慌忙接入，開讀詔旨。飛受爵望，北拜畢，設酒款待，來使飛曰：『吾兄被害，讎深似海，廟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者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吾當面見天子，願爲前部先鋒，挂孝伐吳，生擒逆賊，祭告二兄，以踐前盟！』言訖，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

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尅日與師，御駕親征。於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丞相秉鈞衡之職，何不規諫？』孔明曰：『吾苦諫數次，只是不聽。今日公等隨吾入教場諫去。』當下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陛下初登寶位，若欲北討漢賊，以伸大義於天下，方可親統六師。若只欲伐吳，命一上將統軍伐之，可也。何必親勞聖駕？』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召入。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先主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爲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讎，如何不報？』先主曰：『衆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豈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捨此軀與二兄報讎。若不能報時，臣甯死不見陛下也。』先主曰：『朕與卿同往，卿提本部兵，自閬州而出，朕統精兵會於江州，共伐東吳，以雪此恨。』飛臨行，先主囑曰：『朕素知卿酒後暴怒，鞭撻健兒，而復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

可如前。」飛拜辭而去。

次日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爲後應，兼督糧草；黃權、程畿爲參謀；馬良、陳震掌理文書；黃忠爲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爲副將；傅彤、張翼爲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爲合後。川將數百員，并五谿番將等共兵七十五萬，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

張飛回到閬中，下令軍中限三日內製辦白旗白甲，三軍掛孝伐吳。次日，帳下兩員末將，范疆、張達，入帳告曰：『白旗白甲，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大怒曰：『吾急欲報讎，恨不明日便到逆賊之境，汝安敢違我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五十，鞭畢以手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限，即殺汝二人示衆。』打得二人滿口出血，回到營中商議。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責，着我等如何辦得？其人性暴如火，倘來日不完，你我皆被殺矣。』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疆曰：『怎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個若不當死，則他醉於牀上，若是當死，則他不醉。』二人商議停當。

初更時分，各藏短刀，密入帳中，詐言欲稟機密重事，直至牀前。原來張飛每睡不合眼，當夜寢於帳中，二賊見他鬚豎目張，本不敢動手，因聞鼻息如雷，方敢近前，以短刀刺入飛腹。飛大叫一聲而亡。時年五十五歲。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次日，軍中聞知，起兵追之不及。

時有張飛部將吳班，向自荊州來見先主，先主用爲牙門將，使佐張飛守閬中。當下吳班先發表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令弟張紹守閬中，苞自來報先主。時先主已擇期出師，忽侍臣奏曰：『閬中張車騎部將吳班差人齎表至。』先主頓足曰：『噫！二弟休矣。』及至覽表，果見張飛凶信，先主放聲大哭，昏絕於地，衆官救醒。

次日，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鍔，滾鞍下馬，伏地而哭，乃張苞也。苞曰：『范疆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東吳去了！』先主哀痛至甚，飲食不進。羣臣苦諫曰：『陛下欲爲二弟報讎，何可先自摧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遂謂張苞曰：『卿與吳班，敢引本部軍作先鋒，爲卿父報讎否？』苞曰：『爲國爲父，萬死不辭！』先主正欲遣苞起兵，又報一彪軍風擁而至。先主令侍臣探之，須臾，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鍔，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興也。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又放聲大哭。衆官苦勸。先主曰：『朕想布衣時，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朕今爲天子，正欲與兩弟共享富貴，不幸俱死於非命，見此二姪，能不斷腸！』言訖，又哭衆官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

先主催軍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爲先鋒。』先主壯其志，即取先鋒印賜張苞。苞方欲掛印，又一少年將奮然出曰：『留下印與我！』觀之乃關興也。苞曰：『我已奉詔矣。』興曰：『汝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學習武藝，箭無虛發。』先主曰：『朕正要觀賢姪武藝，以定優劣。』苞令軍士於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畫一紅心，苞拈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衆皆稱善。關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爲奇！』正言間，忽值頭上一行雁過，興指曰：『吾射這飛雁第三隻。』一箭射去，這隻雁應弦而落。文武官僚齊聲喝采。苞大怒，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大叫曰：『你敢與我比試武藝否？』興亦上馬，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矛，吾豈不能使刀！』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興苞二人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等之父結異姓之交，親如骨肉，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正當同心協力，共報父讎，奈何自相爭競，失其大義，父喪未遠，而猶如此，况日後乎？』二人再拜伏罪。先主問曰：『卿二人誰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卽命興拜苞爲兄，二人就帳前折箭爲誓，永相救護。先主下詔使吳班爲先鋒，令張苞關興護駕。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浩浩蕩蕩，殺奔吳國來。

范疆、張達、將張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謂百官曰：『今劉玄德卽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其勢甚急，如之奈何？』百官盡皆失色，面面相覷。塔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爲使，往見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危矣。』權曰：『此計最善，但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若有些小差失，卽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權大喜，卽寫表稱臣，令趙咨爲使，星夜到許都去。

不一日，報稱魏帝封主公爲王，權受了封爵，衆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遣人齎進謝恩。早有細作報說：『蜀主引本國大兵，及蠻王沙摩柯番兵數萬，又有洞溪漢將桂路劉寧二枝兵，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旱路軍已到秭歸。』時孫權雖登王位，奈魏主不肯接應，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衆將默然。權歎曰：『周郎之後有魯肅，魯肅之後有呂蒙，今呂蒙已死，無人與孤分憂也。』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臣雖年幼，願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兵。』權視之，乃孫桓也。桓字叔武，其父名河，本姓俞氏，孫策愛之，賜姓孫，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居其長，弓馬熟嫻，常從吳王征討，累立奇功，官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權曰：『汝有何策勝之？』桓曰：『臣有大將二員，一名李異，一名謝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萬之衆，往擒劉備。』權曰：『姪雖英勇，爭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方可。』虎威將軍朱然出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權許之，遂點水陸軍五萬，封孫桓爲左都督，朱然爲右都督，卽日起兵。哨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孫桓引二萬五千軍馬，屯於宜都界口，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

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血刃，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在彼下寨，飛奏先主。時先主已到秭歸，聞奏怒曰：『量此小兒，安敢與朕抗耶？』關興奏曰：『旣孫權令此子爲將，不勞陛下遣大將，

臣願往擒之。先主曰：『朕正欲觀汝壯氣。』卽命關興前往。興拜辭欲行，張苞出曰：『既關興前去討賊，臣願同行。』先主曰：『二姪同行甚妙，但須謹慎，不可造次。』二人拜辭先主，會合先鋒，一同進兵，列成陣勢。

孫桓聽知蜀兵大至，合寨多起兩陣對圓。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鎧，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著大砍刀。苞大罵曰：『孫桓豎子，死在臨頭，尙敢抗拒天兵乎！』桓亦罵曰：『汝父作無頭之鬼，今汝又來討死，好生不智！』張苞大怒，挺鎗直取孫桓。桓背後謝旌、驃馬來迎。兩將戰有三十餘合，旌敗走，苞乘勝趕來。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掄鞭，金斧接戰。張苞與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吳軍中裨將譚雄見張苞英勇，李異不能勝，卻放一冷箭，正中張苞所騎之馬。那馬負痛奔回本陣，未到門旗邊，撲地便倒。將張苞掀在地上。李異急向前掄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早落地。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正待接應，忽見張苞馬倒，李異趕來，與大喝一聲，劈李異於馬下，救了張苞，乘勢掩殺孫桓大敗，各自鳴金收軍。

次日孫桓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關興立馬於陣前，單搦孫桓交鋒。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氣力不加，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吳班引著張南、馮習，驅兵掩殺。張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被苞一矛刺死。吳軍四散奔走。蜀將得勝收軍，不見了關興。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不獨生。』言訖，綽鎗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難人，故生擒來。』苞視之，乃昨日放冷箭的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灑血，祭了死馬，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孫桓拆了李異謝旌譚雄等許多將士，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卽差人回吳求救。蜀將張南、馮習謂吳班曰：『目今吳兵勢敗，正好乘虛劫寨。』班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見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今日若去劫營，倘水軍上岸，斷我歸路，如之奈何？』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張二將軍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朱然

來救，左右兩軍齊出夾攻，必然取勝。」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卻將劫寨事告知朱然，然見火起，必來救應，卻令伏兵擊之，則大事濟矣。」馮習等大喜，遂依計而行。

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個小卒上船投降。然問之。小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所報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約定舉火爲號。」朱然聽畢，即使人報與孫桓。報事人行至半途，被關興殺了。朱然一面商議，欲引兵去應救孫桓。部將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疎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然從之。遂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走。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朱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孫桓引敗軍逃走，問部將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部將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敗軍急望彝陵而走。方進得城，吳班等追至，將城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來。先主大喜，傳旨將崔禹斬卻，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

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於彝陵，朱然大敗於江中，蜀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多物故，然尚有十餘人，何慮於劉備？可命韓當爲正將，周泰爲副將，潘璋爲先鋒，凌統爲合後，甘甯爲救應，起兵十萬拒之。」權依所奏，即命諸將速行。此時甘甯已患痢疾，帶病從征。

先主從巫峽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寨；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歎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雄，朕何慮孫權乎？』正言間，忽報韓當周泰領兵來到。先主方欲遣將迎敵。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無用，彼必不服老，故奮力去相持矣。』卽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略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引本部軍來助黃忠。

章武二年春正月，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言老將無用，卽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彝陵營中。吳班與張南馮習接入，問曰：『老將軍此來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今雖七旬有餘，尙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未足爲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用，故來此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璋引部將史蹟出馬，蹟欺忠年老，挺鎗出戰，鬪不三合，被忠一刀斬於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來戰黃忠。交馬數合，不分勝負。忠奮力惡戰，璋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勢追殺，全勝而回。路逢關興張苞，與曰：『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軍，既已立了功，速請回營。』忠不聽。

次日潘璋又來搦戰。黃忠奮然上馬，與苞二人要助戰。忠不從；吳班要助戰，忠亦不從；只引五千軍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馬曰：『賊將休走，吾今爲關公報讎。』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風大起，忠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一箭射中黃忠肩窩，險些兒落馬。吳兵見忠中箭，一齊來攻。忽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

出黃忠，乃關興張苞也。二小將保送黃忠，逕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裂，病甚沉重。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令老將軍中傷，朕之過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於御營。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敕具棺槨，葬於成都。先主歎曰：『五虎大將，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復讎，深可痛哉！』乃引御林軍直至獠亭，大會諸將，分軍八路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領兵，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引兵出迎。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銷金傘蓋，左右白旄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繞。當大叫道：『陛下今爲蜀主，何自輕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共立於天地之間！』當回顧衆將曰：『誰敢衝突蜀兵？』部將夏恂挺鎗出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恂。恂見苞聲如巨雷，心中驚懼，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揮刀縱馬而來。關興見了，躍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中夏恂，倒撞下馬。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了。二小將復戰韓當周泰，韓周二入慌忙入陣。先主視之，歎曰：『虎父無犬子也！』用御鞭一指，蜀兵一齊掩殺過去，吳兵大敗。那八路兵勢如泉湧，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時甘寧正在船中養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正遇一彪蠻兵，人皆披髮跣足，皆使弓弩長鎗，塘牌刀斧，爲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得面如赭血，兩眼突出，使一個鐵蒺藜骨朵，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甘寧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頭顱，甯帶箭而走，到於富池口，坐於大樹之下而死。吳王聞之，哀痛不已，具禮厚葬，立廟祭祀。

先主乘勢追殺，遂得獠亭。吳兵四散逃走。先主收兵，不見關興，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

吳陣，正遇離人潘璋，驟馬追之。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與尋思只在山裏，往來尋覓不見。看見天晚，迷蹤失路，幸得星月有光，追至山僻之間，時已二更。到一莊上，下馬叩門。一老者出問何人。與曰：『吾是戰將，迷路到此，求一飯充飢。』老人引入，與見堂內點著明燭，中堂繪畫關公神像。與大哭而拜。老人問曰：『將軍何故哭拜？』與曰：『此吾父也。』老人聞言，即便下拜。與曰：『何故供着吾父？』老人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奉侍，何況今日爲神乎？老夫只望蜀兵早早報讎，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遂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三更已後，忽門外又一人擊戶，老人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恰入大堂，關興見了，按劍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走。早被關興手起劍落，斬於地上，取心瀝血，就關公神像前祭祀，與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卻將潘璋首級，擡於馬項之下，辭了老人，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來。老人自將潘璋之屍拖出燒化。

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言馬嘶，一彪軍到來，爲首大將，乃潘璋部將馬忠也。忠見與殺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擡於馬項之下，青龍刀又被與得了，勃然大怒，縱馬來取關興。與見馬忠是害父讎人，氣沖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部下三百軍併力上前，一聲喊起，將關興圍在垓心。與力孤勢危，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張苞。馬忠見救兵到來，慌忙引軍自退。關興、張苞一處趕來，趕不數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相合，混戰一場。苞與二人兵少，慌忙撤退，回至猇亭，來見先主，獻上首級，具言此事。先主驚異賞犒三軍。

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敗軍，各分頭守把。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引傅士仁、糜芳於江渚屯劄。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糜芳暗聽之，有一夥軍言曰：『我等皆是荊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今劉皇叔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也。我等何不殺此二賊，去蜀營投降，功勞不小。』又一夥軍言曰：『不要性急，等個空兒，便就下手。』糜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二人性命難保，今蜀主

所恨者馬忠耳，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蜀主，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吳，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蜀主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彼但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馬。三更時分，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割了，二人帶數十騎，逕投獠亭而來。

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至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無反心，被呂蒙詭計，稱言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今聞聖駕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先主大怒曰：「朕自離城都許多時，你兩個如何不來請罪？今見勢危，故來巧言，欲全性命。朕若饒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關公乎？」言訖，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主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剝去衣服，跪於靈前，親自用刀剛之，以祭關公。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前曰：「二伯父離人皆已誅戮，臣父冤讎，何日可報？」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汝親自醢之，以祭汝父。」苞泣謝而退。

此時先主威聲大震，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蜀帝殺了。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今此數人皆亡，獨有范疆、張達二人，現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並張飛首級，遣使送還，交與荊州，送還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則蜀兵自退矣。」權從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貯飛首，綁縛范疆、張達，囚於檻車之內，令程秉為使，齎國書，望獠亭而來。

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達二賊至。」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即令張苞設飛靈位。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放聲大哭。張苞自仗利

刀將范疆、張達、萬剛、凌遲、祭父之靈。祭畢，先主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讎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荊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滅魏，伏候聖旨。』先主怒曰：『朕切齒讎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矣。』先滅吳，次滅魏。』便欲斬來使，以絕吳情。多官苦告方免。

程秉抱頭鼠竄，回奏吳主曰：『蜀不從講和，誓欲先滅東吳，然後伐魏。衆臣苦諫不聽，如之奈何？』權大驚，舉止失措。關澤出班奏曰：『見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權急問何人。澤曰：『昔日東吳大事，全任周郎，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決於呂子明；今子明雖喪，見有陸伯言在荊州。此人名雖儒生，實有雄才大略，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公，其謀皆出於伯言。主上若能用人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願與同罪。』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張昭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敵手，恐下可用。』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望輕，恐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誤大事。』步騭亦曰：『遜才堪治郡耳，若託以大事，非其宜也。』關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臣願以全家保之。』權曰：『孤亦素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決，卿等勿言。』於是命召陸遜。

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官領鎮西將軍。當下奉召而至，參拜畢。權曰：『今蜀兵臨境，孤特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幼年幼無才，安能制之？』權曰：『關德潤以全家保卿，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爲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如何？』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遜曰：『荷蒙重託，敢不拜命。但乞大王於來日會聚衆官，然後賜臣。』關澤曰：『古之命將，必築壇會衆，賜白旄黃鉞，印綬兵符，然後威行令肅。今大王宜遵此禮，擇日築壇，拜伯言爲大都督，假節鉞，則衆人自無不服矣。』權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爲大都督，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

荆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閫以內，孤主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爲護衛，卽日出師，一面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

文書到魏亭，韓當、周泰大驚曰：『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比及遜至，衆皆不服。遜升帳議事，衆人勉強參賀。遜曰：『主上命吾爲大將，督軍破蜀，軍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致後悔。』衆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桓，乃主上之姪，見困於彝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以安主上之心。』遜曰：『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不必救之。待吾破蜀後，彼自出矣。』衆皆暗笑而退。韓當謂周泰曰：『命此孺子爲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曰：『吾聊以計試之，並無一計，安能破蜀也？』

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衆皆笑其懦，不肯堅守。次日，陸遜升帳喚諸將曰：『吾欽奉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命，何也？』韓當曰：『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其餘諸將，或從討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今主上命公爲大都督，令退蜀兵，早宜定計，調撥軍馬，分頭征進，以圖大事，乃只令堅守勿戰，豈欲待天自殺賊耶？吾非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吾等墮其銳氣？』於是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願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劍在手，厲聲曰：『僕雖一介書生，今蒙主上託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汝等只各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皆斬。』衆皆憤憤而退。

第四十四 連營被火

先主自猇亭布列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晝則旌旗蔽日，夜則火光耀天。忽細作報說：『東吳用陸遜爲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先主問曰：『陸遜何如人也？』馬良奏曰：『遜雖東吳一書生，然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襲荊州，皆係此人之詭計。』先主大怒曰：『豎子詭謀，損朕二弟，今當擒之！』便傳令進兵。馬良奏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先主曰：『朕用兵老矣，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遂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津隘口。

韓當見蜀主兵來，差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自來觀看，正見韓當立馬於山上，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韓當接着陸遜，並馬而觀。當指曰：『軍中必有劉備，吾欲擊之。』遜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今只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但宜獎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於平原廣野之間，正自得志，我堅守不出，彼求戰不得，必移屯於山林樹木間。吾當以奇計勝之。』韓當口雖應諾，心中只是不服。先主使前隊搦戰，辱罵百端，遜令塞耳休聽，不許出迎，親自遍歷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先主見吳軍不出，心中焦躁。馬良曰：『陸遜深有謀略，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欲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察之。』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今天氣炎熱，屯軍於赤火之中，取水深爲不便。』先主遂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奉旨，將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

馬良奏曰：『吾軍若動，倘吳兵驟至，如之奈何？』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乘勢來擊，卻令吳班詐敗，遜若追來，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小子可擒矣。』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妙算，諸臣不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先主曰：『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良曰：『古云：『兼聽則明，偏聽則蔽。』望陛下察之。』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四至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馬良領命而去。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二人聽得此事，大喜，來見陸遜曰：『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密處，依溪傍澗，就水歇涼，都督可乘虛擊之。』遜大喜，遂引兵自來觀看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滿萬餘人，大半皆是老弱之衆。大書『先鋒吳班』旗號。周泰曰：『吾視此等兵如兒戲耳。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勝，甘當軍令。』陸遜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隱隱有殺氣起，其下必有伏兵，故於平地設此弱兵，以誘我耳。諸公切不可出。』衆將聽了，皆以爲懼。

次日，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徐盛丁奉入帳稟陸遜曰：『蜀兵欺我太甚，某等願出擊之。』遜笑曰：『公等但恃血氣之勇，未知孫吳兵法。此彼誘敵之計也。三日後必見其詐矣。』徐盛曰：『三日後，彼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於關上觀望，見吳兵已退去。遜指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言未畢，只見蜀兵皆全裝慣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了，盡皆膽裂。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爲此也。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內，必破蜀矣。』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時，今連營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備乃世之梟雄，更多智謀，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取之正在今日。』諸將方纔歎服。

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劄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易，退則難。臣願爲前驅，陛下宜在後陣，庶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疑乎？』衆官苦諫，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立營寨，以圖進取。

細作探知，連夜報知魏主。言蜀兵伐吳，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將敗矣。』羣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羣臣猶未言，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託以兵助戰，令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可取也。』衆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來接應。』

馬良至川，入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皇上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馬良曰：『皆主上自爲，非他人之謀。』孔明歎曰：『漢朝氣數休矣。』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也。汝當速去見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良曰：『倘今吳兵已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成都可保無虞。』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其後也。主上若有失，當投白帝城避之。』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營來。孔明自回成都，調撥軍馬救應。

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隄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

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畢，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獨喚階下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彤所守。——今夜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應。』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回，有兵趕來，當出救之，卻不可追去。』二將自引軍去了。

淳于丹於黃昏時分，領兵前進。到蜀寨時，已三更之後。丹令衆軍鼓譟而入。蜀營內傅彤引兵殺出，挺鎗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便回。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走，折其大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爲首番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背後三路軍趕來，比及離營五里，吳軍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破蜀之計，吾已定矣。』徐盛、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空自損兵折將耳。』遜笑曰：『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朱然於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用船裝載茅草，依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磺、礮石，各帶火種，各執鎗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燒一屯。各軍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方止。衆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

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先主曰：『此是疑兵。』令衆休動，命關興、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二將領命去了。

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只見御營左屯火發，方欲救時，御營右屯又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着。喊聲大震，兩屯

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奔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敵住廝殺。先主見了，撥馬投西便走。徐盛捨了馮習，引兵追來。先主正慌，前面又一軍攔住，乃是吳將丁奉。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乃蜀將傅彤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張苞、傅彤請先主上的山時，山下喊聲又起。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死屍重疊，塞江而下。

次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彤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關興在前，張苞在中，留傅彤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

正奔走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截住去路。先主叫曰：『朕死於此矣！』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先主正慌急之間，——此時天色已微明。——只見前面喊聲震天。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投巖。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大喜，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時趙雲在川中江州，聞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遠探視，不想先主被困。雲奮勇衝殺而來。陸遜聞是趙雲，急令軍退。

雲正殺之間，忽遇朱然，便與交鋒，不一合，一鎗刺朱然於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先主曰：『朕雖得脫，諸將士將奈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應諸將。』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

時傅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兵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備已被擒獲，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叱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挺鎗縱馬，率蜀軍奮力死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歎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於吳軍之中。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至江邊，招呼水軍赴敵。吳兵隨後追來，水軍四散奔逃。畿部將叫曰：『吳兵至矣！程祭酒快走罷！』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

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來救先主。孫桓方纔得脫。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

吳班殺出重圍，又遇吳兵追趕，幸得趙雲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時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戰二十餘合，被泰所殺。蜀將杜路劉甯，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尺寸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時孫夫人在吳聞猓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車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後人立廟江濱，號曰梟姬祠。

陸遜大獲全功，下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擊之，今乘勝而退何也？』遜曰：『吾料魏主曹不其奸詐，與父無異，今知吾追趕蜀兵，必乘虛來襲。吾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

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猓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回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先主歎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至今日之敗，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

羣臣乎！遂傳旨就白帝城駐劄，將館驛改爲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先主傷感不已。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乃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之。

曹丕引御林軍接應三路軍馬，忽報曹仁領兵攻濡須，被朱桓殺得大敗而退。丕大驚，忽探馬又報：『曹真夏侯尚圍了南郡，被陸遜伏兵於內，諸葛瑾伏兵於外，內外夾攻，因此大敗。』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丕聽知三路兵敗，又值夏天，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吳魏自此不和。

第四十五 白帝託孤

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漸漸沉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花，厭見侍從之人，乃叱退左右，獨臥於龍榻之上，歎曰：『朕不久於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尙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聽受遺命。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

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託。』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先主令且退。謖退出，先主謂孔明曰：『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

吩咐畢，傳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歎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略。聖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不幸中道而別。願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爲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施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爲成都之』

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

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面吩咐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言罷，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謂衆官曰：「朕已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又囑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顧吾子，勿負朕言。」雲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馬之勞。」先主又謂衆官曰：「卿等衆官，朕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衆官奉梓宮還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羣臣讀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卽皇帝位，改元建興。加諸葛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於惠陵，諡曰昭烈皇帝。尊皇后吳氏爲皇太后，諡甘夫人爲昭烈皇后。糜夫人亦追諡爲皇后。陞賞羣臣，大赦天下。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既至，權召之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劍、短戟，直列至殿上。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近臣引至簾前，鄧芝長揖不拜。

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何不拜！」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權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酈生說齊乎？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懼一儒生！」權轉怒曰：「孤何懼爾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鄧伯苗何愁來說汝等也？」權曰：「爾欲爲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絕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爲吳國利害而來。乃設兵陳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權聞

言惶愧，卽叱退武士，命芝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願先生教我。』芝曰：『大王欲與蜀和，還是欲與魏和？』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但恐蜀主年輕識淺，不能全始全終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蜀有山川之險，吳有三江之固，若二國連和，共爲唇齒，進則可以兼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今大王若委贄稱臣於魏，魏必望大王朝覲，求太子以爲內侍，如其不從，則與兵夾攻蜀，亦順流而進，取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爲大王有矣。若大王以愚言爲不然，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言訖，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之禮相待。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今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爲我介紹乎？』芝曰：『適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大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於人？』權曰：『孤意已決，先生勿疑。』於是吳王留住鄧芝，又使張溫同鄧芝入川通好。

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闊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方可破也。』丕怒曰：『此迂儒之論也！今吳蜀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卽傳旨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莫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潁而入，淮，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逕取南徐，此爲上策。』丕從之。於是日夜併下，造龍舟十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爲前部，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等爲大將先行，許褚、呂虔爲中軍護衛，曹休爲合後，劉曄、蔣濟爲參謀。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尅日起兵，封司馬懿爲尙書僕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

魏主駕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領兵列於大江之岸。曹丕問曰：『江岸有多少兵？』真曰：『隔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丕曰：『此必詭計也。朕自往觀其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於江岸。

船上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鑾儀簇擁，光耀射目。曹丕端坐舟中，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蔣濟曰：『可渡江否？』曄曰：『兵法實實虛虛，彼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準備？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丕曰：『卿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於江中。

當夜月黑，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殆如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火光。丕問左右曰：『此何故也？』近臣奏曰：『想聞陛下天兵來到，故望風逃竄耳。』丕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須臾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鎗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號帶。頃刻數次人來報：『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郭舟車連綿不絕，一夜成就。』曹丕大驚，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爲人，盡穿青衣，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樓之上。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丕歎曰：『魏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正驚訝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濺濕龍袍，大船將覆。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船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竟站不住。文聘跳上龍舟，負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逕取長安。』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回軍。衆軍各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振，刺斜裏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淪死者無數。諸將奮力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灌魚油，盡着火，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漫空，截住龍舟。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着火。丕慌忙上馬，岸上一彪軍殺來，爲首一將，乃丁奉也。張遼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於腰，卻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無數。背後孫韶丁奉，奪得馬疋車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張遼回到許昌，箭瘡迸裂而亡。曹丕厚葬之。

第四十六 策定攻心

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廩，財盈府庫。建興三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建甯、牂牁、越雋三郡叛應之。永昌太守王伉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城池，其勢甚急。』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實國家之大患也。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相父棄朕而去，倘吳魏來攻，如之奈何？』孔明曰：『東吳方與我國講和，料無異心。若有異心，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曹丕新敗，銳氣已喪，未能遠圖。且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不必憂也。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爲救應，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惟相父斟酌行之。』

是日，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爲參軍，費禕爲長史，董厥、樊建二人爲掾史，又令趙雲收兵征南，與魏延爲大將，總督軍馬。王平、張翼爲副將，并川將數十員，共起川兵五十萬，前望益州進發。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荊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莊養病，每要赴川見先帝報讎，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東吳讎人已皆誅戮，逕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特來投見。』孔明聞之，嗟訝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爲前部先鋒，一同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餒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犯。

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平定三郡，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

保無虞？」仇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方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某自歷仕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今敢獻與明公。明公試觀之，可爲征蠻之一助也。」孔明大喜，就用呂凱爲行軍教授，兼鄉導官。於是孔明提兵大進，深入蠻兵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爲兄馬良新亡，因此挂孝。謖曰：「奉主上敕命，賜衆軍酒帛。」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敘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謖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歎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爲參軍，卽統大兵前進。

蠻王孟獲，聽知孔明智破雍闓等，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三洞元帥入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爲洞主。」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那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

孔明正在寨中議事，忽哨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卽喚趙雲、魏延至，卻都不吩咐，更喚王平、馬忠至，囑之曰：「今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奈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王平可往左路迎敵，

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卻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整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吩咐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點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理，故未敢用之。」張嶷張翼聽令去了。

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慍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以中年涉險，爲蠻人所算，失其銳氣耳。」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休得妄動。」二人快快而退。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爲先鋒，卻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辱乎？」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軍可成。」雲從之，遂上馬，逕取中路而來。

方行不數里，遠遠望見塵頭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時，果見數十騎蠻兵，縱馬而來。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卻細問其故。蠻兵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卻通五溪洞，並董荼那阿會喃各寨之後。」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軍時，已是二更天氣，月明星朗，趁着月色而行。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廝殺。忽然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趙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荼那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

魏延殺奔董荼那寨來。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兩下來攻，蠻兵大敗。董荼那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

時馬忠已殺至寨前。兩下來攻，蠻兵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言曰：「董荼那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

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

少頃，張嶷解董荼那到，張翼解阿會喃到。衆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隨即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吾料董荼那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嶷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以兵接應，擒此二人。」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算，神鬼莫測！」孔明令押過董荼那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便可就此擒之。」乃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

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遂起蠻兵，迤邐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南蠻騎將兩邊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絡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腳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鑲寶劍，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目之言謬也。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關索略戰又走，約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

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從騎皆降。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

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卻教帳中排開七重圍子，手刀鎗劍戟，燦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鈇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攘攘，解到無數。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唬，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

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於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故背反？』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佔地土；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爲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土地，何爲反耶？』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獲曰：『山僻路狹，誤遭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獲曰：『汝放我回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孔明卽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與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

孔明放了孟獲，衆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

孔明遂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守把。』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旣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

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涼之地，分作兩個寨子；使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暑氣。參將蔣琬看了，入問孔明曰：「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吾自有妙算。」蔣琬等皆不曉其意。

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並糧米到。孔明令人岱參拜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四寨。孔明問曰：「汝今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雖死不辭。」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孔明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慢，可以繫筏而渡。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蠻洞，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荼那、阿會、喃兩個洞主，便爲內應，不可有誤。」

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赴彼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大驚，連夜回告孔明。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土人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孔明遂令土人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隨着馬岱，來到瀘水沙口，繫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領着二千壯軍，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來。那夾山峪，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洞蠻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

此時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謂衆酋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蜀兵透漏過來，深爲利害，當分兵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

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會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如何？」獲曰：「不必多疑。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着「平北將軍馬岱」旗號。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卽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

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二千軍擺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荼那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卽遣阿會喃，引兵三千，去守把沙口。

董荼那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內軍有認得是董荼那，說與馬岱如此如此。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你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荼那滿面羞慚，無言可答，不戰而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荼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喝教推出斬了。衆會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將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諸多會長，皆來告董荼那曰：「我等雖斥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尙自懼之，何況我等蠻方乎？況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爲報。今欲捨一死命，殺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董荼那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荼那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醉於帳中，董荼那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荼那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効。」二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於是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先使人報

知孔明。

孔明已有細作探得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教爲首會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荼那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重加賞勞，用好言撫慰，遣董荼那引衆會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再決勝負。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移也。」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仍前賜以酒食，列坐於帳上。孔明曰：「吾自出草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蠻邦之人，何爲不服？」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我，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糧草器械，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孫孫永鎮蠻邦。意下如何？」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順。」孔明欣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

孟獲來到本寨，先伏刀斧手於帳下，差心腹人到董荼那阿會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入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澗。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卻並不見一人，問及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歸大寨去了。獲再回洞中，與親弟孟優商議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如此。」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爲首大將，乃馬岱也。孟優大驚，岱問了來情，令在外廂差

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謖曰：「不敢明言，容其暗寫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

遂喚趙雲入，向耳畔吩咐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吩咐。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秘密地吩咐。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方召孟優入帳，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寶貝若干，權爲賞軍之資，續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爲感丞相天恩，逕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箭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孔明就令隨地而坐，教諸將勸酒，慇懃相待。

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具說：「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今夜二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爲三隊，變喚各洞酋長，吩咐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蜀寨時，放火爲號，吾當親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瀘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蠻兵五百人，徑投孔明大寨，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衆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煒煌，孟優並番兵盡皆醉倒。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慇懃勸酒，酒內下藥，盡皆醉倒，渾如醉死之人。孟獲入帳，見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

獲知中計，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卻待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

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趙雲。二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瀘水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誘擒孟獲。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就教救滅了餘火。

須臾，馬岱擒孟獲至。趙雲擒孟優至，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我過？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天敗，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服？」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略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並孟優及各洞酋長一齊都放。孟獲等拜謝去了。

此時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拏住，必無輕放！」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襲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獲睹啫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坡上，勒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尙自愚迷，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洞而去。

第四十七 七擒七縱

孟獲受了三擒之氣，忿忿歸到銀坑洞中，卽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獠丁軍健數十萬，尅日齊備。各隊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軍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爲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沈。孔明遂問呂凱曰：『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孔明卽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爲壕塹，以浮橋爲門，壘土爲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個大營，以待蠻兵。

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獠丁，直扣前寨搦戰。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衆將簇擁而出。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往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諸將大怒，皆來稟孔明曰：『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諸將再三欲戰。孔明止曰：『蠻方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於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望之，窺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衆將曰：『汝等敢出戰否？』衆將欣然要

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吩咐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計策先進，卻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又喚馬岱吩咐曰：『我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卻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卻斷其後。』張翼受計而去。孔明只教關索護車，衆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突。

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只見三個大寨，皆無人馬，於內棄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獲曰：『諸葛棄寨而走，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棄輜重而去，必因國中有緊要之事。若非吳亮，定是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爲疑兵，棄車仗而去，也可速追之，不可錯過。』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謂優曰：『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故就河北岸少住，不二日必走矣。』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爲筏，以備渡河，卻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卻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

是日，狂風大作，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獠丁，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獲慌忙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只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大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等奮力前進，連人帶馬砍爲粉碎。』數騎蠻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踏踏一聲，踏了陷坑，一齊塌倒。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個個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并諸甸酋長洞丁。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慰，盡令放回。蠻兵皆感嘆而去。

少頃，張翼解孟優至。孔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優羞慚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繩索，放起孟優。優泣拜而去。不一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你今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說？」獲曰：「吾今誤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如何肯服？」孔明曰：「若再放汝回去，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拏住，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犒軍，誓不反亂。」孔明即笑而遣之。獲忻然拜謝而去。

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出兵，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其熱如火。軍行之際，忽哨馬飛報：「孟獲退往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把守，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孔明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爲前部，卻教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路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峯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遂喚土人問之。土人曰：「軍所飲之水，乃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又泉畔煙瘴甚起，惟未申酉三個時辰可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惟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上有一高士，號爲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其草庵後有一泉，名安樂泉。人若中毒，吸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更兼庵前有一種草名曰「薤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

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啞軍，連夜望土人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繞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孔明大喜，到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纒，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今承嗣君聖旨，領大軍到此，欲服蠻邦，使歸王化。不期孟獲潛入洞中，軍士誤飲啞泉之水。聞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賜神水以救衆兵殘生。」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教取來飲。

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童子又引衆軍到萬安溪中沐浴。隱者於庵中進柏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爲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衆軍儘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子，長卽老夫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屢諫不從，故更名改姓，隱居於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明歎息，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爲王，可乎？」節曰：「爲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孔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歎不已，拜別而回。

孔明令軍士掘地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不應。」朵思大王聞知不信，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擔，搬運水漿，飲馬造飯。朵思見之，毛髮聳然，回顧孟獲曰：「此乃神兵也。」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殲

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朵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衝蜀寨，方可得勝。』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忽報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孟獲大喜曰：『鄰兵助我，我必勝矣！』卽與朵思、大王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以敵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軀虎體，威風抖擻。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獲忻然從之。

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跳而入，羣蠻拍手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盃詣孟獲、孟優前。二人接盃，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優執下座來。朵思、大王卻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我？鋒曰：『吾兄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今汝反叛，何不擒獻？』於是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朵思等解赴孔明寨來。孔明令人入，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優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驅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殺，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毒泉，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服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拜而去。孔明又將孟優、朵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令鞍馬送回。

孔明放了孟獲等一千人，楊鋒父子皆封官爵，重賞洞兵。楊鋒等拜謝而去。孟獲等連夜奔回銀坑洞。那洞外有三江，乃是瀘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爲三江。其洞北近平坦二百餘里，多產萬物；洞西二百餘里，有鹽井；西南二百里，直抵瀘甘；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洞中有山環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爲銀坑山。山中置

宮殿樓台，以爲蠻王巢穴。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四時殺牛宰馬享祭，名曰『卜鬼』。每年常以蜀人并外鄉之人祭之。若人患病，不肯服藥，只禱師巫，名爲『藥鬼』。其處無刑法，但犯罪卽斬。有女長成，卻於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混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爲『學藝』。年歲雨水均調，則種稻穀，倘若不熟，殺蛇爲羹，煮象爲飯。每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主』。次曰『會長』。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申買賣，轉易貨物。其風俗如此。

孟獲在洞中聚集宗黨千餘人，謂之曰：『吾屢受辱於蜀兵，立誓欲報之。汝等有何高見？』言未畢，一人應曰：『吾舉一人，可破諸葛亮。』衆視之，乃孟獲妻弟，現爲八番部長，名曰帶來洞主。獲大喜，急問何人。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洞主木鹿大王，出則騎象，常有虎豹豺狼，毒蛇惡蝎，跟隨手下更有三萬兵，甚是英勇。大王可修書且禮，某親往求之。此人若允，何懼蜀兵哉？』獲忻然，令國舅齋書而去。卻令朵思大王守把三江城，以爲前面屏障。

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卽遣魏延、趙雲同領一軍於旱路攻城。軍到城下時，城上弓弩齊發。原來洞中之人多習弓弩，弩齊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爛，見其體而死。趙雲、魏延不能取勝，回見孔明言藥箭之事。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了虛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蠻兵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賀，只疑蜀兵懼怯而退，因此夜間安心穩睡，不去哨探。

孔明約軍退後，卽閉寨不出。一連五日，並無號令。黃昏左側，忽起微風。孔明傳令曰：『每軍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時分應點，無者立斬。』諸將皆不知其意。衆軍依令預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每軍衣襟一幅，包土一包，無者立斬。』衆軍亦不知其意，只得依令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有賞。』衆

軍聞令，皆包淨土，飛奔城下。孔明令積土爲蹬道，先上城者爲頭功。於是蜀兵十餘萬，并降兵萬餘，將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一霎時，積土成山，接連城上。一聲暗號，蜀兵皆上城。

蠻兵急放弩時，大半早被執下。餘者棄城而逃。宋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蜀將督軍分路勦殺。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珍寶皆賞三軍。敗殘蠻兵逃回，見孟獲說：「宋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獲大驚。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見在本洞中下寨。孟獲甚爲慌張，忽然屏風後二人大笑而出曰：「既爲男子，何無智也？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獲視之，乃妻祝融夫人也。夫人世居南蠻，乃祝融氏之後，善使飛刀，百發百中。孟獲起身稱謝，夫人忻然上馬，引宗黨猛將數百員，生力洞兵五萬，出銀坑宮闕來與蜀兵對敵。

方纔轉過洞口，一彪軍攔住，爲首蜀將，乃是張嶷。蠻兵見之，卻早兩路擺開。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飛刀，手挺丈八長標，坐下捲毛赤兔馬。張嶷見之，暗暗稱奇。二人驟馬交鋒，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張嶷趕去，空中一把飛刀落下。嶷急用手隔，正中左臂，翻身落馬。蠻兵發一聲喊，將張嶷執縛去了。馬忠聽得張嶷被執，急出救時，早被蠻軍困住。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忠忿怒向前去戰，坐下馬絆倒，亦被擒了。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獲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張嶷馬忠，要斬。獲止曰：「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斬彼將，是不義也。且囚在洞中，待擒住諸葛亮，殺之未遲。」夫人從其言，笑飲作樂。

次日，蠻兵報入洞中，說趙雲搦戰。祝融夫人卽上馬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撥馬便走。夫人恐有埋伏，勒兵而回。延又引軍來搦戰，夫人縱馬相迎。正交鋒緊急，延詐敗而逃，夫人只不趕。

次日，趙雲又引軍來搦戰。夫人領洞兵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夫人按標不趕。欲收兵回洞時，魏延引軍齊聲辱罵。夫人急挺標來取魏延。延撥馬便走。夫人忿怒趕來，延驟馬奔入山僻小路，忽然背後一聲響亮，延回頭視之，夫人仰鞍落馬。原來馬岱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倒，就裏擒縛，解投大寨而來。蠻將洞兵皆來救時。

趙雲一陣殺散。孔明端坐在帳上。馬岱解祝融夫人到，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請在別帳賜酒壓驚，遣使往告孟獲，欲送夫人換張嶷馬忠二將。孟獲允諾，即放出張嶷馬忠，還了孔明。孔明遂送夫人入洞。孟獲接着，又喜又惱。忽報入納洞主到。孟獲出洞迎接，見其人騎着白象，身穿金珠瓔絡，腰懸兩口大刀，領着一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簇擁而入。獲再拜哀告，訴說前事。木鹿大王許以報讎。獲大喜，設宴相待。

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趙雲、魏延聽知蠻兵出，遂將軍馬佈成陣勢。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面目醜陋，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但篩金爲號。木鹿大王腰挂兩把寶刀，手執帶鐘，身騎白象，從大旗中而出。趙雲見了，謂魏延曰：「我等上陣一生，未嘗見如此人物。」二人正沈吟之際，只見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語，手搖帶鐘，一聲畫角響，虎豹豺狼，猛獸毒蛇，張牙舞爪，衝將過來。蜀兵如何抵當，往後便退。蠻兵隨後追殺，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回。

趙雲、魏延收聚敗兵，來孔明帳前請罪，細說此事。孔明笑曰：「非汝二人之罪。吾未出草廬之時，先知南蠻有『驅豹』之法。吾在蜀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記在此。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後有別用。」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衆皆不知其意。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綵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綫爲毛衣，鋼鐵爲牙爪，一個可騎坐十人。孔明選了精兵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煙火之物，藏在車中。

次日，孔明驅兵大進，布於洞口。蠻兵探知，入洞報與蠻王。木鹿大王自謂無敵，即與孟獲引洞兵而出。孔明綸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於車上。孟獲指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帶鐘，頃刻之間，猛獸突出。孔明將羽扇一搖，蜀陣中假獸擁出。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鼻出黑烟，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諸惡獸不敢前進，皆奔回蠻洞，反將蠻兵衝倒無數。孔明驅兵大進，鼓角齊鳴，望前

追殺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洞內孟獲宗黨皆棄宮闕，爬山越嶺而走。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洞。

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忽報「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因勸孟獲歸降，獲不從，今將孟獲並祝融夫人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獻與丞相。」孔明聽知，即喚張嶷、馬忠、吩咐如此如此。二將受了計，引二千精壯兵，伏於兩廊。孔明即令守門將俱放進來，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拜於殿下。孔明大喝曰：「與吾擒下。」兩廊壯兵齊出，二人捉一人，盡被執縛。孔明大笑曰：「量汝些小詭計，如何瞞得我。汝見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加害汝，只道吾深信，故來詐降，欲就洞中殺吾。」喝令武士搜其身畔，果然各帶利刀。孔明問孟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尚然不服，欲待何時耶？」獲曰：「汝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令武士盡去其縛，叱之曰：「這番擒住，再若支吾，必不輕恕。」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

獲收了敗兵，心中稍喜，卻與帶來洞主商議曰：「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帶來洞主曰：「止有一國可以破蜀。」獲喜曰：「何處可去？」帶來洞主曰：「此去東南七百里，有一國名烏戈國。國主兀突骨，不食五穀，以生蛇惡獸爲飯，其手下軍士俱穿藤甲——其藤生於山澗之中，盤於石壁之內，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年方取出曬之，灑乾復浸，凡十餘遍，卻纔造成鎧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沈，經水不濕，刀箭皆不能入——因此號爲「藤甲軍」。今大王可往求之。若得彼相助，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耳。」孟獲大喜，遂投烏戈國來見兀突骨。其洞無字舍，皆居土穴之內。孟獲入洞，再拜哀告前事。兀突骨曰：「吾起本洞之兵，與汝報讎。」獲欣然拜謝。於是兀突骨喚兩個領兵俘長——一名土安，一名奚泥——起三萬兵，皆穿藤甲，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

孔明令蠻人暗探孟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戈國主，引三萬藤甲軍，見屯兵於桃花渡口。孟獲又在各番

聚集蠻兵，併力拒戰。孔明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花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問土人，言說即日桃葉正落，水不可飲。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

次日，烏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蠻兵掩地而至。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於地。刀砍鎗刺，亦不能入。蠻兵皆使利刀鋼叉，蜀兵如何抵擋，盡皆敗走。蠻兵不趕而回。魏延復回，趕到桃花渡口，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內有困乏者，將甲脫下，放在水面，以身坐其上而渡。魏延急回大寨，來稟孔明，細言其事。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凱曰：『某素聞南蠻中有一烏戈國，無人倫者也。更有藤甲護身，急切難傷。如此蠻方，縱使全勝，有何益焉？不如班師早回。』孔明笑曰：『吾非容易到此，豈可便去？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於是令趙雲助魏延守寨，且休輕出。

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處，遍觀地理。山險嶺峻之處，車不能行，孔明棄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如長蛇，皆危峭石壁，並無樹木，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此谷何名？』土人答曰：『此處名為盤蛇谷。出谷則三江城大路。谷前名塔郎甸。』孔明大喜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遂回舊路，上車歸寨，喚馬岱吩咐曰：『與汝黑油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櫃內之物，如此如此。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依法而行。與汝半月限，一切完備。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按軍法。』馬岱受計而行。又喚趙雲吩咐曰：『汝去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所用之物，尅日完備。』趙雲受計而去。又喚魏延吩咐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寨，望白旗處而走。限半個月內，須要連輸十五陣，棄七個寨柵。若輸十四陣，也休來見我。』魏延領命，心中不樂，快快而去。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卻令張嶷馬忠引本洞所降千人，如此行之。各人都依計而行。

孟獲與烏戈國主兀突骨曰：『諸葛亮多有巧計，只是埋伏，今後交戰，吩咐三軍，但見山谷之中，林木多處，不可輕進。』兀突骨曰：『大王說的有理，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今後依此言行之。吾在前面廝殺，汝在背後教道。』兩人商量已定，忽報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營寨，兀突骨即差二倅長引藤甲軍渡河來，與蜀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蠻兵恐有埋伏，不趕自回。次日，魏延又去立了營寨，蠻兵哨得，又有衆軍渡過河來戰，延出迎之。不數合，延敗走。蠻兵追殺十餘里，見四下並無動靜，便在蜀寨中屯住。

次日，二倅長請兀突骨到寨，說知此事。兀突骨即引兵大進，向魏延追一陣。蜀兵皆棄甲拋戈而走。只見前有白旗，延引敗兵急奔到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驅兵追至，延引兵棄寨而走。蠻兵得了蜀寨，次日，又望前追殺。魏延回兵交戰，不三合又敗。只看白旗處而走。又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蠻兵又至，延略戰又走。蠻兵占了蜀寨。魏延且戰且走，已敗十五陣，連棄七個營寨。蠻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在軍前破敵，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便不敢進，卻使人遠望，果見樹林之中，旌旗招颭。兀突骨謂孟獲曰：『果不出大王所料。』孟獲大笑曰：『諸葛亮今番被吾識破，大王連日勝了他十五陣，奪了七個營寨，蜀兵望風而走，諸葛亮已是計窮，只此一進，大事定矣。』兀突骨大喜，遂不以蜀兵爲念。

至第十六日，魏延引敗殘兵來，與藤甲軍對敵。兀突骨騎象當先，頭戴日月狼鬚帽，身披金珠纓絡，眼中微露光芒，手指魏延大罵。延撥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延引兵轉過了盤蛇谷，望白旗而走。兀突骨統引兵衆，隨後追殺。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心追殺。趕到谷中，見數十輛黑油櫃車，在當路。蠻兵報曰：『此是蜀兵運糧道路，因大王兵至，撇下糧車而走。』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趕。至山谷口，不見蜀兵，只見橫木亂石滾下，壘斷谷口。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忽見前面大小車輛，裝載乾柴，盡皆火起。兀突骨忙教退兵，只聞後軍發喊，報說谷口已被乾柴壘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兀突骨見無草木，心尚不慌，令尋路而走。只見山上兩

邊亂丟火把。火把到處，地中藥線皆着，就地飛起鐵礮。滿谷中火光亂舞。但逢藤甲，無有不着。將兀突骨并三萬藤甲軍，燒得互相擁抱，死於盤蛇谷中。

孟獲在寨中，正望蠻兵回報。忽然千餘人笑拜於寨前，言說：『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了。特請大王前去接應。我等皆是本洞之人，不得已而降蜀。今知大王前來，特求助戰。』孟獲大喜，即引宗黨并所聚番人，連夜上馬，就令蠻兵引路。方到盤蛇谷時，只見火光甚烈，臭味難聞。獲知中計，急退兵時，左邊張嶷右邊馬忠，兩路軍殺出，獲方欲抵敵，一聲喊起，蠻兵中大半皆是蜀兵，將蠻王宗黨并聚集的番人，盡皆擒了。孟獲匹馬殺出重圍，望山徑而走。正走之間，見山凹裏一簇人馬，擁出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道袍，乃孔明也。孔明大喝曰：『反賊孟獲，今番如何？』獲即回馬走，旁邊閃過一將，攔住去路，乃是馬岱。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生擒活捉了。此時王平、張翼已引一軍，趕到蠻寨中，將祝融夫人并一應老小活捉而來。

孔明歸到寨中，升帳而坐，謂衆將曰：『吾今此計，不得已而用之，大損陰德。我料敵人必算吾於林木多處埋伏，吾卻空設旌旗，實無兵馬，疑其心也。吾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堅其心也。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兩壁廂皆是光石，並無樹木，下面都是沙土，因令馬岱將黑油車安排於谷中，車中油櫃內皆是預先造下的火礮，名曰「地雷」。一炮中藏九炮，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通節，以引藥線，纔一發動，山殞石裂。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安排於谷口。又於山上準備大木亂石，卻令魏延、兀突骨並藤甲軍入谷，放出魏延，即斷其路，隨後焚之。吾聞「利於水者必不利與火」。藤甲雖刀箭不能入，乃油浸之物，見火必着。蠻兵如此頑皮，非火攻安能取勝？使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者，是吾之大罪也。』衆將拜服曰：『丞相天機，鬼神莫測也。』孔明令押過孟獲來。孟獲跪於帳下。孔明令去其縛，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如此如此吩咐而去。

孟獲與祝融夫人并孟優帶來洞主，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忽一人入帳謂孟獲曰：『丞相面羞，不欲與公相見。特令我來放公回去，再招人馬來決勝負。公今可速去。』孟獲垂淚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嘗有也。吾雖化外之人，頗知禮義，直如此無羞恥乎？』遂同兄弟妻子宗黨人等，皆匍匐跪於帳下，肉袒謝罪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孔明曰：『公今服乎？』獲泣謝曰：『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安得不服？』

孔明乃請孟獲上帳，設宴慶賀，就令永爲洞主。所奪之地，盡皆退還。孟獲宗黨及諸蠻兵，無不感戴，皆欣然跳躍而去。

長史費禕入諫曰：『今丞相親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蠻方，蠻王今既已歸服，何不置官吏，與孟獲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無所食，一不易也；蠻人傷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蠻人累有廢殺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運糧，與相安於無事而已。』衆人盡服。於是南方皆感孔明恩德，乃爲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祀，皆呼之爲『慈父』。各送珍珠金寶丹漆藥材，耕牛戰馬，以資軍用，誓不再反。南方已定。

孔明犒軍已畢，班師回蜀，令魏延引本部兵爲前鋒，行到永昌，孔明留王伉、呂凱守四郡，發付孟獲領衆自回，囑其勤政，馭下善撫，居民勿失農務。孟獲涕泣拜別而去。孔明自引大軍回成都。後主排鑾駕出郭三十里迎接，下輦立於道旁，以候孔明。孔明慌下車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速平南方，使主上懷憂，臣之罪也。』後主扶起孔明，並車而回，設太平筵會，重賞三軍。自此遠邦進貢來朝者三百餘處。孔明奏准後主，將歿於王事者之家，一一優恤，人心權悅，朝野清平。

第四十八 智取三城

魏主曹丕在位七年，卽蜀漢建興四年也。丕先納夫人甄氏，卽袁紹次子袁熙之婦，前破鄴城時所得。後生子名叡，字元仲，自幼聰明，不甚愛之。叡年至十五歲，弓馬熟嫻。當年春二月，丕帶叡出獵，行於山塢之間，趕出子母二鹿，丕一箭射倒母鹿，回觀小鹿，馳於曹叡馬前。丕大呼曰：「吾兒何不射之？」叡在馬上泣告曰：「陛下已殺其母，安忍復殺其子？」丕聞之，擲弓於地曰：「吾兒真仁德之主也！」於是封叡爲平原王。夏五月，丕感寒疾，醫治不痊，乃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三人入寢宮。丕喚曹叡至，指謂曹真等曰：「今朕病已沉重，不能復生。此子年幼，卿等三人可善輔之，勿負朕心。」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千秋萬歲。」正言間，內侍接征東大將軍曹休入宮問安。丕召入謂曰：「卿等皆國家柱石之臣也，若能同心輔朕之子，朕死亦瞑目矣！」言訖，墮淚而薨。時年四十歲，在位七年。

於是曹真、陳羣、司馬懿、曹休等，一面舉哀，一面擁立曹叡爲大魏皇帝。諡父丕爲文皇帝，諡母甄氏爲文昭皇后。封鍾繇爲太傅，曹真爲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華歆爲太尉，王朗爲司徒，陳羣爲司空，司馬懿爲驃騎大將軍。其餘文武官僚，各各呈贈大赦天下。時雍涼二州缺人守把，司馬懿上表乞守西涼等處。曹叡從之，遂封懿提督雍涼等處兵馬，領詔去訖。

早有細作飛報入川。孔明大驚曰：「曹丕已死，孺子曹叡卽位，餘皆不足慮。司馬懿深有謀略，今督雍涼兵馬，倘訓練成時，必爲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參軍馬謖曰：「今丞相平南方回軍，馬疲敵，只宜存恤，豈可

復遠征？某有一計，使司馬懿自死於曹叡之手，未知丞相鈞意允否？孔明問是何計？馬謖曰：『司馬懿雖是魏國大臣，曹叡素懷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陽、鄴、郡等處，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貼諸處，使曹叡心疑，必然殺此人也。』孔明從之，即遣人密行此計去了。

鄴城門上，忽一日見貼下告示一道，守門者揭了，來奏曹叡。叡觀之，其文曰：

驃騎大將軍總領雍涼等處兵馬，司馬懿謹以信義布告天下：昔太祖武帝創立基業，本欲立陳思王子建爲社稷主，不幸奸讒交集，歲久潛龍。皇孫曹叡，素無德行，妄自居尊，有負太祖之遺意。今吾應天順人，尅日與師，以慰萬民之望。告示到日，各宜歸命新君。如不順者，當滅九族！先此告聞，想宜知悉。

曹叡覽畢，大驚失色，急問羣臣。太尉華歆奏曰：『司馬懿上表乞守雍涼，正爲此也。先時太祖武帝嘗謂臣曰：『司馬懿鷹視狼顧，不可付以兵權，久必爲國家大禍。』今日反情已萌，可速誅之。』王朗奏曰：『司馬懿深明韜略，善曉兵機，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爲禍。』叡乃降旨，欲與兵御駕親征。忽班部中閃出大將軍曹真，奏曰：『不可。文皇帝託孤於臣等數人，是知司馬仲達無異志也。今事未知真假，遽爾加兵，乃逼之反耳。或者蜀吳奸細行反間之計，使我君臣自亂，彼卻乘虛而擊，未可知也。陛下幸察之。』叡曰：『司馬懿若果謀反，將奈何？』真曰：『如陛下心疑，可做漢高僞遊雲夢之計，御駕幸安邑，司馬懿必然來迎，觀其動靜，就車擒之可也。』叡從之，遂命曹真監國，親自領御林軍十萬，徑到安邑。

司馬懿不知其故，欲令天子知其威嚴，乃整兵馬，率甲士數萬來迎。近臣奏曰：『司馬懿果率兵十餘萬前來抗拒，實有反心矣。』叡慌命曹休先領兵迎之。司馬懿見兵馬前來，只疑車駕親至，伏道而迎。曹休出曰：『仲達

受先帝託孤之重，何故反耶？懿大驚失色，汗流遍體，乃問其故。休備言前事。懿曰：「此吳蜀奸細反間之計，欲使我君臣自相殘害，彼卻乘虛而襲。某富自見天子辨之。」遂即退了軍馬，至叡前俯伏泣奏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安敢有異心？必是吳蜀之奸計。臣請提一旅之師，先破蜀，後伐吳，報先帝與陛下，以明臣心。」叡疑慮未決。華歆奏曰：「不可付之兵權，可即罷歸田里。」叡依言，將司馬懿削職回鄉，命曹休總督涼軍馬。曹叡駕回洛陽。

孔明聞知大喜曰：「吾欲伐魏久矣，奈有司馬懿總雍涼之兵。今既中計遭貶，吾有何憂？」次日，後主早朝，大會官僚。孔明出班上「出師表」一道，奏明後主，遂分撥大軍，又檄李嚴等守川口以拒東吳。選定建興五年三月丙寅日，出師伐魏。

邊庭探知此事，報入洛陽。是日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邊官稱報：諸葛亮率領大兵三十餘萬，出屯漢中，令趙雲、鄧芝爲前部先鋒，引兵入境。」叡大驚，問羣臣曰：「誰可爲將以退蜀兵？」忽一人應聲而出曰：「臣父死於漢中，切齒之恨，未嘗得報。今蜀兵犯境，臣願引本部猛將，更乞陛下賜關西之兵，前往破蜀。」上爲國家效力，下報父讎，臣萬死不恨。」衆視之，乃夏侯淵之子夏侯楙也。楙字子休，其性最急，又最吝。自幼嗣與夏侯惇爲子。後夏侯淵爲黃忠所斬，曹操憐之，以女清河公主招楙爲駙馬，因此朝中欽敬。雖掌兵權，未嘗臨陣。當時自請出征，曹叡卽命爲大都督，調關西諸路軍馬前去迎敵。夏侯楙辭了魏主，星夜到長安，調關西諸路軍馬二十餘萬來敵孔明。

孔明率兵來至沔陽，經過馬超墳墓，乃令其弟馬岱挂孝。孔明親自祭之。祭畢，回到寨中，商議進兵。忽哨馬報道：「魏主曹叡遣駙馬夏侯楙，調關中諸路軍馬前來拒敵。」魏延上帳獻策曰：「夏侯楙乃膏粱子弟，懦弱無

謀延願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楙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望橫門、郿關而走。某卻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孔明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物倘有人進言於山僻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魏延又曰：「丞相兵從大路進發，彼必盡起關中之兵，於路迎敵，則曠日持久，何時而得中原？」孔明曰：「吾從隴右取平坦大路，依法進兵，何憂不勝？」遂不用魏延之計。魏延快快不悅。孔明差人令趙雲進兵。

夏侯楙在長安聚集諸路軍馬，統兵來迎趙雲。探馬報入蜀寨，說夏侯楙引兵到。雲上馬綽鎗，引千餘軍就鳳鳴山前擺成陣勢。當日夏侯楙戴金盔，坐白馬，手提大砍刀，立在門旗之下。見趙雲躍馬挺鎗，往來馳騁，魏將潘遂出迎，戰不三合，撥馬便走。趙雲趕去，魏陣中八員將一齊來迎。放過夏侯楙先走，八將陸續奔走。趙雲乘勢追殺，鄧芝引兵繼進。忽東北角上喊聲大起，魏兵紛紛亂竄。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持丈八點鋼矛，馬頂下挂一顆人頭。雲視之，乃張苞也。苞見了趙雲，言曰：「丞相恐老將軍有失，特遣某引五千兵接應。正遇魏將薛則攔路，被某殺之。」雲大喜，卽與張苞殺向西北角來。只見魏兵棄戈奔走。一彪軍從外吶喊殺入，爲首大將提偃月青龍刀，手挽人頭。雲視之，乃關興也。興曰：「奉丞相之命，恐老將軍有失，引五千兵前來接應。卻纔陣上逢着魏將董禮，被吾一刀斬之，梟首在此。丞相隨後便到也。」當夜三路兵夾攻，大破魏軍一陣。鄧芝引兵接應，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楙乃無謀之人，更兼年幼，不曾經戰，見軍大亂，遂引帳下驍將百餘人，望南安郡而走。衆軍因見無主，盡皆逃竄。興苞二將聞夏侯楙望南安郡去了，連夜趕來。楙走入城中，令緊閉城門，驅兵守禦。興苞二人趕到，將城圍住。趙雲隨後也到，三面攻打。少時，鄧芝亦引兵到，一連圍了十日，攻打不下。

忽報丞相留後軍住沔陽，左軍屯陽平，右軍屯石城，自引中軍來到。趙雲、鄧芝、關興、張苞皆來拜問孔明，說連

日攻城不下。孔明遂乘小車親到城邊周圍看了一遍，回寨升帳而坐。衆將環立聽命。孔明曰：「此郡壕深城峻，不易攻也。吾正事不在此城，汝等如只久攻，倘魏兵分道而出，以取漢中，吾軍危矣。」鄧芝曰：「夏侯楙乃魏之駙馬，若擒此人，勝斬百將。今困於此，豈可棄之而去？」孔明曰：「吾自有計。此處西連天水郡，北抵安定郡。二處太守，不知何人？」探卒答曰：「天水太守馬遵，安定太守崔諒。」孔明大喜，乃喚魏延受計，如此如此。又喚關興、張苞受計，如此如此。又喚心腹軍士二人受計，如此行之。各將領命，引兵而去。孔明卻在南安城外，令軍運柴草堆於城下，口稱燒城。魏兵聞知，皆大笑不懼。

安定太守崔諒，在城中聞蜀兵圍了南安，困住夏侯楙，十分慌懼，即點軍馬約共四千，守住城池。忽見一人自正南而來，口稱有機密事。崔諒喚入問之，答曰：「某是夏侯都督帳下心腹將裴緒，奉都督將令，特來求救於天水安定二郡。南安甚急，每日城上縱火爲號，專望二郡救兵，並不見到，因復差某殺出重圍，來此告急。可星夜起兵爲外應。都督若見二郡兵到，卻開城門接應也。」諒曰：「有都督文書否？」緒貼肉取出，汗已溼透，略教一視，急令手下換了匹馬，便出城望天水而去。不二日，又有報馬到，說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教安定早早接應。崔諒與府官商議，多官曰：「若不去救，失了南安，送了夏侯駙馬，皆我兩郡之罪也；只得救之。」諒即點起人馬，離城而去，只留文官守城。

崔諒提兵向南安大路進發，遙望見火光冲天，催兵星夜前進。離南安尚有五十餘里，忽聞前後喊聲大震，哨馬報道：「前面關興截住去路，背後張苞殺來！」安定之兵，四下逃竄。諒大驚，乃領手下百餘人，往小路死戰得脫，奔回安定。方到城壕邊，城上亂箭射下來，蜀將魏延在城上叫曰：「吾已取了城也，何不早降？」原來魏延扮作安定軍，夤夜賺開城門，蜀兵盡入，因此得了安定。崔諒慌投天水郡來。行不到一程，前面一彪軍擺開大旗之

下，一人綸巾羽扇，道袍鶴氅，端坐於車上。諒視之，乃孔明也，急撥回馬走。關興、張苞兩路兵追到，只叫『早降！』崔諒見四面皆是蜀兵，不得已遂降，同歸大寨。孔明以上賓相待。孔明曰：『南安太守與足下交厚否？』諒曰：『此人乃楊阜之族弟楊陵也，與某鄰郡，交契甚厚。』孔明曰：『今欲煩足下入城，說楊陵擒夏侯楝，可乎？』諒曰：『丞相若令某去，可暫退軍馬，容某入城說之。』孔明從其言，即時傳令，教四面軍馬各退二十里下寨。

崔諒匹馬到城邊，叫開城門，入到府中，與楊陵禮畢，細言其事。陵曰：『我等受魏主大恩，安忍背之！可將計就計而行。』遂引崔諒到夏侯楝處，備細說知。楝曰：『當用何計？』楊陵曰：『只推某獻城門，賺蜀兵入，卻就城中殺之。』崔諒依計而行，出城見孔明，說：『楊陵獻城門，放大軍入城，以擒夏侯楝。楊陵本欲自捉，因手下勇士不多，未敢輕動。』孔明曰：『此事至易，今有足下原降兵百餘人，於內暗藏蜀將，扮作安定軍馬，帶入城去，先伏於夏侯楝府下，卻暗約楊陵，待半夜之時，獻開城門，裏應外合。』崔諒暗思：『若不帶蜀將去，恐孔明生疑。且帶入去，就內先斬之，舉火爲號，賺孔明入來殺之，可也。』因此應允。孔明囑曰：『吾遣親信將關興、張苞隨足下先去，只推救軍殺入城中，以安夏侯楝之心，但舉火，吾當親入城去擒之。』

時值黃昏，關興、張苞受了孔明密計，披挂上馬，各執兵器，雜在安定軍中，隨崔諒來到南安城下。楊陵在城上，撐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欄，問曰：『何處軍馬？』崔諒曰：『安定救軍來到。』諒先射號箭上城，箭上帶着密書曰：『今諸葛亮先遣二將伏於城中，要裏應外合，且不可驚動，恐泄漏計策，待入府中圖之。』楊陵將書見了，夏侯楝細言其事。楝曰：『既然諸葛亮中計，可叫刀斧手百餘人，伏於府中，如二將隨崔太守到府下馬，閉門斬之，卻於城上舉火，賺諸葛亮入城，伏兵齊出，亮可擒矣。』安排已畢，楊陵回到城上，言曰：『既是安定軍馬，可放入城。』關興跟崔諒先行，張苞在後，楊陵下城，在門邊迎接，興手起刀落，斬楊陵於馬下。崔諒大驚，急撥馬走，到吊橋邊，張苞大喝曰：『賊子休走，汝等詭計，如何瞞得丞相耶！』手起一鎗，刺崔諒於馬下。關興早到城上，舉起火來，四

面蜀兵奔入。夏侯楹措手不及，開南門併力殺出。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是王平；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楹於馬上，餘皆殺死。

孔明入南安招諭軍民，秋毫無犯。衆將各各獻功。孔明將夏侯楹囚於車中。鄧芝問曰：「丞相何故知崔諒詐也？」孔明曰：「我已知此人無降心，故意使入城。彼必盡情告與夏侯楹，欲將計就計而行。吾見來情，足知其詐。復使二將同去，以穩其心。此人若有真心，必然阻當；彼忻然同去者，恐吾疑也。他意中度二將同去，賺入城內殺之未遲；又令吾軍有託，放心而進。吾已暗囑二將，就城門下圖之。城內必無準備，吾軍隨後便到此出其不意也。」衆將拜服。孔明曰：「賺崔諒者，使吾心腹人詐作魏將裴緒也。吾又去賺天水郡，至今未到，不知何故。今可乘勢取之。」乃留吳懿守南安，劉琰守安定，替出魏延軍馬去取天水郡。

天水郡太守馬遵，聽知夏侯楹困在南安城中，乃聚文武官商議。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曰：「夏侯駙馬乃金枝玉葉，倘有疏虞，難逃坐視之罪。太守何不盡起本部兵以救之？」馬遵正惑慮間，忽然夏侯駙馬差心腹將裴緒到，緒入府取公文付馬遵，說：「都督求安定天水兩郡之兵，星夜救應。」言訖，匆匆而去。

次日又有報馬到，稱說「安定兵已先去了，教太守火速前來會合。」馬遵正欲起兵，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太守中諸葛亮之計矣。」衆視之，乃天水翼人也，姓姜，名維，字伯約。父名冏，昔日曾爲天水郡功曹，因羌人亂，沒於王事。維自幼博覽羣書，兵法武藝，無所不通。奉母至孝，郡人敬之。後爲中郎將，就參本部軍事。當日姜維謂馬遵曰：「近聞諸葛亮殺敗夏侯楹，困於南安，水泄不通，安得有人自重圍之中而出？又且裴緒乃無名下將，從不會見，况安定報馬，又無公文，以此察之，此人乃蜀將詐稱魏將，賺得太守出城，料城中無備，必然暗伏一軍於左近，乘虛而取天水也。」馬遵大悟曰：「非伯約之言，則誤中奸計矣。」維笑曰：「太守放心，某願請精兵三千，伏於

要路。太守隨後發兵出城，不可遠去，止行三十里便回；但看火起爲號，前後夾攻，可獲大勝。如諸葛亮自來，必爲某所擒矣。」遵用其計，付精兵與姜維去訖，然後自與梁虔引兵出城等候；只留梁緒尹賞守城。原來孔明果遣趙雲引一軍埋伏於山僻之中，只待天水人馬離城，便乘虛襲之。當日細作回報趙雲說：「天水太守馬遵起兵出城，只留文官守城。」趙雲大喜，又令人報與張翼、高翔教於要路截殺馬遵。此二處兵亦是孔明預先埋伏。

趙雲引五千兵，逕投天水郡城下，高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汝知中計，早獻城池，免遭誅戮。」城上梁緒大笑曰：「汝中吾姜伯約之計，尙然不知耶？」雲恰待攻城，忽然喊聲大震，四面火光冲天。當先一員少年將軍，挺鎗躍馬而言曰：「汝見天水姜伯約乎？」雲挺鎗直取姜維。戰不數合，維精神倍長，雲大驚，暗忖曰：「誰想此處有這般人物！」正戰時，兩路軍夾攻來，乃是馬遵、梁虔引軍殺回。趙雲首尾不能相顧，衝開條路，引敗兵奔走。姜維趕來，虧得張翼、高翔兩路軍殺出，接應回去。趙雲歸見孔明，說中了敵人之計。孔明驚問曰：「此是何人識吾玄機？」有南安人告曰：「此人姓姜，名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事母至孝，文武雙全，智勇足備，真當世之英傑也。」趙雲又誇獎姜維鎗法，與他人大不同。孔明曰：「吾今欲取天水，不想有此人。」遂起大軍前來。

姜維回見馬遵曰：「趙雲敗去，孔明必然自來，彼料我軍必在城中。今可將本部軍馬，分爲四枝。某引一軍伏於城東，如彼兵到則截之。太守與梁虔、尹賞各引一軍城內埋伏。梁緒率百姓在城上守禦。」分撥已定。

孔明因慮姜維自爲前部，望天水郡進發。將到城邊，孔明傳令曰：「凡攻城池，以初到之日，激勵三軍，鼓譟直上。若遲延日久，銳氣盡墮，急難破矣。」於是大軍逕到城下。因見城上旗幟齊整，未敢輕攻。候至半夜，忽然四下

火光冲天，喊聲震地，正不知何處兵來。只見城上亦鼓譟，吶喊相應，蜀兵亂竄。孔明急上馬，有關興、張苞二將保護，殺出重圍。回頭看時，正東上馬軍一帶火光，勢若長蛇。孔明令關興探視，回報曰：「此姜維兵也。」孔明歎曰：「兵不在多，在人之調遣耳。此人真將才也！」收兵歸寨，思之良久，乃喚安定人問曰：「姜維之母現在何處？」答曰：「維母今居冀縣。」孔明喚魏延吩咐曰：「汝可引一軍，虛張聲勢，詐取冀縣。若姜維到，可放入城。」又問：「此地何處緊要？」安定人曰：「天水錢糧皆在上邽；若打破上邽，則糧道自絕矣。」孔明大喜，教趙雲引一軍去攻上邽。孔明離城三十里下寨。早有人報入天水郡，說蜀兵分爲三路：一軍守此郡，一軍取上邽，一軍取冀城。姜維聞之，哀告馬遵曰：「維母現在冀城，恐母有失。維引一軍往救此城，兼保老母。」馬遵從之，遂令姜維引三千軍去保冀城。梁虔引三千軍去保上邽。

姜維引兵至冀城，前面一彪軍擺開，爲首蜀將，乃是魏延。二將交鋒數合，延詐敗奔走。維入城閉門，率兵守護。拜見老母，並不出戰。趙雲亦放過梁虔，入上邽城去了。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取夏侯楙，至帳下。孔明曰：「汝懼死乎？」楙慌拜伏乞命。孔明曰：「目今天水姜維現守冀城，使人持書來說：『但得駢馬在我願來降。』吾今饒汝性命，汝肯招安姜維否？」楙曰：「情願招安。」孔明乃與衣服鞍馬，不令人跟隨，放之自去。

楙得脫出寨，欲尋路而走，奈不知路徑。正行之間，逢數人奔走。楙問之，答曰：「我等是冀縣百姓，今被姜維獻了城池，歸降諸葛亮，蜀將魏延縱火劫財，我等因此棄家而走，投上邽去也。」楙又問曰：「今守天水城是誰？」土人曰：「天水城中乃馬太守也。」楙聞之，縱馬望天水而行。又見百姓攜男抱女而來，所說皆同。楙至天水城下，叫門，城上人認識是夏侯楙，慌忙開門迎接。馬遵驚拜問之。楙細言姜維之事，又將百姓所言說了一遍。遵歎曰：「不想姜維反投蜀矣。」梁緒曰：「彼意欲救都督，故以此言虛降。」楙曰：「今維已降，何爲虛也？」正躊躇

間時已初更，蜀兵又來攻城。

火光中見姜維在城下挺鎗勒馬，大叫曰：「請夏侯都督答話！」夏侯楝與馬遵等皆到城上；見姜維耀武揚威，大叫曰：「我爲都督而降，都督何背前言！」楝曰：「汝受魏恩，何故降蜀？有何前言耶？」維應曰：「汝寫書教我降蜀，何出此言？汝欲脫身，卻將我陷了。我今降蜀，加爲上將，安有還魏之理？」言訖，驅兵打城，至曉方退。原來夜間假扮姜維者，乃孔明之計，令部卒形貌相似者，假扮姜維攻城，因火光之中，不辨真僞。

孔明卻引兵來攻冀城。城中糧少，軍食不敷。姜維在城上見蜀軍大車小輜搬運糧草，入魏延寨中去了。維引三千兵出城，逕來劫糧。蜀兵盡棄了糧車，尋路而走。姜維奪了糧車，欲要入城，忽然一彪軍攔住，爲首蜀將張翼也。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引一軍又到，兩下夾攻。維力窮，抵敵不住，奪路歸城。城上早插蜀兵旗號。原來已被魏延襲了。維殺條路，奔天水城，手下尚有十餘騎；又遇張苞殺了一陣，維止剩得匹馬單鎗，來到天水城下叫門。城上軍見是姜維，慌報馬遵。馬遵曰：「此是姜維來賺我城門也。」令城上亂箭射下。姜維回顧蜀兵至近，遂飛奔上邽城來。城上梁虔見了姜維，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來賺我城池！吾已知汝降蜀矣！」遂亂箭射下。

姜維不能分說，仰天長歎，兩眼流淚，撥馬望長安而走。行不數里，前至一派大樹茂林之處，一聲喊起，數千兵擁出，爲首蜀將關興，截住去路。維人困馬乏，不能抵當，勒回馬便走。忽然一輪小車從山坡中轉出，其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搖羽扇，乃孔明也。孔明喚姜維曰：「伯約此時何尚不降？」維尋思良久，前有孔明，後有關興，又無去路，只得下馬投降。孔明慌忙下車而迎，執維手曰：「吾自出茅廬以來，遍求賢者，欲傳授平生之學，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約，吾願足矣。」維大喜拜謝。

孔明遂同姜維回寨，升帳商議取天水上邽之計。維曰：「天水城中尹賞、梁緒與某至厚，當寫密書二封，射入城中，使其內亂，城可得矣。」孔明從之。姜維寫了二封密書，拴在箭上，縱馬直至城下，射入城中。小校拾得，呈與

馬遵。遵大疑，與夏侯楝商議曰：『梁緒尹賞與姜維結連，欲爲內應，都督宜早決之。』楝曰：『可殺二人。』尹賞如此消息，乃謂梁緒曰：『不如納城降蜀，可圖進用。』是夜夏侯楝數次使人請梁尹二人說話，二人料知事急，遂披挂上馬，各執兵器，引本部軍大開城門，放蜀兵入。夏侯楝馬遵驚慌，引數百人出西門，棄城投羌中而去。梁緒尹賞迎接孔明入城，安民已畢，孔明問取上邽之計。梁緒曰：『此城乃某親弟梁虔守之，願招來降。』孔明大喜。緒當日到上邽，喚梁虔出城來降。孔明重加賞勞，就令梁緒爲天水太守，尹賞爲冀城令，梁虔爲上邽令。孔明分撥已畢，整兵進發。諸將問曰：『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楝？』孔明曰：『吾放夏侯楝，如放一鴨耳。今得伯約得一鳳也。』

孔明自得三城之後，威聲大震，遠近州郡，望風歸降。孔明整頓軍馬，盡提漢中之兵，前出祁山。兵臨渭水之西，細作報入洛陽。時魏主曹叅太和元年，升殿設朝。近臣奏曰：『夏侯駢馬已失三郡，逃竄羌中去了。今蜀兵已到祁山，前軍臨渭水之西，乞早發兵破敵。』叅大驚，乃問羣臣曰：『誰可爲朕退蜀兵耶？』司徒王朗出班奏曰：『臣觀先帝每用大將軍曹真，所到必克，今陛下何不拜爲大都督，以退蜀兵？』叅准奏，乃宣曹真曰：『先帝託孤與卿，今蜀兵入寇中原，卿安忍坐視乎？』真奏曰：『臣才疎智淺，不稱其職。』王朗曰：『將軍乃社稷之臣，不可固辭。』真又奏曰：『臣受大恩，安敢推辭，但乞一人爲副將。』叅曰：『卿自舉之。』真乃保太原陽曲人，姓郭，名淮，字伯濟，官封射亭侯，領雍州刺史。叅從之，遂拜曹真爲大都督，賜節鉞，令郭淮爲副都督，選發東西二京軍馬二十萬，與曹真、真命宗弟曹遵爲先鋒，又命盪寇將軍朱讚爲副先鋒。當年十一月出師，魏主曹叅親自送出西門之外方回。

魏主曹叅設朝，近臣奏曰：『大都督曹真，數敗於蜀，折了兩個先鋒，請羌兵來救，羌兵又折了無數，其勢甚急。』

今上表求救，請陛下裁處。」叡大驚，急問退軍之策。華歆奏曰：「須是陛下御駕親征，大會諸侯，人皆用命，方可退也。不然，長安有失，關中危矣。」太傅鍾繇奏曰：「凡爲將者，知過於人，則能制人。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量曹真雖久用兵，非諸葛亮對手。臣以全家良賤保舉一人，可退蜀兵。未知聖意准否？」叡曰：「卿乃大老元臣，有何賢士，可退蜀兵，早召來與朕分憂。」鍾繇奏曰：「向者諸葛亮欲興師犯境，但懼此人故散流言，使陛下疑而去之，方敢長驅大進。今若復用之，則亮自退矣。」叡問何人，繇曰：「驃騎大將軍司馬懿也。」叡歎曰：「此事朕亦悔之。今仲達現在何處？」繇曰：「近聞仲達在宛城閒住。」叡卽降詔，遣使持節，復司馬懿官職，加爲平西都督，就起南陽諸路軍馬，前赴長安。叡御駕親征，令司馬懿尅日到彼聚會，使命星夜望宛城去了。

孔明自出師以來，累獲全勝，心中甚喜。正在祁山寨中，會聚議事，忽報鎮守永安宮李嚴，令子李豐來見。孔明只道東吳犯境，心甚驚疑，喚入帳中問之。豐曰：「特來報喜。」孔明曰：「有何喜？」豐曰：「昔日孟達降魏，蓋不得已也。彼時曹丕愛其才，時以駿馬金珠賜之，曾同輦出入，封爲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鎮守上庸金城等處，委以西南之任。自不後，曹叡卽位，朝中多人嫉妬，孟達日夜不安，常謂諸將曰：『吾本蜀將，勢逼於此。』今累差心腹人持書來見家父，教早晚稟丞相，前者五路下川之時，曾有此意。今在新城，聽知丞相伐魏，欲起金城新城，上庸三處軍馬，就彼舉事，逕取洛陽，丞相取長安，兩京大定矣。今某引來人並累次書信呈上。」孔明大喜，厚賞李豐等。

忽細作人報說魏主曹叡，一面駕幸長安，一面詔司馬懿復職，加爲平西都督，起本處之兵，於長安聚會。孔明大驚，參軍馬謖曰：「量曹叡何足道，若來長安，可就而擒之。丞相何故驚訝？」孔明曰：「吾豈懼曹叡耶？所患者惟司馬懿一人而已。今孟達欲舉大事，若遇司馬懿，事必敗矣。達非司馬懿對手，必被所擒。孟達若死，中原不易。」

得也。』馬謖曰：『何不急修書，令孟達隄防？』孔明從之，即修書令來人星夜回報孟達。

孟達在新城，專望心腹人回報。一日，心腹人到來，將孔明回書呈上。孟達拆封視之，書略曰：

近得書，足知公忠義之心，不忘故舊，吾甚喜慰。若成大事，則公漢朝中興第一功臣也。然極宜謹密，不可輕易託人。慎之戒之。近聞曹叅復詔司馬懿起宛洛之兵，若聞公舉事，必先至矣。須萬全隄備，勿視爲等閒也。

孟達覽畢，笑曰：『人言孔明心多，今觀此事可知矣。』乃具回書令心腹人來答孔明。孔明喚入帳中，其人呈上回書。孔明拆封視之，書略曰：

適承鈞教，安敢少怠。竊謂司馬懿之事，不必懼也。宛城離洛城約八百里，至新城約千二百里。若司馬懿聞達舉事，須表奏魏主，往復一月間事。達城池已固，諸將與三軍皆在深險之地。司馬懿即來，達何懼哉？丞相寬懷，惟聽捷報。

孔明看畢，擲書於地而頓足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馬謖問曰：『丞相何謂也？』孔明曰：『兵法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豈容料在一月之期？曹叅既委任司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聞？若知孟達反，不須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衆將皆服。孔明急令人回報曰：『若未舉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知則必敗。』其人拜辭歸新城去了。

司馬懿在宛城閒住，聞知魏兵累敗於蜀，乃仰天長歎。懿長子司馬師，字子元；次子司馬昭，字子尚。二人素有大志，通曉兵書。當日侍立於側，見懿長歎，乃問曰：『父親何爲長歎？』懿曰：『汝輩豈知大事耶？』司馬師曰：『莫

非歎魏主不用乎？司馬昭笑曰：『早晚必來宣召父親也。』言未已，忽報天使持節至，懿聽詔畢，遂調宛城諸路軍馬。忽又報金城太守申儀家人，有機密事求見。懿喚入密室問之。其人細說孟達欲反之事。更有孟達心腹人李輔並達外甥鄧賢，隨狀出首。司馬懿聽畢，以手加額曰：『此乃皇上齊天之洪福也。諸葛亮兵在祁山，殺得內外人皆膽落，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長安，若旦夕不用吾時，孟達一舉兩京破矣。此賊必通謀諸葛亮，吾先擒之。諸葛亮定然寒心自退兵也。』長子司馬師曰：『父親可急寫表申奏天子。』懿曰：『若等聖旨往復一月之間，事無及矣。』即傳令教人馬起程，一日要行兩日之路，如遲立斬。一面令參軍梁畿齎檄星夜去新城，教孟達等準備征進，使其不疑。

梁畿先行，懿在後發兵。行了二日，山坡下轉出一軍，乃是右將軍徐晃。晃下馬見懿曰：『天子駕到長安，親拒蜀兵，今都督何往？』懿低言曰：『今孟達造反，吾去擒之耳。』晃曰：『某願爲先鋒。』懿大喜，合兵一處。徐晃爲前部，懿在中軍，二子押後。又行了二日，前軍哨馬捉住孟達心腹人，搜出孔明回書來，見司馬懿。懿曰：『吾不殺汝，汝從頭細說。』其人只得將孔明孟達往復之事，一一告說。懿看了孔明回書，大驚曰：『世間能者所見皆同。吾機先被孔明識破，幸得天子有福，獲此消息。孟達今無能爲矣。』遂星夜催軍前行。

孟達在新城，約下金城太守申儀，上庸太守申耽，尅日舉事。耽儀二人佯許之，每日訓練軍馬，只待魏兵到，便爲內應。却對孟達說軍器糧草，俱未完備，不敢約期起事。達信之不疑。忽報參軍梁畿來到，孟達迎入城中。畿傳司馬懿將令曰：『司馬都督今奉天子詔，起諸路軍以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軍馬聽候調遣。』達問曰：『都督何日起程？』畿曰：『此時約離宛城，望長安去了。』達暗喜曰：『吾大事成矣。』遂設宴待了梁畿，送出城外，即報申耽申儀知道，明日舉事，換上大漢旗號，發諸路軍馬，逕取洛陽。忽報城外塵土冲天，不知何處兵來。孟達登

城視之，只見一彪軍，打着右將軍徐晃旗號，飛奔城下。達大驚，急扯起吊橋。徐晃坐下馬收拾不住，直來到壕邊，高叫曰：『孟達反賊，早早投降！』達大怒，急開弓射之，正中徐晃頭額，魏將救去。城上亂箭射下，魏兵方退。孟達恰待開門追趕，四面旌旗蔽日，司馬懿兵到。達仰天長歎曰：『果不出孔明所料也！』於是閉門堅守。

徐晃被孟達射中頭額，衆軍救到寨中，取了箭頭，令醫調治，當夜身死。時年五十九歲。司馬懿令人扶柩還洛陽安葬。次日，孟達登城遍視，只見魏兵四面圍得鐵桶相似。達行坐不安，驚疑未定，忽見兩路兵自外殺來，旗上大書申耽申儀。孟達只道是救兵到，忙引本部兵大開城門殺出。耽儀大叫曰：『反賊休走，早早投降！』達見事變，撥馬望城中便走。城上亂箭射下。李輔、鄧賢二人在城上大罵曰：『吾等已獻了城也！』達奪路而走，申耽趕來。達人困馬乏，措手不及，被申耽一鎗刺於馬下，梟其首級。餘軍皆降。李輔、鄧賢大開城門，迎接司馬懿入城。撫民勞軍已畢，遂遣人奏知魏主曹叡。叡大喜，教將孟達首級去洛陽城市示衆，加申耽申儀官職，就隨司馬懿征進，命李輔、鄧賢守新城上庸。

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城外下寨。懿入城來見魏主。叡大喜曰：『朕一時不明，誤中反間之計，悔之無及。今達造反，非卿等制之，兩京休矣。』懿奏曰：『臣聞申儀密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往復遲滯，故不待聖旨，星夜而去。若待奏聞，則中諸葛亮之計也。』言罷，將孔明回孟達密書奉上。叡看畢，大喜曰：『卿之學識，過於孫吳矣。』賜金鉞斧一對，後遇機密軍事，不必奏聞，便宜行事。就令司馬懿出關破蜀。懿奏曰：『臣舉一大將，可爲先鋒。』叡曰：『卿舉何人？』懿曰：『右將軍張郃，可當此任。』叡笑曰：『朕正欲用之。』遂命張郃爲前部先鋒，隨司馬懿離長安來破蜀兵。一面令辛毗、孫禮二人領兵五萬，往助曹真。二人奉詔而去。

第四十九 彈琴退敵

孔明在祁山寨中，忽報新城探細人來到，急喚入問之。細作告曰：『司馬懿倍道而行，八日已到新城，孟達措手不及；又被申耽申儀、李輔鄧賢爲內應，孟達被亂軍所殺。今司馬懿撤兵到長安，見了魏主，同張郃引兵出關來拒我師也。』孔明大驚曰：『孟達作事不密，死固當然。今司馬懿出關，必取街亭，斷吾咽喉之路。』便問：『誰敢引兵去守街亭？』言未畢，參軍馬謖曰：『某願往。』孔明曰：『街亭雖小，干係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軍皆休矣。汝雖深通謀略，此地奈無城郭，又無險阻，守之極難。』謖曰：『某自幼熟讀兵書，頗知兵法。豈一街亭不能守耶？』孔明曰：『司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乃魏之名將，恐汝不能敵之。』謖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叅親來，有何懼哉！若有差失，乞斬全家。』孔明曰：『軍中無戲言。』謖曰：『願立軍令狀。』孔明從之，遂寫了軍令狀呈上。孔明曰：『吾與汝二萬五千精兵，再撥一員上將相助你去。』卽喚王平吩咐曰：『吾素知汝平生謹慎，故特以此重任相託。汝可小心謹慎，此地下寨，必當要道之處，使賊兵急切不能偷過。安營既畢，便畫四至八道地理形狀圖送來我看。凡事商議停當而行，不可輕易。如所守無危，則是取長安第一功也。戒之！戒之！』二人拜辭引兵而去。

孔明尋思，恐二人有失，又喚高翔曰：『街亭東北上有一城，名列柳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兵紮寨。與汝一萬兵，去此城屯劄。但街亭危，可引兵救之。』高翔引兵而去。孔明又思高翔非張郃對手，必得一員大將，屯兵於街亭之右，方可防之。遂喚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後屯劄。延曰：『某爲前部，理合當先破敵，何故置某於安閒？』

之地？」孔明曰：「前鋒破敵，乃偏裨之事耳。今令汝接應街亭，當陽平關衝要道路，總守漢中咽喉，此乃大任也。何爲安閒乎？汝勿以等閒視之，失吾大事。切宜小心在意！」魏延大喜，引兵而去。孔明恰纔心安，乃喚趙雲、鄧芝、吩咐曰：「今司馬懿出兵，與往日不同。汝二人各引一軍出箕谷，以爲疑兵。如逢魏兵，或戰或不戰，以驚其心。吾自統大軍，由斜谷選取郿城。若得郿城，長安可破矣。」二人受命而去。孔明令姜維作先鋒兵出斜谷。

馬謖王平二人兵到街亭，看了地勢。馬謖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王平曰：「雖然魏兵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即令軍士伐木爲柵，以圖久計。」謖曰：「當道豈是下寨之地？此處側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且樹木極廣，此乃天賜之險也。可就山上屯軍。」平曰：「參軍差矣。若屯兵當道，築起城垣，賊兵縱有十萬，不能偷過。今若棄此要路，屯兵於山上，倘魏兵驟至，四面圍定，將何策保之？」謖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見！兵法云：『凭高視下，勢如劈竹。』若魏兵到來，吾教他片甲不回！」平曰：「吾累隨丞相經陣，每到之處，丞相盡意指教。今觀此山，乃絕地也。若魏兵斷我汲水之道，軍士不戰自亂矣。」謖曰：「汝莫亂道。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絕我汲水之道，蜀兵豈不死戰，以一可以當百也。吾素讀兵書，丞相諸事尚問於我，汝奈何相阻耶？」平曰：「若參軍欲在山上下寨，可分兵與我自於山西下一小寨，爲犄角之勢。倘魏兵至，可以相應。」馬謖不從。忽然山中居民，成羣結隊，飛奔而來，報說魏兵已到。王平欲辭去。馬謖曰：「汝既不聽吾令，與汝五千兵，自去下寨。待吾破了魏兵，到丞相面前，須分不得功。」王平引兵離山十里下寨，畫成圖本，星夜差人去稟孔明，具說馬謖自於山上下寨。

司馬懿在城中，令次子司馬昭去探前路；若街亭有兵守禦，即當按兵不行。司馬昭奉令探了一遍，回見父曰：

『街亭有兵把守。』懿歎曰：『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昭笑曰：『父親何故自隱志氣耶？』男料街亭易取。懿問曰：『汝安敢出此大言？』昭曰：『男親自哨見，當道並無寨柵，軍皆屯於山上，故知可破也。』懿大喜曰：『若兵果在山上，乃天使吾成功矣。』遂更換衣服，引百餘騎親自來看。是夜天晴月朗，直至山下，周圍巡哨了一遍，回到寨中，使人打聽是何將引兵守街亭。回報曰：『乃馬良之弟馬謖也。』懿笑曰：『徒有虛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誤事？』又問：『街亭左右別有軍否？』探馬報曰：『離山十里有王平安營。』懿乃命張郃引一軍，當住王平來路。又令申耽、申儀引兩路兵圍山，先斷了汲水道路，待蜀兵自亂，然後乘勢擊之。當夜調度已定。

次日天明，張郃引兵先往背後去了。司馬懿大驅軍馬，一擁而進，把山四面圍定。馬謖在山上，看時，只見魏兵漫山遍野，旌旗隊伍，甚是嚴整。蜀兵見之，盡皆喪膽，不敢下山。馬謖將紅旗招動，軍將你我相推，無一人敢動。謖大怒，自殺二將，衆軍驚懼，只得努力下山來衝魏兵。魏兵端然不動，蜀兵又退上山去。馬謖見事不諧，教軍緊守寨門，只等外應。

時王平見魏兵到，引軍殺來，正遇張郃，戰有數十餘合，平力窮勢孤，只得退去。魏兵自辰時困至戌時，山上無水，軍不得食，寨中大亂，嚷到半夜時分，山南蜀兵大開寨門，下山降魏。馬謖禁止不住。司馬懿又令人於沿山放火，山上蜀兵愈亂。馬謖料守不住，只得驅殘兵殺下山西逃奔。司馬懿放條大路，讓過馬謖，背後張郃引兵趕來。趕到三十餘里，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出，放過馬謖，攔住張郃，視之乃魏延也。揮刀縱馬，直取張郃。郃回軍便走。延驅兵趕來，復奪街亭。趕到五十餘里，一聲喊起，兩邊伏兵齊出。左邊司馬懿右邊司馬昭，却抄在魏延背後，把延困在垓心。張郃復來，三路兵合在一處。魏延左衝右突，不得脫身，折兵大半。正危急間，忽一彪軍殺入，乃王平也。延大喜曰：『吾得生矣！』二將合兵一處，大殺一陣，魏兵方退。二將慌忙奔回寨時，營中皆是魏兵旌旗。申耽、

申儀從營中殺出，王平、魏延、逕奔列柳城，來投高翔。

此時高翔聞知街亭有失，盡起列柳城之兵，前來救應，正遇延平二人，訴說前事。高翔曰：「不如今晚去劫魏寨，再復街亭。」當時三人在山坡下商議已定。待天色將晚，分兵三路。魏延引兵先進，逕到街亭，不見一人，心中大疑，不敢輕進，且伏在路口等候。忽見高翔兵到，二人共說魏兵不知在何處。正沒理會，卻不見王平兵到，忽然一聲炮響，火光冲天，鼓聲震地。魏兵齊出，把魏延、高翔圍在垓心。二人盡力衝突，不得脫身。忽聽得山坡後喊聲若雷，一彪軍殺入，乃是王平，救了高翔二人，逕奔列柳城來。比及奔到城下時，城邊早有一軍殺到，旗上大書『魏都督郭淮』字樣。原來郭淮與曹真商議，恐司馬懿得了全功，乃分淮來取街亭，聞知司馬懿張郃成了此功，遂引兵逕襲列柳城。正遇三將大殺一陣，蜀兵傷者極多。魏延、恐陽平關有失，慌與王平、高翔、望陽平關來。

郭淮收了軍馬，乃謂左右曰：「吾雖不得街亭，卻取了列柳城，亦是大功。」引兵馬到城下叫門，只見城上一聲炮響，旗幟皆豎。當頭一面大旗，上書『平西都督司馬懿』。懿撐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木，瀾干大笑曰：「郭伯濟來何遲也？」淮大驚曰：「仲達神機，吾不及也。」遂入城相見已畢。懿曰：「今街亭已失，諸葛亮必走。公可速與子丹星夜追之。」郭淮從其言，出城而去。懿喚張郃曰：「子丹、伯濟，恐吾全獲大勝，故來取此城池。吾非獨欲成功，乃僥倖而已。吾料魏延、王平馬謖、高翔等輩，必先去據陽平關。吾若去取此關，諸葛亮必隨後掩殺，中其計矣。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汝可從小路抄箕谷退兵。吾自引兵當斜谷之兵，若彼敗走，不可相拒，只宜中途截住蜀兵，輜重可盡得也。」張郃受計，引兵一半去了。懿下令：「盡取斜谷，由西城而進。西城雖山僻小縣，乃蜀兵屯糧之所，又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總路。若得此城，三郡可復矣。」於是司馬懿留申耽、申儀守列柳城，自領大軍望斜谷進發。

孔明自令馬謖等守街亭去後，猶豫不定。忽報王平使人送圖本至。孔明喚入，左右呈上圖本。孔明就文几上拆開視之，拍案大驚曰：『馬謖無知，坑陷吾軍矣！』左右問曰：『丞相何故失驚？』孔明曰：『吾觀此圖本，失卻要路，占山爲寨，倘魏兵大至，四面圍合，斷汲水道路，不須二日，兵自亂矣。若街亭有失，吾等安歸？』長史楊儀進曰：『某雖不才，願替馬幼常回。』孔明將安營之法，一一吩咐與楊儀。正待要行，忽報馬到來，說街亭列柳城盡皆失了。孔明跌足長歎曰：『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急喚關興、張苞吩咐曰：『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投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大擊，只鼓噪呐喊，爲疑兵驚之。彼當自走，亦不可追。待軍退盡，便投陽平關去。』又令張翼先引軍去修理劍閣，以備歸路。又密傳號令，教大軍暗暗收拾行裝，以備起程。又令馬岱、姜維斷後，先伏於山谷中，待諸軍退盡，方始收兵。又差心腹人分路報與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又遣心腹人到冀縣，搬取姜維老母，送入漢中。孔明分撥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縣搬運糧草。

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說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時孔明身邊並無大將，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軍，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衆官聽得這個消息，盡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塵土冲天，魏兵分兩路望西城殺來。孔明傳令，教將旌旗盡皆藏匿，諸將各守城鋪，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聲言語者，立斬。大開四門，每一門上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灑掃街道。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吾自有計。孔明乃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童攜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凭欄而坐，焚香操琴。

時司馬懿前軍哨到城下，見了如此模樣，皆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寶劍；右有一童子，手執塵尾。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低頭灑掃，傍若無人。懿看畢，大疑，便到中軍，教後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馬昭曰：『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父親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謹慎，不會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

兵若進，中其計也。汝輩豈知宜速退。」於是兩路兵盡皆退去。

孔明見魏軍遠去，撫掌而笑。衆官無不駭然，乃問孔明曰：「司馬懿乃魏之名將，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見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平生謹慎，必不弄險，見如此模樣，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苞與二人在彼等候。」衆皆驚服曰：「丞相之機，神鬼莫測，若某等之見，必棄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得不爲司馬懿所擒乎？」

言訖，拍掌大笑曰：「吾若爲司馬懿，必不便退也。」遂下令教西城百姓，隨軍入漢中。司馬懿必將復來。於是孔明離西城望漢中而走。天水安定南安三郡官吏軍民，陸續而來。

司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來。忽然山坡後喊殺連天，鼓聲震地。懿回顧二子曰：「吾若不走，必中諸葛之計矣。」只見大路上，一軍殺來，旗上大書「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魏兵皆棄甲拋戈而走。行不到一程，山谷中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前面一杆大旗，上書「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山谷應聲，不知蜀兵多少，更兼魏軍心疑，不敢久停，只得盡棄輜重而去。興苞二人皆遵將令，不敢追襲，多得軍器糧草而歸。司馬懿見山谷中皆有蜀兵，不敢出大路，遂回街亭。此時曹真聽知孔明退兵，急引兵追趕山背後一聲礮響，蜀兵漫山遍野而來，爲首大將，乃是姜維、馬岱。真大驚，急退軍時，先鋒陳造已被馬岱所斬。真引兵鼠竄而還，蜀兵連夜皆奔回漢中。

趙雲、鄧芝伏兵於箕谷道中。聞孔明傳令回軍，雲謂芝曰：「魏軍知吾兵退，必然來追。吾先引一軍伏於其後，公卻引兵打吾旗號，徐徐而退，吾一步步自有護送也。」

時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喚先鋒蘇顥吩咐曰：『蜀將趙雲，英勇無敵，汝可小心隄防。彼軍若退，必有計也。』蘇顥欣然曰：『都督若肯接應，某當生擒趙雲。』遂引前部三千兵，奔入箕谷，看看趕上蜀兵，只見山坡後閃出紅旗白字，上書『趙雲』。蘇顥急收兵退走，行不到數里，喊聲大震，一彪軍撞出，爲首大將挺鎗躍馬，大喝曰：『汝識趙子龍否？』蘇顥大驚曰：『如何這裏又有趙雲？』措手不及，被雲一鎗刺死於馬下。餘軍潰散，雲迤邐前進，背後又一軍到，乃郭淮部將萬政也。雲見魏兵追急，乃勒馬挺鎗，立於路口，待來將交鋒。蜀兵已去三十餘里。萬政認得是趙雲，不敢前進。雲等得天色黃昏，方纔撥回馬，緩緩而進。郭淮兵到，萬政言趙雲英勇如舊，因此不敢近前。淮傳令教軍急趕，政令數百騎壯士趕來，行至一大林，忽聽得背後大喝一聲曰：『趙子龍在此！』驚得魏兵落馬者百餘人，餘者皆越嶺而去。萬政勉強來敵，被雲一箭射中盔纓，驚跌於澗中。雲以鎗指之曰：『吾饒汝性命，回去快教郭淮趕來！』萬政脫命而回。雲護送車仗，人馬望漢中而去，沿途並無遺失。曹真、郭淮復奪三郡，以爲己功。

司馬懿分兵而進。此時蜀兵盡回漢中去了。懿引一軍復到西城，因問遺下居民及山僻隱者，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又無武將，只有幾個文官，別無埋伏。武功山小民告曰：『關興、張苞，只各有三千軍，轉山呐喊，鼓譟驚追，又無別軍，並不敢廝殺。』懿悔之無及，仰天歎曰：『吾不如孔明也！』遂安撫了諸處官民，引兵還還長安，朝見魏主。懿曰：『今日復得隴西諸郡，皆卿之功也。』乃命懿分撥諸將守把險要，留郭淮、張郃守長安，大賞三軍，駕回洛陽。

孔明回到漢中，計點將士，只少趙雲、鄧芝，心中甚憂，乃令關興、張苞各引一軍接應。二人正欲起身，忽報趙雲、鄧芝到來，並不會折一人一騎，輜重軍器亦無遺失。孔明大喜，親引諸將出迎。趙雲慌忙下馬伏地曰：『敗軍之將，何勞丞相遠接？』孔明急扶起，執手而言曰：『是吾不識賢愚，以致如此。各處兵將敗損，惟子龍不折一人一

騎，何也？」鄧芝告曰：「某引兵先行，子龍獨自斷後，斬將立功，敵人驚怕，因此軍資什物，不曾遺棄。」孔明曰：「真將軍也！」遂取金五十斤，以贈趙雲；又取絹一萬疋，賞雲部卒。雲辭曰：「三軍無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若反受賞，乃丞相賞罰不明也。且請寄庫，候今冬賜與諸軍未遲。」孔明歎曰：「先帝在日，常稱子龍之德，今果如此！」乃倍加欽敬。

忽報馬謖王平、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喚王平入帳責之曰：「吾令汝同馬謖守街亭，汝何不諫之，致使失事？」平曰：「某再三相勸，要在當道築土城安營守把，參軍大怒不從，某因此自引五千軍，離山十里下寨。魏兵驟至，把山四面圍合，某引兵衝殺十餘次，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者無數。某孤軍難立，故投魏文長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某奮死殺出，比及歸寨，早被魏兵占了。及投列柳城時，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克復街亭。因見街亭並無伏路軍，以此心疑。登高望之，只見魏延、高翔被魏兵圍住，某即殺入重圍，救出二將，就同參軍併在一處。某恐失卻陽平關，因此急來回守。非某等不諫也。丞相不信，可問各部將校。」孔明喝退，又喚馬謖入帳。

謖自縛跪於帳前。孔明變色曰：「汝自幼飽讀兵書，熟諳戰法，吾累次叮嚀告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領此重任。汝若早聽王平之言，豈有此禍？今敗軍折將，失地陷城，皆汝之過也。若不明正軍律，何以服衆？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之後，汝之家小，吾按月給與祿糧，汝不必挂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謖泣曰：「丞相視某如子，某以丞相爲父。某之死罪，實已難逃，願丞相思舜帝殛鯀用禹之義，某雖死亦無恨於九泉。」言訖大罵。孔明揮淚曰：「吾與汝義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囑。」左右推出馬謖於轅門之外，將斬。

參軍蔣琬自成都至，見武士欲斬馬謖，大驚，高叫留人，入見孔明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臣，豈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爭，兵交方

始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須臾，武士獻馬謖首級於階下。孔明大哭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爲馬謖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今果應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因此痛哭耳。』階下將士無不流涕。馬謖亡年三十九歲。時建興六年夏五月也。

孔明斬了馬謖，將首級遍示各營已畢，用線縫在屍上，具棺葬之，自修祭文享祀。將謖家小加意撫恤，按月給與祿米。於是孔明自作表文，令蔣琬申奏後主，請自貶丞相之職。琬回成都，入見後主，進上孔明表章，乃詔貶孔明爲右將軍，行丞相事，照舊總督軍馬。

第五十 姜維獻書

孔明在漢中，惜軍愛民，勵兵講武，置造攻城渡水之器，聚積糧草，預備戰筏，以爲後圖。忽報鎮南將軍趙雲長子趙統，次子趙廣，來見丞相孔明，大驚曰：『子龍休矣！』二子入見，拜哭曰：『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孔明跌足而哭曰：『子龍身故，國家損一棟梁，去吾一臂也。』衆將無不揮淚。孔明令二子入成都，面君報喪。後主聞雲死，放聲大哭曰：『朕昔年幼，非子龍則死於亂軍之中矣。』卽下詔追贈大將軍，諡順平侯，勅葬於成都錦屏山之東，建立廟堂，四時享祭。封趙統爲虎賁中郎，趙廣爲牙門將，就令守墳。二人辭謝而去。忽近臣奏曰：『諸葛丞相將軍馬分撥已定，卽日將出師伐魏。』楊儀齎『出師表』至。後主宣入儀，呈上表章。後主覽表甚喜，卽勅令孔明出師。孔明受命，起三十萬精兵，令魏延總督前部先鋒，逕奔陳倉道口而來。

早有細作報入洛陽，司馬懿奏知魏主，大會文武商議。大將軍曹真出班奏曰：『臣昨守隴西，功微罪大，不勝惶恐。今乞引一軍往擒諸葛亮。』臣近得一員大將，使六十斤大刀，騎千里征驄馬，開兩石鐵胎弓，暗藏三個流星鎗，百發百中，有萬夫不當之勇。乃隴西狄道人，姓王，名雙，字子全。臣保此人爲先鋒。』叡大喜，便召王雙上殿。視之，身長九尺，面黑睛黃，熊腰虎背，叡笑曰：『朕得此大將，有何慮哉！』遂賜錦袍金甲，封爲虎威將軍前部大先鋒。曹真爲大都督，眞謝恩出朝，遂引十五萬精兵，會合郭淮、張郃，分路守把隘口。

曹眞因思前番被司馬懿奪了功勞，因此到洛口分調郭淮、孫禮、東西守把，又聽的陳倉告急，已令王雙去救。聞知王雙斬將立功，大喜，乃令中護軍大將費耀，權攝前部總督，諸將各自守把隘口。忽報山谷中捉得細作來。

覓曹真令押入，拜於帳前。其人告曰：『小人不是奸細，有機密來見都督，誤被伏路軍捉來，乞退左右。』真乃教去其縛，左右暫退。其人曰：『小人乃姜伯約心腹人也。蒙本官遣送密書。』真曰：『書安在？』其人於貼肉衣內取出呈上。真拆視之曰：

罪將姜維百拜，書呈大都督曹麾下：維念世食魏祿，忝守邊城；叨竊厚恩，無門補報。昨日誤遭諸葛亮之計，陷身於巔崖之中。想念舊國，何日忘之？今幸蜀兵西出，諸葛亮甚不相疑，願都督親提大兵而來，如遇敵人，可以詐敗。維當在後，以舉火爲號，先燒蜀人糧草，卻以大兵翻身掩之，則諸葛亮可擒也。非敢立功報國，實欲自贖前罪。倘蒙照察，速須來命。

曹真看畢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遂重賞來人，便令回報，依期會合。真喚費耀商議曰：『今姜維暗獻密書，令吾如此如此。』耀曰：『諸葛亮多謀，姜維智廣，或者是諸葛亮所使，恐其中有詐。』真曰：『他原是魏人，不得已而降蜀，又何疑乎？』耀曰：『都督不可輕去，只守定本寨。某願引一軍接應姜維，如成功，盡歸都督，倘有奸計，某自支當。』真大喜，遂令費耀引五萬兵，望斜谷而進。行了兩三程，屯下軍馬，令人哨探。當日申時分，回報斜谷道下，有蜀兵來也。耀忙催兵進，蜀兵未及交戰，先退。耀引兵追之，蜀兵又來。方欲對陣，蜀兵又退。如此者三次，俄延至次日申時分，魏軍一日一夜，不曾敢歇，只恐蜀兵攻擊。方欲屯軍造飯，忽然四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漫山遍野而來。門旗開處，閃出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其中，令人請魏軍主將答話。耀縱馬而出，遙見孔明心中暗喜，回顧左右曰：『如蜀兵掩至，便退後走。若見山後火起，卻回身殺去，自有兵來相應。』吩咐畢，躍馬出呼曰：『前者敗將，今何敢又來！』孔明曰：『汝喚曹真來答話。』耀罵曰：『曹都督乃金枝玉葉，安肯與反賊相見耶！』孔明大怒，把羽扇一招，左有馬岱，右有張嶷，兩路兵衝出。魏兵便退，行不到三十里，望見蜀兵背後火起，喊聲不絕。費耀只道號火，便回身殺來。蜀兵齊退。

耀提刀在前，只望賊處追趕。將次近火，山路又鼓角喧天，喊聲震地。兩軍殺出，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山上矢石如雨，往下射來。魏兵大敗。費耀知是中計，急退軍望山谷中而走。人馬困乏。背後關興引生力軍趕來，魏兵自相踐踏及落澗身死者，不知其數。耀逃命而走，正遇山坡口一彪軍，乃是姜維。耀大罵曰：「反賊無信，吾不幸誤中汝奸計也！」維笑曰：「吾欲擒曹真，誤賺汝矣。速下馬受降！」耀驟馬奪路，望山谷中而走。忽見谷中火光冲天，背後追兵又至。耀自刎身死，餘衆盡降。

蜀兵得勝，回言孔明。孔明令人授密計與魏延，一面教拔寨齊起。楊儀曰：「今已大勝，挫盡魏兵銳氣，何故反欲收軍？」孔明曰：「吾兵無糧，利在急戰。今彼堅守不出，吾受其病矣。彼今雖暫時兵敗，中原必有添益。若以輕騎襲吾糧道，那時要歸不能。今乘魏兵新敗，不敢正視蜀兵，便可出其不意，乘機退去。所憂者但魏延一軍，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急不能脫身。吾已令人授以密計，教斬王雙，使魏人不敢來追。只令後隊先行。」當夜孔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一夜兵已盡退，只落空營。

時曹真正在寨中憂悶，忽報左將軍張郃領軍到。郃下馬入帳，謂真曰：「某奉聖旨，特來聽調。」真曰：「曾別仲達否？」郃曰：「仲達吩咐云：『吾軍勝，蜀兵必不進去；若吾軍敗，蜀兵必即去矣。』今吾軍失利之後，都督曾往哨探蜀兵消息否？」真曰：「未也。」於是即令人往探之，果是虛營，只插着數十面旌旗，兵已去了二日也。曹真懊悔無及。

魏延受了密計，當夜二更拔寨，急回漢中。早有細作報知王雙。雙大驅軍馬，併力追趕。追到二十餘里，看看趕上，見魏延旗號在前，雙大叫曰：「魏延休走！」蜀兵更不回頭。雙拍馬趕來，背後魏兵叫曰：「城外寨中火起，恐中敵人奸計。」雙急勒馬回時，只見一片火光冲天，慌令退軍，行到山坡左側，忽一騎馬從林中驟出，大喝曰：「魏

延在此！王雙大驚，措手不及，被延一刀砍於馬下。魏兵疑有埋伏，四散逃走。延手下止有三十騎人馬，望漢中緩緩而行。原來魏延受了孔明密計，先教存下三十騎，伏於王雙營邊。只待王雙起兵趕時，卻去他營中放火，待他回寨，出其不意，突出斬之。魏延斬了王雙，引兵回到漢中，見孔明，交割了人馬。孔明設宴大會。

吳主孫權設朝，有細作人報說：『蜀諸葛丞相出兵兩次，魏都督曹真兵損將亡。』於是羣臣皆勸吳王興師伐魏，以圖中原。權猶疑未決。張昭奏曰：『主公德配唐虞，明並文武，可即皇帝位，然後興兵。』多官皆應曰：『子布之言是也。』遂選定夏四月丙寅日，築臺於武昌南郊。是日羣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改黃武八年爲黃龍元年。諡父孫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孫策爲長沙桓王，立子孫登爲皇太子。命諸葛瑾長子諸葛恪爲太子左輔，張昭次子張休爲太子右弼。

恪字元遜，身長七尺，極聰明，善應對。權甚愛之。年六歲時，值東吳宴會，恪隨父在座。權見諸葛瑾面長，乃令人牽一驢來，用粉筆書其面曰：『諸葛子瑜。』衆皆大笑。恪趨至前，取粉筆添二字於其下曰：『諸葛子瑜之驢。』滿座之人，無不驚訝。權大喜，遂將驢賜之。又一日，大宴官僚，權命恪把盞。巡至張昭面前，昭不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恪曰：『汝能強子布飲乎？』恪領命，乃謂昭曰：『昔姜尚父年九十，乘旄仗鉞，未嘗言老。今臨陣之日，先生在後，飲酒之日，先生在前，何謂不養老也？』昭無言可答，只得強飲。權因此愛之，故命輔太子。張昭佐吳王，位列三公之上，故以其子張休爲太子右弼。又以顧雍爲丞相，陸遜爲上將軍，輔太子守武昌。權復還建業，羣臣共議伐魏之策。張昭奏曰：『陛下初登寶位，未可動兵。只宜修文偃武，增設學校，以安民心。遣使入川，與蜀同盟，共分天下，緩緩圖也。』

權從其言，即令使命星夜入川，來見後主。禮畢，細奏其事。後主聞知，遂與羣臣商議。衆議皆謂孫權僭越，宜絕

其盟好。蔣琬曰：『可令問於丞相。』後主卽遣使到漢中，問孔明。孔明曰：『可令人齎禮物入吳作賀，乞遣陸遜與師伐魏。』魏必令司馬懿拒之。懿若南拒東吳，我再出祁山，長安可圖也。』後主依言，遂令太尉陳震將名馬玉帶金珠寶貝入吳作賀。震至東吳，見了孫權，呈上國書。權大喜，設宴相待，打發回蜀。權召陸遜入，告以西蜀約會與兵伐魏之事。遜曰：『此乃孔明懼司馬懿之謀也。既與同謀，不得不從。今卻虛作起兵之勢，遙與西蜀爲應。待孔明攻魏急，吾可乘虛取中原也。』卽時下令，教荆襄各處都要訓練人馬，擇日興師。

第五十一 智襲陳倉

陳震回到漢中，報知孔明，孔明尙憂陳倉不可輕進，先令人去哨探。回報說：「陳倉城中郝昭病重。」孔明曰：「大事成矣。」遂喚魏延、姜維、吩咐曰：「汝二人領五千兵，星夜直奔陳倉城下，如見火起，併力攻城。」二人俱未深信，又來告曰：「何日可行？」孔明曰：「三日都要完備，不許辭我，即便起行。」二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至，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二人各受密計而去。

郭淮聞郝昭病重，乃與張郃商議曰：「郝昭病重，你可速去替他。我自寫表申奏朝廷，別行定奪。」張郃行着三千兵，急來替郝昭。時郝昭病危，當夜正呻吟之間，忽報蜀兵到城下了。昭急令人上城守把。時各門上火起，城中大亂，昭聽知驚死。蜀兵一擁入城。

魏延、姜維領兵到陳倉城下看時，並不見一面旗號，又無打更之人。二人驚疑，不敢攻城。忽聽得一聲礮響，四面旗幟齊豎，只見一人綸巾羽扇，鶴氅道袍，大叫曰：「汝二人來的遲了。」二人視之，乃孔明也。二人慌忙下馬拜伏於地曰：「丞相真神計也。」孔明令放入城，謂二人曰：「吾打探得郝昭病重，吾令汝三日內領兵取城，此乃穩衆人之心也。吾卻令關興、張苞只推點軍，暗出漢中，吾即藏於軍中，星夜倍道逕到城下，使彼不能調兵。吾早有細作在城內放火，發喊相助，令魏兵驚疑不定。兵無主將，必自亂矣。吾因而取之，易如反掌。兵法云：『出其

不意，攻其無備，」正謂此也。」魏延、姜維拜伏。孔明憐郝昭之死，令彼妻小扶靈柩回魏，以表其忠。孔明謂魏延、姜維曰：「汝二人且莫卸甲，可引兵去襲散關。把關之人，若知兵到，必然驚走。若稍遲，便有魏兵至關，卽難攻矣。」魏延、姜維受命，引兵逕到散關。把關之人，果然盡走。二人上關，纔要卸甲，遙見關外塵頭大起，魏兵到來。二人相謂曰：「丞相神算，不可測度！」急登樓視之，乃魏將張郃也。二人乃分兵守住險道。張郃見蜀兵把住要路，遂令退軍。魏延隨後追殺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張郃大敗而去。

延回到關上，令人報知孔明。孔明先自領兵出陳倉斜谷，取了建威。後面蜀兵陸續進發。後主又命大將陳式來助。孔明驅大兵復出祁山，安下營寨。孔明聚衆言曰：「吾二次出祁山，不得其利。今又到此，吾料魏人必依舊戰之地，與吾相敵。彼意疑我取雍郿二處，必以兵拒守。吾觀陰平、武都二郡，與漢連接，若得此城，亦可分魏兵之勢。何人敢取之？」姜維曰：「某願往。」王平應曰：「某亦願往。」孔明大喜，遂令姜維引兵一萬取武都，王平引兵一萬取陰平，二人領兵去了。

張郃回到長安，見郭淮、孫禮，說「陳倉已失，郝昭已亡，散關亦被蜀兵奪了。今孔明復出祁山，分道進兵。」淮大驚曰：「若如此，必取雍郿矣。」乃留張郃守長安，令孫禮保雍城。淮自引兵星夜來郿城守禦，一面上表入洛陽告急。

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陳倉城已失，郝昭已亡，諸葛亮又出祁山，散關亦被蜀兵奪了。」叡大驚，忽又奏滿寵等有表說：「東吳孫權僭稱帝號，與蜀同盟。今遣陸遜在武昌訓練人馬，聽候調用。只在旦夕，必入寇矣。」叡聞知兩處危急，舉止失措，甚是驚慌。此時曹真病未痊，卽召司馬懿商議。懿奏曰：「以臣愚意所料，東吳必不舉兵。」叡曰：「卿何以知之？」懿曰：「孔明嘗思報猓亭之讎，非不欲吞吳也。只恐中原乘虛擊彼，故暫與東吳。」

結盟。陸遜亦知其意，故假作與兵之勢以應之，實是坐觀成敗耳。陛下不必防吳，只須防蜀。」叡曰：「卿真高見！」遂封懿爲大都督，總攝隴西諸路軍馬，令近人取曹真總兵將印來。懿曰：「臣自去取之。」遂辭帝出朝，逕到曹真府下，先令人入府報知懿方進見。

問病畢，懿曰：「東吳、西蜀會合與兵入寇，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明公知之乎？」真驚訝曰：「吾家人知我病重，不令我知。似此國家危急，何不拜仲達爲大都督，以退蜀兵耶？」懿曰：「某才薄智淺，不稱其職。」真曰：「取印與仲達。」懿曰：「都督少慮。某願助一臂之力，只不敢受此印也。」真躍起曰：「如仲達不領此任，中國危矣。吾當抱病見帝以保之。」懿曰：「天子已有恩命，但懿不敢受耳。」真大喜曰：「仲達今領此任，可退蜀兵。」懿見真再三讓印，遂受之，辭了魏王，引兵往長安來與孔明決戰。到了長安，張郃接見，備言前事。懿令郃爲先鋒，戴凌爲副將，引十萬兵到祁山，於渭水之南下寨。郭淮、孫禮入寨參見。懿問曰：「汝等曾與蜀兵對陣否？」二人答曰：「未也。」懿曰：「蜀兵千里而來，利在速戰，今來此不戰，必有謀也。隴西諸路曾有信息否？」淮曰：「已有細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日夜隄防，並無他事。只有武都、陰平二處未曾回報。」懿曰：「吾已差人與孔明交戰。汝二人急從小路去救二郡，卻掩在蜀兵之後，彼必自亂矣。」二人受計，引兵五千從隴西小路來救武都、陰平，就襲蜀兵之後。郭淮於路謂孫禮曰：「仲達比孔明如何？」禮曰：「孔明勝仲達多矣。」淮曰：「孔明雖勝，此一計足顯仲達有過人之智。蜀人如正攻兩郡，我等從後抄到，彼豈不自亂乎？」

正言間，忽哨馬來報：「陽平已被王平打破了。武都已被姜維打破了。前離蜀兵不遠。」禮曰：「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如何陳兵於外，必有詐也。不如速退。」郭淮從之。方傳令教軍退時，忽然一聲礮響，山背後閃出一枝軍馬來，旗上大書「漢丞相諸葛亮」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孫郭二人見之大驚。孔明大笑曰：「郭淮、孫禮休走。」司馬懿之計，安能瞞得過吾？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戰，卻教汝等襲我軍後。武都

陰平，我已取了。汝二人不早來降，欲驅兵與我決戰耶？郭淮、孫禮聽畢，大慌。忽然背後喊殺連天，王平、姜維引兵從後殺來。與苞二將，又引軍從前面殺來。兩下夾攻，魏兵大敗。郭孫二人棄馬爬山而走。張苞望見，驟馬趕來，不期連人帶馬，跌入澗內。後軍急忙救起，頭已跌破。孔明令人送回成都養病。

郭孫二人走脫，回見司馬懿曰：「武都、陰平二郡已失。孔明伏於要路，前後攻殺，因此大敗，棄馬步行，方得逃回。」懿曰：「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可再引兵守把雍、郿二城，切勿出戰，我自有破敵之策。」二人拜辭而去。懿又喚張郃、戴凌吩咐曰：「今孔明得了武都、陰平，必然撫百姓以安民心，不在營中矣。汝二人各引一萬精兵，今夜起身，抄在蜀兵營後，一齊奮勇殺將過來。我卻引軍在前佈陣，只待蜀兵勢亂，吾大驅人馬攻殺進去，兩軍併力，可奪蜀寨也。若得此地山勢，破敵何難？」二人受計引兵而去。戴凌在左，張郃在右，各取小路進發。深入蜀兵之後，三更時分，來到大路，兩軍相遇。合兵一處，卻從蜀兵背後殺來。行不到三十里，前軍不行。張戴二人自縱馬視之，只見數百輛草車橫截去路。郃曰：「此必有準備。可急取路而回。」纔傳令退軍，只見滿山火光齊明，鼓角大震，伏兵四下皆出，把二人圍住。

孔明在祁山上大叫曰：「戴凌、張郃，可聽我言。司馬懿料吾往武都、陰平撫民，不在營中，故令汝二人來劫我寨，卻中吾之計也。汝二人乃無名下將，我不殺害，下馬早降。」郃大怒，指孔明而罵曰：「汝乃山野村夫，侵我大國境界，如何敢發此言！我若捉住汝時，碎屍萬段！」言訖，縱馬挺鎗，殺上山來。山上矢石如雨。郃不能上山，乃拍馬舞鎗，衝出重圍，無人敢當。蜀兵困戴凌在垓心。郃殺出舊路，不見戴凌，即奮勇翻身，又殺人重圍，救出戴凌。而回。孔明在山上，見郃在萬軍之中，往來衝突，英勇倍加，乃謂左右曰：「嘗聞張翼、德大戰張郃，人皆驚懼。我今日見之，方知其勇也。若留下此人，必爲蜀中之害。我當除之。」

孔明既大勝，所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乃引大軍回寨。忽報天子遣侍中費禕齎詔至。孔明接入營中，焚香禮畢，開讀詔書，乃復孔明丞相職。孔明聽詔畢，謂費禕曰：『我國事未成，安可復丞相之職？』堅辭不受。禕曰：『丞相若不受職，拂了天子之意，又冷淡了將士之心，宜且權受。』孔明方纔拜受。禕辭去。

孔明正欲起兵進取，忽報有人自成都來，說張苞身死。孔明聞知，放聲大哭，口中吐血，昏絕於地。衆人救醒，孔明自此得病臥牀不起。諸將無不感歎。旬日之後，孔明喚董厥、樊建等入帳吩咐曰：『吾自覺昏沈，不能理事，不如且回漢中養病，再作良圖。汝等切勿走泄。』司馬懿若知，必來攻擊。遂傳號令，教當夜暗暗拔寨，皆回漢中。孔明去了五日，懿方得知，乃長歎曰：『孔明真有神出鬼沒之計，吾不能及也。』於時司馬懿留諸將在寨中，吩咐守把各處隘口，懿自班師回。

孔明將大軍屯於漢中，自回成都養病。文武官僚出城迎接，送入丞相府中。後主御駕自來問病，命御醫調治。日漸痊可，建興八年秋七月，魏拜曹真爲大司馬，征西大都督。司馬懿爲大將軍，征西副都督，引四十萬大兵，前行至長安，逕奔劍關，來取漢中。大軍逕到陳倉城內，不見一間房屋，尋土人問之，皆言孔明同時放火燒燬。時天雨大降，淋漓不止。陳倉城外平地水深三尺，軍器盡溼，人不得睡，晝夜不安。大雨連降三十日，馬無糧草，死者無數。軍士怨聲不絕。傳入洛陽，魏主卽下詔，遣使詔曹真、司馬懿還朝。

時曹真與司馬懿商議曰：『今連陰三十日，軍無戰心，各有思歸之意，如何禁止？』懿曰：『不如且回。』真曰：『倘孔明追來，怎生退之？』懿曰：『先伏兩軍斷後，方可回兵。』正議間，忽使命來召。二人遂將大軍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前隊，徐徐而退。令二軍入陳倉古道探視，回報說蜀兵不來。兵行旬日，後而埋伏衆將皆回，說蜀兵全無音耗。真曰：『連綿秋雨，棧道斷絕，蜀人豈知我等退軍耶？』懿曰：『蜀軍隨後出矣。』真曰：『何以知之？』懿曰：『連日晴明，蜀兵不趕，料吾有伏兵也，故縱吾兵遠去，待我兵過盡，他卻奪祁山矣。』曹真不信。懿曰：『子丹』

如何不信吾料孔明必從兩谷而來。吾與子丹各守一谷口，十日爲期。若無蜀兵來，我面塗紅粉，身穿女衣，來營中伏罪。」真曰：「若有蜀兵來，我願將天子所賜玉帶一條，御馬一匹與你。」卽分兵兩路，真引兵屯於祁山之西，斜谷口；懿引軍屯於祁山之東，箕谷口。各下寨已畢，懿先引一枝兵伏於山谷中，其餘軍馬各於要路安營。懿更換衣裝，雜在衆軍之內，遍觀各營。忽到一營，有一偏將仰天而怨曰：「大雨淋了許多時，不肯回去，今又在這裏頓住，強要賭賽，卻不苦了官軍。」懿聞言，歸寨升帳，聚衆將皆到帳下，揆出那將來。懿叱之曰：「朝廷養軍千日，用在一時。汝安敢出怨言，以慢軍心！」其人招懿叫出同伴之人對證，那將不能抵賴。懿曰：「吾非賭賽，欲勝蜀兵，令汝各人有功回朝。汝乃妄出怨言，自取罪戾。」喝令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首帳下。衆將悚然。

第五十一 木門伏弩

曹真心中不信蜀兵來，以此怠慢，縱令軍士歇息；只等十日無事，要羞司馬懿。不覺守了七日，忽有人報谷中有些小蜀兵出來。真令副將秦良引五千兵哨探，不許縱令蜀兵近界。秦良領命引兵剛到谷口，哨見蜀兵退去。良急引兵趕來，行到五六十里，不見蜀兵，心下疑惑，教軍士下馬歇息。忽探馬報說：『前面有蜀兵埋伏。』良上馬看時，只見山中塵土大起，急令軍士隄防。不一時，四壁廂喊聲大震，前面吳班、吳懿引兵殺出，背後關興、廖化引兵殺來。左右是山，皆無走路。山上蜀兵大叫：『下馬投降者免死。』魏軍大半多降。秦良死戰，被廖化一刀斬於馬下。孔明把降卒拘於後軍，卻將魏軍衣甲與蜀兵五千人穿了，扮作懿兵，令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引着，逕奔曹真寨來。先令報馬入寨說：『只有些小蜀兵，盡趕去了。』真大喜。

忽報司馬都督差心腹人至，真喚入問之。其人告曰：『今蜀兵用埋伏計，殺魏兵四千餘人。司馬都督致意將軍，教休將賭養爲念，務要用心隄防。』真曰：『吾這裏並無一個蜀兵。』遂打發來人回去。忽又報秦良引兵回來了。真自出帳迎之。比及到寨，人報前後兩把火起。真急回寨後看時，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指麾蜀軍，就營前殺將進來。馬岱、王平從後面殺來，馬忠、張翼亦引兵殺到。魏軍措手不及，各自逃生。衆將保曹真望東而走，背後蜀兵趕來。曹真正奔走，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到。真膽戰心驚，視之，乃司馬懿也。懿大戰一場，蜀兵方退。真得脫，羞慚無地。懿曰：『諸葛亮奪了祁山地勢，吾等不可久居此處，宜去渭濱安營，再作良圖。』真曰：『仲達何以知吾遭此大敗也？』懿曰：『見來人報稱子丹說並無一個蜀兵，吾料孔明暗來劫寨，因此知之，故相接應。今

果中計。切莫言賭賽之事，只同心報國。」曹真甚是惶恐，氣成疾病，臥牀不起。不久，死於軍中。司馬懿用兵車裝載，差人送赴洛陽安葬。魏主聞知曹真已死，即下詔催司馬懿出戰。懿提大軍來與孔明交鋒，隔日先下戰書。孔明批回來日交鋒。使者去了。孔明當夜教姜維受了密計，如此而行，又喚關興吩咐，如此如此。

次日，孔明盡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濱。——一邊是河，一邊是山，中央平川曠野，好片戰場。——兩軍相迎，以弓箭射住陣角。三通鼓罷，魏陣中門旗開處，司馬懿出馬，衆將隨後而出。只見孔明端坐於四輪車上，手搖羽扇，懿曰：「吾主上法堯禪舜，相傳二帝，坐鎮中原，容汝蜀吳二國者，乃吾主寬慈仁厚，恐傷百姓也。汝乃南陽一耕夫，不識天數，強要相侵，理宜殄滅。如省心改過，宜即早回，各守疆界，以成鼎足之勢，免致生靈塗炭。汝等皆得全生。」孔明笑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安肯不傾心竭力以討賊乎？汝曹氏不久爲漢所滅。汝祖父皆爲漢臣，世食漢祿，不思報效，反助篡逆，豈不自恥？」懿羞慚滿面曰：「吾與汝決一雌雄。汝若能勝，吾誓不爲大將。汝若敗時，早歸故里，吾並不加害。」孔明曰：「汝欲鬪將鬪兵鬪陣法？」懿曰：「先鬪陣法。」孔明曰：「先布陣我看。」懿入中軍帳中，手執黃旗，招颺左右軍動，排成一陣，復上馬出陣，問曰：「汝識吾陣否？」孔明笑曰：「吾軍中未將，亦能布之。此乃一混元一氣陣也。」懿曰：「汝布陣我看。」孔明入陣，把羽扇一搖，復出陣前，問曰：「汝識我陣否？」懿曰：「量此八卦陣，如何不識？」孔明曰：「識便識了，敢打我陣否？」懿曰：「既識之，如何不敢打？」孔明曰：「汝只管打來。」司馬懿回到本陣中，喚戴凌、張虎、樂綝三將，吩咐曰：「今孔明所布之陣，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汝三人可從正東生門打入，往西南休門殺出，復從正北開門殺入，此陣可破。汝等小心在意。」於是戴凌在中，張虎在前，樂綝在後，各引三十騎，從生門打入。兩軍吶喊相助。三人殺入蜀陣，只見陣如連城，衝突不出。三人慌引騎轉過陣脚，往西南衝去，卻被蜀兵射住，衝突不出。陣中重重疊疊，都有門戶，那裏分明。東西南北三將不能相顧，只管亂撞，喊聲起處，魏軍一個個皆被縛了，送到中軍。

孔明坐於帳中，左右將張虎、戴樂、綝並九十個軍，皆縛在帳下。孔明笑曰：『吾縱然捉得汝等，何足爲奇！吾放汝等回見司馬懿，教他再讀兵書，重觀戰策，那時來決雌雄，未爲遲也。汝等性命既饒，當留下軍器戰馬。』遂將衆人衣服脫了，以墨塗面，步行出陣。司馬懿見之大怒，回顧諸將曰：『如此鏗敗銳氣，有何面目回見中原大耶？』卽指揮三軍奮死掠陣。懿自拔劍在手，引百餘騎，將催督衝殺。兩軍恰纔相會，忽然陣後鼓角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從西兩上殺來，乃關興也。懿分後軍當之，復催軍向前廝殺，忽然魏兵大亂。原來姜維引一彪軍悄悄地殺來，蜀兵三路夾攻，懿大驚，急忙退軍。蜀兵周圍殺到，懿引三軍望南死命衝出，魏兵十傷六七。司馬懿退在渭濱南岸下寨，堅守不出。

孔明收得勝之兵，回到祁山。時永安城李嚴遣都尉苟安解送糧米至軍中交割。苟安好酒，於路怠慢，違限十日。孔明大怒曰：『吾軍中專以糧爲大事，誤了三日，便該處斬。汝今誤了十日，有何理說？』喝令推出斬之。長史楊儀曰：『苟安乃李嚴用人，又兼錢糧多出於西川，若殺此人，後無人敢送糧也。』孔明乃叱武士去其縛，杖八十放之。苟安被責心中懷恨，連夜引親隨五六騎奔魏寨投降。懿喚入，苟安拜告前事。懿曰：『雖然如此，孔明多謀，汝言難信。汝能爲我幹一件大功，吾那時奏准天子，保汝爲上將。』安曰：『但有甚事，卽當效力。』懿曰：『汝可回成都布散流言，說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稱爲帝，使汝主召回孔明，便是汝之功。』苟安允諾，逕回成都見了宦官，布散流言，說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將篡國。宦官聞之大驚，卽入內奏帝，細言前事。後主驚訝曰：『似此如之奈何？』宦官曰：『可詔還成都，削其兵權，免生叛逆。』後主下詔，宣孔明班師回朝。

蔣琬出班奏曰：『丞相自出師以來，累建大功，何故宣回？』後主曰：『朕有機密事，必須與丞相面議。』卽遣使齎詔星夜宣孔明回，使命逕到祁山大寨，孔明接入，受詔已畢，仰天歎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側，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也。若奉命而退，後日再難得此機會也。』姜維問曰：『若大軍退，司馬懿乘勢』

掩殺，當復如何？」孔明曰：「吾今退軍，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營。假如營內兵一千，卻掘二千竈。今日掘三千竈，明日掘四千竈，每日退軍，添竈而行。」楊儀曰：「昔孫臑擒龐涓，用添兵減竈之法；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竈？」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知吾退兵，必然追趕。心中疑吾有伏兵，定於舊營內數竈，見每日增竈，兵又不知退與不退，則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無損兵之患。」遂傳令退軍。

司馬懿料苟安行計停當，只待蜀兵退時，一齊掩殺。正躊躇間，忽報蜀寨空虛，人馬皆去。懿因孔明多謀，不敢輕追，自引百餘騎前來蜀營內踏看，教軍士數竈，仍回本寨。次日，又教軍士趕到那個營內，查點竈數。回報說：「這營內之竈，比前又增一分。」司馬懿謂諸將曰：「吾料孔明多謀，今果添兵增竈，吾若追之，必中其計；不如且退，再作良圖。」於是回軍不追。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次後川口土人來報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之時，未見添兵，只見增竈。懿仰天長歎曰：「孔明效虞詡之法，瞞過吾也。其謀略吾不如之。」遂引大軍還洛陽。

孔明用減兵添竈之法，退兵到漢中，不曾折了一人。孔明大賞三軍已畢，回到成都，人見後主，奏曰：「老臣出了祁山，欲取長安，忽承陛下降詔召回，不知有何大事？」後主無言可對，良久乃曰：「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詔回，別無他事。」孔明曰：「此非陛下本心，必有奸臣讒譖，言臣有異志也。」後主聞言，默然無語。孔明曰：「老臣受先帝厚恩，誓以死報。今若內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後主曰：「朕因過聽宦官之言，一時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孔明遂喚衆宦官究問，方知是苟安流言；急令人捕之，已投魏國去了。孔明將妄奏的宦官誅戮，餘皆廢出宮外，又深責蔣琬、費禕等，不能覺察奸邪，規諫天子。二人唯唯服罪。

孔明拜辭後主，復到漢中，一面發檄令李嚴應付糧草，仍運赴軍前；一面再議出師。楊儀曰：「前數興兵，軍力

罷弊糧又不繼；今不如分兵兩班，以三個月爲期；且如二十萬之兵，只領十萬出祁山，住了三個月，卻教這十萬替回，循環相轉，若此則兵力不乏。然後徐徐而進，中原可圖矣。」孔明曰：「此言正合我意。吾伐中原，非一朝一夕之事，正當爲此長久之計。」遂下令分兵兩班，限一百日爲期，循環相轉，違限者按軍法處治。

建興九年春二月，孔明復出師伐魏。兵至祁山，安營已畢，見渭濱有魏軍隄備，乃謂諸將曰：「此必是司馬懿也。卽今營中乏糧，屢遣人催李嚴運米應付，卻只是不到。吾料隴上麥熟，可密引兵割之。」於是留王平張嶷，吳班吳懿四將守祁山營，孔明自引姜維魏延等諸將，前到鹵城。鹵城太守素知孔明，慌忙開城出降。孔明撫慰畢，問曰：「此時何處麥熟？」太守告曰：「隴上麥已熟。」孔明乃留張翼馬忠守鹵城，自引諸將并三軍望隴上而來。孔明令三萬軍皆執鐮刀，馱繩，將隴上小麥割盡。

屯軍在鹵城，打晒，忽報司馬懿分兵兩路而來。孔明喚諸將聽令曰：「今夜敵人必來攻城。吾料鹵城東西麥田之內，足可伏兵，誰敢爲我一往？」姜維魏延馬忠馬岱四將出曰：「某等願往。」孔明大喜，乃命姜維魏延各引二千兵，伏於東南西北兩處；馬岱馬忠各引二千兵，伏於西南東北兩處。「只聽噠響，四角一齊殺來。」四將受計，引兵去了。孔明自引百餘人，各帶火礮出城，伏在麥田之內等候。

司馬懿引兵逕到鹵城下，日已昏黑，乃謂諸將曰：「若白日進兵，城中必有準備；今可乘夜晚攻之。此處城低壕淺，可便打破。」遂屯兵城外。一更時分，郭淮亦引兵到。兩下合兵，一聲鼓響，把鹵城圍得鐵桶相似。城上萬弩齊發，矢石如雨，魏兵不敢前進。忽然魏軍中噠連聲，三軍大驚，又不知何處兵來。淮令人去麥田搜時，四角上火光冲天，喊聲大震。四路蜀兵一齊殺至，鹵城四門大開，城內兵殺出，裏應外合，大殺了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司馬懿引敗兵奮死突出重圍，占住了山頭。郭淮亦引敗兵奔到山後紮住。孔明入城，令四將於四角下安營。郭淮

告司馬懿曰：『今與蜀兵相持許久，無策可退；目下又被殺了一陣，折傷三千餘人；若不早圖，日後難退矣。』懿曰：『復當如何？』淮曰：『可發檄文調雍涼人馬併力剿殺。吾願引軍襲劍閣，截其歸路，使彼糧草不通，三軍慌亂，那時乘勢擊之，敵可滅矣。』懿從之，即發檄文星夜往雍涼調撥人馬。不一日，大將孫禮引雍涼諸郡軍馬到，懿即令孫禮約會郭淮去襲劍閣。

孔明在鹵城，相持日久，不見魏兵出戰，乃喚姜維馬岱入城聽令曰：『今魏兵守住山險，不與吾戰。一者料吾麥盡無糧，二者令兵去襲劍閣，斷吾糧道也。汝二人各引一萬軍先去守住險要，魏兵見有準備，自然退去。』二人引兵去了。長史楊儀入帳告曰：『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換，今已限足，漢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會兵交換；見存八萬軍內，四萬該與換班。』孔明曰：『既有令，便教速行。』衆軍聞知，各各收拾起程。忽報孫禮引雍涼人馬二十萬來助戰，去襲劍閣。司馬懿自引兵來攻鹵城了。蜀兵無不驚駭。楊儀入告孔明曰：『魏兵來得甚急，丞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待新來兵到，然後換之。』孔明曰：『不可。吾用兵命將，以信爲本。既有令在先，豈可失信？且蜀兵應去者，皆準備歸計，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難，決不留他。』即傳令教應去之兵，當日便行。衆軍聞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於衆，我等願且不同，各捨一命，大殺魏兵，以報丞相。』孔明曰：『爾等該還家，豈可復留於此？』衆軍皆要出戰，不願回家。孔明曰：『汝等既要與我出戰，可出城安營待魏兵到，莫待他息喘，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勞之法也。』衆兵領命，各執兵器，歡喜出城列陣而待。

西涼人馬倍道而來，走的人馬困乏，方欲下營歇息，被蜀兵一擁而進，——人人奮勇，將銳兵驍，——雍涼兵抵敵不住，望後便退。蜀兵奮力追殺，殺得那雍涼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孔明出城收聚得勝之兵，入城賞勞。忽

報永安李嚴有書告急。孔明大驚，拆封視之。書云：

近聞東吳令人入洛陽，與魏連和。魏令吳取蜀，幸吳尚未起兵。今嚴探知消息，伏望丞相早作良圖。

孔明覽畢，甚是驚疑，乃聚衆將曰：『若東吳與兵寇蜀，吾須索速回也。』卽傳令教祁山大寨人馬，且退回西川。『司馬懿知吾屯軍在此，必不敢追趕。』於是王平、張嶷、吳班、吳懿分兩兵路，徐徐退入西川去了。

孔明遂令楊儀馬忠入帳，授以密計，令先引一萬弓弩手，去劍閣木門道，兩下埋伏。若魏兵追到，聽吾礮響，急滾下木石，先截其去路，兩頭一齊射之。二人引兵去了。又喚魏延關興引兵斷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城內亂堆柴草，虛放烟火。大兵盡望木門道而去。

魏營巡哨軍來報司馬懿曰：『蜀兵大隊已退，但不知城中還有多少兵？』懿自往視之，見城上插旗，城中烟起，笑曰：『此乃空城也。』令人探之，果是空城。懿大喜曰：『孔明已退，誰敢追之？』先鋒張郃曰：『吾願往。』懿阻曰：『公性急躁，不可去。』郃曰：『都督出關之時，命吾爲先鋒，今日正是立功之際，卻不用吾，何也？』懿曰：『蜀兵退去，險阻處必有埋伏，須十分仔細，方可追之。』郃曰：『吾已知得，不必挂懷。』懿曰：『公自欲去，莫欲追悔。』郃曰：『大丈夫捨身報國，雖萬死無恨。』懿曰：『公既堅執要去，可引五千兵先行，卻教魏平引二萬馬步兵後行，以防埋伏。吾卻引兵三千隨後策應。』

張郃領命引兵火速望前追趕。行到三十餘里，忽然背後一聲喊起，樹林內閃出一彪軍，爲首大將，橫刀勒馬大叫曰：『賊將引兵那裏去！』郃回頭視之，乃魏延也。郃大怒，回馬交鋒，不十合，延詐敗而走。郃又追趕三十餘里，勒馬回顧，全無伏兵，又策馬前追。方轉過山坡，忽喊聲大起，一彪軍閃出，爲首大將，乃關興也。橫刀勒馬大叫曰：『張郃休趕有吾在此！』郃就拍馬交鋒，不十合，興撥馬便走。郃隨後追之。趕到一密林內，郃心疑，令人四下哨探，並無伏兵，於是放心又趕。不想魏延卻抄在前面，郃又與戰十餘合，延又敗走。郃奮怒趕來，又被關興抄住。

前面截住去路。郃大怒，拍馬交鋒，戰有十合，蜀兵盡棄衣甲什物等件，塞滿道路。魏軍皆下馬爭取。延與二將輪流交戰，張郃奮勇追趕，看看天晚，已到木門道口。魏延撥回馬，高聲大罵曰：「張郃逆賊，吾不與汝相拒，汝只顧趕來，吾今與汝決一死戰！」郃十分忿怒，挺鎗驟馬，直取魏延。延揮刀來迎，戰不十合，延大敗，盡棄衣甲頭盔，匹馬引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

張郃殺的性起，又見魏延大敗而逃，乃驟馬趕來。此時天色昏黑，一聲礮響，山上火光沖天，大石亂柴滾將下來，阻截去路。郃大驚曰：「我中計矣！」急回馬時，背後已被木石塞滿了歸路，中間只有一段空地，兩邊皆是峭壁，郃進退無路。忽一聲梆子響，兩下萬弩齊發，將張郃並百餘個部將皆射死於木門道中。

張郃已死，隨後魏兵追到，見塞了道路，已知張郃中計。衆軍勒回馬急退。忽聽的山頭上大叫曰：「諸葛丞相在此！」衆軍仰視，只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指衆軍而言曰：「吾今日圍獵，欲射一「馬」，誤中一「獐」，汝各人安心而去，上覆仲達，早晚必爲吾所擒矣！」魏兵回見司馬懿，細告前事。懿悲傷不已，仰天歎曰：「張雋義身死，吾之過也！」乃收兵回洛陽。魏主聞張郃死，揮淚歎息，令人收其屍，厚葬之。

孔明入漢中，欲歸成都，見後主。都護李嚴奏後主曰：「臣已備辦軍糧，行將運赴丞相軍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師？」後主聞奏，即命尙書費禕入漢中見孔明，問班師之故。禕至漢中，宣後主之意。孔明大驚曰：「李嚴發書告急，說東吳將興兵寇川，因此回師。」費禕曰：「李嚴奏稱軍糧已辦，丞相無故回師，天子因此命某來問耳。」孔明大怒，令人訪察，乃是李嚴因軍糧不濟，怕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卻又妄奏天子，遮飾已過。孔明大怒曰：「匹夫爲一己之故，廢國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斬之。費禕勸曰：「丞相念先帝託孤之意，姑且寬恕。」孔明

從之。費禕卽具表啓奏後主。後主覽表勃然大怒，叱武士推出李嚴斬之。參軍蔣琬叩首奏曰：「李嚴乃先帝托孤之臣，乞聖恩寬恕。」後主從之，卽謫爲庶人，徙於梓潼郡閒住。

孔明回到成都，用李嚴子李豐爲長史，積草屯糧，講陣論武，整治軍器，存恤將士，三年然後出征。兩川人民軍士皆仰其恩德。光陰荏苒，不覺三年。時建興十三年春二月，孔明入朝奏曰：「臣今存恤軍士，已經三年。糧草豐足，軍器完備，人馬雄壯，可以伐魏。今番若不掃清奸黨，恢復中原，誓不見陛下也。」後主曰：「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能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孔明曰：「臣受先帝知遇之恩，夢寐之間，未嘗不設伐魏之策。竭力盡忠，爲陛下克復中原，重興漢室，臣之願也。」奏畢，星夜至漢中，聚集諸將商議出師。忽報關興病亡，孔明放聲大哭，昏倒於地，半晌方甦。衆將再三勸解。孔明歎曰：「可憐忠義之人，天不與以壽，我今番出師，又少一員大將也。」

第五十三 木牛流馬

孔明引蜀兵三十四萬，分五路而進，令姜維、魏延爲先鋒，皆出祁山取齊，令李恢先運糧草於斜谷道口。候魏主曹叡聞之大驚，急召司馬懿至，謂曰：「蜀人三年不曾入寇，今諸葛亮又出祁山，如之奈何？」懿奏曰：「臣託陛下洪福，當往破之。」臣願保四人同去。」叡曰：「卿保何人？」懿曰：「夏侯淵有四子，長名霸，字仲權，次名威，字季權，三名惠，字雅權，四名和，字義權。霸威二人，弓馬熟嫻，惠和二人，諳知韜略。此四人常欲爲父報仇，臣今保夏侯霸、夏侯威爲左右先鋒，夏侯惠、夏侯和爲行軍司馬，共贊軍機，以退蜀兵。」叡曰：「向者夏侯惇、馬謖軍機，失陷了許多人馬，至今羞慚不回。今此四人，亦與惇同否？」懿曰：「此四人非惇之比也。」叡乃從其請，卽命司馬懿爲大都督，凡將士悉聽量才委用，各處兵馬皆聽調遣。懿受命辭朝出城。

卽日到長安，聚集各處軍馬，共四十萬，皆來渭濱下寨，又撥五萬軍於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橋，令先鋒夏侯霸、夏侯威過渭水安營，又於大營之後，東原築起一城，以防不虞。懿正與衆將商議間，忽報郭淮、孫禮來見。懿迎入禮畢，淮曰：「今蜀兵悉在祁山，倘跨渭登原，接連北山，阻絕隴道，大可虞也。」懿曰：「所言甚善，公可就總督隴西軍馬，據北原下寨，深溝高壘，按兵休動，只待彼糧盡，方可攻之。」郭淮、孫禮領命，引兵下寨去了。

孔明復出祁山下五個大寨，按左右中前後，自斜谷直至劍閣，一連又下十四個大寨，分屯軍馬，以爲久計。每日令人巡哨，忽報郭淮、孫禮領隴西之兵於北原下寨。孔明謂諸將曰：「魏兵於北原安營者，懼吾取此路，阻絕

隴道也。吾今虛攻北原，卻暗取渭濱。令人繫木筏百餘隻，上載草把，選慣熟水手五千人駕之。我夤夜只攻北原，司馬懿必引兵來救。彼若少敗，我把後軍先渡過岸去，然後把前軍下於筏中，休要上岸，順水取浮橋，放火燒斷，以攻其後。吾自引一軍去取前營之門。若得渭水之南，則進兵不難矣。」諸將遵令而行。

早有巡哨軍飛報司馬懿，懿喚諸將議曰：「孔明如此設施，其中有詐。彼以取北原爲名，順水來燒浮橋，亂吾後，卻攻吾前也。卽傳令與夏侯霸夏侯威曰：『若聽得北原發喊，便提兵於渭水南山之中，待蜀兵至擊之。』又令張虎樂綝引二千弓弩手伏於渭水浮橋北岸。』若蜀兵乘木筏順水而來，可一齊射之，休令近橋。』又傳令郭淮孫禮曰：『孔明來北原暗渡渭水，汝新立之營，人馬不多，可盡伏於半路。若蜀兵於午後渡水，黃昏時分，必來攻汝。汝詐敗而走，蜀兵必追。汝等皆以弓弩射之。吾水陸並進，若蜀兵大至，只看我指揮而擊之。』各處下令已畢，又令二子——司馬師，司馬昭——引兵救應前營。懿自引一軍救北原。

孔明令魏延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令吳班吳懿引木筏兵去燒浮橋；令王平張嶷爲前隊，姜維馬忠爲中隊，廖化張翼爲後隊，分兵三路去攻渭水旱營。是日午時，人馬離大寨，盡渡渭水，列成陣勢，緩緩而行。

魏延馬岱將近北原，天色已昏。孫禮哨見，便棄營而走。魏延知有準備，急退軍時，四下喊聲大震。左有司馬懿，右有郭淮，兩路兵殺來。魏延馬岱奮力殺出，蜀兵多半落於水中，餘衆奔逃無路。幸得吳懿兵殺來，救了敗兵。過岸拒住。吳班分一半兵攆筏順水來燒浮橋，被張虎樂綝在岸上亂箭射住。吳班中箭落水而死。餘軍跳水逃命。木筏盡被魏兵奪去。

此時王平張嶷不知北原兵敗，直奔到魏營，已有二更天氣，只聽得喊聲四起。王平謂張嶷曰：「我軍攻打北原，未知勝負。渭南之寨，現在面前，如何不見一個魏兵？莫非司馬懿知道了，先作準備也。我等且等浮橋火起，方

可進兵。』二人勒住軍馬，忽背後一騎馬來報說：『丞相教軍馬急回。北原兵浮橋，俱失了。』王平、張嶷大驚，急退軍時，卻被魏兵抄在背後，一聲礮響，一齊殺來，火光冲天。王平、張嶷引兵相迎，兩軍混戰一場。平、嶷二人奮力殺出，蜀兵折傷大半。孔明回到祁山大寨，收聚殘兵，約折了萬餘人，心中憂悶。正與諸將商議征進，忽報有魏將來投降。

孔明喚入問之，答曰：『某乃魏國偏將軍鄭文也。近與秦朗同領人馬，聽司馬懿調用，不料懿徇私偏向，加秦朗爲前將軍，而視文如草芥，因此不平，特來投降丞相，願賜收錄。』言未畢，人報秦朗引兵在寨外，單搦鄭文交戰。孔明曰：『此人武藝比汝若何？』鄭文曰：『某當立斬之。』孔明曰：『汝若先殺秦朗，吾方不疑。』鄭文欣然上馬出營，與秦朗交鋒。孔明親自出營視之，只見秦朗挺鎗大罵曰：『反賊盜我戰馬來，此可早早還我！』言訖，直取鄭文。文拍馬舞刀相迎，只一合，斬秦朗於馬下。魏軍各自逃走。鄭文提首級入營。

孔明回到帳中坐定，喚鄭文至，勃然大怒，叱左右推出斬之。鄭文曰：『小將無罪。』孔明曰：『吾向識秦朗，汝今斬者，並非秦朗，安敢欺我！』文拜告曰：『此實秦朗之弟秦明也。』孔明笑曰：『司馬懿令汝來詐降，於中取事，卻如何瞞得我過？若不實說，必然斬汝。』鄭文只得訴告其實，是詐降，泣求免死。孔明曰：『汝既求生，可修書一封，教司馬懿自來劫營，吾便饒汝性命。若捉住司馬懿，便是汝之功，還當重用。』鄭文只得寫了一書，呈與孔明。孔明令將鄭文監下。樊建問曰：『丞相何以知此人詐降？』孔明曰：『司馬懿不輕用人，若加秦朗爲前將軍，必武藝高強，今與鄭文交馬只一合，便爲文所殺，必不是秦朗也，以故知其詐。』衆皆拜服。

孔明選一舌辨軍士，附耳吩咐如此如此。軍士領命，持書逕來魏寨，求見司馬懿。懿喚入拆書看畢，問曰：『汝何人也？』答曰：『某乃中原人，流落蜀中。鄭文與某同鄉，今孔明因鄭文有功，用爲先鋒，鄭文特託某來獻書，約於明日晚間，舉火爲號，望乞都督盡提大軍前來劫營。』鄭文在內爲應。司馬懿反覆詰問，又將來書仔細檢看。

果然是實；卽賜軍士酒食，吩咐曰：『本日二更爲期，我自來劫寨。大事若成，必重用汝。』軍士拜別，回到本寨告知孔明。

司馬懿見了鄭文之書，便欲引二子提大軍來劫蜀寨。長子司馬師諫曰：『父親何故據片紙而親入重地？倘有疎虞，如之奈何？不如令別將先去，父親爲後應可也。』懿從之，遂令秦朗引一萬兵去劫蜀寨。懿自引兵接應。是夜將及二更時分，陰雲四合，黑氣漫空，對面不見。懿大喜曰：『天使我成功也！』於是人盡啣枚，馬皆勒口，長驅大進。秦朗當先引一萬兵直殺入蜀寨中，並不見一人。朗知中計，忙叫退兵。四下火把齊明，喊聲震地。左有王平，張嶷右有馬岱，馬忠兩路兵殺來。秦朗死戰不得能出，背後司馬懿見蜀寨火光冲天，喊聲不絕，又不知魏兵勝負，只顧催兵接應。望火光中殺來，忽然一聲喊起，鼓角喧天，火礮震地。左有魏延，右有姜維兩路殺出。魏兵大敗，十傷八九，四散逃奔。此時秦朗所引一萬兵都被蜀兵圍住，箭如飛蝗。秦朗死於亂軍之中。司馬懿引敗兵奔入本寨。

當下孔明得勝回寨，命將鄭文斬了，再議取渭南之策。每日令兵搦戰，魏軍只不出迎。孔明自乘小車，來祁山前渭水東西踏看地理。忽到一谷口，見其形如葫蘆之狀，內中可容千餘人，兩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後兩山環抱，只可通一人一騎。孔明看了，心中大喜，問鄉導官曰：『此處是何地名？』答曰：『此名上方谷，又號葫蘆谷。』孔明回到帳中，喚裨將杜叡、胡忠二人附耳授以密計，令喚集隨軍匠作一千餘人入葫蘆谷中製造『木牛流馬』。應用，又令馬岱領五百兵守住谷口。孔明囑馬岱曰：『匠作人等，不許放出；外人不許放入。吾還不時自來點視。捉司馬懿之計，只在此舉。切不可走漏消息。』馬岱受命而去。杜叡等二人在谷中監督匠作，依法製造。孔明每日往來指示。

忽一日，長史楊儀入告曰：『即今糧米皆在劍閣，人夫牛馬，搬運不便，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已運謀多時也。前者所積木料，并西川收買下的大木，教人製造木牛流馬，搬運糧米，甚是便利。牛馬皆不水食，可以輕運，晝夜不絕。』衆皆驚曰：『自古及今，未聞有一木牛流馬之事，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製造，尙未完備。吾今先將造木牛流馬之法，尺寸方圓，長短闊狹，開寫明白，汝等視之。』衆大喜。孔明即手書一紙，付衆觀看。衆將環繞而視，看了一遍，皆拜服曰：『丞相真神人也！』

過了數日，木牛流馬皆造完備，宛然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嶺，各盡其便。衆軍見之，無不欣喜。孔明令右將軍高翔，引一千兵，駕着木牛流馬，自劍閣直抵祁山大寨，往來搬運糧草，供給蜀兵之用。

司馬懿正憂悶間，忽哨馬報說：『蜀兵用木牛流馬轉運糧草，人不大勞，牛馬不食。』懿大驚曰：『吾所以堅守不出者，爲彼糧草不能接濟，欲待其自斃耳。今用此法，必爲久遠之計，不思退矣。如之奈何？』急喚張虎、樂綝二人，吩咐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二人依令，各引五百軍，扮作蜀兵，夜間偷過小路，伏在谷中。果見高翔引兵驅木牛流馬而來。將次過盡，兩邊一齊鼓噪殺出。蜀兵措手不及，棄下數匹。張虎、樂綝歡喜驅回本寨。司馬懿看了，果然進退如活的一般，乃大喜曰：『汝會用此法，難道我不會用！』便令巧匠百餘人，當面拆開，吩咐依其尺寸長短厚薄之法，一樣製造木牛流馬。不消半月，造成二千餘隻，與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則亦能奔走，遂令鎮遠將軍岑威，引一千軍，驅駕木牛流馬，去隴西搬運糧草，往來不絕。魏營軍將，無不歡喜。

高翔回見孔明，說魏兵搶奪木牛流馬各五六匹去了。孔明笑曰：『吾正要他搶去，我只費了幾匹木牛流馬，

卻不久便得軍中許多資助也。」諸將問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司馬懿見了木牛流馬，必然做我法度，一樣製造。那時我又自有計策。」

數日後，人報魏兵也會造木牛流馬，往隴西搬運糧草。孔明大喜曰：「不出吾之算也。」便喚王平吩咐曰：「汝引一千兵，扮作魏人，星夜偷過北原，只說是巡糧草，混入彼運糧軍中，將護糧之人，盡皆殺散，卻驅木牛流馬而回，逕奔過北原來。此處必有魏兵追趕，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舌頭扭轉，牛馬就不能行動，汝等竟棄之而走。背後魏兵趕到，牽拽不動，扛擡不去，吾再有兵到，汝卻回身再將牛馬舌扭過來，長驅大行，魏兵必疑爲怪也。」王平受計引兵而去。

孔明又喚張嶷吩咐曰：「汝引五百軍，都扮作六丁六甲神兵，鬼頭獸身，用五綵塗面，妝作種種怪異之狀；一手執繡旗，一手仗寶劍，身挂葫蘆，內藏烟火之物，伏於山旁。待木牛流馬到時，放起烟火，一齊擁出，驅牛馬而行。魏人見之，必疑是神鬼，不敢來追趕。」張嶷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姜維吩咐曰：「汝二人同引一萬兵，去北原寨口接應木牛流馬，以防交戰。」又喚廖化、張翼吩咐曰：「汝二人引五千兵，去斷司馬懿來路。」又喚馬忠、馬岱吩咐曰：「汝二人引二千兵，去渭南搦戰。」六人各各遵令而去。

魏將岑威引軍驅木牛流馬，裝載糧草，正行之間，忽報前面有兵巡糧。岑威令人哨探，果是魏兵，遂放心前進。兩軍合在一處，忽然喊聲大震，蜀兵就本隊裏殺起，大呼：「蜀中大將王平在此！」魏兵措手不及，被蜀兵殺死大半。岑威引敗兵抵敵，被王平一刀斬了。餘皆潰散。王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敗兵飛奔報入北原寨內。郭淮聞軍糧被劫，疾忙引軍來救。王平令兵扭轉木牛流馬舌頭，俱棄於道中，且戰且走。郭淮教且莫追，只驅回木牛流馬。衆軍一齊驅趕，卻那裏驅得動。郭淮心中疑惑，正無奈，何忽鼓角喧天，喊聲四起，兩路兵殺來，乃魏延、姜

維也。王平復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郭淮大敗而走。王平令軍士將牛馬舌頭，重復扭轉，驅趕而行。郭淮望見，方欲回兵再追，只見山後烟雲突起，一隊神兵擁出一個個手執旗劍，怪異之狀，擁護木牛流馬如風擁而去。郭淮大驚曰：『此必神助也！』衆軍見了，無不驚畏，不敢追趕。

司馬懿聞北原兵敗，急自引軍來救。方到半路，忽一聲礮響，兩路兵自險峻處殺出，喊聲震地。旗上大書『漢將張翼廖化』。司馬懿見了，大驚。魏軍着慌，各自逃竄。司馬懿逃回寨中，心甚惱悶。忽使命齎詔至，言東吳三路入寇，朝廷正議命將抵敵，令懿等堅守勿戰。懿受命已畢，深溝高壘，堅守不出。

曹叡聞孫權分兵三路而來，亦起兵三路迎之，令劉劭引兵救江夏，田豫引兵救襄陽，叡自與滿寵率大軍救合淝。滿寵先引一軍至巢湖口，望見東岸戰船無數，旌旗整肅。寵入軍中奏魏主曰：『吳人必輕我遠來，未曾隄備。今夜可乘虛劫其水寨，必得全勝。』魏主曰：『汝言正合朕意。』即令饒將張球領五千兵，各帶火具，從湖口攻之。滿寵引兵五千，從東片攻之。是夜二更時分，張球、滿寵各引軍悄悄望湖口進發，將近水寨，一齊吶喊殺入。吳兵慌亂不戰而走，被魏軍四下舉火，燒燬戰船糧草器具，不計其數。諸葛瑾率敗兵逃走，沔口魏兵大勝而回。次日，哨軍報知陸遜。遜集諸將議曰：『吾當作表申奏主上，請撤新城之圍，以兵斷魏軍歸路，吾率衆攻其前，彼首尾不敵，一鼓可破也。』衆服其言。陸遜即具表，遣一小校密地齎往新城。小校領命，齎着表文行至渡口，不期被魏軍伏路的捉住，解赴軍中見魏主。曹叡搜出陸遜表文，覽畢歎曰：『東吳陸遜真妙算也！』遂命將吳卒監下，令劉劭謹防孫權後兵。

諸葛瑾大敗一陣，又值暑天，人馬多生疾病，乃修書一封，令人轉達陸遜，議欲撤兵還國。遜看書畢，謂來人曰：『拜上將軍，吾自有主意。』使者回報諸葛瑾，瑾問：『陸將軍作何舉動？』使者曰：『但見陸將軍催督衆人於營外種荳菽，自與諸將在轅門射戲。』瑾大驚，親自往陸遜營中與遜相見，問曰：『今曹叡親來，兵勢甚盛，都督何以禦之？』遜曰：『吾前遣人奉表於主上，不料爲敵人所獲，機謀既洩，彼必知備與戰無益，不如此且退。已差人奉表約主上緩緩退兵矣。』瑾曰：『都督既有此意，即宜速退，何又遲延？』遜曰：『吾軍欲退，豈徐徐而動。今若便退，魏人必乘勢追趕，此取敗之道也。足下宜先督船隻詐爲誘敵之意，吾悉以人馬向襄陽而進，爲疑敵之計，然後徐徐退歸江東，魏兵自不敢近耳。』瑾依其計，辭遜歸本營，整頓船隻，預備起行。陸遜整肅部伍，張揚聲勢，望襄陽進發。

早有細作報知魏主，說吳兵已動，須用隄防。魏將聞之，皆要出戰。魏主素知陸遜之才，論衆將曰：『陸遜有謀，莫非用誘敵之計，不可輕進。』衆將乃止。數日後，哨卒報來：『東吳三路兵馬皆退矣。』魏主未信，再令人探之，回報果然盡退。魏主曰：『陸遜用兵，不亞孫吳，東南未可平也。』因飭諸將各守險要，自引大軍屯合淝，以伺其變。

孔明在祁山，欲爲久駐之計，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魏民皆安心樂業。司馬師入告其父曰：『蜀兵劫去我許多糧米，今又令蜀兵與我民相雜，屯田於涪濱，以爲久計，似此真爲國家大患。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期大戰一場，以決雌雄？』懿曰：『吾奉旨堅守，不可輕動。』正議間，忽報魏延前來罵戰。衆將忿怒，俱欲出戰。懿笑曰：『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爲上。』諸將依令不出。魏延辱罵良久，方回。孔明見司馬懿不肯出戰，乃密令馬岱造成木柵，營中掘下深塹，多積乾柴引火之物，週圍山上多用柴草，虛搭窩舖，內外皆伏地雷，置備停當。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葫蘆谷後路塞斷，暗伏兵於谷中。若司馬懿追到，任』

他入谷，便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火來。」又令軍士晝舉七星號帶於谷口，夜設七盞明燈於山上，以爲暗號。馬岱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吩咐曰：「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討戰，務要誘司馬懿出戰，不可取勝，只可詐敗。懿必追趕，汝卻望七星旗處而入。若是夜間，則望七盞燈處而走。只要引得司馬懿入葫蘆谷內，吾自有擒之之計。」魏延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高翔吩咐曰：「汝將木牛流馬——或二三十爲一羣，或四五十爲一羣，各裝米糧，於山路往來行走。如魏兵搶去，便是汝之功。」高翔領計，驅駕木牛流馬去了。孔明將祁山兵一調去，只推屯田吩咐：「如別兵來戰，只許詐敗。若司馬懿自來，方併力只攻渭南，斷其歸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

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結營，各處屯田，以爲久計。若不趁此時除之，縱令安居日久，深根固蒂，難以搖動。」懿曰：「此必又是孔明之計。」二人曰：「都督若如此疑慮，寇敵何時得滅？我兄弟二人當奮力決一死戰，以報國恩。」懿曰：「既如此，汝二人可分頭出戰。」遂令夏侯惠、夏侯和各引五千兵去訖。二人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木牛流馬而來。二人一齊殺將過去，蜀兵大敗奔走，木牛流馬盡被魏兵搶獲，解送司馬懿營中。次日又劫擄得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懿將解到蜀兵，詰審虛實。蜀兵告曰：「孔明只料都督堅守不出，盡命我等四散屯田，以爲久計，不想卻被擒獲。」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回。夏侯和曰：「何不殺之？」懿曰：「量此小兵，殺之無益。放歸本寨，令說魏將寬厚仁慈，釋彼戰心，此呂蒙取荊州之計也。」遂傳令今後凡有擒到蜀兵，俱當善遣之，仍重賞有功將吏。諸將皆聽令而去。

孔明令高翔伴作運糧，驅駕木牛流馬，往來於上方谷內。夏侯惠等不時截殺，半月之間，連勝數陣。司馬懿見

蜀兵屢敗，心中歡喜。一日，又擒到蜀兵數十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在何處？」衆告曰：「諸葛丞相不在祁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營安住。今每日運糧屯於上方谷。」懿備細問了，即將衆人放去，乃喚諸將吩咐曰：「孔明今不在祁山，在上方谷安營。汝等於明日，可一齊併力攻取祁山大寨。吾自引兵來接應。」衆將領命，各各準備出戰。司馬師曰：「父親何故反欲攻其後？」懿曰：「祁山乃蜀人之根本，若見我兵攻之，各營必盡來救。我卻取上方谷燒其糧草，使彼首尾不接，必大敗也。」司馬師拜服。懿即發兵起行，令張虎、樂綝各引五千兵，在後救應。時孔明正在山上，望見魏兵，或三五千一行，或一二千一行，一隊伍紛紛前後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乃密傳令衆將：「若司馬懿自來，汝等便往劫魏寨，奪了渭南。」衆將各各聽令。

魏兵皆奔祁山寨來，蜀兵四下一齊吶喊奔走，虛作救應之勢。司馬懿見蜀兵都去救祁山寨，便引二子並軍護衛人馬，殺奔上方谷來。魏延在谷口，只盼司馬懿到來，忽見一枝魏兵殺到，延縱馬向前視之，正是司馬懿。延大喝曰：「司馬懿休走！」舞刀相迎。懿挺鎗接戰，不上三合，延撥回馬便走。懿隨後趕來。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懿見魏延只一人，軍馬又少，放心追之，令司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懿追到谷口，先令人入谷中哨探。回報谷內並無伏兵，山上皆是草房。懿曰：「此必是積糧之所也。」遂大驅土馬盡入谷中。懿忽見草房上盡是乾柴，前而魏延已不見了。懿心疑，謂二子曰：「倘有兵截斷谷口，如之奈何？」言未已，只聽得喊聲大震，山上一齊丟下火把來，燒斷谷口。魏兵奔逃無路，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齊突出，草房內乾柴都着，刮刮雜雜，火勢冲天。司馬懿驚得手足無措，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我父子三人皆死於此處矣！」

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氣漫空，一聲霹靂響處，驟雨傾盆。滿谷之火，盡皆澆滅；地雷不震，火器無功。司馬

懿大喜曰：『不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卽引兵奮力衝殺。張虎、樂綝亦各引兵殺來接應。馬岱軍少，不敢追趕。司馬懿父子與張虎、樂綝合兵一處，同歸渭南大寨。不想寨柵已被蜀兵奪了。郭淮、孫禮正在浮橋上與蜀兵接戰。司馬懿等引兵殺到蜀兵退去。懿燒斷浮橋，據住北岸。

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聽知司馬懿大敗，失了渭南營寨，軍心慌亂。急退時，四面蜀兵衝殺將來，魏兵大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餘衆奔過渭北逃生。孔明在山上見魏延誘司馬懿入谷，一霎時火光大起，心中甚喜，以爲司馬懿此番必死，不期天降大雨，火不能着，哨馬報說司馬懿父子俱逃去了。孔明歎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

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渭南寨柵，今已失了，諸將如再言出戰者斬。』衆將聽令，據守不出。郭淮入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將擇地安營。』懿曰：『孔明若出武功，依山而東，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無事也。』令人探之，回報果屯五丈原。司馬懿以手加額曰：『大魏皇帝之洪福也。』遂令諸將堅守勿出，彼久必自變。

孔明自引一軍屯於五丈原，累令人搦戰，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幘並婦人縞素之服，盛於大盒之內，修書一封遣人送至魏寨。諸將不敢隱蔽，引來使入見司馬懿。懿對衆啓盒視之，內有巾幘婦人之衣，並書一封。懿拆視其書，略云：

仲達既爲大將，統領中原之衆，不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乃甘窘守土巢，謹避刀箭，與婦人又何異。

哉！今遣人送巾幘素衣至。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倘恥心未泯，猶有男子胸襟，早與批迴，依期赴敵。

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爲婦人耶？」卽受之，令重待來使。懿問曰：「孔明寢食及事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之食，日不過數升。」懿願謂諸將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使者辭去，回到五丈原，見了孔明，且說：「司馬懿受了巾幘女衣，看了書札，並不嗔怒，只問丞相寢食及事之煩簡，絕不提起軍旅之事。某如此應對，彼言『食少事煩，豈能長久。』」孔明歎曰：「彼深知我也。」

主簿楊顛曰：「某見丞相常自校簿書，竊以爲不必。夫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僕執耕婢典爨，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若皆身親其事，將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婢僕哉？失爲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丙吉憂牛喘，而不問橫道死人；陳平不知錢穀之數，曰：『自有主者。』今丞相親理細事，汗流終日，豈不勞乎？」司馬懿之言，真至言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衆皆垂淚，自此孔明自覺神思不寧，諸將因此未敢進兵。

魏將皆知孔明以巾幘女衣辱司馬懿，懿受之不戰。衆將盡忿，入帳告曰：「我等皆大國名將，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卽請出戰，以決雌雄。」懿曰：「吾非不敢出戰，而甘心受辱也。奈天子明詔，令堅守無動。今若輕出，有違君命矣。」衆將俱忿怒不平。懿曰：「汝等既要出戰，待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敵，何如？」衆將允諾。懿乃寫表遣使，直至合淝軍前，奏聞魏主曹叡。

叡覽訖，乃謂多官曰：『司馬懿堅守不出，今何故又上表求戰？』衛尉辛毗曰：『司馬懿本無戰心，必因諸葛亮恥辱衆將忿怒之故，特上此表，欲更乞明旨，以遏諸將之心耳。』叡然其言，卽令辛毗持節至渭北寨傳諭，令勿出戰。司馬懿接詔入帳，辛毗宣諭曰：『如再有敢言出戰者，卽以違旨論。』衆將只得奉詔。懿暗謂辛毗曰：『公真知我心也。』於是令軍中傳說：『魏主命辛毗持節傳諭司馬懿勿得出戰。』

蜀將聞知此事，報與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姜維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彼本無戰心，所以請戰者，以示武於衆耳。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請戰者乎？此乃司馬懿因將士忿怒，故借曹叡之意，以制衆人。今又播傳此言，欲懈我軍心也。』正論間，忽報：『禕到孔明，請入問之。』禕曰：『魏主曹叡聞東吳三路進兵，乃自引大軍至合淝，令滿寵田豫劉劭分兵三路迎敵。滿寵設計，盡燒東吳糧草戰具，吳兵多病。陸遜上表於吳王，約會前後夾攻，不意齎表人中途被魏兵所獲，因此機關洩漏，吳兵無功而還。』孔明聽知此信，長歎一聲，不覺昏倒於地。衆將急救，半晌方甦。孔明歎曰：『吾心昏亂，舊病復發，恐不能生矣。』吐血數口，臥倒牀上。

第五十四 身殲軍務

姜維入帳，直至孔明榻前問安。孔明曰：『吾本欲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吾且夕將死。吾平生所學已著書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之法。吾遍觀諸將，無人可授。獨汝可傳我書，切勿輕忽。』維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連弩」之法，不會用得。其法矢長八寸，一弩可發十矢，皆畫成圖本。汝可依法造用。』維亦拜受。孔明又曰：『蜀中諸道，皆不必多憂；惟陰平之地，切須仔細。此地雖險峻，久必有失。』又喚馬岱入帳，附耳低言，授以密計。囑曰：『我死之後，汝可依計行之。』岱領計而出。少頃，楊儀入，孔明喚至榻前，授與一錦囊密囑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時，汝與臨陣，方開此囊。那時自有斬魏延之人也。』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便昏然而倒。至晚方甦，便連夜表奏後主。

後主聞奏大驚，急命內書李福，星夜至軍中問安，兼詢後事。李福領命，趨程赴五丈原，入見孔明，傳後主之命。問安畢，孔明流涕曰：『吾不幸中道喪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我死後，公等宜竭忠輔主，國家舊制，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輕廢。吾兵法皆授與姜維，他自要繼吾之志，爲國家出力。吾命已在旦夕，當卽有遺表上奏天子也。』李福領了言語，匆匆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寒，乃長歎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歎息良久，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儀吩咐曰：『馬岱、王平、廖化、張翼、張嶷等，皆忠義之士，久經戰陣，多負勤勞，堪可委用。我死之後，凡事俱依舊法而行。緩緩退兵，不可急驟。汝深通謀略，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後。』楊儀泣拜受命。

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臥榻上手書遺表，以達後主。表略曰：

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臣亮賦性愚拙，遭時艱難，分符擁節，專掌鈞衡；興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終事陛下，飲恨無窮。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皇，布仁恩於宇下；提拔幽隱，以進賢良；屏斥奸邪，以厚風俗。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隨身所需，悉仰於官，不別治生產。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也。

孔明寫畢，又囑楊儀曰：『我死之後，不可發喪。吾軍可令後寨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若司馬懿來追，汝可布成陣勢，回旗反鼓。等他來到，卻將我先時所雕木像，安於車上，推出軍前，令大小將士分列左右。懿見之，必驚走矣。』楊儀一一領諾。是夜孔明又昏倒，不省人事。衆將正慌亂間，忽尙書李福又至，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誤國家之大事也！』須臾孔明復醒，開目偏視，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吾已知公復來之意也。』福謝曰：『福奉天子命，問丞相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適因忽遽，失於謬請，故復來耳。』孔明曰：『吾死之後，可任大事者，蔣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後，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偉可繼之。』福又問：『文偉之後，誰當繼者？』孔明不答。衆將近前視之，已薨矣。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

姜維、楊儀遵孔明遺命，不敢舉哀，依法成殮，令小腹將卒三百人守護，隨遣費禕傳密令，使魏延斷後，各處營寨一一退去。

費禕至魏延寨中，屏退左右，告曰：『昨夜三更，丞相已辭世矣。臨終再三囑付，令將軍斷後，以當司馬懿，緩緩而退，不可發喪。今兵符在此，便可起兵。』延曰：『何人代理丞相之大事？』禕曰：『丞相一應大事，盡託與楊儀，用兵密法，皆授與姜伯約。此兵符乃楊儀之令也。』延曰：『丞相雖亡，吾今尚在，楊儀不過一長史，安能當此大

任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馬懿，務要成功。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耶？」禕曰：「丞相遺令教且暫退，不可有違。」延怒曰：「丞相當時若依我計，取長安久矣。吾今官任前將軍，征西大將軍，南鄭侯，安肯與長史斷後？」禕曰：「將軍之言雖是，然不可輕動，令敵人恥笑。待吾往見楊儀，以利害說之，令彼將兵權讓與將軍，如何？」延依其言。

禕辭延出營，急到大寨見楊儀，俱述魏延之語。儀曰：「丞相臨終，曾密囑我曰：『魏延必有異志。』今我以兵符往，實欲探其心耳。今果應丞相之言。我自令伯約斷後可也。」於是楊儀領兵扶柩先行，令姜維斷後。依孔明遺令，徐徐而退。魏延在寨中，不見費禕來回覆，心中疑惑，乃令馬岱引十數騎往探消息。回報曰：「後軍乃姜維總督，前軍大半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曰：「豎儒安敢欺我！我必殺之！」因顧謂岱曰：「君肯相助否？」岱曰：「某亦素恨楊儀，今願助將軍攻之。」延大喜，即拔寨引本部兵望南而行。

司馬懿令夏侯霸引軍至五丈原哨探，不見一人，急回報司馬懿曰：「蜀兵已退盡矣。」懿跌足曰：「孔明真死矣！可速追之！」夏侯霸曰：「都督不可輕追，當令偏將先往。」懿曰：「此番須吾自行。」遂引兵同二子，一齊殺奔五丈原來，吶喊搖旗，殺入蜀寨中，果無一人。懿顧二子曰：「汝急催兵趕來，吾先引軍前進。」於是司馬師司馬昭在後催軍，懿自引軍當先，追到山脚下，望見蜀兵不遠，乃奮力追趕。忽然山後一聲礮響，喊聲大震。只見蜀兵俱回旗返鼓，樹影中飄出中軍大旗，下書一行大字曰：「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懿大驚失色。定睛看時，只見軍中數十員上將，擁出一輛四輪車來，車上端坐孔明，綸巾羽扇，鶴氅皂纓。懿大驚曰：「孔明尚在，吾輕入重地，墮其計矣！」急勒回馬，便走。背後姜維大叫：「賊將休走！你中了我丞相之計也！」魏兵魂飛魄散，棄甲丟盔，拋戈撇戟，各逃性命，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司馬懿奔走了五十餘里，背後兩員魏將趕上，扯住馬嚼環，叫曰：「都

督勿驚。」懿用手摸頭曰：「我有頭否？」二將曰：「都督休怕，蜀兵去遠了。」懿喘息半晌，神色方定，睜目視之，乃夏侯霸、夏侯惠也。乃徐徐按轡，與二將尋小路奔歸本寨，使衆將引兵四散哨探。

過了兩日，鄉民奔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時，哀聲震地，軍中揚起白旗，孔明果然死了，止留姜維引一千兵斷後，前日車上之孔明，乃木人也。」懿歎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因此蜀中人諺曰：「死諸葛能走生仲達。」

司馬懿知孔明死信已確，乃復引兵追趕。行到赤岸坡，見蜀兵已去遠，乃引還，顧謂衆將曰：「孔明已死，我等皆高枕無憂矣。」遂班師回。一路見孔明安營下寨之處，前後左右，整整有法。懿歎曰：「此天下奇才也。」於是引兵回長安，分調衆將，各守隘口。懿自回洛陽面君去了。

楊儀姜維排列陣勢，緩緩退入棧閣道口，然後更衣發喪，揚旛舉哀。蜀軍皆撞跌而哭，至有哭死者。蜀兵前隊正回到棧閣道口，忽見前面火光冲天，喊聲震地，一彪軍攔路。衆將大驚，急報楊儀。楊儀聞報，前路有兵攔截，忙令人哨探回報說：「魏延燒絕棧道，引兵攔路。」儀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人久後必反，誰想今日果然如此。今斷吾歸路，當復如何？」費禕曰：「此人必先捏奏天子，誣吾等造反，故燒絕棧道，阻遏歸路。吾等亦當表奏天子，陳魏延反情，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棧山，雖崎嶇險峻，可以抄出棧道之後。一面寫表奏聞天子，一面將人馬望棧山小道進發。」

魏延燒斷棧道，屯兵南谷，把住隘口，自以爲得計，不想楊儀、姜維，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令先鋒何平引三千兵先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

何平引兵逕到南谷之後，擂鼓吶喊，哨馬飛報。魏延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棧山小路抄來搦戰。延大怒，急披挂上馬，提刀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魏延安在？」延亦罵曰：「汝助楊儀造反，何敢罵我？」平叱曰：「丞相新亡，骨肉未寒，汝焉敢造反？」乃揚鞭指川兵曰：「汝等將士，皆是西川之人，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親朋，丞相在日，不曾薄待汝等，今不可助反賊，宜各回家鄉，聽候賞賜。」衆軍聞言，大喊一聲，散去大半。

延大怒，揮刀縱馬，直取何平。平挺鎗來迎，戰不數合，平詐敗而走。延隨後趕來。衆軍弓弩齊發，延撥馬而回。見衆軍紛紛潰敗，延轉怒，拍馬趕上，殺了數人，卻只止遏不住。只有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延謂岱曰：「公真心助我，事成之後，決不相負。」遂與馬岱追殺何平。平引兵飛奔而走。魏延收聚殘軍，與馬岱商議曰：「我等投魏，若何？」岱曰：「將軍之言，不智甚也。大丈夫何不自圖霸業，乃輕屈膝於人耶？」吾觀將軍智勇足備，兩川之士誰敢抵敵，吾誓同將軍先取漢中，隨後進攻西川。」延大喜，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

姜維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岱耀武揚威，風擁而來。維急令拽起弔橋。延岱二人大叫「早降！」姜維令人請楊儀商議曰：「魏延勇猛，更兼馬岱相助，雖然軍少，何計退之？」儀曰：「丞相臨終，遺一錦囊，囑曰：『若魏延造反，臨城對敵之時，方可開拆，便有斬魏延之計。』今當取出一看。」遂出錦囊，拆開看時，題曰：「待與魏延對敵，馬上方許拆開。」維大喜曰：「既丞相有戒約，長史可收執。吾先引兵出城，列爲陣勢，公可便來。」姜維披挂上馬，綽鎗在手，引三千軍，開了城門，一齊衝出，鼓聲大震，排成陣勢。維挺鎗立馬於門旗之下，高聲大罵曰：「反賊魏延！丞相不曾虧汝，今日如何背反？」延橫刀勒馬而言曰：「伯約不干你事，只教楊儀來！」

儀在門旗影裏，拆開錦囊，視之，如此如此。儀大喜，輕騎而出，立馬陣前，手指魏延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教我提備，今果應其言。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真大丈夫，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

延大笑曰：『楊儀匹夫聽着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我？休道連叫三聲，便叫三萬聲，亦有何難？』遂提刀按轡，於馬上大叫曰：『誰敢殺我？』一聲未畢，腦後一人厲聲而應曰：『吾敢殺汝！』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衆皆駭然。斬魏延者，乃馬岱也。原來孔明臨終之時，授馬岱之密計，只待魏延喊叫時，便出其不意，斬之與姜維合兵一處。

楊儀具表星夜奏聞後主。後主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賜棺槨葬之。』楊儀等扶孔明靈柩到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痛哭，哀聲震地。後主命扶柩入城，停於丞相府中。其子諸葛瞻守孝居喪。後主還朝，楊儀自縛請罪。後主令近臣去其縛曰：『若非卿能依丞相遺教，靈柩何日得歸？魏延如何得滅？大事保全，皆卿之力也。』遂加楊儀爲中軍師。馬岱有討逆之功，卽以魏延之爵爵之。儀呈上孔明遺表。後主覽畢，大哭降旨，卜地安葬。費禕奏曰：『丞相臨終，命葬於定軍山，不用牆垣磚石，亦不用一切祭物。』後主從之。擇本年十月吉日，後主自送靈柩至定軍山安葬。後主降詔致祭，謚號忠武侯，令建廟於沔陽，四時享祭。

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琬爲丞相大將軍，錄尚書事；加費禕爲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爲輔漢將軍，平襄侯，總督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其餘將校，各依舊職。楊儀自以爲年宦先於蔣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賞，口出怨言，謂費禕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將全師投魏，寧當寂寞如此耶？』費禕乃將此言具表密奏後主。後主大怒，命將楊儀下獄勘問，欲斬之。蔣琬奏曰：『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多立功勞，未可斬也。當廢爲庶人。』後主從之。遂貶楊儀赴漢中嘉郡爲民。儀羞慚自刎而死。

蜀漢建興十三年，魏主曹叡青龍三年，吳主孫權嘉禾四年，三國各不與兵。單說魏主封司馬懿爲太尉，總督軍馬，安鎮諸邊。懿拜謝回洛陽去訖。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又於洛陽造朝陽殿，太極殿，築總章觀，俱

高十丈；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凰樓，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極其華麗，雕梁華棟，碧瓦金磚，光輝耀日，選天下巧匠三萬餘人，民夫三十餘萬，不晝夜而造，民力疲困，怨聲不絕。

叡又降旨起土木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木於其中，召馬鈞問曰：「朕建高臺峻閣，欲與神仙往來，以求長生不老之方。」鈞奏曰：「漢朝二十四帝，惟武帝享國最久，壽算極高，蓋因服天上日精月華之氣也。當於長安宮中建柏梁臺，臺上立一銅人，手捧一盤，名曰「承露盤」，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漿」，又曰「甘露」。取此水用美玉爲屑，調和服之，可以反老還童。」叡大喜曰：「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長安，拆取銅人，移置芳林園中。」鈞領命引一萬人至長安，令週圍搭起木架，上柏梁臺去，不移時間，五千人連繩引索，旋環而上。那柏梁臺高二十丈，銅柱圓十圍，馬鈞教先拆銅人，多人併力拆下銅人來，一聲響，就如天崩地裂，臺傾柱倒，壓死千餘人。鈞取銅人及金盤回洛陽，入見魏主，獻上銅人承露盤。魏主問曰：「銅柱安在？」鈞奏曰：「柱重百萬斤，不能運至。」叡令將銅柱打碎，運來洛陽，鑄成兩個銅人，號爲「翁仲」，列於司馬門外，又鑄銅龍鳳兩個，——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立在殿前，又於上林苑中，種奇花異木，蓄養珍禽怪獸，又降旨廣選天下美女，入芳林園中，衆官紛紛上表諫諍，叡俱不聽。

魏主叡忽得病，病漸沉重，命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密院一切事務；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爲大將軍，佐太子曹芳攝政，宇爲人恭儉溫和，不肯當此大任，堅辭不受。叡召劉放孫資問曰：「宗族之內，何人可任？」二人久得曹真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叡從之。二人又奏曰：「欲用曹爽，當遣燕王歸國。」燕王叡然其言。二人遂請叡降詔，齋出諭燕王曰：「有天子手詔，命燕王歸國，限即日就行，若無詔不許入朝。」燕王涕泣而去。遂封曹爽爲大將軍，總攝朝政。叡病漸危，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懿受命，逕到許昌，入見魏主叡曰：「朕惟恐不得見卿，今日得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肋生兩翼，飛至

闕下。今日得見龍顏，臣之幸也。」叡宣太子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叡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託孤於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況大國乎？朕幼子曹芳，年纔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又喚芳曰：「仲達與朕一體，爾宜敬禮之。」遂命懿攜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叡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戀之情。」言訖，潸然淚下。懿頓首流涕。魏主昏沈，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時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

當下司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卽皇帝位。芳字蘭，卿乃叡乞養之子，祕在宮中，人莫知其所由來。於是曹芳諡叡爲明帝，葬於高平陵，尊郭皇后爲皇太后，改元正始元年。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事懿甚謹，一應大事，必先啓知。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爽門下有客五百人，內有五人以浮華相尙，一是何宴，字平叔，一是何鄧，字玄茂，乃鄧禹之後，一是何李勝，字公昭，一是何丁謐，字彥靜，一是何畢軌，字昭先。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頗有智謀，人多稱爲「智囊」。此數人皆爽所信任。何宴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他人，恐後生患。」爽曰：「司馬公與我同受先帝託孤之命，安忍背之？」宴曰：「昔日先公與仲達破蜀兵之時，累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何不察也？」爽猛然省悟，遂與多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爲大傅。」芳從之，自是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羲爲中領將，曹訓爲武衛將軍，曹彥爲散騎常侍，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宴、鄧、丁謐爲尙書，畢軌爲司隸校尉，李勝爲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議事。於是曹爽門下賓客日盛。司馬懿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閒居。爽每日與何宴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器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着人，已然後進宮。佳人美女，充滿府院。黃門張當，諂事曹爽，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府中。爽又選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爲家樂。又建重樓畫閣，造金銀器皿，用巧匠數百人，晝夜工作。

第五十五 政歸司馬

曹爽嘗與何宴鄧颺等敗獵。其弟曹義諫曰：「兄威權太甚，而好出外遊獵，倘爲人所算，悔之無及。」爽叱曰：「兵權在吾手中，何懼之有？」司農桓範亦諫，不聽。時魏主曹芳，改正始十年爲嘉平元年。曹爽一向專權，不知仲達虛實。適魏主除李勝爲青州刺史，卽令李勝往辭。仲達就探消息，勝逕到太傅府中，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謂二子曰：「此乃曹爽使來探吾病之虛實也。」乃去冠散髮，上牀擁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勝至牀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誰想如此病重。今天子命某爲青州刺史，特來拜辭。」懿佯答曰：「并州近朔方，好爲之備。」勝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從并州來。」勝曰：「山東青州耳。」懿大笑曰：「你從青州來也。」勝曰：「太傅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用。」左右取紙筆與勝，勝寫畢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保重。」言訖，以手指口，侍婢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乃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老病篤，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見大將軍千萬看顧二子。」言訖，倒在牀上，聲嘶氣喘。李勝拜辭仲達，回見曹爽，細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無憂矣。」司馬懿見李勝去了，遂起身謂二子曰：「李勝此去回報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敗獵之時，方可圖之。」不一日，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祭祀先帝。大小官僚皆隨駕出城。爽引二弟並心腹人何宴等及御林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叩馬諫曰：「主公總典禁兵，不宜兄弟皆出。倘城中有變，如之奈何？」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誰敢爲變？再勿亂言！」

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並家將數十，引二子上馬，到省中，令司徒高柔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曹義營。懿引舊官入後宮，奏郭太后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邪亂國，其罪當廢。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奈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計，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急令太尉蔣濟、尚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遣黃門齎出城外，逕至帝前，申奏。懿自引大軍，據武庫。早有人報知曹爽家，其妻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問曰：『今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守門將潘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來。』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門樓望之。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舉令人亂箭射下，懿不得過。偏將孫謙在後止之曰：『太傅爲國家大事，休得放箭。』連止三次，舉方不射。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引兵出城屯於洛河，守住浮橋。

曹爽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來與參軍辛敞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將如之何？』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芝然其言。敞急入後堂，其姊辛憲英見之，問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子在外，太傅閉了城門，必將謀逆。』憲英曰：『司馬公未必謀逆，特欲殺曹將軍耳。』敞驚曰：『此事未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敞曰：『那日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敞從其言，乃與魯芝引數十騎，斬關奪門而出。

人報知司馬懿，懿恐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範與其子商議，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從其言，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即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範叱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放出。範出到城外，喚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我去。』蕃大驚，追之不及。人報知司馬懿，懿大驚曰：『智囊洩矣，如之奈何？』蔣濟曰：『駕馬戀棧豆，必不能用。』

也。』懿乃召許允陳泰曰：『汝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許陳二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蔣濟作書與目持去見爽。懿吩咐曰：『汝與爽厚，可領此任。汝見爽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爲誓，祇因兵權之事，別無他意。』尹大目依令而去。

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爽大驚，幾乎落馬。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爽接表，手足失措，回顧二弟曰：『爲兄奈何？』羲曰：『劣弟亦曾諫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司馬懿譎詐無比，孔明尚不能勝，況我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言未畢，參軍辛敞司馬魯芝到，爽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似，太傅引兵屯於洛水浮橋，勢將不可復歸，宜早定大計。』正言間，司農桓範驟馬而至，謂爽曰：『太傅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爽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豈可投他處求援？』範曰：『匹夫臨難，尙欲望活，今主公身隨天子，號令天下，誰敢不應？豈可自投死地乎？』爽聞言不決，惟流涕而已。範又曰：『此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草足支數載，今主公別營兵馬，近在關南，呼之卽至。大司馬之印，某將在此，主公可急行，遲則休矣。』爽曰：『多官勿太催逼，待吾細細思之。』

少頃，侍中許允尙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爲將軍權重，不過要削去兵權，別無他意。將軍可早歸城中。』爽默然不語，又只見殿中校尉尹大目至，目曰：『太傅指洛水爲誓，並無他意。有蔣太尉書在此，將軍可削去兵權，早歸相府。』爽信爲良言，桓範又告曰：『事急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是夜曹爽意不能決，乃拔劍在手，嗟歎尋思，自黃昏直流涕到曉，終是狐疑不定。桓範入帳催之曰：『主公思慮一晝夜，何尙不能決？』爽擲劍而歎曰：『我不起兵，情願棄官，但爲富家翁足矣。』範大哭出帳曰：『曹子丹以智謀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犢耳。』痛哭不已。許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爽先將印送去。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主公今日捨

兵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戮也。」爽曰：「太傅必不失信於我。」於是曹爽將印綬與許陳二人，先齋與司馬懿。衆軍見無將印，盡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數騎官僚。到浮橋時，懿傳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餘皆登監，聽候勅旨。爽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懿在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入城而去。於是司馬懿請駕拔營入洛陽。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圍守其宅。曹爽心中憂悶，義謂爽曰：「今家中乏糧，兄可作書與太傅借糧。如肯以糧借我，必無相害之心。」爽乃作書令人持去。司馬懿覽書，遂遣人送糧一百斛，運至曹爽府內。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遂不以爲憂。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宴、鄧騭、李勝、畢軌、丁謐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取了張當供詞，卻捉何宴等勘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懿用長枷釘了城門守將司蕃，告稱桓範、矯詔出城，口稱太傅謀反。懿曰：「誣人反情，抵罪反坐。」亦將桓範等皆下獄，然後押爽兄弟三人並一千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其家產財物盡抄入庫。

司馬懿斬了曹爽，太尉蔣濟曰：「尚有魯芝、辛敞，斬關奪門而出，楊綜奪印不與，皆不可縱。」懿曰：「彼各爲其主，乃義人也。」遂復各人舊職。辛敞歎曰：「吾若不問於姊，失大義矣！」

司馬懿饒了辛敞等，仍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復職，軍民各守家業。內外安堵。

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肯受。芳不准，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雖誅，尚有夏侯霸守備雍州等處，係爽親族，倘驟然作亂，如何隄備，必當處置。卽下詔遣使往雍州，取征西將軍夏侯霸赴洛陽議事。夏侯霸聽知大驚，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侯霸反，卽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何故背反？」霸亦罵曰：「吾祖父於國

家多建勳勞，今司馬懿何等，人滅吾曹氏宗族，又來取我，早晚必思篡位。吾仗義討賊，何反之有？」淮大怒，挺鎗驟馬，直取夏侯霸。霸揮刃縱馬來迎，戰不十合，淮敗走，霸隨後趕來。忽聽得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來，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大半。尋思無計，遂投漢中來降後主。

有人報與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拜見畢，哭告前事。維曰：「昔微子去周，成萬古之名。公能匡扶漢室，無愧古人也。」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有窺我國之志否？」霸曰：「老賊方圖謀逆，未暇及外，但魏國新有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使領兵馬，實吳蜀之大患也。」維問：「二人是誰？」霸告曰：「一人見爲祕書郎，乃潁川長社人，姓鐘，名會，字士季，太傅鐘繇之子，幼有膽智。繇嘗率二子見文帝，會時年七歲，其兄毓年八歲，毓見帝惶懼，汗流滿面。帝問毓曰：「卿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帝問會曰：「卿何以不汗？」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魏帝奇之，及稍長，喜讀兵書，深明韜略。司馬懿與蔣濟皆稱其才。一人見爲掾吏，乃義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幼年失父，素有大志。但見高山大澤，輒窺度指畫，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積糧，何處可以埋伏，人皆笑之。獨司馬懿奇其才，遂令參贊軍機。艾爲人口吃，每奏事必稱「艾艾」。懿戲謂曰：「卿稱艾艾，當有幾艾？」艾應聲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其資性敏捷，大抵如此。此二人深可畏也。」維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於是姜維引夏侯霸至成都，入見後主。

維奏曰：「司馬懿謀殺曹爽，又來賺夏侯霸，因此投降。目今司馬懿父子專權，曹芳懦弱，魏國將危。臣在漢中有年，兵精糧足，臣願領王師，即以霸爲鄉導，官進取中原，重興漢室，以報陛下之恩，以終丞相之志。」尙書令費禕諫曰：「近者蔣琬、董允皆相繼而亡，內治無人。伯約只宜待時，不宜輕動。」維曰：「不然，人生如白駒過隙，如此遷延歲月，何日恢復中原乎？」禕又曰：「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等皆不如丞相遠甚，丞相尙不能恢復中原，何況我等？」維曰：「吾久居隴上，深知羌人之心，今若結羌人爲援，雖未能克復中原，自隴而西，

可斷而有也。」後主曰：「卿既欲伐魏，可盡忠竭力，勿墮銳氣，以負朕命。」於是姜維領勒辭朝，同夏侯霸逕到漢中，計議起兵。維曰：「可先遣使去羌人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先築二城於麴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爲犄角之勢。我等盡發糧草於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是年秋八月，先差蜀將句安、李歆同引一萬五千兵往麴山，前連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守西城。

早有細作報與雍州刺史郭淮。淮一面申報洛陽，一面遣副將陳泰引兵五萬來與蜀兵交戰。句安、李歆各引一軍出迎，因兵少不能抵敵，退入城中。泰令兵四面圍住攻打，又以兵斷其漢中糧道。句安、李歆城中糧缺，郭淮自領兵亦到，看了地勢，忻然而喜，回到寨中，乃與陳泰計議曰：「此城山勢高阜，必然水少，須出城取水，若斷其上流，蜀兵皆渴死矣。」遂令軍士掘土堰斷上流。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圍困甚急，歆死戰不能出，只得退入城去。句安城中亦無水，乃會了李歆，引兵出城，併在一處，大戰良久，又敗入城去。軍士枯渴，安與歆曰：「姜都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歆曰：「我當捨命，殺出求救。」遂引數十騎，開了城門，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歆奮死衝突，方纔得脫，只落得獨自一人，身帶重傷，餘皆沒於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起，陰雲布合，天降大雪，因此城內蜀兵，分糧化雪而食。

李歆撞出重圍，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正迎着姜維人馬。歆下馬伏地告曰：「麴山二城，皆被魏兵圍困，絕了水道。幸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維曰：「吾非救遲，爲聚羌兵未到，因此誤了。」遂令人送李歆入川養病。維問夏侯霸曰：「羌兵未到，魏兵圍困麴山甚急，將軍有何高見？」霸曰：「若等羌兵到麴山二城皆陷矣。吾料雍州兵必盡來麴山攻打。雍州城定然空虛，將軍可引兵逕往牛頭山，抄在雍州之後。郭淮、陳泰必回救雍州，則麴山之圍自解矣。」維大喜曰：「此計最善。」於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

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的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住去路。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雍

州吾已等候多時了！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陳泰。泰揮刀而迎，戰不三合，泰敗走。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占住山頭。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領兵搦戰，不分勝負。夏侯霸謂姜維曰：『此處不是久停之所。連日交戰，不分勝負，乃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正言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斷了糧道。維大驚，急令夏侯霸先退，維自斷後。陳泰分兵五路趕來。維獨在五路總口，戰住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來。淮引兵往來衝突。魏兵阻其去路，密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大半，飛奔上陽平關來。前面又一軍殺到，爲首一員大將，縱馬橫刀而出。那人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脣，左目下生個黑瘤，瘤上生數十根黑毛，乃司馬懿長子驃騎將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孺子焉敢阻吾歸路！』拍馬挺鎗，直來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了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來。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司馬師也來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逃命而回。

時麴山城中蜀將句安見援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兵數萬，領敗兵回漢中屯紮。司馬師自回洛陽。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馬懿染病，漸漸沉重，乃喚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我有異志，吾嘗懷恐懼，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言訖而亡。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二人申奏魏主曹芳，厚加祭葬，優錫贈諡，封師爲大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昭爲驃騎上將軍。

吳主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於吳赤烏四年身亡，遂立次子孫和爲太子，乃瑯琊王夫人所生。和因與金公主不睦，被公主所譖，權廢之，和憂恨而死。又立三子孫亮爲太子，乃潘夫人所生。此時陸遜諸葛瑾皆亡，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葛恪。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濤，平地水深八尺。吳主先陵所種松柏，盡皆拔起，權因此受驚成病。至次年四月內，病勢沉重，乃召太傅諸葛恪、大司馬呂岱至榻前，囑以後事。囑

訖而薨。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乃蜀漢延熙十五年也。孫權既亡，諸葛恪立孫亮爲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諡權曰大皇帝，葬於蔣陵。

早有細作探知其事，報入洛陽。司馬師聞孫權已死，遂議起兵伐吳。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吳。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弟司馬昭爲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屯住人馬，喚王昶、胡遵、毋丘儉到帳中計議曰：「東吳最緊要處，惟東吳郡也。今他築起大堤，左右又築兩城，以防巢湖後面攻擊。諸公須要仔細。」遂令王昶、毋丘儉各引一萬兵，列在左右，且勿進發，待取了東吳郡。那時一齊進兵。昶、儉二人受令而去。昭又令胡遵爲先鋒，總領三路兵前去。先搭浮橋取東吳大堤。若奪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領兵來搭浮橋。

吳太傅諸葛恪聽知魏兵三路而來，聚衆商議。平北將軍丁奉曰：「東吳乃東吳緊要處所，若有失，則南郡武昌危矣。」恪曰：「此論正合吾意。公可就引三千水兵從江中去。吾隨後令呂據、唐咨、劉纂各引一萬馬步兵，分三路來接應。但聽連珠礮響，一齊應兵。吾自引大兵後至。」丁奉得令，即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隻船，望東吳而來。時胡遵渡過浮橋，屯兵於堤上，差桓嘉、韓綜攻打二城。左城中乃吳將全禪守把，右城中乃吳將劉略守把。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攻打不下。全劉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胡遵在徐州下寨。時值嚴寒，天降大雪，胡遵與衆將設席高會。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遵出寨視之，見船將次傍岸，每船上約有百人，遂還帳中。謂諸將曰：「不過三千人耳，何足懼哉！」只令部將哨探，仍前飲酒。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謂部將曰：「大丈夫立功名，正在今日。」遂令衆軍脫去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鎗大戟，止帶短刀。魏兵見之大笑，更不準備。忽然連珠礮響了三聲，丁奉扯刀當先，一躍上岸。衆軍皆拔短刀，隨奉上岸，砍入魏寨。魏兵措手不及。韓綜急

拔帳前大戟迎之，早被丁奉搶入懷內，手起刀落，砍翻在地。桓嘉從左邊轉出，忙綽鎗刺丁奉；被奉挾住鎗桿，嘉棄鎗而走。奉一刀飛去，正中左肩，嘉望後便倒。奉趕上，就以鎗刺之。三千吳兵，在魏寨中左衝右突，胡遵急上馬，奪路而走。魏兵齊奔上浮橋，浮橋已斷，大半落水而死，殺倒在雪地者，不知其數。車仗馬匹軍器，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昶、毋丘儉，聽知東吳兵敗，亦勒兵而退。

諸葛恪引兵至東吳，收兵賞勞了畢，乃聚諸將曰：『司馬昭兵敗北歸，正好乘勢進取中原。』遂一面遣人齎書入蜀，求姜維進兵攻其北，許以平分天下。一面起大兵二十萬來伐中原。丁奉曰：『魏以新城爲總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馬昭破膽矣。』恪大喜，卽遣兵直至新城。守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兵大至，閉門堅守。恪令兵四面圍定。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主簿虞松告司馬師曰：『今諸葛恪困新城，且未可與戰。吳兵遠來，人多糧少，糧盡自走矣。待其將走，然後擊之，必得全勝。但恐蜀兵犯境，不可不防。』師然其言，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毋丘儉、胡遵拒住東吳。

諸葛恪連月攻打新城不下，令衆將併力攻打，怠慢者立斬。於是衆將奮力攻打，城東北角將陷。張特在城中定下一計，乃令一舌辨之士齎捧冊籍赴吳，寨見諸葛恪告曰：『魏國之法，若敵人困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而無救兵至，然後出城降敵者，家族不坐罪。今將軍圍城已九十餘日，望乞再容數日，某主將盡率軍民出城投降，今先具冊籍呈上。』恪深信之，收了軍馬，遂不攻城。原來張特用援兵之計，哄退吳兵，遂拆城中房屋，於破城處，修補完備，乃登城大罵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糧，豈肯降吳？狗耶！儘戰無妨。』恪大怒，催兵攻城。城上亂箭射下，恪額上正中一箭，倒身落馬。諸將救起，還寨。金瘡舉發，衆軍皆無戰心。又因天氣亢炎，軍士多病。恪金瘡稍可，欲催兵攻城，營吏告曰：『人人皆病，安可戰乎？』恪大怒曰：『再說病者斬之！』衆軍聞之，逃者無數。忽報都督

蔡林引本部軍投魏去了。恪大驚，自乘馬遍視各營，果見軍士面色黃腫，各帶病容，遂勒兵還吳。早有細作報知，毋丘儉、儉盡起大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恪甚羞慚，託病不朝。吳主孫亮自幸其宅問安。文武官僚皆來拜見。恪恐人議論，先搜求衆官將過失，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衆。於是內外官僚無不悚懼。又令心腹將張約、朱恩管御林軍，以爲牙爪。

孫峻字子遠，乃孫堅弟孫靜曾孫，孫恭之子也。孫權存日，甚愛之，命掌御林軍馬。今聞諸葛恪令張約、朱恩二人掌御林軍，奪其權，心中大怒。太常卿滕胤素與諸葛恪有隙，乃乘間說峻曰：『諸葛恪專權恣虐，殺害公卿，將有不臣之心。公係宗室，何不早圖之？』峻曰：『我有是心久矣。今當即奏天子請旨誅之。』於是孫峻、滕胤入見吳主孫亮，密奏其事。亮曰：『朕見此人亦甚恐怖，常欲除之，未得其隙。今卿等果有忠義，可密圖之。』胤曰：『陛下可設席召恪，暗伏武士於壁衣中，擲杯爲號，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

諸葛恪自兵敗回朝，託病居家。忽報天子有使至，宣太傅赴宴。恪令安排車仗入宮。張約亦隨入。恪見吳主孫亮，施禮畢，就席而坐。亮命進酒，恪心甚疑，辭曰：『病軀不勝盃酌。』孫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藥酒，可取飲乎？』恪曰：『可也。』遂令從人回府取自製藥酒到。恪方纔放心飲之。酒至數巡，吳主孫亮託事先起。孫峻下殿，脫了長服，着短衣，內披環甲，手提利刃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盃於地，欲拔劍迎之，頭已落地。張約見峻斬恪，揮刀來迎峻，急閃過刀尖，傷其左指。峻轉身一刀，砍中張約右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約，剝爲肉泥。孫峻一面令武士收恪家眷，一面令人將張約並諸葛恪屍首，用蘆蓆包裹，以小車載出，棄於城南門外。石子崗亂塚坑內。時吳大興二年冬十月也。昔諸葛瑾存日，見恪聰明盡顯於外，歎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又魏光祿大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葛恪不久死矣。』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何能久乎？』至此果中其言。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爲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

第五十六 稱兵攻魏

姜維在成都，接得諸葛恪書，欲求相助伐魏。遂入朝，奏准後主，復起大兵，北伐中原。

時蜀漢延熙十六年秋，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爲左右先鋒，夏侯霸爲參謀，張嶷爲運糧使，大兵出陽平關伐魏。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又有備。公有何高見？』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足可爲本。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兵不至。今可先遣人會羌人於隴右，然後進兵，出石營，從董亭直取南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遂遣卻正爲使，齎金珠蜀錦入羌，結好羌王。羌王迷當得了禮物，便起兵五萬，令羌將俄何燒戈爲大先鋒，引兵南安來。

魏左將軍郭淮聞報，飛奏洛陽。司馬師問諸將曰：『誰敢去敵蜀兵？』輔國將軍徐質曰：『某願往。』師素知徐質英勇，過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質爲先鋒，令司馬昭爲大都督，領兵望隴西進發。軍至董亭，正遇姜維，兩軍列成陣勢。徐質使關山大斧出馬挑戰。蜀陣中廖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馬挺鎗而迎，戰不數合，又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退三十餘里。司馬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

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徐質勇甚，當以何策擒之？』霸曰：『來日詐敗，以埋伏之計勝之。』維曰：『司馬昭乃仲達之子，豈不知兵法？若見地勢掩映，必不肯追。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卻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遂喚廖化吩咐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吩咐如此如此。二人領兵去了。一面令軍士於路撒下鐵蒺藜，寨外多排鹿角，示以久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哨馬報司馬昭說：『蜀兵在鐵籠山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以爲

久計，只待羌兵策應。』昭喚徐質曰：『昔日所以勝蜀者，因斷彼糧道也。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汝今夜引兵五千，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

徐質領命，初更時分，引兵望鐵籠山來，果見蜀兵二百餘人，驅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行。魏兵一聲喊起，徐質當先攔住，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兵一半追來。追不到十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車仗，只見兩邊忽然火起。質急勒馬回走，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截路，火光迸起。質等冒煙突火，縱馬而出一聲礮響，兩路軍殺來。左有廖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馬困乏，正奔走間，前面一枝兵殺到，乃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鎗刺倒坐下馬，徐質跌下馬來，被衆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盡降其衆。

霸將魏兵衣甲馬匹，令蜀兵穿了，就令騎坐，打着魏軍旗號，從小路逕奔回魏寨來。魏軍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司馬昭大驚，慌忙上馬走時，前面廖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

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欲提兵來。陳泰曰：『姜維會合羌兵，欲先取南安。今羌兵已到，將軍若撤兵去救，羌兵必乘虛襲我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人，於中取事。若退了此兵，方可救鐵籠之圍。』郭淮從之，遂令陳泰引五千兵，逕到羌王寨內，解甲而入，泣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殺泰之心，故來投降。郭淮軍中虛實，某俱知之。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可成功。如兵到魏寨，自有內應。』迷當大喜，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俄何燒戈教泰降兵在後，令泰引羌兵爲前部。是夜二更，竟到魏寨，寨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俄何燒戈驟馬挺鎗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在陷坑裏。陳泰從後面殺來，郭淮從左邊殺來，羌兵大亂，自相踐

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俄何燒戈自刎而死。

郭淮、陳泰引兵直殺到羌人寨中，迷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被魏兵生擒活捉，來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素以公爲忠義，今何故助蜀人也？』迷當慚愧伏罪。淮乃說迷當曰：『公今爲前部，去解鐵籠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賜。』迷當從之，遂引羌兵在前，魏兵在後，遂奔鐵籠山。時值三更，先令人報知姜維。維大喜，教請入相見。魏兵多半雜在羌人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在寨外屯紮，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姜維、夏侯霸二人出迎。魏將不等迷當開言，就從背後殺將起來。維大驚，急上馬而走。羌魏之兵一齊殺入，蜀兵四分五落，各自逃生。

維手無器械，腰間止有一副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壺。維望山中而走，背後郭淮引兵趕來，見維手無寸鐵，乃驟馬挺鎗追之。看看至近，維虛拽弓弦，連響十餘次。淮連躲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挂住鋼鎗，拈弓搭箭射之。維急閃過，順手接了，就扣在弓弦上，待淮追近，望而門上儘力射去，淮應弦落馬。維勒回馬來殺郭淮，魏軍驟至。維下手不及，只掣得淮鎗而去。魏兵不敢追趕，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夏侯霸隨後逃至，與姜維一齊奔走。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收割割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兵敗，卻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動魏國之威，將功補罪。

司馬昭犒勞羌兵，發遣回國去訖，班師回洛陽，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羣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每見師入朝，戰慄不已，如針刺背。一日，芳設朝，見師挂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時已有廢立之心。

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上荒淫無道，褻近娼優，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於漢之昌邑，不能主天

下吾謹按伊尹霍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何如？」衆皆應曰：「大將軍行伊霍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師遂同多官入永寧宮，奏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欲立何人爲君？」師曰：「臣觀彭城王曹髦，聰明仁孝，可以爲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爲君，我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芳，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從長計議。」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立之。」衆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責之曰：「汝荒淫無度，褻近娼優，不可承天下，當納下璽綬，復齊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宜召不許入朝。」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王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

高貴鄉公曹髦，字彥士，乃文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當日司馬師以太后命宣至，文武官僚，備轡駕於南掖門外拜迎。髦慌忙答禮。太尉王肅曰：「主上不當答禮。」髦曰：「吾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禮乎？」文武扶髦上輦，入宮。髦辭曰：「太后詔命，不知爲何，吾安敢乘輦而入？」遂步行至太極東堂。司馬師迎着，髦先下拜，師急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汝今可爲天下之主。務須恭儉節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謙辭。師令文武請髦出太極殿。是日立爲新君，改嘉平六年爲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劍上殿。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爲名，起兵前來。

時司馬師左眼肉瘤，不時痛癢，乃命醫官割之，以藥封閉，連日在府養病。忽聞淮南告急，乃乘軟輿，帶病東征。及淮南平定，司馬師臥病不起，目痛不止，自料難保，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哭拜於牀下。師遺言曰：「吾今權重，雖欲卸肩，不可得也。汝繼我爲之，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禍。」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滿面。

昭急欲問時，大叫一聲，眼睛迸出而死。時正元二年二月也。於是司馬昭發喪，申奏魏主曹髦。髦遣使持詔到許昌，卽命暫留司馬昭屯兵許昌，以防東吳。昭心中猶豫未決。鐘會曰：『大將軍新亡，人心未定，將軍若留守於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之何及？』昭從之，卽起兵還屯洛水之南。髦聞之大驚。太尉王肅奏曰：『昭旣繼其兄掌大權，陛下可封爵以安之。』髦遂令王肅持詔封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尙書事。昭入朝謝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於昭。

西蜀細作，哨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新亡，司馬昭初握重權，必不敢擅離洛陽。臣請乘間伐魏，以復中原。』後主從之，遂命姜維與師伐魏。維到漢中，整頓人馬，征西大將軍張翼曰：『蜀地淺狹，錢糧微薄，不宜遠征，不如據險守分，恤軍愛民，此乃保國之計也。』維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草廬，已定三分天下，尙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不幸半途而喪，以致功業未成。今吾旣受丞相遺命，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雖死而無恨也。今魏有隙可乘，不就此時伐之，更待何時？』夏侯霸曰：『將軍之言是也，可將輕騎先出枹罕，若得洮西、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因軍出甚遲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火速進兵，使魏人不能隄防，必然全勝矣。』於是姜維引兵百萬，望枹罕進發。

兵至洮水，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副將軍陳泰。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姜維吩咐張翼如此如此，又吩咐夏侯霸如此如此，二人領計去了。維乃自引大軍背洮水列陣。王經引數員牙將出而問曰：『魏與吳蜀已成鼎足之勢，汝累次入寇，何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鄰邦理宜問罪，何況讎敵之國乎？』經回顧張明、花永、劉達、朱芳四將曰：『蜀兵背水爲陣，敗則皆沒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分左右而去，來戰姜維。維略戰數合，撥回馬望本陣中便走。王經大驅軍馬，一齊趕來。維引兵望着洮西而走。

將次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諸將何不努力？』衆將一齊奮力殺回，魏兵大敗。張翼、侯霸抄在魏兵之後，分兩路殺來，把魏兵困在垓心。維奮武揚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魏軍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水者無數，斬首萬餘，疊屍數里。王經引敗兵百騎奮力殺出，逃往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威聲大震，可以止矣。今若前進，倘不如意，正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尙欲進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也。』張翼再三勸諫，維不從，遂勒兵來取狄道城。

姜維圍住狄道城，令兵八面攻之，連攻數日不下，心中鬱悶，無計可施。是日黃昏時分，忽三五流星馬報說：『有兩路兵到旗上，明書大字。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一路是兗州刺史鄧艾。』維大驚，遂請夏侯霸商議。霸曰：『吾向嘗爲將軍言，鄧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理，今領兵到，頗爲勁敵。』維曰：『彼軍遠來，我休容他住脚，便可擊之。』乃留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來迎鄧艾，行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聲礮響，鼓角震地，火光冲天。維縱馬看時，只見週圍皆是魏兵，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遂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狄道而退。於是蜀兵皆退於漢中。維自斷後，只聽得背後鼓聲不絕。維退入劍閣之時，方知火鼓二十餘處，皆虛設也。維收兵退屯於鐘堤。

後主因姜維有洮西之功，降詔封維爲大將軍。維受了職，上表謝恩畢，再議出師伐魏之策。夏侯霸曰：『鄧艾年雖幼，而機謀深遠，近封爲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準備，非同往日矣。』維厲聲曰：『吾何畏彼哉？公等休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吾意已決，必先取隴西。』衆不敢諫。維自領前部，令衆將隨後而進。於是蜀兵盡離鐘堤，殺奔祁山來。哨馬報說，魏兵已先在祁山立下九個寨棚。維不信，引數騎登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首。

尾相顧。維回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矣。此寨形勢絕妙，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今觀鄧艾所爲，不在吾師之下。』遂回本寨，喚諸將曰：『魏人既有準備，必知吾來矣。吾料鄧艾必在此間。汝等可虛張吾旗號，據此谷口下寨，每日令百餘騎出哨，每哨出一回，換一番衣甲。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五方旗幟更換。吾卻提大兵偷出董亭，逕襲南安去也。』遂令鮑素屯於祁山谷口。維盡率大兵，望南安進發。

鄧艾知蜀兵出祁山，早與陳泰下寨準備。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一日五番哨馬出寨，或十里，或十五里而回。艾憑高望畢，慌入帳與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必取董亭襲南安去了。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更換衣甲，往來哨探，人馬皆困乏，主將必無能者。陳將軍可引一軍攻之，其寨可破也。破了寨柵，便引兵襲董亭之路，先斷姜維之後。吾當先引一軍救南安，逕取武城山。若先占此山頭，姜維必取上邽。上邽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狹山險，正好埋伏。彼來爭武城山時，吾先伏兩軍於段谷，破維必矣。』泰曰：『吾守隴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理。公之所言，真神算也。』公可速去。吾自攻此處寨柵。』於是鄧艾引軍星夜倍道而行，逕到武城山下。寨已畢，蜀兵未到。卽令子鄧忠與帳前校尉師纂各引五千兵，先去段谷埋伏。如此如此而行。二人受計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

姜維從董亭望南安而來，至武城山前，謂夏侯霸曰：『近南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了，可奪南安之勢。只恐鄧艾多謀，必先隄防。』正疑慮間，忽然山上一聲礮響，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旌旗遍豎，皆是魏兵。中央風飄起一黃旗，大書『鄧艾』字樣。蜀兵大驚。山上數處精兵殺下，勢不可當。前軍大敗。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時，魏兵已退。維直來武城山下搦鄧艾戰。山上魏兵並不下來。維令軍士辱罵，至晚方欲退軍。山上鼓角齊鳴，卻又不見。

魏兵下來。維欲上山衝殺，山上礮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鳴。維移兵下山屯劄。比及令軍搬運木石，方欲豎立爲寨，山上鼓角又鳴，魏兵驟至。蜀兵大亂，自相踐踏，退回舊寨。

次日，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仗，至武城山，穿連排定，欲立起寨柵，以爲屯兵之計。是夜二更，鄧艾令五百人，各執火把，分兩路下山，放火燒車仗。兩兵混殺了一夜，營寨又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霸商議曰：『南安未得，不如先取上邽。上邽乃南安屯糧之所，若得上邽，南安自危矣。』遂留霸屯於武城山。維盡引精兵猛將，逕取上邽。行了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狹峻，道路崎嶇，乃問鄉導官曰：『此處何名？』答曰：『段谷。』維大驚曰：『其名不美。』段谷一者，斷谷也。倘有人斷其谷口，如之奈何？

正躊躇未決，忽前軍來報：『山後塵頭大起，必有伏兵。』維急令退兵，師纂、鄧忠兩軍殺出。維且戰且走。前面喊聲大震，鄧艾引兵殺到，三路夾攻，蜀兵大敗。幸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維。欲再往祁山，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鮑素陣亡，全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了。』維不敢去董亭，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後面鄧艾急追，維令諸軍前進，自爲斷後。正行之際，忽然山中一軍突出，乃魏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起，將姜維困在垓心。維人馬困乏，左衝右突，不能得出。盪寇將軍張嶷聞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殺入重圍，維因乘勢殺出。嶷被魏兵亂箭射死。維得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嶷忠勇，歿於王事，乃表贈其子孫。於是蜀中將士多有陣亡者，皆歸罪於姜維。維照武侯街亭舊例，乃上表自貶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蜀漢延熙二十年，改爲景耀元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員，每日操練人馬：一是蔣舒，一是傅僉。二人頗有膽勇，維甚愛之。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綝助之，昭大起兩淮之兵，將魏太后並魏主一同出征去了。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表奏後主，願興兵伐魏。遂提川兵來取中原。又問傅僉曰：『以公度之，可出

何地？』僉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逕取駱谷，度洗嶺，直到長城，先燒糧草，然後直取秦川，則中原指日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計暗合也。』即提兵逕取駱谷，度洗嶺，望長城而來。

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內糧草甚多，人馬卻少。望聽知蜀兵到，急與王真、李鵬二將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遷主於軍中，必有李惟郭汜之意也。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問罪，汝當早降。若還愚迷，全家誅戮。』望大聲而答曰：『汝等無禮，數犯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歸。』言未畢，望背後王真挺鎗出馬，蜀陣中傅僉出迎戰，不十合，僉賣個破綻，王真便挺鎗來刺。傅僉閃過，活捉真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來救。僉故意放慢，等李鵬將近，努力擲真於地，暗掣四楞鐵簡在手，待鵬趕上，舉刀欲砍。傅僉倏身回顧，向李鵬面門只一簡，打得眼珠迸出，死於馬下。王真被蜀軍亂鎗刺死。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氣。來日須要入城。』

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炮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燒着，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冲天。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嚎啕大哭，聲聞四野。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馬回看，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來。維遂令後隊爲前隊，自立於門旗下候之。只見魏陣中一小將，全裝貫帶，挺鎗縱馬而出，約年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厲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否？』維自思曰：『此必鄧艾也。』挺鎗縱馬而來。

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鎗法無半點放閒，維心中自思：『不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那小將驟馬追來，維挂住了銅鎗，暗取雕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乖，早已見了，弓弦

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頭看小將已到，挺鎗來刺；維閃過，那鎗從肋旁邊，被維挾住。那小將棄鎗望本陣而走。維嗟歎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來，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維大驚，原來小將乃艾之子鄧忠也。維暗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各且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場不利，亦勒馬應曰：『既如此，各自收兵，暗算者非丈夫也。』於是兩軍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蜀兵地理，乃作書於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

姜維令人於艾寨中下戰書，約來日大戰。艾佯應之。次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偃旗息鼓，卻如無人之狀。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艾以酒食待使，答曰：『微軀小疾，有誤相持。明日會戰。』次日，維又引兵來，艾仍前不出。如此五六番，傳僉謂維曰：『此必有謀也。宜防之。』維曰：『此必捭關中兵到，三面擊我耳。吾今令人持書與東吳孫綝，使併力攻之。』忽探馬報說司馬昭攻打壽春，殺了諸葛誕，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維大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回。』使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哨探回報果然。駱谷迫狹之處，堆積柴草，準備要燒追兵。衆皆稱艾曰：『將軍真神算也。』遂遣使齎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又奏賞鄧艾。

第五十七 三國政變

東吳自孫峻病亡，從弟大將軍孫綝輔政。吳主孫亮時年方十七，見綝殺戮太過，心甚不然。一日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取蜜須臾取至，見蜜內有鼠糞數枚，召藏吏責之。藏吏叩首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向爾求蜜食否？」藏吏曰：「黃門於數日前曾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亮指黃門曰：「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蜜，故置糞於蜜中，以陷之也。」黃門不服，亮曰：「此事易知耳。若糞久在蜜中，則內外皆溼；若新在蜜中，則外溼內燥。」命剖視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雖然聰明，卻被孫綝把持，不能主張。綝之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闔分屯諸營。

一日，吳主孫亮悶坐，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乃國舅也。亮因泣告曰：「孫綝專權妄殺，欺朕太甚；今不圖之，必爲後患。」紀曰：「陛下但有臣處，臣萬死不辭。」亮曰：「卿可只今點起禁兵，與將軍劉丞各把城門，朕自出殺孫綝。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洩漏，誤朕匪輕。」紀曰：「乞陛下草詔與臣。臨行事之時，臣將詔示衆，使綝手下人皆不敢妄動。」亮從之。卽寫密詔付紀。紀受詔歸家，密告其父全尚。尚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孫綝矣。」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之，卻私令人持書報知孫綝。綝大怒，當夜便喚弟兄四人，點起精兵，先圍大內，一面將全尚劉丞並其家小俱拿下。

比及平明，吳主孫亮聽得宮門外金鼓大震，內侍慌入奏曰：「孫綝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誤我大事矣！」乃拔劍欲出。全后與侍中近臣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孫綝先將全尚劉丞等殺訖，然後

召文武於朝內，下令曰：『主上荒淫久病，昏亂無道，不可以奉宗廟，今當廢之。汝諸文武，敢有不從者，以謀叛論！』衆皆畏懼，應曰：『願從將軍之令。』尙書桓懿大怒，從班部中挺然而出，指孫綝大罵曰：『今上乃聰明之主，汝何敢出此亂言！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綝大怒，自拔劍斬之，卽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無道昏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爲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叱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令鄧程收之。亮大哭而去。

孫綝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虎林迎請瑯琊王孫休爲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六子也。次日，孫楷董朝至，拜請回都。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于，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願殿下速行。』休謝之。行至布塞亭，孫思將車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官拜謁道傍，休慌忙下車答禮。孫綝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卽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受玉璽。文官武將，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綝爲丞相，荊州牧，多官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爲烏程侯。孫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吳主孫休恐其內變，陽示恩寵，內實防之。綝驕橫愈甚。冬十二月，綝奉牛酒入宮上壽，吳主孫休不受。綝怒，乃以牛酒詣左將軍張布府中共飲。酒酣，乃謂布曰：『吾初廢會稽王時，人皆勸吾爲君，吾爲今上賢，故立之。今我上壽而見拒，是將我等閒相待，吾早晚教你看。』布聞言，唯唯而已。

次日，布入宮密奏孫休。休大懼，日夜不安。數日內，孫綝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出屯武昌；又盡將武庫內軍器與之。於是將軍魏遼，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孫休曰：『綝調兵在外，又搬盡武庫內軍器，早晚必爲變矣。』休大驚，急召張布計議。布奏曰：『老將丁奉，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可與議之。』休乃召奉入內，密告其事。奉奏曰：『陛下無憂，臣有一計，爲國除害。』休問何計。奉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召綝赴席，臣自有調遣。』休大喜，奉令魏遼施朔爲外事，張布爲內應。次日，使者奉旨來請孫綝赴席。孫綝乃入宮赴宴。吳主

孫休忙下御座迎之，請緄高坐。酒行數巡，衆驚曰：「宮外望有火起。」緄便欲起身。休止之曰：「丞相穩便；外兵自多，何必懼哉？」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引武士三十餘人，搶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曰：「有詔擒反賊孫緄。」緄急欲走時，早被武士擒下。緄叩頭奏曰：「願徒交州歸田里。」休命推下斬之。於是張布牽孫緄下殿，東斬訖。從者皆不敢動。布宣詔曰：「罪在孫緄一人，餘皆不問。」衆心乃安。布請孫休升五鳳樓。丁奉、魏逸、施朔等，擒孫緄兄弟至。休命盡殺於市。宗黨死者數百人，滅其三族。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戮其屍首。將被害諸葛恪等家，重建墳墓，以表其忠。其牽累遠流者，皆赦還鄉里。丁奉等重加封賞。馳書報入成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吳使薛翊答禮。

翊自蜀中歸，吳主孫休問蜀中近日作何舉動。翊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齋入成都，說司馬昭不日篡魏，必將侵吳。蜀以示威，彼此各宜準備。

姜維聽得此信，忻然上表，再議出師伐魏。時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以廖化、張翼爲先鋒，王含、蔣斌爲左軍，蔣舒、傅僉爲右軍，胡濟爲合後。維與夏侯霸總中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逕到漢中，與夏侯霸商議。當先攻取何地。霸曰：「祁山乃用武之地，可以進兵，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維從其言，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至谷口下寨。時鄧艾正在祁山寨中，整點隴右之兵，忽流星馬到，報說蜀兵現下三寨於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原來鄧艾先度了地脈，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挖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乃王含、蔣斌下寨之處。鄧艾喚了鄧忠與師纂各引一萬兵，爲左右衝擊，卻喚副將鄭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二更，逕於地道直至左營，從帳後地下擁出。

王舍、蔣斌，因立寨未定，恐魏兵來劫寨，不敢解甲而寢。忽聞中軍大亂，急綽兵器上的馬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蔣二將奮死抵敵不住，棄寨而走。姜維在帳中聽得左寨中大喊，料道有內應外合之兵，遂急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便有敵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只管以弓弩射之。』一面傳示右營，亦不許妄動。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鄧艾收兵回寨，乃歎曰：『姜維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驚，將聞變而不亂，真將才也！』

次日，王舍、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之罪，乃吾不明地脈之故也。』又撥軍馬，命二將安營訖，卻將傷死屍填於地道之中，以土掩之，令人下戰書，單搦鄧艾來日交鋒。

次日，姜維盡收九寨之兵，分布於祁山之前。司馬懿引兵離了渭南，逕到祁山前，出馬與姜維答話。維曰：『汝教鄧艾出來，吾當與他鬪陣。』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大笑曰：『有何良謀，不過教汝賺吾在此布陣，他卻引兵襲吾山後耳。』望大驚，恰欲進兵混戰，被維以鞭梢一指，兩翼兵先出殺的那魏兵棄甲拋戈，各逃性命。

鄧艾催督先鋒鄭倫來襲山後。倫剛轉過山角，忽然一聲礮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爲首大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交處，被廖化一刀，斬鄭倫於馬下。鄧艾大驚，急勒兵退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魏兵大敗。艾舍命突出，身被四箭，奔到渭南寨時，司馬懿亦到。二人商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爲樂，可用反間計，召回姜維，此危可解。』艾問衆謀士曰：『誰可入蜀交通黃皓？』言未畢，一人應聲曰：『某願往。』艾視之，乃襄陽黨均也。艾大喜，即令黨均齎金珠寶物，逕到成都，結連黃皓，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

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朝。維不知何事，只得班師回朝。鄧艾司馬望知姜維中計，遂拔渭南之兵，隨後掩殺。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徐而退。艾歎曰：『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因此不敢追趕，勒軍回祁山寨去了。

姜維至成都，入見後主，問召回之故。後主曰：『朕爲卿在邊庭，久不還師，恐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不期半途而廢。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後主默然不語。姜維又奏曰：『臣誓討賊，以報國恩。陛下休聽小人之言，致生疑慮。』後主良久乃曰：『朕不疑卿，且回漢中俟魏國有變，再伐之可也。』姜維歎息出朝，自投漢中去訖。

魏甘露五年夏四月，司馬昭帶劍上殿，髦起迎之。羣臣皆奏曰：『大將軍功德巍巍，合爲晉公，加九錫。』髦低頭不答。昭厲聲曰：『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於魏，今爲晉公，得毋不宜耶？』髦乃應曰：『敢不如命？』昭冷笑下殿，衆官凜然。

髦歸後宮，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內計議。髦泣曰：『司馬昭將懷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廢辱，卿等可助朕討之。』王經奏曰：『不可。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久矣，內外公卿，不願順逆之理，阿附奸賊，非一人也。且陛下宿衛寡弱，無用命之人。陛下若不隱忍，禍莫大焉。且宜緩圖，不可造次。』髦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言訖，即入告太后。王沈、王業謂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敢懷二心乎？』王沈、王業見經不從，逕自往報司馬昭去了。

少頃魏主曹髦出內，令護衛焦伯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鼓譟而出。髦仗劍升輦，叱左右逕出南闕。王經伏於輦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百人伐昭，是驅羊而入虎口耳。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也。』髦曰：『吾軍已行，卿無阻當。』遂望龍門而來。只見賈充戎服乘馬，左有成倅，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吶喊殺來。髦仗劍大喝曰：『吾乃天子也，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禁兵見了曹髦，皆不敢動。賈充呼成濟曰：『司馬公養你何用？正爲今日之事也。』濟乃綽戟在手，回顧充曰：『當殺耶？當縛耶？』充曰：『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成濟撚戟直奔輦前。髦大喝曰：『匹夫敢無禮乎！』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髦前胸，擡出輦來。再一戟，刃從背上透出，遂死於輦旁。焦伯挺鎗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死。衆皆逃走。王經隨後趕來，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馬昭。昭入內，見髦已死，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輦而哭，令人報知各大臣。時太傅司馬孚入內，見髦屍，首枕其股而哭曰：『弑陛下者，臣之罪也。』遂將髦屍用棺槨盛貯，停於偏殿之西。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羣臣皆至，獨有尙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令泰之舅尙書荀顛召之。泰大哭曰：『論者以泰比舅，今舅實不如泰也。』乃披麻帶孝而入，哭拜於靈前。昭亦佯哭而問曰：『今日之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沈吟良久，又問曰：『再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曰：『成濟大逆不道，可劓之，滅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我之罪，是賈充傳汝之命。』昭令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倅亦斬於市，盡滅三族。

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王經正在廷尉廳下，忽見縛其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子禍及慈母矣！』母大笑曰：『入誰不死？正恐不得死所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次日，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王經母子含笑受刑。滿城士庶，無不垂淚。

太傅司馬孚請以王禮葬曹髦，昭許之。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卽天子位。昭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般，故聖人稱爲至德。魏武帝不肯受禪於漢，猶吾之不肯受禪於魏也。」賈充等聞言，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馬炎矣，遂不復勸進。是年六月，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曹璜爲帝，改元景元。璜改名曹奐，字景召，乃武帝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也。奐封昭爲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有封賞。

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聞司馬昭弑了曹髦，立了曹奐，喜曰：「吾今日伐魏，又有名矣。」遂發書入吳，令起兵問司馬昭弑君之罪。一面奏准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於上，令廖化、張翼爲先鋒，——化取子午谷，翼取略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三路兵並起，殺奔祁山而來。

時鄧艾在祁山寨中，訓練人馬，聞報蜀兵三路殺到，乃聚諸將計議。參軍王瓘曰：「吾有一計，不可明言。見寫在此，謹呈將軍台覽。」艾接來展看畢，笑曰：「此計雖妙，只怕瞞不過姜維。」瓘曰：「某願捨命前去。」艾曰：「公志若堅，必能成功。」遂撥兵五千與瓘。

瓘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前隊哨馬。瓘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兵，只叫爲首的將來見。瓘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瓘也。近見司馬昭弑君，將叔父一門皆戮，某痛恨入骨。今幸將軍與師問罪，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願從調遣，剿除奸黨，以報叔父之恨。」維大喜，謂瓘曰：「汝旣誠心來降，吾豈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草，見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瓘心中大喜，以爲中計，忻然領諾。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人，但引三千人去，留下二千引路，以打祁山。」瓘恐維疑惑，乃引三千兵去了。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

忽報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准信王瓘之言也？吾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瓘是王經之姪。其中多詐，請將軍察之。」維大笑曰：「我已知王瓘之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霸曰：「公試言之。」維曰：「司馬昭奸雄比於曹操，旣殺王經，滅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故知其詐也。仲權之見，與我暗合。」於是姜維不

出斜谷，卻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瑾奸細。不旬日，果然伏兵捉得王瑾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中約於八月二十日，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卻教鄧艾遣兵於壘山谷中接應。維將下書人殺了。卻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約鄧艾自率大兵於壘山谷中接應。一面令人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一面令人將見有糧車數百輛卸了糧米，裝載乾柴茅草引火之物，用青布罩之，令傅僉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着運糧旗號。維卻與夏侯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令蔣舒出斜谷，廖化張翼俱各進兵，來取祁山。

鄧艾得了王瑾書信，大喜，急寫回書，令人回報。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逕往壘山谷中來，遠遠使人凭高眺探，只見無數糧車接連不斷，從山凹中而行。艾勒馬望之，果然皆是魏兵。左右曰：『天已昏暮，可速接應。』王瑾出谷口。『艾曰：『前面山勢掩映，倘有伏兵，急難退步，只可在此等候。』』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背後人馬趕來，望早救應。』艾大驚，急催兵前進。時值初更，月明如晝。只聽得山後吶喊，艾只道王瑾在山後廝殺。逕奔過山後時，忽樹林下一彪軍擡出，爲首蜀將傅僉，縱馬大叫曰：『鄧艾！夫汝中吾主將之計，何不早早下馬受死！』艾大驚，勒回馬便走。車上火盡着，那火便是號火。兩勢下蜀兵盡出，殺得魏兵七斷八續，但聞山下山上，只叫：『拏住鄧艾的賞千金，封萬戶侯！』嚇得鄧艾棄甲丟盔，撇了坐下馬，雜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姜維、夏侯霸，只望馬上爲首的逕來擒捉，不想鄧艾步行走脫。維領得勝兵去接王瑾糧草。王瑾密約鄧艾，先期將糧草車仗，整備停當，專候舉事。忽有心腹人報：『事已洩漏，鄧將軍大敗，不知性命如何。』瑾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背後又有塵土大起，四下無路。堠叱左右令放火，盡燒糧草車輛。一霎時，火光突起，烈火燒空。瑾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宜死戰。』乃提兵望西殺出。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瑾捨命撞回魏國，不想反殺入漢中而去。瑾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並各關隘盡皆燒燬。姜維恐

漢中有失，遂不追鄧艾，提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王瓊。瓊被四面蜀兵攻擊，投黑龍江而死。餘兵盡被姜維坑之。維雖然勝了鄧艾，卻折了許多糧草，又毀了棧道，乃引兵還漢中。鄧艾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上表請罪，自貶其職。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禦。

蜀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人連夜修了棧道，整頓軍糧兵器；又於漢中水路調撥船隻，俱已完備。上表奏後主遂興兵，乃問廖化曰：『吾今出師，誓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化曰：『連年北伐，軍民不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閒之輩，將軍猶欲行強爲之事，此化所以不敢專也。』維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爲國也，吾今八次伐魏，豈爲一己之私哉？今當先取洮陽。如有逆吾者，必斬！』遂留廖化守漢中，自同諸將提兵三十萬，逕取洮陽而來。

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時鄧艾正與司馬望談兵，聞知此信，遂令人哨探回報蜀兵盡從洮陽而出。司馬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來取祁山乎？』鄧艾曰：『今姜維實出洮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姜維累出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陽，故逕取洮陽。如得此城，屯糧積草，結連羌人，以圖久計耳。』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撤此處之兵，分爲兩路去救洮陽。離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陽咽喉之地。公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如此如此進行。我卻引一軍伏侯河，必獲大勝也。』籌畫已定，各各依計而行。只留偏將師纂守祁山寨。

姜維令夏侯霸爲前部，先引一軍逕取洮陽。維提兵前進，將近洮陽，望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四門大開，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回顧諸將曰：『莫非詐乎？』諸將曰：『眼見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知大將軍兵到，盡棄

城而走了。』霸未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曰：『果空城也。』遂當先殺入，餘衆隨後而進。方到益城邊，忽然一聲礮響，城上鼓角齊鳴，旌旗遍豎，拽起吊橋。霸大驚曰：『誤中計矣。』慌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侯霸同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

司馬望從城內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寨。維聞夏侯霸射死，嗟傷不已。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蜀兵大亂，姜維禁止不住。城上鼓角喧天，司馬望引兵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退二十餘里下寨。蜀兵兩番敗走之後，心中搖動。維與諸將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今雖損兵折將，不足爲憂。成敗之事，在此一舉。汝等始終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斬。』張翼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山必然空虛。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侯河某引一軍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便驅兵向長安，此爲上計。』維從之，卽令張翼引後軍逕取祁山。維自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

艾引軍出迎，兩軍對圓，二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收兵回寨。次日，姜維又引兵挑戰，鄧艾按兵不出。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尋思曰：『蜀人被吾大殺一陣，全然不退，連日反來搦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寡，必然敗矣。吾當親往救之。』乃喚子鄧忠吩咐曰：『汝用心守把此處，任他搦戰，卻勿輕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是夜二更，姜維正在寨中設計，忽聽得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原來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乘勢去救祁山。鄧忠自入城去了。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必然去救祁山寨矣。』乃喚傅僉吩咐曰：『汝守此寨，勿輕與敵。』囑畢，維自引三千兵來助張翼。

張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纂，兵少支持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蜀兵大敗，把張翼隔在山後，絕了歸路。正慌急之間，忽聽得喊聲大震，鼓角喧天，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曰：『大將軍姜伯約殺

到。翼乘勢驅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了一陣，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兵四面攻圍。時後主在成都，聽信宦官黃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

時右將軍閻宇，身無寸功，只因阿附黃皓，遂得重爵。聞姜維統兵在祁山，乃說皓奏後主曰：『姜維屢戰無功，可命閻宇代之。』後主從其言，遣使齎詔，召回姜維。維正在祁山攻打寨柵，忽一日三道詔至，宣維班師。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兵退，次後與張翼、徐徐而退。鄧艾在寨中，只聽得一夜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至平明，人報蜀兵盡退，止留空寨。艾疑有計，不敢追襲。姜維逕到漢中，歇住人馬，自與使命入成都見後主。後主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惑。是日至東華門，遇見祕書郎卻正。維問曰：『天子召維班師，公知其故否？』正笑曰：『大將軍何尚不知黃皓欲使閻宇立功，奏聞朝廷，發詔取回將軍。今聞鄧艾善能用兵，因此寢其事矣。』維大怒曰：『我必殺此宦豎。』卻正止之曰：『大將軍繼武侯之事，任大職重，豈可造次。倘若天子不容，反爲不美矣。』維謝曰：『先生之言是也。』

次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宴飲，維引數人徑入。早有人報知黃皓，皓急避于湖山之側。維至亭下，拜了後主，泣奏曰：『臣困鄧艾於祁山，陛下連降三詔，召臣回朝，未審聖意爲何。』後主默然不語。維又奏曰：『黃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陛下近則鑒於張讓，遠則鑒於趙高，早殺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復。』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爲。昔日董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之。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令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命拜姜維伏罪。皓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並不干與國政。將軍休聽外人之言，欲殺某也。某命係於將軍，惟將軍憐之。』言罷叩頭流涕。維忿忿而出，即往見卻正。備將此事告之。正曰：『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維曰：『先生幸教我以保國安身之策。』正曰：『隴西有一去處，名曰沓中。此』

地極其肥壯。將軍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奏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者，得麥熟以助軍實；二者，可以盡圖隴右諸郡；三者，魏人不敢正視漢中；四者，將軍在外掌握兵權，人不能圖，可以避禍。此乃保國安身之策也，宜早行之。」維大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

次日，姜維表奏後主，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主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將曰：「某累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我提兵八萬，往沓中種麥屯田，徐圖進取。汝等久戰勞苦，今日斂兵聚穀，退守漢中，魏兵千里運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時乘虛追襲，無不勝矣。」遂令胡濟守漢壽城，王含守樂城，胡斌守漢城，蔣舒、傅僉同守關隘。分撥已畢，維自引兵八萬來沓中種麥，以爲久計。

第五十八 分兵入蜀

鄧艾聞姜維於沓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連絡不絕，如長蛇之勢。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具表申奏。晉公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屢犯中原，不能剿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一智勇之將，往刺殺之，可免動兵之勞。」從事中郎荀勗曰：「不然，今蜀主劉禪溺於酒色，信用黃皓，大臣皆有避禍之心。姜維在沓中屯田，正避禍之計也。若令大將伐之，無有不勝，何必用刺客乎？」昭大笑曰：「此言最善。吾欲伐蜀，誰可爲將？」荀勗曰：「鄧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鍾會爲副將，大事成矣。」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問曰：「吾欲令汝爲大將，去伐東吳，可乎？」會曰：「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吳，實欲伐蜀也。」昭大笑曰：「子誠識吾心也。但卿往伐蜀，當用何策？」會曰：「某料主公欲伐蜀，已畫圖本在此。」昭展開視之，圖中細載一路安營下寨屯糧積草之處，從何而進，從何而退，一一皆有法度。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卿與鄧艾合兵取蜀，何如？」會曰：「蜀川道廣，非一路可進，當使鄧艾分兵各進可也。」昭遂拜鍾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鉞都督關中入馬，調遣青徐兗豫荆揚等處；一面差人持節令鄧艾爲征西將軍，都督關外隴上，使約期伐蜀。鍾會受了鎮西將軍之印，起兵伐蜀。會恐機謀或洩，卻以伐吳爲名，令青兗豫荆揚等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於登萊等州傍海之處，拘集海船。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來求救於東吳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一年之內，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昭大喜，選日出師。時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西

曹掾邵悌密謂司馬昭曰：『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不可使獨掌大權。』昭笑曰：『吾豈不知之？』悌曰：『主公既知，何不使人同領其職？』昭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強戰，必敗之道也。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則破蜀必矣。蜀既破，則蜀人心膽已裂，一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會卽有異志，蜀人安能助之乎？至若魏人得勝思歸，必不從會而反，更不足慮耳。此言乃吾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邵悌拜服。

鍾會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軍衛瓘，護軍胡烈，大將田續，龐會，田章，爰彰，丘建，夏侯威，王買，皇甫闓，句安等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爲先鋒，逢山開路，遇水壘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會視之，乃虎將許褚之子許儀也。衆皆曰：『非此人不可爲先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體猿臂之將，父子有名，今衆將亦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軍，徑取漢中分兵三路，汝領中路，出斜谷，左軍出駱谷，右軍出子午谷。此皆崎嶇山險之地，當令軍填平道路，修理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如違必按軍法。』許儀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提十萬餘衆，星夜起程。

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詔，一面令司馬望往遏羌人，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金城太守楊欣，各調本部兵前來聽令。比及軍馬雲集，忽鍾會檄文至，約艾起兵於漢中取齊。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先斷姜維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頎，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隴西太守牽弘，引一萬五千人，從右攻沓水；又遣金城太守楊欣，引一萬五千人，於甘松邀姜維之後。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接應。

魏兵既發，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維卽具表申奏後主，請降詔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右

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陰平橋：『這二處最爲要緊，若失二處，漢中不保矣。一面當遣使入吳求救。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敵。』

時後主改景耀五年爲炎興元年，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樂。忽接姜維之表，卽召黃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上此表。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聞城中有一師婆，供奉一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牀之上。後主焚香祝畢，師婆忽然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躍數十遍，盤旋於案上。皓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禱之。』後主盡退侍臣，再拜祝之。師婆大叫曰：『吾乃西川土神也。陛下放樂太平，何爲求問他事？數年之後，魏國疆土亦歸陛下矣。陛下切勿憂慮。』言訖，昏倒於地，半晌方甦。後主大喜，重加賞賜。自此深信師婆之說，遂不聽姜維之言，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姜維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誤了大事。

鍾會大軍，迤邐望漢中進發。前軍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先領兵至南鄭關。儀謂部將曰：『過此關卽漢中矣。關上不多人馬，我等便可奮力搶關。』衆將領命，一齊并力向前。原來守關蜀將盧遜，早知魏兵將到，先於關前木橋左右，伏下軍士，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比及許儀兵來搶關時，一聲梆子響處，矢石如雨，儀急退時，早射倒數十騎。魏兵大敗，儀回報鍾會，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果然箭弩一齊射下。會撥馬便回，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土場，陷住馬蹄，險些兒掀下馬來。馬掙不起，會棄馬步行，跑下橋時，盧遜趕上一鎗刺來，卻被魏兵中荀愷回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麾衆乘勢搶關，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卽以荀愷爲護軍，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會喚許儀至帳下，責之曰：『汝爲先鋒，理合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便行軍。吾方纔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墮橋，若非荀愷，吾已被殺矣。汝既

違軍令，當按軍法！叱左右推出斬之。諸將告曰：『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望都督恕之。』會怒曰：『軍法不明，何以令衆？』遂令斬首示衆，衆將無不駭然。

時蜀將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中，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只閉門自守。鍾會下令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自引大軍取陽平關。守關蜀將傅僉與副將蔣舒商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衆，勢不可當，不如堅守爲上。』僉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乏，雖多不足懼。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默然不答，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蔣傅二人至關上視之。鍾會揚鞭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衆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用，如執迷不降，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傅僉大怒，令蔣舒把關，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僉乘勢追之，魏兵復合。僉欲退入關時，關上已豎起魏家旗號，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僉大怒，厲聲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子乎！』撥回馬復與魏兵接戰。魏兵四面合來，將傅僉圍在垓心。僉左衝右突，往來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僉乃仰天歎曰：『吾生爲蜀臣，死亦當爲蜀鬼。』乃復拍馬衝殺，身被數鎗，血盈袍鎧，坐下馬倒，僉自刎而死。

姜維在沓中，聽知魏兵大至，傳檄廖化、張翼、董厥提兵接應，一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維引兵出迎。魏陣中爲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頎也。頎出馬大呼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猶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王頎戰不三合，頎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至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一枝兵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弘』字樣。維笑曰：『此等鼠輩，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趕到十里，卻遇鄧艾領兵殺到。兩軍混戰，維抖擻精神，與艾戰有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寨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燬了。』維大驚，急令副將虛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

撤後軍，星夜來救甘松。正遇楊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至山巖下，巖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已被鄧艾殺敗。魏兵大隊而來，將姜維圍住。維引衆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堅守以待。救兵忽然流星馬到，報說：『鍾會打破陽平關，守將蔣舒歸降，傅僉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樂城守將王含、漢城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胡濟抵敵不住，逃回成都求援去了。維大驚，即傳令拔寨。

是夜兵至疆川口，前面一軍擺開爲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只一合，楊欣敗走。維拈弓射之，連射三箭，皆不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挺鎗趕來。戰馬前失，姜維跌在地上。楊欣拍回馬來，殺姜維。維躍起身，一鎗刺來，正中楊欣馬腦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維騎上，縱馬欲待追時，忽報後面鄧艾兵到。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哨馬報說：『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維據山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維進退無路，長歎曰：『天喪我也。』副將寧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雍州必然兵少。將軍若從孔函谷，逕取雍州，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將軍卻引兵奔劍閣守之，則漢中可復矣。』維從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諸葛緒。緒大驚曰：『雍州是吾合兵之地，倘若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留一枝兵守橋頭。姜維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隊，逕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守。被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姜維兵已過半日了，因此不敢追趕。

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平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接應。』遂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再作良圖。』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

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狹路多，非爭戰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若劍閣一失，是絕路矣。』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劍閣。

輔國大將軍董厥，聞魏兵十餘路入境，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當日望塵頭大起，疑是魏兵，急引軍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劍閣，徐圖退敵之計。』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爲敵人所襲，大勢瓦解矣。』維曰：『成都山險地峻，非可易取，不必憂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下。維大怒，急引五千兵殺下關來，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寨。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

第五十九 二士爭功

鍾會離劍閣二十五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罪。會怒曰：『吾令汝把守陰平橋頭，以斷姜維歸路，如何失了！今又不得吾令，擅自進兵，以致此敗。』緒曰：『維詭計多端，詐取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維乘機走脫，緒因趕至關下，不想又爲所敗。』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征西所督之人，不該將軍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晉公鈞命，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衆皆力勸。會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發落。隨將緒所領之兵，收在部下調遣。

有人報與鄧艾，艾大怒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久鎮邊疆，於國多勞，汝安敢妄自尊大耶！』子鄧忠勸曰：『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若與他不睦，必誤國家大事，望且容忍之。艾從其言，然畢竟心中懷怒，乃引十數騎來見鍾會。會聞艾至，便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答曰：『只有十數騎。』會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入見，會接入帳禮畢，艾見軍容甚肅，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大幸也。可定策早取劍閣。』會曰：『將軍明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會固問之。艾答曰：『以愚意度之，可引一軍從陰平小路，出漢中德陽亭，用奇兵逕取成都，姜維必撤兵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閣，可獲全功。』會大喜曰：『將軍此計甚妙，可即引兵去。』吾在此專候捷音。』二人飲酒相別。會回本帳與諸將曰：『人皆謂鄧艾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才耳。』衆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山峻嶺，若蜀以百餘人守其險要，斷其歸路，則鄧艾之兵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破乎！』遂置雲梯炮架，只打劍門關。

鄧艾出轅門上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觀其辭色，甚不以將軍之言爲然，但以口強應而已。」艾笑曰：「彼料我不能取成都，我偏欲取之。」回到本寨，師纂、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實心告彼，彼以庸才視我，彼今得漢中，以爲莫大之功，若非吾屯沓中，絆住姜維，彼安能成功耶？吾今若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兵，離劍閣七百里下寨。有人報鍾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了。」會笑艾不智。

鄧艾一面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昭，一面聚諸將於帳下問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功名於不朽，汝等肯從乎？」諸將應曰：「願遵軍令，萬死不辭。」艾乃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鑿器具，凡遇峻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行軍。艾選兵三萬，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千兵，就彼割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至於巔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境。魏兵沿途下了數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只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背是峻壁巔崖，不能開鑿，虛廢前勞，因此哭泣。」艾曰：「吾軍到此，已行了七百餘里，過此便是江油，豈可復退？」乃喚諸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與汝等來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貴共之。」衆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艾令先將軍器攬將下去。艾取氈自裹其身，先滾下去。副將有氈衫者裹身滾下，無氈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掛樹，魚貫而進。鄧艾、鄧忠並二千軍，及開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整頓衣甲器械而行。

正行時，又見一個大空寨。左右告曰：「昔武侯在日，曾撥一千兵守此險隘，今蜀主劉禪廢之。」艾嗟呀不已，

乃謂衆人曰：『吾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可活，後退即死，須併力攻之。』衆皆應曰：『願死戰！』於是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襲，取了江油城，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逕來攻涪城。部將田續曰：『吾軍涉險而來，甚是勞頓，且當休養數日，然後進兵。』艾大怒曰：『兵貴神速，汝敢亂我軍心耶！』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衆將苦告方免。艾自驅兵至涪城，城內官吏軍民疑從天降，盡皆出降。蜀人飛報入成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人必不肯誤陛下也。』後主又宣師婆問時，卻不知何處去了。此時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來，使者聯絡不絕。後主設朝計議，多官面面相覷，並無一言。卻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

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其母黃氏，即黃承彥之女也。母貌甚陋，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韜略、遁甲、諸書，無所不曉。武侯在南陽時，聞其賢，求以爲室。武侯之舉，夫人多所贊助焉。及武侯死後，夫人尋逝，臨終遺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瞻自幼聰明，尙後主女爲駙馬都尉。後襲父武侯之爵。景耀四年，遷行軍護衛將軍。時爲黃皓用事，故託病不出。當下後主從卻正之言，即時連發三詔，召瞻至殿下。後主泣訴曰：『鄧艾兵已屯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朕之命。』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後主即撥成都兵將七萬與瞻。辭了後主，整頓軍馬，聚集諸將，問曰：『誰敢爲先鋒？』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既掌大權，兒願爲先鋒。』衆視之，乃瞻長子諸葛尚也。尙時年一十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藝，膽大，喜，遂命尙爲先鋒。是日大軍離了成都，來迎魏兵。

鄧艾喚師纂並子鄧忠吩咐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逕去綿竹，以拒蜀軍。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緩。若縱他先據了險要，決斬汝首。』師、鄧二人引兵將至綿竹，早遇蜀兵。兩軍各布成陣。師、鄧二人勒馬於門旗下，只見蜀

兵列成八陣。三鑿鼓罷，門旗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氅方裾，車傍展開一面黃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嚇得師鄧二人汗流遍身。回顧軍士曰：『原來孔明尚在我等休矣！』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餘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兩家各自收兵。

艾升帳而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此奔還。』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我何懼哉！汝等輕退，以致於敗，宜速斬以正軍法！』衆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說孔明之子諸葛瞻爲大將，瞻之子諸葛尚爲先鋒，車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遺像也。艾聞之，謂師纂鄧忠曰：『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汝二人再不取勝，必當斬首！』師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尚匹馬單鎗，抖擻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纂鄧忠負傷而逃。瞻驅軍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割營相拒。師纂鄧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俱傷，未便加責，乃與衆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父志，兩番殺吾萬餘人馬，今若不速破，後必爲禍！』監軍丘本曰：『何不作一書以誘之？』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勸其來降，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上其書。

瞻看畢，勃然大怒，扯碎其書，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首級回魏營見鄧艾。艾大怒，即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常用奇兵勝之。』艾從其言，遂令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於後。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忽報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即引兵出，逕殺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隨後掩殺將來，忽然兩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綿竹。艾令圍之。於是魏兵一齊吶喊，將綿竹圍得鐵桶相似。諸葛瞻在城中見敵勢已迫，乃令彭和齋書殺出，往東吳求救。

和至東吳，見了吳主孫休，呈上告急之書。吳主看罷，與羣臣計議曰：『既蜀中危急，孤豈可坐視不救？』即令老將丁奉爲主帥，丁封孫異爲副將，率兵五萬，前往救蜀。丁奉領旨出師，分撥丁封孫異引兵二萬向沔中而進。

自率兵三萬向壽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援。

諸葛瞻見救兵不至，謂衆將曰：『久守非良圖。』遂留子尚與尚書張遵守城。瞻自披挂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鄧艾見兵出，使撤兵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礮響，四面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艾令衆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馬，乃大呼曰：『吾力竭矣！當以一死報國。』遂拔劍自刎而死。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於軍中，勃然大怒，遂披挂上馬。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歎曰：『吾父子祖孫荷國厚恩，今父既死於敵，我何用生爲？』遂策馬殺出，死于陣中。

鄧艾憐其忠，將父子合葬。乘虛攻打綿竹。張遵、黃崇、李球各引一軍殺出。蜀兵寡，魏兵衆，三人亦皆戰死。艾因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

時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攜幼，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驚惶無措，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光祿大夫譙周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於吳，是一辱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於魏，是兩番之辱矣。不如不投吳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保安黎民，願陛下思之。』

後主遂令譙周作降書，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譙周齎玉璽來雒城請降。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當日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一時，張紹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於階下，呈上降款玉璽。艾拆降書視之，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譙周、鄧良等。艾作回書，付三人齎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艾，逕還成

都入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鄧艾相待之善。後主拆封視之，大喜，即遣太僕蔣顯齋敕姜維早降；遣尚書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金銀三千斤，錦綺絲絹各二十萬疋。餘物在庫，不及具數。擇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

次日，魏兵大至。後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與檄出北門十里而降。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櫬，並車入城。於是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艾拜後主爲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各隨高下拜官，請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峻、益州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艾聞黃皓奸險，欲斬之。皓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自是漢亡。

太僕蔣顯到劍閣，入見姜維，傳後主勅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下衆將聽知，一齊怨恨，咬牙怒目，鬚髮倒豎，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維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之曰：『衆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衆皆求問。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即於劍門關遍降旗，先令人報入鍾會寨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董厥前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入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師在吾，今日至此，猶爲速也。』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待爲上賓。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將軍之力。維故甘心俯首，如鄧士載當與決一死戰，安肯降之乎？』會遂折箭爲誓，與維結爲兄弟，情愛甚密，仍令照舊領兵。維暗喜，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

鄧艾封師纂爲益州刺史，牽弘王頎等各領州郡；又於綿竹築臺以彰戰功，大會蜀中諸官飲宴。艾酒至半酣，乃指衆官曰：『汝等幸遇我，故有今日耳。若遇他將，必皆殄滅矣。』多官起身拜謝，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鍾鎮。

西了。艾因此痛恨鍾，遂修書令人齋赴洛陽，致晉公司馬昭。謂宜留隴右兵二萬，蜀兵二萬，煮鹽興冶，並造船船，預備順流乘吳之計；更宜厚待劉禪，權留之於蜀。須來年冬月抵京。今即可封禪，爲扶風王，爵其子爲公卿。昭得書，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尊之心，乃先發手書與衛瓘，隨後降詔封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爲亭侯。各食邑千戶。鄧艾受詔畢，監軍衛瓘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書中說鄧艾所言之事，須候奏報，不可輒行。艾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既奉詔專征，如何阻當？」遂又作書，令來使齋赴洛陽。時朝中皆言鄧艾必有反意，司馬昭愈加疑惑，忽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

司馬昭看畢，大驚，慌與賈充計議曰：「鄧艾恃功而驕，任意行事，反形露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昭從其議，遣使齋詔封會爲司徒，就令衛瓘監督兩路軍馬，以手書付瓘，使與會同察鄧艾，以防其變。

鍾會既受封，即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今司馬公疑艾有反志，故令衛瓘爲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幼爲農家養犢，本儆侍自陰平斜徑，攀木懸崖，成此大功，非出良謀，實賴國家洪福耳。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劍閣，又安能成此功耶？今欲封蜀主爲扶風王，乃大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會深嘉其言。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出一圖與會曰：「昔武侯出草廬時，以此圖獻先帝，且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可爲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會大喜，指問山川形勢。維一一言之。會又問曰：「當以何策除艾？」維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必令將軍討之，一舉而可擒矣。」會依言，即遣人齋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恣肆，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於是朝中文武皆驚。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改爲傲慢之辭，以實己之語。

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即遣人到鍾會軍前，令會收艾；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昭乃同魏主曹奐御駕親征。西曹掾邵悌諫曰：『鍾會之兵，多鄧艾六倍，當令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汝忘了舊日之言耶？汝曾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爲艾，實爲會耳。』悌笑曰：『某恐明公忘之，故以相問。今既有此意，切宜秘之，不可泄漏。』昭然其言，遂提大兵起程。時賈充亦疑鍾會有變，密告司馬昭，昭曰：『如遣汝，吾亦疑汝耶？且到長安，自有明白。』早有細作報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

維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艾欲殺瓘，則反情實矣。將軍卻起兵討之，可也。』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收艾父子。瓘卒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瓘曰：『吾自有計。』遂先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早來歸，即加爵賞；敢有不出者，滅三族。』隨備檻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雞鳴，艾部將見檄文者，皆來投拜於衛瓘馬前。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鄧艾父子。』艾大驚，滾下牀來。瓘叱武士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亦被捉下，縛於車上。府中將吏大驚，欲待動手搶奪，早望見塵頭大起，哨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衆各四散奔走。

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見鄧艾父子已被縛，會以鞭撻鄧艾之首而罵曰：『養犢小兒，何敢如此！』姜維亦罵曰：『匹夫行險徼倖，亦有今日耶？』艾亦大罵。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會入城都，盡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乃謂姜維曰：『吾今日方趁平生之願矣。』維曰：『昔韓信不聽蒯通之說，而有未央宮之禍。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斯二子者，其功名豈不赫然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見幾之不早也。今公大勳已就，威震其主，何不泛舟絕迹，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子遊乎？』會笑曰：『君言差矣。吾年未四旬，方思進取，豈能便效此退閒之事？』維曰：『若不退閒，當早圖良策。此則明公智力所能，無煩老夫之言矣。』會撫掌大笑曰：『伯約知吾心也。』二人自此每日商議大事。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數日之辱，維將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必不使

漢室終滅也。」

鍾會正與姜維謀反，忽報司馬昭有書到。會接書，書中言：「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於長安，相見在近，以此先報。」會大驚曰：「吾兵多艾數倍，若但要我擒艾，吾公知吾獨能辦之，今日自引兵來，是疑我也。」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則臣必死，豈不見鄧艾乎？」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詐稱太后有遺詔，教討司馬昭，以正弑君之罪。據明公之才，中原可席捲而定。」會曰：「伯約當作先鋒，成事之後，同享富貴。」維曰：「願效犬馬微勞，但恐諸將不服耳。」會曰：「來日元宵佳節，於故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殺之。」維暗喜。

次日，會維二人，請諸將飲宴。數巡後，會執杯大哭，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爲司馬昭南闕弑君，大逆無道，早晚將篡魏，命吾討之。汝等各自簽名，共成此事。」衆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遠令者斬。」衆皆恐懼，只得相從。畫字已畢，會乃因諸將於宮中嚴兵禁守。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大棒數千，如不從者打死坑之。」

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時胡烈亦被監在宮。丘建乃密將鍾會所言，報知胡烈。烈大驚，泣告曰：「吾兒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建曰：「恩主勿憂，容某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軟監諸將在內，水食不便，可令一人往來傳遞。」會素聽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監臨。會吩咐曰：「吾以重事託汝，休得洩漏。」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細言其事，呈上密書。淵大驚，遂遍示諸營知之。衆將大怒，急來淵營商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淵曰：「正月十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監軍衛瓘、深嘉、胡淵

之謀，卽整頓了人馬，令丘建傳與胡烈。烈報知諸將。

鍾會請姜維計議曰：『器械已備，放諸將出問之，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服之心，久必爲害，不如乘早戮之。』會從之，卽命姜維領武士往殺衆魏將。維領命，方欲行動，忽然一陣心疼，昏倒在地，左右扶起，半晌方甦。忽報宮外人聲沸騰，會方令人探時，喊聲大震，四面八方無限兵到。維曰：『此必是諸將作惡，可先斬之。』忽報兵已入內，會令閉上殿門，使軍士上殿屋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宮外四面火起，外兵砍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卻被亂箭射倒。衆將梟其首。維拔劍上殿，往來衝突，不幸心疼轉加。維仰天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遂自刎而死。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者數百人。衛瓘曰：『衆軍各歸營所，以待王命。』魏兵爭欲報讎，共剖維腹，其膽大如雞卵。衆將又盡取姜維家屬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鄧艾。早有人報知衛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鄧艾取江油之時，欲殺續，得衆官告免，今日當報此恨。』瓘大喜，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欲還成都。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欲待問時，被田續一刀斬之。鄧忠亦死於亂軍之中。

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劉璿、漢壽亭侯關彝皆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出榜安民，方始寧靖。留衛瓘守成都，乃遷後主赴洛陽，止有尙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郎卻正等數人跟隨。廖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皆憂死。

時魏景元五年，改爲咸熙元年，春三月，吳將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吳。中書丞華覈奏吳主孫休曰：『吳蜀乃唇齒也，唇亡則齒寒。』臣料司馬昭伐吳，在卽乞陛下深加防禦。』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爲鎮東大

將軍領荊州牧，守江口；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又沿江一帶屯兵數百營，老將丁奉總督之，以防魏兵。

後主至洛陽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爲。文武皆奏曰：『蜀主既失國紀，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封禪爲安樂公，賜住宅，月給用度，賜絹萬疋，僮婢百人，子劉瑤及羣臣——樊建、譙、周、卻、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昭因黃皓蠱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遭處死。

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況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須臾，後主起身更衣，卻正跟至廂下曰：『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彼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後主牢記入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如卻正之言以對，欲哭無淚，遂閉其目。昭曰：『何乃似卻正語耶？』後主開目驚視曰：『誠如尊命。』昭及左右皆笑之。昭因此深喜，後主誠實並不疑慮。

第六十代魏亡吳

朝中大臣司馬昭收川有功，遂尊之爲王，表奏魏主曹奂。時奂名爲天子，實不能主張，政皆由司馬氏，不敢不從，遂封晉公司馬昭爲晉王，諡父司馬懿爲宣王，兄司馬師爲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曰司馬炎，人物魁偉，聰明英武，膽量過人，次曰司馬攸，性情溫和，恭儉孝悌，昭甚愛之，因司馬師無子，嗣攸以繼其後。昭常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下也。」於是司馬昭受封晉王，欲立攸爲世子。山濤諫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亦諫曰：「長子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昭猶豫未決，太尉王祥、司空荀顛諫曰：「前代立少，多致亂國，願殿下思之。」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爲世子。後昭忽中風，病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顛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太子司馬炎而死。時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晉王，可立太子爲晉王，然後祭葬。」是日司馬炎卽晉王位，封何曾爲晉丞相，司馬望爲司徒，石苞爲驃騎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諡父爲文王。安葬已畢，炎召賈充、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乎？』果有此事否？」充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此言，乃明教曹丕不爲天子也。」炎曰：「孤父王比曹操何如？」曰：「操雖功蓋垂，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子不繼業，差役甚重，東西驅馳，未有寧歲，後我宣王、景王累建大功，布恩施德，天下歸心久矣。文王併吞西蜀，功蓋寰宇，又豈操之可比乎？」炎曰：「曹丕尚紹漢統，孤豈不可紹魏統耶？」賈充、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殿下正當法曹丕紹漢故事，復築受禪臺，布告天下，以卽大位。」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魏主曹奂連日不曾設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炎直入後宮，免

慌下御榻相迎。炎坐定，問曰：「魏之天下，誰之力也？」免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觀陛下，文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有才德者主之？」免大驚，口噤不能言。炎起身下殿而去。免謂賈充、裴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曰：「天數盡矣，陛下不可逆天。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具大禮，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民情，陛下可保無虞矣。」免從之，遂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免親捧傳國璽，立於臺，大會文武。

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與大禮。免下壇，具公服立於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充、裴秀列於左右，執劍，令曹免再拜伏地聽命。充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可即皇帝正位，以紹魏統。封汝爲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居止。當時起程，非宣詔不許入京。」免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哭拜於免前曰：「臣身爲魏臣，終不肯魏也。」炎見孚如此，封孚爲安平王。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山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爲太始元年，大赦天下。魏遂亡。

吳主孫休聞司馬炎已篡魏，知其必將伐吳，憂慮成疾，臥牀不起，乃召丞相濮陽興入宮中，令太子孫資出拜。吳主把輿，手指輦而卒。興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資爲君。左典軍萬彧曰：「資幼不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左將軍張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爲帝王。」丞相濮陽興不能決，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寡婦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興遂迎皓爲君。皓字元宗，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即皇帝位，改元爲元興元年，封太子孫資爲豫章王，追諡父和爲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加丁奉爲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爲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酷嗜酒色，寵幸中常侍岑昏。濮陽興、張布諫之，皓怒，斬二人，滅其三族。由是廷臣緘口，不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以陸凱、萬彧爲左右丞相。時皓居武昌，揚州百姓汙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

無度，公私匱乏。

又大興土木，作昭明宮，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又召術士尚廣，令筮著問取天下之事。尚對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皓大喜，遂令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江口，以圖襄陽。

早有消息報入洛陽，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主聞陸抗寇襄陽，與衆官商議。賈充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皓，不修德政，專行無道。陛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國中有變，乘勢攻取，東吳反掌可得也。」炎大喜，即降詔遣使到襄陽，宣諭羊祜。祜奉詔，整點軍馬，預備迎敵。自是羊祜鎮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而欲去者，皆聽之。減戍邏之卒，用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來年，軍中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嘗著輕裘，繫寬帶，不披鎧甲，侍衛帳前者不過十餘人。

一日，部將入帳稟祜曰：「哨馬來報，吳兵皆懈怠，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獲大勝。」祜笑曰：「汝衆人小覷陸抗，耶此人足智多謀，日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闡，及其將士數十人，吾救之無及。此人爲將，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內有變，方可圖取。若不審時勢而輕進，此取敗之道也。」衆將服其論，只自守疆界而已。

一日，羊祜引諸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祜下令：「我軍不許過界。」衆將得令，止於晉地打圍，不犯吳境。陸抗望見，歎曰：「羊將軍有紀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祜歸至軍中，察問所得禽獸，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吳人皆悅，來報陸抗。抗召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答曰：「必得佳釀則飲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與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獵之情。」來人領諾，攜酒而去。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主意？」抗曰：「彼既施德於我，我豈得無以酬之？」衆皆愕然。

來人回見羊祜，以抗所問，並奉酒事。一一陳告。祜笑曰：「彼亦知吾能飲乎？」遂命開壺取飲。部將陳元曰：「其中恐有奸詐，都督且宜慢飲。」祜笑曰：「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慮。」竟傾壺飲之。自是使人通問，常相往來。

一日，抗遣人候祐。祐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曰：『主帥臥病數日未出。』祐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藥在此，可送與服之。』來人持藥回見抗。抗曰：『羊祐乃是吾敵也，此藥必非良藥。』抗曰：『豈有敵人羊叔子哉？汝衆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衆將皆拜賀。抗曰：『彼專以德我專以暴，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今宜各保疆界而已，無求細利。』衆將領命。

忽報吳主遣使來到，抗接入問之。使曰：『天子傳諭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上奏。』使人辭去，抗即草疏遣使齎到建業。近臣呈上，皓拆觀其疏，疏中備言晉未可伐之狀，且助吳主修德慎罰，以安內爲念，不當以黷武爲事。吳主覽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權，降爲司馬，卻令左將軍孫冀代領其軍。羣臣皆不敢諫。吳主皓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姿意妄爲，窮兵屯戍，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所殺。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

羊祐聞陸抗罷兵，孫皓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司馬炎觀表，大喜，便令興師。賈充荀勗馮統三人力言不可，炎因此不行。祐聞上不允其請，歎曰：『天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今天與不取，豈不大可惜哉！』

至咸寧四年，羊祐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祐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更立賢君，則吳非陛下所能得也。』炎大悟曰：『卿今便提兵往伐，若何？』祐曰：『臣年老多病，不堪當此任。陛下另選智勇之士可也。』遂辭炎而歸。是年十一月，羊祐病危，司馬炎車駕親臨其家問安。炎至臥榻前，祐下淚曰：『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日誰可繼卿之志？』祐含淚而言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可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炎曰：『舉善薦賢，』

乃美事也；卿何薦人於朝，卽自焚其奏稿，不令人知耶？」祜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言訖而亡。炎大哭回宮，勅贈太傅鉅平侯。南州百姓聞羊祜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亦皆哭泣。襄陽人思祜存日，常遊於峴山，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名爲「墮淚碑」。

晉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杜預爲人老成練達，好學不倦，最喜讀左丘明春秋傳，坐臥常自儆，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時人謂之「左傳癖」。及奉晉主之命，在襄陽撫民養兵，準備伐吳。此時吳國丁奉陸抗皆死，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糾彈官，宴罷之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劓其面，或鑿其眼，由是國人大懼。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意決矣。」侍中王渾奏曰：「臣聞孫皓欲北上，軍伍已皆整備，聲勢正盛，難與爭鋒，更遲一年以持其疲，方可成功。」晉主依其奏，乃降詔止兵莫動，退入後宮，與祕書丞張華圍棋消遣。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開視之，乃杜預請卽伐吳表。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卻棋枰，斂手奏曰：「陛下聖武，國富民強，吳主淫虐，民憂國敝，今若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晉主曰：「卿言洞見利害，朕復何疑？」卽出升殿，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爲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南大將軍瑯琊王司馬卞出淝中，征東大將軍王渾出橫江，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用。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數萬艘。又令冠南將軍楊濟出屯襄陽，節制諸路人馬。

早有消息報入東吳，吳主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司徒何植，司空滕修，計議進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爲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爲將，帥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

諸葛靚引兵十萬，出屯牛渚，接引諸路軍馬。皓從之，遂令張悌引兵去了。皓退入後宮，面有憂色。幸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率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舟皆爲蠶粉矣。」皓大喜，遂問其計。岑昏奏曰：「江南多鐵，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于沿江緊要去處橫截之。再造鐵錐數萬，長丈餘，置於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逢錐則破，豈能渡江也？」皓大喜，傳令撥匠工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鐵錐，設立停當。

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令牙將周旨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舟暗渡長江，夜襲樂鄉，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日則放礮，播鼓，夜則各處舉火。旨領命引衆渡江，伏於巴山。次日，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孫歆爲先鋒，三路來迎。」

杜預引兵前進，孫歆船早到，兩兵初交，杜預便退。歆引兵上岸，迤邐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礮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歆奔到城邊，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就城上舉火。歆大驚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於馬下。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陸景大驚，欲上岸逃命，被晉將張尚馬到斬之。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走，被伏兵捉住，縛見杜預。預曰：「留之無用。」叱令武士斬之，遂得江陵。於是沅湘一帶，直抵黃州諸郡，守令皆望風齋印而降。

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進兵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振，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住。可俟來春，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震，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有着手處也。」遂馳檄約會諸將，一齊進兵，攻取建業。

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前哨報說：『吳人造鐵索，沿江橫截；又以鐵錐置於水中爲準備。』濬大笑，遂造大筏數十萬，上縛草爲人，披甲執仗，立於週圍，順水放下。吳兵見之，以爲活人，望風先走，暗錐着筏盡提而去。又於筏上作火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以麻油灌之，但遇鐵索，燃炬燒之，須臾皆斷。兩路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

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來迎晉兵。瑩謂靚曰：『上流諸軍不作隄防，吾料晉軍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江南自安。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靚曰：『公言是也。』言未畢，人報晉兵順流而下，勢不可當。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議。靚謂悌曰：『東吳危矣，何不遁去？』悌垂泣曰：『吳之將亡，賢愚共知；今若君臣皆降，無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諸葛靚亦垂泣而去。張悌與沈瑩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首先殺入吳營。張悌獨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所殺，吳兵四散敗走。

王濬揚帆過三山，舟師曰：『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進。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爲前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孫皓聞晉兵已入城，欲自刎。中書令胡沖、光祿勳薛瑩奏曰：『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輿輓自縛，率諸文武，詣王濬軍前歸降。濬釋其縛，焚其輓，以王禮待之。

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餘萬，三千軍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老幼男女，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瑯琊王司馬卞並王戎大兵皆至，見王濬成了大功，心中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犒三軍，開倉賑濟吳民。於是吳民安堵，惟有建平太守吳彥，拒城不下，聞吳亡，乃降。王濬上表報捷，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上壽晉主執杯流涕。

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

王濬班師還，吳主皓赴洛陽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帝賜坐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對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帝大笑。賈充問皓曰：「聞君在南方，每鑿人眼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奸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帝封皓爲歸命侯，子孫封中郎，隨降幸輔皆封列侯。丞相張悌陣亡，封其子孫。封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其餘各加封賞。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爲一統之基矣。後來後漢皇帝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奂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皆善終。

42577

開明書店印行

潔本

紅樓夢

茅盾敘訂 共六九〇頁
二·一五

水滸

宋雲彬敘訂 共五二二頁
一·六五

三國演義

周振甫敘訂 共五四〇頁
一·七〇



售缺已久

重版出



作為中等學生國文科課外讀物的文藝書籍不但要估量它的文藝價值，同時還要估量它的教育價值。有許多書，因為有一些不適宜於青年的部分，從教育的觀點看來，是應該排斥到學校的門外頭去的。然而青年不看這種好書究竟是一種精神上的損失。為此，我們就打算出版潔本的舊小說。所選的是「水滸」，「三國志」，「紅樓夢」等具有普遍性的作品，經過專家訂定，把其中不適宜於青年的部分逐一刪去，使成為並不缺乏教育價值的東西，又由訂定者撰作序文，對於各書的本身既有公允的批評，對於閱讀方法又作詳細的指導。讀者閱讀這種本子，在理解與欣賞上自然比較閱讀他種本子更富得多了。

以上各書定價均照業規定價發售

種兩書叢社化文

三國史話

三國演義給與民間的影響，非常久遠而普遍。一般人對於三國歷史的知識，大都從三國演義得來。可是演義中難免有許多渲染過分和歪曲事實的地方。這種歪曲的歷史足以造成謬誤的知識。要一般人去讀正史中的三國志來矯正演義中的謬誤，那是很困難的事。本書作者是一位對於中國歷史有數十年研究的學者，本歷史求真的精神，用淺顯的文筆來講述三國歷史，尤其是對於演義中歪曲事實部分，竭力加以矯正，來改正一般人的謬誤觀念，給與人們以正確的歷史知識。內中尤其是對於三國中的人物，像諸葛亮、曹操、魏延、鍾會，都有嶄新的見解，那是作者讀史的心得，即使在正史裏也找不到。所以一般三國演義的讀者，應該用這部書來矯正謬誤的歷史知識。專門研究歷史的學者，可以從這部書裏獲得作者對於歷史的獨特見解。

呂思勉著
○五○

競存論略

作者為我國生物學界之權威，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意，撰著本書，以淬礪吾人。首言動物界競存之各現象，以示競爭之不可避免。次言人類競爭之慘酷，為一切動物所不及，不能奮發有為，一致對外者，勢必為強敵所征服，受天然之淘汰。末復言弱族之奮勵，足以轉為優勝；既能解除一切生存之威脅，復可促進全人類之幸福。凡我國人，均宜人手一編也。

秉志著
○四○

關明書店印行

開明書店發行開明史叢刊

中國文學史大綱

容肇祖著
一·〇〇

中國文學概說

隋樹森譯
C·八〇

本書是從追溯文學的起源始，直敘至新文學運動為止的一部首尾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取材注重每一時代的新興文學，說明它的來源和流變。並敘述各時代的重要作家，間或徵引他們的代表作品。可說是引導讀者對中國文學史作了一個明白清楚的鳥瞰。

中國文學史新編

張長弓著
一·〇〇

宋詞通論

薛礪著
一·四〇

本書就現代的文學觀念下尋釋擊畫前代的史料，以見其史的流變。在編製方法上，則以時代為綱，文體作風派別為子目。簡而得體，疏而不漏。編製勻稱，對於新舊材料的去取，絕無輕重之弊。論斷公允，沒有偏見，只用具體事實來證明文學的演變。

本書根據宋詞演進的自然趨勢和大作家的影響，時代的轉變，把宋詞分做六期。每一期裏，舉出代表作家詳細敘述，稱引他們的代表作品，指出他們獨創的風格和影響，追溯他們以尊的和後繼的一般作家。並就詞裏反映出來的時代背景分別加以敘說。

中國文學史簡編

陸侃如著
〇·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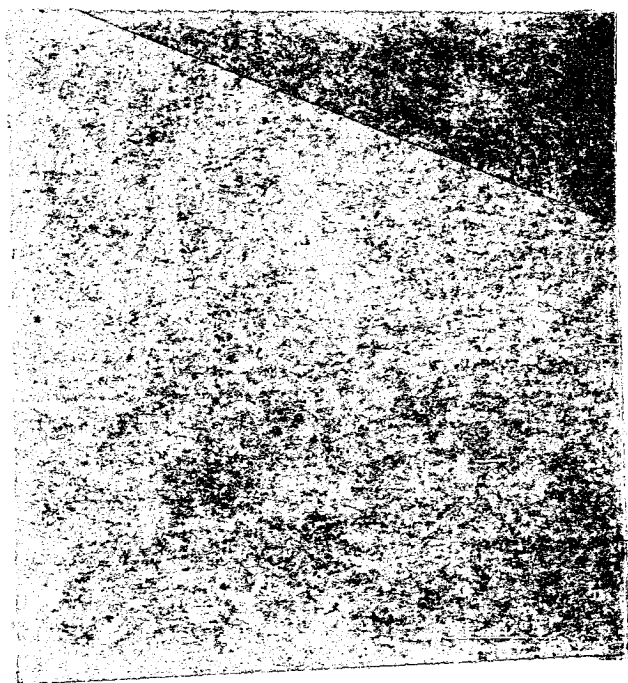
元人雜劇序說

隋樹森譯
〇·七五

這是本簡括的中國文學史，取材審慎，態度嚴正。書中對於古代書籍的真偽和一書產生的時與地等，都有周詳的述說。又自中國文學興起源起，到現代的新興文學止，關於每一時代，也有極扼要的敘述。研究文學者應人手一編。用作高中教本尤為適宜。

青木正見是日本有名的「漢學家」，更是彼邦中國曲學的泰斗。本書敘述元劇的源流與派別，偏重於作品的介紹與批評。本書原著印成後，又有也是國語廠大批元劇的發現，故譯成後由徐調孚先生加以增補，原書謬誤處亦由徐先生添注校語，加以說明。

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義演國三

[册兩全]

版初月七年四十二國民

版四月十年七十三國民

角二元一圓金價定部每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

敘訂者

周振甫

印翻准不 權作著有

K354/775

